戴高乐反击演说集

www.do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六册目錄

哲學類

理學

讀近思錄一卷（浙刻雙池遺書十二種之一）……清　汪紱撰……汪雙池中研院　〇一六　〇〇一
述朱質疑十六卷附釋字一卷……清　夏炘撰　王煥奎撰……景紫堂　〇一六　〇三五

讖緯

衍洛圖說一卷……清　顧淳慶撰……顧氏中研院　〇一六　二〇七
通緯八十四種……清　黃奭撰……漢學堂　〇一六　二一三

術數

遁甲符應經三卷……宋　楊維德等撰……宛委選　〇一六　六六九

相術

太乙照神經三卷……清　劉學誠輯……述古中研所　〇一六　六九九
神相證驗百條二卷……清　劉學誠輯……述古中研所　〇一六　七九七

家庭倫理

孝經章句一卷　或問一卷……清　汪紱撰……汪雙池中研院　〇一六　八六三

讀近思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趙展如中丞鑒定

讀近思錄

同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光緒丙申冬重刻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同邑程夢元陔園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近思錄分十四卷而以道體開其端道體篇五十一條而以太極圖說冠其首此如子思子之作中庸而首言天命之謂性也性命孔子所罕言而子思孟子周程張朱皆汲汲乎先言之者孔子既沒異說橫行老佛塞其源功利汨其流於是乎人人各有性命而不知自求君子不特標其本原而示之則學者無由知性命之在己而作聖非異人

事也謂學者未能遽識何曰且示之的焉使先入爲主而已有主乃不惑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存乎學問也性命之微深矣遠矣得非近思乎曰知爲吾之所固有而自思得之焉何近如之

孔子言易有太極言交易變易者有至極之理存焉也周子言無極而太極言沖漠無朕之中而實有至極之理也又言太極本無極言此至極之理本無朕兆之可窺聲臭之可得也河津薛子曰太極者萬理之總名又曰太極性理之尊號是可見太極卽理而已以在天言之萬物資始可不謂極乎無聲無臭可不謂無乎以在人言之喜怒哀

樂之未發可不謂無乎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可不謂極乎君子近取諸身夫亦大可見矣而或者求之於莊老之所謂無也不亦惑乎

動靜者氣機之出入也所以靜而必動動而必靜互根無窮者則本然自然之理也天理渾然物無不兩兩各具一一又分兩別之爲五流之爲四此變則彼合有一則有二有三則有四彼屈則此伸變合以對待言屈伸以流行言合一不測而推行有漸莫非此理之妙爲之樞紐焉亦太極之無極而已

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然則未生未發之時無善無惡乎抑可善可惡乎抑善惡混乎曰無極之真善可知

矣本於此真而發焉無不善者惟真或雜焉及發之乘乎氣而所之有過不及焉斯不善出矣不善之至反其真焉惡矣顧形氣既殊則性質亦不能皆善凡習之所移皆乘夫氣之所頗而真理又未嘗不存也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中正仁義即至極之理具於性者而分而立之名也靜無極也靜不屬之陰而言無極者喜怒哀樂之未發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主之而立人道之極則無極而太極體全於已而用之行無非道矣

中惟其時知也正不可易禮也仁以育之陽也義以斷之陰也中正仁義四字以配水火木金四者主靜立之則四者皆實矣土成四行也仁而履之正也正則義出焉義而宜之中也中則仁遂焉中與正對仁與義對陽變而陰合也仁則正正則義義則中中則仁遂焉順布而時行之序也仁而正則不過義而中則不流非主靜安能保此

主靜非一於靜也以靜爲主耳動而不失其靜動亦靜也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存吾順事歿吾寧矣

誠者理之真幾者氣之動然則誠陰而幾陽矣曰誠之中自含陰陽幾之動亦各有陰陽如意所不肯則靜之類幾發於誠無不善幾發於妄乃有意所必爲則動之類惡此誠字以實理言即無極之真也與大學誠意之誠字又少不同主以理則无妄乘於氣則有偏无妄即無爲之本體也利之故也率性之道也有爲而爲皆妄也妄則氣幾失所主矣故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

德五而已五者誠也理曰禮可見即正字通曰智可見即中字性焉安焉性此五者而已復焉執焉復此五者而已幾不能皆善故有事於復復而執之則不妄矣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存之熟焉則幾無不善有莫之或知者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及其成功一也

於穆不已天之性健也乾道變化天之情健也功用謂之鬼神以化言也推行有漸者也妙用謂之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合一不測故也

元資始則仁包四德元統天則四德皆仁

陽盡於上卽復於下冬至子之半日短至則長至矣不間須臾不必規規於日數分數

動乃見天地之心非動乃天地之心也此語須善會

有感必有應應復爲感卽動靜互根之理

常道卽一陰一陽之謂道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下愚之至亦有不能使者革面者如耳聽目視人之良能而亦有生而聾瞽者但此非生人之恆理也

在物爲理在我父則有當孝之理在我子則有當慈之理處物爲義我於父則當孝之我於子則當慈之理散在物而實具於吾心義制於心而卽以宜於物此所謂合外內之道

河津薛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其根卻自靜來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於動動又根於靜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愚按顯仁天之動藏用天之靜而藏用則又物物一太極矣天命之性人之靜也率性之道人之動也人發而中節則又藏諸用矣循環無端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器亦道道亦器言離道無器離器無道也程子此語須善會之不然則卽心是理卽心卽佛矣性卽氣氣卽性二語亦然

程伯子言生之謂性其所以不同於告子者告子所謂生離理於氣而言生者也程子所謂生合理與氣而言生者也蓋非氣則理無所附非理則氣無所主氣而無理則冥涬者耳何以有生何以秀而最靈惟是此理既附於氣以有生則氣有剛柔純駁之殊而理以因之以有知仁愚不肖之異矣況理無爲而氣有欲則聲色臭味安佚之投孰不從聽視鼻食身體而緣而敗度敗禮機械爭奪相殺之惡又孰不從聲色臭味安佚而起而凡欲之所緣又皆乘氣之所偏而附夫旣與生偕來則安可不謂之性是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惡不可不謂之性以生言之

故也水不能不流水流之勢有緩有急有悍有弱有平緩弱則淤涼易停悍急則沙泥易汨是故有終無所汙者有未遠而濁者有遠而不能不濁者有濁多者有濁少者濁亦水之氣幾爲之也然而清者水之本也澄之則清其本清亦可見矣故曰性本善也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以生之理也率是理而和以出之無不善也乘於氣而出之則剛柔過不及之間日流而日趨於惡也論性之說莫詳於程子此條矣曰觀天地生物氣象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程子眞灑然也孟子言惻隱之心是以已發之情言程子言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以性言矣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見

得天地生物氣象與我爲一也人人有是氣象但日日攪亂於形氣嗜欲場中此意遂不復見偶爾見之亦不解自家領取

中者天下之大本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凡物在當中則四方八面無不照管得徹若在邊旁則東不及西南不及北矣人受天地之中所謂天地之心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人之性萬物皆備此意自子思孟子而下直至周子程子方始見得惟不偏故皆備此皆備者寂然不動從何處見得皆備則由其感而遂通見之感而遂通隨處觸著便發豈非內面原自不備原自皆備乎然使於靜時求之

觀之則卽此求之觀之之心則便是已動此中何由見故楊龜山李延平有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之說朱子實不以爲然也（延平之說朱子未便明駁故以延平爲朱子之師故耳）故曰惟敬而無失最盡敬所以直內也

時中中字在發而皆中節上說

无妄誠者不欺誠之者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此以理言之若做工夫卻不可一片混過

天地之氣生生不息如父壯而子已生父老而子又壯至子老而父已死矣此便是屈伸往來之義又如穀種今年所生之穀卽明年之種也明年所生之穀又後年之種其種則原舊是穀其性味不變也若如反原之說則是此已死之人又轉爲活人所食之穀又轉是生穀矣何父子祖孫之有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喻最切故人之心滿腔都是生意心器也仁道也道器不相離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也天命之謂性也合而言之道也言率性之謂道也）

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主言性善也程子曰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言理氣之分也才卽氣質之性

才卽知覺運動知覺同而明暗異運動同而靈蠢異微獨人與物殊卽人之與人物之與物同類中又各倍蓰無算此皆得氣不同之故氣淸者嗜欲寡而義理明易與爲善氣濁者嗜欲重而義理暗易與爲惡此理反覺無權此才之有善有不善也然天生人而有是知覺則雖有明暗而皆有知覺同天生人而有此運動則雖有蠢靈而皆能運動同而此所以生而爲人之理又皆未嘗或異人皆以此知覺反求其理則於理皆所本知以此運動踐行其理則其理皆所本能是故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故曰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

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雖有生安學利困勉之殊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中庸三達德原兼氣而言故就中有生安學利困勉之異智卽知覺仁卽運動勇卽此知覺運動之可用困勉處人惟逐於形氣嗜欲而不肯察識擴充所以不能盡其才故孟子曰非才之罪也孟子亦原非不知才有不同但不使人得歸罪於才有不同耳但孟子於才上未肯分別個不同處明白致荀揚韓蘇輩反執氣以言性故朱子取程子之說爲密也

張子所云太虛亦卽周子之無極而太極然太虛二字於理字似未見分明耳天道至教非必天以是教只莫非自然之運則莫不有當然之道卽是此教

氣合成質人物之生一陰一陽之道人物之所以生

天體物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二語最精天理也物器也無物無理無事非道相與爲體者也仁性也事機也性原於天事以處物萬物皆備於性中故處之而各當其則亦相與爲體者也曰明曰旦天卽物而存三百三千心卽事而在

艮易直也自然而然無所回曲曰艮

一故神有雜則不神矣如人心見有私意以雜其无妄之體則或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矣故必敬以直內也兩故化用不偏也如有我有物則不合矣因物付物物自從之不見其迹所謂化也以上道體篇

學以立志爲先志患其狹小自私故以伊尹爲的學患其務外爲人故以顏淵爲的然非有二也克己復禮以求至於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則天德日純而王道出堯舜君民事業在我

今人似無暇做聖人學問只爲役於文辭朝廷取士不得人又只爲域於文辭而學者役於文辭之故又只是役於利祿

程子好學論意全本於周子太極圖說又取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段意思合之夫情者性之所發何以本真

而靜五性備具及動發爲情遂至蕩而鑿性歟曰性主氣而居故理無不具情乘氣而動氣之所之有偏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則天理滅矣惟人之性無不同故聖人可學而至惟欲動靜勝則性以鑿故聖人之道必學而後可至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則情皆性之用理爲之主而性不鑿矣博學於文則明諸心而知所往本文作知所養朱子則云以知所往爲是約之以禮則力行求至之事信篤行果守固皆力行求至顏子之欲罷不能旣竭吾才所謂好也至於不遷怒則情約而合於中矣不貳過則心正而性得其養矣欲從末由則守之而未能化也論學之道不外

於程子此篇
定性一篇實皆治心之學大約以咸之九四及艮之彖辭對看道理最明咸感也艮止也感動也止定也無心之感爲咸咸則順萬事而無情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外物何累於我有一毫自私則往來憧憧朋從爾思矣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則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所以擴然大公若自用其智以已逐物强物從已豈順應乎不能咸以無心如艮之止其所而徒惡外物之累此將卻物以全心卻之不能卻則性終不能定如其果於絕物則亦艮其限列其賁而厲薰心矣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忘怒觀理定性者亦主之以理而已理也者內外物我所同具也大公者也
立言出於不得已則修辭乃所以立其誠立言而近名則言必浮於行矣況虛車乎至於今之人則立言只以求利耳此所以言孔孟程朱而行儀秦蹻蹠也
德存於心業積於事忠信在心修辭立其誠在事忠者盡其心而無所苟且求慊之謂也信者實其心而無少虛僞戒欺之謂也其實一而已矣人不忠信則爲善皆是虛善爲惡反是實惡德何由進故必忠信乃所以進德善則必求得惡則不使有加於身而得皆實得矣然忠信二字卻是空說須要著在事上方有著落而著外只有言行兩端故修省言辭勿使之浮於行便將此忠信之心立在行事上使有以實如其辭擇理明而力行篤然後所謂忠信者不是空空存個忠信而事業皆有可據矣德卽行之所得業卽其德之業內外亦非兩分也進德所以明明德而業有可居則新民之功由是出焉知至至之必審夫天理之極至而求至之大學之知止也幾則能慮之事所以開忠信崇德之始也知終終之既知夫其爲天理之極至則力行以終之大學之能得也存義則止於是而不遷焉所以成居業之終也此卽止於至善也此皆乾惕之全功而孔

子於九三發之
直其正也未發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本無不直只爲人不肯靜未事時先著一個私意則妄念先倚一偏而不直矣戒愼於不睹恐懼於不聞肅恭其外洗滌其中不使未事之先妄念雜萌以汨其虛靜之體此主於敬以扶直其未發之中也方其義也中節之和率性而行自內達外本無不方只爲人從於欲應事時每存一個自便則用情皆不中節而不方矣愼之於獨審之於幾詳揆於物宜以精其裁制不使應事之際私欲牽繫以累其神明之用此守其義以方整其中節之和也此卽中庸之致中和至於

內無不直外無不方則德不孤而天地位育之功出焉此亦坤順之全功而孔子於六二發之

妄不必邪惡只有雜便是妄故云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猶放下那事來專心在此事也聖人食不語寢不言都是无妄豈必語言及邪惡亦不必是見理不明蓋无妄誠也不敬則不誠矣

多識所以畜德此格物致知之事今人涉獵經書只以自炫原不爲畜德起見所謂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非虛不能受敬以直內則中虛矣无妄以中實爲義以理心無私主也咸以中虛爲義

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往來憧憧朋從爾思耳安得貞吉悔亡哉

志道而迫切不中理必正而助之長

學期至於聖人須實見得聖人可學而進學則有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則知聖人可學而學不至於務外矣知流水之爲物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則知量力有漸矣

程伯子極高明而其言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深見夫學之貴篤而不尙聰明才辨也尹和靖敦篤人則其言似以魯故能造道

伯子以記誦博識作文工書等事皆爲玩物喪志誠以人之心須務使廣大高明而不可一有偏著有所好樂則必不得其正也然其於讀史則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而於作字時必甚恭敬則又可見其盡精微道中庸之功原未嘗有偏廢矣謝上蔡於喪志之言有悟而每將此語接引博學之士乃上蔡過高處往往入於禪學則高明邊多而精微邊少矣故程子有扶起一邊倒了一邊之警而良知家獨喜稱明道是惡知明道歟大抵學道人第一須是主

敬而敬者非徒小心謹慎拘迫之謂務使未事時心無一事提著事心便在事放下事心中依舊無事能如此則百應不窮以此心窮理而理精以此心篤行而行篤以此心與人而人已交盡矣彼玩物者心常滯在物上則雖是讀書寫字未嘗是不好事而牽絆此心不得靈活一向陷溺去亦幾如美色淫聲無以復異矣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非喪志乎但人心最活欲使此心虛靜無事時白日青天胸中都無一物此亦最難得之事故宜使此身常事正事不得荒怠然後有以防閑此心以歸於正其無事時則或遊覽山川怡情花鳥觀其天趣悠然有會皆可以

動盪心胸除其塵磯而不以拘迫失之要之不可一向好著耳此玩物適情之與玩物喪志又有不同也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其退讓檢束處都以强有力行之則從容不迫而可觀矣若一味拘迫則志意銷沮慎失之蒽恭失之勞矣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其舒暢發越處都以和而淡出之則和易有節而可觀矣若一味放蕩則流而忘反哀失之傷樂失之淫矣禮有報而樂有反大抵約禮之初恆有拘迫意思然是本性所固有之心故須是勇往去行不可畏縮及夫行之既熟則真意自覺洋溢出來有欲不如是以行之而不能自已者得其報則樂也人於歡樂

之情往往縱而不反即之以有節於人心亦似有所不安然須是知有所節而後無縱欲極樂之災而樂可久得其反則安也人果能一進一反性情惡有不正者

知性之本善而後知有尊德性之功知氣之有不善而後知有道問學之功學以變化氣質（建安葉氏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一條當在首卷道體中然以此置論學條中亦自有旨）

敬義須是夾持若只求直內則有墮禪學者只求方外又有務外爲人者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真即此而存妄亦由此而起君子去其妄以全真克己復禮也釋氏俱以爲幻乃幷其真而棄之（釋氏以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是幷其真而棄之也）

乾九二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即宏毅之謂也仁無私也無私乃毅毅者忍得痛苦也

深造之以道乃能自然有得不深造則所得者粗迹其源頭必差且易生厭倦深造而不以道則所得皆勉强且所謂得亦必非真得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即深造以道之說也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能資深逢源矣然今人原只作一場說話工夫何必語此

六經之文無不極工文者順理而成章也可見精義之至

由心得而發之則文自無不工若於文求工則質有所限理有所蔽文反未必工矣呂與叔深戒爲文之喪志其學可謂篤矣但用心齋二字終是擇言未精非謂莊周語盡不當用心齋坐忘等語則必不可用此儒與異學幾微之辨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可以本該末無不敬乃涵養之全進學所以行之知至而後能力行也

今人說及聖賢便自搖手莫說第一等第二等人亦不敢做是如何得長進

集義亦須是敬以集之心稍不存則利得以奪吾義矣且

孰字極細如孝字是義然孝而非所以孝猶非是義此又須在致知也又致知亦須敬方能致知不敬則視而不見況窮其理乎故必敬義夾持而居敬所以立本

有意近名百善皆僞名亦獲也今人縱爲善皆是僞耳

權最難言未能有守而言權鮮有不背道者孔子曰未可與權誠難之也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必先和之以禮柄之以謙制外養中而後天心可以自見天心復則恆一以守之又必遠其忿慾之損興其遷善改過之益歷之困而能守居而能遷而能權度出爲權豈易言哉但權有大小小事之權或人人能與如嫂溺援之以手之類大者則非化之不能

大抵天下之事事事有經既有定經不必言權學者守之而已此如貨物輕重價目貴賤前人已自分定稱定不必復用稱稱過只是如法交易可矣經至兩物有窮處或先王制禮所不及到處然後不得不權以通之輕重貴賤一低一昂不可知者乃不得不用稱稱過也能權須是精義入神權所以善其經也

浮躁淺露必無進學之理

氣質亦謂之性生之謂性也

性命於氣氣質用事也性命於德德性用事也人不知道不曾學問以變化氣質縱有好人亦只是他氣質頗好耳若賢者之氣象有不同則雖是他能性命於德亦終帶有些氣質在

程子言心欲小張子言大其心小心者欲其無細之不入無微之不敬也大心者欲其不梏於見聞不域以私己也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智崇而後義精禮卑而後仁熟至於效天法地則勇之大聖人言博文約禮言格致誠正總不外知行兩事智禮成性謂三達德復全於我在物曰道處物曰義智之崇則萬物之道裕於吾心禮之熟則時措之宜自吾心出

或問太極圖說在道體篇而西銘列於論學篇何也曰太極圖說自是言道訂頑自是言學

西銘首四句總提其父字母字乃字是眼目宜玩惟人父天母地而生故天地之氣吾得之以爲體天地之理吾得之以爲性二句以在我者而凡爲民爲物或貴或賤或老或幼或聖賢或貧病言皆爲吾分體同氣之人此一段以同我有生者言自篇首至此皆言命性之本然自此以下則言吾所以事天之當然也知天命之不可失則保之得天理而全於己則樂之不然則違天害理是不才之子而保之樂之者卽天之肖子保之樂之則形無不踐矣此略言人之能事天不能事天有此分別也此下又以事天之孝詳析言之知化窮神樂天而踐形者也無忝厥懌保之以求踐形者也過欲循理成己成物得親順親修

身俟死必求所以歸全於天而不敢有所違害焉則合常變不齊而吾所以事之者如一凡此皆踐形之事也末又言天地所以仁愛吾之心蓋合上文常變而結之以見人之必當體天心而順事焉果其能順事則沒亦無不安矣夫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心純乎天而親親仁民愛物夫亦何所不至故程子曰仁之體也

訂頑極規模之大砭愚盡檢束之細訂頑尊德性之事砭愚道問學之事也偶然之戲而必戒之偶然之過而必改之而況大於此者乎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亦求仁之功也西銘見取於二程而東銘則否然東銘亦學者切實工

夫欲存養踐形正須自此始但東銘人見得到西銘人多見不到東銘之事敦篤之賢者能之西銘則達天德矣

勿看東銘容易試反身自檢何如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常念此語方不虛生天地間方不是自暴自棄使學者先學禮此蒙以養正作聖之基在今日雖不能盡如古禮以行之然行其所可行其未能行者亦使之曉得亦可以洗滌人俗腸俗見矣三禮之書今人多不曾見面并文公家禮今人多不去詳究一談古禮便笑爲迂不然則驚以爲博而已只一滾在流俗中學作幾篇時藝後生何由長進悲夫

君子何處非學最可憐是待撥了穴再來讀書也

內外未易合且須是敦篤物我未易合且須是彊恕以上論學篇

致知一卷論讀書最有次序或疑何以不及於禮曰禮所以行非徒知也

正蒙一書亦多有苦心極力氣象

因學而致心疾必是不善學者

今人有兩種見識竟至於牢不可轉一種是好鬼怪方與他說正語一霎間便牽入鬼怪去道來便是親見且并連

聖賢亦攝入鬼怪門中謂范希文見大頭鬼於廁中謂真西山有狐氏夫人今存其墓（甚者且以誣朱子）又一種是好術數方與他說義理一霎間便牽入術數去道來無窮悅慕且連聖賢亦攝入術數門中孔明伯溫不必說康節亦不必說即如孔子亦畢竟能知未來只是聖人不肯說耳（如謂秦始皇搰孔子墓墓中有記前知之始皇乃不敢掘之類）邪說既無忌憚而讀儒書者且心惑之吾不知其所讀何書矣宜昌黎之深歎也讀書窮理須一一鄉自己身心性命上體當過去乃能明理不惑不曾鄉自己身心性命上體當卻務博覽諺所謂讀鄉書皮上去祇益之惑耳欲以解惑難矣

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輔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一即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是只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蓋天下之理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鄉裏面去由己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多時自然見去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會通得來遇事物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且每

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

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其不同何也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說如字讀解音械）亦引此爲說蓋且放下難的去攻治那易的易的解得多來并此難的亦因彼說印證參會以相爲說而於此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强去思則反恐有牽强意見助長之病矣

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如認得此字便細看此字筆畫細辨此字聲音又求解此字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數處用之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

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

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

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于上下格于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有苗來

格祖考來格則又來至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祖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不然則或冒認他人田地爲己有或自己田地卻被他人冒去不得清矣要之所格之物則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原非鄉外面捉一物來放在心下霸占他

人田地也大概犬馬無知則書字自教不得犬馬若人則凡可學而知者卽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

學者於物怪神姦旣惑而不能不信卻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留此一箇疑團終被神怪牽去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所貴窮理窮理者非是窮那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心身性命之理心身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上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守住聖人不語之教以默待之於知性知天之後焉可耳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非夫子不言但不輕爲下學言耳然則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張子必以了悟爲聞之說未必子貢語意也朱子集此說於近思錄者則又因後學偶有所聞便自道已曉自作聰明多生枝葉不求心得又且遺棄下學妄希上達如陸王家此卻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終身又果於自信貽害後人也故周程張朱所以每詳言性命正欲人有個了悟處耳是朱子所以輯此條之意歟

或問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還是有近的有遠的抑或是言近而指遠曰有近的有遠的亦有言近而指遠的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此最是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此然於聖言深處人又每每淺看了鑽研不入卻又辜負了聖言處亦不少總當平易其心隨著文義從容涵泳咀嚼出滋味抽繹得意旨則淺者還淺深者還深無不得矣若先橫著有個意見則將聖人言語都攔入自己意見來殊甚害事也

讀詩如興觀羣怨章是第一詣只曰達政能言已落第二詣至於不達不能專對則下等矣然後世又有下等只求撮幾箇字眼作文時當典故用倘且移撮不來也

解經果得要緊處同文義些少不同何害但是有事於解

經則眾說不同處亦不可胡亂放過須必求其至是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以綱領條目先後次第一一知有所循也然培植入德根基則又無如朱子小學

爲學不可不知要然必不可苦其多而求要蓋所以得要者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選出緊要處出來若苦其多而求要則併緊要者亦不出矣此只是怠惰不嚮上人口語

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咏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嚮字句外別尋事迹來湊合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易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

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朱子詩傳序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二句已盡讀詩之法古人意旨古人性情都自諷詠涵濡中得出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亦只在諷詠涵濡中得出又詩是有韻的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哦之際亦意趣愈長

書經卻稍難看然旦反身切已看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厤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强求合致生誕妄

中庸語至高深卻至切實人不得其切實處則只見是高

深耳梁武帝亦講中庸可見中庸若非程朱早被異學竊去矣

易之爲書造化備矣學易之方則只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辭因象繫占以變殊故諦觀而熟玩之求其所以繫此辭有此占之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河津辭子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然則由辭占之顯亦可以得象變之微而三極之道亦可以神明而默成矣易不可專以象數求象數亦不可忽蓋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道器相與爲體若離卻象數理亦無從憑據故

程子易傳亦時有滯礙處但離義理專求象數則焦京郭璞之流又已惑矣朱子於數則本之康節於理則宗伊川合二家而斟酌之又專以卜筮釋經使人可由淺會深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之深意也

易言時中之道故以中爲吉中而得正吉其常也中而不正而亦不妨於吉權於時地之宜非必正而不失其爲正也正吉道也正而不中則昧於時中之義雖正而不必吉矣然亦有中而未必吉或雖非中正而得吉者總看時位何如不爲典要惟變所適也

讀易須知逐卦逐爻人人可用然必善反身求之方始見

得

春秋與易亦相爲表裏

程子春秋傳多有可疑其大意則以顏淵問爲邦一章爲作春秋大旨大畧看則可若謂書春王正月爲志在夏時則朱子嘗云不成二百四十二年只證得行夏之時一語而强以夏時冠之周月亦於理有不安也（大抵子月而一陽生則亦可謂之春則於子月而書春自是魯史之舊若歲首書冬則不順矣正月而繫之王此則春秋大一統之義愚別有春王正月說見春秋集傳首卷）然大義數十微辭隱義時措從宜則誠哉言矣大抵春秋傳是程子未成之書也

程子欲以春秋窮理然春秋畢竟難看

先有得於經而後讀史乃不爲成敗所惑

看周禮亦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彼毀以爲僞經與用之而壞事者俱未嘗細讀之以求周公之心故也朱子曰周禮不可謂無關心性

張子謂詩不可以艱險求微詩而已六經俱不可艱險求也但張子說經卻時不免艱險亦或自知之而氣質未能盡化歟

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張子此言深中治春秋者之病胡康侯且不免也以上

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實於致知克治之間爲旨微矣

一爲要者一卽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卽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中無一毫妄念參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固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無私意之蔽也明則無不照矣萬理備具也動而能直自無不公矣無私欲之累也公則無不及矣無不中節也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所謂動以天也孟子言寡欲周子言無欲寡之者以用功言之漸次減少之意也無欲則舉其全言之苟尙留一毫私欲不盡非學聖也

周子言一程子言主一周子言無欲程子言無適將毋同曰亦微有不同也周子所謂一者天也性命之正所謂欲者人也形氣之私純乎天而不參以人一者卽無欲也程子所謂一者事也事之所在所謂適者心也適丁歷反心之所主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强事以成心無適之謂一也然當事而心有偏主縱非不正是亦妄矣妄則非靜虛之天矣失其靜虛故不能動直而與事不相值非主一也能靜虛則能無偏主能動直則能主於一其致一也周子舉全體言象也材也程子密言之爻也惟其時位耳

艮其背一者無欲也不獲其身無欲則靜虛也非無身也純乎天而形氣之私不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直也非無人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於己無與焉也靜亦靜動亦靜主靜立人極焉艮止之道也

心是活的物必不肯盡故無事時當使之有事如游於藝亦驅除妄念之一法所謂實之以水則水不能入也若再

無事時則儼若思而已儼若思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

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靜的養在此中也若急迫監押著此心在裏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有學之君子靜坐片時亦自有從容不迫氣象此必非急切所能勉强秋氣澈清水波不動潭底之天最好看欲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不如看此潭底之天人之涵養當使此心如是

心無一事方可應萬事心有一事則應事時必爲此一事所害

人間百事須是人做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便鹽油柴米亦是居家應辦事循分黽勉可也辦不來出乎無奈但此心須提得起放得下來何必厭苦人事不教人應教誰應乎惟不爲己分事則不須兜攬也人常見得天理浩然胸懷自然灑落不使卑穢之念得存靜時之敬亦如是而已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何見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凡人心纔一檢束則胸中泰然自有天清地寧氣象手足自覺安閑舉動自然順適但人都日在利欲場中放逸怠惰慣了則不見得有此境界耳若人能時常檢束敬而無失則是此心常存視聽言動豈不肅乂哲謀以此常存之心接人豈能不孝弟忠信以此常存之心應付天

下之事則禮樂政刑各當其理老安少懷各如其分皆只因心而出行所無事豈非篤恭而天下平故曰人之聰明睿智皆由此檢束之心而出事天饗帝皆以此檢束之心而格蓋人心本萬理備具一提攝便在一不存則不可見耳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是以推之則程子之言不吾欺矣

敬勝百邪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開著眼無非道體然須自家嚮身上體當不是遊目騁懷而已蘇子瞻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便是混話便知他未嘗嚮自家身上體當

閑邪則誠自存似亦說忒快了蓋天下固自有只閑邪而不存誠者也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驗之清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非外面捉一個誠來存著也若司馬温公只管念一中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即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勉之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溺焉即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耳

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即內之所以提攝此心靜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

與而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無私主即所謂無適也片時境界天淸地寧矣動亦整齊嚴肅即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心旣不之彼又不之此彼此以他事言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皆中其節惟其中無私主故能應事而主於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

同此一心或言敬或言誠或言仁何也曰敬是提攝此心使不走作誠是此心所得於天之實理此理實而不妄謂之誠此理全而不虧謂之仁此理全而不虧則萬物一體矣故愛之理由是出焉此理純而不雜又謂之一其實一也誠有以實心言者亦以能敬則此心實有此理而无妄耳心如燈火一片

靈明敬如剔起此燈使之靈明不息而光自無不照若久而不剔則此靈明亦漸昏去若先有物蔽之則其明有所不照矣燈中有灺能障光明此非火之本體乃火所附之燭之燼形氣之私也剔之則此灺自落矣

同此一心或言中實或言中虛何也曰中實者主一也中虛者無適也此心無欲則虛靜虛靜則天理明著天理明著則此心能爲應事之主此心能爲應事之主則心卽事而存而主於一矣中不虛者只爲外邪入而據之心有偏主非無適也此心卽事而存則實心應事實心應事則事得其理是隨事順應而已私無與焉事過仍虛一動一靜皆一而已何嘗有適乎中不實者只爲妄念有以參之天理不見非主一也故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反復相證其實一也要以心存而不放云爾

心統性情兼動靜程子言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此以言靜無可求求則已動耳然天地生物之心至復而可見非至復而始存也說個喜怒哀樂則未發時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矣如石英可以取火則石中自有火在矣但欲知石中有火只可於取時驗之不可剖石以求之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朱子之詩曰數點梅開天地

心此皆於初動而生陽處認取一片天機渾是無極之眞未有半點夾雜然此是初動之機只可謂和不可謂中也惟識得未發中實有此理則未及應事時不可以妄念參焉而存養之功密矣識得果實中實有發生之理則須善藏此果實而不可聽其溼腐蟲蝕矣若求生意於果實之中豈得見乎

以靜坐爲善學亦謂靜則生明耳然工夫豈全靠靜坐況夫人又有外靜內馳者朱子曰程子教人靜坐亦終是小偏矣

仁者心之德也卽天理也以理主心心主乎理是天理常

存在內而爲心之主也心不能純乎理倘有動靜則此理不可見縱見之亦不甚分明如仁反自外至而爲賓矣仁非自外至心生則如自外至也然日月至焉者亦須是徹底曾至一番但不能久耳至焉之前至焉之後亦非全不仁只有些少夾雜則不得謂之仁也

張子進道全是有勇撤皋比戒戲謔皆勇之至以上存養篇

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用之用忿則懲之慾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慾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

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

理欲相爲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乎耳目口鼻四支動於欲則私欲之流則入於惡節之焉之謂窒咸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已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纔出於理則謂之私克去已私則復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爲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忘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其知止有定然亦相通也

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既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

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以能斬絕病根而使之無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之正矣

己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有偏處帶來惟氣質在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卽克己之事孔子之答門人或曰其言也訒或曰先難後獲或曰善事利器皆因其氣質所偏而使之知所變化

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吝也弱也不能克己者也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克己復禮也

有一毫自恕之心便不可與入道

未下工夫百事見難然又不可以其難而畏之實心爲之工夫到後亦不難以皆性分中事也求在我者也

未克己時覺克己是忍痛事能克己時則克己又是快活事得克己中快活處則工夫自不能已然偶一間斷依舊己私乘便克己爲難忍痛矣

湛一氣之本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攻取氣之欲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然此只說得氣惟氣湛一則性中之理自渾涵於氣中及至氣動而攻取則紛紜纏繞渾濁日滋而性中之理不可見矣屬厭而已動而有節氣不失其湛一則性真亦日著矣

矯輕警惰只是以志帥氣

張子嘗言人要得剛然又言欲柔其心何也曰剛以自勝柔以受人也（以上克治篇）

識得身之所能爲者皆所當爲則事親何所不至

家道不外於正倫理篤恩義而大本尤在於己之言有物行有恆言有物行有恆則閑家者在是所謂威如者亦在

是嘀嘀之屬以加人者稍過耳然不失爲吉也

夫婦人倫之始既爲夫婦則自宜相敬相愛接以恩禮其有不善亦當寬柔以教其終不可教則於義可絕古人本有七出之條今人視夫婦爲媟狎事若更相禮敬則覺爲可笑可羞暴戾者以奴妾使之柔懦者以包羞畏之私暱者又或以淫泆處之及言及嫁棄則又視以爲可駭可異之爲噫夫婦之倫如此家何自正乎

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由此言之盡性至命亦孝弟之至而已孝弟而未能盡性至命非充其量者也

兄弟之子與己子亦不能無稍異故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曰猶曰引進則是本有不同矣然不引而進之則人又不知同本之愛矣若第五倫者則又只是私也今人多尙嫌疑只是教人以矯僞耳

孀婦不可娶以自修君子言之若市井小人何能問此然或疑程子此章之言爲過則程子此言非過也常理而已婦怕寒餓死而失節何異於臣怕戰陣而降賊哉孀婦再嫁孀婦亦羞之羞之而可爲則亦何不可爲之有可以知人道之大防矣

事親豈可委他人者兄弟豈可論報施者自盡而已

爲周南召南何以遂不至牆面此當自二南細按之又反身求之然後可謂之爲朱子詩傳中處處提出文王此便是教人爲周南召南處試思不有文王太姒何以能風行南國又試思二南之詩何以多家人婦子之詩然則爲周南召南者爲文王而已爲文王者爲文王之正身以正家而已家人利女貞觀型於二女人倫之本也（以上家道篇）

君子之仕也將以行道也然窮而在下非有君國天下之責則處之蓋裕如耳君不求士士豈有求於君哉是故士之待聘也猶女子有家也摽梅之思載贲之義夫豈忘之然而六體不備貞女不行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男

先乎女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不聘而奔情欲之感君縱或一時悅之而心則未始不輕之彼之所求富貴而已我能富之貴之貧之賤之操縱由我則役使由我奔走承順阿諛逢迎之不暇尚安得以道正其君哉是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而告之彼此之亨也蒙卦九二中實而坎爲通六五柔中而艮體篤實篤實則能誠求剛中則行時中需于郊利用恆君子之志也需之初九剛正而未得位志在有爲而安以待時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將有所比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也比卦以五陰比九五一陽九五陽剛中正有君如是乃可以進仕也素履以往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國有道不變塞焉豈以富貴動其心哉履之初九方進之初上本有應心無私繫以剛正之道往不改其素履者

也顧在今之世曰待聘而仕此亦必不可得之數矣然庠序以毓之倫文以擇之賢書而登之雖文藝未乎雖不免於求乎猶曰進之有道亦仕之正也舍此無壯行之望矣有持身稍正求工藝文以聽主司之棄取其亦安於命矣然而揣摩風氣詭遇弋獲其立志亦鄙夫云爾志道德云哉有宋文文山御試策曰今之士大夫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教詔師友之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無怪也噫彼所稱稍正者亦尚復如是耳君子能不羞與之比伍也哉然則君子必不仕乎曰君子自信其爲君子而已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否六二爻包承小人吉若大人則身雖否而道亨也若亦係小子其能不失丈夫哉隨六二爻隨於初陽貪其趾舍車而徒吾義自棄耳貪初九以剛正自貴於下無求於六四之應也要之心非忘世而以隱爲高其志可則而其心可諒也蠱上九爻以蠱之時而身居位外故以止爲安非忘世也君子既仕而在位則當爲天下杜漸防微轉否爲泰又不徒以委事自保爲知機也是故陰之始長君子當位而有應猶有可行之事則極力爲補救之亦君子不忍天下之心也遯卦二陰已長然九五六二猶得中位而中正相應故尚可小有作爲此程傳釋小利貞之說與朱義稍異若其既有受傷之兆則君子見幾而作有不待其傷之切而後行者後此之困阨所不恤眾多之議論亦所不顧也明夷之初爻傷未切而遂行至於三日不食主人有言皆所不顧也大凡未得位則進退可以裕如已居位則必行吾道以晉之初九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言之裕无咎者以未受命故耳道必不合可去則去之道尚冀其可合則委曲

以待之如唳之六三若夫時不可挽義不可逃則君子又致命遂志而已敢謂擇勢而從懷二心歟此困大象及九四爻傳意

凡君子其具在我則進退惟時必不以遇不遇爲憂喜買誼之傷隘矣井九三井渫不食而心惻也有可爲之才當有爲之時猶必從容卻顧待上下之信而後得惟吾所爲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如不慎所之則猶未免陷于非義也鼎六二象傳鼎有實慎所之也仕固所以行道而行之猶視其職位之大小以如其分之所稱制井田設封建立學校興禮樂舉後世已敝之政而盡革之以大行吾志夫豈非君子之所優爲而願爲之者然或一官一邑豈能盡如吾所行是故處高位則有拯無隨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如明道仕當監司嚴急法令繁密之際不肯爲從眾應文逃責之事是雖未獲大行其道其心不快而所拯亦已多矣若夫忘己之分而出位以謀則於事未必行而於己已先越分是出位之思又非止其所之道也艮之六二爲九三所止有當行而不得行者不得已而隨九三以止故其心不快艮大象傳君子思不出其位位所不得爲則無庸越思也

大抵人之始仕銳於有爲則每失於有爲之過及夫屢經挫折則銳氣頓衰自以爲歷鍊老成又有可爲而不爲以盡易其初節者若從容於始而不躁敦厚於終而不移者則斯世不概見焉是以君子艮貴能敦於終而孚貴知虞於始也艮之上九敦艮吉中孚之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惟真知乃能篤行未有知不真而能篤行者今之作八股者其於道果能真知邪

釋氏遺棄一切只爲自私其身起見其廣言報應因果亦只是以利牽人

不請俸不乞封此意真難以語人在今人必以乞封祖父爲顯親似也顧以乞爲榮抑不知有道之親不以乞爲辱否也

欲大有爲須是大檮更張以復於古果遇堯舜之君得禹

皐陶之助復古非難事如其不然則俛仰從時者亦須擇可而爲之如應舉一事雖明道及朱子何嘗不由科甲要以力行學道本心得爲文章聽有司之棄取可也乃不求心得不務躬行而徒求工於舉業是溺志功名其心固已惑矣至所以求工舉業者又不能知所以求工如退之子厚之本原於六籍而徒欲揣摩風氣勦襲陳辭以悅主司耳目則此中豈復有人士又豈復真有文章乎究之科舉只有此額揣摩則人人揣摩得之有命詭遇亦徒爲喪已而已何不思乎嘗見有託辭者則曰家貧親老夫家貧親老當求祿仕固也然得之則有命矣此心已喪已矣惡睹

其能孝也

爲舉業而不奪志惟有根器者能之

不以襲蔭爲榮而以投牒應舉爲善此求勝於祖父也於祖父且求勝而不知讓善此心已不可問矣

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張子此數語吾最愛之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學者不打破此關未有不失身喪己者以上出處篇

天下之本在家古人言之家難而天下易自周子發之天下之遠勢分懸隔法令嚴密刑驅勢迫猶可苟治一時惟

家則骨肉之親枕席之愛庭闈耳目習見習聞之地威法既有不盡行者況貌言視聽之官偶失其則則朝廷臣庶未及見之而家人則早已見之而生其慢易之志矣親愛賤惡之施稍流於僻則朝廷臣庶未及被之而家人則早已被之而生其怨懟之心矣故詩之稱文王不曰雝雝在朝而曰雝雝在宮人知涖臣民之不可不莊而動之以禮孰知涖家人之尤不可不莊而動之以禮哉顧家既不齊天下亦何由治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漢祖唐宗天下雖若治平而閨門敗德皆不待再傳禍生衽席骨肉生殘宗祀幾覆以是知善則之必在和親也何所爲則曰有物有則則亦在貌言視聽之官喜怒哀樂之節而已性命之正誠也形氣之私妄也誠非外得則難僞爲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斯誠存而妄息无妄所以對時育物家天下一而已矣

程朱言治皆自格其君心之非始

後世人主煦煦之仁則有之顯比之道則未聞也宋太祖之重門洞開其近已乎然所行未盡善也

必欲辨上下定民志非井田封建不可然井田封建不可卒復則亦宜定一經制以觀上下之無辨民志之不定後世爲甚衣服飲食宮室祭祀皆僭越已甚雖律法亦具大

略誰其遵之顧欲定經制則不能無更張更張亦不害須得其人而善行之然大本要自君心之好禮始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合此四者方得尙于中行而象傳則以包荒爲主包荒者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也當泰之時君臣無事而每以苛察生事不然則又苟安廢弛苟安則無遠慮而慮遠又恐出於朋比之私故既包荒又須用馮河能不遐遺又須朋亡用馮河者奮庸熙載無怠無荒是也蓋大其量以容天下而自强不息以勅其幾此卽法天之治正泰卦九二之事其實則亦是居敬行簡而已

盥而不薦只是誠敬中存之意既薦後之誠敬見於事未

薦時之誠敬嚴於心須是未薦時先有此誠敬之心然後
既薦後多少禮儀皆本此誠敬將之治天下禮樂政刑何
一不本於敬但禮樂政刑者其迹而誠中形外者其心人
於迹上可飾而此心不容飾非先有誠敬之心則禮樂政
刑皆是僞也何足以感人故文王以監而不薦言之猶篤
恭而天下平之意也彖傳順巽中正皆篤恭之實也程子
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二語恐看不薦二字少著迹
矣

贙豕之牙似類後世權謀作用然用權謀者止能强定一
時不能使之長久久鬱而發其橫必愈甚此權謀之害也
贙豕之牙則化其性矣化其性則永不害矣是正本清源
之始也弭盜者言保甲言譏察言更樓火鼓都止是塞其
流若制恒産興教化則後人不言及矣然保甲等法亦非
可廢令民者既不能如已所得爲以法於古則謹修其法
而審行之出之以寬大濟之以嚴斷而恒寓哀矜之意焉
躬課農桑親爲教誨視民如子弟而日有以柔能之亦未
嘗非令長所得爲且非有戾於法令也
難解後怕多事又怕苟安
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試看天下物那一件可不
得其所士農工商且不可不安其分況於子臣弟友要使
天下物各止其所須是人君自止其所安汝止惟幾惟康
其弼直惟動丕應傒志矣
說而能貞只是公則悅
天下不患既濟之必亂惟患亂生於既濟之心故聖人曰
終止則亂
道形而上者也法形而下者也道卽法而存然萬世有不
敝之道而無不敝之法蓋一陰一陽之謂道故三代有因
革損益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法惟其時所以善道
而必人能以行之故董子曰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
也又曰有治人無治法

以法把持天下法亦徒法而已非真能一天下也
鄉官讀法平價糴此數事皆國之大政不可以爲小而
輕之也與教化厚風俗同風一德皆必由此
雖聖人之法無聖人之心以行之皆足以厲民無怪王介
甫也惟恨其反以資蔑古之人之口實耳以上治體篇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而外別無
治法政刑者禮樂之輔耳後世禮樂失而徒恃政刑失其
本也
淡者有節之意雖聖人未嘗無欲欲之濃則流惟淡則有
欲如無欲當其則而止也

治法非人無以行之故以得賢才爲本風俗不正賢才何由出故又以正風俗爲先然二者恆相因風俗又恃賢才爲之正也拔賢選才則民知嚮矣夫風俗之不正自異學末學亂之也異學興而民棄人倫遺物則趨福利濵鬼神矣末學熾而民尙浮華忘實行慕榮利喪身心矣故惟聖人之學爲正也聖人之學人倫物理而已此必講之而後明而非徒講之也小而灑埽應對大之禮樂兵農皆人倫物理交貫於其中實踐而敦行之卽孝弟忠信之事惟積小基大因末求本則教之貴得其序及夫講明行篤則治平天下由身而推盡性至命亦由大而化耳此聖人之正

學也夫倡民以妄則民惑於妄矣招民以利則民騖於利矣誣民以名則民競浮名矣取士以文則民尙虛文矣商鞅興富强之利鼂錯言納粟之策明帝致金人之法此皆萬世罪人而不復古禮不變今樂不可以求至治不正風俗不得賢才亦不能以興禮樂不變後世科舉之法不法周禮賓興之制亦難以正風俗而得賢才不先正君心亦不能以行法也程子所言於朝者今人亦以迂腐視之空談置之而已嗟乎

古之帝王師其臣師其臣故能師天下後世帝王爲臣師爲臣師則師心自用德業何由進且將惟其言而莫予違矣六官之名今同周禮而覈實則不然考周禮可知且冗員多濫裁之則不可留之則無用職業之廢弛人自不知也

制產一事程子嘗與張子詳論之張子又有志買田一方私行之其說載於孟子集注及近思錄然則二程張朱苟得志大行其有事於制民恆產必矣惟伊川又嘗云井田難復朱子語錄云伊川經歷多故知其難復後儒因有云井田必不可復者夫謂井田必不可復則是朱子之載程張所志於近思錄者徒爲虛語以誣人也夫曰難復者亦難之云耳豈真不可復哉化民成俗必自比閭族黨始欲選拔賢才亦必自比閭族黨始鄉聚大族則宜行宗子法

二法可錯綜兼行果實心能行二法則禮教亦易達亂民亦易稽井田亦可因而行兵制亦可由之起至於公私儲粟則在今亦易行但行之不善且非其人則徒名無實且弊生而無益於民亦不能長久耳浮民之多今時爲甚如僧道方術下賤小推命下及拳棒唱賺傀儡之屬且有以賭博爲生者然因能責職苟實心哀矜而處置之當必非無法九職任民自農工商賈之外自有園圃任草木苑囿蕃鳥獸虞衡作山澤之材皆莫非本計下至臣妾聚斂疏材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又何嘗無以處之乃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則正以浮民無職而生計日促之故是亦經制不立之故也

若本業興而經制定則用有常而生財不匱又亦即教化之所以行矣程子所言十事本末相資首尾相輔王者之大法備矣若夫行之則程子固必非泥古而拂今不盡人謀而果於自用者也

人情樂於放肆而憚於檢束是故宦官宮妾人君之所暱也賢士大夫人君之所畏也畏賢士大夫而暱宦官宮妾則經筵片晌一暴十寒其與能幾何此人主敗德之多而成德之少也古人養正於蒙則爲世子時其所與遊處皆國子之倅罔非正人及入學而與士齒尊師重傅之念習與性成而宮人閹豎之官又皆掌於太宰其爲後世慮不

至深遠歟

略文法而專委任百事皆宜然不止施之學校後世只爲文法拘殺百事不能應手雖有長才亦難展用究竟百法百弊徒拘無益徒使官守無權人心怠惰而舞文之胥吏反有權耳奈何其不察乎

恆見大族聚居者其風俗必稍愈於異姓雜處之他但今人不立宗子故凡事多無紀綱耳可知若立宗子民風豈不更易厚或慮當爲宗子者或貧賤無以自立今人又未必果肯分資相助又或不肖之甚不足以主一族則將若何曰若朝廷果有法制使立宗子則量其族之大小與以爵秩不患其賤較量一族之田業約立多寡以爲宗祀之田不患無給冠昏喪祭飲射讀法皆推使爲主則其人必自知立品不患不尊其或不肖已甚則合族父兄賢者不妨會議更推國君且有廢立況宗子乎可知天下事本皆有可行只爲無人說起無人料理耳

影堂之立若據古人立尸之意則雖畫得稍有不似亦似無害然此亦後世之禮更恐有少孤或親死已久親之容像不能盡憶雖或能記憶而畫工不能如吾意以畫之則畫得不似反於心有不安耳況既然有主有牌則影堂似不必設也祭禮在今人人可行祭禮不忘亦稍存得人報

本追遠之意今大族有祠堂者祠堂之祭或立始祖大宗主之（此始祖亦只是本族別子爲祖不宜遠及古之王公）其餘小宗有力而族大則或又別立要之大宗小宗之祭自別子而後只宜至高祖而止若世世祭之則又煩且僭矣（古大夫得及其又既有高祖且曰干祫）祠堂既立大宗則自當有始祖之主其世遠至高祖以上之主則宜從祧或埋之冬至特祭始祖及立春祫祭先祖二條則朱子已嘗不行而疑其似於禘祫矣大抵士庶之家德不及遠精神所通有限若所祭太遠正恐誠不能格而徒爲犯分虛文也不能立祠堂則只是薦於寢祭而用牲只用特豕（其牲皆宜體解烹之）爵自八品七品而上乃用一豕一

羊薦新及俗節不在正祭之列正祭則只存得時祭祭必主于宗子惟爵尊至五品以上則又比諸侯奪宗之例自祭可也然只其本身若其子無爵又不得不仍宗大宗矣此皆禮求諸野故可酌量而行若朝廷立法則須一概更定一番使之各有經制庶禮達分定若網在綱人人皆有以報本而且不踰其分也

卜其宅兆今形家之說彼此拘泥各相牴牾殊不必詳辨只問爲子孫者此心安否何如耳委親骸於水蟻此心豈安則不得不擇而惡俗反有燒毀其親骸以餘灰謀覓吉地者則犬豕不食其餘況子孫福利歟古人皆昭穆族葬

則今雖各自覓地然附祖而葬有何妨害今人動以傷祖爲災禍而不許多見其惑也必祖塋之旁無地可附則他卜可矣要之死者以速得土爲安以死骸圖生福吾不忍言也

治喪不用浮屠微獨不惑於異端亦敬愛其親之大者涑水公及郁離子所辨皆只辨得箇大概欲知鬼神之說非窮理之至而能原始反終者未足語此今盡人而喻之使之勿信固不能也君子反經而已若得喪禮詳盡取法於古哀毀如禮則不用浮屠人亦不敢執俗法以議之何謂敬愛其親曰用浮屠是以吾親爲有罪惡人也是顯其親之惡也親果有罪惡亦惟子率德改行庶可以蓋愆而禱媚以重獲罪於天是加之罪也敬愛其親者敢出乎曩見杭州人有刻文公家禮而中間肆加改竄喪禮中竟刪去不作佛事一條者嗚呼何無忌憚之甚乎又喪禮俗有獻七一節數七始於唐時其源則亦出於釋子釋子數七有六道之說今人有不用浮屠而仍俗獻七七者此亦非也只宜晨夕哭奠及朔望殷奠可也古士庶無望奠今可行以從厚

立宗子立鄉官郡縣有司亦省得多少事

宗子與封建相表裏禮俗及鄉射讀法等事可使任之併欲均田亦可以責之

設律則當必行今律有置之不行者

古人肉刑蓋皆是罪之重大者今則皆入於死矣

正經界而處之有術雖奪富人之田何害但在今阡陌溝涂已盡湮沒又山田有不可井處須活法行之要以平穀祿而已

古者異宮同財人人各親其親而後能不獨親其親之道也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嚴敬所以行其愛也以上治法篇

存心愛民所以善行世法拘守世法必不能盡心於民

告人者因其所明而通之尤貴積誠有以感之樽酒簋貳用缶其誠存也徒曰諷諫則入於滑稽亦非大人之正矣

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浚恆之凶非惟不知變亦非君子之厚恆之初四皆失正四陽震體上而不下初陰巽體入而不出

聖賢立身原不戾俗但在大同中自有不自失處此便是異見惡人无咎亦同而異之道也

本合而睽者亦有時委曲以求合如婦之於夫既不合矣豈可不有委曲求合之道此正也非邪媚也若非處睽則無庸于巷矣

知愛人以德乃能知弗損益之之義

知利用爲大作者必元吉而後无咎則受上之益者亦不可不先自審矣益之初九以震體剛正之才故爲大作而元吉也

讀近思錄 三十五

學易貴知從時如恭也哀也儉也亦豈可過者惟當小過之時乃或宜於小過耳

介甫之時若得如明道者數人與之從容商議亦必不至壞事而介甫亦可全其爲介甫惜諸賢皆與之爭以愈激其執拗耳

臣之事君職事所當爲正當勉爲今人乃以巧免爲智

克勤小物非細謹之謂天下無小積之則大慎德積小所以高大也篤實非謹厚之謂其力厚其心誠乃能見幾微而不搖於利害故可以當大任也

感慨殺身者氣之所爲未必盡合於義從容就義則不以生死動其心而以義立命者也

世俗多避嫌避嫌只是教人僞耳無當於公道也卽如薦賢者欲知其賢必素所親厚者而後能深知其賢否若素不相知其能深知乎抑郡邑欲設施得宜必素知其人情土俗而後能設施得宜若素不相習其能周知利弊乎故君子宜坦然存誠自有公道嫌疑非所避也

經術乃所以經世務介甫之言自不錯謂介甫知經術而不知世務其言乃自錯也介甫正未通經術耳

凡人欲速見小利皆無遠慮之故

讀近思錄 三十六

前輩之短不當論孔子嘗論臧文仲季文子之短何也曰只爲人以臧文仲爲仁爲智謂季文子之三思可以爲法故孔子不得不爲仁智辨不得不明用思之準耳今人乃以摘前輩之短爲快談豈非惡道

臨民者使民各得輸其情御吏者正已以格物二語簡而盡矣

孟子不動心只是能知言養氣橫渠亦似孟子

教小童有四益一段葉氏疑當在十一卷之末愚謂在此亦可也蓋惟教學半之意教人事是亦爲政也又此錄各卷末章俱有連絡起下之勢小學亦然以上政事篇

周子云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中字以不剛不柔言故曰和也而剛柔之善又皆合於隨時之中故曰中節也此章卽洪範三德皐陶謨九德之意

聖人之至只是庸行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人未嘗身體力行故視庸行爲易聖人體道愈深則愈見道體難盡惟實覺道體難盡故每自言以勉人凡所謂謙辭者皆是自己雖高而不覺其高如山在地下一般若自知已至而姑言未至則是僞而已而非謙也

立言有門庭便能使人尋味凡聽說而得者不如尋味而得者之深吾人立言自覺往往有太盡之病

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卻不可謂性命之學只在灑掃應對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卻不可謂能不失赤子之心便是大人也此中便有箇當先有箇當後在

書不說亦不明但於中只宜導引其志竟閑歸正路留餘地教人自思得之乃爲善耳若徒事口語而都無引導人意思則是教人溥也因思近日講章往往說到嚼蠟無味去其意固只是賈人作舉業耳然近今學者已都盡被他教壞矣

許文正公初就傅時問塾師曰讀書何爲塾師答曰求科舉也許對曰學只爲是乎如此等人今不可得而見之矣

童蒙旣入學亦便有心讀書資質雖不同總有可亨之道然每每有誠而不由有材而不盡者非盡學者之過實以教者不量其材父兄躁等欲速不顧其安之故教者旣勉强責以課程學者亦苟且完工以塞責耳此所謂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材也教童蒙之弊莫大於此（以上教學篇）

學雖至於聖人無時而不警戒也故益之告舜曰警戒無虞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仲虺之語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周公之稱文王不曰無可諫而曰不諫亦人是故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此猶病之心卽警戒無虞之心所謂自强不息也後世人臣惟日日諛君以堯舜而

逆鱗則不敢攖人君亦日以堯舜自居而深以聞過爲恥（非恥有過而恥聞過耳）非惟恥聞之又從而百端以文之有攻之者必赫然震怒坐之以誹謗之獄焉所謂恥過作非此諂諛所以盈庭而忠言不至於耳也豈惟人君自卿相以下至於士庶莫不皆然滅身不悟比比然矣故君子惟恐有過而不自知恐不自知則深以人能告之爲喜是雖不能無過乎其亦可期於不貳過矣仲由誠百世師哉問警戒與敬字何別曰敬以持於中警戒則動於外涵養以敬者存其心而無適不然警戒則或因人之言或因事之至而因以加惕也然警戒亦敬也非能敬則曷知警戒哉

泰之三處盛滿而艱貞致福乾之自強也豫之二居逸樂而介石知幾坤之自守也逸豫溺心不知警則貞疾不震矣盛滿奪志不知戒則八月有凶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歟

復非剛不能持固三猶有剛故頻上絕無剛則迷故警戒非君子不知也復以初陽成卦主二近初四應初雖無剛而有剛故以下仁從道而吉也五與三皆居陽但五中而三不中故五能敦而三則頻又五坤靜晦而三震動也惟上六則居陰遠陽故絕無剛而迷復也晦非正難復合三上皆不正三以柔說處二陽間致人之疑上以自用處睽之極故疑人然其爻位之應正也警於非正而各反之正則遇雨矣

高位難處況以小人無功而處之乎無功謂解之六三本無與於解難之功而小人不自知爲倖致也則恃之爲正而已其所爲正也貞其吝也此解貞吝二字厚利難專況以近利三倍者專之乎益之上九異體之終巽近利市三倍而勿恆者且入焉弗出也巽爲風風之動極則不恆則致人之擊而已擊之者擊其無已也君子主靜時中而已動亦靜也非可止而止則危薰心矣艮極於上乃可止止所當止也故敦艮吉三非可止之地而剛以止之雖非不正失時中之道也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果能不動乎佛氏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其果能自在乎君子無欲順應而已欲皆理也非所動而動則无攸利矣君子以理制欲則欲皆當於理歸妹以說而動外動而內說之且以女說男而動則動以欲耳而非正也男牽於欲而失其剛有能制其婦者乎婦狃於說而忘其順有知敬其夫者乎雖盛德而偶惑於說則將失其德兌九五字雖有才而果於自用則終喪其功繇方命圮族剛與柔反剛則不屈於慾有慾則屈於物而不能剛謝氏剛與慾正相反之說自稍看差以學問驕人非學也淺而已以料事爲明非明也暗而已求奉身之好者其身心必不好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莊周天機甚淸妙故其言亦多可喜亦狂者流也但其狂也蕩不知所以裁之耳

疑事者自智周羅事者自賢皆妄也

小人小丈夫皆狷者類耳知所學則不小矣柴注未是

所事者只在衣食之問燕遊之樂此等子弟今日甚眾予每見爲之心惻

周旋世故必爲鄉原今世惟鄉原爲君子以上警戒篇

真西山曰百家之說惟老氏所詆者眾今略摭而言之若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淸此近理之言曹參漢文以之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

養生之言方士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此陰謀之言言兵者尙焉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揉之言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則蒙莊氏因焉而淸談者效之述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所自出也述陰謀之說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淸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毒由是言之老子眾異端之源也愚謂佛者棄君父違家國而逃之靈山也是陳仲子之避兄離然處於於陵也佛氏之六根必求其淸淨五蘊必視爲皆空以至於無眼耳鼻舌身

意乃爲自在是告不害之以義爲外而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也佛氏之謂有生有滅爲輪迴故求不生不滅以免於輪迴之苦以六根六塵爲害性故欲斷除一切以去其有生之障是自私一我而爲楊朱之爲我也佛氏之言慈悲普救廣度眾生作平等觀無物我相以至於要我頭也與他要我心肝也與他則又摩頂放踵而爲墨翟之兼愛也又乃託於福善禍淫而有天堂地獄之說至於地獄之酷則刳燒舂磨極人世未有之刑是申商之刑名不慘於是矣至又設爲修經懺悔之科則凡有罪者可以虛辭諛佛而免是又儀秦之縱橫而是非卒不顯也要其以四大爲假幻以身世爲夢幻泡影露電則窕亦不過以老莊虛無爲宗一死生齊彭殤之旨而濬而益深之而推而益上之云爾是故充仲子之操則爲蚓猶可充佛之操則必槁木死灰而後可由是言之佛又眾異端之藪也夫異者一端淺夫且猶惑焉況集眾異端而爲一異端是宜乎聰明之士皆沉溺於空寂之說而顓愚之眾又咸奔走於福利之途也周程張朱蓋深懼之憫之而深揭夫性命之理以示人夫豈得已歟

程子謂師也過商也不及其末遂流於楊墨此愼微之言謂端之不可不謹也云爾楊朱卽老子之徒莊周書可考

晏嬰揖墨氏之風其儉以自奉（一狐裘溥於奉親祀其先三十年薄於人豚肩不掩豆）皆墨者之道也謂子夏之徒爲田子方田子方傳之莊周爲楊氏之學則失考矣楊氏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莊周寧曳尾於塗中雖一拘一肆稍殊要其流於無君則一墨氏動稱大禹其刻厲自苦而急於濟人亦是當時一個好人然自薄可也并薄其親比於路人則流至於無父矣象山言立大陽明言良知此豈不是正話乃專言主靜立大而遂以理會文義爲不長進事至且謂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爲妄見害道則所謂立大者何在而得不謂之禪學乎專言良知而遂以窮理爲末學至以無

善無惡爲心之體則所謂良知又何如而得不謂之禪學乎故程子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而其終則不可救也

釋氏之禪定似乎敬以直內然儒者敬守其心將以爲應事之本釋氏寂守其心則是欲都無事耳至其靜坐中精神凝聚則亦時有妙明能得先幾之兆彼遂矜爲神異愈認作用是性而誇言塵芥六合矣固者入於枯槁此苦修之禪和亦能定其性者也通者歸於恣肆此狡黠之禪和亦能空所見者也彼謂法尙應舍何況非法而欲不枯槁得乎彼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而欲不恣肆得乎以定其

性而成枯槁以空所有而成恣肆然則其不能義以方外也正以其近於敬以直內者已先失是也

佛言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言無明明亦無明盡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是皆怖死生而求是說也至於照見五蘊皆空是卽其靜中妙明所見彼所謂明心見性者此耳夫心中本容不得一物是彼於虛靜之體亦恍惚見之然虛靜中無一物而物物之用皆由是出其定理非由外得也彼則一見其虛靜之理而已足矣靜中之萬理具足未之知也彼亦見虛靜之中如有物矣然不求物則之有定則反見其爲皆夢幻泡影也是以遺棄事物不事下學而第以明心見性爲登彼岸爲無上正等正覺（佛言般若華言彼岸也佛言波羅蜜多華言聰明智慧也佛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言無上正等正覺也）佛道固已成矣此單提直指之禪覺也至於地獄之說則亦非佛法所重然以此警惕愚民反使民日趨福利而於空寂之旨又已自相背矣

導氣之法淺之爲八段錦（此古按蹻醫法華陀之熊經鴟顧是也）深之則有坎離交媾修汞修鉛之說（汞水銀也以喻心易走失汞得鉛而止心腎交則不走失矣）其說託之易先天圖調變一身陰陽是亦固有此理然有行之而能益壽愈疾者有行之而反增疾病者以人生之氣血周流本有强弱緩急又人心不能不多思慮今强而

持之强欲行之反害事也

白日飛昇必無之理且飛昇在何處所天行一日一周上面豈容神仙著腳若說延年益壽則斯世固相傳有百餘歲不可紀年之人卻多是愚騃昏惑要此老不死將來何用張三丰冷謙等則幻術惑人當日都無明哲之人以故不能看破耳

大易不言有無一語非知易者不能道

釋氏以單提直指不立文字爲上乘以由聲聞而悟者爲下乘陸之頓悟王之良知亦幾如彼之上乘矣

明道橫渠都曾泛濫於彼家搜索過朱子亦看過佛經故

其辨之者最爲明切韓昌黎則想未深看佛經故其所以辨之者亦只辨得他粗淺一層至於與大顛言而謂其頗能外形骸則是已幾爲所動矣要其心體本好故尙能守得定自是豪傑之士（以上辨異端篇）

讀聖賢書而不能於簡冊間見聖賢氣象是必不能於言語字句間而味其神理語意之所存者也若見得聖賢氣象而因以反觀自鏡則變化氣質考見得失而已學之所已至未至亦皆可以自知矣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孟子豈曾見堯舜湯武來亦不過於讀尙書時仔細玩味而遂得見之有如此耳然則細玩禹謨皐謨等篇而禹之爲禹可

知細玩伊訓太誓牧誓武成康誥酒誥等篇及大雅文王思齊及二南諸詩而文武之氣象優游可見讀伊尹書伊尹之任可見讀周公書及其所作詩周公之德盛才全其氣象直而和大而能細亦可見矣堯舜文王直無優劣朱子曰湯武皆反之然湯之反之者似比武王較細密

顏子語不多見而周子稱其能發聖人之蘊程子稱其爲和風慶雲今只想不違如愚氣象及無伐無施喟然歎曰等章則聖人之蘊固惟顏子發之而教後世無窮矣

曾子語語篤實而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則氣象何等高大蓋不至於聖人不休矣

經者道之寄傳經即以傳道也然傳經者得之語言故數傳而遂差曾子子思孟子所傳者聖人之心故不墜也孔子曰予欲無言無行不與皆是此意但心法之傳亦須得經學相輔彼此互證聖道乃可明而不失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學者又不可視六經爲古人糟粕也

荀況過多不必說揚雄爲人過亦不少但就其立言言之則優柔不斷循牆學語固不至如剛狠自是者之爲過多耳揚雄只是做文章其於道則粘皮帶骨原看不親切亦不敢說大話也

董子氣象甚是方正篤實但得之未甚明白貫徹故發之

亦多滯泥而殊欠精神程子稱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數語此數語自孟子後未經人道真西山又取其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數語要之皆見有篤實不浮雜處

人多好周旋揚雄王通要之則如何周旋得過蓋二子著書好處亦誠有之而揚雄語雜老子文趨辭賦立腳便不曾穩人或疑劇秦美新及投閣之揚雄又別一揚雄而非此法言太元之揚雄然則法言之末章其歸美安漢者又誰作乎王通續經即不謂僭而欲爲老聃釋迦脫罪是邪正且不辨又何恃以續聖人之經乎

孔明氣象自好大節亦好今都被小說家說壞了然究竟未算得是儒者質美而學未之擇也

唐無韓愈唐幾無人其有時以孟軻荀卿揚雄並稱卻又言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言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既知以仁義禮智信爲性卻又言性有三品俱似未有定見然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又斷得定意者已見得到而體道工夫未實則定見固未真歟要以崇正闢邪倡於韓子則韓子之功於是爲大固非子雲仲淹所能與矣

周子淵宏渾無涯涘而自覺使人敬愛其立言無一字可

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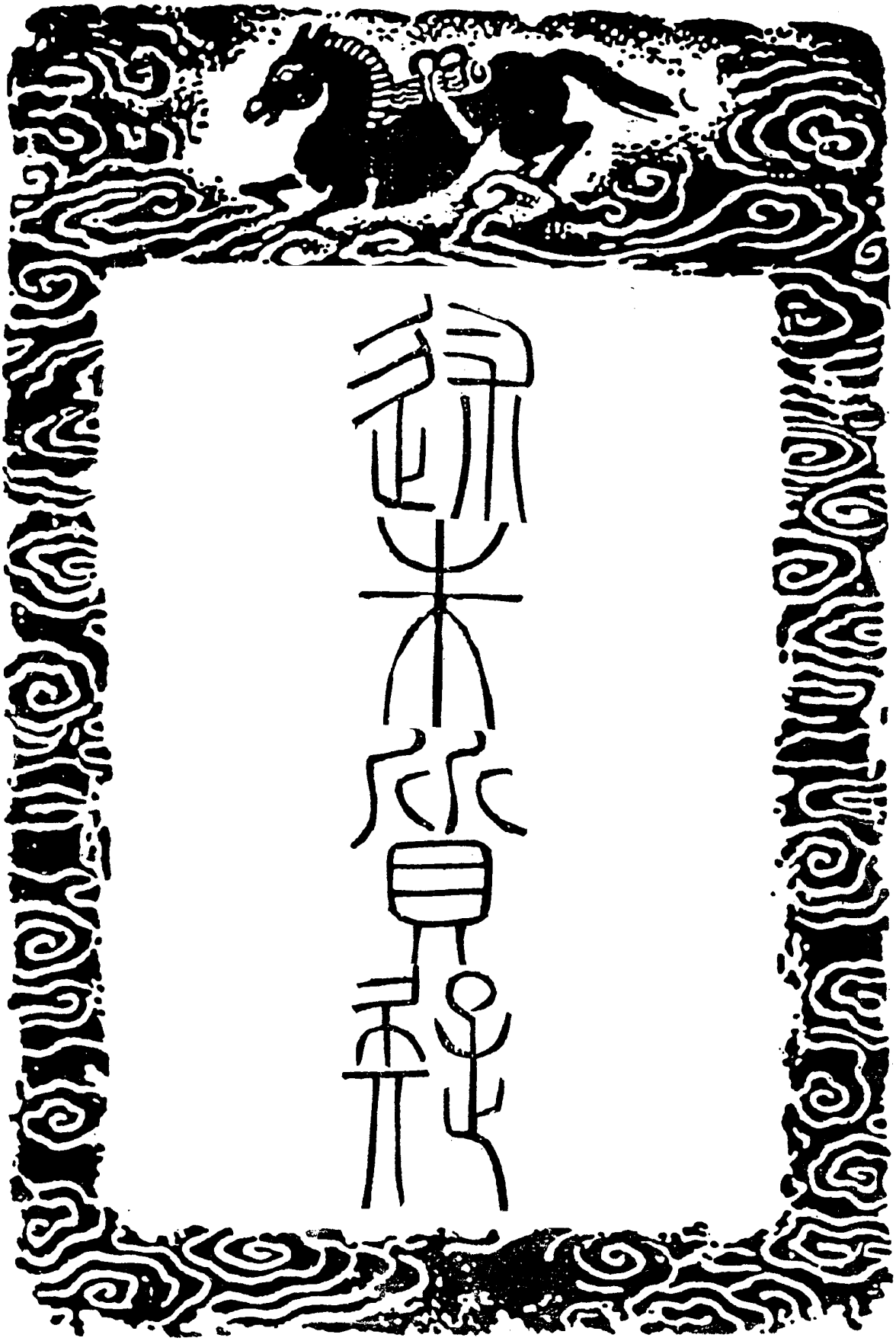
二程受學周子時其年蓋尚幼正叔則尤幼也其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殆橫渠所稱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者乎明道又嘗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程子固再從周子遊矣是欲學聖人而已見大意時也大概周子語甚高渾學者亦難遽領略如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之類見大意而未知其要是以泛濫諸家及卬之以六經而後能自得也要之其淵源則自周子矣

以王荊公之拗執自用而且爲之媿服稱其忠信則明道之德光風霽月感人深矣

觀草木生意及聞他人喜事此最可驗側隱之心胞與不除此語在今人人識得此意在今人卻無一時見得以終日營營在利欲中則何暇見此

人有有得於心而不能宣之於口又不能修之爲辭者終是心之所得未能了了故也故張子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也又有自見得是而斷事卻失者則終是自見之是有未得其真故也故曰斷事無失吾乃沛然又有得而書之爲辭則時時可以觀省更或有所得有勝於前亦便更改 以上觀聖賢篇

讀近思錄終



咸豐壬子新鐫

述朱質疑

景紫山房藏板

述朱質疑十六卷

當塗夏弢甫先生平生講學服膺紫陽司諭吾邑一以紫陽之學勗士所撰述朱質疑十六卷皆躬行心得之言有基請付剞劂以廣其傳俾人人尋讀是書爲快至於書之精微博大足以干城正學沾溉後人海內有識者自知寶貴無待有基之揚推也咸豐辛亥皐月紫陽二十一世嫡裔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婺源朱有基謹識

目錄

卷之一

朱子少時學術攷

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攷

朱子晉江元適薛士龍書攷

坿攷晉許順之程欽國何叔京陳正臣書

讀朱子晉汪尚書第二書

讀朱子晉汪尚書第三書

讀朱子晉汪尚書第七書

劉白水勉之論

朱子出入二氏論上

朱子出入二氏論下
卷之二
朱子見李延平先生已後學術攷
坿錄論延平諸說
書趙師夏延平答問跋後
書杼齋記後
坿答許順之書
卷之三
朱子往問張南軒在癸未攷

坿攷與呂東萊相見
朱子中和舊說約在乙卯丙戌之間攷
坿延平答問二條
朱子丁亥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坿張南軒艮齋銘
坿攷答羅參議張敬夫書
朱子答何叔京書攷
卷之四
朱子已丑已後辯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坿張南軒癸巳已後改從朱子先涵養攷
汪聖錫先有見與張南軒先察識動靜不同說
朱子已丑已後變定中和舊說攷
讀朱子答林擇之書
卷之五
朱子已丑已後專發明程子敬字攷
坿答何叔京論敬書二首
坿延平先生論敬書一首
敬貫小學大學說

敬貫誠仁說
周子主靜卽主敬說
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說
朱子已靜爲本說上
朱子已靜爲本說下
朱子之學得之羅苹所以爲百世之師論
與胡玻卿茂才論學部通辨及三魚堂集苔秦定交書書
與胡玻卿論白田草堂稧著書
與朱福堂博士論季諧書

卷之六
恭跋
淵鑑齋朱子全書
跋小學
跋大學章句
跋論語孟子集註
跋論孟精義
跋周易本義
書周易本義九圖後
述朱質疑 目錄 四
書黃氏日鈔讀易後
跋詩集傳
跋詩序辨說
卷之七
跋儀禮經傳通解
跋近思錄
跋延平答問
跋伊洛淵源錄
跋家禮

跋八朝名臣言行錄
跋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八
陸文安公張宣公論
陸文達公學術與文安公不同跋
陸文安公踐履篤實論
陸文安公推服朱子政績說
朱子深戒及門不得無禮於金谿說
卷之九
述朱質疑 目錄 五
呂成公論
張宣公呂成公皆朱子之直友說
浙學跋
朱子借陸學以鍼砭娄學說
卷之十
與某論朱子傳注書
與詹小澗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
朱子自道所學恒欿然不足說
朱子因人論學言各有當說

與友人論講鎧約旨書
與王薇香論論語後案書
與友人論論語論仁論書
與友人論孟子字義疏證書
錄蒿庵閒話三則示諸生
附錄蒿庵論太極圖一則
卷之十一
記朱子紹興己卯辭免召命
書紹興壬午封事隆興癸未垂拱殿奏劄後
書純熙庚子封事後
記純熙辛丑八月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書純熙辛丑延和殿奏劄後
書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事件狀後
記純熙丁未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書純熙戊申延和殿奏劄後
書戊申延和殿奏劄三後
書戊申十一月封事後
書己酉擬上封事後

書甲寅論過宮疏後
卷之十二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後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後
讀乞討論喪服劄子及書奏稿後
書祧廟議狀奏劄後
書乞脩三禮劄子後
書經筵大學講義後
書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後
書乞進德劄子後
朱子難進易退譜
卷之十三
記朱子外任政績上
美風化之政三條
篤庠序之政七條
惠閭閻之政十二條
卷之十四
記朱子外任政績下

敘官吏之政六條
經理之政六條
救荒之政十四條
卷之十五
陳正獻公三薦朱子疏
記汪文定公奏狀
記林黃中唐說齋二事
記葉正則論林栗封事
記慶元三年僞學逆黨籍
書朱史倪思傳後
胡紘不當在弟子之列說
卷之十六
朱子廬墓寒泉疏
記朱子屢請祠祿
跋朱程苔問
慶元二年丙辰九月朱子無主講新安郡城疏
韋齋墓未嘗再遷疏
跋茶院朱氏世譜序

跋虞集復田記
朱獻靖公不歸婺源私說
新安理學自朱子再至婺源始有傳人說
擬朱子答王雙溪炎論諒闇開講書
坿王雙溪與朱子書
祝和甫易簀辨不可信說
坿辨行狀年譜
坿攷攷大學誠意章
炘幼讀朱子之書長好朱子之學老官朱子之鄉高山卬止欲從末由每展玩朱子之遺編不禁頎然汗下也多士習聞鄉先賢之教炘又自謂有一日之長友朋聚集必以誦濂朱子相勗勉竊以爲朱子之學自明中葉以至於今儒生挾好勝之心每多異論高明之士既震於其言而俛首歸之其守講章以習舉業者名爲遵朱問以朱子平生學術之畢晚著述之異同師友之淵原出處之節目茫然如坐雲霧之中而居常所誦章句集注諸書不過獵取詞句以供場屋之用究之書自書而我自我則朱子之學幾何而不晦也數載以來講習討論凡關涉朱子之學術著

述師友出處者隨筆疏記積久成帙共得如干篇釐爲十有六卷以未設自信名之曰述朱質疑蓋旁采朱子之道又豈從講說而遂已哉多士幸生紫陽之閭里須識得魯鄒濂洛而後惟朱子爲吾道正宗舍朱子而外更無他途捷徑可以至於聖人之域識堅志卓確乎不移然後牢固着足下艱苦功夫居敬以涵養本原讀書以明察倫物返躬以體驗離合先博後約自麤及精內聖外王之學具足於已由是眞儒名世二而一之此炘之有志未能而願與諸生共勉者耳若徑騰口說以資辯論優泰然自坿於朱子

之徒是又朱子陟降之靈所當麾而出諸門外者也則是編也姑以爲老馬之識途而已矣倘冀海內之高賢碩憲眞能爲朱子之學者繩誤糾謬以匡所不逮焉道光庚戌冬月當塗弢甫氏夏炘謹譔於婺源學舍

一卷至五卷述朱子學術畢晚之異同見於年譜文集語類諸書俱確有憑據一一爬梳明析庶幾朱子之學不爲疑倡揣擬之說所惑云

六卷七卷述朱子平生著作成書之歲月各本之異同採取之姓氏意趣之指歸有所畀即識之不求備也

八卷九卷述朱子同時諸老江高之德性湖南之察識金華之文獻永康之從衡永嘉之經制有經朱子切磋共肩斯道者有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亦有心折朱子而終不能服從者講論所及麤見梗槩焉

十卷述朱子以後穎異之士挾好勝之心每多異說前明諸儒經有識者之辨別已有定論惟近世又生穿穴間與友朋討論所及不忍遺棄求質通材非競辯也

十一卷十二卷述朱子立朝大節其封事奏劄所陳總以正學術格君心爲之本其餘或詆近習或觸大臣或糾闕政忠義所激無所回護至於爲民請命之章反覆懇陳必得其職而後已唐陸宣公之奏議宋范文正公之政府奏議不能及也管窺所到聊見一斑末坿難進易退譜一篇以

為委贊事君者法

十三卷十四卷述朱子外任九載自主簿以至安撫使政績昭著實惠及民條舉件繫以為有教養之責者法

十五卷十六卷述朱子祿事

朱子少時學術考

朱子畢生著述，明道立教，功首四書，次及羣經，以至周程張邵之微旨，諸子百家之異趣，歷代治亂之大原，罔不旁萃疏通，折衷至當，後世雖極聰明之士，鑽仰研說，未能越其範圍，黠者偶軼出之，便陷歧轍，自秦漢以來，儒生不朽之業，未有盛於斯者也，而要其功實自弁角始，觀年譜語類所載，朱子少時立志之堅，讀書之苦，學經之細，味道之深，蓋有老師宿儒白首而未造其域者，然後知聖賢之詣，非盡得之生知也，孔子曰好古敏求，顏子曰博文約禮，孟子曰博學詳說，子思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自古聖賢，無不由讀書窮理，以造斯道之極者也，雖朱子後來教人以居敬爲致知之本，謂必居敬而其知始精，非謂兀然居敬，而遂可以不學而知也，推之少時亦嘗留心二氏，然藉以深窺其宗旨，而並非溺志於虛無，清瀾陳氏建學都通辨，竟謂朱子早年之功，捐書絕學，何其誣與，茲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奉諱八歲就傅，授以孝經，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包揚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

炘按朱子知行竝進之功，即基於此，

郭友仁錄某自弁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侶論孟者，竟無之，

李方子錄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積寸累而得之，

楊道夫錄某自十六七歲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着力去做，

葉賀孫錄從十六七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又錄某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功夫專一看這道理，某年二十歲，已做這功夫，

錢木之錄某舊時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維艱哉，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全書引語類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見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硃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硃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句中自然灑落

輔廣錄其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陳文蔚錄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其登科後要讀書

被人橫截直截其只是不管一面自讀

王過錄其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凡朱子自謂舊年舊時向年向時昔年等皆指二十前後言之細玩語類中前後文字可見）

楊道夫錄讀書須純一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澹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

林學蒙錄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取可觀其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得者是如何所以失者是如何

廖德明錄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炘按自古聖賢之學皆以格物致知爲入道之門而格致之首務莫大於讀書居敬者所以爲讀書之地非講誦之外別有一兀然端坐之功力行者所以踐讀書之實必研說之深而後無窒然礙行之慮推之入官行政致君澤民事業掀乎

天地功烈遍乎垓埏無不由讀書以善其設施而後一切枉尺直尋之說計功謀利之私不參焉師心頓悟之士以讀書爲支離其究也凭意見逞意氣而不勝生心害政之弊訓詁考據之習以讀書供記問其究也書自書我自我而無與於成已成物之功觀朱子自幼至長自始學以至登科入仕刻苦嚴厲壹志於經而又虛心涵泳以味之切已體察以踐之七十一年入聖之優實基於此後世學朱子之學者可不迷於從事矣

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攷

朱子幼孤以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兩劉公之門三先生之學皆不純而屏山籍溪爲甚朱子既與屏山比鄰而居又事籍溪最久聰明絶世之資网羅百家之學一旦得聞所爲虛靈元妙之說遂不直入其閫不止迫銓選得簿以後始見延平復年餘而後返總而計之蓋十一年矣朱子答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蓋謂此也其實此十餘年之中沈思經訓潛心理學未嘗一日不精研吾道特其齊頭竝進二氏亦在所不遺耳茲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輔廣錄某年十五六時在病翁所會一僧屏山晚號病翁與之語其僧

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已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時年十九

包揚錄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

答汪尚書書云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

答許順之書云大氐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故每有過高之

答孫敬甫書云少時喜讀禪學文字

壬申朱子二十三歲讀道書詩云巖居秉貞操所慕在元虛清夜眠齋宇終朝觀道書忘形氣自沖性達理不餘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迹拘至樂在襟裏山川非所娛寄語狂馳子營營竟焉如六首錄一首

又齋居誦經詩云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蹙釋塵累奉超然與道俱門揜竹林幽禽鳥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癸酉二十四歲春誦經詩云坐厭塵累積脫躧味幽元靜披笈中素流味東華篇朝昏一頫仰歲月如華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緣

炘按讀道書誦經皆借異學以自遣亦出入釋老之事自癸酉春後無是作

鄭可學錄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清田接淦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亾籍溪在某自見於

道未有所畀乃見延平
年譜癸酉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
輔廣錄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
先生只云不是
包揚錄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聞其言初
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何如後年歲間始覺
其非
苔江元適書云其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
頗知有意於古人爲已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

餘年
炘按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此朱子答江元適書乃其鐵凭
輔漢卿所錄十五六歲在病翁所會一僧云云則出入釋老
自十五歲始矣二十四歲始見延平又年歲間始覺其非則
二十四五矣所謂十餘年者是也朱子見延平實在二十四
歲而自云二十四五者非眞記憶之不清也實以此兩年間
乃師弟授受之大關原學問轉關之大節目季譜只據二十
四計之故云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季朱子自敘必兼二十四
五言之故云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季也後人紛紛揣度之議
皆可以置之不論矣
朱子苔江元適薛士龍書攷
苔江元適書云其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
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已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
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知
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返而求之殊未有以
自信
炘按大全集載苔江元適書三首此第一首也書中云日者
誤蒙收召造朝之際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是癸未

入對垂拱殿後書也王白田以爲甲申非是年十月十五日延平先生
卒此書當在其前朱子自癸卯至壬午十年之間四謁延平
故曰近歲以來獲親有道也
又按朱子早歲留心釋老不過十餘年之久此書最爲可據
朱子自敘幼學恒從十三四歲數起論語要義序某年十三四歲時受其說於先君
李方子錄某年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敘留心釋老則自十五歲數起
輔廣錄某年十五六時亦當留心於此自十五至二十四始見延平先生剛足
十年又包揚錄云佛學亦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
生聞其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何如後年歲間始覺

其非故朱子見延平實在二十四歲而朱子自言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必多敘一年者以明見延平後又年歲間始盡覺其非非朱子自忘其見延平之歲記憶不清如此也

又輔廣錄始見李先生與他說先生只說不是（延平之學雖有小偏然儒釋之辨取明延平初以書求道於羅仲素羅示詩五首第一首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從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肖思其師門傳授之正如此）某初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排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

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按此段敘次宛轉接續分明云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者疑延平未讀釋氏之書也云只教看聖賢不語者不告以釋學而告以聖經也云遂將排禪來倚閣起者當下便受延平之教也云意中道禪亦自在具將聖賢書來讀者雖猶有禪之見在且專意於聖賢之書以奉延平之訓也云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聖賢之書漸覺有味釋氏之說破綻百出者為時未久年歲間已覺其非也乃王氏懋竑以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為癸卯初見之事將禪權倚閣起為戊寅再見之事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為庚辰受學之事一時之言分作八年以當之果何憑何據乎

答薛士龍書云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杪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逡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幷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希其竊知義理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倏尋齒髮遽如許矣

炘按此書陳清瀾列之庚寅王白田列之壬辰書中云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强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敝誠不敢復為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辜是已丑丁母憂以後書也薛季宣卒於七年辛卯九月戊申呂東萊集薛常州墓銘可攷則壬辰不得有書似通辨庚寅為有據然卽以為壬辰之書自癸卯至壬辰亦廑二十年無二十餘年況白田氏堅執庚辰為受業之始又祗十三年乎言受業則曰庚辰言受教則曰癸卯亦進退之失據矣

又按此書與苔江元適書相表裏篇中先生君子句生字係衍文二十餘年句二字亦衍文何以明之朱子從延平受業自癸丙至壬午十年之久不得謂之餘教惟十四歲失怙論語要義敘云十三四歲時受其說於先君子可以謂之餘教苔江元適書明云先君子之餘誨乃其鈔凭若苔汪尙書則云先生君子之教苔龍參政書亦云側聞先生君子之教不着餘字矣觀此一字則生之爲衍文何疑朱子自見延平後教以看聖賢言語有何空妙卽涵養體驗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免小有所偏亦與釋老空妙之域判若天淵況自

癸酉至庚寅僅十八年無二十餘年乎苔江元適書明云出入老釋者十餘年則二字之爲衍文又何疑明乎此書之與苔江書相表裏而羣疑盡釋矣

又按求之不得其術卽苔江書之未得其處也比乃困而自悔卽輔廣錄之自見於道未有所得也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者隱括見延平以後言之卽苔江書之知識未離於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也未有得未自信兩句皆指未達喜怒哀樂未發之旨言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幷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指南軒東萊擇之廣仲諸君言之正朱子此時相與切磋之爻也

又按朱子於異學之士多本身示教殷殷引誘不憚爲謙已誨人之語非獨施之於汪尙書之齒惠俱尊也江元適名泳衢州人齒亦最尊朱子書首自稱孤陋晚生末嘗得親几杖遺朱子書幷文三編中有髣髴強名段狀之語朱子以爲近乎老莊溟涬鴻濛之說又有老兮釋兮付之大鈞範質之初等語朱子以爲隱奧未喻則學之不純可見矣俱見本書薛士龍字季宣永嘉人年十七卽從袁溉遊溉受學於蔪陽香薛安陵迹甚秘溉諱其學

絕不爲人道獨於士龍傾倒無所靳呂東萊薛常州墓誌銘言之甚詳然則朱子之於二公傾吐平生之學一無所諱者用意至爲深遠亦考古者所當知也

附考苔許順之程欽國何叔京陳正已書

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騷騷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豪釐之差乎當且以程先生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翫味只於平易愨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竝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着

矣蓋為從前相聚時某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

炘按書首云承在縣庠為諸生講說甚善甚善則順之戊寅歸同安以後書也王白田列之庚寅可從

又書云大氐舊來多以佛老之侶亂孔孟之眞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眉察矯揉也按此書之年無上下文可攷大約與前書先後相去不遠耳

炘按順之名升同安人朱子為主簿時從遊溯於釋學朱子屢致規諫不從順之戊子與祝康國書猶有謗釋氏之語不得已引咎自責以為誨導之不善委婉之詞嚴於譴責矣兩書所云前日舊來者皆指出入十餘年之內二十四五歲時言之與答江書亦足相印證

又按順之不惟怡悅釋理而且陷穽佛迹始不食葷亦不娶妻直至乾道八九年間始食肉有室俱見大全集其逃釋入儒之功未必非朱子殷殷引誘之力也

又答書云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幸秋間老人龐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稍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眞是一盲引衆盲耳其書在石丈書中試取觀之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裴回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原頭活水來舉以似石丈何如

炘按此書所指與前二書不同此書係丙戌以伯崇過此及勸止者多如之在未往潭州前朱子自悟未發已發渾然一致以為能得向日西林未契之旨而范伯崇極口贊歎以為抽關啟鍵時也書中云比之舊日明快有下工夫處即指中和舊說而言日前一盲引衆盲即答何叔京書所謂未及卒業而山頹梁壞俄俄然如瞽之無目耳半畝方塘一鑑開乃悟中和舊說之詩下更有一絕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丙戌與張敬夫書云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與第二首意尤符合

答程欽國書云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也

炘按程欽國即程允夫洵朱子之內弟書首云某頓首一別數年懷想無已大全集無朱子庚午至婺源眉墓與欽國程答問有見至癸酉見延平凡四年則此書必在癸酉以後也王白田以為在

庚辰後不知何證若庚辰則別十一二年矣不得云數年向來泛濫出入指二十四五歲前言之與江書亦足相印證

苔何叔京書云某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已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術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炘按此書王白田列之甲申細核之乃丙戌五月十八日也五月十八日見書首末云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下又一書云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則本年之事中間有天性人心未發

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之語與丙戌苔張敬夫書同又書末云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成都謂汪尚書也續集苔羅參議書汪丈寄橫渠三書來甲申汪尚書尚在閩至丙戌始帥蜀則爲丙戌無疑

又按此書與苔江薛書語句多同而恉趣大異江薛皆溺異學朱子欲救其失先以身曾經歷爲引導叔京名鎬邵武人父名兌與韋齋爲同年進士受中庸程氏之說於馬公仲叔京世其學淵源甚正不染異學故朱子自敘但云不得其術而已晚親有道以下言雖受學延平而中和之旨仍未達也此朱子初次與叔京通書至下書則敘及中和舊說蓋交至是漸深矣

苔陳正已書云某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希內無虛索之誘外無功利之貪至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眞不妄也按書末云近來浙中議論蠭起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何如則王白田以此書在甲辰後可從炘按朱子之學大定於已丑之春此書在甲辰以後去苔江元適書二十餘年薛士龍書十五六年矣中間非不用力而

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自甲子至戊子二十五年包括在內反覆舊聞而有得專指已丑之春言之末以明道之言作收者見已之學雖出於延平而延平言敬字不分明終是自已體貼而得之非延平所能盡也內無虛索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專爲正已言之正已始學於陸子靜頗雜禪宗後遊呂東萊之門慕用才術見陸子靜與陳止齋書猷道德而喜功名見朱子苔書故朱子以是規之

讀朱子苔汪尚書第二書

某於釋氏之書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

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敘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絶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又曰某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耳

炘按文集載答汪尙書書十一首此雖第二首實第一首之別紙也前書專論經史諸子此專論釋氏故開首卽云別紙示及釋氏之說也旁注云癸未六月九日則朱子未入對之先自崇安寄至京師者也書中語

特謙抑疑過其實攷朱子幼年之學求之最切至者無如學庸語孟程蔡諸書見錢木之郭友仁諸錄至於禪道二氏不過與文章楚詞詩兵法同在無所不好之中見楊方錄究不如理學諸書之篤在劉病翁所見一僧與之語卽用其言以得舉此偶爾之事朱子原不諱然觀輔漢卿所錄語氣抑揚一則曰只相應和說了也不說是不是再則曰見他說得也煞好便用他意思去胡說豈師人尊道之謂乎至於篇中所云不敢公言詆之王白田遂有詞未甚決與壬辰癸巳見道益親其詞益厲不同之疑不知汪尙書聖錫與目居仁張子韶皆從僧宗杲遊又勸焦援登徑山見宗杲其於釋氏之學眞所謂師其人尊其道也聖錫長朱子十二歲不惟締交延平聖錫請延平至閩帥治講學遂卒於閩兼與韋齋爲友朱子祭胡籍溪汪尙書文皆稱先友又自稱曰表姪十八歲以進士第一人及第朱子時甫六歲歷官中外已數十年氣節文章爲一時之望朱子以後生晚學與之辨論勢不能不委婉曲折以寓納約自牖之意必欲據迹以求之是刻舟而求劍也嗚呼朱子初識金谿之時尙欲集短取長多方援引而況齒德爵位俱尊之汪尙書哉

讀答汪尙書第三書

大氐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絶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耽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旣未盡而匈中不能無疑乃不復返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寞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說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旣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懵也曷若致吾一宗循下學上達之序日講心思躬行力究毋耽煩而略毋耽下而高毋耽淺而深毋耽拙而巧從容潛玩存久

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疇昨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

炘按此書旁注云甲申十月二十二日篇首云某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或九月朱子送張魏公丨至豐城汪尙書亦自福州送魏公丨途中相值同行也前書因聖錫以齒德兼尊之大老迷於釋學猝然荅書不便徑直規誡故貶抑謙沖語多從容而不迫此書又因聖錫謙虛好問容受盡言見書首數

行故抉摘近世儒者所以入釋之由癥痞瘕結無所不露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也然後知前書之詞未甚決者非所見未親之故明矣篇首又云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王白田反謂其不言釋氏何哉自曷若致吾一宗以下言入道階梯明豁詳細懇實精微豈馳心空妙所見未親者之所能道其隻字學者參互攷之可無惑於諸儒之論矣

讀荅汪尙書第七書

竊觀來意佰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則又佰禪家之說其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願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戕歲晷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儻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說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宜瞠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炘按此書不知何時所荅篇首云足見閉居味道所造日深則庚寅以後書也續通鑑綱目乾道六年詆吏部尙書汪應辰書中又云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寫私記其說現此鈔錄未畢云云據

季諧乾道八年西銘解義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成則必在壬辰癸巳間無疑聖錫交朱子以後十餘年來反覆辨究漸明儒釋之分已逃釋而入於儒矣其先有見處乃造平易之論仍未脫釋氏窠臼故朱子箴之曰則又似禪家之說某不能無疑也下極言釋氏之禍比於橫流稽天者乃爲汪氏盡抉藩籬徹其邕蔽故不嫌言之嚴厲如此若謂朱子之見道至是而益眞豈第三書之所言猶有未眞之見乎

劉白水勉之論

朱子十四歲而孤以韋齋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南

劉公之門三君子雖皆傳河南之學然史稱屏山少喜佛氏說歸而讀儒書卽渙然有得墓表載屏山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淸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有契焉籍溪爲文定公從父兄之子少從文定學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見鄭可學錄是兩公之學皆雜於二氏明矣白水之學無可攷惟墓表有二條其一云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遂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又云歸道南都見劉忠定公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

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按宋史譙定傳定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不知所終樵夫牧僮往往見之世傳以爲仙始學易於郭曩氏從見乃謂之象一語悟入後見程子於洛盡棄其學而學焉朱子與汪尙書書云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至洛則伊川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說譙公學之不純如此不識白水之盡得其學之本末者果得其不純中之純者乎抑并其不純者而盡得之乎元城劉忠定公學於司馬溫公力行一誠字自不妄語始不可謂非聖賢之學矣然馬永卿所輯元城語錄頗雜禪理與蘇子瞻之學相出入白水留語數十日之久并方外之學人所不及聞者而亦聞之久而若有得焉者果僅得溫公之所謂誠乎抑并其所談禪理而兼得之乎總之三先生之學皆不能禪益朱子而朱子少年之出入二氏實自三先生之門始後自知於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然則未見延平以前早自覺其非矣豈既見延平以後而猶有所陷溺哉

朱子出入二氏論上 一

朱子窮理之學實得之於性生其喜讀禪學文字凡出入二氏

十餘年與讀聖賢書齊頭並進者雖不免爲高明之累然亦卽朱子格物致知之功也格致之學自身心性命以至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一草一木之瑣細皆所當格而況釋老之學溺之者以爲空靈元眇迥出吾儒之上闢之者以爲虛無寂滅大異吾儒之教苟不讀其書不究其說則所謂空靈元眇與夫虛無寂滅者又烏足以知之朱子嘗說程子書無所不讀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又曰金谿之學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其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

是朱子所以能辨釋老之學正以其曾讀釋老之書故也使不讀其書而徒深斥其學近於道聽塗說不惟無以服釋老之心卽返之吾心亦有大不安者故曰此卽朱子格致之功也後世因此遂謂朱子早年出入禪學與金谿未會而同豈所以論朱子哉

朱子出入二氏論下

或者曰朱子格致之功不遺二氏之學旣得聞其說矣前此者亦有徵乎荅之曰子不讀伊川先生之謨明道行狀乎先生自十五六歲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

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夫未知其要者非不得其門也謂斯道之要奧未能知至至之也泛濫出入乃格致之功求其心之所安耳其見濂溪以後與見延平以後亦大約相同然則朱子之自謂後年歲間漸覺其非者豈得謂之晚乎且亦不獨程子爲然也呂與叔謝張橫渠行狀云年十八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是橫渠躬理之學亦不遺釋老之說如此彼程張者又何嘗有所陷溺哉且又不獨程張爲然也孔子不嘗云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乎夫日夜廢寢食以思眞不免馳心於空眇之域矣聖人於異端之學必身親其地足履其庭實知其無益之弊以求其心之所安其用意之微密豈末學所能測倘移陳氏陷溺高明之說以疑聖人其可乎其不可乎朱子因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覺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亦與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同意蓋朱子曾有一日二日之間捐書絕學講求安心覓心之法後因困橫而知其枉寸陰也通辨遂謂禪學近似亂眞能陷溺高明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不亦誣乎

及門婺源汪正元校字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朱子見延平先生以後學術改

延平受學於豫章豫章受學於龜山龜山受學於河南推其原流遠有端緒朱子以遺命稟學於建安三先生自云於道未有所得及見延平盡棄異學純一不雜矣自癸酉至壬午十年之間摳衣負笈寓止西林者動輒數月雖求中未發之旨一間未達而入道之次第得於指授者取與李之晚年所見益親所造益粹光大師門之業直軼豫章毘山而上之而

其本原不可沒也茲輯其可見者著於篇

季諧朱子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領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繇是專精致誠剖微窮幽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炘按季諧并不取後年歲間始覺其非之說直截了當以二十四歲爲斷可以息羣喙矣然與苔江元適書所謂十餘年者終嫌不合

又季諧先生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非又云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尋許多道理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眇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至今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某遂將所謂禪榻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以上皆延平闢釋氏之說炘按日復一日聖賢言語漸漸有味釋氏之說漸漸破綻者卽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也朱子一生屏黜異端干城吾道實自見延平始且始於初見之一二年故延平答問所載自丁丑至癸未無專辨釋氏之書益朱子癸酉甲戌之間已瞭然於儒釋之辨而無所惑矣又延平行狀云異端之學無所入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非朱子得力於延平者深烏能爲是言哉

大學或問云間獨惟念昔聞延平李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

如此既久積累之多何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余大雅錄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要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尋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從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

黃義剛錄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

葉賀孫錄某初爲學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後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緻密

延平行狀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緻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

李閎祖錄沈元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以上皆延平格物致知讀書窮理之說所按朱子大學格致補傳一宗程子或問中備論呂謝楊尹諸說以爲蓋有一二之合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而獨殺以延平之教以爲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非他說所能及惟嘗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然則朱子格致之功其得於延平者深矣

庚辰書云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豪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壬午書云來喻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毋通體物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此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禽獸之體亦如此唯此理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

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襍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卻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而仁一以貫之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義盡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

又問云某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豪欠賸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批云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句斷批云以上大槩得之他日更要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惟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批出抹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而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

差別雖柢殊襍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帶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氏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瀅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句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矣以上皆延平理一分殊之說炘按延平爲龜山嫡傳龜山之

論西銘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等差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書西銘解義後特引此以爲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年高德盛所見益精龜山始若伊川晚年觀延平與朱子皆問皆引龜山之語而推闡之然則朱子於西銘理一分殊之旨其得於師訓者多矣

壬午書云封事熟讀數過大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大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爲名爾書中論之甚善明道語云道在於脩己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亦可早發去爲佳

炘按此壬午擬上封事先寄質於延平而延平之荅書也

癸未書云今日之事只爲不曾於原本處理會末流雖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義

又七月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之道衰義利不分故人只趨利而不顧義故主勢孤

炘按癸未冬十一月奏事垂拱殿此未奏事前之書也

季謹先生將趨君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謂今日三綱不大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

炘按年譜所云亦未甚的確癸未入對之三劄卽申言壬午封事之意非用延平秋間之書然壬午封事亦必平日素講論於師門者行狀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崇節義故延平再稱善及癸未將入對以書求教而延平所荅率無以易乎年前封事之意朱子於是益暢其說然則朱子之得力延平非僅身心性命之學也

丁丑書云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翫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

戊寅書云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益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耳

己卯書云今學者之患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庚辰書云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祛銷鑠道理油然而生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豪私欲之發亦自遏聽矣

又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以上皆延平涵養用力默坐澄心期於灑然冰解凍釋之說

炘按延平之學最重涵養其默坐澄心者乃涵養之方其洒然解釋者乃涵養熟後自然之驗朱子已丑以後與張敬夫諸書專主先涵養益宗延平及程子之說但朱子之涵養重在敬延平之涵養重在靜其旨趣微不同耳

延平行狀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又云初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

庚辰書云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極好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益兼亦是養心之要朱子庚辰題西林院壁云中優游然一鉢喪何妨且住贊公爲卻寒坐觀心處不奈看花抵死香是用延平靜坐看未發氣象如何之說

以上延平於靜中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之說所按朱子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遊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殁其所以未達之故非後學所敢妄議然朱子自己丑更定中和舊說後堅守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以為後學指南而楊方庚寅錄云李先生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甚分明是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或者未達之故其以是與茲復稱朱子諭延平諸說以俟參攷

附錄論延平諸說

羅道夫錄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嘗疑其與前有礙細思亦自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豪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各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

葉賀孫錄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

楊若海錄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為何如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

授乎李先生之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說

陳純錄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低着意看便也是已發

又錄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或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向釋氏去

沈僩錄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

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要討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若要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

廖德明錄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

又錄答劉淳叟曰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

晉吕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何如但今只當以程先生之言爲正

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脩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陳氏建曰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其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

王氏懋竑曰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旣沒求其說不得乃自悟夫已發未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已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按用延平與程子之說而以程子爲主非墨守延平也）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按已丑卽拈出非庚寅也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吕書（按未見其爲甲辰）乃明延平之說爲有偏戊申答方賓（按戊申奏事延和殿此書中有編者入都云云其爲戊申可信）亦再言之而楊葉沈陳廖諸錄俱確然可攷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

來之論無及此者。

炘按未發之中祇有涵養一法。涵養者。敬而已矣。默坐澄心。既未說明敬字曰體認曰求觀。皆侵已發畛限。此朱子求其旨而不得。而有中和舊說之悞也。何以言之。舊說誤認心皆已發。無所爲未發。是以從南軒先察識之說。即從延平體認觀求之說也。丙戌荅羅參議書云。時得欽天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云大氏衡山之學。祇就日用處操存省察。尤易見功。炘按丙戌雖未至潭州而先察識之說。從書問中講究已久。朱子以爲與延平求觀之說合。故中和舊說以心爲已發也。至於默坐澄心以涵養之者。不過涵養此已發之心。以爲體認未發之地耳。丙戌與敬夫書云。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後已丑更定舊說。分未發已發界限。定涵養用敬指歸。此楊方庚寅錄所以有延平言敬字不分明之說也。清濁陳氏謂後來乃以爲不然。未分析如何不然之故。白田王氏於朱子舊說及更定精蘊。似亦未融會貫通。故持論每多轇轕不清之處。或曰延平亦與釋氏同乎。曰絕不同。冥心靜坐。禁絕思慮。久則忽然開明者。浮屠氏之學也。默坐澄心。體驗未發氣象。以求所謂中者。延平氏之學也。但不善學者學之。則偏於靜處着力。不若程子涵養用敬之說。萬全無弊。故朱子曰。有些子偏。又曰。終恐做病。豈可與

釋學同日語哉。

書趙師夏延平荅問跋後

朱子之於延平。師事者十年之久。平生學術趨向之正。實基於此。雖延平承豫章之緒餘。其持論不免有抗之稍高之弊。其後朱子所造益精。有非延平之所能及者。然其始也。屏釋老之出入。識伊洛之準繩。皆延平有以啓之。其功不可沒也。朱子幼稟學於屏山白水籍溪三先生之門。十九歲登第後。自見於道未有所得。二十四歲赴同安主簿任。特先見延平。李諱侗。云初朱子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二十四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釋老之非。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朱子亦自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皆延平之言也。乃趙師夏跋延平荅問云。文公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及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弃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是師夏以癸酉見延平。僅修通家子之禮。至戊寅復見。始以師禮事之。何其謬與。於是變本加厲。王白田懋竑遂自癸酉至庚辰三分輔廣之所錄。以當之。而以庚辰爲受學之始。較師夏之

所跋而又遲二年矣凡此揣握之詞皆不過謂朱子入禪之深久而後悟爲談異學者張之幟而已按朱子祭延平文云某也小生卄角趨拜謂十四歲以前葦齋尙在時也又云從遊十年誘掖諄至謂自癸酉至壬午凡十年也輓延平詩亦云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又延平行狀云諸孤以其承事之久又云其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若如師夏所跋則師事者僅五年如白田所考則師事者僅三年可得謂之久乎師夏爲朱子孫壻此跋作於嘉定甲戌去朱子之卒僅十四年而舛謬若此信乎大誼之泯不待七十子之盡喪矣

書存齋記後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朱子二十四歲）朱子官泉州同安主簿許順之名升者從朱子遊二十七年秩滿歸順之復從至閩二十八年戊寅（朱子二十九歲）朱子爲順之作存齋記其所以名齋之意取孟子存其心一語其所以名存齋之意因順之之長而勗其所有餘并鍼順之之短而藥其所不足也蓋順之恬澹靖退無物欲之累（見祭許順之文）於存養用力處有餘（見答順之書）其學專用心於內蓋有得於孟氏所謂存其心者（見本記）故朱子以存名其齋所謂因其長而勗之以有餘也然順之棲心淡泊好爲高奇新眇之論而少平易慤實之處翫聖賢言語只取其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見文集二十六卷中答順之諸書）與釋氏不甚相遠故記中旣曲狀其心之體而又正告之曰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也此所謂鍼其短而藥其所不足也蓋必有事者明道以爲居敬之功伊川以爲集義之要指雖各異而意實相承蓋非居敬無以澄集義之原非集義無以貞居敬之用其與棲心淡泊專用心於內者相反非是不足以救其虛宋之弊至舍乎易慤實而務爲高奇新眇非預期其效而何若夫禪宗之養神保眞全是助長作用朱子蓋直入順之

之竅與而示之以周行其大言至爲周密而其用心亦良苦矣乃陳清瀾氏反以此記爲朱子初年之學只說一箇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不亦誣乎

附答許順之書

必有事焉之書不曾接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者正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留情聖人之心如鏡所以異於衆人也觀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過此一事則事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自前人自貪慕高遠所以求之過當而

失之也

按朱子爲順之作存齋記以孟子必有事焉數句爲存心之方而順之又貽書講明朱子若之如此末戒順之以貪慕高遠求之過當正恐其流於異學語極明瀚乃陳氏謂之與禪陸白王白田又謂之未離乎舊見皆所未喻

及門婺源王鴻業校字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朱子往問張南軒壯癸未攷

中和舊說序余蚤從延平李先生遊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有省也一日自悟已發未發云云季諴削之於丁亥往潭州下白田王氏攷人自有生四書朱子自悟性爲未發心爲已發皆在丙戌未往潭州之前其說良是朱子祭張南軒文云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余開吝莫余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勵以死守也下始云丁亥之冬風雪南山解襼楮州今十五年（文集有誤字今改正）是朱子往從南軒問學不自丁亥之冬始云十五年者舉成數言之耳自是往來潭州始章章明矣至王氏謂甲申送魏公謫與南軒相遇自是乙酉丙戌書問往來則往從而問焉蓋指甲申以後言之則又非也魏公新棄世南軒抃櫬嶠葬朱子至豫章往送此果何時而於舟中娓娓論學乎朱張二公皆守禮不越者斷不若此之疎至於書牘講論與所謂往從而問焉者似不相合惟語類載包揚錄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某時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

鄒氏琢其以此爲朱張二公相見之始白田疑之以爲不足據詳見年譜攷異中竊嘗反復核之而知朱子之往問南軒其在癸未有三證焉朱子攷胡五峰詩云紹興庚辰余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某戲以兩詩代書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吾爲是詩以警之又四年某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庚辰至癸未適四年既曰始見則前此未見其證一延平卒於癸未十月朱子見敬夫於臨安係十一月雖朱子是時未聞延平之訃然總壯延平既殁之後其證二又朱子再祭南軒文云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蓋繆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朱子與南軒辨難如論知言論論語解論知覺爲仁論觀過等義皆條舉件繫非大節目惟先察識後涵養之旨南軒本之五峰持論取堅已丑之春雖印可朱子耍定中和之說而察識涵養之先後齟齬不合者凡五年至癸亥而後定以癸未計之適十一年其證三然則朱子之往問南軒必在癸未無疑也

附攷呂東萊與朱子相見

乾純諸老與朱子共肩斯道者張宣公而外呂成公而已宣公

所學之粹或過於成公而成公與朱子交情之密宣公亦有所不及也鄒氏琢其謂乙亥伯恭之父倉部公官福州朱子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與東萊交始此（凡鄒氏說皆王氏攷異中所引未見全書）王白田駁之以朱子正月至都督府倉部公春官福州未見其爲正月按朱子喆呂東萊書其自泉福間得侍郎中丈教誨蒙以契舊之故（朱子命長子受之稟東萊云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重則韋齋早與東萊之父有舊）愛予甚篤則朱子之見倉部公實白簿同安時始東萊侍養福州凡三載斷無不與朱子相見鄒氏所攷甚爲有理但必以爲乙亥之正月則近於鑿矣朱子中和舊說序有往問南軒語則始見之年關學

問之大節目不可以不詳攷若朱呂之學術與始相見無涉因論南軒而并及之

朱子中和舊說約壬乙丙戊之間攷

中和舊說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雖誤執程子已攷之說亦延平觀未發時氣象有以啓之也何則心統性情者也未發之性卽心而具已發之情卽心而出心一也宋然不動則未發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已發也未發已發雖分性情言之而無非此心也於靜坐時觀未發氣象而求所謂中曰觀曰求非已發乎是與程子凡言心者皆爲已發合以已發之心觀未發之性卽默坐澄養亦涵養此已發之心於是自斯須以至終身無非擾擾於已發而所謂性者不過流行於此心已發之中故曰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也當日往還諸稿棄爲一編今已盡失而僅存答張敬夫四書及他書一二及之得以粗尼梭槩其答書第四篇係丙戌之秋前三書無可攷故曰杜乙丙戊之間也

與張欽夫書云（先生自注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未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久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宋然不動者夫豈

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羣攷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宋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其邊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宋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宋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然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邑邑而梏亾之哉故雖

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毋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炘按此書皆論心爲已發無所爲未發之心其未發者特其寂然不動之性而已

又書云先生自注此書所論尤蕺庵所疑自今觀之只一念間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所論鵝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

見亦未爲盡善大氏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牴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皆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若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啟有前後隔截氣象歟竊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刻停住時耶

炘按此亦前書之意緣認心爲已發性爲未發體用異於一念之間了無間斷隔截故鵝山之際宇敬夫之先宇皆有可疑而程子答蘇氏見聞之理杜始得一語亦以爲不痛快也又書云大氏日前所見與書所陳者只是籠侗地見得個大本達道底景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腳下工夫處蓋只見得過直截栴源領漱倒海底氣象日用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杜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略無豪髮罅縫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

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個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去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炘按此申言前剛書并若欲夫求仁爲急之意戊子與石子重書云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泛然指天說地說個大化便是安宅安宅卽是大化卻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可以參攷

又書云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豪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

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何如爾

王氏懋竑曰書中言范伯崇過建陽（范伯崇以丙戌夏秋過建陽見與許順之書）

何書亦及之則杜丙戌無疑

炘按前此尙有三書則侶杜乙卯丙戌之間也

或問朱子中和舊說與釋道同乎曰絕不同又問既絕不同朱子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歟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果何謂也曰此朱子極言之謂其與列子之言無異其實言不異而所指者實大異何以明之列子所謂生與形指知覺運動言也生生形形指天地之氣言也朱子未發之性指理言也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與生生未嘗終之言同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渠然之本體未嘗不渠然與形形未嘗有之言同學者不察則必流入於彼因觀列子遂書以爲戒不可以詞害意遂謂其眞與列子無異也不觀朱子丙戌之答羅參議書乎其書云原來此事

與禪家十分相侶所爭豪末耳然此豪末卻甚占地位其時朱子新悟中和舊說云十分相似者卽觀列子之所書也云所爭豪末者謂一理一氣所爭者只此些子耳云此豪末甚占地位者謂此些子之理占地位甚多此地位一失卽大易所謂差之豪釐繆以千里也朱子書不易讀須觀其會通始不昧於疑侶苟因觀列子數語遂謂中和舊說之同於釋氏又謂莒薛士龍書馳心空妙之域卽指此類不亦誤乎

坿延平答問二條

問云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蓋疑

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綱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毋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妥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

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杜天地只是理也今雖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

又書云元晦以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卽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爲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時扞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

炘按中和舊說序云從延平李先生受中庸之義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今延平苔問中僅存二條皆朱子極力推求而延平不以爲然者也錄出以備學者參攷

又按朱子所問細繹之是認太極爲未發固不差但動而生陽尙杜兩儀未立之先二氣交感尙杜人物化生之始謂爲已發求之不太遠乎至肫肫其仁三句乃從經綸大經大本知化育推出至誠之全體與天合德處無所爲已發未發學者去此地位尙覺遙遙以是而求未發不又太高而無所

湊泊乎此書在辛巳至乙未丙戌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專就一已之身求之較前所見可謂親切而有味矣又已丑夏定舊說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統性情者心也惟敬而無失乃所以養未發之中而已發者亦易以中節而和自是中和始有定論今六百餘載後鑽研故紙可髣髴攷見昔賢進學日新之次弟者約略如此

朱子丁亥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受之於胡五峰五峰之說本之於謙上蔡上蔡之說則原於明道而不得其意者也朱子中

和舊說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與胡五峯同則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功夫較爲直捷故丁亥至潭州與南軒同主此說茲攷其較然者著於篇

丁亥八月朱子往長沙訪張南軒十一月偕登南嶽至衡州別歸酬南軒詩二首其二章云昔我抱氷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王白田云太極謂未發也要眇難名論謂有豈有迹謂無復何杼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遽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炘按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後朱子所謂南軒之學皆於開處承當也

戊子與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之間行住坐臥處體察方自有見處然後以此操持以致其極方爲己物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今日相與攷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從朱程苔問本

炘按朱子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此最分明前詩獨詳先察識至於後涵養之意猶未及也

戊子與曾裘夫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曾見之否漫納去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置左右也

附張南軒艮齋銘

艮齋延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柢嘗攷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有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違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

炘按四端之著我則察之卽孟子知皆擴而充之也與知止之知淺深判然不同比而同之宜朱子不久而卽悟其失也戊子荅何叔京書云但因其良心發現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現處卽渺渺茫茫終無下手處也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戊子與石子重書云去秋走長沙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又云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敘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正心誠意及其誠意正心卻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亦無進步處也

炘按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者雖齊頭並進而涵養實爲致知之本此書就子重言敬分別以察識爲先用敬夫之說也

又按以上所列朱子從南軒先察識之說其可攷見者如此

附攷苔羅參議張敬夫書

乙酉苔羅參議書云（書中云端甫兄弟已祥祭延平先生卒於癸未十月則此爲乙酉十月後書也）欽夫時收安問聲益甚多大氐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未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

炘按南軒先察識之說朱子未往衡湘以前書問往來早已論及朱子守延平涵養本原之教久不達中和之旨忽聞此論喜其尤易見功則欲從之志已萌芽於乙酉之冬矣不曰辨察操存而曰操存辨察語尚疑而未決故云非面未易究也

丙戌苔張敬夫書云然則天理本具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邑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炘按此朱子悟中和之旨與敬夫第一書也朱子既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未發之性流行於日用之間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學者卽於良心萌蘖之初致察而操存之以復其初

非用先察識而後涵養之說哉此說也乙酉之冬已有從之之意而尚未決至丙戌則用之以說中和而丁亥至湘湖與敬夫面相質究而遂決然主之其次弟可攷如此

朱子答何叔京書攷

大全集載答何叔京書三十一首中有數首爲道一編晚年定論所誣通辨旣知其非而仍取二首以爲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同是以臚而攷之

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

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盖記者之誤不可不察所取也第二首炘按答叔京書自第一段至四段皆杜丙戌年此第三段乃丙戌之秋書中有農收之語叔京自建陽歸邵武後作此寄之也朱子自李延平殁自悟中和之旨約杜乙酉丙戌間叔京至建陽朱子必面商其說而叔京未能無疑故篇首訊之云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以下所陳則皆中和舊說也與陸學禪學有何關涉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功夫底本領本領既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現處卽渺渺茫茫終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又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十一首

炘按此戊子書也篇末云上近者損入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諫之不聽盖指王琪言之其爲戊子何疑

朱子丁亥至潭州從張敬夫受胡五峰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專於事物之至心之發現時爲下手功夫推服敬夫之見卓然不可及見於酬張敬夫詩及與程允夫書皆然不獨此書也雖其論未久卽改要與釋陸之學判若天淵何得比而同之

前書云第六首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盖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居敬之謂也故孟子或問云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所以異也前書不分別孟子之本意而專主程子之說故云卻儘有病也

其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前日自誑誑人之辜不可勝贖也十三首

炘按季諧乾道四年夏四月崇安餞此書篇首云今年不謂飢歉至此又云及今早稻已熟則爲戊子秋後之書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卽縣中委以振糴之役也如鳶飛魚躍謂因事省發活潑潑地不爲事所困也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

正之意同。今乃曉然無疑者。謂明道之言不我欺也。斯時叔京爲上杭丞。數行縣事。不爲守所悅。與朱子書有志不獲伸之語。朱子細詢來使。始盡知曲折。故既自道其不爲事困之實。而亦因以箴之。明道以爲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與鳶飛魚躍之意同者。孟子或問中。曾細言其旨。并以或者謂此語原於禪學則誤也。而孰意後之人。又以朱子此書爲早同於陸也。嗚呼。其亦攷之未詳矣。

又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仍是中和舊說也。有下工夫處。謂因事省發。即所云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本書

中語。從敬夫先察識之說也。自誕誑人。指乙酉丙戌以前未達中和之旨言之。凡朱子自謙之語。如此類者不可勝數。而或以爲朱子晚年悔過。不亦誣乎。朱子此時。纔三十九歲耳。

中庸集說。如戒懼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儒所釋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已發未發之義。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用。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第四首 丙戌

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其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去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十一首 戊子

前此偕易拜稟博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但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又曰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十三首 戊子

炘按以上數書。皆對箴叔京之病而言之也。朱子之學。實自致知格物入手。而格致莫大乎讀書。章句訓詁通經之蹊徑也。前言往行。畜德之圭臬也。書冊言語。造道之津梁也。朱子與叔京定交。在丙戌之春夏。朱子年三十七歲。其於經訓語錄諸史百家。罔不講習討論。融會貫通。其著述成帙者已偉然成大觀矣。與金谿之學。何啻天淵。乃獨以多聞博觀諄諄爲叔京戒者。蓋對箴叔京言之。非通訓也。叔京日誦千餘言。貫穿經史。博攷旁資。見知縣何叔京墓誌第九篇書中有云。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蓋其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決知是病矣。又第十三篇書云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取納。然博觀草

草徒費心目之力不如就一處精思之爲有益也據此則叔京平生之爲學其大槩可知聖賢教人必因其材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不攷乎此而謂爲晚年之論者固誣即知爲四十以前之書而又謂其早同於陸豈篤論哉

及門婺源董家麟枝宇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朱子已丑以後辨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朱子丙戌中和之說與南軒往復通書辨晰詳盡南軒雖以延平默坐澄心爲不然而於朱子之論中和則無不合及朱子至潭州又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南軒贈詩所謂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也及朱子已丑更定舊說詒書與南軒論之南軒亦欣然改從惟先察識後涵養執之尙堅朱子既與南軒綑辨又與當時同主此說者極言之玆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已丑苔張欽夫云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其於此不能無蘄益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即且從初不曾涵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有不可勝言者

炘按書首云諸說俱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尙如之故知爲已丑之書

又書云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卽要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日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

炘按此書無季月可攷姑坿於此

庚寅苔張敬夫云某幸從遊之久竊覩所存大氐莊重湛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來而思慮之不能詳也又云某嘗以爲內修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語今世之務矣

炘按乾道六季召敬夫爲講官以范成大爲金祈請使敬夫見上言其不便此書中間有不知曾爲上論罷祈請之使否

又書末以涵養比自治察識方復讎語亦分明

庚寅又書云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粗事情而特昧夫柢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以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已功夫於大本處未甚喫緊如不先涵養而務求

知見是也

炘按書首云奏草已得竊觀知是庚寅得對後之書又書中云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已功夫於大本處未甚尚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云云可見先察識之說朱子實與敬夫共之非獨敬夫一人之學也

已丑答林擇之云（篇首云某侍旁如昨祠官再讀故知為已丑九月前之書）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執之尚堅

炘按擇之名用中古田人丁亥歲朱子招至崇安教子偕朱子至長沙同登南嶽十一月自儲州別南軒又偕朱子東歸

實與聞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

又答擇之云近看南軒文字大氐都無前面一截功夫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扇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易明衆易為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又答擇之云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功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要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氐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又答擇之云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假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

炘按以上三書無季可攷大約亦在已丑庚寅之間耳

答胡廣仲云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又答廣仲云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卻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果何謂耶其窮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謂知邪

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又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

又荅廣仲云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眞妄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

炘按胡廣仲名寔文定公二弟安止之子文定公世家建州之崇安至文定宦遊荆楚徙家衡嶽之下故遂爲楚人廣仲不及事文定受業於從兄五峯之門與張南軒爲同門友益

皆受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朱子所謂湖南諸公廣仲其一也

荅吳晦叔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徵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致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家可以不修且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又自注云按五峯作復齋記有大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

炘按晦叔名翌世爲建陽人踰冠遊學衡山師事胡先生五峯五峯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伯逢門人張敬夫遊其學大要以胡氏爲宗故於先察識後涵養之說亦持之甚堅也此又湖南諸公之一人也

已丑冬荅程允夫別紙云據朱程荅問本是十一月書紙尾之意以爲先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功處則又不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

炘按允夫名洵婺源人朱子之內弟未嘗爲五峯之學又未嘗與南軒相見前朱子自潭州歸嘗寄書與論南軒之學卓然不可及允夫至今守其說不變此時朱子又詒書辨之也

附張氏南軒癸巳以後改從朱子先涵養攷

甲午南軒寄呂伯恭書云栻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

炘按書中云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栻殊謂不然呂東萊於壬

辰丁父艱自朝還家癸巳居家授徒甚衆王氏崇炳所撰呂東萊本傳可攷陸子靜曾致書規之王辰爲考官得一卷曰此必江閩小陸之文揭示果九淵也未畢試丁父艱歸故知此書爲甲午也

書末云又如論朱元晦出處亦侶未安周之則可受謂不使飢餓於土地只是來相周故可受今乃是受加之官寵豈有安坐於家而坐享之理元晦辭不敢當爲合義攷朱子癸巳辭免改官官觀狀云至於特改京官卽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季安坐一日無故而竊得之云云呂東萊不以爲然故書中規其失

而又云但當時有一二不同志者足明此書之爲甲午也

又書中云此間士子目今亦有向方者甲午起張敬夫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此間指廣西言也亦甲午之一證也

又按此書在甲午而云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則敬夫之改從朱子自癸巳始也

又寄呂伯恭云抔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抔養是本覺向來功夫不進蓋爲抔養處不深厚抔養處欠故省察少力也

按此書無季可攷當在癸巳以後

癸巳春陳平甫書云竊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乎居敬窮理二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瀅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炘按書中自敘云上命爲州不得辭謂己丑知嚴州繼爲尙書郎猥以煩言誤被簡用遂得執經入侍謂庚寅爲講官而學力不充迄無豪髮之補歸來惟自省厲謂壬辰去國云云以甲午與東萊書一二年來計之則此書已改從朱子先涵養之說必爲癸巳無疑

甲午邵州復舊學記云嘗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所以講明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敎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

炘按此記全用朱子苕胡廣仲吳晦叔書之意

又按丁酉雷州學記與此記互相發明

甲午後寄朱子書云栻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

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

炘按書中有自甲午病後之語知爲甲午以後書

又苔朱子書曰所貴乎道者三上蔡之說誠欠卻本來一段功夫二程先生之言眞格言也（此書無季可攷想亦在甲午以後）

炘按朱子有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一篇其大略云至論三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焉積之之久而後能至於此也二先生發明此意最爲詳備謝上蔡專以動正出三字爲用力處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涵養功夫以二先生之說格之不免爲一偏之論也朱子以此說寄敬夫敬夫

深以朱子先涵養之論爲然而於此章尤爲心愜故復書之推服如此

苔潘叔昌云必有事焉其惟敬乎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苔喬德瞻云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大則臨事有力也某自覺病痛如此不敢不勉

炘按南軒集中如此類文字皆是改從朱子先涵養之說不能盡錄也又如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苔吳晦叔書敬齋記皆杜癸巳甲午以前仍用先察識後涵養之說

汪聖錫先有見與張南軒先察識動靜不問說

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始程子伊川又爲之說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平生知行並進動靜交養之學實得力於此同時汪聖錫應辰以爲先有見乃能造夫平易聖錫始學於僧宗杲後與朱子交始折而入儒其所謂先有見者卽釋氏頓悟之方謂於靜中養出一箇端倪也故朱子辨之曰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

於道頓乃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窮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秩敘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汪氏之學專於靜處用功希冀於倏然而有見而非大學之致知格物必積久而後貫通也至張南軒栻又以爲先察識而後涵養南軒之學出於胡五峯五峯之說原於謝上蔡上蔡學於程門而未能無弊其所謂先察識者求免於靜之一偏而專於動處求之近於釋氏明心見性之旨而無從容涵泳極深研幾之樂故朱子辨之曰於事

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侶要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其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鄭此汎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杼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此張氏之學專於施爲運用之處求心而以知覺爲入道之門其與古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規模不合矣大氐宋南渡以後儒者之學或偏於靜或偏於動多流於異氏之喘差之豪釐

繆以千里非得朱子廓清之功吾道幾何而不晦也

朱子已丑以後更定中和舊說攷

朱子一生之學大定於已丑以後豈天欲使之爲百世之師立儒宗之極故多其途徑俾之紆廻曲折無敢不至而後豁然貫通遂有以衍濂洛之心傳紹洙泗之道哦哉夫理莫精於中和而未發已發乃中和之界限舊說以未發屬性已發屬心雖未爲大失而儱侗囫圇眇眼不分於是乎宋前用力之地必有非所據而據者是學術之憂也朱子以潛思力行之久得遺編精義之傳其論說尚存於文集學者間其略而未覩其詳甚輯其可見者著於編

中和舊說序云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信也還而湛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

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其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已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聊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余之所自信者其毋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

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猷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輯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往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余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違矣炘按中和舊說以心爲已發不得不先察識而後涵養於是日用之間欠卻本領一段功夫今更定舊說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爲未發則涵養之功最先最重延平教人一則曰涵養須用敬再則曰惟存養熟理道明此其已言者

也但涵養之法須是用敬延平卻未精程子之說釋切詳示此其未言者也然既重涵養斷斷非敬不可故曰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違矣

炘按此序作於壬辰去已丑四年矣舊說因集爲一編故嘗曰往還諸書大全集中多不具惟存與張敬夫四書而已其已丑更定之說此序亦不詳詳於已發未發說

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垕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間欠卻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坿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卽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圜地方○又曰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中性之德此爲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炘按董錄錄云此處疑有脫誤性中亦說得未盡○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

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自始得○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云未發要怎生求只平日涵養

偆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云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宗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益若善時未暇辨耳）益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宗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

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間本領工夫其曰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前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杜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前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曰用

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耳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說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知諸君子以爲何如

炘按此亦已丑春更定舊說後之所作朱子之論已發未發各有畛限非如舊說之儱侗囫圇矣篇中說中字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言亦尙沿記錄程子之誤至章句則以不偏不倚詮在中之中不與時中之中相涸而或問中遂明言呂氏之所錄未易爲定論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舜曰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

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俱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

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荅蘇季明反覆辨論極於詳密而李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匈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察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說之誤故又自以爲不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不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察諸君子以爲何如

所按此亦已五書也與已發未發說相表裏

荅張欽夫云諸說俱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覺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

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毋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紜

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宋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宋宋而常感感而常宋此心之所以周流毋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

炘按此亦已丑以後書也張欽夫既從已發未發之說而復暢論其旨如此

苔林擇之云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

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毋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舊疑遺書所記不來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

苔吳晦叔云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卽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而言又是以心爲已發之說也

苔胡廣仲云中庸體用之說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悳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暢道之用某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說

炘按此三書皆已丑一時之言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云某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卻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前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卽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尹氏曰先生教人專是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

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惟尹氏之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蘊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所按此記專發明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意與已發未發說同爲一時之作胡氏謝氏所云則先察識後涵養之說也尹氏所云雖未及乎知格物之義然既知以涵養爲先則大本已立可以施格致之功異乎無上一截工夫者矣

易朱感說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原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者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程子養觀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毋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已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所按此二說發明未發已發皆同時之作無疑他如太極說樂記動靜說中庸首章說皆所以論中和之旨學者所宜潛心翫味茲不具錄也

讀朱子苔林擇之書

大全集載苔林擇之書三十二首皆在戊子以後蓋擇之丙戌始見朱子丁亥館於朱子之家秋八月偕朱子至長沙訪南軒其中和舊說及先察識後涵養之論皆與聞之後朱子更定舊說辨先察識之非擇之已歸古田矣苔書數十首太半已丑庚寅兩年居多其中有滋後人之疑者讀之烏能默默哉

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卻說到好惡無節處方說

不能返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耳第二十首

所按此書言涵養之義隱破南軒先察識之說蓋已丑書也樂記言人生之性本靜感於物而後動不著涵養功夫中庸戒愼隱顯兩節即涵養用敬之意故曰言有疏密章句戒愼節屬存養隱顯節屬省察此統屬愼獨不分兩意者蓋用諸老先生之舊說中庸或問諸家之說皆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之意此時章句尚未成未嘗出以示人也延平之學最重涵養朱子後宗胡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故云所見不同茲更定舊說極知涵養不可居察識之後故深悔之但延平之涵養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而說敬字不分明故未免有柄朱子自更定舊說後與林擇之先後諸書皆極言敬字之妙不敢明斥延平之失故曰不能盡記其曲折耳朱子之於師傳而習之猶有未來乎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埽應對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功夫此豈待先識尚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尚倪來則一一便爲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察此尚倪而加涵養之功侭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尚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迫急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功夫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體素立則其用亦無自而施也第二十一首

王氏懋茲曰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尚倪來陳湛之靜中養出尚倪則近之矣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陽明之致良知亦類是也此皆朱子未定之論後來所不用者乃知後人之拗爲異說其實則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爾

所按前書言中庸下手功夫便是涵養此書言大學雖首格致而古人小學已是涵養皆明涵養不可居後之意以破南軒之說尚倪出莊子萌芽之謂也先識尚倪而後加涵養張南軒之說擇之亦以爲是者也但尚倪不同有從涵養中出者有不從涵養中出者不從涵養中出者不中節者多中節者少從涵養中出者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於此體察之則所發之善一一皆爲已物（又若擇之書云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易明察可互相發明）又復於無事之時如前涵養則功夫純熟矣語意明白純精與白沙甘泉之養出尚倪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曖然呈露常若有物者何翅天淵而猶以爲近耶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假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數語卽申明前段之意言涵養爲致知之本而致知者卽從涵養做將去朱子於不假外求之下明明云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與致良知之目視耳聽安有認不眞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又何翅天淵而又以爲類耶

及門婺源程提校字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朱子已丑以後專發明程子敬字旨

自古聖人曠代相繼立言垂教各有不同究其恉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敬是也秦漢以來儒術之士詮釋文義鮮究斯旨卽一二與聞道統諸公亦祖識門徑發揮梗槩精微之蘊蓋闕如也有宋程子躬行心得開示後學敬爲之綱謂入道莫如敬謂涵養須用敬謂主一之謂敬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洞達詳備可謂擴先儒所未發矣將樂傳河南之統延平衍

豫章之緒其求未發觀氣象必以默坐澄心言之似於涵養用敬之義欵有差別此楊子直錄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朱子已丑悟未發之旨實悟持敬之妙諦何則心統性情而敬貫動靜者也宋然不動之心敬以養之而中之無所偏倚者所以宅於靜而不淪於靜也感而遂通之心敬以管之而和之無所乖戾者所以著於動而不滯於動也前此認心爲已發固有其用而無其體卽以性爲未發似矣然性具於心非虛懸而無薄不以心之敬養之而曰澄曰默難免虛宋之偏卽曰觀白求早入已發之境故已丑之悟朱子自謂得之於程子之書實得之於程子書中之言敬也觀於已發未發說荅湖南諸公及張欽夫書詳哉其言之矣白田王氏謂朱子已丑之悟仍守延平之說夫苟仍守延平之說則未發之旨尙不得而悟也豈非爲朱子多一關捩乎

已發未發說引程子曰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甚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說曰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

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

與湖南諸公書云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非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故程子之荅叔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李之不遵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謂此也

蒼張欽夫書云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心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引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卽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然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然知此矣○尹氏曰先生教人專是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

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炘按此篇前引謝氏胡氏之言而朱子專取尹氏以爲與程子合故胡謝之說不錄

程子親養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切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亦自知此矣

炘按以上皆已丑之春悟已發未發之旨更定舊說後一時之作其發揮敬字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已丑五月二十九日苔程允夫書云河南夫子發明敬字乃聖賢始終之要學者日用之間便須持行此字更於念慮之間分別義利兩途只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判舜蹠分手底路頭不可

不審也

朱程苔問程資注云見先世遺墨乾道五年書炘按書中云某侍老人以下粗安則未丁母艱前書也又曰官期已及私計有所未安已扣諸公復句祠祿矣考戊子十一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替施元之闕已丑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五月省劄催促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復以家貧親老急於祿養陳乞嶽廟差遣卽書中之所云也

又按已丑春悟已發未發之旨專主程子涵養用敬之說此夏五月書正得力敬字之時故爲程允夫言之

已丑十一月苔程允夫別楮云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九月十九日允夫與朱子書但紙尾之意以為預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功處九月允夫書云大約此學須中有所見然後知味知味則樂於從事而欲罷不能也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人之言如此類者亦眾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

朱程苔問程資注云見先世遺墨及大全集乃乾道五年書

炘按祝彌人以已丑九月五日卒此十一月苔哀之別楮苔程允夫九月之所問也發揮敬字可謂無餘蘊矣

又按已發未發之畛限分於一敬敬則能保其所謂中而不失其所謂和朱子已丑之悟實從程子之言敬悟入故凡言已發未發必推原於程子之言敬此朱子之得力最親切處亦即其教人最親切處王氏必謂已丑尚未及敬字不識所悟已發未發者果何在也

坩苔何叔京論敬書二首

丁亥苔書云躁妄之病所以有此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貳臨事接物之際眞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

居敬為集義之本也

炘按丁亥尚守中和舊說以心為已發故論敬專於已發言之而有其心現前之語無涵養來發之功也

戊子苔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現之敬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功夫底本領本領既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

炘按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故又以省察居持敬之先也

又按合二書之言敬與已發未發說及苔湖南歎夫諸公書

觀之然後知已丑後發揮敬字其言親切而有味也

附延平李先生論敬書一首

延平答問戊寅書云又見喻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爲制之於外以養其中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知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爲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

與心爲一庶幾灑落爾

圻按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制之於外以養其中卽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但敬而不明於理云云卽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也此書反復徵引抑揚其詞楊子直錄所謂言敬不分明者或此類也歟

敬貫小學大學說

嘗讀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臚列小學之節目可不謂詳乎然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目容端敬於視也口容止敬於言也色容莊敬於貌也堂上播灑室中握手敬於拂拭也毋踐屨毋踖席振衣趨隅必愼唯諾敬於應對進退也至敬以事親而定省溫凊之節詳焉敬於事長而提攜辟叱之儀愼焉敬於朋友而將命出入之禮謹焉無往非學卽無往非敬也然朱子又以爲小學未足以當敬何也（見葉賀孫錄）蓋敬之散見於各事者自一語一默一坐一立一舉手一跬步之間無不有規矩準繩皆小學之當有事所以使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也至於莊敬日強純一不貳以至於達天德則非小學之所能也故曰小學不足以當敬也由是以入大學則德非敬不明魯頌曰敬明其德敷辭曰君子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民非敬不新緝典曰敬敷五教君奭曰往敬用治是也至善非敬不止太甲曰欽厥止文王曰緝熙敬止是也若夫箕坐而對簡編跛倚而談名理縱極博物祇益其驕說命曰恭默思道大學曰安而后能慮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未有致知格物而不在敬者也中庸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未有正心誠意而不在敬者也論語曰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未有修齊治平而不在敬者也故小學者履敬

之事而大學者盡敬之量也朱子以敬爲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不信然乎不信然乎

敬貫誠仁說

誠與仁成德之絕詣也其幾之者敬也不息者誠之體其所以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者敬也一刻不敬則有息有息則不誠矣克復者仁之功其非禮勿視聽言動以克復之者敬也瞬息不敬則已不克禮不復不能克已復禮則不仁矣匹夫一念之眞可歇可泣不可不謂之誠然逾時易地而或不然非所語於純一不息之誠也欲純一不息者其惟敬乎乍見孺子之入井無

不怵惕惻隱不可不謂之仁然更尚推擴而或不然不可語於全體克復之仁欲全體克復者其惟敬乎朱子曰誠在道爲實有之理在人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功夫自然有總會處又曰上蔡以來以敬爲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自在其中矣旨深哉

周子主靜卽主敬說

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明造化之樞紐推品彙之蕃變而以聖人立人極爲之準既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又自注曰

無欲故靜于朱子直以敬字釋靜字程端蒙錄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靜虛則恐入釋老去寥憲明錄程子卻說箇敬云敬則自靜虛須如此做工夫又謂通書一者無欲也語高難湊泊伊川只說敬使人有下手處其言果何謂也蓋太極之有動靜也氣也動根於靜靜根於動動靜之無端者亘古以來莫能窮其所自始也然春之生藏於冬眞之固以起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則靜又爲動之本焉聖人全太極之體法陰陽之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主靜之效與天地參故曰立人極夫靜非槁木死灰終日面壁之謂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有欲則恒

動無欲則恒靜聖人之靜無欲而已矣然果何以能無欲哉今夫耳目之欲聲色也口鼻之欲臭味也四肢之欲安佚也肆焉而聽其所之則擾擾者誘於外憧憧然者應於中不特物交物而引卽清夜寤寐之間亦棼馳徵逐而不能安其所止而吾性之仁義中正鮮不潰乎其防矣惟敬以涵養於未發之先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未然於中其靜以裕動者旣有以爲動之本敬以省察於已發之頃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踰乎矩其動而仍靜者又不消乎靜之源於是仁義中正之性無往而不定矣其在恭而安者渾然不見敬之迹無往非敬之神聖人之所

以立其極也其在毋不敬者欲未動而敬有以端其本欲既動而敬有以協於則君子之所以修之吉也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其示人之意不亦深乎

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說

沙隨程氏迴曰聖門無單說敬字時只是敬君敬親敬長方着箇敬字何其言之不思若是也夫敬偏言之則各有一敬如敬君敬親敬長之類是也至於專言之則堯之欽明舜之恂命禹之祇台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孔子之恭安顏子之視聽言動

曾子之履薄臨深孟子之勿忘勿助周子之無欲故靜明道之揚休山立伊川之繩直準平朱子之從容禮法伊古聖賢何一非敬德之所形乎至於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則仁以敬而成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則義以敬而立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則禮以敬而行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民猶不敬則知以敬而善舜命傒曰敬敷五教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無非一敬之所彌綸也箕子陳範曰敬用五事則恭肅從乂明哲聰謀睿聖之官無一非敬之所貫徹也理莫精於未發已發自戒愼恐懼以至愼其獨則立大本體達道者惟敬功莫大於時雍於變自修已以至安人安百姓則治國平天下者惟敬業莫盛於效天法地自曰明曰旦以至出王游衍則毋戲渝毋驅者惟敬故敬者德之聚非僅一事之謂也朱子曰敬字工夫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又曰敬之一字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又曰敬勝百邪敬則萬理具在其示人之意切矣昔程子謂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余亦曰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庶不爲異說所奪云

朱子以靜爲本說上

朱子之教學者多言敬少言靜所以防末流之失所謂禹之虧

民深也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注乃朱子斟酌盡善之書未嘗有一語推本於靜即延平爲朱子之師其教學者靜坐猶諄諄爲廖子晦辨之若深恐其或滋之弊者其杜漸防微之意可不謂深乎惟已發未發一說爲朱子學術道統之大關獨云以靜爲本未免啟後世學者之疑不知朱子此說專爲救先察識後涵養之弊言之也朱子自潭州歸後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守之者幾兩年及壬辰之春悟已發未發之各有所限容有工夫然後知南軒之學專於鬧處承當而靜存之功闕焉不備譬之無原之水無根之木其何以流行而滋長乎當時與南軒

共講此學者如胡廣仲林擇之輩皆未能悟及不過於動時察識其端倪而已故說中既備引程子之說而結之曰但以靜爲本耳又恐學者之或偏於靜也復自注之曰周子所謂主靜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程子又改言敬其深切著明爲何如乎蓋嘗統已發未發而論之凡已發未發云者皆指喜怒哀樂言也既云喜怒哀樂則皆心也心有靜時有動時靜則爲未發乃心體流行宗然不動之際故直謂之性不可而但可謂之中中者所以形容不偏不倚之體於辨兆未萌之中雖程子云靜中須有物始得然不得不謂之靜矣及其動而爲已發則情也然中

節之情益然保合無所乖戾故可以謂之和而不可謂之情情統動而之善惡言之和則動而中節者也若必先察識而後涵養則是先和而後中先情而後性既無以養夫未發之靜又何以致察於已發之動此朱子必申明之曰以靜爲本也且此意也朱子即於說中明著之矣其言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倘倪爲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動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動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耳朱子之痛懲前失如此學者不察遂以此說及荅廣仲擇之諸書一例致疵不惟不能深究朱子立言之意其於朱子之書始終前後亦未免讀之不熟而考之欠詳矣

朱子以靜爲本說下

然則周子太極圖之主靜又何說乎曰自程朱以前不諱言靜不獨周子爲然夫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非武矣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非樂記之言乎定靜安慮節次相因非大學之言乎且夫天地之造化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楸此驗之乾坤而靜可以爲動之本也人心之操舍無夜氣之梏亡而後有旦晝之清明有無事之涵養而後有應務之精詳

此驗之人事而靜又可以爲動之本也自達磨入中國之後佛變爲禪禪之爲言靜也以三藏爲筌蹄以面壁靜坐體自空宗爲宗旨儒者靡然成風種種病竇莫不自宗靜而入程子於是以敬爲教而朱子堅守其說以爲聖學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而凡平日之偶及於靜無非有所爲而言之非以是爲學者之準的也蓋嘗綜而考焉二典始終一欽而敬字之見於詩書論語者不一而足靜與動爲對待靜不可以該動而敬則貫動靜而一之主靜之說著於周子而周子已自注云無欲故靜然則防微杜漸之意不待程子而已言之懍懍矣凡學朱子之學者知

以靜爲本之所以立說則可至於審尙用力亦就說中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求之庶幾可以無弊云

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論

自古立師道之極者無如孔子夫孔子非僅生知安行之聖也其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不踰矩平生履歷之境一一自道其所至是以集羣聖之大成於斯道之曲折精微無所不用其極而因材樂育亦各就其人之所至而成之無遺憾傳之無流弊也朱子生於南宋之世士大夫多溺於異學十四歲而孤以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兩劉公之門三君子之學皆未

盡醇而籍溪之好佛老尤篤故朱子因之亦遂出入於老釋間李延平得龜山之傳於是往而受業延平雖極辨釋老之非而令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求聖人灑然脫落之趣其虛實之旨趣固與釋老判若天淵而豪釐之差偶不加察則亦不能無疵侶之嫌十年之間進謁者四寓西林者動輒數月而中和之旨終未能達及癸未之冬而延平逝矣其時建陽之間老成凋謝張敬夫嶷起衡山爲胡五峰高弟子朱子奏事延和適孝宗召敬夫至行在與之款曲甲申自豫章送魏公還至豐城與敬夫舟中相聚者三日數年之間書問往來商搉議論朱子自悟

人自有生以後皆爲已發其未發者特其渾然之體流行不息竝無分段時節之可言以爲向之聞於西林而未契者今無復有纖芥之疑矣及丁亥至潭州留長沙者兩月與敬夫辯論之語今已無傳大氐敬夫守其師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從動處下功夫與延平默坐澄心體認未發正兩相反而朱子既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侶從動處着力較爲直捷雖心亦疑其少偏而不敢遽以爲非姑且從之者又兩年壬辰之春因與蔡季通辯論而有疑焉於是復求之程子之書然後知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皆爲未發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回溯夫向之目心爲

已發性爲未發者不惟命名之未當而亦欠涵養之全功自是以後既力辨先察識之非又知延平求中之說不能無弊一守程子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之說以虛明靜一養其心以整齊嚴肅飭其體以條分縷析辨其理以身修力行踐其實辨異端侶是之非定吾道指歸之正迨至七十之年德尊望重門牆俊傑濟濟如林雖其造就之純非後學所能窺測然亦幾幾乎孔子之不踰矩矣或者曰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如此向使十年之年得延平以爲師何至有釋老之出入更得二程以爲師又何至翫心於高明而余謂不然今夫山吾知其爲高然不歷大行之

險烏知羊腸之詰詘紆衍乎今夫水吾知其爲深然不經滄溟之島烏知洲嶼之幽深盤鬱乎今夫天吾知日月星辰之所躔次然不經星官嚮人之細則烏知黃赤距度古今之差異乎今夫地吾知土石岳瀆之所停峙然不經軺車使節之征闢烏知蠻貊絕域風俗之奇詭乎然則朱子之所以能辨異端闢邪說集諸儒之大成而爲百世之宗師者一一皆從艱苦中來者也程子曰參也魯得之吾亦曰朱子竟以魯得之然則世之爲學者其亦可以不必矜高明而誇捷獲矣

與胡琢卿茂才論學部通辨及三魚堂集蒼秦定交書書

通辨一書顧亭林日知錄中極稱之自陸清獻公力爲表章遂大顯於世按此書取精者在後編續編之上中四卷直入陸學之窾奧而抉朱學之所以然前編中下卷雖是此書眉目然當時羅文莊與姚江書已發其端通辨特因以益致其精惟前編之上卷猶不滿於心以爲清瀾陳氏尚爲異說所蒙耳何以言之朱子之學凡三轉十五六歲後頗出入二氏及見延平而釋然此朱子學之第一轉也受中和未發之旨於延平未達而延平沒乙酉丙戌之間自悟中和舊說又從張敬夫先察識後涵養之論此朱子學之第二轉也已丑更定中和舊說并辨敬夫先察識之非一以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語爲學者指南此朱子學之第三轉也通辨不能一一分別槩謂朱子四十以前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非大錯乎朱子二十九歲時爲許順之作存齋記以心字立論既以孟子存其心一語名齋何得抹煞心字不說終以必有事焉數句爲存心之道仍是以孟子解孟子通辨謂與禪陸合是并孟子而亦禪陸矣荅汪尚書書是爲齒德兼尊溺於異學者作引導故其詞特謙抑荅何叔京諸書一則懲叔京博覽之病一則申中和舊說之旨及張敬夫先察識之論俱與禪陸之學判若天淵自通辨謂朱子四十以前

與象山未會而同於是李臨川并有朱子晚年無一不合陸子之論戴東原遂有老莊楊墨陸朱合一之說未必非通辨之言予之以口實也（李氏晚年全論因通辨所謂存齋記之意敷衍成書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因通辨四十以前與禪陸合之論遂謂朱子終身之學無不如是）

木朝眞能爲朱子之學者首推陸清獻公其荅秦定交書分別與何叔京林擇之薛士龍諸書之次第較通辨爲有條理惟以朱子四十以前出入釋老尚俗通辨之說是其一破也清獻又謂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謂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言與無善無惡相楹莖精確不易然則中和舊說之不

同於禪明矣何得統謂之四十以前出入釋老乎僕謂何止中和舊說即十五六至二十四五出入二氏之時亦不過格物致知無所不究二氏亦在所不遺其實與易簡功夫判然各別比而合之是細素之不分矣清獻又謂朱子之學再定於逺求之句讀文義之後竊恐未然朱子讀書窮究之功自少至老終身從事並非四十以後始求之句讀文義之間也且與薛士龍書明云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而亦未有聞也（苔江元適書云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殊未有以自信何得專以此爲朱子之定論乎朱子之定論在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齊頭竝進缺一不可未可謂再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也

與胡琢卿論白田草堂稧著書

蒙以白田稧著爲問王氏深於朱子之學然綱繹之頗多轇轕不清之處如知苔江元適書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逋辨不當遺而不載是矣卻又不信季誧二十四歲受學於延平之說必三分輔漢卿之所錄謂庚辰爲受學之始回頭看釋氏之書漸漸破綻實無左證不思朱子明明自云從遊十年又云十載笑徒勞以庚辰計之不過三年與朱子自述既大不合而語類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者亦大相反凡所謂餘者皆有限之辭十餘年者謂十年之外而又有餘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釋學則自十五歲數起已十七年餘字所該不應若是之久而年譜所謂頓悟釋老之非者相懸至七八季之遒使朱子出入二氏之迹畛限不清是一大轇轕也（王氏又謂朱子悟釋老之非在戊寅再見延平後比庚辰又早三年其無定見如此）初汪文集知苔薛士龍書之二十餘年二字爲談文可謂能具隻眼矣卻於稧著中又改苔薛書爲壬辰（文集汪以爲辛丑）遷就二字之不爲談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實僅滿二十年無二十餘年況士龍卒於辛卯九月壬辰何得有書通辨列之庚寅不爲無據要之此書之談文不僅二十餘年之二字卽先生

君子之生字亦係談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稱先君子之餘教事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餘教苔江薛二書相爲表裏必如王氏之說則兩書糾纏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朱子定論其見卓矣卻又謂已丑仍守舊見至庚寅以後始提敬字不知已丑之悟實悟於程子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實游移於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苔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論學書及已發未發說記程門論學同異諸篇皆極言敬字之眇又皆已丑一時之言必如王氏之說則中和舊說與更定舊說主喎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延平之求

未發不免少偏是矣卻又謂朱子悟已發未發之旨仍用延平涵養之說後十餘年壬申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謂當以程子之言爲正壬戌申與方賓王書始斬然言之不知悟已發未發之旨卽悟延平之偏揚方庚寅錄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後之甲辰哉朱子已丑與林擇之書所謂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者指從張敬夫先察識言也所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者指靜中看未發之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詞以爲不能盡記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說則所謂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轇轕也他如以靜

爲本之說專救湖南之闕處承當自注及下文甚明而王氏以爲未定之論苔汪尚書書專爲齒德兼尊諭於異學之大老作引導而王氏以爲其詞未決苔林擇之書語意無弊而王氏以爲與白沙姚江之說相倡是皆不免自生轇轕也足下試取王氏之書與鄙說細加推勘不憚反復幸甚

與朱福堂博士論季諶書

閣下爲紫陽後人之宗子四方爲紫陽之學者皆徵信於宗子之家然紫陽去今六百餘年傳聞異詞則季諶一書不可不加攷訂也李果齋之原本不可覩見矣明洪武甲戌所修者汪氏仲魯爲之序正德丙寅戴氏銑又修之而名朱子實紀嘉靖壬子李氏默又重修之今原本俱未之見我

朝康熙七年有吳氏良樞所刻本三十九年有洪氏去蕪所刻本雍正三年有施氏璜所刻本乾隆年間又有婺源所刻本大氏皆因李古沖之本而增益之識者頗病其繁蕪惟寶應王編修懋竑所輯世稱善本然炘曾瀏覽數過覺於大節目可疑者尚多關係匪淺謹摘敘其略以求政於左右焉朱子幼孤稟學於籍溪屏山白水之門三先生之學皆禪禪故朱子十五六歲卽出入於二氏年二十四見延平而受學又年餘盡弃其舊朱

子苔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是也季諶紹興二十有三季季二十四歲始受學於延平先生之門又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季季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明簡確鑿非果齋親炙朱子之深不能爲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謂朱子癸酉初見延平未嘗受學戊寅再見亦未受學直至庚辰歲始受學而悟釋老之非於是改癸酉爲初見而移受學二字於庚辰之冬將先生學無常師云云盡行刪去不思從遊十季誘掖諄至實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誣乎此於朱子之學問大有關

當改訂一也朱子家禮一書易簀後始出雖其書爲未成之書然綱舉目張斟酌司馬程氏之說而折衷不苟黃勉齋楊信齋責子耕陳安卿諸高第弟子皆信之不疑卽朱子之三子敬之先生亦以爲是其序載於文集其遵行徧於天下後世乃王氏忽援元應氏之說以爲斷非朱子之作遂於乾道六年下刪季譜家禮成一條此於朱子之箸述大有關繫當改訂二也朱子同時之學湖湘則張宣公浙則呂成公江西則陸文安公宣公之學取心折朱子末乃同歸而一致成公歿後呂子約潛叔昌諸公頗爲永康議論所震朱子提舉浙東一年與浙人往來深知浙學之弊故季譜於純熙十一年下大書力辯浙學之非六字浙學不僅子約叔昌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內此亦必是果齋之原本也至於江西陸氏之學自純熙二年與朱子會於鵝湖後朱子與朋友講習罕言其所學之偏非浙學比也乃王氏忽於純熙十二季書曰辨陸學之非又書曰辨陳學之非無論辨陸學不始於十二年卽以爲白鹿洞後由曹立之墓表起釁亦在十年癸卯與十二年何涉且陳學卽浙學也浙學之壞實由於同甫乃必出同甫於浙學之外誠不識王氏命意之所在此於朱子之議論大有關繫當改訂三也乾道庚寅朱子葬其母於後山天湖之寒泉塢因築室寒泉讀書其間小祥之後諸生就之講習遂攜二子同往并招蔡季通課之後既免喪益加修葺往來讀書不輟名之曰寒泉精舍季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此亦必果齋之舊本後人不能憑空誤出乃王氏深疑此事非是竟全將此節刪去不知朱子表弟程允夫先生實與朱子書云聞已襄大事遂廬墓側乃其確據又未免蔽以前只稱寒泉不名精舍廬墓讀書古人行之者甚多竝非朱子之越禮此於朱子之孝思大有關繫當改訂四也李文愍爲姚江之學季譜序中以舊譜尊朱詆陸爲私家言則於舊譜之議陸學者或有刪節誠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嚴嵩以致死於獄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學雖與朱子殊至其去身大節卓然天壤凡學於姚江之門者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乎其間不得因其學而肆爲排詆沈繼祖劾朱子一疏闔本吳本俱載於季譜中雖非果齋之舊亦未必出於文愍疏闔本吳本俱載於季譜中雖非果齋之舊亦未必出於文愍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見宋史乃是陽明後人僞造以詆朱子而載入季譜爲後人之無識不知宋李秀巖道命錄中早已全載何王氏竟未之攷也嗟乎人至僞造文字以詆先賢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學姚江之學者何至奸詐無良若是不惟無以

服姚江後人之心且恐重爲吾道之累當攷訂五也他如季謎近思錄成洪本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宮此亦必果齋原本詳見朱子答宋擇之書中乃王氏以爲無據一筆刪去其果於自信如此夫王氏號通朱學其精博爲世所稱而疏繆者若斯之甚甚矣季譜之當攷訂也閣下箕裘家學暇日取各刻本季謎以朱子文集語錄參互審核勒成一書以惠後學幸甚

及門婺源程達璋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六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恭跋

淵鑑齋朱子全書

朱子文集一百卷相傳爲公季子敬之在所輯潘氏濱謂集中載記牴牾可疑乃純祐以後掇拾而成別集七卷乃咸純間余氏師魯所輯黃氏非復敬之初類次本蔡氏方炳序作續集五卷作十一卷不知輯自何人總共一百十二卷語錄一百四十卷黃氏士毅所輯李氏泌續類後序作一百十卷今黃李無所分別共一百四十卷諸儒於朱子之書旁搜博采其功勤矣然

編次既繁蕪雜亦所不免我

聖祖仁皇帝以天縱之聖篤信紫陽

聖謨洋洋以爲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

特命儒臣纂集朱子全書合文集語類共爲一編

親加裁定如語類以理氣鬼神性理爲先蓋仿近思錄之例不

知周程張子發明道體初破洪濛朱子欲學者稍識梗槩粗知

名義故列之篇端猶恐學者驟於高遠故以此意屬呂成公識

之於日錄之後若朱子生平論學以小學爲蒙養之基特輯一

書以惠後學又補格物致知傳使從事於大學者得其門而入

其條理精密爲周程張子所未及詳故全書首小學次總論爲

學之方而學之存養省察力行教人諸目繫焉終之以讀書法

而大學論孟中庸及六經之說次焉又人須先識在已之心性

志意道德仁義諸名而後可通在天之陰陽造化至於鬼神者

則又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舊以鬼神次陰陽性理次鬼

神非是得全書而釐然有序矣朱子初從張宣公先察識後涵

養之說已丑以後專發明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

舊以致知先持守非次也全書則先存養以敬與靜錄之然後

及省察以知行致知祿之與朱子論學次弟無不符合老釋舊

皆竝列不知老子之說去儒未遠釋非老氏之倫全書升老子

於諸子之前而坿釋氏於陸氏之後其斟酌具有微意銖兩悉

稱極權衡輕重之平他如有天度日月星辰然後有推步不應

以推步而在天度日月星辰之先陰陽五行四時即氣也不應

不次於理氣之後靈龜風雨之屬非天文也不應附於天文諸

所稽正擬之齊七政之義和平九州之大禹無復少賈餘憾矣

從古未有以

聖人之德

契賢人之學如我

聖祖之盛者學者恭讀全書復取文集語類核之而深思所以去取之故則思過半矣

跋小學二條

漢人以字學爲小學藝文志小學凡十家四十五篇是也然古無是名也古之所謂小學有指地言者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是也有以年言者尚書大傳大戴禮記或云年八歲年十三年十八入小學是也至於小學所教之法書大傳禮大戴統云學小藝書大傳作小義履小節而不詳其目藝即保氏所教禮樂射御書數之藝盧辨注小學虎闈師保之學節即少儀弟子職所言事親事長者

大傳亦云故入小學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論語亦云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漢人專以字學爲小學字乃六藝中之一不足以該小學也古大學之教幸有大學一書存於小戴記中得以考見古人明新次弟若小學則掇軼已久至宋程子始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又至朱子始輯爲成書以惠萬世後之儒者不察反執漢小學以相詰議非病狂乎

朱子之書有先立義例屬他人編輯而後加以折衷者儀禮經傳通解通鑑綱目以及小學是也小學本屬劉子澄編輯然陳安卿錄又云當日眾編類來似亦不止子澄一人大約出子澄之手居多耳朱子本意無外編其嘉言善行兩類乃子澄之意而朱子深有取焉者也

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又本有文章一門後來刪之經一篇已自多了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好可取者多今其喜怒哀樂之類別爲一篇入心最爲有益也純熙十一年甲辰朱子五十五歲精加修改始定著爲六篇

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後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略及雜紛雜儀之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又書中云子靜寄得對語來按純熙甲辰春象山輪對五劄丁未五十八歲始序而行之然其間尚有漏落者實明倫無朋友條見陳安卿錄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一條未收入見黃毅然錄亦有節取者王近思問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尸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荅曰宋蔡京蔡卞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又荅劉子澄書云如鄧攸綽子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削若不欲盡去其事且刊前此語亦佳耳皆學者所當攷也

自古大儒無不尊重小學而我朝陸清獻公之言尤爲眞切清獻曰欲爲聖爲賢必讀小學欲保身全家亦必讀小學至哉斯言人即不望其子能爲聖賢未有不望其子保全身家者然則可不家置一編乎

跋大學章句

朱子所據大學舊本即注疏中之鄭本經文未嘗變動只以末

二句一爲衍文（此謂知本句）一屬格物致知補傳（此謂知之至也句）所要定者自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傳文耳元聖丞相槐以知止而後有定兩節綴以此謂知本句冠於子曰聽訟章之首而又殿以此謂知之至也句爲格物致知傳（見黃氏日鈔）後儒多疑其說於是乎經文亦有叚動矣按烝民之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民生日用飲食有一物必有一理致知在格物者欲推極其知在每物皆格其理之所以然所謂多學而識之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積累之大物無不格卽知無不盡所謂一以貫之也洛閩之說合於洙泗如此若謂一知本而卽知之至則論語之多聞多見

孟子之博學詳說中庸之學問思辨皆不免紆曲繁重不如易簡者之直超頓悟矣孔門有是學術乎自有明以來欲復古本諸儒并不能如晝氏之說其大旨皆以知本爲知之至而其所認爲本者遂有豪釐千里之謬其弊未易更僕數也總之守章句之說則傳雖朱子之所補而敎實孔門之所遺遵朱子卽所以遵孔子也不守章句之說則文雖大學之舊文而解實後儒之揶解遵古本反所以闢新說也恭讀

聖祖仁皇帝朱子全書序論大學云五章補之於斷簡殘篇之中而一旦豁然毋通之爲止雖聖人復起必不能逾我

聖祖博極載籍

聖達天人然則固以朱子之補傳爲不謬也一日問翰林侍讀學士崔蔚林曰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對曰朱子不是陽明亦不是

聖祖作色曰然則汝說轉是耶未幾落職（見王氏懋竑白田草堂文集）蕭山毛氏大可爲大學古本之說自云得之於浮屠高弦先生所作四書改錯一書專以掊擊紫陽爲事已鏤諸木聞

聖祖升朱子於十哲遂自斧其板（見全氏祖望鮚埼亭集）乾隆初御史謝濟世復以大學古本進且抬毛氏之唾餘謂明代以同姓同鄉

尊崇朱子奉

高宗純皇帝上諭曰謝濟世請用其自注學庸易朱子章句頒行天下獨不自揣已與朱子分量相隔如雲泥而肆口詆毀狂悖已極且謂明代以同鄉同姓尊崇朱子之書則直如縣下老婢陳說古事雖鄉里小兒亦將聞而失笑也（按元史選擧志考試程式蒙古色目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爲中選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是用朱註取士元代已然非始於有明）我

國

聖聖相承衛道之嚴亘古所未有雖有異說亦安得而逞之哉

跋論語孟子集注三條

朱子始作論語要義又作論語訓蒙口義序之皆在隆興初年要義序隆興元年訓蒙口義要義序云獨取二先生及其門人序不著年月亦相去不遠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訓蒙序云余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非啓蒙之要因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竝見

一二條焉後二書皆不傳今按論孟精義其體例本之要義而加詳論孟集注其體例本之訓蒙口義而莫經修改以成書者也要義取二先生及門人朋友數家之說今不可得見精義則自二先生而下橫渠張子成都范祖禹純夫榮陽呂希哲原明藍田呂大臨與叔上蔡謝良佐顯道建安游酢定夫延平楊時中立河東侯仲良師聖河南尹焞彥明其九家是本之要義而加詳也集注訓詁多用注疏音讀多用釋文孟子用孫奭音義義理本二程及九家外又博採數十家益之師如延平白水友如敬夫叔京罔不挍集至於自爲之說則稱愚按以別之所謂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竝見非與至於句解節訓章又有總說無一不與訓蒙口義之體例相符然則二書即精義集注之底本雖不存無憾也論孟集注二程橫渠康節告子下引呂氏說有邵子稱子韓與董亦稱子豈非以二子之學皆與傳道統與二程不分明道伊川偏義猶分別引之三胡不分康侯明仲五峰豈非以其父子兄弟一家之學同途合轍與二呂藍田稱呂氏榮陽則稱侍講二何平叔稱何氏錯則稱叔京二范純甫稱范氏茂明則稱范浚二趙臺卿稱趙氏匡則稱伯循二劉原父稱侍讀白水則稱聘君二王介甫稱王

氏建安勉則稱王勉二張無垢稱張氏南軒栻則稱敬夫愚聞之師爲李延平其餘李氏爲李光祖惟瞽晦底豫節之李氏乃李延平因下有羅仲素陳了翁之言其爲延平顯然無所用其區別至於安國文仲俱稱孔氏仁者無敵節曾子子思易地節俱孔文仲之說暘爲王誦之節晉卿王子有其母死者節俱稱陳氏又注無二潘氏而與嗣稱名疑弗能明以俟博考

王伯厚曰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貴而安貧賤之語集注未嘗引作張氏語類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由此推之如吳才老論語考異朱子以爲其害深劉原夫論語解朱子以爲緊要處只是

莊老又如王介甫蘇子瞻之學朱子極攻之而集註皆採其說可見大儒之研經也不以其人終身學術之蔽而掩其一時說經之善亦不以其人全部著述之偏而掩其一章一節一句解說之確

朱子成論語要義在隆興癸未年三十四歲成論孟精義在乾道壬辰年四十三歲論孟集註無序不知成於何時年譜丁酉論孟集註或問成年四十八歲按張元德問曰論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修改如何或問既成於丁酉則集注亦成於丁酉可知又楊道夫已酉後錄云論語集注蓋某十年前本爲朋

友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終誤看讀由丁酉至已酉凡十年間合是集注丁酉成後即刊行矣後又刊於南康蓋孫敬甫書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修改處又曾祖道丁巳錄云朱子六十八歲某所解語孟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已又三年而朱子卒（王過錄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終其身於訓解以詔後學而後之學者徒以爲作文之用並注之詞句未能盡解鹵莽滅裂其辜負朱子深矣

駁論孟精義二條

精義成於乾道壬辰刻之建陽後八年純熙庚子黃商伯再刻於南康改名要義南康本較建陽本增有毗陵周氏（名孚）先之說又二程張子之說亦有增益（文集有書語孟要義序後一篇今舉見呂氏朱子遺書二刻內論孟精義細校無周氏之說亦祇載精義敘而無書後一篇則南康增補之本今已不傳恭讀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論孟精義三十四卷朱熹輯二程張子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十二家解釋論語孟子之語初名精義改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此本仍題曰精義蓋從原序之名也然則

四庫所藏乃南康後刻本如有力者請出鏡之亦孤林盛事也（今集注先行其言章引周氏說即孚先也）

孟子精義中引呂侍講之說至十四條集註僅存有爲者譬若掘井一條蓋集註約之又約精之又精讀者如以精義細細比校小其所以去取之意則思過半矣語類云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註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閒看了然則讀集註者可不兼考精義乎

黃東發日鈔云曾子三省章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

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後有朱子當於集註中去此一條（顧氏炎武採入日知錄內）按此說非也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夫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曰見不賢而內自省省身之學不於內而於外乎用心於內即用心於內省何弊之有不得引陸氏裏面之言以為比例惟精義中引謝氏說只作用心於內並無專字加一專字似稍有語病益曾子傳大學內省云者誠正脩身之功其初尚有格致之學非專以內省畢事也朱子集注之取精義損字多而增字少此專字必非朱子所增

或後來傳刻之誤今朱本不可得安得非朱子而正之

跋周易本義

朱子周易本義十二篇上經下經彖上傳第一彖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辭上傳第五繫辭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其十二篇皆東萊呂氏之本朱子據以為次弟者也東萊之書又參攷嵩山晁氏以道而定之晁氏則卦爻第一（不分上下經）彖傳第二（不分上下彖）象傳第三（不分大小上下象）文言第四繫辭第五（不分上下繫）說卦第六序卦第七雜卦第八其書亦遠有所承邵博聞見後錄云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子家藏大父康節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則晁氏之原於康節明矣其先東萊而考定者元豐朝有呂氏大防本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吳斗南仁傑為之乘行尤延之袁與吳斗南書云項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為之跋嘗已板行乃與左右所刻呂汲公古經無豪髮異而東萊乃不及微仲嘗編豈偶然同耶是東萊之前雖有汲公之編東萊實未之見後朱子與吳斗南書有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之語則朱子必見之其時約在紹熙之末紹熙之初本義啓蒙刊行已久之後故不及為之別白也同時沙隨程可久迥亦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彖上曰彖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自序云與康節百源易次序同其實百源之易祇八篇彖象繫辭不分上下茲分之為十有二較百源本為優沙隨之易似不欲從東萊之本遠附於百源而又增八篇為十二篇也二而論之易自經傳淆亂而後至朱而得復古本誠考古之盛事然諸本之中又惟朱子所從東萊之本為最古汲公本雖

與東萊同然上下經不別出連十傳爲次弟非古人經傳別行之舊也晁氏本不分希象繫辭上下是有七翼而無十翼也文言乃釋乾坤二卦當在希象繫辭之下乃敘於繫辭之上非次也孔沖遠正義云十翼者上希一下希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其所見必是古本東萊之所定朱子之所從所以超越諸家也至於經傳淆亂之由晁氏謂以希象文言入卦中自費氏直始東萊呂氏據漢志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爲眞孔氏遺書而合希象文言於經自鄭康成始朱子則謂康成之坿傳於經如今乾卦希象之俱坿卦

末其坤以下分爻之象辭各坿當爻之下則又王弼之所分也按漢儒林傳云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希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非謂以希象文言入卦中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是費氏之易不惟篇敘與古文同卽无咎悔亡等句一字不脫亦非施孟梁丘三家所能及豈可誣以析傳坿經乎惟魏志載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純于俊曰孔子作希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希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希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孔子爲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非臣所能詳盡則合希象於經斷自康成有明徵矣然康成注十卷今不傳惟北宋時尚存一卷崇文總目稱存者爲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則康成尚不以文言坿經惟坿希象二傳魏志亦言希象而不及文言然則今本之幷以文言坿乾坤二卦者眞輔嗣氏之本矣

又按漢上朱氏曰十翼本與周易異卷按此一句可見呂汲公本經翼連綴爲十二篇之非前漢費直傳古文周易以希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

是也按從解說上下經句看出十翼與經異本足見費氏之爲眞古文可以見晁說之誣費氏之易至馬融始作傳融傳鄭康成康成始以希象連卦辭爻辭魏王弼又以文言坿乾坤二卦故自康成而後其本加希曰象曰王弼而後加文言曰至於文辭連屬不可坿六十四卦之爻則仍其舊篇今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是也考畢復檢此伏其論允協而分別鄭王之本尤與余合故附錄之

書周易本義九圖後

本義前列圖九一河圖二洛書三伏羲八卦次序四伏羲八卦方位五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六伏羲六十四卦方圖七文王八

卦次序八文王八卦方位九卦變王氏樵竝以爲非朱子之作乃後人所坿益持論良是其詳具於白田草堂文集雜著中按河圖洛書二圖爲自古相傳之法物希夷陳氏所傳只有先天方圓一圖其理精深奥眇無可擬議伏羲八卦方位文王八卦方位二圖雖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而方位確乎不易是五圖者皆載於啓蒙卽後人所坿益於本義一書未之有礙也惟伏羲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二圖竊所未喻朱子啓蒙中本康節加一倍法演爲六横圖一太極二兩儀三四象四八卦五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四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六則六

十四卦也然未嘗加以伏羲之名今縮六横圖而爲二方圖又直題之曰伏羲八卦次敘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似伏羲早有此圖者亦僭之甚矣且其爲圖以黑白分陰陽太極之上爲一黑一白一黑一白之上爲兩黑兩白兩黑兩白之上爲四黑四白四黑四白之上爲八黑八白八黑八白之上爲十六黑十六白十六黑十六白之上爲三十二黑三十二白竝不見奇耦相生之妙曾謂朱子而鶻突若是乎胡雙湖一佳翼傳有二圖一爲伏羲始作八卦圖一伏羲重卦圖以一一易白黑不敢直曰伏羲某圖而以始作重卦題其下似以本義之圖爲非而小變之者若夫文王八卦方位乃改先天對待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無所爲相生之次序說卦乾父坤母一索再索一節啓蒙謂文王觀於巳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今直謂爲文王八卦相生之次序眞瞽說矣啓蒙卦變三十二圖反復之爲六十四圖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與本義一陰一陽來自復姤二陰二陽來自泰否諸圖絶不相合至於不載明蓍策而載筮儀又不足論矣總之本義啓蒙相爲表裏讀本義者不可不先讀啓蒙凡啓蒙中所列之圖皆讀本義者所當翫索恭讀

御纂周易折衷盡刪本義諸圖而坿啓蒙一書以發明本義眞可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

書黃氏日鈔讀易後

凡異端佖是之言古書眞贋之作一經朱子之精心卓識無有能逃其洞瞥者故蘇子瞻之說易張子韶之解中庸呂居仁之解大學陸象山之談學術皆反覆辨論而歸之正譬如然犀燭幽形狀畢現又如孔安國尚書序之不類西京文字今文尚書較古文反平易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相似詩小序非衛宏一手作孟子疏非孫宣公作子華子非百十年前文字大學有闕傳孝經多羨文皆一一辨正之不遺餘力獨至康節先後天之易信之不疑本義中既取其說以匹程子又特作啓蒙一書以

專明其恉同時袁機仲林黃中輩深以爲疑不憚往復數千百言以闡發其蘊且以是觸黃中之怒至於被劾而不悔朱子豈不知康節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伯長穆得之陳希夷希夷以前不知其傳哉又豈不知易有大極一節爲畫卦加一倍法天地定位一節爲先天乾南坤北卦位秦漢以來儒者皆未聞有此說哉誠以驗之天地盈虛之理會易消長之機有莫能出其範圍者故斷以非康節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因後世失其傳流落於方外之傳以爲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乃能反而歸之於易大聲疾呼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後儒猶往往不能無疑

者非識力之不足以知卽研說之有所未至甚者以爭奇好勝之心必欲與朱子爲難則其方寸隱微之間私欲錮蔽又烏足以知造化之妙哉慈溪黃東發氏號爲篤信朱子者其日鈔中直以康節之說爲易經之上晩添祖父反深不滿意於朱子之信邵氏末引朱子荅王子合書謂康節之說伏羲八卦近於穿鑿坿會借朱子以攻朱子使後世疑邵子先天之說朱子亦未有定論其爲說亦甚巧矣然原書云康節說伏羲八位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卦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按大槩下有脫字）近於穿鑿坿會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強通也凡六十六字按首數句言伏羲乾南坤北之位文王改之爲乾西北坤西南此其精妙之理其說甚長非荅書所能盡也次云大槩（按大槩下脫以爲二字）近於穿鑿坿會故不曾深留意指子合言也子合來書必有先天近於穿鑿坿會未深留意之說故旣引其言而折之曰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言說卦中帝出乎震一節所說卦位亦不能使人盡曉非獨先天之位今人不能無疑也（本義亦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結之曰且當闕之不必強通言子合旣不信先天之說是其識力不足以知之但當闕疑不必強求其通可耳豈朱

子於邵子之說猶疑其穿鑿坿會乎猶不曾深留意乎黃東發氏去其首尾坐定朱子以康節爲穿鑿坿會不亦誤哉

跋詩集傳三條

詩備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理毛公傳詩多詳訓詁間有名言不過百中之一二鄭箋一本小序名爲宗毛違異不少其強經就序糾繆傅會者殊乏理趣自朱子集傳出或採先儒之說或自下己意精微博大裨益名教勸懲之功於是爲至矣宋茂陵在藩邸時彭龜年爲官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某之說自是每讀

必問朱某之說云何其感動當時人君之心如此顧氏炎武曰知錄云朱子作詩傳至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辜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嗚呼仁哉觀顧氏之言可謂能闡明集傳之功效矣彼鄙儒小生動據序說以訾議朱子烏知大儒明道覺世之功哉

朱子作集傳時三家詩已亾其所據者卽今之注疏本其經文

脫譌馮氏嗣宗校正十二條陳氏啓源校正十四條所復校正廿三條俱係翻刻傳寫之誤惟陳氏啓源作毛詩稽古編謂傳寫之誤固有之至如不能晨辰之誤說夜家伯冢維之誤宰昊天泰太之誤憮奚羞之誤其適歸天降慆滔之誤德降于予之誤卿士此六詩確是朱子自改觀注語可見也炘按集傳中有明知經文之誤而不敢改者如不可休息從韓詩作思臧氏琳見宋元集傳本有吳氏曰韓詩作思七字詳經義雜記而不敢擅改經文息作思也有從他說訓經而不敢改經文者如上帝甚蹈依國語作神假以溢我依左傳作何以恤我寶山朱奇園家藏元儒胡氏雙湖詩傳附錄纂疏假春秋傳作何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溢春秋傳作恤恤之爲溢字之訛也今本兩脫春秋傳句見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而未嘗改經文蹈作神假溢作何恤也何獨至此六詩而改之且就此六詩論之以冢宰訓宰以甚訓太以慢訓慆皆傳箋舊說何以知朱子之自改降于卿士之于朱子無訓不能辰夜之辰毛依爾雅訓時朱子曰以比辰夜之限甚明推朱子之意蓋訓辰爲日成九年左傳范文子之間杜注辰日也謂日夜之限甚明也豈改經文辰爲晨乎惟爰其適歸傳云奚何也似改爰爲奚不知朱子此傳原文有爰家語作奚五字見嚴粲詩緝啓源胸博古者詩緝非僻書竟未之見乎

毛鄭說詩不言韻以時方近古韻自明也自魏晉以至六朝音

學大變唐二百六部韻書出而古音失傳陸德明以爲古人音緩不煩改字而沈重輩叶音俱所不取宋吳才老作韻補始言叶音集傳取之然今坊本集傳之音又多朱子孫鑑所補綴見史梁鳳雅非朱子之舊迫明陳季立始明叶音卽古之本音我遺音朝顧江諸儒益加推闡而古韻一事幾幾乎複聞三代之元音矣

跋詩序辨說三條

詩序非子夏作朱子特以理辨之耳攷漢書藝文志於書言序於詩無一語及序假令毛詩本有序志何故無一語及之後漢

書儒林傳始言衛宏作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假令毛詩本有序何故以詩序屬之敬仲也西漢人說詩無有用詩序者凡序與左傳孟子合者皆作序者之所本後人謂詩序已見於孟子左傳非也直至服虔解春秋左氏傳此之謂夏聲蔡邕著獨斷始用詩序皆在衛宏以後然則宏以前人不知有詩序矣序果子夏所作毛公作傳何不注序一字亦無一語及序且宛丘見朱鶴林毛詩通義出其東門見正光庭兼明書羔羊君子偕老見曹粹中放齋詩說關雎序以淑女爲后妃所求之賢毛以淑女卽后妃葛覃序后妃爲絺綌在父母家事毛以爲絺綌卽爲后妃時事采蘋序以爲大夫妻之祭毛以爲女子教成之祭諸序俱與毛不合笙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子夏之時笙詩未亡何出此語六笙詩俱有序六月總序又覆述之如在毛公以前毛公篇什何以不數三百五篇者毛之篇數也三百十一篇者序之篇數也使序作於毛公以前司馬遷主武班固諸儒何以皆作三百五篇反覆核之序之不出於子夏明矣

毛詩序作於衛宏故漢書藝文志不載至隋經籍志始載之韓詩序作於隋後唐前故隋經籍志不載至唐藝文志始載之文選注後漢書注太平御覽所引韓詩序皆唐人書也自唐以前未有引韓詩序者鄭夾漈謂漢惟韓詩有序其說非也

朱氏彝尊經義攷謂劉向新序二子乘舟爲汲之傳毋作黍離爲壽陵其兄作列女傳茅苞爲蔡人妻作皆以爲魯詩之序按向學魯詩其所徵皆魯詩之說非序也猶之太平御覽引韓詩秀離伯封作也亦不云韓詩序蓋四家當漢之時俱未有序是以漢書藝文志但有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韓故三十六卷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無一語及敘可見漢三家及毛皆無序也

及門婺源程履豐校字

跋儀禮經傳通解六條

宋史禮志載朱子嘗欲取儀禮周官禮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攷訂辯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歿卽指通解一書言也按通解所列經傳皆坿舊注舊疏其間雖亦有審擇然竝無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攷訂辯正之事又通解所編皆古經古傳後代及宋制度不登一字故乞修三禮劄子云使士知實學異日可爲

聖朝制作之助何嘗欲以此書爲當代之典乎然則宋史禮志之說盡侈言之也

當日助編禮書諸儒可考見者潘恭叔（荅呂子約書云近日潘恭叔討取整頓又詳見荅潘恭叔書）路德章（荅潘恭叔書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余正甫（見荅余正甫書）劉貴溪（荅余正甫書云近忽得劉貴溪書欣然肎爲承當）呂芸閣（趙致道見荅呂書甚精潘趙互有得失）黃直卿（詳見荅黃直卿書）吳伯豐李寶之（荅黃直卿書吳伯豐已寄是李寶之編集又詳見荅吳伯豐李寶之書）呂子約（荅黃直卿書王朝禮已付子約託其校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又詳見荅呂子約書）劉履之用之兄弟（荅黃直卿書禮書令履之用之不來亦不濟事可使報之就直卿處折衷）應仁仲（荅仁仲書所喻編禮如此甚佳）趙恭父（荅趙恭父書）楊信

（見通解）浙中朋友（荅余正甫書分付浙中朋友分手爲之）明州諸人（荅黃直卿書家鄉邦彥續編庶）浙中朋友（荅黃直卿書分付四明江右諸人依此編入）四明永嘉諸人（荅黃直卿書分付四明永嘉諸人依式爲之）江右朋友（荅應仁仲書親禮以後黃堉攜至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而卒成朱子之志者勉齋信齋兩先生厥功偉矣

助編禮書諸儒朱子敢不滿意於余正甫荅馮奇之書云余正甫博學強識亦不易得禮書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所謂獨立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耶又荅黃直卿書云禮書向使只如余正甫所爲則已絕筆矣又偶讀余正甫修禮記云禮書異日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遠僻蔓衍之說吾書也其斷周禮使事無統紀介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其辨之可謂深切矣然朱子始疑褅祭二禮於家邦無安頓處後從余正甫之議別作褅祭二門居邦國王朝之後見荅余正甫書可見朱子之取人也其心正而公嚴而恕

家鄉邦國禮凡四十二篇二十三卷謂之經傳通解王朝禮十八篇十四卷猶沿舊名謂之集傳集注朱在日錄後記云經傳通解者二十三卷先君晚歲之所親定而大射聘公食大夫諸侯相朝八篇按四篇皆各有義一篇故稱八篇猶未脫稿其曰集傳集注者凡

十四卷爲王朝禮先君所草創而未暇刪改者也按荅黃直卿書云王朝禮初欲自爲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托其校定仍令一面坿疏則王朝禮十四卷呂子約之功居多又荅廖子晦書云禮書入疏者此間已校定聘禮以前二（當作三）十餘篇荅應仁仲書云禮書方了得聘禮以前似聘禮以前朱子皆曾校定稅稿敬之此記亦未十分足據也

通解以儀禮爲經故曰儀禮經傳通解高堂生十七篇次弟始士次大夫次諸侯次天子而喪祭二禮殿其後朱子通解卽宗其意始家次鄉次國次王朝而喪祭二禮亦殿之朱子以禮教

人之意欲其行禮之身自家而鄉而國而後推之天下皆有依據非欲作此書以訪博洽之名實欲隱寓大學齊治均平之旨也我

朝黎氏五禮通考雖本朱子之書而加以推擴然以五禮爲名則當用吉凶軍賓嘉之目而以吉禮爲之首此著書之體例當如是也江脊修永禮書綱目去朱子家鄉邦國王朝之名而仿黎氏之例以五禮標題其下又用儀禮冠昏爲首而自昏禮以下盡棄其次弟雖曰祖述朱子實非朱子以禮教人修齊治平之微意也

儀禮釋宮一卷載朱子大全集中與蔡文志以爲李寶之撰按寶之與吳伯豐皆助編禮書不知寶之誤集釋時取朱子釋宮一卷列之篇中以明古人宮室之制抑或釋宮本自作求朱子訂正未遇故存朱子集中均未可知蔡謨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載儀禮釋宮一卷朱李如珪撰用中興書目之說而

欽定儀禮義疏則題朱子儀禮釋宮仍舊名也

跋近思錄四條

純熙二年乙未春末呂伯恭訪朱子於建陽留止四十餘日見伯

恭荅那邦用書相與讀周程張子之書朱子因有近思錄之輯書甫成而朱子序之其時五月五日也別後朱子精加修改始欲去篇首太極圖說及明道論性之類數段而以顏子所好何學論爲首章繼復以爲未安仍還其舊而以顏子好學論歸入弟二卷中又以事親居家事在弟九卷爲太緩別作二卷在弟七卷出處之前又疑篇首陰陽性命之說非始學者之事然不可不使其略知梗槩屬伯恭書數語於目錄之後見大全集三十三卷荅呂伯恭書及至三年丙申四月四日伯恭始本朱子之意作跋去書成已一年矣本年二月朱子自建陽至婺源省墓途中改正脫誤甚多又告伯恭補橫渠語說八月又補數段於逐篇之末伯恭

又有欲移入弟六卷中者，今皆不可考。俱詳見答呂伯恭書。其時閩浙俱有刻本，見答張敬夫書。浙刻則東陽潘叔度，四年丁酉張敬夫復刻於廣西，敬夫欲添入說舉業三段，橫渠說一段，朱子幷寫付之，橫渠一段，不可放舉業三段，則今弟七卷中之三十三四五三條可按也。後爲臨漳刻本，紹熙庚戌答宋深之，名之源書云，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按此指書臨漳所刻四經後言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見二卷十四條，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儀，不知所指，或九卷中十二三四五條之類，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空言而輕讀之也。年譜云，其後先生守臨漳，日又添入數條，刻

於學宮，卽指買櫝還珠家儀鄉儀之類。王氏懋竑以爲不知何據，遂刪去之，其讀朱子之遺編，何其不詳，而刪先儒之舊，譜又何其太銳與。

陳安卿錄云，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後世以數語爲名言，凡論近思錄者必引之，其實非也。王氏懋竑曰，按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眞文所刻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之語，與葉錄不合。葉賀孫錄云，且熟看大學了，卽讀語孟，近思錄又

難看。程子云，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之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炘按王氏之說甚精。朱子云，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何得以爲好看。朱子平日教人讀書，先大學，次語孟，而後中庸，近思錄開首所說太極性命，皆中庸之奧旨，餘亦大學語孟之精義，何得以此先於四書，序文所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足以得其門而入，謂有志於周程張子之學，而不得其門耳，非統論爲學之功夫也。是以下文卽云，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其語意明晳如此，昔李貫之先生刻朱子語錄，黃文肅公旣爲之序，又與貫之書，有謂不可以隨時應答之語易平生著述之書，旨深哉。

近思錄旣成之後，劉子澄欲採程門諸先生之語爲近思續錄，朱子止之，明高忠憲公攀龍準近思錄例，輯朱子節要一書，海陽汪星川佑文合邛文莊公濬朱子學的，坿於四子之後，名五子近思錄，同邑施虹玉璜復採薛文清公瑄胡文敬公居仁，羅文莊公欽順高忠憲公攀龍四家之說，以坿於後，則四子之後有五子，五子之後又有四子矣。黃子耕錄有一條云，固說近思續錄，先生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卻看不辯，況明中葉以後，新說日騰，陸氏稼書謂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學者

其愼取焉

近思錄注余所見者有平巖葉氏集解甚博而精施虹玉復加補輯名近思錄發明微傷煩瑣近江愼修永作近思錄集注專採朱子之語以注朱子（問坿他說及已見不過十之一二）其嚴如此然注弟一卷程子近取諸身百理皆具一段忽插入人物問有投生之事以明輪廻之說別是一理不可謂爲小疵矣

跋延平答問二條

延平答問一書行狀不載豈朱子未嘗出以示人與後錄亦不知何人所坿想趙致道師夏爲之朱子殁後嘉定七年始刊於

姑孰而致道爲之跋其跋多未核之語如云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按朱子自獻靖棄世後實從屏山白水籍溪三先生學而事籍溪尤最久遊白水籍溪而獨數屏山未知其指又云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按此編答問之語始於戊寅朱子猶在同安終於癸未朱子赴召行在延平卽於是年冬卒然則此編所錄乃入對垂拱旣歸之後也又云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爲聰明絶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爲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語意實含糊不曉解而其謬之大者則謂文公壯以父執事延平論學蓋未之契文公每誦所聞延平亦莫之許及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是朱子之師事延平在同安旣歸之後不在赴同安特往見之時王氏懋竑遂謂癸酉初見戊寅再見俱未受學直至庚辰始師事之皆爲此跋所誤也或曰行狀敘朱子之於延平亦曰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何也曰此行狀明朱子徒步從師求道之篤也朱子赴同安時奉母挈眷必不徒步可知同安考滿以後奉祠家居力不足以具輿馬故徒步往來其時延平亦貧窘不能設館授餐故朱子寓止西林動輒經月夫言豈一端而已

烏得能倘而無所分別乎

集注愚聞之師數條皆答問中語益知此編之可貴也末坿以答劉平甫兩條與答朱子無涉而取之者以延平隨問爲答各如其指而延平學問大主啞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故以此兩條殿之趙跋僅以理一分殊爲言似未中此編之肯綮也

跋伊洛淵源錄 四條

二程邵子皆伊洛人周子起自春陵傳道於二程張子起自關中雖非學於二程然龜山跋橫渠與二程備有橫渠之學其原出於二程之語朱子亦云橫渠自成一家其原則自二先生發

之故統名伊洛淵源錄所列學者凡四十人惟天祺係橫渠之弟學於橫渠范純夫楊應之皆二程交遊未嘗受業胡康侯私淑楊謝尹三公嘗聞二程之緒非親得二程指授餘三十六人皆明道伊川弟子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其二程之謂與自王豈窓以下二十人無記述文字可紀而程門敘著者莫如游楊謝及呂原明呂與叔二公然六先生之學皆不免雜禪此鉤于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而朱子有終不及程子之論也游尹謝所傳俱不遠惟楊文靖公載道而南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李延平三傳而得建安朱子伊洛之淵源至是

稱極盛云

馮理字聖先學於程子一日叩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某亦有一奇特事理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嗚呼先生之教戒深矣按聖先之學不可攷然燕坐見室中有光者必是一向靜寂作弄精神所致朱子嘗謂近來有一種學術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與日頭相似便謂之悟較黑夜之室中有光殆又甚焉以是爲奇特鮮不爲異學之歸矣

邵恕始學於伊川後自碻川見明道復從之遊明道之沒恕所敘述與范純夫朱公掞劉宗禮諸篇俱可謂之善言德行伊川取而次之於行狀之後誠重之也乃率領伊川而有涪州之行何哉伊川謂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此雖寬宥之詞實切中膏肓之病嗟乎人至利欲勝而義理微亦將何所不至耶淵源錄列諸篇末不沒其從遊之實而又以深著其畔師之辜也

朱子荅呂東萊論淵源錄有一條云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按道命錄辨此條云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

上忽起凭欄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公意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尙安得聞而不悅炘按李秀巖此條甚核憎晦翁先生未及聞之竊記於此以見不妄語之人苟無知人之明未必不妄聽人言且妄信之而妄傳之也又不妄語者之弟子如馬永卿輩又未必盡如其師之不妄語也

跋家禮

家禮一書朱子所編輯以爲草創之所未定則可以爲他人之所僞託則不可也黃勉齋楊信齋李果齋陳安卿黃子耕諸公皆朱子升堂入室之高弟子也敬之先生亦能傳朱子之家學者也甫易簀而此書卽出六先生不以爲疑直至元至正間盧林應氏作家禮辨以爲非朱子之書斷斷出於門人附會無疑明邱瓊山斥之爲妄而以家禮序決非朱子不能作其見卓矣乃王白田復拾應氏之唾餘以爲徧檢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又謂家禮序依仿三家禮範啟後爲之以發明應氏之說炘謂朱子之書如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因

學恐聞諸書不傳於後者今亦無如何矣幸而存焉者如家禮一書又必多方以斥之爲僞則吾未之敢信也按文集語錄固無明言家禮者然其輯禮之意豈無言及者乎葉味道錄云問喪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溫公後一截依伊川（炘按前一截上脫昏禮二字冠禮伊川無說家禮多用溫公）楊信齋家禮增注引朱子曰某定昏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是二條者雖不明言家禮然所定者必有一書今家禮昏禮親迎用書儀（只拜妻之父母不從伊川徧見妻之黨）入門以後用伊川說（溫儀入門便至影堂見祖禰伊川徧見家禮改三日）與葉楊所記者合然則所定者卽指今所傳之家禮無疑矣文集答汪尙書書云嘗因程子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炘按將以行於私家此家禮之名所由來楊氏引先生曰考諸程子之言則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而連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疑此取爲得祭祀之本意）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楊氏引先生曰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苔張則不敢舉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炘按苔欽夫書云祭禮修定處甚多大略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炘按欽夫書甚長論節祠墓祭皆申明程子之說又時祭用分至改用卜日之制皆與今家禮合與蔡季通書云祭禮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炘按增者如書儀只及曾祖家禮上及高祖之類損者如書儀庶羞麵食米食共十五品家禮不拘）葉味道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書減卻幾處陳安卿錄云其嘗脩祭禮只就溫公儀中間

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炘按參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受胙之類）後被人竊去亡之矣以上諸條雖不明言家禮然曰草具曰修定曰嘗脩非朱子祭禮明有一書乎今細校家禮仲冬祭始祖立春薦先祖季秋祭禰皆用程子說與苔汪尙書張欽夫書合四時正祭儀節皆因溫公之書而增損之與苔蔡季通及葉陳諸錄合然則曰草具曰脩定曰嘗脩者非指今所傳之家禮乎必以爲不見家禮二字遂一掃而空之以爲他人僞託其泯亦已甚矣至於禮範啟後所云其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攷諸家之說裁訂損益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未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

以成吾志也云云此跋作於紹興甲寅朱子年六十五歲所修之家禮亡之已久迫於桑榆不能補輯而深有望於後人故作此言若據此以爲朱子實未嘗有是書則文集語錄所云脩定嘗脩草具者豈皆爲誑語哉此可以片言而解其惑冥總之家禮爲未成之書其中議論節目不能無待於修補儒者更以書儀及諸家之說參酌而行之可矣然其大體則已得之烏得以爲非朱子之書哉

跋八朝名臣言行錄三條

八朝者宋太祖及太眞仁英神哲徽七宗也今刻本有前後二

集攷朱子答呂伯恭書云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則是有兩集可知又伯恭與汪尙書書云近建陽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王氏懋茲云前集五朝後集三朝然今前集十卷自太祖至仁宗實四朝後集十四卷自英宗至徽宗亦四朝（後集中亦有仁宗朝人然事業皆在英宗）文集有序一篇只題八朝名臣言行錄並無前後集之分疑呂東萊書所稱五朝者五卽八字之譌朱子以卷帙頗重分爲兩集不必附會東萊所見五朝者爲前集其餘三朝爲後集也序文無年月年譜於壬辰十二月下書八朝名臣言行錄成汪云此書之成歲月無攷然觀大全集此書序列於綱

呂序後當在是年或次年成耳按東萊集與汪尙書書係癸巳朱子答呂伯恭書亦係癸巳（是年遭叔母之憂書中敘及）則此書成於壬辰癸巳無疑矣

此書於呂許公夷簡事採記聞叢談甚悉東萊不樂（見沈備錄）故與汪尙書書云近建陽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攷訂處頗多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眞此恐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其不滿如此東萊亦有書致朱子朱子答書云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尙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可謂深自謙抑矣然其

後卒未修削者一則刊本已行一則許國公實友姤賢之事不能爲之曲諱也

此書體例細核之亦有未盡悉者如周張二程不列名臣以有伊洛淵源錄也而又列邵堯夫先生一人何也堯夫有名無錄汪云見伊洛淵源錄而又詳錄呂侍講希哲范內翰祖禹何也豈眞所謂草草爲之而其後遂不復修改與序文深以諸家紀載極出無統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爲病然錄中所載如據范公家傳謂純甫是鄧禹後身據聞見錄謂希夷爲种明逸卜葬地安穴稍低世世當出名將之類亦近於虛浮怪誕矣豈又

有後人之附益不盡朱子原本與是皆未可知也

跋資治通鑑綱目二條

葬大夫揚雄死此雖綱目之特筆實溫公之書例也春秋書崩薨卒而不書死曲禮曰庶人曰死庶人不得見於史故不書死此春秋之例也尚書紀舜曰陟方乃死論語曰顏淵死莊子曰老聃死古不以死爲諱故直書之與春秋之例又不同司馬溫公作通鑑凡葬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所以深惡世之背書君而事簒賊者惟揚雄不然溫公之意以爲雄雖事莽與王舜之從不同故曲筆貸之朱子以爲雄之與舜其所以事莽者

雖異而其爲事莽者則同況雄賢者也春秋之義責備尤嚴且美新劇秦君子恥焉故竊取趙盾許止之義不免卻就本例書之曰葬大夫揚雄死所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見於所答尤延之書者甚詳其扶綱常而植倫紀之功亦不淺矣必以春秋不書死尚書論語不諱死議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唐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沈既濟著議駁之以爲中宗既廢之後當每　書曰帝在房州用春秋公在乾侯之例孫之翰周齋錄范純甫通鑑用其說復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俱用嗣聖年號繫之中宗此綱目之所本也程沙隨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爲例乃考春秋未熟之故朱子雖未得聞其說王伯厚載人國學紀聞益深以沙隨之說爲然全氏祖望曰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不勝而居於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可比也卽昭公爲季氏所逐季氏未嘗敢誦言廢之亦非中宗比也益敬王雖出而儼然王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書之若中宗則降黜矣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書然則當如何書曰中宗之廢也則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爲

廬陵王於則天之稱制也則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炘按作史之法有經後人反覆推闡而勝於前人者此類是也但廬陵之稱仍于則天以擅廢之權而不能甚愚乎人意莫若於嗣聖元年二月戊午書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之已未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文明四月癸丑太后遷帝於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九月甲寅太后自稱皇帝改元光宅次年卽去嗣聖年號書太后垂拱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帝降居均州三月丙辰太后又遷帝於房州垂拱二年正月書帝降居房州自後歲以爲常至神龍反正而止似爲盡美

盡善蓋不以嗣聖紀二年以下者嗣聖本無二年書帝降居均州房州者中宗本爲帝因太后降而居均房也與敬王出居異者敬王仍爲王故曰出居此時中宗已不爲帝故曰降居質之後世之精於史法者

及門婺源王肇基校字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陸文安公張宣公論

陸文安公少朱子九歲張宣公少朱子三歲皆以聰明絕世之資聞道甚早又得朱子爲之友而成就各不同者何哉宣公受學於胡五峯五峯爲伊川三傳弟子知言一書五峯所講授宣公所奉爲準繩者也朱子於性無善惡心無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諸論力辨其非而宣公一一翻然從之呂成公稱其事師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暧暧姝姝

不復更求其進學之力者可謂眞知宣公者矣觀朱子與宣公諸書一義之合違一言之同異必反覆辨證不遺餘力卒乃同歸而一致然則宣公之爲學其用心也虛其親賢也篤其集益也廣其從善也勇敦純諸老之中學足以肩隨建安而傳之後世無弊者不得不於宣公首屈一指也若夫陸文安公之學一門兄弟自相師友非有先正名師之指授也世無朱子則已即有之而或道里遼遠華夷隔絕則亦已矣乃相望數百里之間而又有呂成公爲之介紹一會講於鵝湖再會講於白鹿朱子之德盛禮恭情深心苦欲挽洼脚六經之習以爲干城吾道之功所以誘掖而接引者亦不可謂不至矣當復齋先生之未沒也轍雖歧而陷之未深迹雖偏而轉之尚易迨復齋朱生之既沒也玉荊公之祠記曹立之之墓表無往不開其爭憤之端至於無極太極之辨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而文安公之學遂於鄒魯伊洛以外別樹一幟矣明高忠憲公以無我有我論朱與陸曰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光大有我者反是然則文安公之學所由與宣公大異歟

陸文達公學術與文安公不同攷

江西二陸竝稱後世因鵝湖之會文達文安兄弟與朱子論學不合遂統謂之曰朱陸不復別文達於文安之外不知文達之學晚年有就正之功文安之學終身無轉移之境也比而攷之竊取君子之表微焉

宋史陸九齡字子壽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

陸九淵字子靜總角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矣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

炘按二公少時一則特尊程學一則不信伊川其性質已判

若天淵矣

象山年譜復齋子壽號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曰看有子一章何如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卻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窗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復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何如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炘按文安謂有子爲支離譏正叔爲不直截明白文達則謂有子之賢未可輕議且於正叔之傳反復誦讀其學術亦甚不同矣

呂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

炘按此乾道九年癸巳書也呂東萊壬辰丁外艱癸巳陸子壽來訪見東萊年譜書中云甚有問道四方之意可見文達不滿意於家庭之學矣後伯恭邀集鵝湖即因文達問道四方之意而爲是會耳

朱子年譜純熙二年乙未呂伯恭來自東陽過先生寒泉精舍東萊歸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弟九淵子靜及淸江劉淸之子澄皆來會

嚴松年錄象山語云呂伯恭爲鵝湖之會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我兄弟先自不同何以碍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蓁蔓着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路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頷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異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數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

王氏懋竑云按象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原有不同及將會鵝湖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爲是遂作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爲然故鵝湖之會子壽舉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

炘按春秋重主盟此會雖陸氏兄弟同來實文安主之文達與文安之學平日未不同是以文安謂文達曰我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則其家庭之旨趣可知矣未會之前文安先與文達講論者蓋必求其同欲文達之從已也文達知文安之意故令其先說又知文安不可屈故但云子靜之

說是也次日文安仍恐其不合故再問之文達益知其不可屈故云子靜之說極是也孩提知愛一詩即就文安之所說而咏之以明已之必不異於文安而文安猶以第二句爲未安者推其意以爲孩提知愛既長知欽途人之心皆有之不必古聖人之相傳故和詩易之云斯人千古不磨心隱以規文達之不足也後世良知之學即從鵝湖詩首二句悟入陸氏兄弟本東萊之友與朱子不相識東萊晤止寒泉數十日必爲朱子言二陸梗槩并文達與文安不同之處故朱子一聞其詩深許子壽將登於岸之學竟爲子靜一葦航之也不然朱子何以知之哉

象山年譜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

炘按文達之止文安有深意存焉非徒爲一時辨難之不已也

呂東萊集苔邢邦用書云祖謙與朱元晦同至鵝湖二陸與子澄諸兄皆集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爲子靜詳細言之講貫誦習乃百代爲學過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

炘按二陸之詩同遵共轍伯恭別後獨爲文安詳細言之不及文達者正以鵝湖之會文達爲文安所挾而主之者獨文安也

象山年譜純熙四年春正月丁繼母太孺人鄭氏憂

朱子文集答葉味道書云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其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因以儀禮注中既祔復主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何如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非孝子之

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舉之語

㮚按二公居喪之不同講禮之不同又如此朱子文集中有與陸子壽論既祔復主二書

朱子年譜純熙六年己亥春正月復請祠不報候命於鉛山陸子壽來訪

余大雅錄朱子語云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譚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教人皆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昔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著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卻是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窮袤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子壽看先生解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令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檢點處

王氏懋竑曰鵝湖會後子壽益頗自悔其前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亦不與子靜供而卒從朱子之說

㮚按鉛山之訪在免喪之後自踐其負荆請舉之言而因以其學就質於朱子也

東萊集與元晦書云此書在庚子張南軒既卒之後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㮚按文達去年詣鉛山今年過東陽卽此兩年之間僕僕於朱呂之門非幡然改悔求道眞切其何能若是乎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卽答敬夫前書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卻主人耳朱子庵部上封事孝宗大怒曰是以我爲亾也趙雄力爲救解乃已渠兄弟合日益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尙未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十去八九耶

㮚按此書專說文安不說文達蓋文達去年會鉛山已改從朱子之教矣文安之雖已轉步而尙未移身出自文達之口則文達勸戒之力居多惜乎是年九月文達逝卒而文安仍自守其學以終身也

象山年譜純熙七年庚子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朱子文集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惻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次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以辨屈又知兄必將退而深觀遂逡巡而旋退悵猶豫而盤旋別未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述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

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被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而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冒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冒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耶

陳氏建曰陸子壽之卒朱子爲文以祭之象山則無炘按此文敘次文達先後學術最爲明晰然則朱子早異晚同之說移而施之文達誰得議其非者而道一定論諸編反屬之文安何也文中敘鵝湖別後一書有未定之語惜乎復齋之集久佚不復能見其詞矣

呂東萊文集與朱元晦書云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關繫也痛痛朱子文集答呂東萊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惜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

炘按文達之卒二先生痛惜之如此可見文達晚年之學實不異於朱呂矣

陸文安公踐履篤實論

陸文安公之學眞有名實不相應之弊至其心術品行則表裏洞徹踐履篤實大賢也觀其一家兄弟自相師友雖睦之風式乎鄉鄰其內行純備如此幼而頴悟九歲能文二十四歲猶未冠赴舉伯兄復齋力勉再三始以周禮鄉薦丁宣教公憂未赴又十年始再應鄉舉南宮既捷以後兩遭主簿俱以母兄之喪回翔十餘載未上其安貧樂道恬於仕進如此薦除國正啓論諸生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其推誠誨士忠告不倦如此遷敢局四年親友勸以久次宜遠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

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誠其眷戀朝廷失懷忠藎如此荆門之政推心豁然同官稟事皆得展其所懷大守所判候屬皆得卻回待同官如朋友教庶民如子弟期月政化大行周益公謂之躬行之效其施設惻怛誠能動物如此白鹿洞義利之說敷陳剴切聞者流涕真考先生平生之行允蹈無愧其言行相顧君子憯愷如此是以史少師厲牒稱其沈粹之行輦行所推呂成公與陳同甫書稱其篤實純直未易多得朱子與學者書謂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一人其推許於諸賢可謂

至矣惜其學太信心傳之不勝其弊若夫貶頑起懦足以振斯世玄頹之習而感發學者廉恥之心則文安公非誠百世之師哉

陸文安公推服朱子政績說

金谿與建安之學判然如緇素之分黑白也涇渭之別清濁也嶲夷橋谷之殊東西也太極無極之辨往復詰難始終不能相合也乃獨於朱子湖東之救荒極其稱許社倉之立制極其法效南康之人言極其剖別江鹵江東之提刑極其欣羨初未嘗稍存芥蔕於其中焉攷象山祭文與尤延之書云允晦浙東救荒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傳聞頗知梗槩浙人殊賴目勑一飾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傷龍孫者當可阻矣又與陳倅書云元晦在浙東大飾殊偉劾唐與正尤快人心百姓甚惜其去其稱許也如此象山在勑局時編朱子社倉法於廣賑恤門後省監復申明其法梭山居士欲仿而置之於青田戊申象山與袁監趙汝誼書云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於此矣有司不復挂之於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勑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恤門令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屑敢不自竭需公

移至續得布稟其效法也如此朱子在南康勦治豪猾人言頗謂其過嚴象山與尤延之書云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遺可以嚴而非之乎其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汎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其剖別也如此朱子自湖東改除江西提刑象山與朱子書云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儻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朱子辭江西提刑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象山又與朱子書曰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不念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迹令得大賢暫將使

旨則輶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塗高衡霍斯人瞻仰嘗爲之一新矣其欣慕也如此然則象山與朱子不同者特其學術而已彼沈繼祖劾朱子知南康軍妄配數人而後與改正爲浙東提舉多費賑恤錢米與其徒而不及百姓狂悖之說有何足責即議社倉與青苗同法見南軒與朱子書亦出一時妬忌之口無庸計較獨林艾中立朝風節頗能自異於流輩乃因論易西銘不合遂糾朱子致令後之論者與余嘉陳賈胡紘輩同類斥之不亦可惜也哉

朱子深戒及門不得無禮於金谿說

昔孔子初見老子史記載其謂孔子之言甚倨而孔子不以爲忤且有猶龍之歎非老子之賢遠於孔子孔子之聖果不免於老子之所議也其時老子年高而德尊孔子適周問禮方以弟子之禮事之謙恭卑下乃少事長之禮當如是耳朱子一生參小學少儀弟子職諸篇采輯綦備所以守尼山之家法而爲後生小子之慮者可不謂深乎朱乾純之間陸文安公以聰明先覺之資崛起金谿聚徒講學與建安壇坫相望一時英俊後學之士鮮有及者是以朱陸之門互相切磋劉純安者學於陸氏而登朱子之堂者也來相見時極口以子靜之學爲大謬朱子詰之曰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不得述加此說又朱子過江卤與文安之兄文達對語而純突不顧而去獨自默坐朱子曰使是其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得如是諸葛誠之者亦遊於兩先生之門者也朱子詒之書曰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欲深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得輕相詆譏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有立我自是之意無復少長之節禮恐之容至今常不滿也嗟乎觀朱子之所以戒及門者然後知朱子之於金谿其心平其氣下其禮恭其詞遜既以禮自律復以禮約束及門之士其所以救金谿之失者不徒在論說

之異同也後世學朱子之學者矩矱宜尼誦法小學躬行實踐之餘抑然自下不敢放言高論以取僭踰之咎雖未必遽詣學之精微而大本固已得矣彼揚眉瞬目如傅子淵者宜其喪心而失志而朱子之學所以能傳之萬世而無弊與

及門婁源 勝兼乾校字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呂成公論

朱子稱呂成公少時性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又云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竊以爲成公一生之學皆得力於論語之兩言不僅變化其一時之褊急也成公先世在北宋日代有名臣榮公又從二程講學南渡以來推中原文獻之傳必數金華呂氏成公以宏達偉博之才無所不通獨心折於朱張二先生之學教授嚴州適值宣公

爲守後又與宣公同朝隔閡而居所以講求之者甚切乙未之夏訪朱子於建安丙申復會朱子於三衢殷殷就正不辭道遠觀其與朱張二公諸書無非虛心求益切已克治之言其平日責躬之厚可知矣其時臨川陸公子靜永康陳公同甫永嘉陳公君舉葉公正則皆以學名海內自立壁壘何相下雖以朱子之賢不能滿臨川永康永嘉之意更何論潭州也成公一一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明招講席之間陶冶而融鑄之雖未收擴清之功而實無齟齬之憾非其修德之無瑕而與人不求備者能之乎而又非一於優容也觀其與陳永嘉書以所見差異流弊無窮爲戒與陳永康書以收斂不可斂之氣伏禮安統爲訓至於與子靜言講貫通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瀾病不可因噎廢食數語藥石之論直入膏肓特其語則從容而不迫耳朱子以爲有河海之辨而守之若諸非知成公之深不能爲是言也然則朱子之於羣儒必僩僩明辨者非與是又不然朱子傳注六經纘承斯道爲往聖明正軌爲萬世絕異趨豪釐之差千里之謬不直則道不見此禹之慮民深也論語厚薄兩言特爲持身涉世之大法若夫先聖後聖之所任學術治術之所關則有孟子予豈好辨之家法在夫

言豈一尚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張宣公呂成公皆朱子之直友說

自古賢人君子修德講學未有不藉友朋切琢之力而能相與有成者也友以直言規過爲上而諒與多聞次之有朱乾純之間潭州張宣公敬夫先生婺州呂成公東萊先生與朱子鼎立東南共扈斯道二公皆俱心於朱子而自謂其學之不及然其規鍼朱子之言一何切直之不少假借也今觀南軒所與朱子諸書有云辭似甘詐億不信少含宏感悟之意有云于飛說宅上應接費用亦多更深加撙節爲佳有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

處有云願平時以爲綱故者作大柄豎寘有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有云元晦學行爲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已下只是見他人不是覺已是處多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東萊與朱子書有云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温潤氣象不可不省察有云以吾丈英偉明俊之資恐當以顏子爲標轍回撝縱氏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有云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爲心之正既而以雕鐫之費用度之乏爲義爲刊精義事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有云五夫補助不免封畜迭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侶

倭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檢點此等已書有云但恐習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獨爲君子愈扞格不可入耳謂朱子在南康時如此之類亦不一而足竊謂朱子任道之堅進德之勇好學之深克已之密豈必盡如二公之所規而二公反復不遺餘力者蓋身心性命之交望之深慮之切尚有所見無不覩縷而朱子因以益致其功遂成名世大賢之德其若劉子澄書何追溯之而有餘憾也若子澄云日前爲學根於返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絶不聞此等語矣且南軒集四十四卷朱子之所手定凡規朱子之書無一不存則朱子當日之喜於聞過日益遷善之盛德可以想見矣後人之學問德行萬分不及朱子之一又無嚴師直友之鍼砭即有之而或自護其短或隱拒其諫無怪乎德日卑學日逞流於小人之歸而不自知也偶讀南軒東萊兩集有見於此遂爲之說以自警并告同志之友皆當以朱子爲法云

朱子同時浙學攷

年譜云朱子歸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已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爲學者心術之害極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按朱子同時學術有江西之學湖南之學浙東之學江西之學陸文安登壇主盟與建安旗鼓相當莫可稍下雖兩家門人弟子往來講論如晉楚之從交相見卒未有能拔趙幟而立漢幟者也湖南之學發源於五峯導流於南軒如性無善惡知覺爲仁及先務察識諸說朱子爲之疏濬排決南軒皆降心以相從而胡廣仲吳晦叔諸君子有切磋之功而無齟齬之誚眞所謂末乃同歸而一致者也惟浙東或談心性或矜事功高者入虛無卑者湛利欲觀文集語類所論浙中學術別而出之約有四家不

僅子約叔昌諸公已也今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永康陳同甫之學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屢詣闕上書光宗御極擢進士第一人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謚文毅今傳者有龍川集

本傳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校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主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雷霆交發而弁玉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匈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呂祖謙等云

朱子答書云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私竊疑之願細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所以爲異日發揮事業之地者亦光大而高明矣

語類云同父才高氣麤又曰同父在利欲膠黍盆中

炘按陳同父爲呂成公所重朱子提舉浙東時同父來謁其後書問不絕朱子雖力辨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及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而同父終不能從是爲永康之學

東陽呂子約潘叔昌之學

呂祖儉字子約婺州人東萊先生之弟也官至大府丞以論事得罪韓侂胄死貶所宋史忠義有傳所著有大愚集今佚

朱子答書云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出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所說不謂子約亦作此見而爲此論也

又書云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陝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子長班固之儔然後可以造乎高明正大之域也

又書云同甫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若之來書亦於智力二

字畢竟看不破放不下

又書云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但見頃來議論如山移河決使學者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

答沈叔晦書云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爲學者心術之害

答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叔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出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

炘按子約爲成公之弟成公與朱子共肩斯道講論親切子約不應差異至此其所以差異者蓋動於永康之議論耳永

康縱橫馳驟不可一世成公在日便往來於明招講席之間及成公既沒子約爲其所動自以爲有用之學而不知陷入計功謀利之窠臼而不能拔出朱子屢致書規之然子約素切磋於朱子省身克己用力甚深見蒼子約書是以終能奮發大節凜然不可與縱橫跅弛之士一例而視之也

潘景愈字叔昌婺州人居近呂成公與兄景憲俱以學名朱子答書云示喻讀史曲折節意以爲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翫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

又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論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準殊不可曉向蒼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

又書云示喻漢唐故事以兩家較優劣則然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

答黃直卿書云婺州一種議論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甫潘家館客往往皆此類

答程正思書云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

炘按叔昌所學其詳不可攷以朱子答書觀之大氐與子約相近是爲成公殿後東陽別派之學

又按年譜浙學中又有孫應時孫字季和大全集中有答書二首別集中有答書八首細核之似非子約叔昌之比且別集第三書云大氐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亦寡矣然則季和之學實見許於朱子故今不削

永嘉陳君舉葉正則之學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登進士甲科官至寶謨閣待制今傳者有春秋後傳止齋文集

本傳永嘉鄭伯熊薛季宣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傳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

呂東萊與君舉書云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皆高明之士（朱子與葉正則書云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竟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眞有以也與東萊答君舉之意同）又曰公私之辨尤須詳察

陸象山與君舉書云世習廢墜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蔽私見卻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到形似以自坿益不知其

實胥馳久矣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君舉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穐又不冏分明如此說破欲包羅和會眾說不令相傷其實都不曉得眾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是

語類云君舉有周禮類數篇又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純熙五年進士第二人官至寶文閣學士謚忠定今傳者有水心集

本傳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

朱子答書云來書豪毛釣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甚多有之不謂明者亦出此也

又書云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皆能舉包藏之語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為不然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故作此見耳

黃氏震曰水心力排莊老正矣乃并譏程伊川則異論也力主張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詆本朝兵財廢敝天下以至於弱正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荊湖棄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浙為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廢敝削弱之尤者也

折抜止齋水心甬公為經制之學雖其公私義利包羅龍舉不甚分別大旨與永康相出入而其持躬端正考事詳密立論懲實終與永康不類是為永嘉之學

四明楊敬仲袁潔齋舒元賓沈叔晦之學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官至寶文閣學士今傳者有楊氏易傳慈湖詩傳慈湖遺書

慈湖遺書云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夜返觀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為一體後因承象山先生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豁然清明

又云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

陳氏建曰朱子嘗謂浙江有般學問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只覺一箇物事與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正是指此論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亦不必徒為嘵嘵也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登進士第官至知溫州進直學士謚正獻

今傳者有絜齋家塾書鈔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絜齋集

本傳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皆在學

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旨乃師事焉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登乾道八年進士官至通判宜
州謚文靖今傳者有文靖集
本傳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于斯夕于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
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登乾道五年進士官至通判舒州追贈直
華文閣謚端憲
本傳試入太學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
朱子答書曰日前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弊

又書曰近年學者求道太迫大論太高往往喈簡易而惟精詳
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本天理之本然
朱史陸九淵傳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炘按楊袁舒沈四先生雖所造各不同而皆傳金谿之宗旨
朱子謂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
空底物事都無用蓋指此也是爲四明之學
朱子借陸學以鍼砭婺學說
婺州自呂成公殁後大愚叔昌諸君震於永康之議論輕心性
重事功其弊將枉尺而直尋且不免利欲之膠參始朱子與成
公切磋之時共扃斯道不意一傳而弊至斯極也純熙辛丑季
冬朱子除提舉浙江常平公事壬寅哭成公於明招之墓會同
甫於衢婺之間與浙人往來講論者一載癸未甲辰奉祠家居
始辨浙學之謬而於婺州尤三致意焉蓋大愚乃成公之弟而
叔昌亦及門之佳士也初陸文安公講學臨川呂成公爲之介
紹始與朱子爲鵝湖之會文安之學在於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與朱呂先知後行由博反約之論不合然與其癖傳耽史心日
外馳何如收斂凝定尚能不失其本心也計功逐名利日益熾
何如恬澹廉靖尚能不失其素志也知智力之說不如德性而

後一切把持之念消知涵養之功可勝浮躁而後一切棄放之
意絶於是恒借陸學以鍼砭之苔劉子澄書云子靜一味是禪
卻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益苔陳膚
仲書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身心全
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長苔吳伯豐書云學不過兩種
一則脫略太高一則專務外馳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
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苔沈叔晦書云務爲學而不
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術廢經而治史略王
事而尊霸術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凡文集中如

此類者甚多皆不得已而爲補偏救弊之計其詞氣抑揚宛轉之間亦無難明其意之所在昧者不察遂以爲朱子晚年之學實尊信文安不亦誣乎

及門婺源汪經化校字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與某論朱子傳注書

足下博聞強識而染於近世戔戔之習好議先儒之非竊以爲讀書之法當明大體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自古聖賢爲學之規模如此孔子大聖也成春秋維王迹誅亂臣賊子孟子以抑洪水驅猛獸與之比烈者此也至於襄公二十一年九十兩月二十四年七八兩月連書日食攷之推步斷無此月而食之理此係魯史之誤無疑夫子存之而不改者以非春秋大誼所在故耳孟子亞聖也道性善闢楊墨黜霸功以崇王道使孔子之道得明於後世韓昌黎稱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至於淮泗入江與貢不合冠禮父命與儀禮不合此係著述時引用偶未詳究亦以非全書大誼所在故耳朱子生濂洛之後力肩道統出學庸於戴記配論語孟子而爲四書又爲章句集注以闡其蘊元明及今家絃戶誦人人得聞孔孟之傳黃勉齋稱爲集諸

儒之大成者此也至於制度名物沿舊說之悞者亦有之矣後人往往毛舉一二細誤肆意排詆果爾則連書日食遂可以不知推步爲孔子病乎淮泗入江遂可以不讀禹貢爲孟子病乎是以學者讀書當明大體

與詹小澗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

臨川李穆堂先生爲金谿之學晚年全論一書聞之久矣昨於鄴架見之即攜置行篋中途間讀過半歸來全閱一通此書不通爲學部通辨報仇無他意也朱陸之學晚年冰炭之甚此通辨之說雖百喙亦莫能翻案乃此書爲之說曰朱子晚年論陸子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而朱子晚年與陸子之學則符節之相合夫學則全同而論則全背是陰蓁其實陽避其名此乃反覆變詐之小人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朱子爲之乎所引朱子之書凡三百五十餘條但見書中有一心字有一涵養字有一靜坐收斂等字便謂之同於陸氏不顧上下之文理前後之語氣自來說書者所未有也朱子誨人各因其材懲心性之虛無則每進以篤實救口耳之泛濫則恒示以精微乃見朱子書中有箴學者溺於記誦語則曰此朱子晚年悔支離之說此朱子晚年答章句訓詁之說不復顧其所甚何人所藥何病執是以

論則爲之猶賢乎已孔子異有取於博奕矣朱子一生之學日進無疆晚年造詣後學何敢妄擬然朱子之心則未嘗一日自足望道未見之語時流露於簡牘之間乃見朱子自謙之言則曰朱子五十七歲猶云自誤誤人（答劉子澄書）六十七歲後始云晚方自信（答周南仲書）七十歲後始云至老而後有聞（答余景思）若與同時頓悟之學去若天淵此鳳凰已翔乎九仞而蠖蝶猶窺於蟭螟也悲夫朱子之書宏博浩瀚皆學者所當誦習而尤精者在四書章句集注時時改定至老不倦易簀前猶改誠意章可謂衆髮無餘憾矣乃謂朱子之四書晚年尙無定見亦無定本又謂

朱子補格致傳背卻經文橫生枝節又謂朱子勝心爲害自欺欺人其信然不可用而又難於自改又謂朱子明知章句之解乎其否乎足下生朱子之鄉爲朱子之學居敬窮理躬行實踐不宜一刻放過愼勿爲異說之所惑則幸矣

朱子自道所學恒歉然不足說

自古生知安行之聖至文王孔子止矣然而文王孔子之心不自以爲聖也孟子稱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於等常至易之事學者之所共能而一則曰某未能一一則曰何有於我自後世學者觀之以爲聖人之謙詞而不知當日皆出於中心之誠流露於自然而不自覺耳朱子資稟之異亞生知安行一等而其望道未見之心則與文王孔子無以異也觀於文集所載與人論學諸書抉經之心承聖之統析理之密衛道之嚴皆具有邁往無前之概而其抑然不敢自是常若歉然之語又時時自其胸次流出不惟一再言之且言之不已至於不可勝數蓋文王孔子之心法固如是也論者不察見苔何叔京書有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之語遂以爲朱子晚歲痛悔拯艾大悟舊說之非及後人考訂年月尙在四十以前又有取朱子五十後諸書如苔呂子約有僅有向來見不到語苔江德功有區區前日

之病今始自悔語苔潘叔度有覺得目前外面走作不少語苔劉子澄有日前看大學不切亂道誤人語又有向來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語苔余景思有老而後有聞語遂以爲朱子之學晚猶未得聞道及既老而僅得有聞較之同時頓悟之學相去不啻天淵嗚呼執是以論則文王之望道未見眞未之見而孔子之何有於我亦眞未之有矣烏知古聖賢日進無疆歉然不足之心法哉

朱子因人論學言各有當說

師弟苔問莫詳於論語一書同一問仁而所苔之仁不同同一

問政而所荅之政不同同一問孝問君子而所荅之孝與君子不同夫子明著其說於冉有季路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退故進之聖人設教之苦心此其例也朱子生伊洛之後溯洙泗之統平生爲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闡發義理而不流於訓詁精研性命而不入於虛無精粹之說盡於章句集注斟酌美善無復餘蘊是乃朱子之全論也至於朋友師弟問荅諸書或言涵養或言主一或言持守或言提撕警覺或言博覽之非或言記問之醜皆不過補偏救弊因人設教而已後世論朱子之學者拾其單篇碎句斐義孤詞輒指而

目之曰是與易簡工夫之說合是與識其本心之論同是卽所謂先立乎大切戒支離也是卽所謂裏面用功專務踐履也影響附會儱侗不分以是爲朱子之全論適足形一已之偏私與朱子果何損乎

與友人論箋燈約旨書

昨承問光山胡氏精於周易其箋燈約旨中頗不滿意於程朱其說是否竊以爲孔孟之書得周程張子而明得朱子而益大明朱子詮說孔孟之經體用一原隱顯無間後雖有如朱子之人出亦不過研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足以配朱子而繼往聖

斷不能有增於朱子之外或加於朱子之上也至揆好勝之心必欲別生異解非得此則遺彼非語東則窒西一格以朱子之說皆適形其淺陋耳如約旨以朱子中庸注道猶路也爲不然其言曰率者順也不作行字解順自內循循而出又引西山眞先生曰子思之所謂性者循其天命之性行則外而之動象也道字解曰猶也循字最妙乃率字正解行則外而之動象也道字解曰猶路是將率字認作行字了率者順也譬若從京都而至某省非從他省而至某省也又如從京都而至某省非但從京都而至某府某州也今曰猶路試觀後面君子之道費而隱又觀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又觀造端夫婦此豈路字所能解乎四子之書

諒無二道亦可云朝聞路夕死可乎斯按道無正字卽假借道路之道爲之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若卽猶也以猶路訓道始於孟子不始於朱子卽如譬從京都至某省云云是約旨卽以路字解道字而不顧其自相矛盾乎西山乃朱子之嫡傳朱子曰率循也西山曰循其本然之往西山之循字敏妙章句之循字何以不妙說文循順行也約旨之順字卽章句之循字順之必勝於循未聞其審訓道爲行張元德之說見朱子荅呂子約書而朱子實未嘗以率字作行字解也有體統之道有楸著之道四書中何得無二道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必處處改仁作

人改義作宜便不可通何獨至於以路訓道必處處道字改作路字乎約旨又不然朱子中庸性卽理也之注其言曰性卽理也與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說不合理是有知有覺之後方始見得豈性之體耶孔子之繫易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既將理性分說則理非性可知理字之上用一窮字豈不全在知識上面用功性是定命之靈源含生之主宰理在逐事逐物條理分明細微曲節上見既有條理可言已在有知有覺之後矣炘按程子性卽理也之說朱子以爲顚撲不破理楸見於萬殊一物各有一理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也理統會於一原萬物共

此一理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理本條理之謂程子曰在物爲理致知格物卽窮理之謂豈得謂約旨所說盡非但有知有識以後心所能窮之理卽受形稟命之初天所全賦之理使人心受之於天先無此理何以有知有識以後便能窮此理乎天之體渾然一太極包含元亨利貞人之心亦渾然一太極包含仁義禮智性者仁義禮智是也理者亦卽仁義禮智是也在物之理千條萬緒皆根仁義禮智而來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有知有識以後所能窮者窮此而已在天之理萬派一原無非仁義禮智之性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受形稟命之初所全畀者畀此而已以是而議程朱性卽理也之訓毋亦逐其末而忘其本乎約旨又以論語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之注爲不然其言曰宋儒言性必欲兼言氣字誤盡天下後世致令天下後世怠廢自棄者托於氣質以自諉謝豈聖人教人本意氣質之性謂性中有惡與荀楊湍水同見周子曰幾善惡孔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言吉而不言凶是卽性善之旨漢儒不知此旨吉字下添出凶字以致後儒并將善惡二字解說幾字遊其門者據誠無爲幾善惡之說又分說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傳授不確詁誤後世不少恐聖人之本文不可一言增損也炘

按程張氣質之說爲自古來儒者所未道朱子謂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語類云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是記錄者之誤也朱子豈不知孔孟曾思未明說氣質之性乎然孔子以繼善言性而又有近遠不移生安學利困勉之論則不言氣質而氣質可推孟子道性善而又有形色天性味色聲臭性也之說則不言氣質而氣質又可推曾子之明德子思之天命皆性善之說也知愚不肖強柔之各不能一格致誠正修身之自明而誠皆氣質之說也自程張有氣質之辨而後儒因致其變化氣質之學有功後世莫此爲大謂之詁誤不亦誣乎周子之

幾善惡乃言感物而動之際非天命以性之初卽以孔子之言證孔子吉凶悔吝生乎動何嘗言吉不言凶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卽上節知幾之義項氏安世曰此章內十一爻雖各爲一段而意皆相貫此爻尤與上爻文意相貫漢書之有凶字未可以爲漢儒之言而皆之也其他天道歸仁諸說皆與程朱枘鑿不相入總之光山胡氏之學沿金谿姚江之傳故以主敬不如主靜之善一貫卽是孔門頓悟之學無極太極之辨朱不如陸姚江良知之說知之者鮮其流弊至於滅棄師承約旨云學必師承皆好名者附會之見耳崇信輪廻約旨云天下之大忠大孝有一世再世求了心願者矣天下之大好大仇有一生再生期爲報復者矣

皆未免於高明之過矣

與定海王薇香明經論論語後案書

恭讀大箸論語後案兩冊雖未窺全豹已得聞纂述之大旨矣書中云余平生服膺宋諸儒之說令弟敘云余四兄於程朱所箸之書徧讀而徐悟之則今日能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與夫程朱之釋經雖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盡得聖人之意然其大者固得之矣大莫大於性道諸說於性道諸說而不得何以爲程朱金谿姚江之餘今時已息而孟子字義疏證又復恣其詆毀不謂精博如先生而亦偶有取於其說也又程朱雖未能便是聖人然皆顏曾之侶王佐之才使其得位行政皆可以制禮作樂復三代之盛古之一名一物無關重輕者朱子多因仍舊說至於郊禘大禮非聖人不能作非亞於聖人者不能心知其意程子謂魯之郊禘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義蘊宏深於此等言而可駁則亂臣賊子接迹天壤矣周公身爲王臣與孔子異代師表何得比而同之朱子取趙伯循之說以言禘而禘說大定在伯循不過一得之智而大賢聲入心通沛然莫之能禦所謂集諸儒之大成也遍檢諸經之言禘者玩其本文及上下文義何嘗有一語及天祭法禘在郊上自譽及稷立文順

而下之他經則皆郊在禘上何得因國語禘郊連文遂以爲祭天之證國語本後人之書非左傳可比卽禘郊不過爾栗亦與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徒御不驚聲者也同一文法經典中如此類之省文甚多實孤證不足爲據如必復感生五天帝之說則後世必有瀆亂典禮而流爲不經者不可不防其漸也又注經當謹嚴而論語爲聖人之遺言尤當謹嚴千乘雖二說而八百家出一乘非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不能容毋論左傳孟子王制無出百里之國卽以論語證論語如由言千乘求卽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夫子千乘之國與百乘之家對言皆其的據

則周禮之說闕疑可也以上皆舉大者有所不安於心不敢爲坿和露同之見炘竊謂論語一書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見仁見知原不妨各抒心得但其宏綱大義不可有違庶幾能繼往聖之心闡先賢之蘊而示後學之正軌也相去千餘里不能北面請益謹獻其疑於左右惟先生察之

與友人論論語論仁論書

憶昔此書纔疆諸板淩仲子先生自浙來攜以見示彼時卽不安於心後數年旨作一書論之語嫌戇直未敢出以示人請爲足下言其大略焉仁字萌芽商書周禮列於六德皆不過慈祥

愷悌之謂吾夫子作文言以體仁配乾元尊爲四德之首孔門之教遂以仁爲學問大主坿程子所謂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是也朱子以愛之理心之德釋仁字愛情也理性也有仁之性斯發爲愛之情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義禮智信皆心之德獨於仁言之者所謂專言則包四德也天地之心無一息之不仁故生物之機隆冬未嘗或斷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亦無一息之不仁特爲私欲所蔽則有時而斷然惻隱之端隨處流露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程子曰滿牌子是惻隱之心古聖賢言仁無不屬於心者乃此書忽有取於康成中庸注相人偶一言謂必有二人而仁始見從無一人獨爲仁之事曾子制言篇所謂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數語足以發明制言篇數語皆言人之相與與仁字全無交涉凡論語五十八章論仁之旨推之以及諸經無不符合而程朱之言仁一字不取以爲但取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何其立論之果也鄭氏中庸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者漢時恒言不知所自來鄭氏往往以之注經聘禮公食禮注皆引之相人偶者卽與人爲偶也漢時未有反切注經家有讀如讀爲之例讀如者讀此字如彼字之音

義者後鄭之注詁音然但取句中一字之義非以讀如之全句不取其義先鄭之注多如此如欲其聖隱讀如紛如參之禦欲其棲屬讀如子南僕之僕亦有兼詁中每兼詁義

義者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止取右字之義不全取爲訓如太史是右讀如周公右王四字酬有與也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止取與字之義不全取諸侯以禮相與六字此讀人也如相人偶之人是詁音而亦兼詁義者言讀此人也之人與相人偶之人同音同義並非以相人偶三字解人字何況仁字乎下云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始正解仁者人也之義凡與人偶則生親愛存問者卽小行人存頫聘省問之存問謂以人之意存察而勞問之所謂親愛之也與人親愛必自親親始故曰親親爲大人意相存問亦漢人之恒

語故曰以人意相存問之言鄭注之意不過如此何嘗以相人偶解仁字并解諸經之仁乎又表記仁者人也鄭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即中庸注以人意相存問之意謂以人恩待人之意相施給之也是鄭氏實未嘗以相人偶訓仁也茲姑不具論果如此書之說必有二人而仁乃見則顏子三月不違仁是顏子之心三月不違於相人偶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無終食之間不相人偶也造次顚沛必於是是造次顚沛必相人偶矣求仁而得仁是求相人偶而即得之殺身以成仁是殺身以成人偶也其可通乎其不可通乎噫乎仁爲天下之至理爲仁

乃聖門之首務觀朱子仁說及荅張敬夫何叔京游誠之諸書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以惺惺爲仁之意皆力爲辨明不使稍涉疑似不意六七百載而後又有援引康成之注如論語論仁論之所云也

與友人論孟子字義疏證書

足下盛稱孟子字義疏證一書爲近今之鉅製竊以爲過矣此書位置甚高自以爲孟子而後至我

朝乾隆年間近二千載無一人能明孔子之道宋程子朱子皆不免冒宗亂族貽蝨無窮特作疏證一書由孟子以通孔子之道不使程朱害事害政之言復行於世其所以不能已於辨者與孟子之闢楊墨韓子之闢佛老同爲不得已之苦心其信然乎其否乎炘非知道者何足以知疏證中之道請粗陳鄙見之一二以俟賢者擇焉疏證謂理者條理分理之謂孔孟六經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凡字義至後世益加密於前如詩書中仁字皆親愛之稱至孔門始以仁包四德孟子又添說義字詩書中聖字皆明通之謂至孔孟始以聖爲絕德他如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未發已發孟子養浩然之氣皆前聖所未道宋儒之理氣錯用諸說亦然但當論理之實諸在聖者或合或否不當論字之見於載籍者或多或寡

今人一啓口而即曰理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宋人言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理在事物處事物而當合於人心之同然始謂之理非得於天而具於心也天理即存乎人欲之中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程朱就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者轉之以言理而六經孔孟之道亡云云炘按理也者萬事萬物當然之則疏證以自然者爲欲必然者爲理而不肯言當然夫欲任自然則無所不至矣理曰必然則鮮不以意見當之者惟求其當然則知之明而處之當孔子所謂有物必有則是也程子亦云在物爲理然是理也雖庸夫孺子皆知之所以人一啓口如天下即有不孝之子未有敢說子之不當孝者天下即有不忠之臣未有敢說臣之不當忠者故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豈非得於天

而具於心乎惟昇於天而具於心是以庸夫孺子皆可以知其知也無幽深元遠之妙故曰易知又庸夫孺子皆可以能其能也無委曲煩重之迹故曰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易知乾也簡能坤也非得之於天乎吾心苟無是理何由易知而簡能又何以處事而當合於人心之所同然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具之於心亦明矣理之在事物者楸著之理也理之在一心者體統之理也必以理屬事物而不屬之心是告子外義之學也天理者在天爲元亨利貞賦於人則爲仁義禮智疏證謂天理爲自然之理取莊子依乎天理爲說誤程朱則謂與老莊爲一言天理又不肯與莊子爲二

人欲者在人爲耳目口鼻接乎物則爲聲色臭味欲縱有不必盡邪者未有理而不正者也非釋之眞宰眞空指虛無寂滅而言程朱所謂理指眞實充塞而言朱子曰釋只說空老只說無卻不知莫實於理判若天淵而謂轉彼以言此是文致之法也如有物焉乃老莊之說老曰其中有物釋云有物先天地程朱無是言加於得天具心之上張冠李戴不亦誣乎理字萌芽於繫辭孟子而實天下之恒言民間之傳語程子性卽理之訓卽藉民間之恒語以解之一啓口而卽曰理豈始自程朱乎以意見爲理程朱之所深惡故格物之訓致知之補傳覩縷言之而謂程朱卽其人眞辜負先賢之苦心矣至於條理分理之謂理朱子詳言之見語類不過與疏證所云名雖同而實則異耳疏證謂性者人與物之血氣心知萬類不齊之總名羽飛毛走蟲蟄土魚游水之類此血氣之萬有不齊雜知晨牛知耕燕知戊巳蚯蚓知雨之類此心知之萬有不齊性善者人之血氣心知能進於善之謂心能辨理義之類理義可以謂之性性不可謂之理目悅色故色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色耳悅聲故聲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聲口鼻亦然心悅理義故理義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理理義存乎事情不存乎人之心色聲臭味在物而接於我之耳目口鼻非色聲臭味具於我之耳目口鼻也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知非理義具於我之心也不過人之心能通之耳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疏證命字祇作限字解卽後儒所謂氣質之性也自程朱創立氣質

之性名目而以理當孟子所謂善則自聖人而下皆不美之質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旨與荀子性惡之說合云云炘按程子性卽理也之說發揮孔孟性善之旨顚撲不破不知疏證何獨惡此理字以爲性不可以理言也後人之理字卽仁義禮智之謂也賦於人爲仁義禮智本於天爲元亨利貞中庸天命之謂性卽孔子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也雖一言性卽有氣然此句終屬於理孟子之以四端言性實開原於此其云性善卽繼善成性各正性命之謂也程朱之以理詮性善與孔孟符合無間豈僅

人之血氣心知能進於善之謂乎至於性從心從生既生之於心卽不離乎氣質所以昏明強弱紛紛不齊告子及荀楊韓諸儒不得其說是以各爲之解自程張論性不論氣不備之說出而後撥雲霧而見青天張子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者卽孟子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疏證獨取先儒之不以爲性者而必轉以申其說不知已落佛氏之窠臼（達磨苔西竺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目能視在耳能聞在手能捉在足運奔在鼻臭泥在口談論徧現俱該沙界收拾在一微塵識者知是道性不識喚作精魂）而反以程朱與荀卿合不亦誣乎疏證深以周子無欲之說程朱理欲之辨爲不然以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

下體民之情達民之欲而王道備老莊貴無欲宋儒祖之以爲說舉凡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之輕者一切忍而不顧其爲禍不可勝言云云炘按欲有根於秉彝者如欲仁欲立欲達之類是也欲有出於形體者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四肢之欲安佚是也欲有流於偏私者如其欲逐逐克伐怨欲之類是也無欲故誖孔安國注論語已用之想亦古之遺言豈必老莊之所云乎程朱理欲之辨安得與體民之情達民之欲並論若必以欲爲養欲給求之欲則楨也慾苟子之不欲諸語俱不可解矣程朱所著之書發揮王道纖悉具備無非達民之欲體民之情朱子外任九載漳州之經畧浙東之荒政何一非體情達欲善政而謂自宋儒辨理欲遂爲禍於天下此似非仁人之所忍言也總之疏證一書專與程朱爲仇知名物制度不足以難程朱也遂進而難以性命知道德崇隆不能以毀程朱也遂進而毀其學術程朱之學術莫大於辨理欲辨氣質之當變化一切皆不便於已於是掃而空之以理責我者以爲是乃程朱意見之理也以欲責我者以爲欲乃人生之所不可無聖人無無欲之說也以變化氣質繩我者以爲氣質卽天命之性主敬存理皆宋儒之認本來面目也當時高

明之士如靈皐方氏惜抱姚氏未嘗不深惜其蔽今七八十年間如江都焦氏之作孟子正義定海王氏之作論語後案已漸用其說矣吾子又復尊而信之炘不勝杞人之憂祈爲吾道干城幸甚

錄蒿庵閒話三則示諸生

蒿庵張先生諱爾岐字稷若蒿庵其號也山東濟陽人東吳顧亭林稱爲獨精三禮卓然經師閒話二卷刻貸園叢書中多格言至論深惡學者詆毀紫陽言之眞切茲錄三條於左明初學者宗尚程朱文章質實名儒碩輔往往輩出國治民風

號爲近古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爲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靡浸淫至天啓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注者傳以爲笑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善其本庚辰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爲上駟俚詞諺語頌聖祝壽喧賓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嗚呼誰秉國成非此讀書作文者耶何以至此極也追究其始菲薄程朱之一念實漸致之何以故師嚴然後道尊舉世師紫陽者近二百年一旦以爲不足信而弁髦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漸肆必且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知矣罔上虐民敗人國事何足異乎嘗爲設一喻童子之敢於忤師者必其破乃翁家私者也文章關乎世運推言之乃知其非鄙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後世既無碩師爲人所宗仰者須推一古人爲之矜式如有明之尊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材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爲異論至於醜詆程朱幾如三家邨老學究且漸漸侮及先聖於是名儒太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

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於集注本義諸書皆極力吹索妄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駕其上若胷平心埀氣於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有益乃費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舉過亦深可惜推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一倡一二妄人遂敢肆口訕笑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爲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爲人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眞切之味實未曾細咀而熟嘗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

以上三條蒿庵先生爲畔程朱者痛下鍼砭可謂深切著明矣炘按周子云師道立則善人多程朱以前孔孟孟荀竝稱

或少分別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有老莊而無孟子及至宋世非孟者猶有數家諸儒解釋經義或參以清談讖緯之說至程朱出直以孟子接孔子之傳朱子又出學庸於戴記配論語以孟子而謂之四書既爲章句集註又別作或問輯略精義諸書以明其恉趣天地民物之理中和性命之說參贊佐育之治無所不備而後天下有經師又程朱以前儒者遞相授受不過詁訓箋註之學躬行心得蓋闕如也自程朱出而曰居敬曰立誠曰窮理格物曰存養省察一言一動造次必於儒者其他辭受取與出處諸節確有規矩準繩不可踰越

巍然道德足以追配孔孟無慚而後天下有人師自明至今功令以程朱之說取士薄海內外罔不誦法而師事之實天理之至正人心之大公萬世之定論也今人總角後能入鄉塾即讀小學讀論語孟子集注讀大學中庸章句始習訓詁繼通義理仁孝誠敬禮義廉恥之說飽飫於衷蓋年未及冠而立身制行之規模胸中已有把握鉅儒名臣恒出其間即婦人女子聞而感動者亦不少試問自宋以降無論五代即漢魏晉唐之盛後生小子束髮讀書有得力如此之大而獲效如此之速者乎師資成我之功即罔極生我之德也乃點

者偶爾涉獵他說或沈溺虛無或矜奇淹博遂妄加詆毀肆無忌憚此周公所謂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人心如此風俗安得不壞細繹蒿庵先生之言凡我同志尚其戒之

附錄蒿庵論太極圖一則

太極圖或以爲得之陳希夷或以爲得之僧宗元此皆信嚮二氏輕蔑吾儒之言吾儒亦每辨其誣不知此圖即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也釋氏方以已性起滅世界豈肖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神發神仙家亦止言葆精鍊氣方欲絕塵

聖知揔提仁義烏有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者哉學者讀書但當論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也

炘按周子太極圖發天人之秘窮造化之原而其指示下手工夫實實有可依據非空言太極陰陽已也二氏之徒造爲傳授淵源以爲得自彼教韓文公原道篇中所謂孔子吾師之弟子是也吾儒不察遂亦從而和之又原道篇中所謂吾師亦嘗師之是也從來好異之士遂加駁斥而近世尤甚蒿庵先生以爲即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但當問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其可以息聚喙矣

及門婺源王　軒校字

記朱子紹興已丑辭免召命

朱子自釋褐後主同安簿歸奉祠家居高宗紹興已丑用輔臣薦召詣行在不赴行狀謂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是固然矣然細味朱子答黃樞密（祖舜）書及送胡籍溪先生詩其用意深微似尚不止於是也高宗自南渡後偏安不振猶曰始誤於汪黃繼誤於秦檜耳迫檜死於紹興乙亥高宗既深悉其奸矣乃其偏安不振之念曾未嘗少異於平昔觀其聞孫道夫南侵之言則貶知綿州聞進士梁勛舉兵之言則竄於遠州聞張魏公數年之後必求釁用兵之言則安置永州聞王綸恭順之言則擢同知樞密院事是高宗始終無中原之志也其時元臣宿將無如張魏公劉武穆二人雖以胡憲魏良臣陳俊卿之薦而終不能釋然於積毀之傷付之以廟閫之重任而沈該万俟卨魏道弼湯思退主綸諸人更進迭用是高宗始終之不能用賢也後宋石之捷實因完顏亮之內亂而僥倖成功耳非眞下詔親征及諸將相之力也同時胡籍溪先生亦以正字召將行朱子送之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驚

崔猛渾閒事只恐先生裹手歸深惜籍溪先生之赴召而已不赴之意悠然可會於言外矣

書紹興壬午封事隆興癸未垂拱殿奏劄後

朱子一生學問以讀書窮理爲入道之門謹守大學格致誠正次第自少至老無異壬午癸未朱子年纔三十三四歲首發明大學格致之訓以勗孝宗然則謂朱子四十以前捐書絕學與禪陸合者妄也後來作學庸章句序極力發揮皆不外封劄首章之義入對時延平尚存（延平卒於癸未十月朱子十一月六日入對尚未聞延平之訃）大學或問以延平格致之說非呂謝游楊所能及故奏劄之末復申明之云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天顏咫尺敢自昧其鄙原乎（年譜載朱子垂拱之對用李先生三綱不立義利不分之說是第二劄第三劄所云不知第一劄即用李先生之說）至於中庸序之意以格致屬惟精以誠正屬惟一封事以格物致知屬精一正心誠意屬執中者則前此未定之說也

朱子第二劄諄諄以厲志爲說是探本窮源之論蓋事莫大於立志即以爲學而論必斷然見聖人之必可爲而有舍此皆不屑爲之志然後艱苦刻厲可徐圖格致誠正之功又如世之忠臣烈士必斷然見君父之不可負而有就鼎鑊甘刀鋸之志然後可以直言極諫致命遂志以成其仁況圖復中原苟非廟堂

君相協力同心念念存臥薪之危時時有嘗膽之苦不爲一切
旁議所阻不以一豪他務見奪晨興夜寐孜孜講求者無非實
倉廩儲邊備遠將帥勵士卒親君子遠小人之念何以能號召
忠義而銳然中興乎南渡諸臣言恢復者甚多未有如朱子之
深切著明者也

書純熙庚子封事後

庚子封事雖有恤民正君心二條而其實祇抑倖一意倖
抑則民困蘇然倖之所以抑則存乎君心之正耳斯時龍大
淵已死曾覿王抃張說甘昇陳源輩袁裒爲奸葉衡自小官十

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以至浙西提刑謝廓然忽賜出身除
侍御奧封事中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
牆承望其風旨也劉度金安節周必大張燾龔茂良魏掞之等
俱以諫阻遣黜錢端禮姚愈王嚞徐彥通甄士昌李庚等俱以
附和擢用封事中所謂所喜則擢置清顯所惡則公肆擠排是
也若夫虞允文之和同梁克家之調護則封事中所謂幸能自
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未嘗敢一言以斥之也至所謂其甚畏
公論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
不敢明言以擠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則似指首揆趙雄言之王抃

僎峙抃與曾覿甘昇相結胡晉臣嘗論近習佑懽帝令執政趙
雄詢其人雄憚抃等乃令晉臣捨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
晉臣竟　且不獨趙也時雄爲丞相周必大參知政事曾覿之加
外補　少保醴泉觀使也制詞有敬故在尊賢之上語實出必大之手
士論惜之是必大晚節亦不免媕婀封事所謂今宰相師傅盡
失其職幷趙文定周文忠二人皆在其內矣乃孝宗雖大怒而
終信文定文忠之調護卒以無事然則乾純間之君德相度豈
末世之所能及哉

記純熙辛丑八月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浙東之除宰相王淮之薦也淮初相問先務於楊誠齋萬里誠

齋以舉人才爲先因疏六十八人以示之而朱子爲之首其實
淮之知朱子亦不自誠齋始也先是乾道戊子崇安大飢朱子
請粟於府以貸鄉人淮以直敷文閣知建陽府事命卽以此粟
留里中次年已丑復允朱子之請貸之於民南康之除候命鈐
山淮時已除樞密使有書促行答書見文集是淮知朱子不爲不深
辛丑秋浙東大旱淮適爲右丞相淮卽浙東婺州金華人遂首
薦朱子以振鄉井之災有三善焉能聽善言一也薦舉大賢二
也救恤桑梓三也奈何以袒護嫡親之故遂嗾陳賈鄭丙輩力
攻道學其惡亦有三焉薦賢不終一也庇嫡虐民二也毒流士

林三也嗚呼如王季海者不可以爲戒乎

書純熙辛丑延和殿奏劄後

第一第二兩劄仍然庚子封事之意但庚子所謂正心術以大紀綱者猶專就理言之此則直攻其何腹中癥瘕之所錮藏也益孝宗本非昏庸之主其待曾覿龍大淵張說諸人不過欲以術駕馭之耳故於諸臣之攻覿淵者嘗示薄罰使覿淵輩益知感恩而又懲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跋扈恐其終不能制故又時聽外廷之議論以隱折之而用陳俊卿之言出淵爲浙東總管覿爲福建總管又用劉珙之言寢召覿還之命又欲拜張說

簽書樞密院事因張栻之言而罷凡以控制其跋扈以爲駕馭之術而已至於宰輔執政賢不賢更進迭任其用賢者略副海內公論之所屬望其用不賢者取其便熟易制是以臨御天下二十餘年疑大臣而大臣之賢者不得以盡其忠駕馭小人而小人之尤者愈得以肆其惡奏劄中發揮透切無一語非忠鯁之所流露也

書緻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後

本朝陸清獻公爲靈壽令以大臣薦奉

旨行取入都將謝事數日前盡爲靈壽申請蠲除民累諸事巡撫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灾黎起見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清獻蓋學朱子之學者也朱子在南康二年任滿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不獲見上乃奏南康本職四事一請特旨蠲減星子縣稅勿拘對補之說一請推賞諸納粟人使民間早得爲善之利一請被灾之郡無得復征舊欠且蠲放去年倚閣夏稅一請降敕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御書九經注疏印本請書以惠士子及冬十月奏事延和殿猶於奏劄中切言之其惓惓於南康也如此不獨南康也漳州之經界朱子

正泉人也惑於姍姬蔡猶之說遂寢其事後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遂以經界不行自劾深望孝宗復能行之其惓惓於漳州也如此不獨漳州也在漳州僅三月耳及奉詔入都奏事行宮便殿極言湖南歲計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欲望聖慈特詔本路帥臣監司諸郡撙節愛養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又言湖南邊防全無措置欲望明詔大臣早賜處分俾所司公其相度從長區處庶爲一方永久之利又言潭州城壁剝落摧圮乞行下計度修築以爲永久不虞之備其惓惓於湖南也如此不獨湖南也浙東救荒之政幾於無復遺憾而唐仲友之虐

台民也實甚朱子既六上章劾之徒以時相之庇僅奪江西新命朱子辭免直徽猷閣奏狀辭免江西江東提刑奏狀俱言之不已深恐台民之未雪其憤者其惓惓於浙東也如此此眞仁人君子之用心矣今世郡縣諸吏視其民無關痛痒者固不足道即有一二克自樹立之人當其在任尚知黽勉及去也則遂忘之視已之歷官無異旅人之宿傳舍然而欲民之不能忘其可得乎嗟乎聞朱子之風其亦可以興起矣

記純熙丁未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純熙丁未七月朱子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本傳云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而行狀不以屬之益公且於益公多微詞竊嘗反復攷之而知益公之果不能無疑也年譜云時上謂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長竟有是命然則江西提點之除其原出於楊誠齋非益公薦之明矣道命錄云王丞相淮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預詹體仁爲大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因疏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亦多所收擢然則益公之不能用賢亦明矣朱子既見孝宗孝宗許以清要差遣兵部郎官並非清要差遣也劉後村云見所作林行知墓誌林黃中爲兵部侍郎有殊眷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撐拄知其皆剛而不肖相下遂亦除朱子兵部郎官以門之果以不諧皆去又申之曰時臺臣胡晉卿取助朱子而益公則相也然則當事之云非指益公而誰哉蓋益公雖正人然晚節立朝多依違於佞倖之側而不能振拔兼以朱子之論奏誠近習大臣不遺餘力益公似因怩怩內媿之心不免畏忌大賢之進觀於龍大淵曾覿之遽知閤門事張說之再除簽書樞密院事俱以直諫被黜後張說曾覿互薦益公見本傳以牢籠之而益公再入遂

爲曾覿草詔有敬故在尊賢之上語自是以後不聞更有骨鯁之言矣行狀於朱子之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也則曰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官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云云於九月之復召也則曰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云云詞婉而曲意遠而深其不滿於益公殊甚豈無故哉

又本年四月拜鴻慶敕後與劉子澄書云別集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狷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敕來乃蒙

朝廷旌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開新拯卻甚以爲恩（二月丁亥周必大除右丞相）又七月除江南提刑後與黃直卿書云（續集江南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欲與郡上命與此（原注更有小曲折甚可疑怪）大抵此番盡出上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其說亦是炘按此二書可與行狀相參

書純熙戊申延和殿奏劄後

行狀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眄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按庚子封事貼黃云臣比年以來乃聞道路之言妄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爲語忌臽雖決知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惑羣聽是九年以前早有此語不待戊申入對時始要於路而告之矣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朱子事君之心百折不回非人言所能撓蓋猶是孟子之家法耳

書戊申延和殿奏劄三後

宋經制錢起於北宋宣和之末總制錢起於南渡紹興之中巧立名色征求無藝以至於宋亡而後已朱子在南康有乞除豁經總制錢狀有申經總制錢劄子在漳州有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有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額錢數狀皆就一州一郡言之至是始痛陳其弊乞賜罷行且云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之乃爲哭於先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而不言建議者爲何人宋史陳遘傳遘經制七路治餘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額號經制錢其後彭豐國仿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若有所諱而不欲詳言者鶴林玉露云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亭伯（顧亭林曰宋人諱高宗嬰名稱其字曰亭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醋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覆店錢皆少增其數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增益之至彭國爲總制使仿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遘之作俑如此宜其兄之哭於家廟也王荊公行新法其弟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皆知微之君子也遘之弟名適見遘本傳亦敦重名節之士惜其兄之名不可考考遘殉節中山爲其叛將沙振所殺一家十七人俱遇害宋史列之忠義朱子奏劄不言其名殆爲死節之臣諱之與非也顧氏炎武曰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

與始於亨伯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烏得商於忠義哉其論倖矣然則朱子之不指其名仍爲高宗之嫌名而諱之也不然庾允文有采石之大功亦一時名相也其輸歲終羨餘之數於內帑朱子不難直斥其奸何有於一陳亨伯哉嗟乎焚孟嘗之券雖馮諼亦可稱賢鳴尼山之鼓雖冉有不能倖免後世聚斂之臣可以戒矣

書戊申十一月封事後

楊信齋曰先生當孝宗初政裒封陛對皆陳恢復之義其後乃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懈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言乎炘按恢復必有恢復之資則貲倉廩儲邊備是也又必有恢復之人則選將帥勵士卒是也又必中外一心不奪以讒間游移之口則親君子遠小人是也六者一不備何恢復之有今觀戊申封事所陳自庾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認爲私財興以私人日銷月削以奉燕私之費自曾慊破祖宗舊法盡刷州縣舊欠悉行拘催懷以此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寃痛日深政煩賦重民卒流亡則彼時內外之倉廩可知矣屯田者邊備之所以儲也封事中極論當日屯田之弊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又力不能制是以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則彼時之邊備可知矣名將大帥雖無張魏公岳武穆劉武穆其人然草野之中豈竟乏忠勇誠懇曉習韜略之彥顧上所以求之者何如耳封事則言當日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殖私財以給朝廷之私人

私人以姓名付於貴將貴將具爲奏牘而言之諧價輸錢無異晚唐之債帥其選置之方苟剌如此而爲軍士者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又甚者至使妻妾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則彼時之將帥士卒可知矣往者洲覲說拜之徒更迭用事勢焰薰灼至戊申上封事時甘昇猶存侍從之臣或反出其門下謂之能親君子而遠小人可乎此朱子不急急於言恢復而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也語錄謂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爲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爲邪旨深哉

書已酉擬上封事後

此封事雖題曰已酉擬上實非已酉所作蓋在戊申之冬矣何以明之戊申冬十一月上封事之後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行狀云時上有倦勤之意將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卽崇政殿說書之命文集有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十六年已酉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崇福宮遂不果上孝宗以已酉二月崩內禪倦勤之意前一年戊申中外皆已知之是年皇太子初決庶務於議事堂朱子於崇政殿說書命下之後卽草此封事欲俟光宗新政上之因道學邪氣

之論發於執政知時未必可爲故辭說書之命而果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其時已酉正月光宗尙未卽位也題曰已酉因光宗已酉二月卽位之故其實封事之擬實在前一年戊申之冬行狀所敘最爲明白

行狀所言之執政不知何所指按宋史戊申留正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三人皆賢者不應指道學爲邪氣惟留公引何澹爲御史至攻道學或者不能無疑道命錄有一條云王丞相淮罷留丞相爲次輔十六年正月與周益公必大不合擢何澹爲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

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於朝若然則留公引用何澹之時或不能無惑於何澹之言指道學爲邪氣後因沈有開之說復引用名士於是朱子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之除及改知漳州皆留公薦之人固有先與後志趣之不同者不必盡爲留公諱也總之大臣立身持已好善必堅絕惡必嚴行政用人之間如青天白日自不開後人以擬議之端否則稍留覺隙而物論乘之可不愼哉可不愼哉

封事中修身以齊家一條深以內外之別嫡庶之分溺於情欲

牝雞司晨爲戒其後李后果以殺黃貴妃致帝驚懼成疾政事多決於后又制帝不朝重華宮以致負終天之大疚違便嬖以近忠直一條曲寫小人情狀勸帝以諸葛武侯親賢臣遠小人之言爲戒其後帝果寵任姜特立陳源楊舜卿林億年諸人雖宰臣臺諫攻之不能從封事擬於未卽位之先而弊皆立見於卽位之後然後知聖賢之訓炳若蓍龜矣

書甲寅論過宮疏後

光宗本紀載紹熙四年五月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帝嘉其志特召以本官致

仕父母皆與初品官封是光宗於臣下之孝思曲遂其情如此何獨至於壽皇而忘之其忘之者特激於羣小之讒間耳故疏中專以姦人迭爲危語往來間諜爲言焉幾光宗之孝思不蔽於近習而有以勃發其初心耳斯時在朝之臣如趙汝愚陳傅良黃裳彭龜年輩諫諍不遺餘力乃疏中謂其間隙之初開羣臣不能救之於早及形迹已著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反以激怒等語不敢直斥乘輿乃歸過於匡救之不善所謂天王明聖而臣舉當誅也又光宗晏欲過宮皆爲李后挾制不行而猶云今愛陛下之深者中宮也

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云云明知李后之爲祟而反望其與羣王大臣共成調濟之功朱子之用心苦矣學者察此可以悟諫君之法

及門婺源趙連城校字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後

人主設宰輔執政臺諫侍從之臣以共理天下事凡人才之進退官方之黜陟皆公視竝聽與在朝諸臣共之苟有不當宰相可以繳還詞頭知制誥可以不草詔旨凡以示天下之大公也朱子自潭州詣闕行至饒州聞以內批逐留丞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朱子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及辛卯奏事行宮便

殿第一劄即云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啟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戾孽萌不得作矣蓋懲內批之弊而痛切言之厥後閏月甲子朱子上祧廟議丁卯入對賜食上於揚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命綳陳其說上再三稱善即命於榻前撰數語徑批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敦意他日朱子之黜去經筵仍以內批行之哉斯時趙忠定陳君舉劉德修樓大防鄭千里諸君子俱爭之不能得然後知朱子先事之慮深矣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後

朱子一生學問從讀書致知入門中間與張宜公交又從胡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已丑更定中和舊說一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千古不易之則自後教人不越斯旨自潭州召還時年已六十四矣行宮便殿所奏第二劄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將一生辛苦得力學問挈領提綱一一拜獻於君父之前蓋讀書而不循序致精居敬持志則所讀之書鹵莽穿鑿不過記誦典故以爲考據

之資採摭華藻以供詞章之用其人則高視濶步佻達放曠顏氏之推所謂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至於習靜求心之士稍知爲已其人亦往往在規矩準繩之中與居敬持志相似然牆魄六經唾洟載籍欲以踰等超登而悟性天之奧將來生心害政有不可勝言者又有因習靜而致腦狂如傅子淵之徒并其所守之一二規矩準繩而失之然後知朱子之學所以傳之萬世而無弊也奏劄末云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始亦無以易之炘謂此雖爲帝王言之其質布衣韋帶之士無一

刻不當服膺勿失卽以爲他年嘉謨入告之先資也。又以此劄與隆興元年垂拱殿第一劄參看則知朱子晚年論學之語

劄子

讀乞討論喪服劄子及書奏稟後

此劄子大指欲茂陵法孝宗實行三年之喪易月以外布衣冠視朝聽政禮志羣臣請月素紗淡黃視巾用綾若羅帝改用白布折上巾白布袍一正有司鬆紗淺黃之謬而當時又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後檢喪服疏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瘧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

國於祖其服如此爲之書於奏稟之後折按喪服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節下鄭注與疏所引鄭志皆謂君之祖與父未嘗爲君者君爲之服斬則羣臣從服矣若孝宗臨御天下二十七年爲子若孫者皆當服斬乃天下之通義伯父叔父昆弟及嫁於諸侯之女與內外宗之女皆當服斬何況於孫鄭志云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一語可謂能破的矣朱子此奏上於紹熙五年之十月逾月而朱子去國矣茂陵本紀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有司條具典禮以聞禮志云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朱子之議也以後朝事日非羣小猖獗相與排抵僞學禮志載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茂陵欲大祥畢更服兩月胡紘上疏言孫爲祖服已過朞矣議者欲更用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旣來有司失之討論胡紘所奏委爲見當四月詔依所議胡葉蓋陰詆朱子之前奏而使茂陵三年之服同於朝祥而暮歌朱子戊午荅李季章書謂愉佞之徒又飾

邪說以蔽害之指胡紘葉翥輩言之也

書祧廟議狀奏劄後

宋議祧廟有謂僖祖之廟當祧有謂僖祖之廟不當祧自北宋以至南渡爭持不已而主之者皆一時大賢君子謂僖祖之廟當祧者北宋則孫周翰祖禹馬光南渡則趙汝愚樓鑰陳傅良諸君子謂僖祖之廟不當祧者北宋則伊川程子南宋則晦菴朱子而大賢是也以僖祖之廟當祧者緐稱博引不過援祖有德而宗有功之文謂僖祖竝無功德可稱非僭數五教稷粒蒸民之比故必正藝祖祫祭東向之位爲百世不遷之始祖始足

以報肇造區夏之功其言似叢而實非也夫禮之數易陳而其義難知也以其度數言之則僖祖之功烈不著於後世比之殷周之禘稷實非其倫以其義言之則僖祖固藝祖之高祖僖祖以上世數已不可知則卽宋之始祖也藝祖膺圖受命首推僖祖而尊其廟號則藝祖之孝思可以默會一旦遽黜而祧之恐非善述善繼之子孫所敢出也是以朱子議劄引中庸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旣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

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尊之祖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可謂執禮之精義矣夫論其有功德與無功德在後世之儒者則可而在當日之子孫則不可僖祖之賢固不及后稷然爲宋之始祖與爲周之始祖無以異也藝祖之聖固不及周之文武然宋人默體藝祖之孝思與周人默體文武之孝思無以異也何必無故黜一藝祖所尊之僖祖以伸藝祖之獨尊哉且宋茂陵之時何時也中原久遭淪沒而偕煦偏安其勢岌岌不可終日一旦而黜始祖之祀其不祥莫大乎是故朱子與趙丞相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妄議折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歆眾休錫美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其言之沈痛如此惜乎以忠定之賢而不悟也

又按三代之帝王皆神明之胄如傑如稷功烈著在史策子孫推爲始祖而萬世不遷後世無有異說後世之帝王有起自閭閻者其先世往往不著然未有先世之德不足以受命永祚而子孫能崛起爲天子且傳至數百年之久者也夫以能受命永祚之祖宗天命其子孫以有天下而有天下之子孫輒薄其祖宗以爲田舍之翁何與天命一切膺圖受籙皆我身自致之可

乎不可乎故宋藝祖受命之初卽追尊四親廟而首崇僖祖迨八傳而至茂陵遽謂僖祖實無功德其廟當祧而獨伸藝祖祫祭東向之位揆之藝祖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能一日安者藝祖旣不能安而茂陵之君臣安然行之以爲能復三代祖有德而宗有功之典禮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三代之祖宗類有功德而三代之子孫亦多賢聖後世帝王之子孫不必盡如周公康叔之賢而裂土分茅賜爵錫號無異於三代獨斬祖宗之祀無以爲斷自受命之王自受命之王以上不得推爲始祖而世世不遷何其厚於燕翼而薄於肇基乎故僖祖以上限於無可推

而置之義之盡也僖祖爲有宋之始祖其廟斷不可祧仁之至也朱子此劄既不行於當時而後之人亦無紹繹之者及鄱陽馬氏作通攷直以朱子之說爲不然揆其命意不過以王荊公曾主此議遂力詆荊公而因以不韙朱子不知荊公之爲人可議而其言之合理者不可議也伊川與朱子之不以荊公爲賢可知矣至於司馬溫公伊川之所敬而朱子所奉爲六先生者也趙忠定公及陳止齋皆朱子之畏友也其不以荊公爲非而以諸賢爲是者乃公是公非之見聖賢之用心固如是耳如鄱陽馬氏者非所謂好而鮮知其惡惡而鮮知其美者哉

又明初立德懿熙仁四廟與宋立僖順翼宣四廟無異孝宗即位憲宗將升祔禮臣謂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當祧懿祖以下少詹事楊守陳獨以爲德祖竝無功德當祧而深以朱子宋時之爭爲非是且以爲宋祧僖祖以後終宋之世無復議者何考之失詳也按續文獻通考載嘉定四年三月臨安大火將及太廟詔遷神主於壽慈寺三日火息乃還太廟陳傅良上疏請以太祖之所推尊爲定以僖祖爲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祀其與慶元二年附和趙忠定樓宣獻之言自相矛盾豈見天之降災示懲而自悔其前言之失與又禮志載理宗紹定四年九月京師大火延及太廟按明自嘉靖祔德祖以後太廟亦兩被火然則天人之感應固不爽也太常少卿度正復申朱子之議請不祧僖祖惜其言皆不見用何得謂終宋之世遂無異議者也

書乞修三禮劄子後

朱子義理之學一宗濂洛論孟精義所輯皆濂洛諸儒之說即章句集註引用該博亦宋以後居多惟三禮之學必推漢儒且尤尊北軒鄭氏并及唐人正義蓋義理可以從心而悟禮制不可以鑿空而得鄭氏一生精力萃於三禮唐人古書存者尚鮮足資攷證非後人所能及故乞修劄子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

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家之說其後經傳通解一準此例而黃勉齋楊信齋兩大儒續編亦然朱子論儀禮曰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書討論喪禮奏稾後云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又嘗曰鄭康成也可謂大儒他於事事物物俱理會過又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其推尊先哲也如此今人才讀詩禮注疏一兩部便薄宋儒爲不足道甚者詆呵朱子人心猥薄若是士習安得不日壞風俗安得不日偷乎因讀乞修三禮劄子而慨歎書之

書經筵大學講義後

大學講義盡誠意章經一章傳六章共七章朱子進講亦七次以敘推之誠意章當是丙子晚講越二日而朱子除宮觀矣講義所列每節小注與章句盡同而微有小異每章後所列之說大致本於或問而更加明暢格致闕傳蓋引程子之說不列已所補傳者君父之前不敢以己之所補羼於聖經賢傳之間也誠意章作一於善而無自欺與經傳通解同然後知必自慊三字斷是朱子絶筆無疑聖經及明德新民止至善本末諸傳皆言帝王之事惟格致誠意兩章不及帝王講義解釋既畢復推

及帝王之學諄切懇摯六七百年後讀之猶令人油然生忠愛之心焉

書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後

朱子自十月辛丑（十四日）奉詔講大學而後越四日乙巳講又越五日庚戌講又越八日閏月戊午朔講又越二日庚申辛酉兩日連講又越十五日丙子講共講七次又越二日而朱子罷經筵除宮觀矣行狀云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竝令早晚進講上從之則必在庚申辛酉兩日連講之前自是又十五日始講甚矣帝王勤學之難也然朱子斯時已六十四歲又病足疾乃不以逐日早晚進講爲勞拳拳乞請如此學朱子之學者其講學進德烏可一日已哉

書乞進德劄子後

朱子受詔講大學又編次講章以進上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見講義論格物致知闕傳）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言陛下日用之間必求放心以爲之本是因君之所明以導之乃納約自牖之意也朱子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貼黃中卽引中庸此節補載呂氏之說且以爲臣少時讀書於此語深有省自此爲學

方有寸進是以已之得力而勉之乃野人獻芹之忱也

乞進德劄子無日月可攷行狀云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裘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按經筵講義求放心之說見於論格致闕傳下講義聖經一章傳六章至誠意章而止共七章自辛丑詔講大學而後凡七進講則講闕傳第五章當在庚申早講辛酉晚講之時以此推之進德劄子必上於辛酉閏十月（四日）以後矣年譜敘上進德劄子於戊午朔晚講下不如行狀之善

朱子難進易退譜

自古行道濟世之志莫切於聖賢而難進易退之風亦莫高於聖賢孔子坐席不暇煖孟子傳食於諸侯可不謂之栖栖皇皇者乎然而孔子命駕於衛接淅於齊不稅冕於魯孟子始於梁久於齊老於客卿之位而未嘗少貶其節蓋不如是則道不伸道不伸則雖有愛君之心而所以待吾君者非堯舜之主雖有憂民之志而所以待吾民者非三代之直是豈人臣之所敢出乎而況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朱子一生誦法孔孟七十一年之間歷事四朝孝宗知之最深而不能

盡用其言且時間以小人之說趙文定周文忠胡忠簡劉忠宣諸君子薦之雖篤而不能一衷諸道甚者不免疑貳之心是以仕於外者僅九載立於朝者僅四十日至於慶元之初羣小互相排擠而朱子落職夾然而朱子身雖屈而道則伸也觀於一生之授官進秩而未嘗不辭晚年之受誣被詆而未嘗或怨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風猶存於後世宋代最敦名節然未有進禮退義如朱子之盛者也輯而譜之以爲後之講出處者樹之圭臬焉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朱子三十歲 秋八月召赴行在 陳康伯薦 辭

年譜言路有托抑排擠以沮之者以故不就

三十二年壬午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春三月復召辭有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

十一月奏事延和殿除直學博士待次

乾道元年乙酉春省劄復趣就職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

三年丁亥十二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陳俊卿劉珙薦

五月已丑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秋八月省劄復趣行辭

行狀曾魏撰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覿去國逐力辭

六年庚寅冬十月胡銓以詩人薦召赴行在以未終喪辭

七年辛卯冬十一月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

八年壬辰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六月省劄催又辭

九年癸巳春三月省劄復趣行復辭并請祠五月有旨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梁克家奏 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

純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改宣教郎奉祠

三年除秘書郎 龔茂良薦 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

遣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祐觀

五年差知南康軍史浩再相薦辭者四

六年三月晦赴上在任二年以疾請祠者五又因臺諫言劄子奏事非舊制遂奏乞罷黜文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

八年任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待次閏三月去郡東歸秋七月除直秘閣以荒政修舉民無流殍以納粟人未推賞辭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以浙東薦饑上軫哀慮遂拜命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

賞行遂受職名冬十二月已亥奏事延和殿十二月六日視事於西興在任九月以職事檄被中傷乞賜鐫職者一以所劾唐仲友未蒙施行乞賜罷黜者再

九年壬寅秋八月除直徽猷閣獎賑濟之勞先生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之民又前按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再辭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奪唐仲友之命先生以蹊田奪牛辭九月去任歸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先生以迴避祖鄉辭詔免迴避復辭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辭新任并請祠

十年癸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繼奉雲臺鴻慶之祠者凡五年

十四年丁未因楊萬里封事之薦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

十五年戊申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在道再辭不允王淮罷相夏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癸酉除兵部侍郎以足疾在告請祠本部侍郎林栗因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遂劾先生欺慢乞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在道辭免新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免磨勘轉官及職名皆不允年譜先生行狀其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時葉適胡晉臣俱上章論栗方出栗知泉州而先生亦主崇福宮為兩罷之策九月復召辭受職命行狀上悟召命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行狀時上將有倦勤之意為燕翼之謀

十六年己酉春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即位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以祖鄉請迴避辭冬十月詔免迴避復辭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冬十月以地震及定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不允

二年辛亥以嗣子喪請祠三月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語錄先生以喪嫡子請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畧一秦不便已爲病幸有是請亟欲從之夏四月去郡辭職名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九月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不允冬十二月復辭以經畧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春二月有旨趣之任復辭并請補祠秩許之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辭

四月癸丑有旨趣之任復辭二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冬十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年譜或傳使人自金回金辭年譜問朱先生安在遂有是除辭先生以辭遠就近方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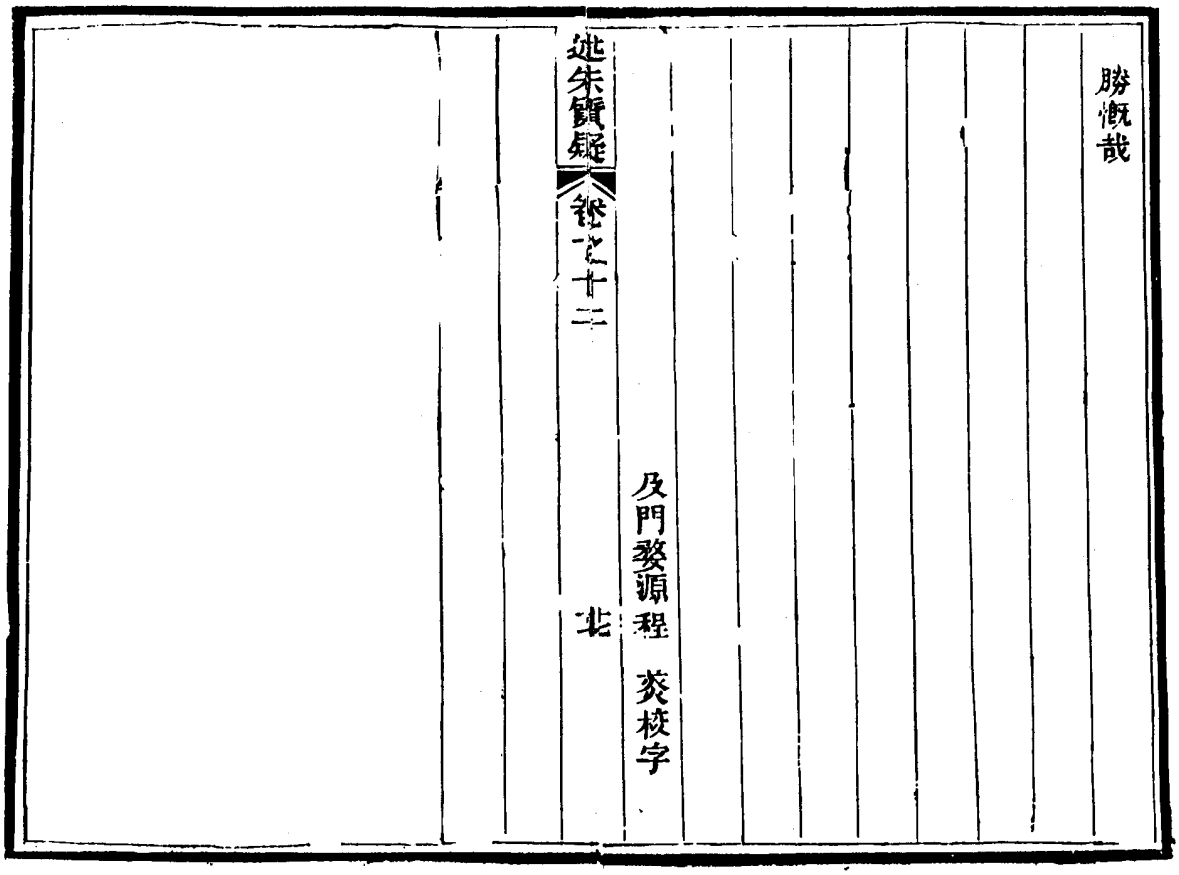
五年甲寅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時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赴行夏五月至鎮六月孝宗升遐光宗以疾不能執喪先生悲慟慰思六月遂申省乞放歸田里

秋七月光宗內禪召赴行在奏事丞相趙汝愚薦行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不允九月辛卯奏事行宮便殿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上手札不允乃拜命閏十月丙子御批除宮觀明日徑以付下除寶文閣待制與州縣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皆韓侂胄之爲之也

慶元元年乙卯三辭職名十二月詔依舊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二年丙辰春二月申乞改正已受從官恩數冬十二月落職罷祠從沈繼祖跡也

右朱子進退之大節其梗槩如此總而計之凡有除命未嘗不辭辭之或至三四而不已惟除丞學博士待次被省劄而即赴行在者以七年方奏事欲觀其言之行否也乃果以執政主和議而去典除浙東提舉聞命即赴者以浙方薦饑上廑宸慮故也除潭州安撫使時方控辭明年春聞變即赴者以洞獠侵擾恐益滋熾故也其餘或因言之不行而辭或因行之不盡而亦辭或因已不得其職而辭或因他人不得其職而亦辭或因小人猖獗而辭或因執政之畏憚小人而亦辭或因人之攻已而辭或因逮及其師友朋原之所自而亦辭或辭焉以觀主意之誠否或固辭焉以卜主意之堅否惻怛懇摯一一掛酌而出之具有精義非徒獨善其身已也觀其與韓尚書書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乃關風俗之盛衰然則朱子之爲天下後世慮者至深遠矣以此律已以此事君以此坊民而俾伯壽行詞猶有大慈如慢小慈如偽之譏可


勝慨哉
述朱質疑 卷之十二
及門婺源程 炎校字
北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記朱子外任政績上

吏治原於學術學爲天下第一等學則治亦爲天下第一等治朱子自主簿以至安撫使仕於外者僅九載在南康二年在浙東二年在漳州一年在潭州不滿三月蓋自同安以外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況其間長罪懼讒牽掣拘迫平生之蘊積百未能罄其什一然其本性命爲經濟原道德爲設施一切規畫措置正大久遠之規模已非後世一二循吏之所

能及嗚呼何其偉與茲條舉件繫臚列於左以爲世之學古入官者法

美風化之政

一褒崇忠孝大節

忠臣孝子天地之心之所寄也世運有升降政治有隆汙而忠臣孝子雖當晦盲否塞之秋血性固結百折不回是天地生人之心所以扶綱常而植人紀也歷世既遠遺蹟漸晦苟遂聽其湮沒不顯則天地之心有時而息而人心何所憑藉以感動興起而奮於忠孝乎南康軍有陳朝孝子大中大夫司馬昇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又有唐孝子宜春縣令熊仁贍朱子未至南康即牒學訪查又遣使祭熊仁贍之墓晉陶威公侃與建義旗康復帝室始家鄱陽後徙尋陽有遺跡在都昌縣界朱子請賜廟額以表忠義漳州高東溪先生名登爲古縣令以直言忤秦檜奪官徙容州死朱子知漳州奏請於朝昭雪褒贈以旌直節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閎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彦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殁於王事

而從前未有廟貌朱子知潭州建立祠堂奉祀如法特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義他如建昌洪氏之義門婺婦之守節皆褒揚不遺餘力宋末死節之臣學朱子之學者居多其遺澤遠矣

一俎豆先代名賢

先賢者士林之圭臬也或道統足以繼往聖或勳業足以澤生民或以學術經濟著或以文章氣節顯或生於其鄉或仕於其上其流風餘韻皆足以起衰立懦砭頑訂愚學記曰祀先賢於西學祭法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豈徒以美報云乎

哉蓋將使後之人有所興起焉同安縣丞相名頴字子容相元祐朝學術風節爲世所稱而泉人及其族家子反不能言朱子爲傳時立其祠於學宮以示風厲周濂溪先生曾知南康軍雖不久卽去官而先生爲道統先覺傳之二程世人始得聞孔孟之道朱子知南康立祠於學以二程配張南軒爲之記又陶靖節潛劉凝之奐子道原忽李常公擇皆南康先哲陳了翁瓘則謫居於此朱子爲立五賢堂尤延之爲之記又修葺南康軍學攷訂祀典泗水侯未得從祀遂奏請登諸祀典他如因卧龍而肖武侯之皃過潭州而祀南軒之祠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三復詩詞爲之慨歎至於永嘉學有祭檜祠移檄毀之誅奸諛於旣死與發潛德之幽光不均足以示勸懲哉

一修明禮教儀式

移風易俗莫善於禮周公六官爲致太平之書而謂之周官禮蓋舍禮無以爲治也禮行於朝廷而君臣正禮行於閨門而夫婦別父子親禮行於鄉黨交遊而長幼序朋友信俗吏簿書錢穀之是務不得於民則以刑繼之烏知先王以禮範民之意哉同安之在泉州一小邑耳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里巷之民奔誘引伴相習成風其流及於士子朱子曉諭禁止仍申請政和五禮士庶昏娶儀式以憑遵守約束縣學釋奠止以人吏行事朱子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攷俾執事學生講習臨事無舛臨漳素號道院其後風俗淫薄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絰者朱子到郡首須禮教採古喪葬嫁娶之禮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在南康以臣民之家冠昏喪祭無須降禮文特申請檢會政和五禮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至於釋奠禮儀在南康日申請禮部頒發準禮部符下政和五禮儀式朱子參五

考訂頗未詳備復乞增修事未施行知漳州日復列上釋奠禮式知潭州日復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其以禮教民之意歷久不倦如此

篤厚序之政

一修葺學校書院

學校爲起化之地書院實肄業之所士子離經辨志於是焉習尊師親友於是焉成考德論道於是焉講勸善規過於是焉脩飭或聽其風雨摧殘蕪蔓不治可乎朱子始仕同安職兼學事凡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後至各郡俱然學校之

外又有書院宋初江西則白鹿湖廣則嶽麓河南則嵩陽應天則睢陽所謂四大書院是也朱子守南康未及下車即訪白鹿故蹟紬熙六年秋雨不時行視敗塘並廬山而東而得其廢址乃屬教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極一時之盛嶽麓書院者乾道中劉忠簡公帥湖南延請張宣公主講其間後漸陵夷講論廢息朱子至潭州即牒學官排備齋舍凡案牀榻之屬以處肄業之士惜朱子在潭州未滿三月即去不能如白鹿之盛云

一優增齋俸學糧

士無飢寒之患而後可以從事於詩書古者庠序之士皆廩之於天子諸侯宋學校有贍學錢其遺意也然或薄少不給則仰事俯育之憂既深而遂志時敏之脩必懶非所以敬教勸學也朱子始簿同安與楊教授及苔陳宰書以爲州縣之贍學錢州與縣通得用之於是留其二以贍縣學歸其二以與郡庠雖以是觸李教授之怒而不顧後知南康未及下車即牒軍學教授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學錢糧以惠多士又置田於白鹿書院以養學者至安撫潭州不過三月耳其措置嶽麓書院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又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其所以優給之者蓋不徒教之誨之而又飲之食之矣

一儲庋經史書籍

聖賢之道統存乎經古今之治法備於史雖有生知之質不能憑空而悟理義逞臆而談治亂也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詩書執禮終身雅言是孔子之攷經也見郯子而問官修春秋於魯史是孔子之攷史也孟子長於詩書善明春秋之義凡七篇所發明皆尼山之家法後世頓悟之學以讀

書爲支離而學術大壞然而鄉僻壤之士無力購書安得鄴架曹倉戶戶而資之講習哉因以知古人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之制爲取備也朱子紹興二十四年至同安二十五年正月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撫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業焉公即日屬工官櫝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又料簡學中舊存書可讀者二百九十一卷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三十六卷統建經史閣藏之知南康日復建白鹿洞書院奏乞賜書院勑額及太上皇帝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并徧求江西諸郡文字藏之毋休沐輒一至諸

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船與庚戌四月到漳州八月刻四經四子書於郡奉以告於先聖各爲說繫於後以曉世之學者其沾溉俊髦之澤何其深與後世學官皆有官書博士束置不觀徒倦蠹魚否則竊戴以歸或任其散佚而不以爲意可勝慨哉

一揭示爲學教條

自功令以科舉取士士之讀書者知爲制舉之業而已其於古聖所以教人爲學之意固未之有省也卽有一二高明之士不可沈溺於制舉之間又或役志於虛無儒首於詁訓求

之愈堅去之愈遠世無先覺後生小子欲聞古聖爲學之規模不誤於歧途不迷於正軌其孰從而聞之朱子於同安論學者諭諸職事於白鹿洞策問諸生詳哉其明示之而取精者在白鹿洞書院之教條其論爲教之目五曰父子有親曰君臣有義曰夫婦有別曰長幼有序曰朋友有信爲學之目五曰博學之曰審問之曰愼思之曰明辨之曰篤行之修身之目二曰言忠信行篤敬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目二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曰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目二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蔡草六經四書古聖所以教人爲學之旨一一皆有等級之可循譬如星之有斗焉學者辨方正位雖深宵之昏黑總可不誤於方向也又譬如射之有的焉學者揉弓挾矢雖侯道有遠近總可不昧於正鵠也嗚呼至矣

一躬親講習討論

鄱陽馬氏曰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約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

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慎然不相爲謀矣朱子始仕同安職兼學事士子狃於故習貪已則去朱子爲文勸諭之躬自督責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士風爲之一變及知南康四五日一至學宮爲諸生講說菩呂東萊書云學中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卻止是令校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是也漳州亦時詣學校訓誘諸生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後安撫湖南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坐席至不能容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

講論隨問而荅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已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惓惓至到聞者感動周禮吏以治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朱子可謂兼之矣

一敦聘賢士表率

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孔子謂好與勝已者處如入芝蘭之室好與不若已者處如入鮑魚之肆其言豈不深切著明哉朱子在同安訪得本縣進士徐應中留心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樸茂操履堅慤申縣敦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使諸生有所矜式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舉為直

學率厲生徒在臨漳採訪鄉評知黃知錄樵恬退之風足為士子圭臬遂延請到學文聘一時名士施尤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陳純永嘉徐寓七人入學士習為之一變至潭州之請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南康之請陸子壽升講皆此意也

一簡黜不肖示儆

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蓋古人立制如此之嚴也後世學校之政務尚寬容而敗類之士漸為庠序之患矣朱子在同安屏弟子員告先聖文曰所領弟子員有某某者乃為淫慝之行以溷有司某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使至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伯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教者終無禁也是用告於先聖恥以明刑在臨漳責張教授云教授分教一邦責任不為不重今御客許多無行之人在學枉請官錢寡廉鮮恥雖能文何用其雖不肖

深為諸君恥之在潭州至嶽麓書院抽發子請兩士入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朱子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聲疾明日煩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學記所謂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朱子之謂與

惠閭閻之政

一清釐經界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今雖非古昔井地之制而田畝大小固有一定之經界經界不正則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族詭名冒占而細民産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取不應得之財以足歲計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詳與留丞相劄子朱子爲同安簿已知其害

厥後有請行於泉漳汀三州者紹熙元年四月朱子既至漳州適與初意合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可垂書遺之法盡得其說乃具申諸司以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虞一以申諸司而寓公豪右多爲異說以沮之泉州顏尚書亦操兩可之見於是詔先行於漳州一郡二年正月始奉省劄朱子申轉運司云經界之事須於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今正月已是耕犂乞許俟七月一日行差十月一日打量及冬而畢而二月即以嗣子喪去任矣冬十月漳州進士吳圖訟其擾人詔寢其事然仁政必以經界爲始朱子之論即孟子之說固不得而廢也

一興脩水利

溝洫廢而西北之水利失東南本不宜於溝洫窪下之田多藉梗岸高仰之田全賴陂塘皆於秋冬無事之時培築疏濬庶幾備豫無患若俟旱潦以求之則晚矣朱子於漳州於南康於浙東無不諄諄以水利爲念南康濱臨大江陂塘之外尤重堤岸故有勸築堤岸之諭浙東提舉之除專倚朱子以救荒之事讀朱子奏劾荒畫一事件狀有云臣契勘本路水

利極有廢壞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給到錢物即令逐州計度額募作役後朝廷給降錢到撥一萬貫付黃巖縣興修水利又撥一萬貫付明州定海縣興修水利惜朱子即於是年九月去任未得爲浙東各郡興永遠無窮之利也

一勸課農桑

農桑者衣食之原也西北多惰農而亦不務蠶織東自南渡後士大夫盡力東南而農桑之利遂溥然民勤惰亦復不一且不宜桑之地頗多朱子起自田間習知民事南康臨漳勸

農之文長篇瑣語娓娓不倦又恐具文無益春初親至外郊躬行阡陌督責不遺餘力漳州頗不宜桑朱子以爲栽植得法無不茂豫其須示種桑之法冬月於外路多買桑秧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詢之今嘉湖善種桑者其言皆與朱子合又取王文林種桑之法刊刻佈勸其用心之勤如此

一蠲減賦額

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傷而固不洶瘁蹶拔矣自古未有勤恤民隱而國不興者未有忽視民瘼而國不亡者然民之情不能自言於天子也民牧可以代言之至民牧不爲之言累日以深困日以甚愁苦宛抑之氣干天和則爲荒札激衆怒則爲兵戎故爲閭閻寬一分民力者即爲國家培一分元氣此中消息非知微之仁人孰能明之南康星子縣因兵亂民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加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不能供輸則復流離轉徙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計朱子乞蠲減稅錢至再至三而後獲命都昌縣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寶文任內稍遲懼罪自行供認每秤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民以大困朱子凡三上木炭利害劄子而後木炭價錢特與蠲減又知漳州奏將諸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務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及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經總制無額錢特賜蠲減行狀所云減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是也至於倒瓦被荒以外如監酒課錢紹興和買歲額台州丁絹錢無不一一爲之籌畫蠲減陳請不一而足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之謂與

一省察詿役

民役於官民之分也用之以時而使之有節易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夫亦何病之有宋南渡後之役法不勝其病蓋時之重役莫如耆長戶長管幹鄉村盜賊鬥毆烟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其初皆有雇錢後裁充經總制錢州縣無錢可雇遂一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無賴游手一充其役既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而民不勝其害朱子申尚書省差役利害狀諄諄以復耆戶長雇錢爲請未見施行後朝廷降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行下州郡朱

子既論其不便於民者凡四而又以紹興山陰縣見行義役簡直易行無他弊病奏請畫降指揮苦口血衷眞不憚爲窮簷請命矣

一措置社倉

古者藏富於民耕三餘一耕九餘三是以年有凶荒而民無餓殍社倉起於隋唐卽周禮縣都委積之意宋世已不復存常平義倉掌於官吏有名無實朱子所居崇安縣開耀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或相强奪朱子嘗帥鄉人置社倉賑貸立法詳備民以爲便辛丑奏事延和殿乞推行

之得旨詔行社倉於諸郡其時紹興府會稽縣鄉官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卽乞官米置倉給貸台州司戶王廸功衢州龍游縣袁承節等又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純熙丙午陸文安公在勅局編社倉法於廣賑恤門梭山先生倣而置之於青田他如婺州之金華建陽之長灘大閘邵武之光澤常州之宜興南城之吳氏莫不聞朱子之風而興起今近七百年奉行遍於天下又或不免滋弊於是豐備積穀諸名相繼而起而其實皆無能越乎朱子之範圍也

一不留訟獄

訟獄之繁固由於民心之薄亦由上無訓導之實民遂譎張爲幻肆無忌憚其不能情訟之源者已如此至於一訟到官遷延拖沓或經年累月而不能結譎張之外復生譎張其不能遏訟之流者又如此毋怪乎訟獄之日繁也朱子躬行示化訓誨所及皆足以革民之心其源固已清矣而聽斷之勤從不留獄荅陳明仲書云某在同安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間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此最弊之大者葉賀孫錄云某在漳州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如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者一齊都要

了紀綱旣立都自無事在南康與張宣公書云詞訟減十之七八今或至竟日無訟嗚呼誰非長民者而忍聽民之紛紛不已乎

一頒示古訓

不教而殺謂之虐小民平日不聞先聖之格言古賢之名訓以致陷於罪戾有司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朱子本身示訓其教令所及反覆諄摯無微不入又念愚民無知往往持誦佛號無益於身於是揭示孝經庶人一章句解字釋令百姓早晚解說勝念梵經又揭示古靈先生陳公勸諭文詳加詮說

令同保之人互相勸戒其視窮村僻野之愚民皆可進之以學問之道與明師慈父之誨其子弟無異嗚呼仁哉

一敦重倫紀

人倫有五而父子兄弟夫婦三者尤閨門起化之原習俗偷薄至於父子別籍異財親死不爲喪經又惑於風水之說停喪久居而父子之道苦矣兄弟以財產之故致形爭訟而兄弟之道喪矣夫婦判合別嫌明微故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至於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不待媒聘而僭相辨誘而夫婦之防舛矣朱子於進士呂渭夫之狀建昌縣劉琥兄弟都昌縣

陳由仁兄弟爭產之案漳州夫婦管顧逃叛之俗一一開諭曉示愷惻慈祥昔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戒令勸率民間亦可相信如聚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未必從今不意其能爾然後知大賢之澤深矣

一辟黜異端

異端之教蠱惑愚民亦由平日官長無禮義之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小民迷惑憒亂無所適從遂相與創剏而歸之其由來非一日也有如男女以修道爲名私創道院終身怨曠以禮佛尊經爲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以禳災祈福爲名斂掠錢物裝弄傀儡此彝倫所以日斁而淫邪之學所以日多也朱子反覆譬解以曉愚俗臨漳之閒俗以大變陳安卿云平時習淨屠爲傳極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而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或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孰謂舊染之不可更革哉

一懲治豪右

甚矣小民之苦也既困於有司復困於豪右有司之困易一有司困或有時而減豪右之困則鄉井里閈之間若將終身且及其子孫焉然豪右不畏天理不畏王法而未嘗不畏有司故愛民之賢有司必先自能治豪右始朱子初仕同安見

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家計狼狽之人皆一一爲之申理漳州之請行經界專爲挫抑豪右之兼并也卒爲豪右之所沮可勝歎哉其在南康視民如傷凡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答黃教授書云示前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某餧哺虎狼保全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忌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提舉浙東時劾金華豪戶朱熙績結托權貴不伏賑糴貧乏人戶俞九金二等哀訴屬實乞重賜黜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一時無不稱快語類載朱子南康臨罷有豪家子弟躍馬於市損人家小兒命杖之譙樓下劉子

澄不以爲然因爲講西銘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一段可見朱子之不畏彊禦皆其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之心所流露者也

一緝捕盜賊

盜賊之起由於衣食之不足化導之不脩也朱子歷任九載雖南康浙東之旱罕聞盜賊固教養之素具亦預防緝孫之有方也語類載葉賀孫錄某嘗作郡來毎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及門婺源胡紹寅校字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記朱子外任政績下

馭官吏之政

一勸諭長貳和衷

周禮六官治教禮政軍刑各有攸掌設參傳伍陳殷置輔大事則從長小事則專達此成周之政所以無不舉也宋純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發書當日文書謂之過廳後故事相沿不過茶湯相揖而退知縣既不謀之佐官

佐官亦不請於知縣大率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手而已朱子爲郡一遵條法逐日聚廳議事應接詞訴理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簽押圖備然後施行其與屋子諸縣書云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自然政脩事舉民受其賜旨哉言乎

一約束縱役侵擾

胥吏者官長之爪牙也不職之員多縱侵擾民受其害而不能上達卽有一二能上達者本官既袒護胥吏上司復徇庇屬員而民無所控訴矣卽以浙東而論保正副最爲重役官復略不加恤一縣之內有令有簿有丞有尉號爲四衙雜出文引如脩造廨舍迎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此之類其名不一竹木瓦磚油漆麻苧等物例以和買爲名不曾支給分文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錢米陪備供輸如遇縣官下鄉公吏等亦用轎乘無不取辦保正椎剝肌膚又以南康而論類以和雇爲名科差夫力以供諸役出入公幹皆令保正闢喚人夫荷轎擔擎陪貼錢物他如交納倉庫錢米經日不得朱鈔卽或朱鈔到手而本縣重疊追擾又如科賣民戶麴引及抑勒打酒諸害不可勝數朱子一一爲之約束無少寬貸行狀載朱子提舉浙東時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可想見一時之風概矣

一計治不尙催科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古之所謂循吏也後世之吏專以催科爲能而上之所以考察之者亦惟此可以報最於是苛刻武健之治興焉朱子提舉浙東時承尙書省劄子近來州郡以寬恤爲名將不係檢放倘閣之數故作稽滯劄下所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嚴行督責起發朱子以狀論之云朝廷張官置吏本以爲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勑州郡奉行

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註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恐有傷治體某雖愚陋委實不敢奉行在南康呂伯恭書云爲縣者豈不欲了辦財賦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後之考察屬吏專以催科爲能者其亦聞朱子之風而興起乎

一考察不受私謁

昔伊川先生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有一官員上書請謁乃是求知已伊川曰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

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伊川曰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如此持國便服朱子浙東客次榜云某叨被隆遣專以剌舉爲名不敢不悉心詢究凡我同寮究心職事律已愛民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啟自陳腳色挾恃勢援宛轉求請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絀辱之羞也程子之律人與朱子之自律均足爲正已率屬者法

一薦舉以顯賢能

賢能之吏民倚以爲命者也醇正廉潔豈弟君子曰賢有猷有爲利足及物曰能之二人者盡心於民無求於上或惸惸無華奔走不能取悅或狷介有守苞苴恥於自媒其幸爲者不獲乎上久而引去其不幸者或有意外之虞而世之登薦刻列舉牘者固別有人在宜乎吏治之日汙也朱子舉龍溪縣翁德廣狀曰德廣天資剛直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有懇懇愛民之實庶幾古之循吏又推原德廣平日孝友稱於宗族行誼信於鄉閭以爲勤事愛民之本豈世俗之所謂賢能者哉又同監司薦權知邵州潘濟之庭訟日簡郡圃空虛（曾與周益公薦之見本狀）權知全州韓邈之民情利病纖悉洞究權通判邵

州蔡咸之措置有方民被實惠提刑司幹辦公事方詮之器資宏裕識趣高明他如薦潘時舉以自代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同本州守錢佃措辦賑濟熟知漳州知錄趙師恕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迭首薦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洵可謂大公無私一時賢能之吏莫不登諸薦牘矣

一參劾不避權要

不職之吏小則廢弛大則貪酷夫廢弛之罪雖輕民受其害者已不少況大而至於貪酷乎古人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眞名言也然其人或根據權要或交結臺諫其聲勢愈大則氣燄愈毒而民之受其害者幾於無所控訴矣如臨漳之縣官從事郎黃岌紹興府差指使密克勤紹興府都監買栢之衢州元差監酒庫張大聲龍游縣丞孫孜知江山縣王職中朱子俱以不職前後奏請罷逐衢州守李嶧專務掩飾以親戚方在政路雖轉運司莫如之何朱子則悉得其詳劾罷之而其尤甚者莫如前知台州唐仲友仲友與丞相王惟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會朱子涉台州境民訴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因盡得其貪汙淫虐蕆養亡命諸欵章三上王惟匿不以聞朱子論益力始罷仲友台州新任時已久旱雨遂大霑是歲穀重熟

經武之政

一條陳軍政

養兵至宋世其弊極矣孝宗之時將帥類皆行賄於近習以圖進用而弊更不可言朱子庚子應詔上封事論節軍貲之法曰選將帥聚兵籍論實軍儲之法曰開廣屯田論益邊備之法曰練習民兵反覆數百言皆籌畫經久之計壬申奏事延和殿及上封事則專論將帥之通近習大旨以爲日者請將之求進必先捐觔士卒以直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則陛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不知兵謀固無望其何緩軍實而豐儲蓄矣至屯田尤所不願於是漕運煩費無以供州兵之食而民以益困忠言讜論惜孝宗之不能盡用也

一練習武藝

兵之於藝猶士之於學愈習則愈熟不習則不精在上之人有以董率之耳純熙二十三年朱子至同安二十五年縣有

盜與監鹽稅賈沆分備西北隅士皆感奮爲用相城之隅得隙地斥以爲圃屬其徒日射其間而朱子爲之記又葉賀孫錄云某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只管挽射及等而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會射及上等者亦多矣

一諭降洞猺

兵有必用者亦有不必用者必用之兵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謂我戰則克也不必用者感之以德化示之以威信務有

以服其心而已矣朱子甲寅至潭州會猺人蒲來矢作亂朱子遣軍校田昇諭降昇卽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十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是役也兵未血刃而洞猺歸化矣

一移置勁旅

兵家貴形勢據要害旅雖勁置之不得其所猶不勁也如朱子知南康軍時朝廷議於都昌創寨朱子特上劄子以爲都昌並非要害之地有尉司弓級七十五人足以捍衛不必增立營寨至於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乃辛棄疾拗置爲本

州勁旅後遂隸襄陽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實爲不便請仍隸湖南安撫司詔從之一不必創置一必移置俱審形勢相要害所謂因地以制宜也

一約束保甲

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而害亦不可勝言朱子申禁保甲擅闕集劄子云目今現行條法但有團結教習之名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比尺寸之權妄以闕集教閱爲名聚衆弄兵陵弱暴寡托於保甲之名欲望特賜敷奏明降指揮有敢恐脅官私輒怨拒捕者比凡人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強知畏不敢敗壞良法矣

一劾罷庸將

庸將與庸吏皆足以病兵而害民不可不急加隄防也朱子安撫潭州時徧洞猺蒲來大作亂又邵州被湖北猺賊侵犯朱子訓練敎閱皆成勁旅有本州兵制東南第八將武功郎陸景任係管潭州禁軍八指揮并有揀中軍兵幾及千人又本州管下有產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淚洞全賴官軍摧

勢彈壓陸景任向來差遣止是監當場務未嘗嫺習軍旅又兼之精力既衰實係尸位養病不勝兵將之責奏劾罷之軍政爲之一肅

一救荒之政

純熙庚子南康軍旱灾朱子大修荒政年譜紀其凡活飢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辛丑湖東大旱救南康尤甚孝宗專倚朱子以救荒之事朱子自十二月視事西興至明年九月歸所活至不可勝計浙東戶歌朱子之德孝宗亦以煞

究心稱之自古救荒之治未有過於朱子者也茲於惠閒閣之政外別出紀之庶幾吾黨之痌瘝民瘼者有所取法焉

一脩德政

德政爲感召和氣之原一切救荒皆其後也文集上脩德政以弭天變狀其略曰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賣弱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省自改

一精祈禱

荒禮禱祠載於周官咏於宣雅古之制也然必至誠感神而後神始鑒之世俗有司奉行故事直謂之未嘗祈禱可耳年

譜是夏南康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卻盡暴露蔬食逾月文集祈雨詞北山文。廣祐廟祈雨文。豐利侯祈雨文。祈雨文。祈晴文

一勸止流移

灾荒之始民不耐目前之苦遽爾流移俗謂之逃荒道逢之嗟苦風雨之暴露氣候之涼熱口體之寒餓疾疫之傳染往往未及歸來而死亡已大半矣世鮮富鄭公安得輕去時里爲民上者極力振濟尤宜勸諭於始勿使流移庶將來得霑實惠云文集勸諭救荒榜一條勸諭不可容易流移。勸諭

逃移民戶

一先糴糴米

救荒非米不可初荒之時米未甚貴多方糴之則費省而活民多矣語類滕璘錄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劄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係支官軍卻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振濟旱時糴得卻糴賤文集與諸司論賑濟劄子一安撫司振濟米合於冬初差船搬運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合從兩司多印文榜委官收糴一搬運米須得十餘萬石合旱撥定本錢選差官員或募土豪令速到地頭趁熟收糴

一招募米商并免貨稅

荒年之米莫要於通商米日多則價日減然招商之法非優免征稅則商人猶有所畏而不前也行狀朱子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浙東客舟之米已輻輳文集奏救灾事宜畫一狀云歲既不登全賴商賈阜通之利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欲望特降睿旨所帶貨物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

一勸諭獻助優給賞典

獻助賑爵自漢成帝始亦權宜之一法也朱子除浙東提舉

以南康納粟賞典未行不受職名及堂帖報賞典已行乃受其不肯失信於民如此文集乞推賞獻助人狀○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奏救荒畫一事狀一條去年獻助賞格比乾道七年歲減米數之半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乞於一路施行○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獻助推賞乞刪去指揮內數語○減半賞格榜

一富戶借貸貧民及主戶借佃戶稻種俱官爲追償

荒年獻助輸之於官優以賞典不責其償也惟大有力者能之至於鄉里借貸主戶存恤許其出息追償多方推廣庶幾

野無餓殍云文集勸諭救荒一條上戶接濟貧戶指借出放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當爲根究○約束糴米及劫掠榜一條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主戶自當優恤○乞給借稻種狀

一奏請公帑振民

荒政首曰散利鄭氏以貸種食釋之貸種食亦散利之一端其實不盡是也司救凡四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後世則謂之振俗作賑說文振舉救也謂舉金帛穀粟而救之也責其償者曰振貸不責其償者曰振濟爲法不同務期實惠及民而已宋孝宗最愛民又得朱子至誠惻怛爲民請命故所施爲獨厚云文集乞撥錢米充軍糧振濟狀內有放免租稅○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內有乞倚閣夏稅○乞截留米綱充軍糧振濟狀○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乞撥兩年苗稅劄子以上南康○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狀內有推賞獻助○奏巡歷合奏聞事件狀一條乞再借官會三十萬貫痛減度牒之價○乞給降官會等事狀○奏救荒畫一事狀一條乞給度牒官會再賜給降其度牒減價每道只賣五百貫○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乞已蒙給降三十萬貫更

乞撥給湊作二百萬貫○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再奏乞給降錢物內有減放住催水利等狀○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一條奉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緡卽時分撥應副諸州○申乞將衢州義倉米糴濟狀以上浙東

一奏請蠲停賦稅

荒政二曰薄征高氏愈曰散利發已藏之公帑薄征減未輸之民租宋制諸州歲歉凡賦租未入及入未滿者或縱不取或寧取之或倚閣以需豐年皆周禮薄征之意讀朱子詩蠲停賦稅各款何其纂之備也文集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內自

借兌上供官錢雜米○申南康旱傷狀一條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以上南康○乞給降官會等事狀一條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錢並行住催○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乞住催被灾州縣積年舊欠狀○救荒畫一事件狀一條被灾州郡督理夏稅特與寬限其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先期輸納者理折今年夏稅○乞將合該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新稅狀○奏巡歷沿路灾傷事理狀令州縣不得刷具舊欠催督賦稅乞將嵊縣上虞餘姚三縣新舊租稅特與倚閣○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乞

將本路被灾縣分人戶夏稅亦依分數蠲減至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乞被灾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賜蠲放○乞台州免納丁絹狀○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以上浙東

一親巡歷灾區及差賢員檢視附督察糴濟用人

荒政莫難於審戶非親巡歷灾區及差賢員檢視則畏事之吏以多報少强橫之民以少爲多皆勢之所必至者行狀日與僚屬窩公鉤訪民隱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文集約束檢旱今歲適逢旱歉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官一人只帶廳子一名吏貼一名當直八名計日給錢米各自賫帶不許分豪騷擾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奏救荒畫一事狀一條伏見州縣之吏不爲不多而才能忠信恤不易得將來七州糴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浙東年譜乃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監一場以轄振濟南康

一申請禁止遏糴

告糴歸粟春秋美之遏糴之禁蔡即申之俗吏不知大體私於已境而薄於鄰境烏知周官通財之義哉文集乞行遣欄米官吏劄子○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乞禁遏糴

一分場濟糴米不日給

濟糴之法場少人多則飢餓未死之民反以擁擠而死且爲升合之米逐日領取反失常業均非策之善也年譜先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糴分爲三十五場人戶赴場就糴其鰥寡孤獨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凡谷糴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

五合皆一頓與之

一嚴禁劫奪

荒政終於除盜賊盜賊倚荒劫奪無以戢之則亂成矣辛棄疾帥湖南揭振濟榜首曰劫禾者斬司馬溫公論劫奪不治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實多旨深哉(文集)

約束糴米及劫掠榜○勸諭救荒一條如妄行需索哉衆作鬧至奪錢米定當追捉根勘

一興工代振附興脩水利

國家有必當振濟之飢民又有必當興脩之工役寓工於振

古有成法朱子最拳拳於水利故敷奏不外是云(文集)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乞催修石隄劄子○奏巡歷台州奉行事件狀一條支撥降到錢文興修黃巖水利○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所請百七十萬貫於內量撥什三興修諸州水利○再乞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一荒後籌養元氣

民大荒之後與大病之後無異休養調護元氣庶幾可復若責以新賦又復帶納其舊逋民何以堪(文集)緻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及門婺源程益恒校字

陳正獻公三薦朱子攷

黃勉齋朱子行狀凡召用下俱不著薦者姓名宋史本傳則載之然亦未備如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召赴行在本傳但云用輔臣薦而不言輔臣之爲何人年譜則云用執政陳俊卿薦按是時俊卿纔爲殿中侍御史去輔臣尚遠惟李心傳徼之道命録作陳康伯薦未悞康伯自二十七年參知政事至王淩興元年十二月罷相

陳正獻公俊卿三薦朱子見朱子所作行狀中俊卿本傳亦云尤敬朱其屢嘗論薦而年譜所載二薦首一薦實非俊卿本傳亦載二薦而三不具茲攷之列於左用明正獻公以人事君之義焉

宋史朱子本傳乾道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

年譜乾道三年除樞密院編脩官待次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

炘按此正獻公第一次薦朱子也俊卿珙傳不言者以已載於朱子之傳故也

本傳純熙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某甚力按此條宋史誤列應詔上疏下

陳正獻公行狀純熙五年五月改判建康府詔赴闕奏事因語及人材問公識其人否對曰臣素知之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則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願陛下留意上爲沈思久之○又云公好賢之心實篤於內一時人材薦達甚衆然皆不以語人如某之不肖公前後蓋嘗三薦之而赴建康時對語尤切

炘按赴建康時所薦對語尤切者即所謂猛虎在山云云也

王白田云嫌於自賢而隱之故稱其人是也此正獻公第二次薦朱子也

年譜純熙八年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鹽場

朱子與陳師中正獻公之子書云某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污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歸見劉平甫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蹴踖不知所言

炘按此正獻公第三次薦朱子也朱子當日之出處關吾道之盛衰排之擠之者固多而薦之者亦復不少然至於再至於三懃懃懇懇歷久而不倦非好賢之篤其何能若是哉又

致朱子知南康軍時正獻公爲江南東路安撫使朱子一切救荒諸政如搬運他州米穀振糶求免濟司催發舊欠求免放恩所放官物求於上供數內分豁去年所放旱米乞撥給錢米脩造石寨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約束上流過糴等事皆有劄子達正獻公其後行之無所窒礙者皆正獻公之力居多也

記汪文定公奏狀

汪文定公應辰集中有除敷文閣待制舉朱侍自代狀其詞曰準令諸侍從官受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某志尚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爲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爲用尊其所聞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所按此事不見於年譜行狀竊謹識之以見文定好賢之誠舉士之美焉○狀中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爲本其形容朱子尚未的確

記林黃中唐說齋二事

宋南渡乾純之間人材極盛而浙閩爲最宏通博雅之士指不勝屈其有著書滿家洽聞碑見一爲劾朱子之林黃中棗一爲朱子所劾之唐說齋仲友二人者固皆自命不凡者也黃中不信邵子之易猶可言也至謂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卦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故一卦皆含八卦謂之八象其前四卦以兩正體兼兩互體其後四卦以兩反對兼兩互體生之之義寓於包之之中穿鑿甚矣黃中不信西銘猶可言也至以乾父坤母非易之本義塞吾其體帥吾其性舍氣言體舍志言性非孟子之本義父母可降爲宗子宗子可升爲父母爲易位亂倫名教之大賊則於西銘之文義尚未十分領會何論其他黃中有周易集解三十六卷崑山徐尚書刻通志堂經解已梓而復毀其板則是非之心猶存

於六百載以後矣唐說齋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四十卷今皆不存僅存數條於王伯厚困學紀聞中而已黃中立朝頗著風節其子行知亦有文名故其書尚流傳於世說齋簠簋不飭而其子復不肖一時諸老無復齒及之者故其著述皆不傳黃中以講論不合之故至以道學之僞糾朱子說齋被台州士民遮控列之彈章遂聯絡陳賈鄭丙以僞學詆朱子致啟慶元黨人之禍士類爲之一空其辜皆有不勝誅者嗟乎讀書稽古本欲親師取友以成其德行庶濟民以達其學今黃中之妒賢嫉能說齋之貪賄病民如此則反不如不讀書者之猶

有所顧忌也雖著書滿家何益哉

記葉正則論林栗封事

葉正則論林栗封事頗獲一時盛名今按封事中有云朱某素有文學行義居官所至有績既以常人之賢者擬朱子而又云逐去一某固未甚害則直視大賢之進退爲無足重輕矣語録又載陳君舉有朱某素來迂闊臣所不服之語永嘉學術不能辨別賢否如此

記慶元三年僞學逆黨籍

朱子提舉浙東常平鹽茶時因劾唐仲友得罪於宰相王淮於

是陳賈鄭丙先後攻道學林栗因之顯斥朱子而道學之目遂爲世所指名矣後劉德脩奏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及韓侂胄專政召何澹爲御史攻道學爲專門之學蓋祖紹興時汪勃何若曹鈞之故智也後又以專門之學不足肆其誣詆於是劉德秀論留正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胡紘論僞學猶獗圖爲不軌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而朱子落職矣劉三傑又以僞學僞黨獲罪尚輕對言前日僞黨變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知綿州王沈遂上疏乞置僞學之籍於是僞學逆黨著籍者宰執四人右丞相趙汝愚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留正潭州帥王藺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煥章閣待制朱某知臨安府徐誼吏部侍郎彭龜年中書舍人陳傅良戶部侍郎薛叔似兵部侍郎章穎刑部侍郎鄭湜吏部尚書樓鑰吏部侍郎林大中禮部尚書黃由兵部侍郎黃黼禮部侍郎何異吏部侍郎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起居郎劉光祖太府寺丞呂祖儉太府卿葉適秘書郎楊方校書郎項安世校書郎李壁起居郎沈有開知潁州曾三聘軍器監簿游仲鴻監察御史吳獵祭酒李祥國子博士楊簡監左藏庫趙汝讜淮西撫幹趙汝

談校書郎陳岘著作郎范仲黼司業汪逵國子博士孫元卿大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宗正丞田澙右正言黃度太府卿張體仁福建提舉蔡幼學浙西提舉黃灝池州教授周南嘉興教授吳柔勝江東提刑王厚之知湖州孟浩知揚州趙善成都通判白炎震武臣三人池州都統皇甫斌知金州范仲任江西兵馬鈐轄張致遠士人八人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中麟蔣仲（宋史作傳）徐範（宋史徐範處士蔡元定呂祖泰共五十有九人見宋李氏心傳道命録）攷宋史有傳者三十五人餘二十四人軼事往往見於他傳皆一時之賢人君子也迨乎黨禁既弛諸賢存者稍稍起用惟

葉仲則於侂胄用兵之初不能力阻薛象先嫉惡晚節未免不滿人意其他如黃文叔之知建康活饑民百萬口周南仲之召試館職力誅權要林和叔之請誅侂胄及旌異呂祖儉彭龜年之忠直皆卓然可與日月爭光也

書宋史倪思傳後

倪文節公立朝梗概見於宋史者甚偉惟朱子年譜載省闈知貢舉葉翥倪偲道命錄作思與本傳同宋史選舉志亦作偲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

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云云似文節與葉翥劉德秀皆韓侂胄之黨攻侂胄傳云吏部尚書葉翥邀侍郎倪思列疏論僞學思不從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是文節明明與翥相反非翥類也按文節本傳光宗末出知紹興府茂陵卽位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之出知太平州茂陵本紀慶元二年夏五月辛卯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宋制進士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夏御試賜及第出身是葉翥知貢舉文節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宋制知貢舉一人同知貢舉二人二年之春侂胄傳敘葉翥邀文節論僞學在趙汝愚暴

薨之下汝愚正月庚子於永州則卽二年春同知貢舉之時非有二也文節不從而免官卽本傳姚愈劾之出補太平州也葉翥擢執政卽慶元二年夏四月以葉翥簽書樞密院事也劾文節之姚愈卽論翥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爲是者也文節如果與葉翥劉德秀同論僞學卽與姚愈同爲侂胄之黨何至姚愈猶劾文節又何至葉翥擢執政劉德秀遷誅議大夫而文節反出知太平州乎後侂胄用兵之時復起文節而文節始終不爲侂胄所屈其立朝梗概可知矣然則省闈之論僞學乃葉翥劉德秀爲之文節實不與焉徒以同知貢舉遂牽連而蒙斯玷耳幸本傳及侂胄傳猶可攷見故反覆核辨之如此嗚呼朱子年譜多後人附益不盡李果齋原本而精博如李秀巖其作道命錄亦平列三人而無所區別何倪文節之不幸也

胡紘不當在弟子之列說

自古彎弓弭之弓者何代無之而程門之邢恕朱門之胡紘尤爲世所指名按邢恕始學於伊川後自磁州見明道復從之遊明道之歿恕所敘說伊川取而次之於行狀之後其爲程門之弟子何疑若胡紘者宋史但稱其未達時嘗謁朱某於建安某待學者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

羅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未嘗明言其爲弟子夫以隻雞尊酒相責是紘固明明以客禮自居矣卽云紘先有執業之志然亦既亡去則與畔將逃卒無異早已別籍於建安之門安得尚謂之弟子哉乃考亭淵源錄引宋史本傳於嘗謁朱某下增受學門下四字殊失其實彼傳伯壽者以故家子嘗執弟子禮見於行狀又非胡紘比也

及門婁源胡紹寅校字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朱子廬墓寒泉改

乾道庚寅正月朱子葬其母於後山天湖之寒泉塢因築室寒泉讀書其間小祥之後諸生就之講習遂攜二子同往幷招蔡季通課之後既免喪益加修葺往來讀書不輟名之曰寒泉精舍茲改其約略著於篇

年譜庚寅春正月葬祝孺人於寒泉塢日居墓側且望則歸奠八筵

王氏懋竑改異云年譜李洪閩三本皆云日居墓側而不言何所寒泉精舍當與墓相近然以精舍名則是講論之地而非守墓之所朱子庚寅與范伯崇書云比纔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亦有一二友朋初不廢講論則朱子固嘗至寒泉與朋友講論而謂日居墓側朔望方歸奠八筵恐未然也

今削去而增見於此

炘按年譜此條必李果齋原本後人斷不能憑空增益朱子本不居廬墓之名寒泉亦本無精舍之目但築室墓旁既便朝夕拳虔亦可温習舊業古人居喪無不讀書且亦不僅喪禮祭禮況既虞卒哭乎孔子葬昉孟子葬嚳反齊皆有門人問荅之事是亦未嘗盡遣生徒寒泉去建陽二十里平時則守墓講習期望則歸奠八筵正朱子因時斟酌居喪盡禮之實王白田不信年譜一筆鉤刪又以荅伯崇書爲庚寅下辨見末復引温公書儀禮記開元禮諸書若深不滿意於朱子之居喪者噫嘻奇矣

庚寅程尤夫與朱子書云閩近已襄大事遂廬墓側凡兄所行皆古人事不可及也朱程荅問

炘按此朱子廬墓之明證可知年譜之非妄矣朱子王德純

孝廬墓一節不足以重朱子故勉齋行狀不載而果齋年譜載之者紀其實也

庚寅與林擇之書云某憂苦如昨至節謂冬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責以講習悤悤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來此指寒泉相聚極有益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子九月來書南軒求去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處之

炘按張南軒庚寅自嚴州入朝辛卯五月去國此敘魏元履于九月來書求去不獲云云則是書爲庚寅之十一月朱子已逾小祥矣

辛卯荅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論又云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稍伸已志但久曠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未便又末一條云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也

炘按此辛卯書也范伯崇爲廬陵屬邑主簿在朱子丁母艱以後已丑庚寅之間（荅伯崇書云須送行語哀苦中不能爲文）其奏取以代錄事

名其堂曰盡心朱子爲之作記在癸巳二月此荅書時尚爲主簿則癸巳以前也張欽夫庚寅召還未及期歲召對六七次辛卯夏五月以論張說與時相廣允文不合出知袁州去國此云欽夫得行所學又云得正月書得行所學指召還爲講官所得正月之書則爲辛卯無疑也

又按合上二書攷之則朱子之攜二子招季通及有一二朋友講習寒泉皆小祥以後事也（庚寅九月小祥）

與蔡季通書云此只八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足望臨顧也（續集）

炘按此招季通書也此只八九間疑朱子墓側之屋下寒泉十一二間疑寒泉之下別有十一二間可以居季通及來學者足望臨顧專指下寒泉而言未知是否

又與蔡季通書云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其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告便令人學勿令遊嬉廢業又云錢物已令攜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致或彼價廉即寄錢去煩爲雜也

炘按上二首年月不可攷朱子招季通課其二子此其證也書末所云后山即壙記後山天湖之陽寒泉塢之所在也

又按以上諸書皆稱寒泉並無精舍之名

辛卯與林擇之書云其哀苦之悰秋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奇容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以後季通大病無甚倫理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如此可歎可歎

炘按南軒去國及秋來增劇云云則此書爲辛卯之秋朱子已大祥矣是年冬朱子釋服以後遂常爲講習之所近思錄序云純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

炘按精舍之名始於此以前但說寒泉不名精舍也

記朱子屢請祠祿

宋世祠祿之制最爲忠厚難創自王荊公不得因其人而議之

也語類云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臣帶之眞箇是主管某宮某觀御容之屬炘按宋自景德四年安奉太祖御容奉天禪院其後皇祐間安奉太祖御容於滁州太宗御容於并州眞宗御容於澶州凡中外宮觀寺廟皆安奉御容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爲諫議官亦有爲監當者如監鹽茶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爲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是也朱子幼孤韋齋殆時無寸椽尺土之庇依建安劉氏以居二十四歲始薄同安浮沈末秩者數載歸卽杜門食貧不仕者二十年每朝廷授官進秩稍不以道便辭謝退避其所以養親讀書者惟恃朝廷之祠祿耳此區區祠祿在廊廟有養賢之恩在朱子無傷廉之取而畸學之士反從而議之孟子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朱子之與孟子其揆一也

跋朱程苔問

朱子雖居建安然遷自新安甫再世耳讀名堂室一記其眷念故鄉之意懇懇諄切溢於楮墨之外程尤夫先生者朱子之內弟也與朱子往來書札後人輯之至四十餘首之多大抵以伊洛之學相勉勉而深以縱橫馳騖之士爲戒廣道園會跋家問一帖所謂片言隻詞皆足觀感是也炘按朱子於故鄉後進屬望眞摯豈僅尤夫一人哉觀其與汪伯虞汪太初滕德粹汪叔耕祝直清程傳之汪會之汪次山諸書無不以切已之學勉勉告誡札中敘及鄉井有云先世流落閩中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苔汪太初）有云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纔得一歸今又二十餘年所論爲學之意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苔滕德粹）有云某於足下（苔程傅之）有云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功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苔汪會之情詞惻怛）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也今朱子之祀享遍海內而精神陟降尤當戀戀於紫陽星渚之間學者幸生文公閭里則桑梓先賢尤宜效法宜何如講明切究厲德脩行以無愧東南鄉邦之稱乎

慶元二年丙辰九月朱子無主講新安郡城攷

朱子自閩如婺源省墓者再一爲紹興庚午（朱子二十一歲）一爲純熙丙申（四十七歲）見於年譜及諸葛泰所撰紫陽書院記甚詳乃明汪

六符舊新安學會錄載慶元二年朱子六十七歲九月大會於郡城山房主教晦庵朱夫子鄉先生受學者幾三十人學行最著者十有八人婺源李明齋季札滕溪齋璘蓼齋洪德玉程程允夫洵及從子舜林樗汪湛冲清癯李吳端雄敏則祝和甫穆並弟癸吳友堂祁程士華實之休邑則程東隱先及子格齋永奇汪方壺華汪太和楚材許衡父文蔚祁門則謝公玉璩朱又載朱子答問凡十四條自謂出朱子紀實及南溪書院志未之有攷也汪星溪佑既以學會錄爲裝點成篇見天啟辛酉會試籍攷詳具施氏璜所脩紫陽書院志其作書院建遷源流記猶首敘丙辰會講之事不亦惑乎施誠齋璜知十四條爲良知之學而演刪去不載而又敘此事於會講卷端且於年譜增入丙辰九月如婺源省墓會

講郡城一條又於趙師雄傳中敘入朱子以慶元二年歸省墓主教郡城山房公從至郡云云是二公固皆以郡城會講之事爲不諱也江脩永證以新建程氏譜不載實之會講之事固不足爲據即謂允夫官廬陵在沈繼祖十二月攻擊僞學之先攷之亦未能詳盡也按大全集載朱子慶元二年九月丁丑跋東陽郭德輔行狀云東陽郭君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建溪之上請銘又慶元二年十月丙午跋許侍郎詩卷云侍郎許公之孫建陽丞公示某以公手書詩卷是此年九月十月朱子皆在建陽何緣有新安會講之事其證一也又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朱子祭程允夫文云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不聞有所疾痛及二十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北以此月八日不幸下世是允夫卒於十一月初八日其九月六日猶作書寄朱子何得有相從會講之事其證二也方虛谷回撰程東隱先生墓表云朱子掃墓歸婺源先生擔簦見之年已七十餘不能追隨大閱遣其次子承奇侍歸建安葉秀發程格齋先生墓誌云文公省墓婺源君之父東隱先生挈君往謁因令君侍歸建安踰年而返東隱先生晚得痺病君孝養備至按純熙丙申朱子再至婺源至慶元丙辰二十一年矣斯時東

隱已九十餘歲其存殁不可知（俟得東隱行狀再考）即幸而猶存以九十餘歲兼患痺病之老翁猶挈其子來郡會講此於情事實難憑信其證三也以此三證求之而學會錄之不足信明矣

韋齋墓未嘗再遷攷

世傳朱子再遷父墓細攷之實未然也文集中載遷墓誌云府君將殁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某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峰下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又祝孺人壙誌云乾道五年九月戊子卒明年正月癸酉葬於建陽縣後山東北距

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遷墓卜六年之七月祝孺人之葬尙在正月記中白水之兆仍是預言之也又慶元五年十二月作行狀云公卒之明年某奉其柩葬於崇安縣五夫里而頹人別葬於建陽縣崇泰里然公所葬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月日奉而遷於上梅里寂歷山蓋公之詩嘗有鄉關落日碧莊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此豈其讖耶周益公神道碑與之同據此則韋齋之墓實由五夫里遷寂歷山未嘗自鵝子峰遷寂歷山也又告考妣文云某孤露垂六十年不能考次先君行實以表於墓雖實有待而罪無可逃速今晚暮衰病侵

加改卜之謀始有定議乃撰成行狀一通將以請銘於故相退傅益國周公云云是作行狀後告考妣之文云遽今晚暮改卜之謀始有定議則前此實未改卜可知矣又遷居告家廟文云某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承遺命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云云按紹熙三年朱子年六十三歲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自韋齋歿後依劉少傅兄弟居五夫里葬亦在五夫里故云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也自乾道六年至紹熙三年凡二十三年既云卜葬卜居亦既累歲又

云時移事改存沒未安則中間無白水之遷可知蓋五夫之葬乃韋齋遺命後因地勢卑濕是以別葬祝孺人而不敢合墓白水之卜雖撰有遷墓記實欲遷而未遷後因寂歷山之兆有符詩句遂定而改葬今其墓猶巍然存焉者是也朱子卒後片紙隻字門人不敢失墜遷墓記偶未削稿是以亦得存於文集致啟後人之疑幸有行狀告考妣文及遷居告廟文可證得以論其迹焉嗚呼朱子自幼失怙孺慕終身稟學於籍溪諸君考道於延平遺老書佩韋於門帖卜考亭而遷居無非仰成先志始也葬於五夫本韋齋之所欲及因卑濕而欲改兆存之終身愼

而又愼白水之卜依然中止至寂歷之遷仍取決於厥考之遺詩而朱子年已七十矣其孝思之肫摯如此後人每以屢遷父墓妄肆疑詆烏知朱子之心哉

又按遷墓記云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後因不果遷遂不知人作文及慶元五年定遷寂歷始求周益公作神道碑亦

其一證

跋婺源朱氏世譜序

此序不見於文集然朱氏世藏之序畧云某聞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縣之黟墩相傳望出吳郡秋

祭幸用魚鷹唐天祐中陶雅爲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爲制置茶院府君又引舊譜云奉使公聘遊集目云按奉使公名弁草齋先生之從叔父承出金陵蓋唐孝友先生之後考之唐書孝友先生諱仁軌自爲丹陽朱氏而居亳州永城以孝友世被旌賞一門方閭相望而非吳郡之族奉使公作先吏部詩又云迢迢建鄴水高臺下鳳凰鼻祖有坟墓於今草樹荒不知其何所指也炘按朱子著書多自署新安以示不忘本之意然紹興丙子家藏石刻序慶元乙卯跋李參仲行狀則皆自署吳郡朱某紹熙乙巳跋范文正公送賈君詩自署同郡朱某所謂

相傳望出吳郡也紹熙辛丑跋鄭景元簡紹熙庚戌跋蔡端明獻壽儀跋會文昭公與朱給事帖紹熙辛亥跋葉氏慕堂記俱自署丹陽朱某所謂孝友先生自爲丹陽朱氏也記云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學者但知朱子自稱新安而不知間有稱丹陽吳郡者因讀某院世譜序而識之

跋虞集復田記

復田記畧曰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爲資同鄉張公敦頤教授於劍請爲贖之計十年之久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殁張公以書謝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庚午公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按張公教授於劍是亦貧士豈能代贖百畝之產想其時適有餘贏可贖此產計十年之入足當其直而後歸田則已既不失其直而韋齋先人之產亦還其委曲求全古人交誼之篤如此王白田則云此事於文集語錄皆無所攷不知虞何所據炘竊謂朱子之事不見於文集語錄者亦多矣虞在元末去朱子之世已百有餘年豈能鑿空撰出余嘗詢之福堂博士此田現存大祠中其確有憑據如此又張先生所居縣之游汀子姓甚繁世有奉祀生由學中詳請承襲蓋先賢之澤長矣

朱獻靖公不歸婺源私諡

朱獻靖公韋齋先生作尉政和奉其父承事君至閩宣和七年承事君卒遂葬於政和而不復歸婺源年譜注以爲因方臘亂睦不能歸固已失之方臘之亂宣和三年已平遷墓記以爲貧不能歸自是當日實事然以炘妄測韋齋之意仍不盡在於是而別有深微之見存乎其間朱子雖微知之而韋齋未嘗明言則亦未便遽以是見諸行狀也蓋北宋之末伊洛二程子之學甫行於東南然宣歙間絕無傳者惟將樂楊文靖公龜山親得伊洛傳授載道而南一傳而爲劍浦羅文質公豫章再傳而爲

李先生延平韋齋以豫章爲師以延平爲友又得浦城蕭公子
莊而與之遊至於籍溪胡公艸堂屏山兩劉公皆學有淵源（籍溪艸堂皆傳河南之學屏山與二公講學見朱子屏山墓表）相與切磋琢磨以成其德承事君之卒韋齋年未三十銳意欲得道統之傳故留閩不歸浮沉卑秩以便師友之親炙觀其撰承事君行狀云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耳獨見其子從賢師友遊則喜見顏色所謂賢師友者意卽指豫章延平子莊諸先生言也韋齋仰承事君之志以克終所學庶幾曾子之養志歟其時朱子猶未生及紹興四年丁程孺人內艱朱子生已五歲矣朱子四歲時嘗指日問韋齋

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異之於是任道之志益之以傳道之心遂亦葬程孺人於政和而永爲建人後朱子卒事延平而傳二程之學爲世儒宗皆韋齋之家閫有以啟之也朱子撰獻靖公行狀云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向其立言之旨微矣嗚呼聖賢之孝以能傳道統爲重不徒以能歸故里爲重孝經說孝之終必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中庸數舜之孝首以德爲聖人推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若韋齋者庶幾孔子之所稱歟世於韋齋不歸新安多異說（明張氏芹又謂樂其建安山水之勝因家焉）故私爲之說而論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質焉

新安理學自朱子再至婺源始有傳人說

濂洛之學自朱子以前不傳於宣歙朱子十九歲登第二十一歲至婺源省墓其時學未成德未尊鄉里空有從之者程允夫洵爲朱子內弟年甫十四朱子拜其父韓溪翁而見之僅貽書論詩而已及純熙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學成德茂蔚爲儒宗再至婺源省墓鄉人興起而從遊者甚多婺源則滕溪齋蒙齋兄弟（溪齋名璘蒙齋名珙奉其父南夫先生之命先一年過書求教於朱子純熙三年朱子歸執弟子禮受業有溪齋類稿蒙齋集行世珙又有朱子經濟文衡前後續三集）汪子卿清卿兄弟（卿字廷佐清卿字湛仲兄弟

與力學清卿曾以疑論言仁及五常之性質疑於朱子兩致復書純熙三年朱子自閩歸寓清卿家嘉其孝篤其書室曰愛日）李明齋季札（文公歸省墓季札師之所著有明齋蛙見錄仁說近思續錄家塾記聞諸書朱子語類十六卷季札丙申朱子掃墓歸率先秩經館下覆聞伊洛所記歙則吳友堂昶至論僞學黨作徒步走寒泉精舍得朱子親筆四書注彖以歸所著有易說史評詩文集等編）海陽則程傳之次卿父子（先次卿名永奇先是傳之通書於朱子及丙申旋里傳之挈子往見傳之年已七十餘遣永奇侍歸建陽踰年而返次卿有朱子語粹中和考格齋稿等編）皆極一時之選其餘不可考者尙多歷宋末元明代多名儒新安之號比於鄒魯皆足以衍考亭之緒紹濂洛之傳而實則丙申再至有以啟之也大賢桑梓之鄉過化之地何其盛與然其時朱子著述多未成西銘太極諸解尙未宣示學徒

論孟集注學庸章句皆成於丙申以後至紹熙元年始刻於漳州今朱子之書巨帙細編家絃戶誦苟能講明玩索而責其身以必行焉又何前賢之不可企而朱子之不可學哉雖無文王猶興是所望於生文公之鄉者

擬朱子荅王雙溪 炎 論諒闇開講書

王雙溪先生文集有與朱子論諒闇開講書而大全集中無荅書程氏敏政曰世傳雙溪與文公不合未見所出豈卽謂是耶炘按雙溪此書敷演古義持論甚正且書詞謙抑朱子不容不荅豈荅之而偶軼耶仿東晳補亡之意擬一通補之

雖筆力萎弱不能希文公之萬一或於當日開講之意稍窺見一斑云

惠書陳義甚古臨風三復安敢默然竊以爲天子之孝與常人異後代之天子與前代之天子異卽前代之天子遭遇非常而禮亦不能一致況茲者壽皇大行太上皇病不能執喪今上以嫡孫承重其所以膺付託之重盡感格之誠者尤非哭泣擗踊區區講明於斂奠虞祔之節文已也我朝最重經筵之典祖宗之成法可師元祐之故事可攷請一一爲足下陳之閔傳所謂斬衰唯而不對雜記所謂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皆爲常人言之若喪服四制所謂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所謂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所謂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者皆百官備百物具天子及守土之制非言而后事行身自執事而后行者所能比也後世人主有以日易月者矣有三日五日二十七日後聽政者矣天位至重軍國事至鉅大臣非皆元德之良烏能一以古禮概之商書紀伊訓周書紀顧命阿衡太保之賢豈不明天子諒闇之制而長言諮誡既非所以仰體嗣王不言之懿且與臣下言不文之旨大相乖戾何與盖成湯旣歿外丙仲壬立二年四年而崩天步艱難國家多難阿衡忠愛之忱發於中之不能自已召公懲武庚之禍故於康王正位之始鄭重以曉示天下而康王之荅諸侯委曲詳明亦大非古者不言之例此皆時與勢爲之雖三代之君臣不能以一致者也自古帝王之學無不由致知格物入者而物則民彝之訓具存於經故聖帝明王必隆重師傅敷求經訓以涵養其德書缺有間不能多徵若大戴禮武王踐阼受師尙父之丹書乃經筵之權輿也後漢宣帝之講石渠章帝之講白虎唐元宗之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尙有古意我朝太祖建隆三年召宗丞趙孚講易開寶三年召王昭素講乾卦仁宗英宗踵而行之且於諒闇開講而尤莫盛於

哲宗之朝斯時太皇太后以神母聽政司馬光呂公著皆一時大賢起伊川程先生爲說書於是元祐之治稱極盛焉考神宗嘗於元豐八年三月甫踰月卽自揚州召呂公著爲侍讀十二月開經筵講魯論讀三朝寶訓乙亥詔執政侍臣講讀及元祐元年三月程先生至闕其講益勤而精彼溫國諸賢豈不識諒闇開講前古未之聞乎良以親師重道養成君德本朝之家法固如是也今上富於春秋代太上皇執恭嗣位壽皇豐功大業纘承至重太皇太后及大上皇兩宮之間盡誠盡孝非特楷範宇宙且將傳之萬世休美無窮豈讀一二卷喪祭之禮能收其

效哉丞相宗臣謨謀密勿擇日開講侍讀黃公文叔侍郎彭公子壽中書陳公君舉皆以端人正士碩德老成極經筵之選此千載一時似不得以開講淸閑有妨哀慕爲疑也某以疏遠潘臣誤蒙天恩召赴闕下且畀以待制侍講美職力小任重已拜疏固辭不敢冒進年譜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九月再辭然必謂諒闇不當開講則某未之敢聞也

附王雙溪與朱子書

炎近讀邸報伏見八月八日指揮增置講讀官所按八日係六日之訛宋史紹照五年八月己丑朔甲午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等爲之己丑至甲午實六日且於中旬擇日開講所按壬寅詔經筵官開陳極旨教正閒先壬寅係八月十四日夫始初淸明崇尙儒術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擇日開講則炎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若曰軍國之事不可以不公自聽斷則公除而聽政亦勢不得已焉爾服釋於外哀存於內則禮之節文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大功廢業又曰大功誦可也可以誦不可以議況衰麻之至戚乎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

官以備顧問喪祭之禮欲得其詳每事問可也一日萬幾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官之內聽斷有疑時以訪焉可也大行至尊壽皇梓宮在殯復土未有定期而開講於淸閒之燕炎爲是有疑焉三代之禮固無可攷漢唐之事亦不足證不識祖宗典故有是乎炎晚生所按雙溪生於紹興八年小朱子六歲何足以識禮然待制鄉邦之先進後學宗之且處經幃之長炎爲是有請焉乞賜垂教以開所疑

祝和甫易簀辨不可信說

朱子易簀時事以蔡九峰先生夢奠記爲最詳且核蓋朱子

卒於慶元庚申三月初九日九峰以初二日晚卽至考亭時諸生在滄洲精舍惟九峰宿機下書院朝夕密邇朱子故所見最眞至於年譜行狀之作皆係追記之筆不如九峰之一一得自目睹者爲有據也乃祝和甫穆藝文類聚有朱子易簀辨一篇忽生異議謂年譜紀載失實於是後人添纂年譜者改從祝氏與夢奠記不合和甫雜博之學文章之士好爲異議以新人耳目學者信祝氏何如其信九峰也茲詳說之列於左

夢奠記云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疾諸生退先生作范伯

崇念德書托寫禮書且爲家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拾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巢氏病源初九日午刻逝

易簀辨云先生疾革惟仲子監酒公侍次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又其次欲作通守范公書則手弱不能運筆亟命仲子代書尙力疾途竄一二字皆拳拳以編輯禮書爲屬纔扶就枕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作季子書按祝所見年譜與夢奠記同而稍異者黃范次第今所行年譜皆先季子而後黃范則從祝氏改矣則其事失倫何以垂範昔第五倫視兄子及已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顚倒其親疎之序乎竊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爲異同也

炘按祝氏此辨其謬有三朱子作書在初八日易簀在初九日事隔一日夢奠記年譜行狀皆同而祝氏謂作書畢纔扶就枕而逝此其謬一也作書次第朱子本無成心意之所及卽便爲之有何親疎之序而妄引第五倫事以逞辨擬不於倫此其謬二也謂范伯崇書非朱子自作乃文之代書九峰

是時在旁不容不見而無一語及之此其謬三也至於勉齋行狀所云手爲書屬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者朱子與勉齋書云人還知已至三山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凡百更宜勉力此行狀所謂勉學也又云禮書並望參放條例以次修成此行狀所謂修正遺書也二事皆勉齋自道故以作已書居後已與念德皆門人故又先念德而以門人貫之別出與敬之書故曰屬其子在與門人云云此則其行文之法當如是非代朱子爲親疎之別也若如易簀辨所云則黃書在第二范書在第三行狀

所述仍不得其實不亦自相矛盾乎

夢奠記云先生午初刻逝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頹木壞者與年譜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崛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易贊辨云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爲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峙爲洪濤捲去數百尺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二異并見於易贊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怪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爲是歲則可紀實矣

炘按祝氏此言可謂似是而非矣夢奠記所云破屋拔木崩山諸事卽就朱子所遷居之考亭言之九峰先生非妄語者豈有不得之目睹而爲是誇大之語且朱子亦何必藉此爲重輕也祝氏所云故宅自指五夫里而言五夫里爲劉氏之宅朱子既已遷居卽與朱子無涉非婺源輦齋先生之故宅可比天亦何必示異於五夫乎昔韓忠獻公之薨前一夕大星殞於治所陳正獻公之薨是日地震明薛文清公之薨是日雷雨震屋哲人之萎彼蒼往往示異何近怪駭聽之有婺源江愼齋永修縣志遂依祝氏改是日爲是歲亦可謂惑於其說矣

又按以上二條年譜皆本之夢奠記祝氏非不見夢奠記者乃不駁蔡氏而駁年譜豈以蔡氏之言得之目睹實不可駁故但駁年譜使後人不見夢奠記者相傳以爲紀實之言歟

坿辨行狀年譜

夢奠記云初九日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平明精舍諸生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儛禮何如先生復搖首沈曰儀禮書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

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扳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枕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口氣息漸微而逝

行狀云翼日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按夢奠記云初八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相率下堅苦功夫行狀屬之初九似誤問溫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領之康熙戊午吳良樞所刻年譜同衆陽書院中年譜閩中所刻年譜皆同夢奠記

炘按勉齋之行狀非得之目睹似不如仲默親身侍疾之確

仲默明云初九日先生卽不能言，可見疎略二字，未必出於朱子之口，且純用儀禮，亦非後世所能行，則參用之首冠，必不誤也。

坿考改大學誠意章

夢奠記行狀年譜皆云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江氏永曰：按儀禮經傳通解，大學誠意章注與今本同，惟經一章注原本一於善，今本作必自慊，是所改者此三字耳。

炘按：更有一證，朱子紹興五年冬十月辛丑受詔講大學，大全集經筵講義中大學聖經注亦作一於善，與今本必自慊

異而與儀禮通解同，則所改者必此三字，又何疑乎。

及門婺源董惠春校字

朱子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述朱質疑一編集朱子之大成自是編出朱子之學不惑於異說不迷於歧途內聖外王巨細畢舉學者由是得門而入雖升堂入室不難矣夫子司諭我婺本身教爲言教以表彰人倫振勵風俗爲首務數載以來好學敦行之士莫不爭自濯磨是編留青百世讀之而興起者必多教澤之遠正未有艾清躬蒙培植平生妄有論箸夫子誘掖奬勸進諸西山老友之列深自慙懼無以覩見美富爰附數語以誌私淑之意云歲在壬子星江門人蕭江清謹跋時年七十

右述朱質疑十六卷吾師當塗夏彝甫先生所箸也先生家學淵源尊甫徵君朗齋公司訓吾郡今已崇祀名宦崇祀鄉賢世共見聞矣先生恪遵先訓所學以朱子爲宗教人皆重倫紀忠孝節烈闡揚不遺餘力下逮民生日用靡不殫心究暢總以根極理要端正厥趨爲主竊謂道之充塞於天地何所不有家自爲學人自爲師百喙爭鳴歧之又歧泛濫無歸鮮不覆溺先生憂之以爲人心陷溺卽世道荒張況士首四民尤愼趨向故出其平日所服膺朱子者爲指南之車顧世知尊奉朱子矣往往

空心栲腹繪壁虛造老生常談不足以闡明道奧先生於朱子全書與凡諸子百家之關涉朱子者學術鼻晚箸述同異師友鼎原出處節目莫不參互攷訂按討原流疏通證明一一皆有顯據近世致力於朱子之學者當湖陸清獻公而後惟寶應家白田編修咸推有功而此編尤明辨以晳雖以煥奎闇昧循首訖尾諷誦紬繹亦時時昭若發矇況高明讀之有不怡然渙然者哉孟夫子之言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是書息邪距詖放淫凡以正心而已心之趨向幾端自無迷惑彼貪常嗜猶別騶橫驅皆足以病心掃除而

廓清之先生之功豈不偉哉夫朱子之道俟之百世而不惑則是編所發明亦卽俟之百世而不惑也豈獨吾鄉人士所當奉爲圭臬乎咸豐二年歲在玄黓困敦日躔壽星之次

制科徵舉孝廉方正皇江門人王煥奎謹跋

跋

枌榆蔭密幸生長緋塘虹井之鄉楀樸材庸逾感荷化雨春風之澤章考亭之道脉大儒筆有千秋祝函丈之心傳小子香惟一瓣溯自松巖萃秀仁里爰居鄞嶽降神哲人迺毓符景星慶雲之瑞垂象九霄擷經腴史液之精著書萬卷端其趨嚮違則循山左魯鄒審厥淵源近則稟河南伊洛鹿洞鵝湖之地緣會友而勉磋磨講筵秘閣之區思格君而抒論議立社倉免丁絹野悉起夫歌謠按郡吏厲宰臣朝益推夫風采畢生品學誠英與京蓋世聲名於何有間詎謂叩寂談空近虛無者入於禪釋

分門別戶肆攻擊者染於黨邪窮高極遠務穿鑿者溺於支離好異喜新逞聰明者安於妄誕九齡偕子靜詩詞具在齟齬殊多林栗與胡紘疏草猶存詆排轉力是非顚倒洩私憤以作公評誣謗沸騰撰眞修而名僞學在羣小豪無顧忌主奴烏足重輕奈後生嘖有煩言附和尤堪痛惜茲際

崇道右文之代正屬尊賢重士之辰使非曲證旁參用以析疑徵信夫安見人稀曲學而得俾世絕歧趨乎吾師夏弢甫先生於是慨然有思恬然若喜喜望紫陽之桑梓箴仕是邦思窮婺渚之津涯導迷此日舊聞可考層樓不少藏書遺緒重尋一鑑

非無活水爰發凡而起例倍提要以鉤元忠握槩之辛勤引迴瀾爲已責包羅六七百載事篇聊踵夫述而賅括十二萬餘言明爲慚夫述者或述其編摩之歲月或述其槀本之異同或述其意趣之指歸或述其採拔之姓氏或述其居官之政績或述其入告之謨猷或述其譜系之厥由或述其師資之所自或述其正人之契合或述其俗士之訾譭若網之在綱焉有條不紊如玉之就琢也無玷復陋體大思精結構宛昌黎之範慮周藻密經營直平子之班以之嘉惠藝林洵爲盛事以之闡揚徽國允列功臣巍乎功成美哉觀止雖洽謀咨度法詩之五善於使述朱實疑

臣且鳴謙揚謙象易之六爻於君子然靡疑情之稱蓄更何疑義之待稽琳供職京華久睽絳帳追思疑義嘗侍緇帷早孝珍席之提撕旋樂珠船之啓瞻睹敬霜而托誌首恰頻搔盥薇露以開編手幾難釋謹勞子墨遙申贊歎之忱仍冀賓鴻屢引訓詞之示咸豐歲在壬子季秋月申澥星江門人程琳琳謹跋

跋

儒者之學所以明道也道之不明雖博極載籍與俗學無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明孔孟之道得周程張朱而明而朱子尤集其成舍朱子而求至孔孟之域猶杭斷港絕潢而欲至於海其可得乎今取士之途一宗朱子薄海內外罔不誦習朱子之書奕然以是爲科名進取之階而無與於身心克復之實名爲宗之而陰違之又其甚者挾爭奇好勝之心高者入虛無卑者矜博雜反若朱子猶未足以盡道是人心世運之患也吾師當塗夏峻甫先生平生講學恪守朱子以爲造道之的司諭吾邑實

爲朱子發祥之鄉嘗與人言此彈丸之邑幸克秉鐸或非無故而得與學者言必依於朱子娓娓諄諄未嘗或倦口所不盡筆之於書此述朱實疑之所以作也其書分十六卷先生所尤致意者爲前五卷據荅江元適書包揚錞定朱子出入二氏者凡十一年辨荅薛士龍書先生君子句之生字二十餘年句之二字皆爲羨文而後二書所云若合符節向來一切曖昧之處劃然不紊又辨從遊延平受中和未發之旨久而未達者由言敬字不分明之故中和舊說認心爲已發者由延平觀氣象求未發之言有以啓之往問張南軒從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又緣

認心爲已發之故皆與禪陸之學泝不相涉已丑一悟悟於程子之遺書實悟於遺書中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凡文集所載已發未發說莅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弟一書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程子觀養說莅程允夫書皆已丑一時之言非先生造道之深體道之切烏能剖析精徹若是哉先生每謂士人辭受出處乃立身大節此處一苟則將來功業必不能與古人頡頏朱子歷事四朝凡授一官進一秩必再三辭謝而後拜命稍不以道便潔身明志無所瞻顧乃孔孟以來相傳家法作朱子難進易退譜一篇以爲枉尺直尋之戒先生關心民瘼與

學者言最喜程伯子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數語以爲隨分隨地皆可有益於世況身膺民社者乎朱子一生仕於外者僅九載自主簿同安外或以數月或以年餘去官而其實惠及民之政卓然不可磨滅作朱子外任政績記上下二篇使學古入官者有所取法其餘考訂朱子箸述之同異師友之淵源後世異學諸儒之議論皆足以扞掫吾道屏斥異端自來發明朱子之學未有博大精深如是之盛者也先生箸述宏富此編尤流播士林博士福堂先生紬集同人先付剞劂謂恩政曾與聞纂述之意屬撮舉梗槩以稔同志恩政之　先王父與先生尊甫　名宦公爲同年友　先君子又與先生之弟謙甫明府同登辛巳鄉榜三世交遊至深且渥恩政年踰弱冠便親承謦欬二十餘年耳濡目染得於學術行誼者較他人獨多故敢僭論其書之旨趣以綴諸簡末云星江門人汪恩政謹跋

跋

文王世子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康成釋國故謂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若是乎聖賢所生之地其地之人遂以聖賢增重如此我婺源之有朱子猶唐虞之有夔伯夷周之有周公魯之有孔子也然而朱子之經注列在學宮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好勝之士反得騰其新說數典忘祖厥咎安辭吾師戴甫夏先生秉鐸吾邑以爲是乃朱子桑梓之邦禮之所謂有國故也於是出其平日之私淑朱子者以勗我邑人成述朱質疑十六卷凡朱子平生學

術之次第師友漸被之淵源出處辭受之節目政事設施之紀綱罔不會萃折衷確有依據而其尤致辨者在別白衆說以定一尊使學者無適越北轅之患先生之干城朱子於是爲大而爲朱子之鄉人勗於是爲深昔思文后稷詠家室者必曰有部生甫及申詠降神者必曰維嶽爲聖賢所生之地慶卽爲與聖賢同生斯地之人慶禮之所謂有國故者非卽詩人之意也耶先生是編雖不專爲婺之人作而實專爲婺之人作婺爲朱子之鄉苟鄉之人數典而忘其祖無怪乎天下讀朱子之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好勝之士反得騰其新說也然則我婺之人其所以承朱子之統緒而無負先生之砥礪者能無讀是編而興起也乎迪侄與計偕忠忠北上適是編梓成謹推國故之義附誌簡末以質諸函丈云壬子冬月門人王友迪謹跋

跋

志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行聖賢之行莫不從讀書始斷斷然矣然羣天下讀書者無人不讀子朱子之書究何人善讀子朱子之書無人善讀子朱子之書即又何人敢述子朱子之書非不敢也影響者廓廳斷者証依傍門戶者陋別闢畦徑者妄以是爲述不如不述之愈也故自陸清獻王白田二公後鮮有嗣音今讀述朱質疑前七卷述朱子學術早晚之異同與箸作成書之歲月精心鉅眼如水銀燃無孔不入如日月燃容光必照所以防歧趨而端始念者其即孟子息邪說之旨與中三卷述

朱子同時諸賢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與朱子以後諸賢負穎異之質挾好勝之心擇精語詳如懸鏡燃燃嵯妍自別如平衡燃錙銖不爽所以辨異說而別眞修者其即孟子放淫辭之旨與後六卷述朱子立朝大節外任政績及事親交友與平生祿事明體達用如登岱然示衆山在所宗卬如觀海然示衆流在所歸宿所以黜霸功而崇王道者其又即孟子距詖行之旨與於戲自朱子至今六百有餘歲矣不謂集朱子之大成者而竟得之吾師也竊嘗謂鄉黨一篇是聖門諸弟子爲孔子繪像凡飲食起居聲音笑貌自中形外畫所不能到者筆一一形容以出之而是編之於朱子亦然夫乃知吾師之善述吾師之善讀也非惟吾師一人之善讀而能使人人守是編將如吾師之善讀非惟使人人善讀一朱子之書而并能使人人推是編之讀法以善讀凡所當讀之書微哉吾師之心深矣美哉吾師之教善矣偉哉吾師之功遠矣是編出大見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夫復何疑去年冬吾師以述朱質疑四字命式作業書以頒是編故得讀是編而不覺如瞽發矇如聾啓閽竊歎其感觸人之聰明也甚捷今又以讀詩劄記詩章句攷詩樂存亡譜朱子集傳校勘記古韻表廿二部集說學制統述三綱制服尊尊述義大書轉

注說貫長沙政事疑攷補明儒主敬先生年譜學禮管釋景紫堂文集共書十二部命式纂其額雖以式之敏不及人而屢蒙不棄於函丈又安禁不如飢如渴殷殷然願徧讀諸刻爲快也

咸豐癸丑秋七月既望星江門人程式謹跋

世之習漢學者動詆宋學爲空疏尊宋儒者又以漢儒爲佔畢其實二者道同一貫兩不相妨賈董鄭服不獨淹通淵博卽其立品植行亦稱一代醇儒宋之濂洛橫渠諸大賢直接道統至我考亭朱夫子於書無所不讀闡揚聖功發揮王道更所謂集大成者而考亭一生精神所係命脈所依則尙不在此其優入聖域追踪孔顏所有經濟之宏通學問之賅博皆不過出其緒餘耳讓自弱齡隨侍　先光祿公於安徽督學節署得授書於當塗　夏弢甫夫子蒙日課以四書朱註並讀小學口講

指畫一以紫陽爲宗維時先光祿公按臨列郡　先太夫人已篤疾在床雞初鳴卽呼讓起就塾諭之曰爾今得名師須努力勿懈以期學成簡人吾卽瞑目無憾矣讓涕泣受教不敢稍怠惜爲日未久先太夫人卽下世讓讀禮輟業尋又抱病累月隨扶匱北上遂與吾師遠離嗣讓以弱冠之年倖成進士西曹習律秩滿簿書於舊業不學將落幸我師以公車應試恒往來於南北之間先光祿公每延致講齋下榻仍令讓得以朝夕追隨親承謦咳如是者又十餘載每聆緒論必以倣濂朱子爲勗讓矧覺有所遵循所學亦潛滋暗長後以愚戇後咎待舉嶺南蒙朝廷寬大之恩僅以左遷鎗級投閒置散閒口四方衆口鑠金舉世訾譭依人作計與吾師不得通音問者垂二十年許矣茲者擢臂下車仍爲馮婦分郡於嘉興之乍浦浙撤接壤因得遞達稟函往返商推言之不足且長言之今歲夏又蒙以所箸詩禮文集及述朱質疑各刊本郵寄益徵在遠不遺誨人不倦讓盥薇細讀昭若發矇迴首立雪程門依然昨日撫今追昔涕下沾襟念讓於吾師之學雖未能窺測高深於萬一惟敬讀述朱質疑一編而竊爲吾道幸也伏以我

朝之尊崇孔孟超越古今卽隆重考亭亦爲元明前代所未有人人心中有一孔孟卽人人心中有一考亭而世之詆毀考亭者正昌黎詩所謂蠹蠧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也惟讀來諭所云不惟與之立異者爲人心風俗之害卽篤信朱子之學而豪釐之差謬以千里形於學術施於政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編辨別繁具苦心欲急索解人不可猝得讓雖不敢自謂解人而猶憶昔年在塾時曾舉閻氏潛邱劄記內兩語以示讓有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不生考亭仲尼如長夜讓今更爲之進一說曰天不生吾師將考亭亦如長夜是吾師有功於考亭卽有功於洙泗正不獨植弓辨誣一書足以千城名教也至攷

究漢學之淵深著作古文之淹雅則已有諸同人之各跋在讓莫能贊一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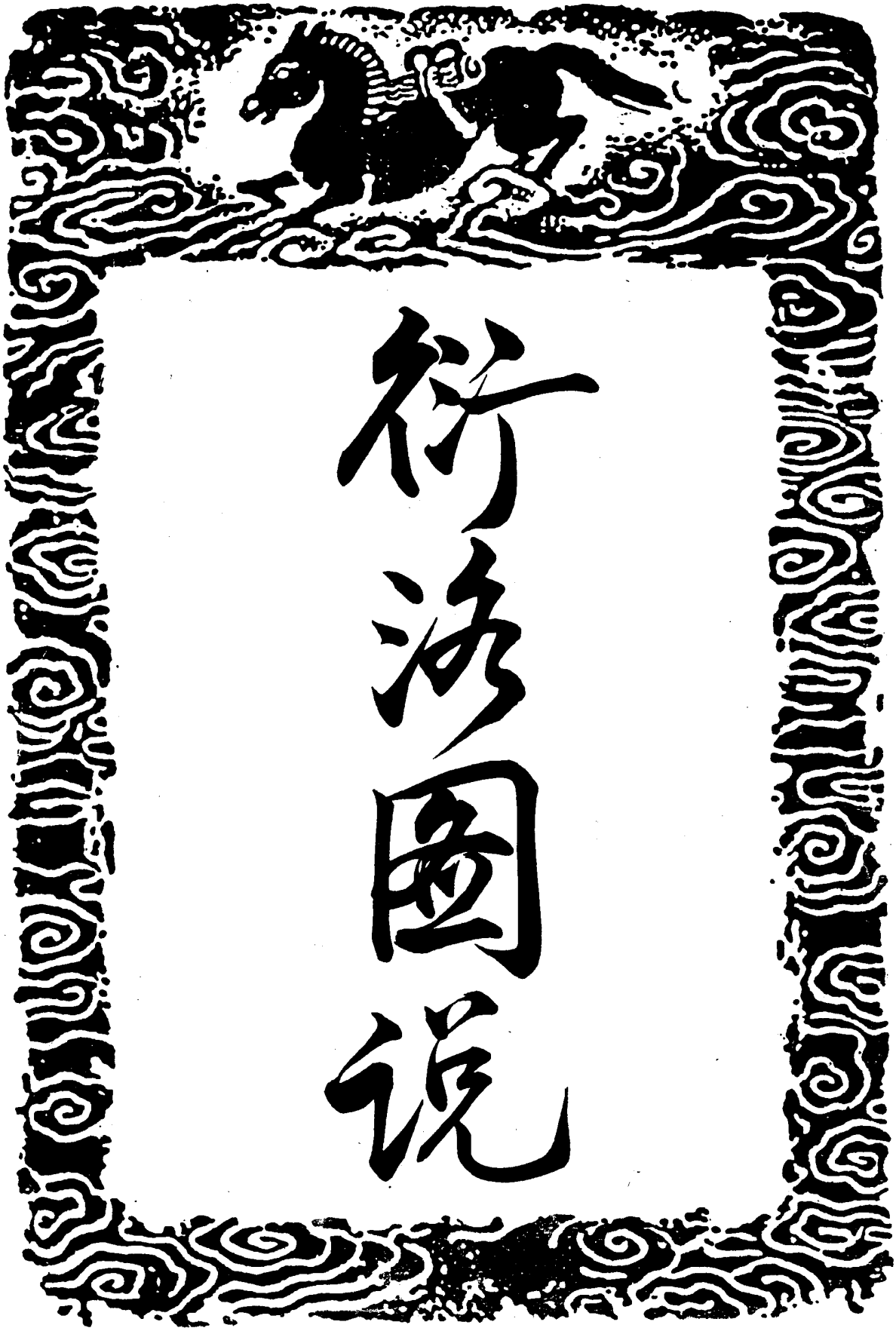
咸豐八年歲在戊午季夏之月

賜進士出身

賞戴花翎候選道補用府浙嘉乍防同知潞河門人白讓卿謹跋

述朱質疑後跋

朱子之學直接魯鄒乃金谿敵之於前姚江攻之於繼而近日考據家復操戈相向夫陸王以禪學攻正學猶曰異端不同道也至考據家同在一室之內而搜爬瑣屑拾朱子所已究及而姑舍之者以詆朱子譬則子弟侮父兄奴僕叛家主尤堪詫異者矣宋元以來尊信朱子者莫不力持正論塞距邪詖雍乾中吾鄉汪雙池先生深入顯出大聲疾呼其保衛朱學宗傳直如孟子之於孔子至矣然其言直從天人性命大本大源處發揮後學或未能述窺其所以然而不悉其屑累曲折之故當塗夏敬甫先生著述朱質疑十六卷節解目疏條分縷析事必徵實鉅細兼該成學之士既總會其立言之旨後生小子亦可得其從入之途天下不可無此書朱子故鄉尤不可無此書也然則先生之官婺源眞爲不虛行婺源之得先生司鐸良非偶然矣昔先大父師事雙池先生於朱門有淵源一脈之義小子泛濫半生晚乃知歸一是讀先生此編不禁感愧交并云同治甲子季夏月後學余龍光謹跋


衍洛圖說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衍洛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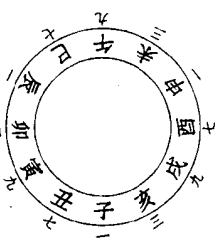
袁秋基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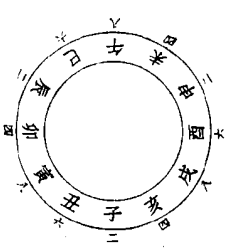
會稽　顧淳慶古生著

舊圖

自子上起一以三乘之而左行得其零數如此漢書生鍾術也合洛書四正順行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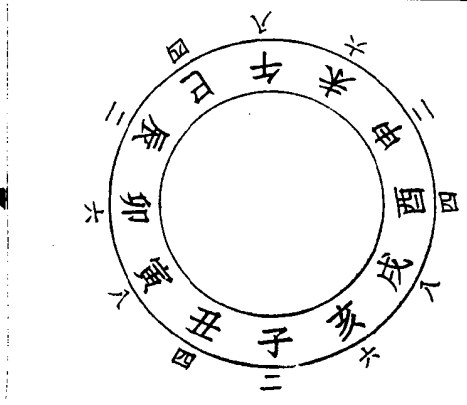
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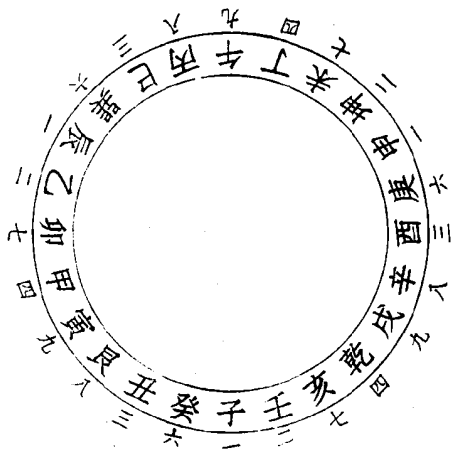


自子上起一以七乘之而左行其零數如此申子辰皆得一數巳酉丑七數寅午戌九數亥卯未三數與洛書四正相合此圖以下淳慶自撰

由舊圖加倍得此數洛書四維順行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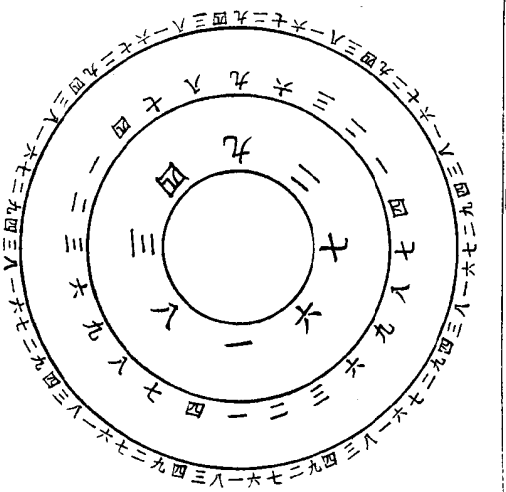


新圖加倍得此數洛書四維逆行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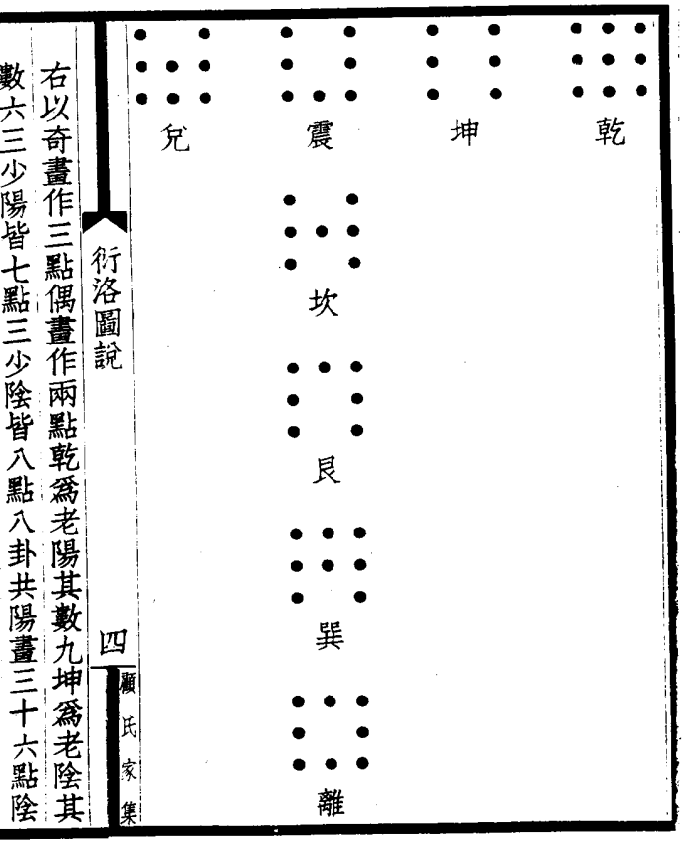


此以舊圖及舊圖加倍分配二十四路以子癸及丑艮等字兩兩相比順行得一六及三八九四七二之數

此以兩新圖分配二十四路申子辰一數巳酉丑七數寅午戌九數亥卯未三數乾甲丁六數艮丙辛八數巽庚癸四數坤壬乙二數各得三合五行正數三元循環皆與戴九履一左右肩足相合又以子癸丑艮等字兩兩相比各得五數



內層洛書次層卽分配新圖外層分七十二路以一八三四九二七六卽洛書之順行者九周之其正位皆與中層內層相應蓋又折三元而九之循環流轉仍不失洛書戴九履一左右肩足定體



右以奇畫作三點偶畫作兩點乾爲老陽其數九坤爲老陰其數六三少陽皆七點三少陰皆八點八卦共陽畫三十六點陰畫二十四點皆與大衍過揲策數相合或曰奇畫爲單何以三點歸安高簪峯先生爲淳慶解之曰陽能兼陰陰不能兼陽淳慶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也

此與前衍洛圖說皆淳慶十九歲時推衍

衍洛圖說終

孫迪 變 光校字曾孫培憲繕稿 通

丁芭詁附案乾甲丁十二路各以隅卦爲主恰得洛書本宮數與申子辰等局以方卦爲主者畫一胞合又以青囊奧語坤壬乙四語本位考之恰各得相倍之數如乾甲丁爲順逆木局而此得六坤壬乙爲順逆水局而此得二皆加倍也艮丙辛爲順逆火局二九十八此得其零巽庚癸爲順逆金局二七十四此得其零亦皆加倍也夫奧語四句本解天盤左右二針被歷代注家支離含混愈解愈晦竟成沈霾漆室豈知自然之數旁推交通頭頭是道悉成古經鐵板註脚有如此奇妙無方之境哉惜盲術之仍無從而知也咸豐癸丑七月十四日偶筆於長武公寓

右衍洛圖說一卷爲　先王父古生公弱冠時所著寶藏於家約及百年叠經兵刼原稿猶存全書爲舊圖一新圖六其分配處均爲前人所未闡發是知神妙不測之奧實有至理存乎其中澄慮靜思一旦豁然蓋言洛書學中之新著者也壬戌携自秦中歲月蹉跎未遑校讀世變未已抱守是懼爰付手民謹識數語繼述無才深自愧矣戊辰端午仲孫燮光謹跋於海上邂世无悶樓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通緯　逸書考

尚書璇機鈐　甘泉黃奭學

尚書篇題號古微書無此五字　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古微書象作以書者如也四字从書敘正義如天行也藝文類聚藻文部書者如也作書也誤古微書清河郡本書者如也二句作如天之行於上也

書務以天言之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書敘正義章之下古微書有是謂尚書篇題號七字

孔

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

公凡

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尚書敘正義史記伯夷傳索隱引孔子求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古微書

三皇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世受籙圖白虎通五經據選注入此

孔子曰五帝出受籙圖文選功臣頌注齊安陸昭王碑注玉海藝文門

帝嚳以上朴畧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書敘正義文選魯靈光殿賦注朴略下多育象二字又下二句作帝堯煥炳隆興可觀

按繹史育虞紀引此條育曰載曰車曰軒曰冠曰冕作此車服以賜育功凡十八字今據選注云車曰軒冠曰冕庸用也作此車服以賜育功章育悳乃李善注文非緯文也疏繹史誤連識以俟正

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書敘正義

禹開龍門導積石浚岷山治九貢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又地部引禹導積水浚岷山流九貢古微書作水經與御覽同

注龍　石山名貢功也治九州业功御覽皇王部七古微書作九貢九州之貢爲從御覽地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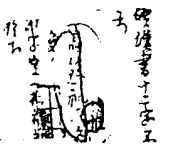
禹開龍門導積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玉受悳天賜佩類聚帝王部御覽皇王部七元圭出作出元圭文選海賦注引上二句王融曲水詩敘注引元圭出刻曰延喜业玉初學記帝王部引禹授啓璇元圭出刻曰延喜业玉受悳天賜业佩開元占經器服休咎城邑宮室怪異占引元珪則出刺曰延喜玉海器用門引天錫禹元圭刻延喜业玉古微書清河郡本刻曰作其刻文曰賜佩作佩錫　淺卯之照作錫

鄭氏注龍門山名也類聚無此八字御覽仝　禹功脫

成天出元圭又見玉瀋器用門出俗謂御覽舛出賜出古者
瀋御覽瀋類聚瀋書曰憙佩禹脊治水功御覽下脊者字
瀋湯類聚瀋書故天御覽佩吕元玉類聚文選注御覽仝上古徵
故天作必字書無龍門玉字賜之上有以字清河部本無龍門玉字佩以元玉作佩之元圭
湯受金符帝籙又見瀋類聚瀋帝王部占經載休徵作白狙銜鉤入殷薊事御覽皇王部七古徵書清河部本
注余符禹籙鉤縛東出耍剛湯得天下出
耍也御覽仝上古徵書無金符四字湯王北方之水白
狙銜職歸命也清河部本引鄭注

荃王得謀東觀白奠入王俯取奠吕燎
又見文選封禪文注八百諸侯順同不謀奠者覩用無
足翼從欲紛如奠乃誅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儀禮脊同徽疏引
奠無足翼紛如奠乃誅出

按儀禮疏作昔烑琁機樞据昔烑緯無
琁機樞知樞者鈐出訛也昔烑者尚書
出訛也
烏吕槃俱來詩鄭玄注
烏烏者陽也從御覽增鳥脊脊名荃王卒父業故鳥



瑞鰲御覽羽族部七引止色也二字从史記周本紀正義槃記引止此父下夾脊大字槃記后稷出
憙詩正義仝上

注稷好覆稼今烏銜槃故云記出也仝上
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亾之期錄
代之矩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又
蜀都賦注引首五字作尚書維書等
林園集詩注引河圖帝王終始存亾之期入
刑憙故
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
之文樂名斯在後漢書曹褒傳注本
傳引述堯理世平制

樂放文注引緯本文今从注補漢書作脉古述堯世放唐文班固傳注引平制禮樂放唐之文文選典引注引述憙治世放唐之文古徵書放唐之文作述堯世放唐文

宋均注述脩也後漢書曹褒傳注
齊帝漢出德治作樂名子後漢書曹褒傳
又樂志續漢書祭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
紀注文選東都賦注續漢志注後漢書明帝紀
子作命永序清河郡本有帝漢出德治作
樂述堯世放唐文與殷韶禹夏湯濩周成
罪不宜以武舞○案今紀
鬼哭山鳴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

鄭氏注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 卒上

北斗第一星率色數夷不明七月內日蝕開元占經日占五

北斗第一星變色微夷不明六月而日蝕石氏中官占下三

日以子丑二辰變色齊楚之邦非兵即旱其君多疾若色黑白必有水與喪 已下見占經

日以寅 辰變色燕宋之郊青草不生雞

貴四倍 七青色其君有憂且多火災

日以辰巳日變色鄭楚之邦水旱不調兵民戕賊必有失地之主若色怒而赤其邦亢旱三年

日以午未二辰變色西秦與東周各有強兵相侵戰爭不息若色黑白周國有殃秦邦禍輕

日以申酉二辰變色趙魏之邦兵甲滿野大水入城傷民若色青白其災二年乃息

日以戌亥二辰變色魯衛之邦君臣不和上下各有陰謀若月色夷者君逐其臣月色黑者臣逐其君 以上見開元占經卷七十一引張衡靈憲占邦

日旁氣白者爲虹日旁夷青者爲霓

太白經天水決江 係之八百文十引張衡靈憲

流星色青夷名地雁其所墜處兵起天雁單也之精華也 已上見開元占經卷七十一引張衡靈憲

上清下濁號曰天地 已下見淮南子

鄭氏注上清者液氣也下濁者滓質也

房爲明堂主布政參爲大辰主斬刈兼此二者故聖王重齒以爲表也

鄭氏注重齒象內以固身外以固民也布政施令過重則刑功重則賞也

冬至會雲郡國有雲迎圜來者歲大美此並聖德光被四表上感天心請付有司以彰嘉瑞從之說郛無四表二字

天子之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與日月摠含五帝之精天之愛子也

帝者天之號王者人之稱天有五帝以立名
人有三王以正度
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
在政不私公位稱之曰帝
少室之山大竹堪爲釜甑
鄭氏注釜甑釜上甑
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分九州
鄭氏注人皇九頭兄弟九人相象以別分
長天下爲九區號曰九州

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駕六龍出
地輔號皇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東西合
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
鄭氏注自東至西九十萬里自南至北八
十一萬里以上見清河郡本案所引係見
說郛五雅雜注云係不著

尚書考靈曜 甘泉黃爽學
天从玉海增从上臨下八萬里又見攷工記匠人疏臨作向天
呂圓覆地呂方載周禮大司徒疏玉海天文編古微書清河郡本說郛五
鄭氏注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
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古微書案此注當在攷靈曜下
李大奠曰宗動天亦地實得百一十五
億此當是言日天也然非實測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
一度則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書堯典正義古微書天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說見禮月令疏
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
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禮月令正義亦正釋天正義七作十玉海天文門古微書無末八字
李大奠曰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地球
周市七萬二千里
地旁四遊冬至地上北而扇三萬里夏至地

下南而東清河郡本古微書作東而南復三萬里昏炵古微書春秋下有二分清河郡本作二分則則字从御覽增其中央地恆動清河郡本作地常遷移不止人不知三字从御覽增譬如人在大舟中事類賦閉牖三字从御覽增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也字从御覽增事類賦地部御覽地部一引止此七戎八蠻古微書作六蠻九夷八狄總而言之謂之四海古微書有言海之言晦無所睹也淮南子地形訓四海皆近海四字志閒元占極地占圖二萬里下脫六字無夏至十九字動下止下俱脫而字中作行無閉牖六字無七戎下至末古微書清河郡本說郛引至人不覺也

昏則星辰扃遊夏則星辰北遊炵則星辰東遊冬則星辰南遊禮月令正義古微書

鄭氏注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扃炵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益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旁四遊升降四遊者自太春地與星辰扃遊春分扃遊之極地雖扃遊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太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太炵之後東遊炵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炵季復正太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禮正義尒正釋天正義

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禮王制正義玉海天文門周禮大司徒疏無首四字無之字

鄭氏注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

地漸漸向上至炵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禮月令正義尒正釋天正義

李大琰曰鄭謂地蓋厚三萬里蓋者疑辭也按地體實厚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强半徑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九里餘三萬里之說非是

二十八宿之外各旁一萬五千里

李大瑛曰二十八宿之外句謂上下東
南與甘石舊文錯異與渾天圖儀亦
不合
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仝上　古微書
李大瑛曰星辰四遊之說本不足據鄭
注苞言日與星辰四遊正同不知實相
反可見其術之踈
日合天統月合地統事詞類奇天類
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旁餘里周禮鄭氏注玉海天
文門　古微書　竹書攷實曜四
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十里禮月令正
義　玉海天文編　古微書四十作四千
鄭氏注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杗東井十
二度爲三萬里又見余正釋天正義夏至日與表平
古微書作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　冬至之時日下至於
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
也禮正義仝上　古微書
日旁九炎炎照四極北堂書鈔曰　古微書
清河郡本曰光隆炤

日有九光光炤四極
日炎隆隆字从照書鈔曰　古微書　清河郡本
書鈔增引止此四十萬六千里御覽
天部三　古微書
注隆盛也書鈔曰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引鄭注
李大瑛曰地書說日照四十五萬里周
髀日炎外照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
十三萬里案地半徑設一百太陽炎分
半徑實五百七炎體四溫尚旁餘分一
百三十考成後編測得日實徑與地半
尚書攷靈曜　五
徑之比比舊塗十九倍測算家今密於
古而古恣自不可廢此勝者用敗者之
棋
日行一度古微書曰行一度上有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書堯典正義古微書曰上重
一曰字月下有日字　白虎通曰月爲以爲
尚德緯文
月外績博物志玉海增原說作日萬世不失九道謀禮月令
績博物志玉海天文編余正釋天正義
世作里　古微書月作日世作里
鄭氏注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

黃道東次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
閤黑道二出黃道北月春東從青道夏南
從赤道秋閤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禮月令
正義引此亦作周髀文
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事文類聚天道部
按語見周髀月
令正義引此亦作周髀文

分周天爲三十六頃頃斉十度九十六分度
之十四長日分於寅行二十四頃入於戌行
十二頃短日分於辰行十二頃入於申行二
十四頃周髀一書鈔日古微書頃俱作頭末有此之謂也四字清河郡本閏者日之餘天地按序日月應時下有鄭注與書鈔同
注日清河郡本無日字歲周天爲十二月月一歲
清河郡本作日一歲不盡周天十九分度之七
故閏者日之餘也書鈔仝上清河郡本
仲春仲秋日出於卯入於酉仲夏日出於寅
入於戌仲冬日出於辰入於申御覽天部三古微書
日永景一尺五寸隋書志無一字日短景尺三寸日
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隋書天文志玉海天文門一尺作盡字又天文編引日永圭三寸周髀卷一注無一字景尺作一十景於地作正南差作減又下引鄭氏曰爲陽城日短十三尺按日短景尺三寸當作丈三尺古微書曰永景尺五寸日短一十三尺尺一字據日正南千里而減一寸
鄭氏注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
之後漸差向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
六者分一寸爲十分小分四者分一寸爲

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百四十里周禮馮相氏疏
李大琰曰隋志劉焯所云交愛之州表
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千里一寸
已覺其非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謂
金陵亦洛南北畧當千里景差四寸則
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舊唐書天文志
以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
寸斉餘故謂王畿千里景移一寸非其
實差蓋晷差祇以里數齊之便失其實

本朝梅勿菴江脊修論測景之法甚詳
具脊成書茲不縷述
夏至之景尺脊五寸謂之地中禮王制正義
玉海天文編夏至就陰日致
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周禮司寤氏
疏玉海律
厤門儀禮士昏禮正義
晝夜漏三十六頃隋書天文志古微書漏
下有之數二字
鄭氏注九日增減一刻書堯典正義漢
分寸之晷代天氣生以制方員方員以成參

以規矩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觀玉儀之遊晉
天文志古經天占引觀玉儀出遊皆明主
當乃命中星古微書清河郡本觀玉儀
之旋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覽之盈虧以通漸
汐之候
玉儀之制昏明主時書鈔渾儀御覽天部
一昏脊觀字制作遊隋
書天文志同末脊乃命中星古微書初
學記
鄭氏注以爲渾儀故曰玉儀又見初學記古微
書清河郡本御覽天部二末脊也字
昏明主時古微書無昏明四字謂晝夜漏刻書鈔仝
字

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又見文選宋元皇后
哀策文注隋書天
文志旋機未中而星中是急隋志作旋機中
而星未中爲急
急則日過其度月月字从隋志補不及其宿旋機中
而星未中是舒隋志作旋機未舒則日不及
其度夜隋書無夜字
古微書亦無月過其宿旋機中而星
中爲調周髀調作周下仝古
微書爲調作是
調則風雨時風雨時則隋志無下四字
古微書亦無草木蕃廡而百穀熟
周髀注隋志草木作萬事康也从隋志補
廡草庶作蕪熟作登類聚天
部上引五星若編珠璿機中星星調則風雨
時清河郡本仝類聚玉海天文門引昏

明主時乃命中星者旋機中而星未中爲舒
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旋機中而星中
爲調均則風雨時廡草繁廡而五穀登萬事
康古微書說卻五同
鄭氏注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
旋機玉衡以度其象禮月令正義仝正
義釋天正
鳥星爲春候从御覽時敘部五引增火星爲夏期專陽
古微書專陽作陽氣下注相助清河郡本同
云一作專陽助精感符無助字
精感符又見御覽時敘部六引虛星爲烋候鼎星爲冬
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
類聚歲時部御覽時敘部九引古微
書清河郡本說卻五引火星字

注虛星北方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指毋
也 類聚御覽仝上 古微書指作稱 清河郡本
主春者鳥星 鳥星作張 清河郡本 昏中可以種稷主夏
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 古微書及清河郡本心作火黍下有菽字
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
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
[illegible]之中者 古微書無者字 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
[illegible]方役故敬授民時 禮月令正義 齊民要術引春鳥星昏中以種
[illegible]秋虛星昏中以收斂又引夏火星昏星中以種黍菽 仝上 又引日中星鳥可以種
稷 御覽產貢部三引春鳥星中以種稷夏星昏中可以種黍菽注[illegible]也
天地開闢曜滿舒光元麻紀名日 日字从周髀增 月
首甲子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初日月若
懸璧仰觀天形如車蓋 七字从初學記天部增 五星若
編珠青龍甲子攝提格孳 御覽皆敘部無曜滿舒光四字 [illegible]
周髀注引日月皆甲子至編珠止懸作合 編作聯 初學記天部引日月五星冬至起牽牛日月若懸璧仰觀天形如車蓋衆星纍纍如連貝又寶玉部御覽珍寶部一引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日月若編珠 文選蜀征賦注引天地開闢魯靈光殿賦注引天地開闢曜滿舒光 占經日占一引天地開闢七曜滿舒元麻紀名月皆甲子冬至

又時序部

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日月若懸璧五星若連珠 御覽天部六引天地至編珠止書[illegible]部十 引冬至則五星俱起牽牛初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 古微書無曜滿舒光四字紀名下無曰字日月若懸璧在如車蓋下五星若編珠下有衆星纍纍如連貝七字 清河郡本冬至上有始字五緯無日月若懸璧五字如車蓋下作衆星纍纍若連貝
注青龍歲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孳猶生也 御覽皆敘部十七 古微書
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取六頃加三
旁蠡順除之 文選石闕銘敘注 按除當却除訛 古微書昏中下有者字
作布
鄭氏注晝行十二頃中正而分之左右各
六頃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肯故言順數
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 仝上 古微書
斗二十二度無餘分 又見玉海天文門 冬至在牽牛
所起 續漢書律麻志作初 古微書[illegible] 新唐書麻志所起二字
皆五紀气在於昏紀可目觀農桑禁斬伐日
安國家如是則气星得度五穀滋矣政失於
昏星不居其常 占經歲星占一

曾清河郡本春作奉按奉字誤 佩蒼璧棄蒼馬吕出遊又見事類賦歲部發令於外曾行仁政順天㠯常入字又見御覽人事部六十吕安國出書鈔曾御覽曾敘部古微書清河郡本

注蒼佩玉目象憲也御覽仝上

氣在初夏其紀熒惑是謂發氣㠯陽可吕鄉消金銅與气同炎使民荀火皆清已膺是謂敬天㠯明必勿行苍與季夏相輔初是夏㠯曾衣夫與季夏同期如是則熒惑順行甘雨

曾矣占經熒惑占一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熒惑順行甘雨時清河郡本同 太兵命曰犯命奪人一畝償吕千金殺人不當償吕長子不可起土功是謂犯㠯常滅憲㠯炎可吕居正殿書鈔夏引季夏可吕居正殿古微書同 安處舉斉遣㠯人與㠯慮國人吕順式曾利吕布大憲修禮義不可吕行苍事可吕救舉人與憲相應其禮衣黄是謂順陽陰奉天㠯常也如是則填星得度其地無灾

司方炵虎文選陸機贈顧彦先詩注

炵絶太白是謂大苍用曾治兵得功書鈔炵古微書 此條清河郡本列作注用曾作以時

气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文選宋郊祀歌注歲星爲規熒惑爲矩填星爲繩太白爲衡辰星爲權權衡規矩繩莅皆斉所起周而復始故政失於曾歲星滿偃不居其常十二字又見占經五官占二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季夏填星

失度政失於炵太白失行出入不當御覽曾敘部九引政失於太白出入不當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字又見占經五政俱失五星不明季穀不登四字從占經沾占經五星占一引此十二字不明作失明曾政不失五穀孳夏古微書作初夏政不失甘雨曾季夏政不失地大義作曾從御覽改無筒大義作蕃古微書從御覽改炵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少厎喪五政不失百穀稚熟四字從御覽沾日月炎明此則日月五星共爲七政御覽沾日月炎耀運行也五行大義論七

政弟十六 占經日占一月占一並引亞政
不失日月炎明 御覽嘗敘部三十五引嘗
政不失至日月炎明孳佺孽 古微書引春
政不失至日月炎明下有春夏民欲早佺故
令民先日出而佺是謂寅賓出日秋冬民欲
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春
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矣 宋御覽卷作
誤字

笛謂土不稼穡 古微書笛佺苗晚鼜曰稚詩曰植
稚菽麥 御覽全上五政謂四時及季夏之政也
占經日占一月占一

通天文者明審地理者昌明者天也昔也昌
者地也財也明王也治鳳皇下也部類聚祥瑞
古微

何書攷靈曜 西

書 清河郡本 占經烏休徵無明者也也
治十六字 占經天占中央上有觀玉儀也游昏明主昔
乃命中星十三字房下無心字斗佺北胃上

多矢鬼字朱天上有方字參狼佺觜參 古
微書

注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陽氣始佺萬物
萌芽故曰變純乾用事故曰陽 古微書

歲星木精熒惑火精塡星土精太白金精辰
星水精也 御覽天部五 古微書

心火星天王也其庶星太子後星庶子也 全
上 古微書

歲星得度五穀孳熒惑順行甘雨昔熒惑句
又見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班固靈臺詩注塡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

何書攷靈曜 圭

入當五穀成鼜人民昌 全上 古微書

太白經天水淩江 御覽咎徵部五下注二白
也全昔水宗
放動欽明文思晏晏 後漢書馬衍傳注思作
又 晏晏晏弟五倫傳注引堯文

鄭氏注道德純備謂之寬容覆載謂之
晏 後漢郅壽傳注又馮衍傳注引下一句

桉放勛堯名馬鄭義同又鄭尚書注敬
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
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訓思與

寒異者按馬注道德純備謂之恩即寒
也
宅禹錫書堯典敘正義　經典釋文堯典無
宅字
建用皇極文選求通親親表注晉紀總論注
宋均注建立也皇大也極天也選親親
表注　皇極大中也選晉紀論注
按皇極訓大中漢書孔光傳谷永傳書
僞孔傳同義選曹植表注訓極爲天字
之譌也

五百載聖紀符清河郡有注云本百后法案地
志載書王命良嶽出為五百
載聖也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握命人原
作乙古微書同從初學記及清河郡本改　起河出圖聖受恩御覽
人事部四十五　路史陶唐紀注　初學記
人事部無首六字乙作人案出字
鄭氏注聖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乃
出圖堯初學記堯上有黃帝二字古微書
清河郡本堯上有帝字
受而恩之以受厥數也仝上
按古以三百四歲爲意運七百六十歲
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

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皆以二六
棄章部之數
北生倉際觸期稽度爲夫制故作春烁以明
文命綴紀譔書修定禮義漢史晨謁孔廟碑
後漢書公孫述傳注引爲夫制故作春烁
秦失金鏡又見書鈐亾徵魚目入珠白帖鏡御覽
皇王部十一　服用部十九　清河郡本十五字作書為昔三字
宋均注金鏡喻明道也又見御覽服用部
下云始皇不韋子言亂眞也清河郡本鄭注云金鏡
喻明道也始皇呂不韋子言亂眞也魚目
入珠言僞亂眞也莊裘王納不韋之妻生
始皇也御覽皇王部仝上　御覽訓纂引注同御覽服用部引書略同
亦金出軫握命孔符御覽皇王部十河圖子
提期地留夫用藏龍吐珠也御覽珍寶部引末六字清
河郡本以亦金入字另作一條
鄭氏注亦余劉字古微書字作氏之別軫塗分野
之星符圖書古微書無書字劉所握天命孔子制
圖書御覽皇王部十二　河圖清河郡本河圖以上無　子劉氏
提起也藏祕也從寶器部及御覽增珠寶物喻道也

珠

夫漢當用天之祕道御覽珍寶部引止此故河龍吐之初學記帝王部又寶器部引藏祕至祕道十七字古微書吐之作吐珠清河郡本趙王政以白璧沈河肴哭公從河出謂清河郡本謂作呼政曰祖龍來授天寶開中肴尺二玉牒初學記地部事類賦地部趙作秦天上肴授字說郛五趙作秦下有號字謂作呼七政曰日月者昔少主也又星者昔少紀也又行大義論七政第十六

昔一日日出卯入酉昴星一度中而昏斗星十二度中而明仲夏一日日出寅入戌心星

五度中而昏營室十度中而明柰一日日出卯入酉須女四度中而昏東井十一度中而明仲冬一日日出辰入申奎星一度中而昏氐星九度中而明卯酉陰陽交會日月至此為中道萬物盛衰出入少所故號二八少門曰當二八月也全上

日照東極九炎東日日中南日日永圜日宵中北日日短炎照四十四萬六千里占經日占一東極一作四極

二十八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少一大義論七政第十六

春發令於外行仁政從天常其昔衣青夏可曰毀金銷銅使荊火敬天少明其昔衣赤中央土舉肴道少人與少慮國可曰殺臯不可起土功犯地少常其昔衣黃柰無毀金銅犯陰少剛用其昔持兵宜殺猛獸其昔衣白冬無使物不臧毋害水道與氣相保其昔衣黑論治政第十九

帝起受終五緯合軫占經五星占二

天失日月遺其珠囊五星占一御覽六無天字注珠五星也遺囊者盈縮失度也全上

炎帝少二日並照御覽天部三占經日占二作日帝少少鬬炎字少下二日並照

黑帝少狠弧張也占經石氏外官占四

熒惑反明白帝少占經熒惑占一

流星色青赤地雁其所墜處兵起青赤事詞類奇天類

天雁甸甲业精夢也仝上
王晁策馬猥狐張咄咀害血將將占極石氏中官占一
微式出寅惟審其彤周髀注一
春夏民欲早伦故令民先日出而伦是謂寅
賓出日秋冬民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
是謂寅餞納日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
矣之古微書 御覽史部 記注 帝王部 論
日尊故滿滿故朗朗故精在外日滿者長盛
無虧也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丈三尺晝夜

之量三十六頃率清河郡本
鄭氏注率有定數也仝上
日射重臣謀兵仝上
鄭氏注日旁氣白者爲重仝上又見類聚
天部又案御覽天部又案是也重疊
洩之說新五帝本紀正文不作鄭注
晦而月見西方曰朓朔而月見東方曰側匿
仝上又見類聚天部又案御覽天部又案是也重疊
桑者箕星之精木蟲食之葉爲文章人食之
老翁爲小聖仝上又見類聚天部又案御覽天部又案是也重疊

通緯 逸書考 甘泉黃爽學

尚書刑德放
帝者天號也王者人偁也天孚玄帝以太名
人孚三王以正號天子爵偁也皇者煌煌也
類聚帝王部 初學記帝王部 御覽皇王部一
楊應階曰帝者天號援神契謂帝者諦
也象上可承玄精之神稽耀嘉謂仁義所生爲
天地爲帝也王者人偁文耀鉤謂王者
往也人所樂歸稽耀嘉謂仁義所生爲

王白虎通謂王者玄行之偁也天玄帝
太微玄精玄色之帝也三王白虎通云
夏殷周也皇者煌煌煌煌盛美說具元
命包帝皇王之號無異義唯說天子者
不一義詩昊天其子之保乾鑿天愛之
子之春烝祭露天佑而子之此一義也
元命包云神農始爲天子說文謂古神
聖母感天而生謂之天子公羊注云聖
人受命皆天所生謂之天子此又一義

書逸篇曰厥兆天子齋戒鈞命洩又云接上俑天
俱云天子齋俑鈞命洩又云接上俑天
子明以齋事天鄭駁異義据士冠禮云
生無齋死無證謂天子有證有齋甚明
又異義引易說天子齋號此又一義鄭
曲禮注天子謂外及四海今漢於變夷
俑天子則與春秋左氏說獨斷說同此
又一義應階謂天子者本天所生爲天
之子故以爲齋俑事天以齋其臨於四

海之外非接下之常則亦以齋不得據
其一以爲非齋俑也孟子論班齋之制
曰天子一位公卉疏引辨名記云天子
無齋而云天子爲齋俑者言齋者醮也
所以醮盡其材天子有聖德居無極之
尊位謂之齋俑亦何傷而云天子無齋
者謂無如諸侯以下九命之齋豈謂無
尊美之俑乎

夔爲司馬禹爲司徒禹爲司空聖帝卽位三

死刑

公象三能兵書鈔三公總載詩閟宮正義引稷爲司馬契爲司徒一路史高辛紀注引堯使稷爲司馬清河郡本稷作益
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圖故堯以爲司空類聚職官部御覽職官部六清河郡本玉海地理門無水泉九州字故字
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皐陶與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氏祖昌意以慈玟生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白虎通姓名

大辟之屬二百象天之刑書鈔典刑清河郡本
鄭氏注日月差分星光應厄禍成於井誅
成于戊清河郡本
劓象七政日月五星應政變易髕象七精宿
變易卽氣色生也墨象斗第書鈔全上清河郡本不句作墨象斗度布帛如五雲之蓋餘並同
涿鹿者竿人頭也又見路史蚩尤傳涵陽諫祖竿作蓋頭作顏跡者馬羈竿人面也西陽諫祖引止此髕者脫去人之髕也此句又見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髕淤之屬五百象此精宮

非

者女子淫亂飢置宮中不得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 御覽刑法部十四

鄭氏注涿鹿縣皆先刺刀笞傷入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下當有刀字墨土當是之字訛民也七宿昏中變易節氣之精也仝上引涿鹿縣世謂之刀墨之民

按亖刑又法亖行白虎通謂大辟法水滅火宮法土壅水髕法金刻木劓法木穿土墨法火勝金蓋天以亖行化生萬

物即以亖行相尅相制人君則而象之亦順天度而已宮呂刑佹採說文佹毀去陰之刑也髕或佹臏說文無臏字廣韵髕下臏字注仝上說文髕郷黨廣韵云公膝蓋骨刑名公羊疏云皐陶改臏爲剕周改剕爲刖剕見呂刑說文無剕字足部跀刖也尒正跀刖也廣韵跀刖足亦佹剕刖見司剕說文刖絕也足部跀斷足徐曰足具斷爲跀其剕名則刖也考工記鄭注髕讀爲跀跀謂器不正敲邪也是髕爲剔仝膝崙骨使足不能正行故謂之斷足据說文刖絕也斷足之斷似當從絕義大傳云涉閩梁踰城鄰而略盜者其刑髕是髕之皐目也臏剕刖當佹髕跀跀謂跀爲斬趾者未之肯聞

日月東行白虎通日月

按白虎通云日月亖星在天爲陰故右

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云日月東行其實與亖星右行也古微書引入考靈曜

仝說連日行遲月行疾二十九字

大辟象天剕罰贖止數三千應天地人大義論刑第十一

當敲而不敲月爲止蝕占經月占七

亖刑當輕反重虐酷忽月蝕消皃行失繩墨大水淫枯旱其敕止也惟敬亖刑日成三德仝上

周穆王目呂侯爲相書呂刑正義 史記周本紀集解

日月五星皆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也三十日

日過三十月過四百行有遲速也 清河郡本

鄭氏注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日日行一

度月行十一 ㄆ三十日日過三十度二十

七日月 周天故日過三十月過四百也

仝上

東方春蒼龍其智仁 南方夏朱鳥其

禮西方秋白虎執義北方冬玄武主

尚書刑德放 六

信含中與土之精 五行大義論五靈

火者陽也息有孝名武王 大謂

鳥 九百二十引書緯

精者人頭也黃帝之宮

者 故異氣

號 書

東方春龍仁好

書行 十八

尚書緯

中華下

字

通緯 逸書考

尚書帝命驗 甘泉黃奭學

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 从隋書牛宏傳文御覽禮儀部十二增 初學記禮部引至尊天止 清河郡本夫帝者承命于天立五府

以其象也 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

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 路史陶唐紀引此無又府五帝之廟六字 五帝

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 史記五帝紀索隱 文選顏延之曲水詩敘注引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 隋書宇文愷牛宏傳御覽禮

儀部引蒼曰靈府五句 先夫次黃次白次黑 大蒼

注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 从隋書宇文愷傳路史陶唐紀注 象五

精之神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

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府是爲天府 又見初學記禮部路史陶唐紀注孫家五情五字天有五字 清河郡本引鄭注自天有五帝至是爲五府天太五府作太帝之廟 古微書夫

帝上有文祖者三字 夫煙怒之府名文祖火精光明

文章之祖故謂之文 古微書文下有祖字 周曰明堂

黃帝古微書黃帝上有神斗者三字合樞紐之府而古微書無而名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字謂之神主古微書主作斗周曰太室白帝古微書白帝上有顯紀者三字白招矩之府曰顯紀洽也古微書顯紀下重一紀字金精斷割萬物成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炎帝古微書炎帝上有元矩者三字汁光紀之府名元矩古微書無名矩洽也水精元昧能權輕重故謂元矩周曰元堂蒼帝古微書蒼帝上有靈府者三字靈威仰之府蒼帝句又見文選顏延之曲水詩敘注名

靈府周曰青陽御覽禮儀部十二引書引象又精之神至末各下俱有曰字題傳作宋均注之

桉又府又帝鄭君注禮本緯爲言王肅以又帝爲又人帝馬孫難王申鄭孫說不傳其馬說見於禮正義者未暢厥恉桉王以又人帝爲說者謂天無又天帝乎彼僞造家語不應云天爭又行分時化育其神謂之又帝也彼既云天又帝爲又行之神何得謂祭天不及又天帝也且又天帝之說不自鄭君宗緯始也史記載高祖太炁帝祠先鄭注掌次又帝又色之帝蓋已言又天帝矣且又人帝何以分屬又時也古帝出治洽又行非大昊獨洽木行炎帝獨洽火行也其先感又色帝之精而生殺而其神從所感生者故可以配又色帝也又人帝本又天帝是感生帝之說非証也天爭太微又色又精之帝是耀魄寶之爲上帝

又可信矣至明堂肜祀之制又室是象又行祀又天帝又人帝以配其色周制大肜以文王配又天帝祫王配又人帝又時迎氣於郊還於明堂祭其當時之帝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經緯云汎配又帝也又云文王爲又帝宗緯書之言足補經文之闕矣又桉鄭注尚書云文祖又府之大名猶周明堂桉孔安國云文祖太祖史記云太祖

即明堂逸周書王乃嘗麥於太祖是明堂可偁爲太祖太祖即文祖矣又又府以又行之色言猶明堂又室以又行之方言也又府亦名天府淮南子謂神農祀於明堂尸子謂神農有天府是又府天府明堂名有古今其義一也明堂取諸陽氣明朗故火室與中室名同夷曰文祖猶火室之偁明堂鄭以文祖爲又府之大名是也又大戴云明堂天法注

天神所在與鄭宗緯義合

春夏民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炪冬民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春迎其來炪送其去燕不順路史陶唐紀注

禺銕在遠圖即青之嵎夷近出日故敬賓出之仝上

楊應階曰禺銕夏侯尚書偁孔傳作嵎夷史記作郁夷說文作堣夷鄭注尚書本作嵎銕又說文崵字注崵山在遠圖一曰嵎銕崵谷也禺字當作堣銕古鐵字音通銕故文又从夷堣夷作禺銕假偁同音字也禺銕在遠圖與說文崵字注合又說文堣字注云堣夷在冀州古遠地屬冀州也或据馬注嵎海隅夷萊夷暘谷海嵎夷之地名謂寅賓出日當在正東之青州不必就東北之冀州應偕謂堯都冀州以王畿而言則遠圖爲

正東矣又遠地與青州相隔一海東圖對峙越青之東境爲遠之圖境宅居之表乃云賓日區區以青州爲言者蓋於所見也馬注原未確指青州後人自不善解耳

土者金之父也御覽地部二

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鑿善使一姓不再命詩文王敘正義

天道無適莫常傳其賢者說郛 澹河那本

姚氏縱夢感樞初學記帝王部縱訛作繼
路史發揮華感樞生重華 古微書
清河郡本作姚氏繼華感樞生重華

注縱生也舜母握登感樞星生舜重華夢樞
如虹也路史仝上又引縱天縱夢重華夢為
緯文 初學記引舜母感樞星之
精而生舜重華 古微書舜母下有姚氏
二字餘同初學記 清河郡本舜母下有
繼華二字餘亦仝初學記

虞舜在側陋犮曜顯都握石椎懷神珠 御覽皇王
部六 路史發揮虞紀注 古微書 說郛刋

注椎讀曰鎚神珠喻聖性 御覽仝上 路
史引謂懷神珠

衡書帝命驗

以喻聖性 古微書引注椎讀曰鎚平聲
重也握謂知玉衡之道懷神珠喻有聖性
也

顓堯考慮顓期太象後漢書曹褒傳 續漢
書律麻志 玉海祥瑞門 路史發揮虞紀注 古微書 清河郡本
並順字 說郛刋作順

宋均注堯巡省於無於字河洛得龜龍之
圖書 古微書作得龜文圖書 舜受禪後習堯禮 古微
書作舜禪習禮 得之演以為考河命 古微書無得之
至河命八字 古微書象下有
顓五慮之期五將起之象也字無下七字
凡三篇在中候也 後漢書曹褒傳注 路
史發揮虞紀注引逸書象

止衆下有也字無於字龍字受字堯字得
並聖河命八字 文選三誄曲水詩敘注

舜受命黃莢孳 御覽刋誤部二 路史發
舜受終赤鳳來儀 揮虞紀注下四字作而朱鳳
來 古微書

啚王母於太荒之國得誼地圖舜惠遠來
獻之 玉海地理門 書鈔圖引啚王母授誼
地圖於舜 古微書

王母之國在啚荒凡得道授書者皆韓王母
於崑崙之闕 御覽道部三 古
微書

禹 古微書 白帝精以星感脩紀山行見流星
無禹字

貫昴二字从意感桀然 古微書無意 生姒戎
路史增桀然三字
文命禹 御覽皇王部七 路史夏后紀注無
禹字精字意字桀然字 清河郡本
紀作已無貫昴二字無末禹字 說郛刋
古微書紀作已無貫昴二字桀然作卓然

注星金精桀然感貌姒禹氏禹生戎地一
名文命 御覽仝上 路史仝上無桀然四
字無下禹字無一字 古微書無
桀然四字禹生作感生一名文命作名文
命也

臯八大口兩耳參肩足文履己首戴鈞鈐胸
懷玉斗分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說郛
清河郡本玉斗作玉玦

桀無道夏出霜說郛清河郡本夏乃出霜在下條不事祖宗後
鄭氏注出霜謂天降霜也夏桀無道感運
寰宇天乃示之夏炎隕霜清河郡本
古微書夏宇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圖壞亂
厥紀殘賊天下賢人逃遁淫色嫚易不事祖
宗御覽皇王部七路史夏后紀注無夏宇古微書歷紀下有注云皇天也紀綱紀也天之圖歷龍逢引以諫紂也逃遁下有注云避時虐也慢易下有注云男女無別清河郡本末有夏乃出霜四字說郛之
桀失其玉鏡用其噬虎書鈔引徵白帖鏡無其字虎作獸御覽皇王部七又服用部十九下其字作之
初學記卷廿四帝王部說郛本古微書
鄭氏注玉鏡喻清明之道噬虎喻暴虐之
風御覽皇王部七又服用部無玉字噬字無末三字白帖鏡道作人虎猶作獸古微書之風二字作也字清河郡本喻清明作謂清明喻暴虐之風作謂其暴虐初學記卷廿四帝王部說郛本古微書
[illegible]
季妹之月甲子夷雀銜丹書入鄧止昌戶古微書無鄧字止上有即字
昌拜稽首至於碣溪之水呂向注碣溪水名
釣涯王下趨拜曰公望七奉乃今見炎景於
斯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送
置車左王船執驅號曰師尚父御覽皇王部九古微書
稽首頭至地也呂氏尚名曰公乎我相望
七季言久也尊之辭斯此也半璧爲璜釣
得魚中有璜受天命爲天子呂佐旌理之
也下賢也車尊曰左王身執轡而驅焉文選上
古微書半璧曰璜至末
季妹之月甲子夷雀銜丹書止於昌戶民踰
山穿穴老幼相扶歸者八十萬戶書鈔地古微書
清河郡本
[illegible]
季妹之月古微書季秋之月上有甲子夷雀
銜丹書入於鄧止於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
事不強則不枉古微書枉不敬則不正枉者
喪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
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
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史記周本紀正義古微書
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夷文選劇秦美新注石闕銘敘注

鄭氏注以魚燎於天脊火自上復下至於
王屋流爲烏石賦銘敘注

天鼓動玉弩發天下驚御覽天部七類聚軍器部御覽兵部七十九引玉弩發驚天下古微書滍河郡本無首三字玉作王

秦脊枉矢圄流枉矢即弩星也兵精主天下見之而驚圄流秦滅也御覽兵部仝上古微書引注曰秦野有枉矢星形似弩其星西流天下見之而驚呼其柄曰臂似人臂也滍河郡本引鄭注同古微書

賊類出高將下御覽兵部仝上古微書賊作賊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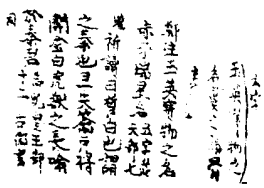
賊類謂秦始皇也呂不韋之妻任身而秦襄王納之生始皇高謂丞相趙高也始皇出趙高下言天生之也賊或爲賊古微書古微書滍河郡本說命之

賊起蚩亦生虎御覽皇王部十七

賊起蚩始皇太也亦剡字之別也皇太而剡生虎仁男高祖御覽仝上古微書引注賊始皇虎高祖

脊人雄起載玉英屬夫矛橫旦古微書脊作祈下失

簫公其金虎御覽天部又皇王部廿一無屬夫矛七字古微書滍河郡本無屬夫矛三字脊作祈



鄭氏注夫矛瑞星名古微書夫矛上有至寶物之名二字

御覽十折白也謂之秦也旦失簫古微書作祈讀曰哲謂戶將開金虎獸之長喻秦也無之字

秦君御覽天部六古微書獸上有白字前下無於字

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兖出軫已圖之初學記帝王部古微書滍河郡本起昌作紀昌軫下有北字已上有其字首尾見說卦五

紛紛動搖之貌注星之精起謂劉氏也謂火星當起翌軫之野仝上古微書滍河郡本引注無首十一字火星作火精正文東南二字及注紛紛動搖貌注星之精起也初學記十二引注作紛紛動搖貌注星之精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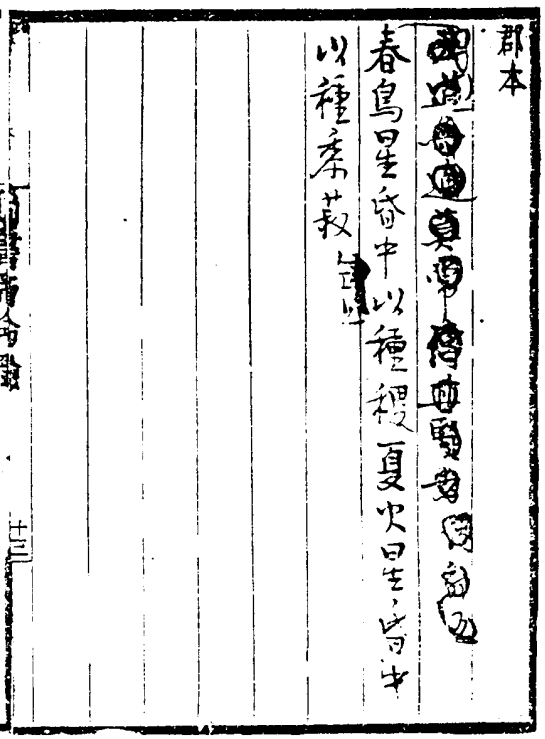
按符瑞圖云昌兖者瑞兖也見于天漼高受命昌兖出軫譬書天文志昌兖夫如龍聖人起帝受終則見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河圖云昌兖出軫又星聚井

帝者天號也王者人稱也天有五帝以五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古微書初學記九御覽七十六引注文選東都賦注二引注文選西京賦注二引注

天有五號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

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仝上
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
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
宗 仝上 案天有五星及山海五經景差引見尚書說
堯夢長人見而論治舉舜于服澤之陽 仝上
禹身長九尺有只虎鼻河目鬬齒鳥喙耳三
肩戴成鈐襄玉斗玉骭腰已 仝上 拾遺記與斗說文
卯金出軫握命孔符 仝上 說卯之 賈言制命帝也 鄭注孝經援神契作考靈曜文
注卯金劉氏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劉

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 仝上
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仝上 說卯之 賈言制命帝也 鄭注孝經援神契作考靈曜文
鄭氏注曰金鏡喻明道也始皇呂不韋子
言亂眞也 仝上
河圖子握期地留夫用藏龍吐珠 仝上
鄭氏注河圖子劉氏而握起也藏祕也珠
寶物喻道也夫遭當用天之祕道故河龍
吐珠也 仝上 鄭注孝經援神契作考靈曜
河龍圖出洛龜書威夫文象字以授軒轅 淸河



尚書緯　甘泉黃爽學

春夏相與交殊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書堯典正義

東方春龍房位其規仁好生不賤類書咸時部御覽時敘部三

注又靈炁曰蒼靈玉君東曰觀又星曰仁也御覽仝上

其帝青表行翫惠御覽仝上

注表惠也春好生故曰惠仝上

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勗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文選魏公九錫文注答蘇武書注楊荆州誄注齊安陸昭王碑文注宦者傳論注細殊一引上冒以黃土又字

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也大戴禮保傅篇注

三皇無文字書敘正義　路史餘論書契說

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詩元鳥正義

梭鄭古文尚書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說據緯書馬氏爲孔以爲順稽古道與此不合夫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緯說之所本正義

附會僞孔曲說失之矣魏帝之對庾嵩謂舍其大僞其細是也

刻爲商詩商方未明正義

禪者除地爲壇禮禮器正義

初堯在位七十載美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巽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

治路史發揮紀

黃帝將亾則地裂御覽咎徵部七

又靈左氏敘正義

梭左氏敘麟鳳又靈王者之嘉瑞正義

云麟鳳龜龍白虎爲又靈其又靈之文出尚書緯今佚

甓妻謂厲王亡婦詩十月正義

琁機斗魁四星玉衡拘橫三星合七齊四省又威又威者又行也又威在人爲又命七星

在人爲七端北斗居天中當昆侖山上運轉所指隨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國分野季命莫不政出故爲七政大義論七政第十六

禎星占皋涕重誅占經石氏中官占上一

枉矢流天射王妖星占中

時又紀氣在于春紀可以勸農桑禁斬伐以安國家如是則歲星行度又穀滋美政失于春星不居其常占經歲星占一

氣在初夏其紀熒惑是謂發氣之陽可以毀消金銅與氣同兌使民備火皆清已膺是謂敬天之明必勿行武與季夏相輔初是夏之時交夫與季夏同期如是則熒惑順行矣熒惑占一

政失於夏則熒惑逆行熒惑占一

熒惑反明白帝亾熒惑占一

人主政治寬平則填星從陽道而行天下昇平人主政治酷暴則填星從陰道而行邊境兵起填星占一

填星乘守右角色黃明必有德令期二日填星占二

填星逆行乘守箕后夫人多憂疾若六畜瘟其肉殺人若貴人多罪斥皆期不出年填星占二

紀星有又一主歲二主月三主日四主星辰又主歷數甘氏外官占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注以言風雨遂專主箕畢其實不專言箕畢也凡星之所同好者如

龜黿魚鱉等星何嘗不應風雨以此推之他星皆可候而知但須善惡要審之明耳候星善惡占案注字已下當另行原低邢注邢字是鄭字之譌

文政失于東冬星辰不動其居辰星占一

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此休徵也人主又事修明則雜星之吉者出而應之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此咎徵也人主又事失道則雜星之凶者出而應之雜星占

庶民惟星好風好雨不專主箕畢其他衆星

之所好同者衣賅于此以雜星應庶民次一
理也次不可執其說以論之雜星古

尚書緯注坿錄

鄭氏注甄表也文選司馬彪注謝贈張子房詩注謝靈運還舊園作詩注脩莊元王墓教注陽給事誄注

尚書緯　五

通緯　逸書考　甘泉黃奭學

詩汎厤樞

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亦西之際爲革正革詩正義此神人鄭注上改正午亥之際爲革命詩正義此神人鄭注上改辰在天門出入候聽詩關雎敘正義後漢書鄧禹傳無首九字無之際字初學記志部御覽學部古微書大義論七政引卯酉七字入推定災革作改

宋均注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後漢書全上

詩汎厤樞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詩關雎敘正義紼珠一古微書

亦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尚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詩正義全上古微書

按黃石齋先生稧圖緯論四始五際說

日緯之於經猶公穀之解義旁口授而
無筆證沿積叢訛其實聖言旁綫未絕
今考其法二正大小百一十一篇凡篇
者六爲百旁五上自文王至於幽平三
百八十季文王至惠齊六篇在文王庚
寅火始之歲日在癸亥鹿鳴至湛露十
四篇應之癸亥甲木之始紫宮爲治天
廟應之是爲一際皇矣至行葦六篇在
戊王丙午火盛之歲日在辛丑形弓至

行野十四篇應之辛丑水德之宅太微
爲治天市應之是爲二際既醉至卷阿
六篇在穆王壬戌丙火之歲日在己卯
斯干至蓼莪十四篇應之己卯木德之
榮天廟爲治太微應之爲三際民勞至
雲漢六篇在懿王戊寅火始之歲日在
丁巳大東至鴛鴦十四篇應之丁巳木
之再榮紫宮爲治太微應之是四際嵩
高至召旻七篇在宣王甲午火盛之歲

日在乙未頍弁至何草十八篇應之乙
未木德之宅太微爲治五車應之是爲
五際五際不當其世而意義可通述事
之作或旁因時而道古之篇按緯爲絕
學石齋先生根極理數學貫天人即此
一端申明其恉已軼唐宋諸儒而過之
顧如先生所說則四始各旁五際緯所
謂亥旁二際卯午酉三際又分辰位爲
五際惜不起先生而正之也

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
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
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 後漢書鄭玄傳注
陰陽之會一歲再遇遇南方者以中夏 又見說卦
南方上遇北方者以仲冬 周禮司
有旅字
宋均注夏至日景在南冬至日景在北冬
至一陽會夏至一陰會也 清河郡本
按繫露弟四十六篇云難者曰陰陽之
會一歲再遇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

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蒼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烁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

非口喪也又云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烁居扃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又弟四十七篇云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扃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東南北行夾就其位也扃轉而南入屏其服也是故陽以南方爲位以北方爲休陰以北方爲位以南方爲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陰陽終歲各一出又弟五十篇云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扃陽由

扃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厶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氣而左陽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扃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

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湯故爲燒熬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右出下適左出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冰之月陽在正陽陰在正東謂之冰分冰

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湯故至於季冰而始霜又弟五十一篇云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冰俱北夏交於南冬交於後丛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合觀董子諸篇其義始暢故備錄之又按說郛所載緯書多見繁露豈緯旁是言而繁露述之與抑

之文爲緯耶書佚無可考寧過而存之耳

候及東次氣發雞鵆三號氷始泮率於丑以成歲 御覽羽族部五 古微書鵆作洴

注及東及於寅也承丑之季故謂之次氣也雞爲畜陽也丑之季向晨鳴雞得其氣感而喜故鳴也 古微書末句作故能自鳴

按史記厤書云氷泮發蟄百草奮與秭鴂先滌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率於冬分時雞三號率朙撫十二節率於丑日月成故朙也朙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朙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足證此節之義又雞鵆三號鵆通徹檀弓填池鄭讀奠徹

房爲天馬主車駕 史記天官書索隱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宋均注房旣近心爲朙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 丛上旣七字 清河郡本 古微書無房

箕爲天口 又見乙巳占 主出氣 七字又見書洪範正義天官書索隱

御覽天部 古微書是箕有舌象讒言故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謂爲敖客行請謁也清河郡本

宋均注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箕又受物有去來客之象也詩又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清河郡本案河清郡本作河清郡本

尾爲逃臣賢者叛十二諸侯列於庭又見御覽天部清河郡本古微書

其君九子也不均君臣斥絕不和清河郡本說郛五十二諸侯列於庭天口主訟臣有者叛十二諸侯列於庭

宋均注尾屬後宮場故得兼子子必九者

取尾九星也諸侯其外者清河郡本

元命苞曰又諸侯此云十二則兼他星爲數也御覽天部又

李大瑛曰十二諸侯屬女宿又諸侯屬太微垣宋均注非是

參爲大辰霸者持正咸席之覆易緯是類謀注

織女內正紀綱占經石氏中官占上一

賤人牢一曰天獄又見史天官書索隱古微書中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也清河郡本

宋均注天獄貫索星也清河郡本

梗河中招搖爲兵史記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

宋均注招搖星在梗河內史記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

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倖倖王清河郡本濟作沛沛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說郛清河郡本

宋均注沛沛恭貌郊所以祭天也清河郡本

楊應階曰械樸箋云祭皇天上帝及三辰與緯說合又周頌肇禋箋云文受命始祭天中候文太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太稷以配之又皇矣詩言文王伐崇之事曰是類是禡亦祭天也或議文王受命俾王緯說不經鄭君宗緯爲失應階謂棫樸詩言周王我王禮文王世子俾君王中庸大傳言追王不及文王是文王俾王經脩明文文王以歲入戊午蔀二十九季受命改元据大傳六季

伐崇傅王孔疏謂鄭君意以爲六季始王是已疏又謂伐崇時未傅王而得祭天者雖未傅王已行王事應階謂棫樸詩傅標焫是已受命祭天傅辟王我王是已傅王傅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祭天之後將征伐也此詩爲文王受命始祭天傅王之證葢在入戊午蔀二十九季後六季事也春秋繁露謂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

崇又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引詩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大戴禮云文王卒受天命文與上成湯卒受天命同是亦受命傅王之證

聖人事明義著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說郛 清河郡本陷作限

宋均注照耀光明也限讀爲陷清河郡本校語見繁露第三十一篇下云先王顯

德以示民樂而歌之以爲詩悅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

靈臺侯天意又見文選新刻漏銘注也經始靈臺天下附也御覽禮儀部十三

楊應階曰乾鑿度言文王伐崇作靈臺含神霧言作邑於豐起靈臺故此緯文及詩敘俱云靈臺民始附也臺以觀天文故云候天意說靈臺者鄭君謂辟雍

三靈同處在郊袁準正論申明鄭意言之詳矣三輔黃圖載三靈相去里數皆在長安圜郊是同處也說苑云積仁爲靈黃圖云靈臺高二丈周二百四十步樂者非謂金石之聲管弦之鳴謂陰陽和順也又見初學記業 古微書

詩曰振旅闐闐尚威武也清河郡本

宋均注闐闐盛貌清河郡本

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又見說郛書無

逵意清河郡本

宋均注逵通也交相紛亂清河郡本

按語見繁露弟五篇詩字上脊所聞二字

古者劒在左刀在右鉤在肩說郛清河郡本

宋均注取以視威也清河郡本

按繁露弟十四篇云劒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軟之在肩夫鳥之象也冠之在首元圭之象也綬

詩汎厤樞 十二

文閼冠在首句

梅柳驚春芊牛來暮仝上清河郡本芊牛伦牛芊

宋均注驚發也清河郡本

彼苗者莨一發五豝孟春獸肥草短之後也仝上清河郡本

宋均注豝小豕也清河郡本

兼葭烝木其惠涼猶秦嬴風之變乎仝上清河郡本

宋均注變猶改也葭草以候氣也清河郡本

天霜樹落葉而鴻雁南飛仝上清河郡本按初學記天部引伦五經鉤沈

太烝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仝上清河郡本候下有也字

宋均注促織小蟲有羽當烝則發聲清河郡本

蟋蟀在堂流火蜀也又見說郛清河郡本伦火流清河郡本故詩曰七月流火蟋蟀居壁謂驚女工也清河郡本

宋均注蟋蟀卽促織其聲悉悉清河郡本

大匀爲天棟正紀綱一曰大匀爲帝席旦布坤厚惠占經石氏中官占上

詩汎厤樞 十三

大匀者天王帝筵也仝上

大匀一曰帝筵成統理仝上按占經不分篇名今以類附

猶星爲野將石氏外官占四古微書下有猶星色有常不欲動也七字

鄭氏注猶星主羊

宋均曰猶星爲羊匀仝上

杓爲天獄主天殺也古微書河圖考記二十御覽州法九作

彗孛出箕東夷有爲亂者仝上

傳說爲祝官主王后之內祭祀以所子孫廣求胄嗣故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謂爲后

宮贊求肩也滿河鄙本

宋均注傳說一星在尾東仝上

昴爲天耳主進氣象關闕參爲大辰主防禦象軍旅故詩曰嘒彼小星惟參及昴謂爲啟朝以通聞也仝上

宋均注昴爲旄頭應在洛澗之間爲附耳天之外關昴同緒仝上

楊雄譙曰觀者配姬以敎顓山崩水潰納小人爲伯氏亲要哀裳古劍書詩十月之交疏以爲中候楊雄譙文

劉指艷妻也同上

昌受符爲昌壁期十六世權在宝古讖書詩十月之交疏以爲中候楊雄譙文未作之辜字相

劉洪乾象術 甘泉黃奭學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景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年已下見晉書錢詹事曰景者丙也避唐諱改乾法千一百七十八法錢詹事曰倍紀法爲乾案歲分月分日名俱終之歲數也

會通七千一百七十一以周天與餘數求等得三十以約周天得會通以約餘數得沒法以沒法除會通得六十九日百二分日之六十四而一沒紀法五百八十九三十一章爲紀歲分月分俱終之歲數也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即一紀日數也以紀法除之得三百六十五五百八十九分之百四十五爲周天度數亦爲一歲日數此百四十五即斗分也以月周除之得二十七七千八百七十四分之二千五百三十二爲月行周天日數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以周天與紀月求等法以約紀月得日法以日法除通法得二十九千四百五十七分之七百七十三爲一月日數

通數三十一一紀章數也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歲中十二

餘數三千九十 數舊誤歲錢詹事曰當作攷案以紀法除之得五五百八十九分之百四十五爲一歲大小餘數

章歲十九

沒法百三

章閏七

會數四十七一會章數也

會歲八百九十三 四十七章爲一會

章月二百三十五

會率千八百八十二 食入百九十三分之九十六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半會率得朔望合數以會數除之得歲有再食入百九十三分之九十六 蝕日月餘在此數已下朔則日食望則月食已上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月餘盡則日食既月餘九百四十一則月食既故名朔望合數

會月萬一千四十五 以會率除之得五月千八百八十二分月之千六百三十五而一食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元月一萬四千五百七十

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 一紀月行周數也以紀法除之得十三五百八十九分之二百一十七爲一日月行度數

小周二百五十四

推入紀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乾法除之不滿乾法以紀法除之餘不滿紀法者 謂乾法之餘不滿紀法 入內紀甲子年也滿法去之入外紀甲午年也 甲子甲午紀首日名因爲紀名也乾法爲二紀并數故有內外紀

推朔

置入紀年外所求 外所求一也以章月乘之章歲而一所得爲定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 有舊誤不閏餘十二加歲以通閏七滿法成月故有閏

法乘定積月爲假積日滿日法爲定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日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凡法同前術者已說在前術此不更詳它術放此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小餘六百八十四已上其

月大六百八十四一月朔虛分也加一月小餘七百七十三滿法成日故月大

推冬至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大餘紀下舊脫法字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之命以紀算外天正冬至日也

求二十四氣

置冬至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命如法算詹詹事曰二千三百五十六者四因紀法也置餘數三千九十以二十四氣分之各得百二十八又四分之三小餘五百一十五者四因百二十八內餘分三也小餘滿紀法爲日既四因之故亦四因紀法爲日法當云置冬至大餘四其小餘今本脫此四字耳

推閏月

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爲一月不盡半法已上亦有一進退以無中月

推弦望

加大餘七小餘五百五十七年置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以四除之得一萬七百五十六半小餘如日以日法除之得大餘不盡爲小餘小餘如日法從大餘餘命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其弦望定小餘四百一以下乾象術不見二十四氣晝夜漏刻黃道去極度當仍用四分術數置冬至夜漏五十五刻以日法乘之得八萬一百三十五以二百除之得四百不盡一百三十五亦得一故以百刻乘之滿日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以課所近節氣夜漏未盡以算上爲日

推沒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積沒有餘加盡積爲一有餘加積沒一故所得爲冬至後沒以會通乘之滿沒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命以紀算外冬至後沒日

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六十四滿其法從大餘無分爲滅

推日度

以紀法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命度以牛前五度起斗二十一度也宿次除之不滿宿即天正朔夜半日所在舊脫朔字天正下

求次日加一度經斗除分分少損一度爲紀法加焉

推月度

以月周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爲度不盡爲分命如上則天正朔夜半月所在度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百五十八以周七千八百七十四乘小月二十九日得二十二萬八千三百四十六滿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去之餘一萬三千二百一十六以紀法五百八十九除之得度不盡爲分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二百一十七滿法

得一度其冬下旬夕在張心署之

推合朔度

以章歲乘朔小餘滿會數爲大分不盡小分本當以日法爲所有率紀法爲所求率朔小餘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大分今以通數約日法即會數以通數約紀法即以大分從朔章歲故以章歲乘滿會數得一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天正合朔日月所共會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三百一十二小分舊脫此五字置一月小餘七百七十二十五三以章歲乘之得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七以會數除之得大分不盡爲小分小分滿會數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大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分二百二十五小分十七半置弦小餘五百五十七半以章歲乘之得一萬五百九十二半以會數除之得大分不盡爲小分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弦望月行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四百八小分四十一置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以四除之得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二半以紀法五百八十九除之得九十一度大分一百八十三半以

大分半爲小分二十三半又以七度大分二百二十五小分十七半加之得此度及大小分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合朔則上弦月所在

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日月昏明度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爲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爲度

推月蝕

置上元年外所求以會歲去之其餘年以會率乘之如會歲爲積蝕有餘加積一會月乘

之如會率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章閏乘餘年滿章歲爲積閏章歲舊誤章月錢詹事曰當作章歲以減積月餘以歲中去之不盡數起天正

求次蝕加五月月餘千六百三十五滿會率得一月滿上舊重五字錢詹事曰衍月以望

推卦用事日

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錢詹事曰六十四卦用事直日之法本之京房其法以坎離震兌用事在分至之首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頤晉井大壯皆五日八十分日之十四較它卦少七十三分所少之數即坎離震兌用事數也乾象術推卦用事以滿乾法千一百七十八分之千七十五即十八爲日千一百七十八分之七十三強也千一百七十八分之百三即八十分之七弱也案六日七分四分術之率也四分術一氣大餘十五小餘七十分之十七半也倍之得兩氣大餘三十小餘十四即八十分之三十五以五除之得六日七分以七分轉減八十餘七十三分於乾象術一氣大餘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此小餘以二千三百五十六爲母二千三百五十六分之五百一十五即千一百七十八分之二百五十七半倍之得兩氣大餘三十小餘一千三十即千一百七十八分之五百一十五以五除之得大餘六小餘百三以百三轉

減千一百七十八餘小餘千七十五緣乾象斗分少故千一百七十八分之百三較八十分之七爲弱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

推五行用事

置冬至大小餘此亦當置冬至大餘四其小餘加大餘二十七小餘九百二十七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得土用事日也置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以四乘之得八十六萬五百二十以五除之得一十七萬二千一百四爲五行用事積日分以二千三百五十六除之得四萬三千二十六爲四時土王積日分以二千三百五十六除之得大餘十八小餘六百一十八爲土王日數又置一氣大餘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以三各乘之得大餘四十五小餘一千五百四十五爲冬至立春日數以土王日數減之餘大餘二十七小餘九百二十七加大餘十八小餘六百一十八得立春木用事日加大餘七十三小餘百一十六爲五行用事日數又置五行用事積日分以四除之得四萬三千二十六爲四時土王積日分以二千三百五十六除之得大餘十八小餘六百一十八爲土王日數又置一氣大餘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以三各乘之得大餘四十五小餘一千五百四十五爲冬至立春日數以土王日數減之餘大餘二十七小餘九百二十七加大餘十八小餘六百一十八得立春木用事日加大餘七十三小餘百一十六復得土又加土如得其火如讀爲而金水放此

推加時

以十二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度辰度字術數從

子起算外朔弦望以定小餘

推漏刻

以百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課所近節氣起夜分盡夜上水未盡以所近言之

推有進退進加退減所得也進退有差起分度後二率四度轉增少少每半者三而轉之差滿三止歷五度而減如初此變赤道度之術今本并連上文非是起分度後二當云起二分度後率四度轉增少者少爲四分之一二分

前後黃道度多赤道度少赤道四度黃道則四度四分之一也少每半者三而轉之者前既增少又增得半自少而增至半又增者則三度而增之爲太故曰三而轉之既云四度轉增少又云三而轉之者張衡渾儀曰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今別一氣十五度爲四度者三三度者一凡增少者四則一氣正得增一度也差滿三止者黃赤道差極於三度也歷五度而減如初者二至前後黃道度少赤道度多故須減之前率四度增少今亦率四度減少故曰如初也歷五度者分至相去計九十一度有奇分後歷四十五度而增三度今先歷五度而減少以後依率減之則至前亦四十五度而減三度也

月行三道術

月行遲疾一日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平率也不足十三度七分爲遲過于十三度周進有恆月行遲疾一周自度七分爲疾滿復至度滿又過三度有奇是一周之閒有所進有常數故曰周進有恆會數從天地所進也

凡數乘餘率自乘如會數而一爲過周分天地凡數者易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也以會數四十七并五十五得一百二餘率者二十九也以二十九自乘得八百四十一以一百二乘之得八萬五千七百八十二以會數四十七除之得一千八百二十五四十七分之七爲過周分乃遲疾一周過於周天之數也以紀法五百八十九除之得三五百八十九之五十八又四十七之七爲過周度數此過周分若今法以從周天月周除之歷日數也之最高行矣

置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以過周分一千八百二十五四十七分之七加之得二

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四十七分之七以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除之得二十七七千八百七十四分之四千三百五十七四十七分之七爲歷日數又置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四十七分之七以會數遍分內子得一千一十九萬六千八百九十二以倍遍數六十二除之得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則歷周也置月周亦以會數乘之得三十七萬七十八倍遍數除之得五千九百六十九則周日法也以除歷周得二十七五千九百六十九分之三千三百三亦爲歷日數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衰也遲疾之差也謂遲疾有衰故由遲變疾由疾變遲皆自然之勢計一周之閒入歷一日極疾自一日已後其疾漸減至八日而平八日已後漸遲至十五日極遲自十五日已後其遲漸減至二十二日而復平二十二日已後復漸疾至周日入次歷復極疾而一周

以衰減加月行率爲日轉度分衰列衰也一日月行率十三度七分遲疾一周惟八日二十二日月行不遲不疾正得中平之數卽以月行率爲日轉度分其八日已前二十二日已後以列衰累加之八日以後二十二日以前以列衰累減之爲每日轉度分衰左右相加爲損益率八日二十二日轉度分與月行率等其損益率空其前後皆以列衰累加之爲每日損益率故曰左右相加益轉相益損轉相損盈縮積也一日盈初以損益率累益累損之爲每日盈縮積半小周乘通數而一以應周減焉爲朔行分也半小周二百五十四萬一百二十七錢詹事曰半小周乘通法得五百四十六萬四千三百二如通數而一得十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七又三十一分之二十五以應周減之餘一萬一千八百一是爲朔行大分又餘二十五爲小分也案應周爲遲疾一周之積日分滿周日法成一日通法爲一月之積日分滿日法成一日兩數分母不同欲令相減法須變之先驗周日法爲會數乘月周倍通數除之之數凡數先乘後除先除後乘所得不異今先以倍通數除月周得小周之半以乘會數亦得周日法是周日法又爲半小周乘會數之數則以半小周乘日法以通數除之卽得周日法故此術以半小周乘通法以通數除之卽變一月之積日法分爲一月之積周日法分與應周分數細相等故卽以應周減之所減之餘乃遲疾一周少於一月之積分也

日轉度分 列衰 損益率 盈縮積 月行分

日轉度分	列衰	損益率	盈縮積	月行分
一日十四度十分	一退減	益三十二	盈初	二百七十六
一百十四度九分	二退減	益二十一	盈二十二	二百七十五
一百十四度七分	三退減	益十九	盈四十三	二百七十三
一百十四度四分	四退減	益十六	盈六十二	二百七十
一百十四度	四退減	益十二	盈七十八	二百六十六
一百十三度十五分	四退減	益八	盈九十	二百六十二
一百十三度十一分	四退減	益四	盈九十八	二百五十八
一百十三度七分	四退加	損	盈百三	二百五十四
一百十三度三分	四退加	損四	盈百二	二百五十
一百十二度十八分	三退加	損八	盈九十八	二百四十六
一百十二度十五分	四退加	損十一	盈九十	二百四十三
一百十二度十一分	三退加	損十五	盈七十九	二百三十九
一百十二度八分	二退加	損十八	盈六十四	二百三十六
一百十二度六分	一退加	損二十	盈四十六	二百三十四
一百十二度五分	一進減	損二十一	盈三十六	二百三十三
一百十二度六分	二進減	損二十	盈五	二百三十四
一百十二度八分	三進減	益十八	縮初	二百三十六
一百十二度十一分	四進減	益十五	縮十五	二百三十九
			縮二十三	二百四十二

六百十二度	三進減	益十一	縮四十八	二百四十三
三百十二度	四進減	益八	縮五十九	二百四十六
三百十三度	四進減	益四	縮六十七	二百五十
三百十三度	四進加	損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四
三百十三度	四進加	損四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八
三百十三度	四進加	損八	縮六十七	二百六十二
三百四度	四進加	損十二	縮五十九	二百六十六
三百六度	三進加	損十六	縮四十七	二百七十
三百八度	差初進 天周四	損十九	縮三十一	二百七十三

周日十四度九分 少加進 損十二 縮十二 二百七十五

日轉度分者每日月行定度也列衰者其日與次日行分之差也列差有進退加減者以之加減日轉度分曰進退以之加減損益曰加減異其名所以別其用每以加減其日得次日也二十七日列衰傳寫錯誤依陰陽愆衰之例及算數推之當云三進加愆初大周日損益率者小周與其日月行分之差也小周少於月行分在盈爲益在縮爲損多於月行分在盈爲損在縮爲益入日損率下舊本行分在盈爲損在縮爲益入日損率惟入日二十誤衍四字錢詹事曰月行一轉二日無所損益然由益而損正在此日故不云損若干但云損也損下不當有四字十六日損益下注亦有舛誤以意求之當云損不足反減五爲益謂盈有五而損二十故不足盈縮積者其日之盈縮積也積疾日盈積遲日縮入日已後月行漸遲而積尚存故一日

至十六日皆爲盈二十二日已後月行漸疾而積遲尚存故十六日至周日皆爲縮月行分者每日月行定分以章歲通日轉度分即月行分也又案景初元嘉正光諸術周日下竝有小分之數乾象術無之當是省文或傳寫脫漏也今依率推之置周日縮積十二即爲周日分損率以周虛二千六百六十六乘之得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二以周日分三千三百三除之得九三千三百三分之二千二百六十五子母各三約之即一千一百一分之七百五十五此一千一百一即少大分也是周虛損率爲九又少大分七百五十五與周日分損率十二相加得其十一少大分七百五十五爲周日損率以周日損率加小周二百五十四得二百七十五少大分七百五十五爲周日月行分以章歲十九除之得十四度九分少大分七百五十五以周日日轉度分此少大分滿

少大法從分分滿章歲從度又以少大分變爲餘置少大分七百五十五以周日法五千九百六十九乘之得四百五十萬六千五百九十五以少大法除之得四千九百三十三爲餘不盡二百二爲少大分是周日日轉度分又爲十四度九分餘四千九百三十三少大分二百二分二百二月行分又爲二百七十五餘四千九百三十三少大分二百二分二百二此少大分滿少大法九十三少大分二百二從餘餘滿周日法從分分滿章歲從度已上皆周日之數今周虛爲入次歷空日日餘求益率者以周日法與一日益率二十二率之置周虛以二十二乘之得五萬八千六百五十二以周日法除之得九餘四千九百三十二爲所求益率也置二十七日損率十九以列衰三加之得二十二以周日縮積尺減之餘一千三十八亦得所求益率九餘十又減餘四千九百三十一故下文云不直周日減

餘千三十八也又置周日損率二十一餘四千九十三少大分二百二以周日縮積十二反減之餘九及餘四千九十三少大分二百二加餘八百三十七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少大分滿法從餘亦得所求益率九餘四千九百三十一故下文云直周日者加餘八百三十七少大分八百九十九也周日列衰少差加少者即餘八百三十七少大分八百九十九也

周日分三千三百三

周虛二千六百六十六以周日分減周日法餘爲周虛

朔日法五千九百六十九

通朔十八萬五千三十九以通數乘周日法或以周半乘日法

得通周

惑周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少大法一千一百一

朔行大分萬一千八百一此萬字及下小分二十五五字從錢詹事增

小分二十五

周半一百二十七

推合朔入歷

以上元積月乘朔行大小分本當以一月之積周日法分乘積月緐滿歷周須去小分滿通數三十一從之故即以朔行分乘大分舊脫小分二字大分滿歷周去之餘滿周法得一日周法即周日法不盡爲日餘日餘命算外所求合朔入歷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五千八百三十二小分二十五置朔行大小分以周日法除之得一日日餘五千八百三十二小分二十五

求弦望各加七日日餘二千二百八十三小分二十九半置一弦小餘五百五十七半以周半乘之得七萬八百二半以

通數除之得日餘二千二百八十三小分二十九半分各如法成日日滿二十七日去之餘如周分周分即周日分不足除減一日加周虛

求弦望定大小餘

置所入歷盈縮積以通周乘之爲實令通數乘日餘分以乘損益率以損益實爲加時盈縮也章歲減月行分乘周半爲差法以除之求加時盈縮者於今有術當以周法爲所有率損益率爲所求率置所有日餘分以通數通餘內分以乘損益率爲實亦以通數乘周法得通周爲法法除實得所求日餘分相當

之損益數以損減益加盈縮積爲加時盈縮今不除即以通數乘日餘分以乘損益率之數爲日餘分相當之損益數轉以通周乘盈縮積則兩分朔細相等可以相加減故損益之即爲加時盈縮也又求盈縮日分者於今有術當以章歲減月行分餘爲其日月行去日分爲所有率日法爲一日積分所求率置所有盈縮積以日法乘之爲實以章歲減月行分之餘爲法今此盈縮積以通周乘之此通周爲周半乘日法之數即以日法乘盈縮積又以周半乘之爲實故亦以周半乘章歲減月行分之餘爲法法除實得所有盈縮積相當之日法分又章歲爲一日日行分與其日月行分相減餘爲其日日行月行之差故日差法也

所得盈減縮加大小餘月行疾則加時差而早故減月行遲則加時差而晩故加如日法盈不足朔加時在前後

日盈則加時在後日不足則加時在前日弦望進退大餘爲定小餘盈則進不足則退又景初等術並有直周日法今依率補之直周日者以通周乘縮積又以少大法乘之爲實以少大法乘損率加少大分七百五十五又以通數乘日餘分以乘之以損實爲加時縮積以章歲減月行分餘以少大法乘之加少大分七百五十五以乘周半爲差法以除之所得加小餘如上法

求朔弦望加時定度

以章歲乘加時盈縮差法除之所得滿會數爲盈縮大小爲盈縮大小當云爲盈縮大分不盡爲小分以差法除加時盈縮所得爲日法分今以章歲乘加時盈縮差法除之即如先除得日法分又以章歲乘之也又日法爲通數乘會數之數則以章歲乘日法即如以章歲乘通數又乘會數也又紀法爲章歲乘通數之數則以章歲乘通數亦乘會數即如以紀法乘會數也是章歲乘日法即如以紀法乘會數章歲乘日法分即如以紀法分乘會數故以會數除之所得爲大分不盡爲小分以盈減縮加本日月所在月行疾則未及合朔之度已及日故減月行遲則過合朔之度乃及日故加弦望同義盈不足以紀法進退度爲日月所在定度分

推月行夜半入歷

以周半乘朔小餘如通數而一以減入歷日餘餘不足加周法而減焉却一日減一日也却得

周日加其分謂不加周法而加周分即得夜半入歷

求次日轉一日轉加一日也因日餘到二十七日日餘滿周日分去之不直周日也其不滿直之加周虛於餘餘皆次日入歷日餘也

求月夜半定度

以夜半入歷日餘乘損益率加周法得一不盡爲餘此今有術也所得者所有日餘相當之益損數也以損益盈縮積餘無所損破全爲法損之爲夜半盈縮也滿章歲爲度不盡爲分通數乘分及餘餘

如周法從分以通數乘章歲分得紀法分以通數乘章歲分之餘滿周法亦得紀法分分滿紀法從度以盈加縮減本夜半度及餘爲定度

求變衰法

以入歷日餘乘列衰如周法得一不盡爲餘即各知其日變衰也

求次歷

以周虛乘列衰次歷日餘皆周虛之積故以周虛乘如周法爲常數歷竟輒以加變衰滿列衰去之變舊譌作轉爲次歷變衰也

求次日夜半定度

以變衰進加退減歷日轉分分盈不足章歲出入度也通變乘分及餘而日轉加夜半定度爲次日也

竟歷不直周日減餘千三十八如甲日夜半月行十三度七分入歷二十六日日餘五千三百三十二乙日夜半月行二十六度十四分入歷日空日餘二千二十九是爲不直周日以求月夜半定度法推其定度以甲日日餘乘二十七日損率十九得一十萬一千三百八如周法五千九百六十九而一得十六餘五千八百

衰也同周虛滿周法成日故變衰滿列衰去之轉爲次歷變衰也

四以減二十七日縮積三十一得甲日縮積十四餘一百六十五以減甲日夜半月行度得甲日夜半定行十二度十一分餘五千八百四又以乙日日餘乘一日益率二十二得四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周法而一得七餘二千八百五十五即爲乙日盈積以加乙日夜半月行度得乙日夜半定行二十七度二分餘二千八百五十五以變衰推之以甲日日餘乘二十七日列衰三得一萬五千九百九十六周法而一得甲日變衰二餘四千五百十八以加二十七日日轉度分十四度七分得十四度九分餘四千五十八減餘千三十八得十四度九分餘三千二十而以轉加甲日夜半定行亦得乙日夜半定行二十七度二分餘二千八百五十五

直周日者加餘八百三十七又以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加次秝變衰轉求如前

如丙日夜半月行十三度七分入歷二十六日日餘二千六百六十六丁日夜半月行二十六度十四分入歷二十七日日餘二千六百六十六戊日夜半月行四十度二分入歷日空日餘五千三百三十二是爲直周日者以求月夜半定度法推其定以丙日日餘乘二十七損率十九得五萬六百五十四如周法而一得八餘二千九百二以減二十七日縮積三十一得丙日縮積二十二餘三千六十七以減丙日夜半月行度得丙日夜半定行十二度三分餘二千九百二又以戊日日餘乘一日益率二十二得一十一萬七千三百四如周法而一得十九餘三千八百九十三即爲戊日盈積以加戊日夜半月行度得戊日夜半定度四十一度二分餘三千八百九十三以變衰法推之以丙日日餘乘二十七日列衰三得七千九百九十八如周法而一得丙日變衰一餘二千二十九以

加二十七日日轉度分十四度七分得十四度八分餘二千二十九而以轉加丙日夜半定行得丁日夜半定行二十六度十一分餘四千九百三十一又置周日轉度分十四度九分餘四千九十三少大分二百二加餘八百三十七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得十四度九分餘四千九百三十一而以轉丁日夜半定行亦得戊日夜半定行四十一度二分餘三千八百九十三

求次日夜半盈縮

以變衰減加損益率爲變損日益日益當作益率而以轉損益夜半盈縮歷竟損不足反減爲入次歷減加餘如上數不直周日亦減餘千三十八如甲日乙日入歷

如上求得甲日縮積十四餘一百六十五乙日盈積七餘二千八百五十五又求得甲日變衰二餘四千五十八減餘千三十八得二餘三千二十以加二十七日損率得甲日變損率二十一餘三千二十以甲日縮積反減之亦得乙日盈積七餘二千八百五十五直周日者亦加餘八百三十七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如丙日丁日戊日入歷如上求得丙日盈積十九縮積二十二餘三千六十七戊日變衰一餘三千八百九十三又求得丙日變損率二十餘二千二十九以加二十七日損率十九得丙二千二十九而轉減丙日縮積得丁日縮積二餘一千三十八又置周日損率二十一餘四千九十三少大分二百二加餘八百三十七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得二十一餘四千九百三十一而以丁日縮積反減之亦得戊日盈積十九餘三千八百九

求昏明月度

以歷月行分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舊脫以減月行分爲昏分分如章歲爲度以通數乘分以昏後以明加夜半定度以昏下有脫誤當云以加夜半定度爲昏明定度餘分半法以上成下當有一字不滿廢之

求月行遲疾題上事也

月經四表四表東南西北也謂黃道之出入東南西北倘書曰光被四表

三道三道內外中道也外道爲陽歷在天半爲外道半之得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則歷周也以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除之得十三七千八百七十四分之五千二百三爲陰陽歷各一終之日數此不成日之分五千二百周天乘朔三則分日也月率當是月周之誤

黃道南內道爲陰歷在黃道北交錯

分天以月率除之爲歷之日日月道交錯分天乘朔望合數爲內道置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半之得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則歷周也以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除之得十三七千八百七十四分之五千二百三爲陰陽歷各一終之日數此不成日之分五千二百周天乘朔三則分日也月率當是月周之誤周天乘朔望合數爲外道半

望合如會月而一朔合分也錢詹事曰以周天乘朔望合數得二億二百四十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如會月而一得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八即朔合分也又餘萬一千四十五分之四千五百七十以五約之爲二千二百九分之九百一十四故以二百九爲微分法九百一十四爲微分錢案會率爲一會食數日行自此交至彼交爲一食是一食爲日行交半周并二食得日行交一周半會率得朔望合數爲一會日行

交周數以加會月得差率爲一會月行交周數則此朔望合數又爲一會月行交周數除去一月一周天外過周及日之積周以周天乘之則爲一會月行交周數除去一月一周天外過周及日之積度分以會月爲所有率通周及日之積度分爲所求率一月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一月月行交一周天外過周及日之積度分也通數乘合數餘如會數而一退分也以從月周爲日進分會數而一爲差率也會歲爲一會日行周數朔望合數爲一會日行交周數相減餘四十八爲一會交退行周數通數乘之會數而一者變會從紀也會數爲一會章數爲所有率四十八爲一會交退行周數爲所求率通數爲一紀章數爲所有數以所求率乘之得一千四百八十八以所有率除之得三十一又四十七之三十一爲所

求一紀交退行周數約而言之即爲一日交退行分數故曰退分也月周爲一紀月行周數以一紀交退行周數并之得七千九百五又四十七之三十一爲一紀月行交周數即爲一日月行交之積度分在交爲退在月則爲進故又爲日進分以紀法除之得十三百八十九分之二百四十八又四十七之三十一爲一日月行交度數會數而一爲差率也會數下當有乘之通數四字會數乘之通數而一者又變紀從會也置七千九百五四十七之三十一以會數通分內子得三十七萬一千五百六十六以通數除之得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六爲差率此差率即爲一會月行交周數又爲一日月行交之積度分以會周除之得十三八百九十三分之三百七十七亦爲一日月行交度數

陰陽歷 衰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一減	益十七	初
二日	二減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三減	益十五	三十三
四日	四減	益十二	四十八
五日	四減	益八	六十
六日	三減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減	益一	七十二
八日	四加	損二	七十三
九日	四加	損六	七十一
十日	三加	損十	六十五
十一日	二加	損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一加	損十五	四十二
二十七日	一加	損十六	二十七

分日 百而三 少加少者 損十六大 十一

三日之下今本脫前限一條又微分誤作徵分並依算補正案朔合分爲一月月行交過周及日之積度分即爲一月日行交之積度分半之爲自朔至望或自望至朔日行交之積度分以紀法除限分得十五餘三百二十九㢲分四百五十七爲自朔至望或自望至朔日行交之度數據以爲限者古推日月食交在望前則朔日食望月食交在望後則望月食後朔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是以朔望相去之數爲限故此術以朔望相去日行交之度數爲限也分日五千二百而三而辭也猶云二強進少而弱衰者前後二日損益率之差也以之加減其日損益率得某日故曰加減也七日衰下注謂益有當加減三爲不足有下當有一字加字當是術文損益者所以損益兼數者也八日損率下注舊誤在七日益率下今以意更正云過極損之者

極謂月去黃道極遠已過此數即須損之半周半歷周也兼數者月去黃道之度分也此度分滿十二成一度一日分日去交近故兼數少一日已後分日已前去交漸遠故兼數漸多八日去交最遠故兼數最多置八日兼數七十三以十二除之得六度一分爲月去黃道極遠之數也又日分損率下當有小分依率推之置月周以分日減之餘二千六百七十一則虛分也以乘分日兼數十一得二萬九千三百八十一以分日除之得五五千二百三分之二千三百六十六子母各以十一約之母得四百七十三則少大法也子得三百六則少大分也以兼數十一得十六又少大分三百六爲分日損率

少大法四百七十三

歷周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

差率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朔合分萬八千三百二十八

微分九百一十四 微舊誤徵下皆同

微分法二千二百九

推朔入陰陽歷

以會月去上元積月餘以朔合分定微分各乘之微分滿其法從合分合分滿周天去之其餘不滿歷周者爲入陽歷陽歷上元起滿去之滿舊誤餘幾眥李曰當作滿餘爲入陰歷餘皆如月周得

一月算外所求月合朔入歷不盡爲日餘

求次月

加二日日餘二千五百八十微分九百一十四置朔合分定微分以月周除之得二日日餘二千五百八十微分九百一十四如法成日滿十三去之除餘如分日陰陽歷竟

互入歷入歷在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 後限下舊脫餘字

月行中道也 月行中道則有食求望者因合朔入歷日餘分加一日日餘一千二百九十微分四百五十七朔入陽歷則望入陰歷朔入陰歷則望入陽歷日滿十三餘滿分日去之朔入陽歷望亦入陽歷朔入陰歷望亦入陰歷

求朔望定數

各置入遲疾歷盈縮大小分會數乘小分爲微分（爲微分舊誤爲徵案微分法爲會數自乘之數小分本以會數爲母故以會數乘之爲微分）盈減縮加陰陽日餘（此加減與遲疾術同亦求朔望半則盈減縮加求夜半則盈加縮減）日餘盈不足日進退日而定（以月周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進退日）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兼數（舊本脫兼字）爲加時定數

推夜半入歷

以差率乘朔小餘如微分法得一（微分法爲五約會月之數差率爲一日月行交之會歲分日法爲五紀月之數月周與日進分相加爲一日月行交之紀法分今此朔小餘爲不滿日法之分以微分法爲所有率差率爲所求率朔小餘爲所有數而今有之所得爲朔小餘所變之月行交紀法分也）以減入歷日餘不足加月周而減之却一日（舊脫此三字）却得分日加其分以會數約微分爲小分即朔日夜半入歷

求次日加一日日餘三十一小分三十一小分如會數從餘日餘三十一小分三十一即日進分也）餘滿月周去之又加一日歷竟下日餘滿分日去之爲入歷初也不滿分日者直之加餘二千七百二小分三十一爲入次歷（置月周加日進分得七千九百五小分三十一以分日五千二百三減之餘二千七百二小分三十一）

求夜半定日

以通數乘入遲疾歷夜半盈縮及餘餘滿周半爲小分（舊脫周字盈縮餘本以周法爲母周法爲周半乘會數之數故以周半除餘所得以會數爲母）以盈加縮減入陰陽日餘日盈不足當云日餘盈不足或日字衍）以月周進退日而定也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兼

數（率如已下九字今習）爲夜半定數也

求昏明數

以損益率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以減損益率爲昏而以損益夜半數爲昏明定數

求月去極度

置加時若昏明定數以十二除之爲度其餘三而一爲少（三下舊衍日字）不盡一爲強二少弱也所得爲月去黃道度也其陽歷以加日所在

黃道歷去極度陰歷以減之陽歷在黃道外去極遠故加陰歷在黃道內去極近故減則月去極度強正弱負強弱相并同名相從異名相消其相減也同名相從無對互之二強進少而弱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景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　己丑　戊寅　丁卯

景辰　乙巳　甲午　癸未　壬申

辛酉　庚戌　己亥　戊子　丁丑

景寅此上元以來每紀紀首歲名也置紀法五百八十九以六十去之餘四十九命起元首己丑算外得戊寅又置四十九命起戊寅算外得丁卯它皆放此己丑丁卯之等爲內紀戊寅丙辰之等爲外紀建安十一年丙戌入丁丑紀兼及丙寅者丁丑內紀丙寅外紀也

推五星

五行木歲星火熒惑土填星金太白水辰星各以終日與天度相約爲日率當云爲周率日率章歲乘周爲月法章月乘日爲月分分如法爲月數通數乘月法日度法也本當以紀法乘周率爲日度法今此月法月法爲章歲乘周率之數紀法爲通數乘章歲之數則以通數乘月法即如以紀法乘什舊誤升錢詹事曰此篇云什分者皆斗分之誤隸書斗作升傳寫易混乘周率爲什分日度法用紀法乘周率故此同以分乘之周率舊誤同率

五星朔大餘小餘以通法各乘月數日法各除之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大餘

五星入月日餘各以通法乘月餘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會數約之所得各以日度法除之則皆是月法下舊脫乘字朔小餘爲通數乘會數之分以乘月法會數約之所得爲通數乘月法之分故滿日度法得一

五星度數度餘減多爲度餘分以周天乘之以日度法約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度餘過周天去之及什分五星舊誤生錢詹事曰蓋星字爛脫止存下半又脫去五字去之及什分去舊誤法什舊誤十錢詹事曰木火土以周率減日率餘爲度餘分金水周率多於日率即以日率爲度餘分法當作去十當作斗案火一終行度過於周天故須去之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章閏七

章月二百三十五

歲中十二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會數四十七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
什分一百四十五
木
周率六千七百二十二
日率七千三百四十一
合月數十三以章月乘日率得一百七十二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爲月分以合月法除之得合月數不盡爲月餘

月餘六萬四千八百一
合月法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八
日度法三百九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三以通法乘合月數得五十五萬九千三百三十八爲積日分以日法除之得三百八十三爲積日不盡爲朔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以朔小餘減日法餘爲朔虛分
朔小餘一千三百七
入月日十五以通法乘月餘得二十七億八千八百一十二萬七千八百二十六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得一億六千六百九十二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并之得二十九億五千五百五萬五千二百五十二以會數約之得六千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五百一十六爲日分以日度法除之得入月日不盡爲日餘
日餘三百三十八萬四千四十六三十當作四十又四千下當有六百二字
朔虛分一百五十
什分九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
度數三十三以周率減日率餘六百一十九爲度餘分以周天乘之得一億三千三百一十六萬五千四百七十爲積度分以日度法除之爲度數不盡爲度餘
度餘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火
周率三千四百七
日率七千二百七十一
合月數二十六月分一百七十萬八千六百八十五
月餘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七
合月法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
日度法二百萬六千七百二十三
朔大餘四十七積日分一百一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六積日七百六十七

朔小餘一千一百五十七
入月日十二遍法乘月餘得一十一億二百六十二萬七千三百二合月法乘朔小餘得七千四百八十九萬六千八十一并之得一十一億七千七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三會數約之得日分二千五百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九
日餘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
朔虛分三百
廾分四十九萬四千一十五
度數四十八度餘分三千八百六十四積度分四億三千一百二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積度四百一十四度餘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廾分四十九萬四千一十五減之餘爲度數度餘
度餘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七百六
土
周率三千五百二十九
日率三千六百五十三
各月數十二月分八十五萬八千四百五十五
月餘五萬三千八百四十一
合月法六萬七千五十一
日度法二百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一

朔大餘五十四積日分五十一萬六千三百一十二積日三百五十四
朔小餘五百三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遍法乘月餘得二十三億一千八合月法乘朔小餘得三千五百八十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四并之得二十三億五千二百四十五萬四千一百五十二會數約之得日分五千五萬二百一十六
日餘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
廾分五十一萬一千七百五
度數十二度餘分一百二十四積度分二千六十七萬六千一百二十

度餘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
金
周率九千二十二
日率七千二百一十三
合月數九月分一百六十九萬五千五十五
月餘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三
合月法十七萬一千四百一十八
日度法五百三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五積日分三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四積日二百六十五

朔小餘一千一百二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通數乘月餘得六十五億五千二百五十五萬八千六百一十八合月法乘朔小餘得一億九千三百五十三萬九百二十二并之得六十七億四千六百八萬九千五百四十會數約之得日分一億四千三百五十三萬三千八百二十
日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朔虛分三百二十八
廾分一百三十萬八千一百九十
度數二百九十二以周天乘日率得積度分三萬二千六百九十

度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水
周率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一
日率一千八百三十四
合月數一月分四十三萬九百九十
月餘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一
合月法二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九
日度法六百八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七百七十二
入月日二十八通法乘月餘得九十億九千二百七十二萬七千六百六合月法乘朔小餘得一億六千九百七十九萬六千四百七并之得九十二億六千二百五十二萬四千一十三會數約之得日分一億九千七百七萬四千九百七十九
日餘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朔虛分六百八十四
廾分一百六十七萬六千三百四十五
度數五十七積度分三億九千四百五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
度餘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推五星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積合不盡爲合餘以周率除之得一星合往年二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合餘減周率爲度分金水積合奇爲晨耦爲夕（上元金水起夕合也晉書志載徐岳議曰水以黃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晨見乾象以十一月十三日己卯見先四日今依術推之上元己丑以來盡黃初二年辛丑積七千三百九十三年積合四萬六千六百三合餘五百七十一積月九萬一千四百三十九月餘二萬七千六百六十九入甲子紀月四千一十九閏月一百一十九閏餘一百六十八入歲月空積日

一十一萬八千六百八十三朔大餘三小餘三百六十三入月日三日餘六百五十九萬七千七百二十六水晨合伏九日見東方得十一月丁卯朔四日庚午水晨合十三日己卯晨見與岳議合是奇爲晨也

推星合月

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滿合月法從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去積月（以紀月除去積月所得謂爲入甲子紀奇爲入甲紀）餘爲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命以天正算外合月迫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推星

合月朔日以通法乘入紀月滿日法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星合朔日也（此推合月朔日術舊脫今依景初術補）

推入月日

以通法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以會數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爲日餘命以朔算外

推星合度

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度不盡爲餘命度以牛前五度起

右求星合

求後合月

以月數加月數以月餘加月餘滿合月法得一月不滿歲中（滿上舊衍減字卽合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後合朔日（後字今增）

以朔大小餘加合月大小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

求後入月日術（後字今增）

以入月日日餘加合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日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減一日後小餘滿七百七十三以上者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舊脫去二十九日不滿七字）其餘則後合入月日也

求後度

以度加度度餘加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度

木伏三十二日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

見三百六十六日

伏行五度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見行四十度除逆退十二度定行二十八度

火伏一百四十三日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

見六百三十六日

伏行一百一十一度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見行三百二十度除逆十七度定行三百三度

土伏三十三日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

見三百四十五度

伏行三度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見行一十五度除逆六度定行九度

金晨伏東方八十二日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西方二百四十六日除逆六度定行二百四十六度

晨伏行百度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東方日度如西伏十日退八日

水晨伏三十三日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西方三十二日除逆一度定行三十二度

伏行六十五度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東方日度如西伏十八日退十四度舊脫此注依上文例增

五星歷步

以術法伏日度及餘術字當註在上文歷步下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今今當作全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餘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舊脫下故字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經什除

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凡言如盈約滿皆求實之除也去及除之取盡之除也此四語不類正文按鄭康成闕澤並注乾象術今兩家注已遺亡疑此爲舊注賸文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後上舊術沒字順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更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

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而順日行五十八分之九五十八日行九度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行星三十三度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火晨與日合伏順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二十三分之十二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復留十一日而順此七字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復順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

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土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

行三十五分之三八十七而半行七度半留
不行三十四日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
日退六度復留二十四日而順日行三分八
十七日半行七度半在日前夕伏西方十六
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
一度百九十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與
日合也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十六萬六千
二百七十二分行星十二度百七十三萬三
千一百一百四十八分

金晨與日合伏逆五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
在日後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
不行八日旋順遲日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
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
十一分之十五九十一日行一百六度更順
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
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
一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
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而與日合一合二
百九十二日舊脫一合已下六字五萬六千九百五十
四分行星亦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一日五萬六千九百
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五萬六千九百五十
四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
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順
遲日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
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
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疾五日退四

度舊脫此十四字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
四日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行星亦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逆九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
在日後更逆疾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
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而順疾日
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
後晨伏東方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
六十七分行星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萬九
百六十七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六百

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亦如之（行星三十二度已下十八字舊誤在行星亦如之上今訂正）

水夕與日合伏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以下十八字舊脫）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行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遲九日退七度與日合凡再合一

終一百一十五日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行星亦如之（以上均見晉書律厤志）

范曄後漢書中司馬彪續漢書律厤志曰太初厤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爲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厤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厤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厤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厤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

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厤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正屬太史太史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以

見爲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
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
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
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
各對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
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
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
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
錯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

三食爲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
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
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
相踰各引書緯自證交無議要取追天而
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以赤
道儀日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
宿道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
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
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

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不
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
法多端歷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
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
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
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
來爲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
食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
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

不作恂久在侯部詳心善意能撰儀度定
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歷
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
書以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
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
以順改易耽以說等議奏聞詔書可恂整
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
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
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誣欺詔書報恂誠

各以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歷河平元年月錯以己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劾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歷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

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明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天作歷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者明歷與廢隨天爲節甲寅歷於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議雖有文略其年數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入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以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以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閒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

密術甲寅己巳前以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蔀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歷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歷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于世博物記曰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羣書意以爲天文數術深

蹟索隱鉤深致遠遂專心鈆思爲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愛之爲州郡之所禮異

續漢志劉昭注宋世治歷何承天曰歷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弊是以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此之爲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採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會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爲歷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豎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歷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

續漢志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歷數天難諶斯是以五三迄于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歷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歷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歷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歷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歷者得開其說而其元勘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歷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

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錄爲上下篇

放續前志以備一家蔡邕戍邊上章曰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爲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京兆句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竭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異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驅命喘息相隨非臣

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刃決罪雖陽詔獄生出牢戶願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鞫詔書魄救一等翰作左校後上書謝恩遂以薄徙郡縣促遣徧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敢竭庭誠仰聖朝不責臣罪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初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顯有差舛

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懷懷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臨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溷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顯踏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招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頸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圖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開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其所論志志家未以成書如有異同今隨事注之于本志也

晉書律歷志灌甫京房鄭元諸儒言律歷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夷則上生夾鍾長七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無射上生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三品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餘則並同斯則洽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揚沉伏黜散越假之爲用者也變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　周禮粟氏爲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

茲器維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
鬴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四豆
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鬴六斗四升也
鬴十則鍾六十四斗也鄭元以爲鬴方尺
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斗八十一分
升之二十二以算術考之古斛之積凡一
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
一龡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抄
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　漢氏

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
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乃行夏正
其後劉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辯而非實
班固惑之采以爲志建光武中興太僕朱
浮數言歷有乖謬于時天下初定未能詳
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
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歷
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今采魏文黃
初已後言歷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
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
規一作視其往來度其始悟四分於天
疎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
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
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
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而下則應於今其
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名
爲乾象歷又創制日行遲速兼考月行陰
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赤道宿
度復進有退方於前法轉爲精密矣獻帝
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
加注釋焉　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令高堂
隆復詳議歷數更有改革太史丞韓翊以
爲乾象減斗分大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
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十
爲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羣奏以爲歷數雖
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

歷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改歷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歷三年更相是非纂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盡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簿幾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　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復覺失一辰有奇孫氂議史遷造太初其後劉歆以爲疏復爲三統章和中改爲四分以儀天度

考合符應時有差跌日蝕覺過半日至平中劉洪改爲乾象推天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序　徐岳議劉洪以歷後天潛精內思二十餘載參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歷術課弦望於兩儀郭間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牛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分不下通是以疎闊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以昏明度月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間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又爲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粹密信可長行今韓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翊所增減致亦皆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於日蝕有不盡效效歷之要要（要字疑衍）在日蝕熹平之際時洪爲郎欲驗四分先上驗日蝕日

蝕在晨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侵二專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議眞莫不聞見劉歆以來未有洪比夫以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乾象術加時申半强於消息就加未黃初以爲加辛强乾象後天一辰半强爲近黃初二辰半爲遠消息與天近　三年正月景寅朔加時申北日蝕黃初加酉弱乾象加午少消息加未黃初後天半辰近乾象先天二年少弱於

消息先天一辰强爲遠天　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寅加時酉南維日蝕乾象加未初消息加申黃初加未强乾象先天一辰遠黃初先天半辰近消息乾象近中天　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景蝕乾象月加申消息加未黃初月加子强入甲申日乾象後天一辰消息後一辰爲近黃初後天六辰遠　三年十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月加未蝕乾象月加巳半於消

息加午黃初以景午月加酉强乾象先天二辰近黃初後天二辰强爲遠於消息於乾象先一辰　凡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近翊於課難徐岳乾象消息但可減不可加加之無可說不可用岳云本術自有消息受師法以消息爲奇辭不能改故列之正法消息翊術自疎　木以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丁亥晨見黃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七日乾象五月十五日戊寅見先九日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壬辰見乾象十一月二十八日丁亥見先五日黃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見先八日　土以三年十月十一日壬申伏乾象同壬申伏黃初巳下十月八日戊辰伏先四日　土以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見乾象十一月十五日乙巳見先七日黃初十一月十二日壬寅見先十日　金以三年閏六月十五日丁丑晨伏乾象六月二十五日戊午伏先十九日黃初六月二十二日乙卯伏先二十三日　金以三年九月十一日壬寅見乾象以八月十八日庚辰見先二十三日黃初八月十五日丁丑見先二十五日　水以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晨見乾象十一月十三日己卯見先四日黃初十一月十二日戊寅見先五日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伏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後三日黃初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後二日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巳夕見乾象亦以五月十八日見黃初五月十一日庚辰見先一日　水以三年六月十三日景午伏乾象六月二十日癸丑伏後七日黃初六月十九日壬子伏後六日　水以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晨見乾象以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黃初閏月八日庚午見先十七日　水以三年七月七

日巳亥伏乾象七月十一日癸卯伏後四日黃初以七月十日壬寅伏後三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於晷度十四日甲辰伏乾象以十一月九日己亥伏先五日　黃初十月八日戊戌伏先六日　水以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夕見二歷同以十二月壬申見俱先十六日　凡四星見伏十五乾象七近二中黃初五近一中　楊偉請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員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歷之本法而懸

聽棄法之末爭則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於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爲挾不知而罔知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寢至明帝景初元年尚書郎楊偉造景初歷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偉歷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其孟仲季月雖與夏正不同至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爲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其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歷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故孫氏用乾象歷至吳可　武帝踐阼泰始元年因魏之景初歷改名泰始歷楊偉推五星尤疎闊故元帝渡江左以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歷自

黃初已後改作歷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陰陽遲疾以求折衷洪術爲後代推步之師表故先列之云　并考古今十厤以驗春秋　春秋大凡七百七十九日三百九十三經三百八十六傳　其四十七日蝕三甲三乙　乾象歷得四百九十五日七蝕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

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疎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歷也班固以爲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

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蔀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迺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歷於義無乃遠乎傳之違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也案歆歷於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遲歆不以歷失天而爲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已歷非

此冤天而負時歷也杜預又以爲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眞今之所傳七歷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歷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歷以四分一爲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爲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爲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歷斗

分釐故不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釐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斷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餽以月驗之迺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

漢學堂經解　逸書考

健爲文學爾雅注　甘泉黃奭學

豫大也

封之大也

漠謀也

心之謀也

黃髮鬒齒鮐背耇老壽也

黃髮者老人髮白復黃也鮐背者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耇鬒也血氣精華

鬒彡之學爾雅注

鬒場言色赤黑如狗矣

謔浪笑敖戲謔也

謔戲也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

仇

相求之匹

肩繼也

肩繼世也春秋

崇充也

威大充盛
肩勝也
肩強之勝也書正義九 邢疏
余身也
卑之身也 春秋正義十三 邢疏作卑
殲盡也
衆之盡也書正義七 春秋正義九又十五 邢疏
癙癇痺痒
皆心憂傷之病也釋文 邢疏

悁
志而不得之思也詩正義一之三 邢疏本
話言也
政之善言也書正義六又十九 邢疏
匿蔽竄微也
匿者藏之微也蔽者覆障使微也竄者行之微也是皆微昧不顯揚也 邢疏
咀劉暴樂也
咀劉暴樂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爲暴

樂詩正義十八之二 邢疏
楨翰榦也注又見春秋正義十又二十三又二十五
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書正義二十 邢疏 詩正義十四之
圈乖也
圈拒邊乖也釋文 邢疏
棲遲息也悠
棲遲行步之息也詩釋文 邢疏引
供峙具也
供峙具也 文選注引作具 李善本作峙

共具物也侍具事也文選注
饁饋也
饁饋也 此條當在莊逵前說分相屬
饁自家之野也詩正義十四之
算數也
釋數之曰算 書正義十
亂治也
義之治也書釋文 書正義九 邢疏
溢愼也
行之愼也詩正義十九之一 邢疏

享孝也

珍享獻也

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

燠煖也

燠温煖也

腯

瘦也

瘐茹也

愷悌發也

圖明發行

庇庥蔭也

庇蔽也庥依止也

祺祥也

祺祥之祥謂徵祥也

福之祥也

琛寶也

美寶曰琛

孚明也

孚昧之明也

鶡冠子學問

烘以火燎也燔炷竈也

庶侈也

庶衆也侈多也

愔怒也

怒聲也

綢繆也

補羅也介別也

跳者躍之間

濬幽深也哲智也 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 郭注 疏

儽儽也

背踣意也 春秋 正義

偟暇也

閒暇無事也 毛詩 正義

宵夜也

陽氣消也 釋文 郭注

廩廯也

廩少鮮也 釋文 郭注

覭姏也

靦擅也一曰面貌也謂自專擅之貌 釋文

隍壑也

隍城池也壑溝也 詩正義 十八之四

明明斤斤察也 以下釋詞 注又見詩正義

明明甚明也斤斤物精詳之察也 釋文 郭

條條 舍人本作攸攸 釋文

矯矯勇也

得勝之勇也 舍人云矯矯虎臣 釋文

洸洸 舍人本作 釋文

驍驍 舍人本作 釋文

委委佗佗 舍人本作 釋文

韙韙者心之美 舍人云韙云 釋文

忸忸 舍人本云 渠支反

赫赫 舍人本作 奕 釋文 奕石反

導導

舞貌 釋文

夢夢訩訩亂也

煩憑亂也 毛詩 釋文

遴遴悶也

藐藐憂悶也 詩正義 十八之五 郭 舍人本作 釋文

仇仇敖敖傲也 舍人本作 釋文

仇仇無倫理之貌 孟子 釋文

仳仳瑣瑣小也 注又見詩正義 十二之二 引孫炎 郭 形容小貌

仳仳形容小貌瑣瑣計謀孱淺之貌 釋文 郭注

叟叟耄也

旁旁入地之貌 詩正義十四之四 邢疏
繹繹生也
穀皆生之貌 詩疏義十九之四 邢疏
郝郝耕也 郝郝舍人本作釋釋 詩正義引
釋釋猶霍霍解散之意 詩正義十九之四 邢疏
戔戔祭也
戔戔奉璋之貌 毛詩正義十六之三
鏘鏘 舍人本作蹌蹌樂也穰穰福也 注見詩正義十九之二
喤喤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 詩疏 邢疏
子子孫孫引無極也
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 詩正義十三之三 邢疏
蔌蔌婁婁臣盡力也
蔌蔌賢士之貌婁婁梧桐之貌 詩正義十 疏之四
皇皇捐捐刺素食也
皇皇不治之貌 詩正義十八之五 邢疏
謔謔謞謞
皆盛烈貌 詩正義十七之四 邢疏
抑抑密也

威儀密靜也 詩正義十八之一 邢疏
朔北方也
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詩疏義二十 邢疏
饎 舍人本作喜 酒食也 詩正義引 郭注
喜古曰饎 釋文
是刈是濩
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沿之 詩正義一之一 郭疏
履帝武敏 敏舍人本作畝
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畝畝之中而生
后稷 釋文
美士爲彥
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詩正義八 邢疏
暴虎徒搏也
無兵空手搏之 詩正義四之二 論語疏也
遴蓁戚施
遴蓁巧言也戚施佥色諛人也 釋木
夸毗體柔也
卑身屈己也 釋文

東西牆謂之序 御覽一百八十五
殿東西堂序尊卑處 御覽一百八十五
西北隅謂之屋漏
古者徹屋西北鄙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
古謂之屋漏也 御覽一百八十八
東北隅謂之宧
東北陽氣始起萬物所養故謂之宧 御覽同上
東南隅謂之奧
東南萬物生蠶蟲必出無不由戶突 御覽同上

閫謂之梱
侏儒柱下小方木 御覽一百八十八
屏謂之樹
以垣當門蔽爲樹 御覽一百八十四
斫劉謂之定 以下缺
斫劉俎也一名定 齊民要術一 御覽八百三十四
巢謂之汕
以薄汕魚曰巢 御覽八百三十四
麋罟謂之罕 此當在兔罟一條後誤列於此

麋有離制張罕也 御覽八百三十二
罾謂之滲
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滲也 御覽八百三十四
兔罟謂之罝
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 御覽八百三十二
麗罟謂之罛
麗剛惡數人故張網以羅之也 御覽八百三十二
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注見御覽五百八十二
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

大篪謂之沂 注見御覽五百八十四
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詩云仲氏吹篪也
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箹
大管聲高大故曰簥簥者高也中者聲相
密故曰篴篴密也小者聲音清妙也 同上
大簫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筊 注同上
仲其聲適仲呂也小者形聲細小故曰筊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以下缺
晦冥無識不可教誨故曰四海 御覽三十六

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

自中州以南日光所照故曰丹穴 地圖同上

歸異出同流肥 水經注

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 水經注濟水

水草交爲渚

水草木交合也 爾雅 水經注濟水

人所爲爲潤

人力以水爲潤 止部 經典釋文 禮記十一

葉王芻 詩正義三之二 刑疏

葉一名王芻 詩正義三之二 刑疏

蔚牡菽

蔚一名牡菽 詩正義十三之一 刑疏

荼莫大薺

薺有小故言大 齊民要術十 齊民要術

瓠舍人本作瓟 棲辨 經典釋文

瓠瓟也 釋文

藥稷 注又見一切經音義十廿有今注曰藥稷也之下

藥一名稷稷粟也 春秋正義

秫黏粟也 齊民要術二 廣雅注 疏

戎菽謂之荏菽

今以爲胡豆 毛詩正義十七之一 刑疏

卉草

凡百草一名卉 尚書正義六

蕮蘿

蕮一名蘿 詩正義十之一 刑疏

白華野菅

白華一名野菅 詩正義十五之二 刑疏 一切經音義十五 新撰字

賤瓜其紹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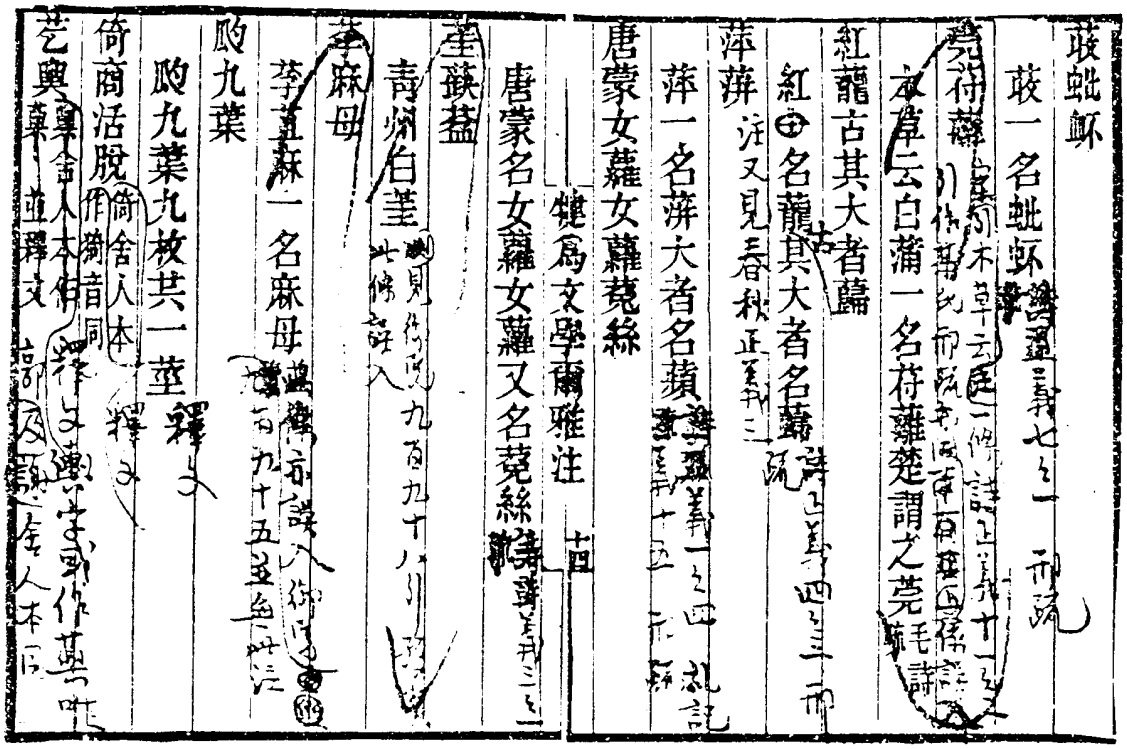
賤名瓜小瓜也紹繼謂賤子漢中小瓜曰賤 齊民要術十六之二 刑疏

蓼赤苗芑白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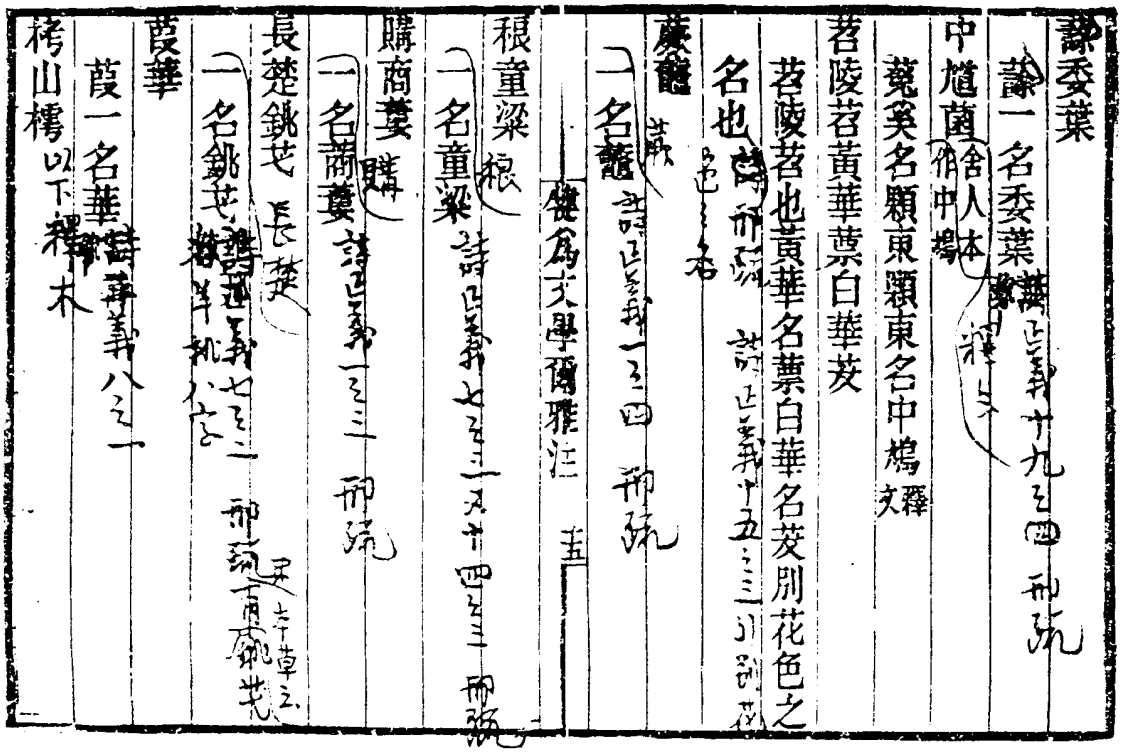
別蓼 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草也 齊民要術二 別米赤白苗也 御覽八百四十三

臺夫須

臺一名夫須 詩正義十之一 刑疏



莙
蓂



一名山樗 詩疏 廣要 六之四 邢疏

杻橿

杻名橿 詩疏 廣要 六之一

栩

江淮之間呼小栗爲栩栗 毛詩 釋文

蒺茎者 舍人本作梗 郭本 釋木

杜甘棠

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 六書故

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 詩正義 一之 邢疏

健爲文學爾雅注 十六

狄藏樟貢棻樟 舍人本作 釋文

杞枸檵

杞也 爾雅正義 四十五

櫟其實栩

櫟實名栩也 釋木

櫬梧

樸枹者

謂櫬采薪采薪即薪 舍人引上句櫬梧來合 在此句以謂字作彙云

櫬梧者樸枹者櫬者其理也樸者相追附也棄者莖也如竹箭一讀曰枹也櫬名采薪又名即薪 釋文 相追 古作相追

倚梓

梓一名倚 廣要 三之二

桋赤棟

桋名赤棟也 廣要 十三之二

瓟木苻婁蔓蔓 舍人本苻婁屬下句 詩疏 廣要 十三之二 邢疏

桑辨有甚梔

桑樹一半有甚半無甚爲梔 釋木 邢疏

健爲文學爾雅注 十七

唐棣栘

唐棣一名栘 詩正義 一之五 邢疏

常棣棣

常棣一名棣 廣要 九之二 春秋正義 十 邢疏

棠杏花如棠可耕白沙 說文棠傳 棠此條於釋草釋木兩無所屬故附於朱

蜜蠭蟲 以下釋蟲

蜜蠭一名飛 春秋正義 一 邢疏

螗蜩蜋蜻蜻 棠 邢疏引詩疏 十八之二引此 詩疏 十八之二引此

蜻
蛚

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
東謂蜩爲蜺楚地謂之蟬蛄楚詞云蟬蛄
鳴兮啾啾是也蛩小蟬也詩疏引孫炎曰蛩小蟬也青色
奚相舍人本作奚桑釋文
蜉蝣渠略詩正義七之二引注至梁宋本作蜉蝣渠略同
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
間曰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色叢
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那疏
不過蟷蠰
蟷爲不過爾雅注十八
不過名螳蠰今之螳螂也禮記正義十六疏

螢

蜡蛵蚣蝑
今所謂舂黍也詩義一之二疏
蚍蜉大蟻小者蟻
蚍蜉即大蟻也小者即名蟻也詩義八疏
伊威委黍
伊威名委黍詩正義八之二
蠐螬長蛄
蠐螬名長蛄詩正義八之二疏

蜄蛤桑蟲衛風五百四十五引注至似步屈其色青而
蜄蛤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
細小或在草葉上陸璣詩疏
螢火即炤
夜飛有火蟲也詩義八之二疏
食苗心螟食葉蟥食節賊食根蟲
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詩義疏
蟥蝗蟲也青赤色
鯉鱣以下釋魚
鯉爲交舉爾雅注九
鯉一名鱣詩正義三之二疏
鮎舍人本無此字釋文
鱣鮪
一名鮪詩正義九之四毛詩音義疏
鴟鮥
石駝也毛詩音義疏
貝
水中蟲也詩正義十三之三疏
活東舍人本作顆東釋文

蝮虺

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

雀其鵲鴳 以下禮記

雛一名鷃鴳今鷃鴳

鵻鳩鶻鴿

鵻鳩一名鶻鴿今之斑鳩

舒鳧鶩

鳧野名也鶩家名也

野鴨名也

鵻鶻鶼

鶼一名

桃蟲鷦其鵙鴳

桃蟲名鷦其鵙名鴳

鶩斯鴨鶂

鶂鴨母

鶺鴒周燕燕鳧

鶺周燕燕鳧鳥一物三名

鶺周燕燕又名鳧

鵻鶻鶼鴿

鵻鶻一名鶼鴿

雛其大本

雛名其大本

春鳧鴨鶂

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

五土宜穀種樹也

夏鳧竊玄

趣民耘苗者也

秋鳧竊藍

趣民收斂者也

冬鳧竊黃

趣民蓋藏者也

桑鳧竊脂

爲蠶驅雀者也

蝮鳳竊丹春秋正義引注同上

爲果驅鳥者也春秋疏竊丹赤色爲民驅鳥御覽同上

行鳳鴠鴠春秋正義引注同上

晝爲民驅烏者也春秋疏行鳳晝行鳴御覽

宵鳳嘖嘖春秋正義引注同上

夜爲農驅獸者也春秋疏宵鳳夜行鳴皆隨

四時同依諸鳳爲節候也御覽

鶵鵻老鳳鳳鵻此等古相

雅爲文學類雅注 三

鶵一名鵻老鳳一名鷹鷹雀也釋疏老鳳

鸐鸐趣民收斂令不得晏起者也按那疏引左傳

九扈爲九農正以此八鳥並上鳲鸐爲九

賈逵注云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賈

同故並錄之

皇黃鳥

皇名黃鳥詩正義引

晨風鸐

晨風一名鸐摯鳥也詩正義六之四一引舍

南方曰翟東方曰鸐北方曰鶵西方曰鷷

釋四方之雉名也釋文詩正義四十八

鷹隼醜其飛也翟詩正義引注見十之二

謂隼鶻之屬翟翟其飛疾羽聲也那疏詩疏

亢鳥嚨

亢鳥高飛也嚨嚨財可見也釋文

狼牡羷牝狼其子徼絕有力迅以下釋獸

狼牡名羷牝狼其子名徼絕有力者名

迅詩正義引注同上春秋正義十一那疏

豵豶

雅爲正經爾雅注 三三

豵一名豶那疏

所寢楷

豕所寢草名爲楷詩正義十五之三那疏

貔白狐其子貙

貔名白狐其子貙詩正義十

羆如能黃白文

羆如熊色黃白也詩正義十一之二那疏

騏如馬一角不角者騏

騏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公羊疏十八

猶如虎（猶舍人本作獌釋文寫低一格）

寓屬（舍人本作鼠）

鼬鼠

其鳴如犬也（車釋文）

鼫鼠

詩碩鼠五技鼠也（詩義疏五之三）

騙蹄趼善陞廠（以下釋名釋水辨疑）

騙蹄者溷蹄也趼平也謂蹄平正善陞廠者登山嫌也一云廠者阪也言騙善登高（雅爲文學爾雅注三四）

歷險上下於阪泰時有騙蹄苑是也（邢疏）

騙驗枝蹄趼善陞廠

騙驗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釋文）

前足皆白蹊（舍人本作雞）

後足皆白駒（舍人本作狗釋文引此）（車釋末）

馬的顙白顛

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易震爲馬顙（邢疏詩正義六之三與末四）

騢白駁（舍人本詩正義二十之一引無駁字）

黃田驪（舍人本作騅）

的顙（項格）

寓屬（低一格）

黃白騅（舍人本作騅）

黃白色雜名騅（詩正義二十之一）

黃色名曰駽（詩駉釋文）

青驪騢

青驪馬今名騢馬也（詩正義二十之一邢疏）

青騅驪騏

色有淺深似魚鱗也（詩義疏）

青驪繁鬣騏

繁鬣馬鬃也（詩義疏）

陰白雜毛騢

今之泥驄也（詩正義二十之一）

形白雜毛騢

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詩毛義二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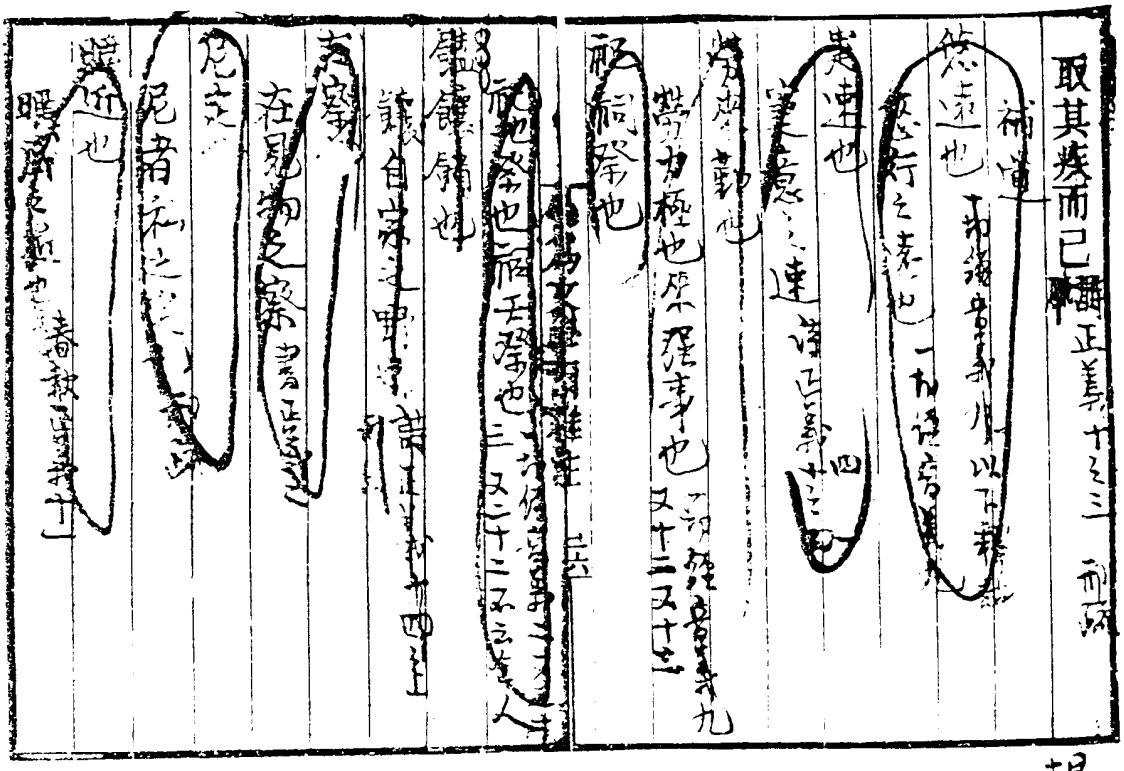
白馬黑鬣（舍人本同釋文）

一目白瞬二目白魚（詩義疏二十之一）

一目白曰瞬二目白爲魚（詩義疏）

田獵齊足

田獵取牲於苑囿（詩疏作囿）之中追飛逐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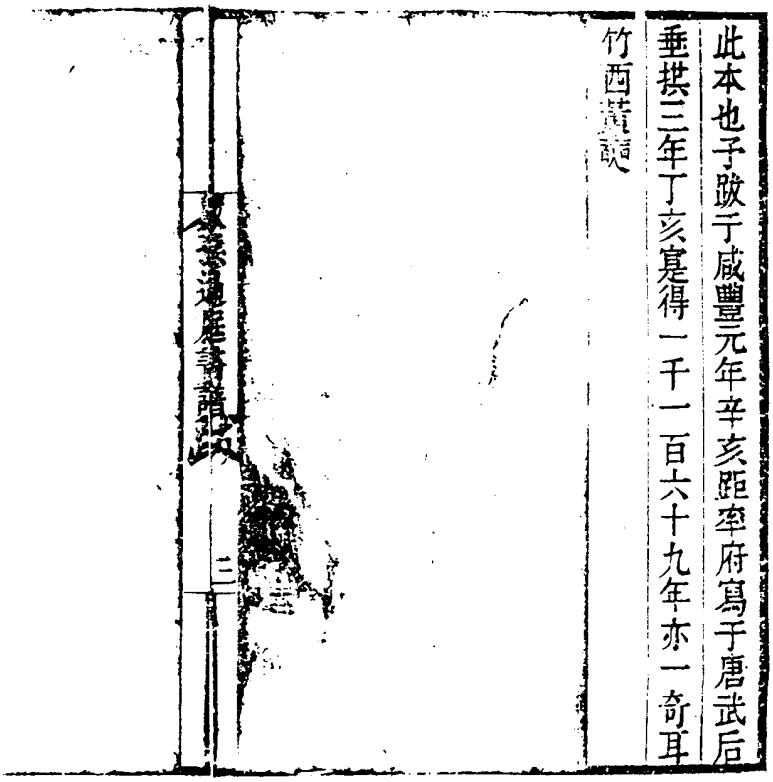


書譜拓本就子所見者凡四種一太清樓一安麓村一錢梅溪一二郎廟所未見者亦四種一秘閣續帖一銷夏記中云楷書譜一陳跋云吾家司寇刻一玉虹樓節臨本據陳跋以爲孚虔禮陳留人或云富陽人武后時官至率府錄事參軍此殆祖宣和書譜而陳正字文集則以爲名虔禮不具論然所謂譜者必尚有所製或旁行斜上即其下卷蛾停雲館是衡山門人章簡甫鐵筆彼時已不見下卷而雲烟過眼錄

孫過庭書譜跋

清河書畫舫尚能言之蓋元初尚存也釋文如銷夏記所云楷書譜優劣固不可知若毓興所刻錢梅溪釋文全是趙文敏俗體以視香泉太守兼用蘭亭聖教法有仙凡之判矣揚州二郎廟即從康山初拓翻刻二次其後翻者陳跋較圓活尚存米意然總不如天津麓村安岐原刻相傳孫退谷藏書譜墨蹟即世傳千金帖之一安氏輾轉得之眞定梁蒼巖相國家惟銷夏記五乖也下缺一百三十字而安刻不缺孫又云張伯英句下少一百六十八字而安刻止少一

百六十六字似安刻更完整然安刻心不厭精下獨少三十字又不爲銷夏記所記吾恐得自梁相之墨蹟未必卽退谷原物今并孫梁兩家所寶無論孰爲眞贋不過才二百年已不知流落人間何處矣卽以安刻所藏梁墨上有宣和政和小璽者而論于康熙戊子陳香泉改南安太守過安氏草堂爲作釋文不久太守下世始延吳門顧廷如覲侯喬梓勒諸石五載而後成是爲康熙五十五年西泠翁嵩年與安氏從姪布樂亭皆有跋後石卽在其姪處於乾隆戊寅由蘆商售于歙商令閻汪廷璋至乾隆癸卯又入歙商鶴亭江春手遂以安氏原石嵌揚州康山園壁曾賓谷先生爲都轉時使載石歸南城覆石之半于江又補刻其半爲曾氏拓本焉平心而論宋秘閣續帖與太清樓已如天上神仙究以眞停雲館爲佳安刻初拓本卽都門亦不可得而曾拓本并不行于江西此時欲得一康山初拓且難若陳司寇錢梅翁及二郎廟各翻刻比之自鄶蓋今所盛行於世者惟家大人嘉慶己卯石刻陝販每去跋尾以冒安氏初拓卽



此本也子跋于咸豐元年辛亥距率府寫于唐武后垂拱三年丁亥適得一千一百六十九年亦一奇耳

竹西書記

此趙文敏公手書國號敬則並遜跋評其事之是非于後筆意與劉海陳氏藏真帖內和靖花詩相近文用黃絹面冊爛特甚冊首有祝希哲記跋則王百穀也惟冊尾款署天歷改元六月據錢竹汀少詹疑年錄文敏生宋寶祐二年甲寅卒元至治二年壬戌得年六十九歲亦見元史卷一百七十二本傳謂至治二年六月卒蓋生二十三年而宋亡入元四十六年劉後卒是冊題天歷元年即謂著國號亦柯丹邱作書之年上距宋亡已五十三年下距元亡僅三十九年耳其時已在文敏身後六年然疑年錄不創少遺他書精核頗有裨處元史六閱月而成書顧亭林謂專摘文敏傳以其備書上世贈官仍誌銘之文晁日知錄亦草率無據之一證自來書載紀事往往詳文人生前應有之作若謂盡係厚鼎則作偽者亦不應知是之拙何不並此三月不留疑竇必欲自相矛盾以啟後人之攻擊而減其聲價豈有是哉及閱閻會稽許滋蕙堂所刻靈飛經比勘海靈飛多兩趙跋一董跋趙跋一係延祐六年一係泰定四年董跋云六甲經有吳興趙氏二跋前跋爲六十六歲時書後跋年已七十四矣然則文敏並不終于六十九歲所跋泰定四年卽文宗天歷改元前一年爲英宗至治二年之後五年耳文敏既可七十四卽可七十五董文敏公當日僅言趙文敏年已七十四並不言至七十四而卒或有疑董文敏本史考據家其言不足憑並疑本疑爲僞託殊不知趙跋之傳于今尙有在天曆改元後者又將何說以解之總之鑒賞一事固宜

知人論世尙亦有懸解使文敏有手蹟在宋開禧景定間卽爲蘧山眞面而少作何貴之有使元至正後有書家出文敏之上而冒爲文敏書卽文敏見之亦當下拜何況後人彼僞託趙跋者何帖不可僞雙鉤塡廓事半功倍何必獨爲其難而偏留其隙何其不憚煩而必國策之是評哉特太原王跋距文敏時代甚近何至不知天歷已無文敏在世卽存亦是晚歲而猶謬稱中年其爲坊賈以假跋混眞蹟又割眞跋以救僞蹟仍互售其欺之故智無足深詰且墨痕已

聲是冊何嘗以此跋爲重輕惟有聽其附驥而已
道光辛丑孟夏甘泉黃爽右原

鮮于侁詩墨蹟二跋　黃爽

嘗謂元史不爲太常立傳揚州府志不採四十韻爲憾事卽　四庫書目亦惟子部收鮮于困學齋雜錄一種而集部不載其全集彼總集如朱氏元詩體要潘氏元名家集顧氏元詩選雖皆以伯幾集入選視他選已爲完善然終非全璧卽無以斷四十韻之必無異同宜乎太傅儀徵相國亟勤苴鄰中丞出其行篋所藏鮮于墨蹟壽諸石而爽亦綴名於末據款年月爲至元癸巳元有兩至元一世祖一順帝而世祖

順帝又各有一癸巳特順帝癸巳已改元至正知此癸巳爲世祖之三十年太常生憲宗七年辛成宗大德六年寫詩之年原不必卽成詩之年然就詩所云重來猶耿耿是寫詩時已三十七歲越九年壬寅甫四十六歲而歸道山詩又云乍喜尋歸路未知能如其願否益太常爲漁陽人亦　畿輔通志所宜審者若謂生中統八年則是二十八歲寫詩三十七歲而沒何以當日早與趙魏公齊名魏公生宋寶祐二年止長太常三歲然則魏公四十歲爲太常寫詩之三

十七歲無疑凡七年在揚有舊城鹽院署大德三年所書御史箴碑可證彼時已四十三歲詩結句明朝又江浙不三年卽四十六歲豈竟終於浙耶詩中使節烏臺驄馬憲長及五年司奏牘報政多閒暇遷除事不俟等語與史志頗有出入已爲之疏證別行或可備年譜之助而先發其凡于此

錢辛眉宮詹疑年錄云鮮于伯幾生元憲宗七年丁巳卒六德六年壬寅年四十六歲案元憲宗名蒙哥爲元太祖少子拖雷之子太宗之姪世祖之兄丁巳係宋寶祐四年卽文信國登狀元之年錢宮詹以爲寶祐五年者誤也蓋宋寶祐五年戊午爲憲宗八年其次年己未卽元世祖中統元年憲宗一生但編年而未建元憲宗在位九年卽位之元年爲辛亥而帝王廟謚年諱譜以爲憲宗元年孛已者亦誤也鮮于太常生元憲宗七年丁巳距前至元癸巳世祖三十年凡閱三十七年爲太常中年精力彌滿之時所書無疑此一證也又太常卒六德六年壬寅存年四十六距宋亡之辛巳二年爲陸秀夫蹈海之年已二十六年矣於是知太常書揚州四十韻之年癸巳正當開會通河大水之後四年故詩感慨不平有味乎其言此二證也或云鮮于公生咸淳二年丙寅則全然不對咸淳乃宋度宗年號咸淳二年是賈似道封魏國公之次年爲元世祖中統八年若鮮于生咸淳二年而沒大德六年則其存年僅得三十七歲而非四十六歲矣然觀四十韻筆力蒼老恐非二十八歲人所能爲其四十韻仍爲鮮于三十七歲時所書此三證也或云書四十韻之年未必卽作四十韻之年況元有兩至元此更易辨元順帝之後至元改元止六年耳而六年中爲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無所謂癸巳不但後至元六年中無癸巳並順帝在位三十五年中所歷三癸乃癸未癸巳癸卯耳其間雖有癸巳又在至正十三年而不在後至元六年間蓋鮮于所書之四十韻其爲前至元元世祖之三十年癸巳此四證也此外鮮于與趙文敏公書法齊名據疑年錄本之元史以及同時人楊載所作趙魏公行狀皆云魏公殁于元至治二年壬戌年六十九蓋魏

公生宋寶祐二年然則鮮于遲魏公三年而後生當魏公四十歲正是鮮于三十七歲書揚州四十韻之年此五證也曾洛云俗傳松雪恐困學掩其名每暗賸困學書之佳者焚之故傳者獨少然會見趙跋困學帖云伯幾已矣世乃稱昨揚得邊院僕能書等語亦鮮于沒在趙前一證

署大德三年七月十七日書御史箴大碑其書碑姓名已剝落無攷賴有趙氏孟頫鄧氏文原二跋指為伯幾是鮮于至大德三年尚在揚州案大德是元成宗年號世祖至元至三十一年而止大德三年上距至元三十年凡七年鎣揚州四十韻是鮮于三十七歲手筆此六證也

跋手筆此御史箴是鮮于四十三歲手筆此六證也揚州四十韻詩中有重來之語其初次在揚州雖無攷然其重來之年即不必定為至元三十年重到揚州亦不必定為大德三年甫離揚州始無論鮮于重來揚州共幾次總之此番書四十韻于揚固在揚州已玩閱七年此七證也大德三年是己亥六年是壬寅鮮于終六年壬寅是書御史碑後三年即卒或即卒於揚州雖不可知然其為生時三年前尚在揚州此八證也細想御史箴必為御史而書雖不能實指何人然此碑若留姓名便可從此追究某御史碑中必原有御史姓名惜乎字跡剝落大半除趙鄧兩跋外尚有湯炯龍題名隱約有唐公字或其時御史姓唐第觀最後本朝曾祿亭跋又似此碑已非鮮于眞蹟乃張氏所臨然字雖臨本而大德之年月則仍是鮮于跡所透考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四年正月丙辰置江淮等路都轉運鹽使司及江淮荊湖都轉運使司七月丙午置行御史臺於揚州二十一年閏五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於杭州二十六年五月

行御史臺復徙於揚州三十年正月甲戌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顏言揚州鹽運一司設三重官府宜削去鹽司止留管勾詔從其議時揚州改隸河南行省以上皆元本紀之可據者碑既立於鹽院署中似與運使無涉惟應專玩御史攷訂行御史臺既於至元十四年始置於揚州想鮮于初次來揚或在此時二十一年行御史臺自揚州遷杭鮮于之離揚州以及四十韻詩中五年司奏贖一語亦必在此時鮮于自撰困學齋雜錄所云兩浙都轉運使廉希貢累官至正議大

夫余在運幕知公最詳抑即隨御史游杭皆不可知二十六年五月行御史臺復徙於揚州是詩中重來二字有著落邊御史碑書於大德三年距行御史臺復徙揚州已十一年四十韻書於至元三十年距御史臺復徙揚州纔四年耳此九證也困學齋雜錄又云右中原名公翰墨乙酉得於京師庚寅裝於錢塘查乙酉是至元二十二年據元本紀二十一年行御史臺已遷杭二十二年鮮于猶身在京師庚寅是至元二十七年然二十六年行御史臺已由杭復徙揚州而雜錄猶自云裝於錢塘其為不隨御史偕來揚州其來揚州應在二十七年庚寅以後庚寅下距書四十韻之癸巳僅二年鮮于之重來必在辛卯壬辰兩年間此十證也

是記主小字者凡數家集古錄小字或疑非公書公喜書大字余所藏最多未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其體與此不同此尤精悍余初亦以為惑愈看愈佳非公不能書金薤琳琅引鄭夾漈金石畧亦載小字元柳待制道傳云小字楷法尤精緊李膺跋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石方廣盈尺金石後錄云碑高六寸廣尺許相傳為玉版可入懷袖共九百餘字字甚小有尋丈之勢為正書第一玉溆洋帶

經堂集云往見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既閒襲之子鼎臣來京師遺余大字草廬所謂浸失其眞者錢宮詹金石跋尾云右小字本黃魯直超德甫皆疑其僞宋人書多放縱不守唐法尤不善作小楷故有意抑之未為定論今刻墨蓮館即小字本是文衡山亦主小字矣其主大字者亦有數家金石錄云右記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絕小世亦以為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孫退谷

庚子銷夏記撫州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有隸意公最得意書也至行世蠅頭小楷乃僞作而今舉世奉爲楷模錢梅溪縮唐碑跋大是原刻小則宋人縮本且所見碑不下三十餘種皆書官位其大字本有衛名則原刻也知皆不以小者爲然蓋兼取小大體者亦數家陸放翁云有大小二本用羊叔子峴山故事盧舟題跋云余所得猶是南城元本爲新建李舍青所遺以較大字精神結撰無毫髮異惟見顏作具額逐字皆作二爲小異耳王蘭泉司寇云小字筆力遒

勁而大字者世亦罕傳南豐江西無從訪得取入金石萃編者石廣二尺八寸高九寸記四十六行行二十字跋二雖翻刻小字而摹勒尚佳耳就小大體已有數刻元柳待制道傳云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碑在吾鄉爲當所破重刻至再浸失其眞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蓋都元敬著金薤琳琅謂南城石尚在自是小字明藩益王跋云撫州南城縣舊碑復分兩塊入

建昌碑隨入公廨爲一守棄之歸而命俗工摹碑于郡即今所相傳者余訪宋揚命良工精刻函之郡中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一一並留惟不知守所棄歟舊碑及俗摹郡本明益邸本是大耶小耶季裔跋云往在京師見一舊本後十餘年守建昌視郡齋匣貯石中斷字磨滅不可辨過近溪羅大參出所藏舊本與京師所見毫髮不差遂鐫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衛夫人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李北海諸小楷併刻之羅汝芳跋云是碑失久洪武初郡

守新學官見舊墨聖座東偏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正德中山樵于澗底拾出先君甄拓一副後碑入郡中漸就剝裂茲郡公鴈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過從姑山房覽冊色喜遂命工入石夫以樵豎所拾出方廣盈尺郡匣可貯之石必非大字惟碑陰並刻衛夫人以下諸小楷似又非小石所能容金石後錄云碑在麻姑山觀中宋末觀圮吳道士携置雲崖山遂流落青紱東平間明永樂中爲鄱州衛知事雷豫所得其子泰示撫州守謝士元以巨石函置之

外刻詠碑諸公如宋曾文定鞏李說書覯劉郎中涇李丞相綱潘邠老大臨明謝戶部磻左吏部贊而士元則戶部子也謝士元跋云碑刻于唐大歷六年石臘書工元季流落人間永樂初爲薊州衞知事鄒人雷豫所得成化紀元其子泰獻于府遂什襲藏之但外刻詔公詠碑之作而以石函置碑其中則亦非大字矣丹霞洞天記云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爲好事者攜去宋景祐間一樵豎鋤得之斷其一角故會子固詩謂碑石小缺誰能鐫若眞宋景祐間樵豎所

鋤得不應在明正德中復爲樵豎拾得無論是否重出土總之爲可鋤可拾之碑仍是小字耳按南城漢舊縣本屬豫章郡晉後改隸臨川郡唐改臨川爲撫州而縣仍隸焉宋始于南城置建昌軍即今建昌府南城縣有麻姑山而

本朝撫州府之臨川縣不與焉若在唐則南城即臨川所改之撫州何得以被焚者爲臨川大字本無恙者爲南城小字本哉世習見停雲小字本轉疑余別本孤行之大字余固無碑陰不爲全璧然亦無宋行

末

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十四字殆視漁洋山人所收臨川舊石毀後梁刻之大字本不可以道里計也道光戊申六月

快雪堂樂毅論跋　黃爽

此宋王著所臨即屢誤題淳化帖者不特非右軍蹟並未計及褚公在貞觀才二年始入直官起居郎至高宗朝乃封河南郡公何能先列衛于貞觀六年耶而董跋謂太宗命河南定右軍正書第一遂摹六本賜魏徵等思翁即不暇考亦何至指汴宋人爲晉蹟在滋蕙堂董跋或先不真出董手若鴻堂固所自刻而自跋者惟董刻款前一行後尚兩行余不似快雪堂款前三後四至會刻前款雖一行而後仍兩整行

兩半行爲刻最劣亦最風行倘尋右軍眞面究以元

故

紅都勝境記　黃爽

維揚以勺藥爲人瑞而此園勺藥視近日湖上較盛且無論將來猶憶春明慶冶從未訪邊塞花事即此園亦不似童時轉可日涉每趨庭問當日原與前街舊園及街南新得小玲瓏山館疎密相間既不用過街樓而此園遂成朱人院畫矣未嘗不欲拓南面數椽或爲樓開前後窗如船式中跨橋引井水成壬字塘移竹接廊使園以內無兩地而亦無處不可得月未必不彼善于此然而苟完爲幸豈得謂前人念不

到此耶若桃梅則無園無之毋使溷我藥欄道光戊

申八月

擬修平山樓靈塔記　　黃奭

揚城自周顯德後已遷還而東矣隋唐城在蜀岡上今蜀岡乃在城外西北五里禪智寺即今上方寺原即蜀岡而今轉以平山爲蜀岡矣平山堂之東平遠樓之西其間爲法淨寺即大明寺亦即西寺以在隋宮西故名西寺而實則古之棲靈寺也寺本有棲靈塔而揚之人轉盛稱第五泉萬松亭近時諸名勝至塔則茫然無知者揚人但知寶塔灣三汊河現在二塔耳且亦不知寶塔灣之塔名文峯塔明萬歷十年前少林僧還俗武夫楊天祥請邵中丞給帖募三千金越三載成七級知府虞德華并建寺王世貞作記本朝康熙戊申地震天都閔象南重修三汊河之塔名天中也在安江門外十五里西岸康熙四十年淮商于高明寺內塔尖旋毀建行宮本年隋八日塔復自文峯天中二塔皆毀其七層外飾木闌而徒存其中塼胎恐再數十年爲風雨所傾并此二塔亦無知其處者矣遑問棲靈塔哉

塔建隋仁壽元年以文帝生辰詔海內立塔三十所此其一也宋眞宗景德元年僧可政重修郡守王化基聞于朝賜名普惠至明僅存寺基塔則早燬相傳當時舍利入塔禱雨輒驗見大觀圖經唐武宗時詞客劉隱之游明州夢僧懷信居塔第三層送塔過東海見異志宋崇寧中有泗州大聖衣紫現塔輪上或云有國使自高麗回見僧手一塔云棲靈寺塔至揚州問焚塔之期即遇僧之日又云被焚時見半空祥雲擁塔而去見府志然皆語怪姑置之惟宏治間關陝雄商萬慿知府吳平山崇禎十二年鹽漕御史楊仁愿先後修此寺已不聞有塔我　朝雍正光緒寺少剏汪廣庚獨力大修寺前之萬松亭諸勝即所增建彼築雲蓋堂時掘地得古磚數尺厚塔基宛然乃遑而不顧

何哉寺在明已不稱棲靈而稱大明寺據明羅玘重修碑記謂六朝宋孝武以大明紀年復以之名寺似大明之稱尚在棲靈前歟塔在唐爲李白賞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搖金刹影日動火珠光鳥拂琉璃簟雲霜連繡旗張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露洗梧楸白霜催橘柚黃玉毫仰可見於此照迷方高適富春題茲塔信奇最直上達雲端憑虛納天籟迥然碧海西獨立飛鳥外始知高興盡適與賞心會遠山黯吳門喬木吞楚塞城池滿窗下物象歸掌內遠思駐江帆暮情結春露軒車疑疊動造化資大塊何必了無身然後知所退劉長卿此塔凌空虛雄觀壓川澤亭亭楚雲外千里看不隔遙對黃金鑒浮輝亂相射盤梯攬元氣半壁橫虛魄稍登諸勝盡若踐浮翻向是滄州人已爲青雲客雨飛千葉露日落

家夕烏去高卻低天涯遠如迫江流入空劉禹錫同翠海隱現微碧何暮期子來誰堪復行役劉禹錫樂天登慧靈寺塔步步相隨不覺華九層雲外倚闌干忽然笑語半天上無限游人舉眼看白居易半月騰騰在廣陵何樓何塔不同登其樓筋力猶堪在上到樓靈第九層諸大家題詠甚夥揚州運河受長淮之水直下大江一洩無餘即不惑形家言亦安得有山高士深使東南財賦人文久而不敝故前之文峯天中二塔在城之巽位而樓靈塔適在乾方爲之鼎峙豈無意乎今都轉于道光乙巳再任兩淮接前司三百萬之庫貯不幾時更虧至二百萬而所爲修城則都轉不如永修時當其修東關

修桃花庵以及平山修此日之法淨寺何嘗不自謂百廢具舉哉然譽以譏而非美弊因疲而日新如茲塔爲一郡蒼生之望竟不妨漠然視之夫天下事爲上之人漠然視之者又豈一塔哉而吾請以塔論道光丁未年嘉平月

宋季昭忠祠記

黃謨

客問李昭討祠何以必建建隆寺中既答以建隆爲宋藝祖年號藝祖非親征後周李招討則不入揚州矣或謂寺基爲李招討故宅者非也寺爲藝祖御營先有御容御榻存寺中然寺故址在西華臺後移壽甯街今寺又屢更其處而迥不如前之開展矣揚州盛稱迷樓玉勾斜諸烟花籍管歌吹處即向有之萋江都祠史閣部墓已不甚爲游蹤所到使非阮太傅于戊戌年于告後首建木主送寺中幾不知後周尚

有李招討殉難于揚州矣于辛丑歸自都門即奉太傅教有招討祠經始之議會梁莅隣中丞過揚此議益堅壬寅夷船入江中丞同閩還延至丁未年中丞重來乃得與太傅復理前說爲醵金于揚州諸薦紳先生而祠賴以成祠將成而子以病不獲預其事中丞又爲其三公子迎養入浙惟太傅始終落成之本年戊申太傅建長春書院于寺之東偏忽延子掌院事子辭非其人請何不即書院地作宋季昭忠祠以祀死揚事者之制置使李庭芝宋史字祥甫隨入開慶元年權揚州尋知

陝州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搆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　楊文仲通判揚州制置使李庭芝檄主管機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爭事遂不行宋元通鑑先是賈似道在鄂州私與蒙古議和亥歲鄂州圍解還朝使其客廖瑩中撰誣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郡經至宿州遣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期不報經數遣書三省樞密院及制置使李庭芝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眞州之忠勇軍營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蒙古遣官詣淮東訪問經等所在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眞州亦爲似道所格　宋史度宗紀咸淳二年兩淮制置使李庭芝立城屯駐武銳一軍、宋度宗紀九年詔從李庭芝請分淮東西制置爲兩司就命庭芝交割淮東仍兼淮西策應使　宋史五行志恭帝德祐二年寶應縣民祈蔣中有天太下趙四字歌之制置使李庭芝　文

山集子至眞州苗守再成爲子言近有樵人破榭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匝取示視之果然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揚州半樹留眞州　宋史本傳賈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遣制張俊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于市日調苗再成戮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人入爲之死朝廷加庭芝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　王宗沐續通鑑德祐元年阿朮攻揚久而不功乃築長圍圍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瓜洲遣議示入　宋史本傳未七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示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至瓜洲復召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尊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安旿帖泗州皆以城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

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蘗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酒日出苦戰七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至泰州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裨將孫貴胡淮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侯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　昭忠錄其先汴人後從應山又從德安登淳祐進士權揚州壽知陝州襄師呂文煥降元時庭芝居憂廬鎮江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使事庭芝馳至揚州戎馬滿郊幾爲所傳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率所部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至庭芝誅虎焚其榜日遣兵拒戰德祐乙亥元丞相巴延既下沿江諸郡乃留平章阿朮鎮瓜州自以四月十三日入燕奏事張世傑復常州命劉師勇守之自帥舟師由海道向余山約庭芝自揚州出兵向瓜州殿帥張彥自常州向鎮江期以五月二日三路並進與北師決死

戰奪江面以通淮浙之餉議已定會潮日西北風大作庭芝疑海舟必乘風以到金山乃不候元約即以四月二十八日命都統姜才率步騎侵晨掩擊時北兵輕視揚州謂不能出軍雖城揚州猶而守備終疎才破其城設蒺藜梟部下勤才保勝踏才曰吾受命取瓜州何敢以小譬大事遂趨瓜州則世傑海舟未至也才失勢元兵方劉眞州脅降瓜州阿朮先登搏戰才力敵至晡不能勝才率騎退走而所部步兵遮其歸路才遂殺步兵取道還揚州城元兵追至城下騎兵死者十八九五月一日世傑舟師期期至金山則才兵已敗矣世傑乃結陣焦山值風弱海舟不能動參政董文炳以快船進攻往來如飛世傑竟敗獨彥爽約自保兵不出淮事遂去揚時通泰爲援元兵又築灣頭城斷通州往來之路秋七月才再出兵攻其城不克而走步兵懲前敗乃自殺騎兵之退走者于是騎兵死者十八九步兵死者十五六而揚之精甲皆盡閉關不復出會益王稱帝于福州問道召庭芝爲右相兼樞密院使庭芝拜命乃命淮東朱

徵代帥白與才將輕騎邀通泰謀泛海歸福州庭芝
前出城逸即以揚州降元兵亟追庭芝僅得入泰州
童兵圍城知州孫泰臣開門降庭芝及才被執俱不
屈械至揚州斬庭芝而檻才才臨刑含血噴罵不絕
口淮東諸郡皆降　宋季三朝政要李揚州廣王登
極院庭芝以爲右相棄揚州引兵徑出至泰州欲航
海至海州大兵追及阿朮元帥斬于軍前朱煥以揚
州城獻姜才死之才淮之猛將前後出師屢收大功
乙亥春戰于瓜州不利丙子二月太后差人吳忠翊
孫通直領北兵數千至揚州行至揚子橋炮聲連發
纜至城下一炮震天城上旌旗雲旋軍馬屯集放劄
子弩箭如雨再一砲響雲氣四合冷風大作驟雨隨
至遂同三月三日三宮過揚州才統軍數千奪驚纜
以兵馬相拒而退初四日才出揚州北門領兵擁出
分陣殺奪交傷不少淚羅相公覩臨陣大戰方退才
意欲奪駕不知乃諸將之過北也至八月大軍圍揚
州大戰之日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被執臨刑
含血罵聲不絕而死　揚州府志開慶元年副賈似

道檄知揚州主趙與籌前以母憂去官李璮窺淮南
遣守揚者乃奪情主管兩淮安撫制置司公事兼知
揚州景定二年兩淮安撫制置副使知揚州城副統
淳五年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十年淮東制置使副統
制姜才林步騎二萬人乘夜攻揚子橋木柵守櫓萬
戶史弼告急阿朮自瓜州起之詰旦至攔下才單衣
不爲陣阿朮麾騎兵渡水擊之陳堅不動阿朮面引
部下軍來逼我軍與力戰遂走阿朮麾步騎并進才
獨以身免生擒張林斬首萬八千級　姜才將步騎
萬五千人攻灣頭堡阿朮阿塔海擊敗之　宋史忠
義傳德祐二年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
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卻之復以兵擊五奉使於召伯
堡大戰而退　宋元通鑑德祐二年謝太后與帝隨
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
奪前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
襲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清于却苗再
破亦謀奪駕不克　元史世祖紀端宗景炎元年姜

才攻灣頭堡阿里別擊走之殺其步騎四百餘人右
衛親軍千戶董士元戰死　姜才夜率步騎數千襲
丁村堡守將史弼苦徹出戰斬首百餘級獲馬四十
匹詰旦阿里都督陳巖以灣頭堡兵邀其後大破之
獲米五千餘石阿朮又以高郵水道不通必由陸路
魏運以千騎邀之米運果來殺員米卒數千獲米三
千石　李庭芝留朱煥守揚州與姜才率步騎五千
東走阿朮親率百餘騎督右丞阿里萬戶劉國傑分
道追及泰州西殺步卒千人庭芝等僅得入遂築長
圍堅而守之　朱煥以揚州降　宋泰州守將孫良
臣與李庭芝帳下卒劉竣鄭俊開北門以降執李庭
芝姜才繫揚州獄　宋史忠義傳姜才濠州人通州
副部統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陳軍律嚴整
賈似道出師屬孫虎臣爲先鋒虎臣軍潰才收兵入
揚州大兵乘勝攻揚才爲通衢陳逆之三里溝有功
又戰揚子橋流矢貫才肩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
易已而大軍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
至黃塘西北至丁村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

年正月宋亡使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卻之復
擊五奉使于召伯堡瀝國公至瓜洲才出奪之衆擁
瀝國公去才進戰至靖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
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四月才以兵攻灣頭
堡五月復攻之騎旋淳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全
師以歸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眞州高郵以給兵六月
饋餉至馬家渡萬戶史弼將兵奪之才與戰達旦弼
幾殆阿朮來援乃免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
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自
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以保康軍承
宣使召才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以兵追
及圍泰州使招之降才不聽阿朮驅揚兵士妻子至
城下曾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
國入才卧內執之以獻阿朮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
才肆爲慢言阿朮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朮怒丐之揚州　招討使汪立信　宋史瀛國公紀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似道師潰

進士歷知昭信軍權淮東提刑擢京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移書似道言爲今日計其策有三似道怒臣瞎賊任言敢爾中以危法竄之咸淳十年元大舉伐宋似道督軍江上以立信爲招討使牌就建康府募兵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揖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瞎賊今日更說得一句不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土某去專一片趙家地上死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趁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更是失聲三日視吭而卒（轉運使趙淮王宗沐續通鑑德祐元年阿剌罕破盱眙樹東壩戍將趙淮死之　宋史忠義傳趙淮丞相葵從子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揚州府志字成甫六安人也）

淮南轉運使德祐中戍銀樹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洲元帥阿朮使淮部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之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師怒殺之妾亡江濱　宋續錄以淮爲英子　宋史列女傳淮妾長沙人遇其逝名淮兵敗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願護理之當終身事公遂感軍校辭其言使如江上妾果葬焉淮骨還瓦石自抱持操小舟三絕流中仰天痛哭躍水而死　昭忠錄淮州人居

（是年正旦江東轉運副使趙元兵薄城突圍至揚城下不合淮城中官吏出降淮反其詞元兵怒復戮歸建康役之淮之出奔也一妾與俱既及難爲某萬戶所得與萬戶曰妾願事相公終身然趙運判既死無人埋骨願與妾往萬戶憫然如其言迨至死所元葬江濱妾命與夫推尸入水水猶逆不流妾乃取簪自淮之入深水中即仰天大哭躍入水中而死　參議趙孟錦宋史瀛國公紀德祐元年

元兵攻眞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紿兵大戰于老鸛觜敗績王宗沐續通鑑揚州既破元兵攻眞益急趙孟錦死焉都統馬元史世祖紀端宗景炎元城陷再成屈死都統馬元年宋馬都統等自眞州率兵二千戰船百艘襲瓜州阿朮遣萬戶昔里罕阿塔赤等出戰大敗之追至珠金沙得船七十七艘馬都統等赴　知州苗再成邵經邦宏簡錄文天祥自鎮江水死　亡入眞州再成知州事聞之出迎泣且喜曰兩淮雖敝足以與復特二豎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乃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州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瞥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使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渚歸路其大帥可立致也天祥大喜卽以書遣二制置舍李庭芝疑阻不果行其年加再成濠州團練使有宗室趙孟錦

爲揚州都統司參議官自少不喜弄成倚以爲重元阿朮入侵孟錦每戰輒富其酋時阿朮攻益急以重鑑駐江上孟錦乘大霧襲之頃之日高霧齊元人見其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死城遂陷再成不屈而死　宋季三朝政要守眞州部將有趙孟錦者爲將領北軍攻眞州每戰輒先士卒苗再成倚之嘗乘大霧襲北營霧解北兵見其兵少逐之孫虎臣宋登舟失足墮水田重遂溺城破再成死之孫虎臣宋瀛國公紀咸淳十年詔以道都督諸路軍馬以步軍招撫使孫虎臣總統諸軍　德祐元年以道出師以孫虎臣爲宰武軍節度使與元兵戰敗績夏貴不戰而去似道虎臣以單舸奔揚州　王宗沐續通鑑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虎臣軍殺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每港貴輒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遁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無鬬志伯顏分步騎水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命麾巨礮擊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

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宗見之喧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戢而走似道僞失鐘鳴鉦收軍殺溺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貴曰惟有入揚州耳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 宋史瀛國公紀元兵至泰州知州孫虎臣自殺 案知字宋史諡作和宏簡錄遂作知和州惟元世祖紀師次宋石鎮知和州王善以城降是時和州已入元荅虎臣本知泰州焦山敗後仍回泰州耳 宋季三朝政要泰州陷孫虎臣弟良臣降虎知縣胡拱辰宋史瀛國公紀臣死之通州相繼而陷知縣胡拱辰自殺 元兵破興化縣興化縣令興化撫綏流亡甚有惠政 諮議宋應龍宋史奏庭芝傳宋應龍爲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皆經死 宋史忠義傳

諮議生通兵出入 褚一正邵經邦宏簡錄字粹翁履行陣三十餘年 褚一正州人知高郵軍守城有功擢閤門宣贊舍人爲提刑司議官督戰被創沒水死 案柳岳奉命祈請必由伯顏處馳送不應迂道至秦莊指南錄謂元軍載岳北行本由大燕大道稽莊兵與高郵兵夾攻之元軍敗而岳乃死時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後殉節死者也觀洪雷震止于高郵則必褚止之而岳之死則未知殺于亂軍抑禽而殺之也俗傳柳塘即埋柳之所稽莊在高郵東南岳行所不必經過者也 都撥發官雷大震 宋史瀛國公紀德祐元年元兵至揚子橋揚州都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 王宗沐續通鑑阿术乘勝進趨揚州姜才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术佯退才逐之阿术反戰至揚子橋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陳元張宏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軍堅不動宏範引御以誘之才將同同躍馬出奮大刀直前向宏範宏範反轡迎刺之應手仆元立陳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术與宏範追之自相蹂踐與跆溺水死者甚衆元軍進

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護諸應解所懷金與車蘧免募二樵者以簀荷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溫州 案文山集二十九日杜架閣諸與帳前將余元慶謀至眞州三月朔至城下問者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脫徑來投奔城子諸將校皆出郤延入城苗守迎見語國事徬時感憤流涕郤歎之州治中住清邊堂然後從者始至引至直司樓身上軍器既知無他然後見信至眞州三日苗守約云早食後看城子子欣然諾之有頃陸都統來導子至小西門城上聞吾卡幾王都統至通運出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揚州供得丞相不好出制司小引視之乃脫同人供北中所見云有一丞相差往眞州賺城子方歎惋間二部統忽鞭馬入城小西門開矣不得復入子幸脫身至眞州郤議糾帥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疑子爲北用欲見殺江南與北中皆知子爲忠義而兩淮不子信天地茫茫與誰語哉子在門外久之忍有二人來曰義兵頭目張路分徐路分也子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差某二人來送看相公去那裏子云必不得已惟有去揚

州見李相公路分云且行且行艮久有五十八弓箭刀劍來隨二路分騎馬以二馬從子子與杜架閣連轡而發子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杜架閣仰天呼號幾赴濠死從者皆無人色苗守又遣衣被包袱等來還遂之揚州是日上已日也二路分引子行數里忽提刀于野駐足不行二路分請下馬云有事商量景色可駭子下馬與之立談二路分云今日之事非苗安撫意乃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故遣某二人送行今欲何往子云只往揚州彼云揚州殺丞相奈何曰莫管信命去二路分云安撫令送往淮西子云淮西皆北所在無路可歸只欲見李制使若能信我尚欲連兵以圖恢復召則即從通州路遵海還歸二路分云安撫見辦船在岸下丞相從江行或歸南歸北皆可子驚曰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子辭眞誰乃曰安撫亦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相公曰是忠臣其如何敢殺相公說眞箇去揚州某等卻送去時舉所攜銀一百五十兩與五十兵且許以至揚州二路分分賜金百兩遂行二路分所引路乃淮西路既見子堅欲往揚州遂復取淮路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去留二十人送至揚州二十人者又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揚州有識者以馬載物夜竊行于途曰馬埒子二十人者但令隨馬埒子即至揚州西門至揚州西門憲茸有三十郎廬舍存牆階屋無矣一行人皆依蔣于地時三鼓風寒露濕悽苦不可道杜架閣以爲制臣欲殺我不如且尋一所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或見二主伸報國之志從死城下無益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相公有福問能導至高沙否曰能曰何處可暫避一日曰儂家可曰此去幾里曰二三十里曰有舍否曰數日不一至曰今日晡至如何曰看福如何耳同行通十二人行止未決余元慶李茂炎亮蕭發遠生叛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星攜以走子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柴人趨其家天色漸明行不能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土圍一所舊是民居毀蕩之餘無移瓦其間馬棗堆積時惟恐有望高者見一隊人行即來追逐只得入此土圍中暫避既入土圍中四山闃然無一人影時無米可飯有米亦無烟火可炊懷金無救也土圍棗藏不可避但掃淨數尺地以所攜衣服貼襯地面睡起復坐坐起復睡忽有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土圍後過一行人無復人色傍壁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人來即無唯類矣時門前馬足與箭筒聲歷落在耳只隔一壁幸而風雨大作騎徑去子與杜架閣及金應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共八人在土圍中時已過午謂哨不來山下一里有古廟廟中有丐婦居之廟前有井亟遣呂武鄒捷下山汲水意或可以得米菜少救飢饑不料哨至二人被獲二人解腰白金近三百兩悉以與之北受得不役及哨過二人方同尋從賣柴人行不能前遂至于土圍中約賣柴人入城糴米救性命云是日北獵百騎薄西城于是門不開賣柴人竟不得出子等飢窘失措又以土圍中露天不可睡于是下山投古廟中與丐婦人同居焉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馮至艮久三四人陸續來吾意不免矣乃知其人自城中來夜討柴來早入城赴賣無惡意也數人煮糝羹出其餘以遺我子見諸樵夫幸而可與語告厚許之使導往高沙頼其欣然見從謂此處不是高沙路方駐堡城北門賈家庄少駐一日卻爲入城糴米買肉以救兩日之飢又雇馬辦乾糧以備行役于是五更隨諸樵夫往焉初五日黎明至賈家庄雇騎夜趨高郵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一夕行田畝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肌乏旦行霧中不相辨須臾四山漸明忽隱隱見北騎道有行林亟入避須臾二十餘騎遶林呼噪虞候張慶古眼內中一箭項二乃割其髻裸于地張兵王青縛去杜架閣與金應林中被獲出所攜黃金路遶者得免子藏處距架閣不遠北馬入林過吾後三四皆不見漢夫鄒捷卧叢篠下馬過踏其足流血總轄呂武親隨夏仲散避他所先是自揚州來有引路三人牽馬三人至是或執或逃僅存其二二人出于無聊各操梃相隨有無禮之志遂巡行路無可奈何至晚忽遇樵者數人非佛下降偶得一籮以繩維之坐于籮中雇六夫更迭負送駝至高郵城西天已曉不得渡常恐追騎奄至宿陳

氏店以茅覆地忍飢而卧黎明過渡而心始安子至高沙姦細之禁甚嚴時子以疆爲藉見者憐之又張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汚人皆知其爲遇北不復以姦細疑然聞制使有文字報諸郡有一丞相來賺城令覺察關防于是不敢入城急買舟去高郵水與灣頭通下海陵入射陽湖連水皆其路也二月六日城于河一戰我師大捷人指某處是戰場自至城下河積尸盈野水中流尸無數臭穢不可當上下幾三十里乃北以二月六日載奉使柳岳洪雷震并醫重俱北豁家莊擊其前高郵擊其腰北大喪敗柳岳死焉洪雷震今在高郵見北說入江淮惟此戰我師大勝自高郵至豁家莊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爲砦統制官豁聳其子德潤請鄉舉其姪昌其館客莆田人林希騏字子里林孔時字願學皆銳意于事功者豁設禮甚至云今早報灣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之相遇公眞福人也爲之嗟嘆不置願學同德潤送子至泰州

昭忠錄二月八日吳堅等以祈請使赴北併驅天祥登舟二十日至鎮江用其客杜滸計得逸與從者

輩信尹玉趙時賞張汴劉法繆朝宗孫臬陳龍復壽明哲彭震龍蕭燾夫十二人以暗日登舟夜走淮東三月朔入眞州與守將苗再成協謀與復天祥喜甚爲移書兩淮帥將等初二日李庭芝遣使至出文書遞脫同人李七二供有丞相往眞州賺城謂天祥爲北用使諭再成決無宰相得脫理縱脫亦無十二人得同來之理何不以矢石攻之乃開門放入那意使再成殺天祥也再成憐之不忍害然亦不敢留出之西城門外天祥與滸傍徨無所歸從者皆無人色再成餽二校將數十卒攜行李還天祥衛送出境且頒其去就決處置行野中露刃甚懼固叩其所向天祥曰揚州二校勸令往淮西天祥曰淮西與建康太平池州江州對境北兵布滿無路可歸止欲見李制使或能信我尚欲連兵以圖與復二校曰揚州殺丞相奈何天祥曰信命二校知無他志乃辭天祥暗以金而別夜徑北成衙校疾行三更抵揚州城下門守森嚴既前復郤風露淒清鼓角悲摎四更滸曰李公必不見信徒爲矢石所陷不如趨高郵從通

渡海

歸江南或遇二王伸報國志往死此無益也將與閻北哨至乃變姓名易服詭行間關險阻閏二月至通州就海至浙東

宋季三朝政要大元兵至惠州文璧降璧天祥弟也

天祥弟璧知惠州奉母夫人就養歸附後慙廣西宣慰使天祥歎曰兄爲國弟爲家各行其志云

承宣使張世傑史

宋史忠義傳范陽人慴知高郵軍調守鄂州備禦提所部入衛累加保康軍承宣使總督府兵勢頗振諸將大出師焦山元阿朮以火矢攻之世傑敗奔圌山請清師不報軍迫臨安從二王入海兵敗崖山溺死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阿朮集行省諸翼萬戶兵船于瓜洲阿塔海董文炳集行院諸翼萬戶兵船于西津渡宋詔江淮制置使趙溍樞密都承旨張世傑知泰州孫虎臣等陳舟師于焦山南北阿朮遣張宏範等以拔都兵船千艘琼珠金沙辛未大戰自辰至午宋師大敗

左丞相陸秀夫

自是不復能軍

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宋季三朝政要字君寶文筆英妙自維揚幕入朝京師永嘉推戴有力

宋史忠義傳楚州鹽城人李庭芝鎮淮南辟置幕中天下稱得士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沈靜不求人知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二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遷至左丞相崖山破負衛王赴海死

賈純孝

宋史忠義傳揚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以史館檢閱召辭文天祥辟佐其幕崖山師敗抱二女偕妻牟同赴海死

梁賈子坤傳潼州懷安軍人

高貴

高郵州志知高郵軍時江淮已沒于元貴聞益王立于福州從海道勤王崖山兵敗赴海死之

吳駿發

南畿志江都人少游鄉校即有投筆之志紹定間李全攻城郡守募良家子守禦駿發與其黨應之賊平以白衣補將校金人入境又以捍戰功累遷鎮江右軍統領元兵據盱眙大使賈似道遣

兵攻之駿發與偏裨爲前鋒勇
冀漢嘉靖志冀基先
氣百倍會元援兵至駿發死之
字平叔高郵人
父炳徙居京口基先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卒平生愛
惜士類倡義率諸鄉達創淮海書院以處淮士之流
離者于濠官司農鄉國七士大夫居班與揚有涉而
非死于揚者皆祔焉此外如揚州阮克已糾集民兵
義兵三萬勤王及殺柳岳之稔
行者隨例北上濠行至宰縣不食卒
考不敢列入太傅許曰可而客有不然其說者則
以西廡既祀後周李招討則東廡卽不應祀宋季諸
忠魂後周在宋前宜東祀後周臣而西祀宋臣且推
李招討之心必不欲與宋臣對祀子謂招討之心必
不若是褊亦各爲其主耳不然卽無宋季昭忠祠而

招討祠固在藝祖建隆寺側何以見招討必來享耶
居今日第盡其在我而已若以後來居上爲嫌則當
日建招討祠于西初不料後有昭忠祠在其東此一
說也然當日東偏先有頊地何不先建招討祠于東
何不與昭忠祠同時東西並建不更一氣呵成乎此
又一說也卽不然留此餘步以待後之好事者轉移
亦無不可而論者又以宋史忠義傳如保寧承宣使
葬慶亦載殁揚州城下者何以不入昭忠祠子謂豈
特一薛承宣使而已哉然薛爲高宗時人凡北宋之

廣

季南宋之初非有心挂漏此祠專指南宋之季而言
于例不當羼入理宗以前卽理宗度宗瀛國公黃益
二王三朝誠亦不免有挂漏惟據四庫書宋季三朝
政要爲藍本且江都縣固有顯忠廟祀吳從龍矣固
有三將軍廟祀元怡梁宏張昭矣固有旌忠廟祀魏
俊王方三忠祠祀魏俊王方及趙淮矣固有傳忠祠
祀趙文義趙文亮矣固有紀忠廟祀紹定淳祐間淮
南北陣亡四千五百廿六人矣又甘泉縣固有旌忠
廟祀魏俊王方矣又儀徵縣固有唐總管廟祀唐璟

矣三將軍廟祀梁淵元宗張昭矣彼皆殉金兵及李
全亂者今其祠雖有日減無日增總與此祠專祀殉
難者無涉且如魏王之旌忠廟爲明太祖夢感勅
建幽光潛德既經闡發與此祠尚待表彰者不同而
客仍以江都甘泉縣已有大忠祠祀李庭芝姜才陸
秀夫汪立信趙淮又有雙忠祠祀李庭芝姜才又有
三烈祠祀趙淮妾儀徵縣亦有大忠節祠祀文天祥
苗再成姜才趙孟錦又苗公祠祀苗再成泰州亦有
三忠祠祀李庭芝姜才孫虎臣忠節祠祀孫虎臣此

祠之設不且疑爲屋下架屋乎是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卽如馮先名胡拱宋應褚正雷大震張炎及眞純孝高貴吳駿襲濮諸公不于此祠立之主此後誰復過而問者客忽轉爲刻覈之論謂趙孟錦爲失足落水死李庭芝苟無姜才勸亦幾于降矣且不應貪益王少保左丞相之命赴行在以揚州城輕畀朱煥無知人之明失城亡與亡之義當日如深信信國何至使苗公拒而不納信國若留揚州傳檄安見勤王四十萬衆不可收令餘燼背城借一耶持此論責人無已

時責人斯無難特未知客若易地而處李制置使之位其機宜卽或出其上而其百折不回之氣未必不轉出李公下也客又遁辭于張公世傑陸公秀夫爲殉節厓山非揚州名宦客殆忘張公固嘗爲兩淮都統陸公固嘗參議淮東制置司事卽李公庭芝幕僚亦足見李公造就人材之一端至文信國雖身死柴市而其心無日不以揚州爲可用武之地前人于信國固一見于江都文丞相祠再見于寶應文丞相祠三見于泰州文信公祠其見于江都之五賢祠泰州之宋三先生祠名賢祠者以非專祠不暇及久經論定血食無愧然究以不在揚州死節故與張陸諸公祔祀以示別焉客退而太傅笑曰昭忠祠之義例蓋嚴而昭忠二字不免與各縣學宮之昭忠祠名無別子謹援四庫書有昭忠錄專載宋季死元難者似可據以名祠太傅遂援筆書額子更于祠旁立玉海堂奉王伯厚先生木主爲長春書院諸生肄業香火地伯厚先生乃宋季大儒今日詁經猶知鄭康成學皆先生力也況先生爲信國公座師古誼若龜鑑忠肝

若鐵石卽先生奏信國大魁卷語據寶祐四年登科錄王應麟爲覆考發策試卷官天祥本列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其人甲第九人王應鳳卽考官弟尙無同避例也第二甲第一人爲謝枋得第二十七人爲陸秀夫天祥是年卽丁父憂歸至己未始授簽書寧海節度判官廳公事且曾爲揚州教授其得祀于此尤親切有味太傅盍延梁中丞主講當必可蔚起人文至李招討祠于旣爲作祠記并爲其本傳作注茲不復贅惟未復建隆寺章武殿舊址是不能無望于他日之有心人耳道光戊申四月

河圖帝覽嬉　甘泉黃奭學

日月不光有亡國死王不出五年開元占經五

正月日暈兵春起不勝占經八

日以正月若五月中有暈以上道上有熱死將一曰多死人同上

日暈中赤外青羣臣親外赤中青羣臣內其身外其心同上

日暈二重其外青中黃不戰下戰

日暈三重其外青中黃不戰軍會宋三字

河圖帝覽嬉

日月赤黃無光名曰薄破毀傷名曰蝕占經九

日食所宿國主疾貴人死用兵者從蝕之面攻城取地同上

月者金之精占經十一又見初學記卷一又見文選木玄虛海賦注

月行一歲昴畢間不出三年有兵同上

月光如張炳火所宿之國立王若立上卿同上

月入而黃主人受殃出而黃赤客受其殃赤三日不復主人戰不勝同上

月三日其中縵縵如絲布狀其野虛兵在內盡出在外戰主人不勝同上

日月無光有亡國死喪期不出五年同上

月大無光主死士戰不勝同上

月中無兎蟾蜍天下無官同上

月始出時有雲居其中如禽獸狀其名曰基

河圖帝覽嬉

婁甲乙見東方受之丙丁見南方受之戊己見中央受之庚辛見西方受之壬癸見北方受之受者受其害同上

月旁有白雲大如杵者三抵月期六十日外有戰破軍死將同上

月旁多赤雲如人頭大戰多白爲風黑爲雨同上

月旁有白雲一黑雲二蒼雲一其大如厚布抵貫月圍城拔邑同上

月生四日有兩角刺如矛狀其野有弒其君者且廢之其上角大者君上勝其下角大者臣下勝同上

月十日不弦以戰不勝主將死同上

月未當望而望是謂趣兵以攻人城者大昌
當望不望以攻人城者有殃所宿之國亡地
同上古微書引趣兵作促兵以攻人城者大昌作宜攻他人當望上有月字下有而字下作以攻他人者有殃
月珥期六十日兵起占經十二古微書月下有暈而二字
月不暈而珥人主有喜兵在外亦有喜同上古微書人主二字誤作全亦有喜作而喜亦誤
月珥遺憂也赤有兵黃爲喜白喪也黑色失
國期皆不出三年同上

月不暈有四珥臣有謀不成同上古微書有四珥作有四璚者
月與辰星合宿其國亡地君王出同上
月犯五星粟貴二犯貴二倍同上
歲星入月中其國有逐相同上
月與太白相過月出其南陽國受兵月出其
北陰國受兵同上
月犯歲星其國飢一年二年乘之主死同上
月貫歲星有流民不出十二年國飢亡同上

月蝕歲星其鄉大戰大扳邑同上
熒惑入月中憂在宮中非賊乃盜也有亂臣
死相若有戮者同上
月犯熒惑國內降貴人兵死同上
熒惑貫月陰國可伐期不出三年其國亂貴
人兵死近期不出五年其國受兵遠期不出
十年而以兵亂亡國同上
月蝕熒惑其國以飢起兵又以亂亡若相反
太子當之或主死同上

填星入月中臣賊其主同上
月犯填星爲亡地期不出十二年其國以飢
亡一曰天下有大喪同上
月乘填星地動不及天裂同上
月蝕填星女主死其國以伐亡若以殺亡同上
太白入月中將軍戮死一曰臣謀主不成皆
不出三年又曰必有內患戰不勝亡地同上
月弦太白入月中侯王死亡同上
月犯太白強侯作難戰不勝人主死國亡同上

古微書戰上有以字無末五字

太白與月貫期不出三年國大危戰敗亡地以女亂亡期不出六年同上

辰星入月中賊臣欲弒主不出二年必有內惡戰不勝亡地同上

月犯辰星中三十日不出其君死亡同上

月犯列宿其國有憂占經十三

列星貫月陰國可伐也期不出五年其國受兵不出十年其國有內亂大危同上

星出月陰負海國有勝星出月下芒角相虛者君死人飢同上

月犯左角左將戰死期不出三年犯右角右將戰死同上

月乘左角法官誅乘右角兵起同上

角星角貫月三年國君死同上

月犯亢兵起期不出三年同上

月犯氐其國有軍將死一曰將當之同上

月行中道是謂安寧天下和平舉兵不吉欲

被其刑逆天之道辱以無名同上

月宿天庭中央大軍罷歸期不過三十日同上

月行陽環多小暴事同上

月宿天庭左間將軍論若弱分四字有誤歸期不過三十日同上

月行陽裏治驕恣多暴獄及驚駭內亂同上

月行西表之南陽人且錯禍不可克同上

冬三月出房南近小旱遠大旱期在衡去房三尺曰近五尺曰遠同上

月行太陽天下亂人民啼哭及天下大荒禍不可禁天下有兩心同上

月行陰間多陰事小起同上

月宿天庭右間將軍伐期不過三十日同上

月行陰裏權衡不得兵革時作邊境不休同上

月行西表之北陰人將革禍不可克同上

冬三月出房北近小水遠大水期在衡同上

月行太陰天下兵悉起及內淫流食同上

月犯房星四足之蟲多死期不出一年同上

月犯房心天下有殃主有憂同上
月行房星心間其旁有紅雲一諸侯一王死同上
月犯心亂臣在旁伐國期不出三年其下有亡國又曰民伐其主應之以善事則殃除同上
月犯尾君臣不和同上
月犯箕有客讒人者同上
月犯南斗大臣及將去同上
月犯牽牛將軍奔天下牛多死同上月犯須女

天下多女患同上月犯虛空邑復起同上
月犯危治樓臺室屋者多同上
月犯蝕營室以亂若亡地及宗廟毀若起室者同上
月犯東壁大亂民多死同上
月犯奎大亂人多死者同上
月犯婁人君多淫穢同上
月犯胃倉庫散一曰其國有變同上
月犯昴天子破匈奴不出五年中若有白衣會同上
月行犯昴北有赤白雲緣月入匈奴地有得赤白雲不緣月兵入無得期不出三年同上
月犯畢天子用法誅罰急貴人有死者同上
月犯觜觿小將有死者同上
月犯參伐有兵事競城堡同上
月入東井諸侯貴人多死同上
月犯入東井其國君有憂同上
月犯鉞大臣誅同上

月犯鬼大臣有誅一曰國有憂同上
月犯柳有木工事同上
月犯七星兵在外戰同上
月犯張有饗客同上
月犯翼飛蟲多死同上
月行入天市及有變留其中女主憂將若相有戮死於市者占經十四
月行天淵中臣踰主同上
月乘天高將死外臣有誅者同上本卷雨引

月行南河之南兵旱並起男子喪乃始同上古微書無之南二字無乃始字

月行北河之北兵水並起女子喪乃始同上

月入軒轅有亂臣期不出三年同上

月行軒轅中女主失勢其所中以宮名名之一曰五官有不治者同上

月犯軒轅左右角臣有誅者同上

月犯女御星女御有憂同上

月入太微庭所中犯乘守者各以其宮名之同上

月入太微而出端門者臣不臣同上

月行犯左右執法者為大臣有憂同上

月出黃帝座之北禍之大出其南禍之小者近之大臣謀亂禍不成同上

月犯黃帝座天下大亂存亡半同上

月暈兵眷起不勝占經十五

五月中九暈以上者道上有熱死者同上古微書作月暈有九重以上者死者作死人下有必將動三字

月暈中赤外青羣臣親外赤中青羣臣內其身外其心同上

月暈三重其外青中濁不散軍會衆同上

月暈再重倍在外私成於外倍在內私成於內同上

月色黃白交暈一黃一赤所守之國受兵同上

月暈四重華五復之所宿其國主死三復之熟相一曰客畔之不合所攻主人勝同上

月暈迴留歲星所守之國歲大熟同上

月暈圍熒惑所守之國亡又客兵入境為寇掠同上

月暈圍熒惑其色惡不明客敗其色明如角則客勝同上

月暈圍填星所宿之國有德同上

月暈圍填星三復之相死天下土盡大動起邑屋壞女主有憂五復之主死同上

月暈太白當其野者國受兵戰不勝又曰所守之國兵起同上古微書暈作犯太白下作其野受兵

月暈太白三復之所宿國將若相死之一曰客攻不合所攻主客同上

月暈圍辰星所守之國有大水同上

月暈圍辰星春夏民疫寒熱秋冬兵起及水冬主死若有水憂同上古微書無圍字民疫寒熱作民有寒熱疾下作秋兵起冬其下並憂無及水至末九字

月暈圍角亢蟲多死同上

正月月暈圍箕斗五穀不成同上

月暈牽牛須女女子功廢絲枲皆貴一曰牛多暴死同上

月暈營室東壁有大土功同上

月暈胃昴民多腹疾同上

月暈圍畢參觿矢弓弩貴同上

月行天門暈三重天清淨關梁不通應之以善事同上

月暈左角天子為軍自守暈兩角有軍同上

月暈亢主自將兵不行千里同上

月暈氐大將誅若水蟲多死同上

月暈房行三軍而戰同上而疑作不

月暈南斗大將出同上

月暈須女必有軍暴血將死同上

月暈須女兵起不鬬一曰民多去室宅一曰絲貴同上

月暈虛民多去室宅者同上

月暈危軍所止民多去宅者同上

月暈室有喪同上

月暈壁見龍大敗同上

月暈圍婁君和解同上

月暈胃兵不戰民多腹疾同上古微書無兵不戰三字腹疾下有貴臣死三字

月向觜觿道多死人大將死一曰弓弩貴同上

月暈七星輕芸戰若飛蟲多死同上

月圍張飛蟲多死一曰獄罪人民不定同上

月暈南北戍有雲貫之起兵者勝占經十六

月暈而珥歲為平安同上

暈而兩珥先起兵者有喜同上

月有雲暈不合外有四倍珥外有謀不成同上
月暈蜺雲東之倒疑有誤以戰從蜺之所往者大勝同上
月暈有雲貫暈左右吏死同上
月暈有雲大如厚布四貫暈通月不出其年主人憂同上
月暈有雲如厚布若三若四貫暈抵月以戰勿當當者破同上
月暈赤雲大如杵有軍在外萬人死其下同上

月旁有白雲貫暈其雲大如杵一端抵月月之所直者不出年中國主女喪同上
月暈有白氣廣可二三尺而抵月在東方名嬰兒攻人地者亡其師同上案兒當作戰
月暈有青雲刺月是謂賊害主受其殃爲歲五穀不熟有赤雲刺月是謂仇賊有黃雲圍月有女主戮死者期不出四十日有白雲刺月其國若遇賊有黑雲貫月乍一乍二乍三其名曰衡雲所當國王死若將軍憂同上是謂仇賊

下疑有脫文
月暈有流星橫貫月度暈中者諸侯皇后有亡災國者同上
流星貫暈不中月出月右如建鼓右吏死出月左左吏死同上
天下無雲有流星過月下若月上其國有喜一曰兵出同上
月暈有流星出其中其國貴人有出走者有星從外入暈中其國大夫有入者同上

月暈客心所宿之國憂同上
月赤黃無光曰薄毀傷曰蝕皆不祥善惡有爲其國占經十七
月薄所宿國主疾同上
月蝕所宿國貴人死兵者從月蝕之面攻城取地亦然同上
月蝕所宿國貴人死又曰其鄉有拔邑大戰同上
兵常在內而月蝕其門主缺又曰兵未起而

月蝕所當之國起兵戰不勝同上
月滿而蝕兩軍相當必戰無軍兵必出將死於野同上
月蝕以晨相及太子當之以夕君當之同上
月未望而蝕從上始而盡無光天子坐之同上
月蝕東方其月中有惡風月蝕西方主人爲客同上
月蝕從上始謂之失道國君當之從下始謂之失法將軍當之從傍始謂之失令相當之

古微書從傍始字在從下始上又曰從上始爲君親從下古微書引從上下始謂之赤子食誤又末二句無蝕字喪字
始爲赤子蝕其陰爲女喪蝕其陽爲男喪同上
月蝕盡女主當之同上
有軍在外而月蝕盡者軍罷帥同上
軍在外一月而再蝕將還兵其國戰不勝同上
月春蝕東方王死之夏蝕南方王死之季夏蝕中央王死之秋蝕西方王死之冬蝕北方王死之國以謀亡同上

正月月蝕賤人病糴石二千二月月蝕貴人病糴石三千三月月蝕人主當之糴石四千四月月蝕人主當之五月月蝕飢六月月蝕赤地千里七月月蝕有兵八月月蝕兵罷九月月蝕飢一曰有戰十月月蝕藏穀一曰起軍十一月月蝕有喪兵圍城破軍殺將十二月月蝕不盡是謂當其數不占同上
月犯熒惑暈而蝕天下破軍亡地大將有憂蝕盡者主位也不盡者大臣位也近期三月

遠期三年同上
歲星入營室西三日以上王者避正殿入省室二十日以上至七十日王者自領三軍禦賊天下兵單行占經二十五
歲星之奎有喜慶之事若有赦令占經二十六
歲星守奎南牛馬繒布帛賤舍其北八月兵起七十二日罷或至三歲乃罷同上
歲星行犯太微左右執法爲大臣有憂占經二十八

熒惑守奎五十日不下若無科場之弊必有小兵三月乃止 占經三十四

熒惑守奎處其南春糴價賤處其東秋糴價貴處其西五穀有霜災處其北百物傷於水歲飢 同上

熒惑守奎南地動一曰牛馬賤 同上

熒惑犯翼政事更張諸侯聞風效尤陽奉陰違 占經三十五

熒惑犯翼不出三十日有惡風拔木歲飢民亡 同上

塡星入氐而抵觸之后夫人有坐廢者若守之其禍尤重入氐之乙貴妃有憂入氐之右輔臣有憂 占經三十九

塡星乘心入其北國多旱若大火入其南邊境有兵憂 同上

塡星乘守營室守其南三十日不下地必動 占經四十

太白入王良人主以車爲弊馬多死關津不通國有憂 占經五十一

太白守軒轅大星若環繞之皇后有急若憂誅一曰天下易王女主有殃 同上

太白入太微而出端門臣不臣 同上

太白守天矢貴人多有疾而病死者一曰民多以飢死 占經五十二

辰星行犯左右執法爲大臣有憂 占經五十八

北方玄武之所主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宿似在乎尾然仲冬之月日在斗則北方七神之宿實始於斗鎮北方主

風雨光輝燦爛是其得主有常 占經六十一

斗七星富貴之官迺其旁二星主爵祿其中一星主壽夭常與日月五星相會 同上

斗主歲時豐歉一名建杓一名大魁一名中樞一名開陽一名搖光南三度曰陽道北三度曰陰道中四度爲黃道爲日月五星交會之道 同上

西方白虎之所主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昏建星中旦觜中其宿宜在牽牛然七神以奎爲

始建節清剛肅烈其序不容紊也占經六十二
西方之星其屬五十共合八十五度奎居西之中七度經以聯之緯以綜之同上
天象之垂下應乎地日月星辰各有感應隨其所發用以占方無有不驗但在審明次舍分其向背不可專泥其法也如云東西南朔星躔一定不移則休咎必無一驗惟揆之以時審之以色定之以方斷之以理乃效如神占經六十四

星者月之精華所分太陰之氣故多動搖飛流觸擊犯突拚鬬諸異以此而分休咎占者審之占經七十一
君失其政臣失其道則星失其次無光而流同上
流星飛行過宮將止其舍光忽陰入兵戰大敗將軍逃亡而死若輔臣失勢誅死同上
流星有足人主出走同上
星生芒角搖動而流國有訛言傳播人心驚避天下不安同上
流星色明如半月飛行至中央亦名景星國有喜慶占經七十二
流星入辰星之下有光上激射色若相合水兵並起民多流亡同上
陰星流犯歲星五穀以水傷同上
流星干犯熒惑邊兵大戰得勝若鬬死同上
流星入辰星犯守之十五日以上陰人內亂婦女狂病牝雞司晨猫斯犬子城外流言四

起城中日夜傍徨若兵在外戰敗失地同上
流星入犯列宿強臣震主羣下畏其威勢其國有憂占經七十三
流星抵觸亢將相不和君臣相爭上下乖戾其國有憂同上
流星犯房中道車駕不寧宮兵爲變天子出行若犯左右宰相出兵同上
流星犯房上一星上將敗亡犯下一星次將敗亡兵皆流散同上

流星犯尾陽星犯者爲旱陰星犯者爲水同上
流星犯守南斗宰相免罷若大將更代同上
火星流入牽牛上下乖離宰相出逃同上
流星犯危樓臺多傾圮人民驚散同上
流星入犯營室人主多木工之事民多流亡同上
流星入犯奎大臣爲亂同上
流星犯婁人主多內嬖國政不亂同上不字疑衍
流星犯胃倉庫財粟四散國用耗乏同上

流星犯畢將若相以罪流徙同上
流星犯參非風卽雨民多移徙同上
流星犯輿鬼將軍敗逃同上
流星犯柳天下多木工事民以役重逃亡同上
流星犯七星大霧不開民多陰病同上
柳星流犯入翼木生蝗虫爲災民以飢流同上
流星犯軫兵出如流水國無兵車同上
天狗犯奎宮有芒者兵戰十年不得息東流西入擾害生靈無芒者犯入狼星卽滅賊星犯台垣文人不得時勢山林必多隱逸毛頭星犯長垣天下多流寇人民不免兵火禽星飛犯天街中國多水五穀變爲蓬麻扶筐入犯天孫百姓飢寒並至哭星入犯南斗貴人憂喪天下父離子散天雞入守天田天下水旱頻仍田無顆粒柱史守定杓衡人主佑惡不悛臣下離心玄龜來守天潢大水沖損田廬魚行陸道柱矢進守闕邸逆臣背負朝廷兵入宮中巨星飛凌閣道人主亡城失邑奸

臣賣國求榮黑星上凌女史后妃受制宮人國多妖婦若凌須女天下女工荒廢野雞飛凌壽星民多夭札若凌天醫百姓疫疾天狼突凌台垣奸臣肆虐忠良悉受誅逐鴈星凌犯市樓水旱不時百貨貴而民食艱天機入凌羽林寇盜充斥兵士散而將軍死罡星飛歷于帝座人主被逼出走若歷台階宰相更易妖星歷掩文昌將相受不明之罪貴人無權尾星歷過離宮后妃以罪廢斥天狼經歷

白虎外有敵兵角戰內有奸權爭勢九坎飛歷天田江河潰其隄防田疇被淹狂星突歷太白刑獄失於公平殺戮不辜天賊若歷輦道殿下有伏兵鬼星若歷絕漢關津俱不通 占經七十六

客星行房中道權臣假主市恩人心疑二 占經七十九

客星犯營室國有土木之功民多逃亡 占經八十

客星入犯東壁之北外邦有來貢五色馬者

若御廐馬產駿騄文明大盛天下和安 同上

奎爲封豕主天下溝瀆之事客星入犯無土功必有川瀆決溢之憂若壅塞不通 占經八十一

客星犯婁國有聚衆之謀兵禍必起 同上

昴宿爲旄頭客星犯之旌旃用事主有兵起若無兵有遊獵事 同上

客星犯觜觿關津貨物壅滯民用不足市肆更易若客星不明貨物輻輳而至 同上

客星逆犯參中星大將軍有陰私營中無忠勇之氣若守參之左右左右將不忠於國戰必不勝 同上

客星犯東井亭候之吏失察廢斥 占經八十二

陽星守九坎爲旱陰星守九坎爲水 占經八十三

客星犯婺女星明者女功昌星動者婦人殃 同上

客星守七公民間寃氣釀成水旱歲多凶荒五穀大貴 占經八十四

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

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立夏星辰北遊日則南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至則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立秋星辰東遊日則西遊立冬星辰南遊日則北遊秋分星辰東遊之極日西遊之極冬至星辰南遊之極日北遊之極相去各三萬里 古微書 文選顏

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　禮月令疏爾雅釋天疏

月暈三重天下受兵赤雲貫之其下亡地月暈四重其下亡國凶月暈七重其下亡國月暈九重其下兵起流亡月暈太白與日共其分主憂星在月陰負海國勝列星貫月陰國可伐　同上

大星流入月中無光有兵死又曰使星入月主失其地若星入月中無光將戮　同上

彗星在月胡兵大起　同上

彗出東方河道決將相有謀　同上

月犯南斗兵起國中　同上

月犯心有亂臣王者惡之又曰宮中有亂　同上

若熒惑在胃中則有兵歲令在暈中有德令火入太微中留止爲兵火起　同上

淮度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一歲一超次與天相應　續漢書律曆志

河圖始開圖　甘泉黃奭學

鄭氏云始猶初也闢廣之謂開均謂溯水之原而圖之也　清河郡本

陰陽相薄爲雷　開元占經一百二

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青泉之埃上爲青雲赤泉之埃上爲赤雲白泉之埃上爲白雲玄泉之埃上爲玄雲　御覽卷八古微書清河郡本

天地開闢元豕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俱起

牽牛之初　清河郡本說郛五冬至作冬首誤日月下有五星二字牽牛下無之初二字

牽牛星紀之分　清河郡本凡所引皆鄭注

崑崙山北迤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二千六百蚘大牙相舉　古微書博物志

崑崙之墟有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四維多玉　御覽三十八

黃河出崑崙東北角剛山東以北流千里折

西而行至蒲山南流千里至文山東流千里至秦澤東流千里至潘澤陵門東北流千里至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于植雍南流千里至于下津然河水九曲其長九千里入于渤海古微書 植當作樞 初學記六引河圖無至文山已下二十四字

九州殊趨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寬舒遲入聲緩其泉鹹以酸荊揚角徵會氣漂輕入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入聲駕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入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商羽合端駃烈入聲捷其泉辛以鹹古微書 初學記八

河圖始開圖 一一

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人未有宅室未有水火之和於是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足天地之位分陰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八節以文應瑞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說郛五足當作定清河郡本之位之數互換下作推三光之建分八節之氣以制下有其字

仰向上俯向下均謂天文日月星漢地理山川木石清河郡本

禪於伯牛錯木作火天乃大流火赤爵銜之清河郡本下注云銜亦作當是宋均校說郛五引首二句禪上有伏羲二字

伯牛謂神農均謂伯牛即燧皇也清河郡本

黃帝名軒北斗黃帝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胸文曰黃帝子說郛五

黃帝名軒轅北斗神也以雷精起胸文曰黃帝子修德立義天下大治清河郡本

河圖始開圖 一二

黃帝以雷精起也北斗璇璣玉衡權衡之要樞也黃帝稟權星之精而生故曰北斗神也同上

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說郛五

黃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乎崑崙之墟御覽六十一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

帝命伯禹曰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
汝能從之汝師徒將興說郛五清河郡本
克同尅猶製也清河郡本下注云製當作
制當是宋均校
孔甲見逢氏抱小女妹喜帝孔甲悅之以爲
太子履癸妃說郛五清河郡本無首三字帝
孔甲下有見字御覽一百三十
五引此條作洛書錄運法妹作末

河圖合昏圖 四

河圖稽耀鉤 甘泉黃奭學

鄭氏曰稽有所攷察耀有所光輝鉤疏其
畧也攷其所見著是簡册均謂稽耀鉤者
考古赫奕之文數其往而以察其來也耀
三才之光輝竝星辰於人事紀日月於運
會明明可鑒融融可憑焉者鉤射之也清河
郡本

日有珥國之慶清河郡本

河圖稽耀鉤 一

珥日旁單環重暈之所化所見之國慶喜
喪皆謂之慶均謂慶有喜也同上已下皆
鄭注
日月兩重暈者饑之祥也古微書御覽三十
五引河圖
蟾蠩去月天下大亂古微書清河郡本御覽
九百四十九引河圖
去不見也清河郡本

黃黑氣掩日是爲日薄凡日食皆於晦朔不
有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
盛掩日光也占類日食古微書晉天文志宋
書五行志引河圖占

月旁有白雲如杵者三貫月六十日內有兵
戰月始出有黑雲貫名激雲不出三日大雨
古微書御覽八百七十七引河圖

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月犯心後
星亂臣在旁同上

月犯星有亂臣王者惡之又宮中有亂又有
大喪犯中星為人主犯前星為太子犯後星
為庶子當之同上

五星散為五色之彗御覽八百七十五說郛
五古微書清河郡本

河圖稽耀鉤

彗穢也清河郡本

歲星之精流為國皇主內難御覽八百七十五又卷七引無
之精二字古微書

太白散為天狗主候兵御覽八百七十五說
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御覽七無候字

辰星散為枉矢流枉矢所射可誅說郛五御
覽七引辰為枉矢流射所誅有脫誤又八百七十五引
同說郛流下無枉矢二字古微書無流字清
河郡本流下有所字

熒惑散為蚩尤旗主惑亂御覽七又八百七
十五說郛五古微

填

校

書清河郡本

如旗清河郡本

填星散為獄漢又為五殘主奔亡又為旬始
主招搖又為虹蜺主內淫又蜺者氣也起在
日側其色青赤白黃古微書藝文二引鎮星
散為虹蜺初學記二引
同御覽八百七十五引填星散為獄漢又一
條引鎮星散為五殘主奔亡又一條引填星
散為旬始主招搖又卷十四引鎮星散為虹
霓虹霓主內淫虹霓者氣也起在日側其色
青赤白黃說郛五引填星散為五殘主奔亡
又引鎮星散為虹霓主內淫又霓者氣也至
白黃清河郡本引鎮星散為五殘主出亡下
注云鎮當作歲此當是宋均說又引填星散

河圖稽耀鉤

為虹蜺主內刑淫蜺者氣也至白黃為內當
作內注並同

殘虐也虹蟲也蜺蟲吐氣也感填星而有
光起在日側則主內刑淫也清河郡本

歲星之精流為天棓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及
登蒼彗熒惑之精散為昭旦一作析旦蚩尤之旗
昭明司危天機赤彗填星之精散為五殘獄
漢一作大賁昭星細流旬始蚩尤虹蜺擊咎
賁彗太白散為天杵天衿伏靈大敗司姦天
狗天殘卒起白彗辰星散為枉矢破女拂擸

滅實繞綏驚理大奮祀黑彗五色之彗各有長短曲折應象古微書 晉書天文志 史記封禪書引焚咸散爲昭明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强侯外夷口應逆首謀也同上 續漢書天文志引河圖

十月立冬爲節者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爲節小雪爲中者氣序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也說郛五清河郡本成雪下有也字末作是故以小雪爲也狗三月而生陽主於三故狗各高三尺說郛五清河郡本

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二月而生說郛五清河郡本七九三而生說郛引作正文河斗之氣清也

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洶洶隆隆會莫知其始終說郛五清河郡本

上古太素之時一無太素二字人壽數千歲長數十丈中古之時人壽數百歲長數丈下古之時人壽數十歲長數尺千年之後人壽

數歲長數寸故天曰就俯就曰就高民漠無知洶隆莫可稽其終始矣清河郡本

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家說郛五清河郡本自上古以降易姓而封太山者計七十二君也清河郡本

黃帝之生先致白狐有螭長十二丈勿好習兵長善攻戰問之於風后曰夫帝之旗何如乎風后曰于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

旗南方法朱鳥曰鳳西方法白虎曰興北方法玄武曰旗央中法黃龍曰常也清河郡本案鳳字誤當作旗

枉矢東流天下恐古微書 御覽八百七十五引河圖

河圖稽命徵　甘泉黃奭學

鄭氏曰稽察也命猶運也徵效其象驗以事也清河郡本

華胥於雷澤履大人蹟而生伏羲於成紀清河郡本

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陽山而生神農同上

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炤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黃帝軒轅於壽邱下有注云當是宋均校龍顏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同上

魃者鬼物而人形長二三尺一手一足一目目在頂上出則爲旱災故以之止雨也同上以下俱鄭注

景星見於攝提同上

景星者青方氣與赤方氣連中有三星皆黃色形如半月繼日爲明生於晦朔時螺祖有蠶桑之功故天見景星以成之也同上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黃帝問天老及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聞之圖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皇去之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大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同上

副合也同上

河圖稽命徵　二

乃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之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燋也同上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氣感生白帝朱宣說郛五清河郡本

朱宣謂少顥也清河郡本

瑤光之星如虹貫月感處女於幽房之宮生帝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德文也清河郡本注一作處女下有女樞二字按此當是宋均校說郛五引至生帝顓頊

慶都與赤龍合生帝堯於伊祁說郛五清河郡本伊祁祁作祈下有注云伊祈亦作丹陵此當是宋均校

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於姚墟說郛五清河郡本有注云握登亦作繼華此當是宋均校

修己見流星意感生帝戎文禹一名文命說郛五清河郡本無末四字

扶都見白氣貫日意感生黑帝子湯說郛五清河郡本日作月

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以乙日生

湯故名天乙清河郡本

大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說郛五清河郡本

秦昭之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長八尺六寸大七圍手握執矢名祖龍說郛五清河郡本

降下垂也清河郡本

怪目勇敢重瞳大耳力政之邦清河郡本下注云耳亦作口政或作楚此當是宋均校說郛五耳作口政作楚按力楚不可曉

帝劉季日角戴北斗胸胸下疑有脫字龜背龍身長七尺八寸明聖而寬仁好任士說郛五龍身作龍眼誤

今從清河郡本好任士下有脫誤說郛以此為一條而以劉受紀昌光出軫又另為一條據清河郡本好任士下空八字即接劉受紀二云云按河圖提劉篇有好士士軫之說

劉受紀昌光出軫五星聚井說郛五清河郡本紀昌二字互倒

帝劉即位百七十年太陰在庚辰江充詭其變天鳴地坼御覽八百七十四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無帝劉二字即接五星聚井詭下無其字

激怒口口也天鳴天鼓鳴也坼陷也清河郡本

君急恚怒無雲而雨說郛五清河郡本恚作蛙下注云蛙亦作恚注

同

君急則厲蛙怒則虐無雲而雨謂之天泣清河郡本

河圖祿運法　甘泉黃奭學

鄭氏曰祿通作錄運轉舒天心法條則也紀蒞世之運則之永以爲法也清河郡本原脫鄭氏曰三字檢始開圖積鉤括地象稽命徵皆云漢大司農北海鄭玄注其篇題一注皆冠以鄭氏曰三字今據補又案御覽一百三十五引洛書錄運法孔甲見逢氏抱小女末喜帝孔甲悅之以爲太子屢癸妃古微書亦然則是錄運法亦雒書之文而清河郡本乃以逢氏抱小女一條入於始開圖與說邪同又復錄河圖錄運法二十條復有鄭注十二條必有所本如河圖說徵示占經十引一條作雒書說徵示蓋河

河圖祿運法　一

雒二緯出入互錯久矣故後漢公孫述傳注亦以錄運法爲河圖

元氣合陽爲天以下俱清河郡本

元渾也集陽爲日日分爲星合陽謂因星日迭耀而成天體也以下俱鄭氏注

日有四陸月有九行

四陸日行東謂之春行南謂之夏行西謂之秋行北謂之冬謂之四陸九道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是爲九行

舟也

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上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

地南北之極謂之積陰日行光臨不到東西方皆日一至焉陰氣乃得不凝故地終日旋轉如舟在大水而不定焉

地之位起形於崑崙從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衆仙之所集也其上有五色雲氣

出

水氣上蒸爲雲

有五色水四面繞流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

崑崙之水出流爲海唯黃水流爲河故曰黃河源於崑崙之墟也

黃河出自崑崙山東北角剛山東以流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於南山南流千里至於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於植雝北流千里至於下津河水九曲長者入於渤海案植當作桓

龍

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烏金千歲生烏龍五帝起則五龍出也

洛水地理陰精之官帝王明聖龜以出文天以與命地以受瑞按河合際居中護羣王道和洽吐圖佐神逆名亂教弔亡摘存故聖王觀河洛也

夫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天地精通神明列序也

天不足西北故日月以西就地不足東南故水亦東趨也

天大霧三日黃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釁之天乃大雨七日七夜魚流而得河圖

黃帝即位施聖恩承大明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皇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首戴德

梧

以

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黃帝曰允哉朕何設與之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於殿中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設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鳳有五爲瑞者一爲禍者四前不象鴻後不象麟頸不象蛇尾不象魚文不象龍身

不象龜頷不象燕喙不象雞首不戴德頸不揭義背不負仁心不入信翼不挾義足不履正尾不繫武則禍非小不棲梧桐不食竹實則非鳳可知矣

黃帝曰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試齋以往視之黃帝乃齋河雒之間求相見者　至於翠嬀泉大鼈魚折流而至乃問天老曰見河中折溝者乎見之與天老跪而授之魚汎白圖

圖采朱文以授黃帝帝舒視之名曰錄圖
天老黃帝師也
黃帝遊於雒見鯉魚修三丈身青無鱗首尾赤文成字
鯉赤文黃瑞也
堯將歸功於舜乃齋戒於河洛有五老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
堯將歸功於舜乃潔齋修壇河洛擇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飛爲流星上入昴

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等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柙白玉爲檢黃金爲繩紫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置存也舜以太尉受號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中洲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存舜前又古微書引白舜以大尉至末下有也字錄入洛書錄運法作正文書鈔五十引作河圖祿運法

洛史後漢公孫述列傳下注云圖錄運法無街

弱水之難
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
九名之世帝劉之秀帝行德封刻政
九世之帝方明主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
謂其神智可普之天下也已上俱見蒲河郡本
廢昌帝立公孫後漢書公孫述列傳下注云錄運法河圖名也
黃帝坐乞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
周昌二十二人臨觀鳳皇御書御覽二百九引河圖錄運法古微書引作洛書錄運法書鈔五十七引黃帝坐玄扈閣與大司馬容光臨觀鳳凰

帝孔甲見逢氏抱小女末喜觀帝孔甲悅之以爲太子履癸妃御覽一百三十五引洛書錄運法古微書引文選廣絕交論注金下有刀字

河圖括地象附括地圖　甘泉黃奭學

鄭氏注曰廣被不遺之謂括象猶貌也審諸地勢措諸河圖朱均曰括地象者窮地儀也清河郡本已下凡引注俱是鄭注有均謂者是朱均注

元氣闓陽爲天積精爲日古微書

日者木精之榮月者金精之榮也木生火而金射之故日月以晝夜明也清河郡本

日者火氣內蓄月者水氣內含月無本光

河圖括地象　一

日有餘景故月離日則光盈并日則光盡也均謂日月之精或是一體故推度災云

麟者木之精保乾圖又云金星之精散爲麟夫日月皆具金木之英也同上

伏德布精上爲衆星後漢書光武紀注　御覽七　古微書

河精上爲天漢詩小雅大東疏大雅雲漢疏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河精爲天漢也　文選魏文帝雜詩注　御覽八

雨者天地之施也清河郡本

施惠也詩曰惠我下土同上

雷者天地之鼓也同上

鼓猶奮也易曰鼓之以雷霆同上

雹者天之殺伐地之誅僇也同上

雹猶暴也記曰暴虐無道同上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傴者爲地初學記一古微書清河郡本路史前紀一注引至混沌古微書又一條引元氣無形洶洶隆隆傴者爲地伏者爲天宋李石續博物志一引二儀氣分伏者爲天傴者爲地　爾雅釋天疏

傴傾也承也地既傴而承天也清河郡本凡所引注

河圖括地象　二

俱謂是鄭注其止稱均謂者是朱均注

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周禮大司徒疏因學紀聞九古微書

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因學紀聞九引無首二句　周官大司徒疏

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足東南是地戶古微書

相傳天門日行光不能至常有龍神口吐

火焰名曰燭龍開口爲晝閉口爲夜清河郡本

井絡纏曜江漢晦靈泉流深遠盛爲四瀆之首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　水經江水注

泉流既深而四瀆之源皆始於盛也清河郡本

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古微書

天有五行地有五嶽御覽三十六事類賦地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

天以五成地亦以五立也均謂五行金木

河圖括地象

水火土五嶽泰山爲東嶽衡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常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也清河郡本

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御覽三十六事類賦地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

表外見也凡在內爲裏在外爲表故記曰表裏相因清河郡本

天有八氣地有八風御覽三十六事類賦地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

九

天有八氣以降地有八風以溫之互相交錯而定成四時也八氣謂冬至正北方夏至正南方春分正東方秋分正西方通卦驗八氣各有形勢所在八風謂廣莫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清河郡本

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初學記八御覽三十六事類賦地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

有道太陰五星之所行也九州禹所治之

河圖括地象

九州荆梁雝豫徐揚青兗冀也清河郡本

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御覽三十六事類賦地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

四維歷軫角亢氐房心尾而過是爲東南維又蒞箕斗牛虛危室而過是謂之西南維又蒞東壁奎婁西陸畢觜觿是謂之西北維又蒞參伐東井輿鬼咮頸張翼是謂之東北維也均謂維隅也天有四正四隅卯酉之際爲革政子午之際爲革命通卦

驗乾坤巽艮是卽四維也四瀆江淮河濟也清河郡本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天地精通神明列序也藝文六初學記八御覽一百五十七說郛五清河郡本俱無天地下九字古微書天地至列序又爲一條藝文無末九字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河圖同

九部自旋璣文昌循黃赤道而南至樓庫是爲九部也八紀者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冬至以及秋分四正四氣總爲八紀九州神邛戎弇冀柱玄咸揚也自崑崙而下——河圖括地象 五

是謂八柱也清河郡本

東南神州曰晨土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東南上有九州二字初學記東南曰神州無曰晨土三字

晨猶朝也謂日始出於東南日光炤臨故曰晨土也均謂神州中國齊州赤縣也清河郡本

正南邛州曰深土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初學記作正南迎州下注一曰次州無末三字

深猶茂也謂日光臨旣深故曰深土也清河

郡本

西南戎州曰滔土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初學記作正南曰戎州無下三字云正南誤

滔猶疾也謂日光滔滔不能久著故曰滔土也清河郡本

正西弇州曰并土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初學記正西曰揜州無下三字

并猶平也清河郡本

正中冀州曰白土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正中作中央初學記中央曰冀州無下三字

河圖括地象 六

白猶素也均謂冀州崑崙之山也清河郡本

西北柱州曰肥土古微書說郛西北誤作西南清河郡本柱作注亦誤初學記西北曰柱州下注一作括州無下三字

均謂西北之民隆首多肉其相肥也清河郡本

北方亥州曰成土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初學記正北曰亥州無下三字

均謂始數之於東北畢之於正北清河郡本

東北咸州曰隱土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初學記東北曰咸州下注

一作薄州無末二字

隱猶藏也謂日尙未大光故曰隱土也清河郡本

正東揚州曰信土說郛五古徵書清河郡本按信當讀如伸初學記正東日陽州無下三字

均謂東方之人不任疑自神州以下皆謂

崑崙見日之所在其下卽是土也清河郡本初學記八古徵書

天下九州內效中域以盡地化

凡天下有九區別有九州中國九州名赤縣

神州卽禹之九州也上云九州八柱卽大九州也非禹貢赤縣小九州也古徵書清河郡本無神州二字按自上八柱下有者字禹貢下無赤縣二字云下當是注初學記五引河圖

九州殊應水泉剛柔各異青州角徵會其氣

慓輕人聲急其泉苦以酸梁州商歛會其氣

剛戚人聲塞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會其氣

平靜人聲端其泉苦以甘雖冀商羽會其氣

駃烈人聲捷其泉鹹以辛清河郡本

八方異性疾疫輕重殊塗兩河之間其人病

胃

編

注

在心腎自河而南其人病在脾胃自河而北其人病在肝心自河而東其人病在肺自河而西其人病在肝腎同上

夫九州之外是爲八紘同上

紘維也同上

八紘東南與區曰無澤同上

澤猶言潤也同上

南方曰大蒼曰浩澤同上

浩耗通猶言希也同上

西南墳資曰丹澤同上

丹澤猶言丹飾也同上

西方九區曰泉澤同上

區別也泉源也同上

西北大夏曰海澤同上

音偏之謂海極盡之謂夏同上

北方大冥曰寒澤同上

不能爲冢之謂冥希有之謂寒同上

東北無通曰大澤同上下有通土剛反疑是朱注

大猶言代也整弃不齊之謂通同上
東方大諸曰少澤同上
少小也同上
夫八紘之外是爲八紘同上
紘綱也謂八紘之外天之綱定於此也同上
東南大窮曰衆女同上
陰氣內蓄陽氣始生故多衆女同上
正南都廣曰反戶同上
戶皆南向居此之下戶相迎設故曰反戶

同上
西南焦僥曰炎土同上
焦僥人之最小者炎土火也同上
正西金邱曰沃野同上
金西方之屬同上
西北一目曰沙所同上案一目二字有誤
沙所掘土而居也同上
北方積氷曰委羽同上
委羽羽者受其極陰之氣則不能飛其人不織而衣不耕而食蓋壽域之地同上
東北和邱曰荒土同上
和睬也荒疎也同上
東方棘林曰桑野同上
東方有扶桑之樹日出則桑顛雞鳴而天曙故名桑野同上
夫八紘之外是爲八極同上
極盡也同上
八極東南頗母之山名曰昌陽之門同上

昌舒陽見陽也同上
南方南極之山名曰爍暑之門西南編駒之山名曰景白之門西方西極之山名曰閶闔之門西北不周之山名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名曰寒凌之門東北方土之山名曰緣蒼之門東方東極之山名曰開明之門八極之廣東西之數減於南北二十之五焉同上
東西南北之極相去廣之半也同上
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

三萬一千五百里開元占經四御覽三十八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廣作弘困學紀聞九引八極之廣作極廣長又南北在東西句上周髀注引東西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高似孫緯畧三引至南北二萬六千里

東西則廣增千里南北則短減千里弘長也八極九州之地也此所謂大九州非禹所治小九州也清河郡本

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又見御覽三十六有君長之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古微書藝文六引地廣東西至末御覽三

十六又一條同藝文開元占經引地廣東西至長之句帖地引地廣東西至末州字重阻作限說郛五引夏禹所治至六千里清河郡本同說郛四海內地下有名曰九州四字二萬上俱有弘字緯畧三引地廣東西至末有君長之州作有短長之制

九州共周十萬八千里均謂未可據孟子曰方千里者九推而得之九州之地方三千三字疑誤餘里九州者夾河冀州河南豫州河西雝州漢南荊州江南揚州濟河兗州濟東徐州岱海青州黑水梁州清河郡本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祇之位起

左

形高大者有昆侖山從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御覽八引昆侖五色流水其白水白水舊誤作泉山出五色雲氣太平御覽三十八孫毅古微書改正南流入中國名爲河也其山中應於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博物志一古微書地祇作地部文選西都賦注引昆侖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

地中央曰昆侖昆侖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其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古微書御覽一百五十七引昆

侖東南至末清河郡本無首六字昆侖東南作其東南葢承上昆侖之山一條說下又文選吳都賦注引禹所受地說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按所引即括地象又魏都賦注引正作河圖括地象方上有地字又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昆侖東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又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引昆侖東南至居之其中有五山作中有五岳地圖又初學記八引昆侖東至居之曲禮下疏引地中央至神州

神州晨土即所謂齊州中國之地也清河郡本初學記八古微書洞作通並有訛誤仇疑是石字

昆侖山爲柱氣上通天昆侖者地之中也地

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初學記五御覽三十六作柱作爲天柱說郛五古微書同御覽清河郡本十萬下有八千二字又文選木玄虛海賦注引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白帖注引地下有四柱三千六十軸案六十誤

崑崙居地之中其勢四下名山大川皆有氣相承接清河郡本

神邱有火穴初學記二十五

崑崙之山爲地首上爲握契滿爲四瀆橫爲地軸上爲天鎮立爲八柱御覽三十八古微書

崑崙之墟有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四維多玉古微書淮南地形訓高誘注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御覽三十八作始閶闔文選注

崑崙山有水水氣上蒸爲霞同上御覽八

崑崙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王逸離騷注

崑崙有柱焉其高入天卽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與天地同休息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古微書水經河水注

崑崙山出鐵券背圜象天體方象地龍虎之文象星辰清河郡本書鈔一百四引崑崙山出鐵券

崑崙之山有弱水焉非乘龍不得至也清河郡本

崑崙地之中也其外有五色弱水橫繞三千里深十三尋同上

岐山在崑崙山東南爲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時人亦謂岐山爲鳳凰雌御覽四十古微書引爲地乳下有上爲天糜星五字袁宇記鳳翔府岐山縣引

幡冢山上爲狼星上有異花草名骨容食之

無子御覽四十古微書

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其中御覽四十古微書無末五字初學記六渭水

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畢附耳星御覽四十二古微書也下有之字精上無其字

桐柏山爲地穴上爲維星御覽四十三古微書

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藝文七御覽四十九古微書雌作雄

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御覽五十古微書引三危山黑水在其南

武開山爲地門上爲天高星主囿圄古微書後漢書劉盆子傳注引開作闢高作脊無末三字

大別爲地理天以合地以通同上

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文選左太沖蜀都賦注古微書岷作江出其腋帝以會昌至天井下有星字又文選江賦注引岷山之地上爲井絡事類賦江同水經江水一注引地作精無末四字三國蜀志秦宓傳裴注引井上有東字

太行山天下之脊古微書

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

居之多五華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清河郡本白帖龍引作括地志誤

五花樹者一花五色隨時遷移日生五英

開而不落同上

谷山有叢雲甘雨清河郡本說本初學記一

叢聚也甘雨應候之雨均謂甘雨濃而味甘猶甘露也同上

鐘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息爲風也同上

脫

有

有不死之國王逸天問注

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乾死民惡熱善沒水以避日入時暑常入寒泉之下本清河郡

日之所入名天毒國日入時則振鼓國人盡沒水以避日氣蒸水沸暑莫能盡避或多熱死日甚常焉同上

納民無繼民竝穴居食土無夫婦死則埋之

蕭民穴處日入時處也去玉門三萬里同上

葭路之民地寒穴居冬則食草木之根去朔

方萬二千里同上

丁零之民地寒穴居食土及禽獸之肉神邱有火穴光照千里去琅琊三萬里同上

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以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及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瘞案瘞字誤當作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穿胸國同上按說本御覽七百

穿胸民其胸前有穴如中及穿下疑有脫字是

復視風語

其裔也防風神惡禹之誅其君也故射之同上

奇肱氏能爲飛車從風而遠行又見說郛五古微書俱無而字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使作車以歸去玉門四萬里同上御覽七百九十七引括地圖奇恒民善爲機巧設百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多奇恒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十年西風到乃令復作車遣歸去玉門四萬里即此事也案奇恒當作奇肱設當作被西風到當作東風到

不以視民恐亂民之性也同上

化民食桑二十七年化而身裹九年生翼十年而死之爲同上說郛五引化民作有民誤化而作而化無身裹二字無十年以下六字案此條大有脫誤不可信

長城者爲州御覽一百五十七案語有脫誤

天皇九翼題名旋復御覽七十八路史前紀二注

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後漢書公孫述傳注

十代禮樂文雅並出後漢書章帝紀注又書褒傳引有漢世禮樂文雅出

瀛洲多積石其名曰昆吾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晶石蓋鐵卩也古微書

風山之首高三百里有風穴方三十里春風自是而出也清河郡本

令訾野中有玉虎晨鳴聖人感期而興同上說郛五鳴下有雷字說本藝文九十九引鳴下有雷聲二字

聖人謂在位之人興起也晨鳴雷聲也同上

八年水厄解歲乃大旱民無食禹大哀之行曠山中見物如豕人立呼禹曰爾禹來歲大旱西山土中食可以止民之饑也禹歸以問

於太乙曰是何應歟太乙曰腥腥也人面豕身知人名也藝文九十六引括地圖腥腥人面豕身知人名禹乃大發民衆以食於西山清河郡本腥腥疑當作猩猩

太乙亦禹之師也同上

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所養年二十習於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卽射矢靡地截草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路史後紀十四注清河郡本羿年五歲父母入山羿

年二十能習弓矢隨往每食糜餘一杯訛誤之至

過猗姓國路史寒浞傳注又見國名紀六案過即處澆于過之過又國名紀六引括地象云曹州武城有重邱故城此當是括地志傳刻之誤又國名紀三引括地象云商州不知所屬

附括地圖

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水經河水一注

奇肱氏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乃復使作車遣歸去玉門四萬里藝文一又

七十一引至於豫州下即接去玉門四萬里御覽九遣歸去作遣賜之又七百九十七引首作奇恒民善爲機巧設百禽爲飛車下同西風吹作西風多無不以示民四字至作到復使作令復案括地圖即括地象故諸書所引多相同

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乾死民善沒水以避日入時暑常入寒泉之下藝文五御覽三十四引乾死下作民善沒水以避暑將暑常入寒泉之下將字有脫誤又二十一引至皆乾

負邱之山上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宮有英泉飲之眠三百歲乃覺不知死藝文九案負當作崑邱無知字

太極山西有采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御覽九百九十四藝文十九無西有二字無乃字言作語又御覽二百九十無西有二字之草作芝草服之上有一日二字無乃字之言無之字言作語

神邱有火穴光照千里藝文八十初學記二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九事類賦八

化民食桑二十七年化而身裹九年生翼十年而死藝文八十八事類賦二十五身作自御覽九百五十五同

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攡以及自貫其心而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胸國藝文九十六初學記九引禹誅防風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文選東都賦注引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又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及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及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貫胸之民又御覽七百九十引末有去會稽萬五千里七字而下脫死禹二字疑當作療

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初學記三十四萬五千里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賦二十八俱作四千里誤藝文九

十㐱無末句白帖龍引此誤作括地志

谷山有叢雲甘雨初學記一御覽十引谷作俗誤

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也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八類聚

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眠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息爲風御覽九

神弓在南山石泥渚中御覽三百四十七

羿年五歲父母與入山其母處之大樹下待蟬鳴還欲取之羣蟬俱鳴遂捐去羿爲山間所養羿年二十能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

遠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卽射矢摩地截草徑至羿門隨矢去御覽三百五十

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生兒長大

能乘雲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御覽三百六十又三百七十七引而生下作兒白首長丈

白民白首身被髮御覽三百六十四

無咸民食土死卽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

去玉關四萬六千里細民肝不朽死八年復生穴處衣皮御覽三百七十六

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背間出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御覽七百九十

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獸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皇隨與止於此

山多竹長千仞鳳皇食竹實孟虧食木實去

九疑萬八千里御覽九百十五事類賦十八引鳳皇隨焉下作止於丹山去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云云路史後紀七夏后氏衰孟虧去之而鳳皇隨焉下注云見括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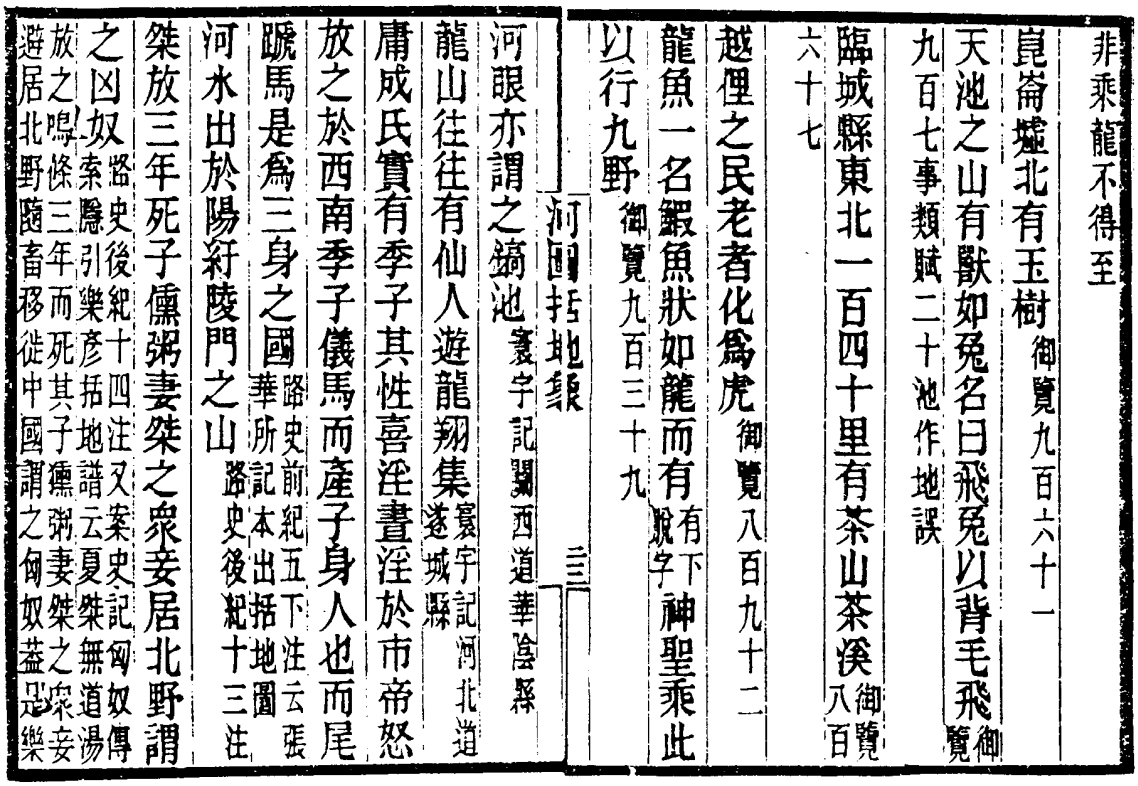
羽民有羽飛不遠多鸞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二千里御覽九百十六

望石氣如浮雲者珠玉之精也事類賦一引地圖上脫括字

君子民帶劍使兩文虎衣野絲士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薰華草朝生夕死御覽九百九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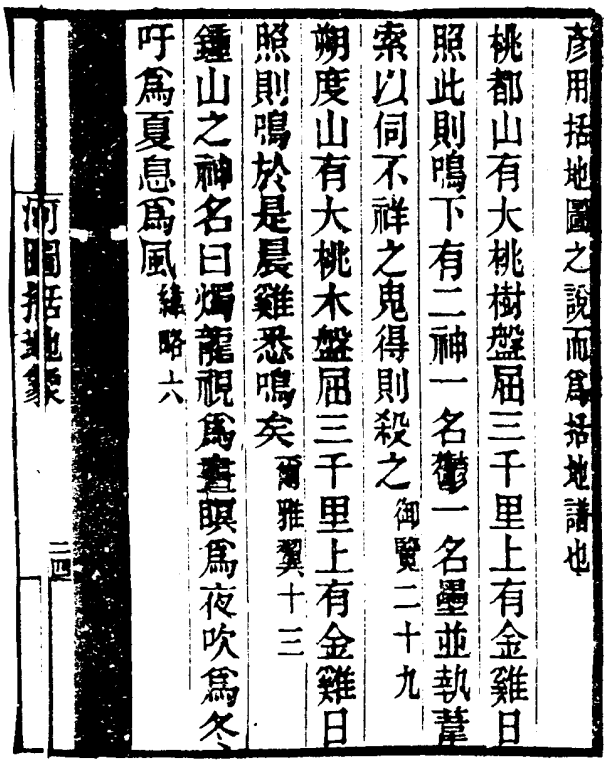
崑崙在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烏爲西王母取食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藝文九十六引崑崙之弱水

鳴
是



非乘龍不得至
崑崙墟北有玉樹 御覽九百六十一
天池之山有獸如兔名曰飛兔以背毛飛 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池作地誤
臨城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 御覽八百六十七
越俚之民老者化爲虎 御覽八百九十二
龍魚一名鰕魚狀如龍而有 有下脫字神聖乘此以行九野 御覽九百三十九

河眼亦謂之嫡池 寰宇記關西道華陰縣
龍山往往有仙人遊龍翔集 寰宇記河北道遂城縣
庸成氏實有季子其性喜淫晝淫於市帝怒放之於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踶馬是爲三身之國 路史前紀五下注云張華所記本出括地圖
河水出於陽紆陵門之山 路史後紀十三注
桀放三年死子傲粥妻桀之衆妾居北野謂之凶奴 路史後紀十四注又案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傲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蓋惡樂



彥用括地圖之說而爲括地譜也
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此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墨並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 御覽二十九
朔度山有大桃木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於是晨雞悉鳴矣 爾雅翼十三
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吁爲夏息爲風 緯略六

通緯　逸書考

龍魚河圖 清河郡本作河圖龍魚徵紀　甘泉黃奭學

陽積精爲日 御覽四

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立秋秋分從西白道立夏夏至從南赤道立冬冬至從北黑道天有四表月有三道聖人知之可以延年益壽 御覽四古微書赤道在黑道上黃道東下有併黃道爲九行六字

帝淫佚則奎有角月有足 御覽四

天歲星主德慶其神下爲大祉之神 開元占經二十三御覽八百八十一神作精祉作社古微書同

太白之精下爲風伯之神主司刑 御覽七說郛五清河郡本精上有星字

天太白星主兵凶其精下爲雨師之神 御覽八百八十一古微書

火熒惑主司非其精下爲風伯之神 占經三十御覽八百八十一火熒惑作天熒惑星古微書無天字

星辰之氣下爲靈星之神主得土 御覽七說郛五氣作精清河郡本作辰星之精

天鎮星主得土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 御覽八百八十一古微書按土字誤宜作土

天辰星主氣司災其精下爲先農之神 御覽八百八十一古微書占經五十三引作大辰之氣主司災下同

風者天之使也 御覽九清河郡本

山冬天霧十日已上不除者山崩之候山水脈也 御覽十五藝文二無山水脈三字清河郡本作山有大霧無已上二字無末四字

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芝著玄澗澗水如蜜味服之長生 御覽地部二十四說郛五古微書著並作草清河郡本洲作州著作草事類賦水引無地方三千里五字

流州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石冶其石爲鐵作劍光明四照洞如水精以割玉如土劍神名飛揚 御覽三百四十四藝文六十引無山川二字無以割玉如土五字劍下無神字說郛五古微書俱無末五字清

河郡本無上字洞作敝末作劍之神名曰飛揚首缺一字州在南海中地方三千里多檀木可治爲弓烏見之則號弓之神名曰曲張清河郡本藝文六十引弓之神七字

崑崙山天中柱也藝文七御覽三十八說郭五古微書清河本緯畧崑崙之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四維白帖崑崙山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中

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御覽三百七十七古微書

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御覽八百八十一古微書壽上有羣字

東方太山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岳華陰將軍姓鄒名尚北岳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岳嵩高山將軍姓石名立

恒存之卻百邪同上古微書百邪作百病

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邱百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是名禹帳里夫人姓結名連翹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河神名並可請之呼之卻鬼氣同上

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臥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卻同上古微書無亦便二字

劍神名飛揚矛神名天矢陰弓弧名曲張斧神名狂章盾神名自障古微書御覽三百四十四引劍神名飛揚書鈔百廿五引弓神名曲張弓神句又見藝文六十七御覽三百四十七引弓之神名曲張又六十三斧神名狂章又百五十六引盾神名自障天矢陰又

河龍圖發洛龜書威路史黃帝紀注云鄴注中候云威則也亦見龍魚河圖易正義作威

黃龍負圖鱗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命侍臣圖寫以示天下 御覽七十九圖寫書誤作自寫藝文九十八引首有天授建帝號五字無鱗甲成字四字說郛五清河郡本首有天授元始建帝號七字又黃帝二字重又路史餘論六引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 藝文引首有天授元始建帝號七字

黃帝攝政藝文十一引時史記正義無攝政二字時無時字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史記正義無石字垤義無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藝文慈上無不字萬民欲

令史記正義作欲命 黃帝行六子事藝文天子黃帝作天下誤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敢史記正義無此三字藝文無止字無遂不敢三字下乃字作黃帝 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史記正義無信字制伏蚩尤 御覽七百三十六引玄女以制八方藝文出信兵符付黃帝制蚩尤以制八方玄女以制上清帝因使之主兵六字蚩尤沒後史記正義無以制七字 天下復擾亂不寧藝文無不寧二字下珍倣作舛伏史記正義亦無不寧二字 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殄伏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御覽七十

九清河郡本古微書以制八方上有帝因使之主兵六字殄伏作弭伏又御覽八百七十二引制伏蚩尤下作蚩尤踞臣因使鎮兵以制八方說郛五引同御覽八百七十二引至以制八方止 按蚩尤始造兜鍪時人不識以爲銅頭鐵額見龍會十一尤引雲笈

黃帝之初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沙石制五兵之氣變化雲霧路史蚩尤傳注又云龍魚河圖等至謂尤亂黃帝仁義不能禁尤沒天下擾亂帝乃畫尤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尤不死乃服妄矣 御覽七十四引蚩尤兄弟皆食沙石銅上有並字

帝伐蚩尤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乙在前天乙在後河出符

信戰則剋矣黃帝寤思其符不能悉識以告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戰必自勝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太牢有玄龜銜符出水中置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受符視之乃夢所得符也凡三十表一尺於是黃帝佩之以征即日禽蚩尤 清河郡本 堯時與羣臣賢者到翠嬀之淵大龜負圖來出授堯堯勑臣下寫取寫畢龜還水中 御覽八十藝文九十九引賢者作賢智淵作川寫取下有告瑞應三字清河郡本同取作以

黃龍從雒水出詣效舞鐏甲成字令左右寫文竟龍去（藝文九十八清河郡本龍作魚去上有遂字）

高皇帝正總萬庭四海歸詠治武明文德道治承天精元祚興隆協聖靈（御覽八十七說郡五德作得清河郡本武作威道治作道化）

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髮少許合麻子豆著井中咒敕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溫鬼（藝文八十五御覽八百四十一引無中字二七豆子二句作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辭五溫鬼作辭五方疫鬼古微書清河郡七）

龍魚河圖

本作家子仁赤小豆各二七枚除夜著井中其水飲之辟瘟疫（齊民要術二）

懸文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懸虎鼻門中周一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便有兒生貴子勿令人知泄則不驗（御覽八百九十一古微書兒作娠）

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女吞二七令人畢歲無病（古微書御覽三十一引韋氏月錄轉引龍魚河圖）

七月七日曬曝草裘無蟲（同上亦御覽韋氏月錄轉引）

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塗

面及偏身三二日肌白如玉（同上亦御覽韋氏月錄轉引）

冬以臘月鼠斷尾正月旦日未出時家長斬鼠著屋中祝云付敕屋吏制斷鼠蟲三時言鼠不敢行（同上齊民要術五）

功

埋蠶沙于宅亥地大富得蠶絲吉利以一斛二斗甲子日鎮宅大吉致財千萬（同上御覽八百二十五引蠶沙宅亥地大富得蠶絲吉利蠶沙上脫埋字齊民要術五）

婦人無以夫亥合集辭之使之不利（御覽八百二十六古微書）

龍魚河圖 八

無以賣馬錢娶婦以賣馬錢娶婦令多惡病夫妻離別（古微書首七字又見御覽八百九十三以賣下又見五百四十一御覽九百八十八無雞有四距七字古微書病下同清河郡本雞有五色作雞首五距又見齊民要術六）

白馬立頭食之殺人下病食馬肉亦殺人（御覽八百九十三古微書）

羊有一角食之殺人（藝文九十四御覽九百二齊民要術六古微書）

玄雞白頭食之病人雞有六指亦殺人雞有四距亦殺人雞有五色亦殺人（初學記三十清河郡本同御覽九百十八雞有四距七字古微書病下同清河郡本雞有五色作雞首五距又見齊民要術六）

大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御覽七百四十三古微書鳥作肉瘕下有痛字

巫言南舁者殺人齊民要術二初學記二十八藝文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八古微書清河郡本

說光刀晉令一百二十三

龍魁河圖 九

史皇氏

通緯 逸書考

河圖玉板清河郡本下有龍文二字甘泉黃爽學

歲星位在東方主慶喜之事主屋宇梁棟清河郡本

熒惑位在南方主焚燎毀傷之事同上

鎮星位在中央主土功主禽獸主林藪光明八方歸德同上文選三都賦序注引河圖龍文鎮星光明八方歸德古微書同又魏都賦注引末四字又微白禹錫注石闕銘注

太白位在西方主兵鬬主玉石同上

河圖玉板 一

辰星位在北方主災哭哀悼大喪圖襄之憂主川陵沙石同上圖襄二字有誤疑是國喪之訛

倉頡爲帝南巡守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以上又見水經洛水注路史疏注引之帝文椓二十八字景刻于陽虛之石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今已不可尋矣古微書拔金陵志注云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一字而不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也詳考二句乃寇讒所纂黑帝安和國王禁文也按

古微書所云昔周初已下見路史禪通紀注文捉二字不可解此條當以水經注所引爲正古微書所載不足據　寰宇記江南西道商州洛南縣引至以授之　錢校本祝作止

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　同上說本山海經中山經郭璞注引

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　使字誤當作便怒而射之迅

雷風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　同上　博物志二

古越俗祭防風神祭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髮而舞　同上

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皆衣帛　大秦國十字又見御覽八百十八引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人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

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　山海經大荒東經郭璞注御覽三百七十七引無皆衣帛三字三十丈五尺無十字餘俱同博物志二引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洗國人長三丈五尺洗國舊誤作臨洗又初學記十九引河圖龍文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洗人國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又法苑珠林引佻人國亦作長三丈五尺古微書同郭璞注末有大秦人民亦壽萬八千歲不知作但食沙石子十九字清河郡本作崑崙以東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壽萬八千歲不知田作但食沙石子次龍伯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食淡石子次大秦以東得臨洗國人長三丈五尺次臨洗以東得中秦國人長一丈

西王母居崑崙之山　山海經大荒西經注

北極下有一腳人　同上

天之東西南北各有鋼頭鐵額兵各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　初學記十九清河郡本

崑崙以西得焉波國有人長一丈大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憑青龍右按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通天下鳥獸言語明百穀草

木滋味甘苦名爲無不達清河郡本集一文當作十丈
崑崙以北得無路人長二千里足間相去千里圖千五百里好飲酒常遊天地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死生同上
崑崙以北得幽都之國人長七寸耳大四寸朝崑崙常就日以吸氣同上
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卻仙矣山海經西山經圖龍文後郭璞注古微書無其上二字清河郡本有下有焉字末句作服之神仙
芝草樹生或如車馬或如龍蛇之狀山海經海內南

經郭注古微書
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古微書引河圖龍文後漢書曹褒傳續漢書律麻志引河圖
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同上續漢書律麻志又祭祀志以爲河圖合古篇文

于
自 賊
倚 杵

通緯 逸書考 甘泉黃奭學

河圖挺佐輔

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洶洶隆隆會莫知其始終御覽二又三十六引末句作莫知始終又三十七引天高地下下有山陵消去四字引至不知其父事類賦天同御覽二古微書百世上有自此二字不風不雨上有山陵消去四字初學記卷一引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洶洶會莫知終始御覽八百六十九古微書

伏羲禪于伯牛鑽木作火

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藝文十一無即帝二字下即接天老曰覽昧素喜古微書作善不知其理敢問於子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舊說作州聖人所紀姓號藝文十一古微書所紀作之興謀治平古微書作太平然後鳳皇處之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古之圖紀藝文十一無此四字天其授帝圖乎古微書此下有試齋汉往視之六字黃帝乃祓齋七日藝文十一七日下即接至於翠嶋之川衣冠黃覽古微書作衣黃

游

衣冠駕黃龍之乘載交龍之旗天老五聖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者之處古微書作之者無處覓得至於翠嫣之淵大鱷魚泝流藝文十一古微書而至藝文十一而至下作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泝白圖蘭葉朱文以表黃帝名曰錄圖乃問天老曰子見夫中河泝流者乎泝字舊脫古微書作折溜曰見之顧問五聖皆曰莫見乃辭左右獨與天老跪而迎之古微書此下有魚汎汎白圖蘭葉朱文八字五色畢具天老以授黃帝帝古微書帝字不重舒視之名曰錄圖御覽七十九古微書又路史黃帝紀注引

河圖挺佐輔 二

黃帝告天老曰茶昔夢兩龍以白圖授予天老曰河有河圖洛有龜書天其授帝圖乎帝乃齋往河洛有大魚泝流而迎白圖帝跪受按茶乃余字之誤路史乃云黃帝名茶誤矣又餘論六引黃帝時齋七日七夜天老皆從以遊河洛之間龜跪至翠嫣之泉大鱷泝流而至問五聖莫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沈白圖以授帝又云黃帝遊於河洛之間至澤鴻之泉鯉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又初學記六引作河圖

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鱗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古微書類聚九十八御覽七十九並以爲龍魚河圖文

黃帝遊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同上初學記六又三十御覽九百三十

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嫣之川大龜負圖出投堯堯勑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同上類聚九十九御覽八十並以爲龍魚河圖文

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押白玉爲檢黃金爲繩黃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同上案諸類書並引河圖黃龍從雒水出詣舜前鱗甲成字舜令寫之寫竟去一作文竟龍去同上案諸類書並引河圖或引龍魚河圖

河圖挺佐輔 三

禹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字賜禹佩渡北海免其弱水之難同上初學記九引河圖

命馬師皇爲牧正臣胲服牛始駕而僕踶之御全矣路史後紀五黃帝紀下注云見河圖挺左輔

錄圖曰[illegible]

河圖握矩記一作矩起　甘泉黃奭學

綴八之世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古微書御覽七十二又百三十五

伏羲在亥得人定之時同上路史太昊紀注引作孝經河圖時作應　山海經海內東經注御覽百三十五引河圖

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十字又見路史黃帝紀注引　母地祇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北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轅又一條引附寶之郊見電繞斗軒星照郊野感而生軒說見路史黃帝紀注藝文二引大電繞樞星照郊野感符寶而生黃帝書鈔二十三廣雅補引附寶之郊至未

令嘗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古微書黃帝六字見御覽十三引河圖又黃帝以雷精起

玉虎晨鳴雷聲也古微書連上讀玉下作王文注當是注字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同上文選筆秀才文注後漢書賈逵傳注初學記一御覽七又七十九引河圖

瑤光之星如虹貫月正白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首戴干戈有德文同上類聚引作河圖帝乾荒攝首而謹耳豩喙而渠股是謷若水

取蜀山氏曰樞是爲河女所謂淖子迹淖子感搖光于幽防而生顓頊同上路史高陽紀

扶都見白氣貫星感生黑帝湯同上御覽八十三引河圖

姜原履大人之迹生后稷太姒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同上案死字疑誤御覽八十三引河圖

少昊秀外龍庭日月繞通頤顓頊渠頭併幹通眉帶午帝嚳駢齒方頤龍觀瑛庭仳齒戴干同上路史後紀無駢齒二字案仳齒即駢齒也二字衍

帝嚳駢齒上法日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同上說本路史高辛紀注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帝嚳駢齒宋均曰所以駢齒齒星位

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黃帝廣頭龍額同上御覽三百六十四三百六十五引河圖

黃帝兌頤黑帝修頸蒼帝並乳同上御覽引作河圖

蒼帝望之大視之博白帝望之明視之義同上

風后曰子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旞西方法白虎曰旟北方法

玄蛇曰旂中央法黃龍曰常同上初學記御覽引河圖
帝命伯禹曰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
汝能從之汝師徒將與御覽八十二路史夏后紀古微書
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又
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
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古微書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一引河圖
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錄所表事賜算中
功同上初學記十七引河圖

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
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玄金千歲生玄
龍同上初學記三十類聚九十八御覽九
百二十九引河圖
黃帝生先致白狐同上類聚九十九黃帝作
秦矩之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長八尺
六寸身大七圍手握兵執矢同上御覽八
十六引河圖
怪目勇敢重瞳天羽刀于楚之邦同上御覽
引作河圖
宋均曰謂項羽同上
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龜背龍眼長七尺八
寸明聖而寬仁好生主彰劉受紀昌光出彰
五星聚井同上史記高祖紀正義御覽八
十七引並無好生主彰四字按此
又見提劉篇

附識

河圖聖治符　甘泉黃奭學

日蝕軫國有喪以赦除其咎開元占經十

歲星守婁天下赦占經二十六

歲星守畢口將相憂大人當之期不出百八十日同上

歲星犯參天子更布政宰相不安期六月同上

歲星犯招搖邊兵大起強鄰爲寇若守之鄰國敗其主死期不出三年占經二十八

歲星犯玄武邊兵起胡人爲寇若守之邊人敗其國主死期在二年同上

歲星犯鉤爪天下有憂若有遊兵各異物貴一日急盜賊在年中同上

歲星犯天船兵大起舟楫用有亡國同上

歲星犯北斗天下大亂改政易王國有大喪期三年同上

熒惑乘輿左右欲進不進欲退不退徘徊往來其下國多疾疫民多死者歲歉收占經三十四

熒惑犯婁貴人有係獄者一曰金銀貴同上

熒惑入畢二十日以上陰國有兵起大將戮死同上

熒惑犯黃鉞臣背其主下凌其上天下兵亂西方尤甚王者自將兵西征一曰王者急修秋政可以除殃同上

熒惑守軫兵大起民有以水爲亂者官吏有憂占經三十五

熒惑守軫夷兵向內津關戮禁舟楫七十日

不通海物大貴一曰魚鹽價倍同上

熒惑犯南河戍海水入江河國多水土之功人民之食一曰舟楫用占經三十六

少微色明潤熒惑入之光彩倍增朝多賢良之相列大夫皆忠直人主耳目聰明政令得宜人心悅服天下和平同上

填星行不及度其國有陰行奸人爲亂天下有水名曰土囚年時不吉填星行常出度其國有急令強敵壓境將軍出征若水災名曰

土盛歲亦凶 占經三十八

填星逆行乘犯東壁執法之吏有舞文害奸者獄訟不公禍災將至期不出三年 占經四十

填星入昴邊入爲亂若敵君死將軍兵出當有流血兵起東北不出其年 占經四十一

填星入輿鬼大人當其災 占經四十二

填星入若守輿鬼爲主憂財寶出亂臣在內若大臣誅有千鍰乘顯者君貴人憂金玉用兵多疾商人爲男北人爲女西人爲老人東

人爲丁壯格木大貴 同上

填星犯招搖兵大起邊人爲寇若守之敵人敗敵君死期不出二年 占經四十三

填星犯元戈邊兵大起邊人爲寇若守之敵人敗若敵君死 同上

填星犯守魏瓜天下有憂 同上

太白入犯攝提兵起滿野强臣謀主若守衛臣有謀期二年 占經五十一

太白犯招搖邊兵大起敵人爲寇若守之敵敗若敵君死期不出三年 同上

太白犯守元戈爲邊兵大起敵人爲寇若守之敵人敗若敵君死期不出二年 同上

太白守魏瓜天下有憂若有邊兵名果貴一日魚鹽價五倍 同上

太白入守天船兵起舟楫用有亡國期不出年 同上

太白守軒轅兵大起憂宮中若女喪各以其所犯占之期一年 同上

太白入紫微宮中犯北極臣害其主天下大亂兵起四塞易主期百八十日遠一年 同上

太白犯土司空邦君有死者 占經五十二

辰星犯守營室中女子多死者 占經五十五

辰星入奎有溝瀆之事於國外 占經五十六

辰星之妻其國任能賢人當用辰方得達 同上

辰星之畢川河大盛民多死亡 同上

辰星入參犯守之不出其年有兵起若拔邑先起兵者破亡爭起兵者昌 同上

辰星犯招搖邊兵大起敵人爲寇若守之敵
人敗若藏主死期不出三年 占經五十八
辰星犯元戈邊兵大起敵人爲寇若守之敵
主死期不出二年 同上
辰星犯守匏瓜天下有憂若有游兵水果貴
一曰魚鹽貴十倍不出其年 同上
辰星入天船或守之兵大起舟船用有亡國
期不出年 同上
辰星犯守濕星天下多奸盜有兵起其國以

水爲憂 占經五十九
參離衡西西寇强參離衡北北寇强參入衡
中國內盜起 占經六十一
熒星黃潤明朗皆風與夜寐勤心工作天下
星嘉四海乂安 占經六十三
軫星出次或變色后妃爭寵若宮人爲亂若
奸臣陰謀 同上
星有三角而流所入之舍其下有喪星有四
角五角而流所入之舍其下有兵必戰星有
六角至九角而流四方大飢民皆流離 占經七十
一
流星突犯左角左將軍戰死 占經七十三
流星犯左角太子不得立 同上
陰星流犯須女宮女有陰私若以水爲災 同上
流星犯鼎宮人內變女主有出走者 同上
流星犯井鉞大臣不誅必謀成 同上
流星犯熒惑有大令四布民驚傳相告 同上
客星犯熒惑南民多疫疾病 占經八十一

客星犯熒之北客星有光熒宿搖動司馬有
罪謫者 同上
客星犯鼎中宮人有以罪幽閉者若大臣被
係 同上
客星犯守輿鬼貴人有誅殺之憂若巫覡惑
衆禱祠盛行 占經八十二
客星自北入軫有兵在外必罷而還轅客星
自南入軫兵自中出乘輿有巡狩之令 同上
客星犯人星羣策輔佐朝國天下平安 占經八十

客星犯守匏蠡山林材木皆空若匏薪六貴
客星若小六畜以食草肥盛同上
月旁有黑星或近或遠若相侵犯者所謂天
狼星也其妖主下陵上妾謀妻此星見妃妾
必有陰毒悖逆之事皇后不安占經八十七

河圖聖治符　七

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旁星爲紫庭神龍之
所居梧桐生鳳鳥棲翼翔日鵬南史齊高帝紀

河圖　甘泉黃奭學

元氣圖陽爲天御覽一　後漢書方術傳注
書鈔百四十九引許光
在天爲日月在地爲水火占經五
巡德布精上爲衆星文選范蔚宗後漢書光
武紀贊注御覽七
開元占經四
地赤如丹血流汎汎
日月五星同道過牽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
昴畢皆行其南去之九尺畢北七尺觜參北一
丈三尺貫東井出鬼南六尺出柳北六尺出

河圖

七星張北一丈三尺出翼軫北一丈三尺貫
角亢出氐南二尺出房左右股間出心北二
尺出尾北九尺出箕北六尺貫南斗復至牛
此日月五星常道也占經五又見十一
天元十一月甲子朔半夜日月俱起牽牛初
度推厤考宿正月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
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
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
斗十二月在婺女同上

天无雲而日不見三日爲大喪必有滅亡占經六

日兩足庶雄起同上

日割分國同上

日夜出是謂陰明割割國分同上

日並照月不消山吐泉火林燒同上

兩日照天下民飢同上

日月兩重暈者飢之祥也御覽三十五

日三蝕三雄謀日四蝕四夷謀占經九

日青黑以旁蝕之臣之害同上

日蝕證者王位也不證者大臣位也近期三月遠期二年同上

日蝕而交暈黃日中兩暈爭後者勝將死之同上

凡日蝕皆於朔晦有不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晉書天文志中引河圖占曰日薄也其說曰云云

蟾蜍去月天下大亂占經十一御覽九百四十九圖雅翼三十

月生齒主見欺占經同上

地淪月散必有立王同上

月乘大陵天下盡喪星衆兵革起死人如邱山星希則無占經十四引河圖占

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及登蒼彗熒惑散爲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機赤彗填星散爲五殘獄漢大貢昭星細流旬始蚩尤虹蜺擊咎黃彗太白散爲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白彗辰

星散爲枉矢破女拂樞滅寶繞絰驚理大雷記黑彗五色之彗各有長短曲折應象晉書天文志中太白散爲天狗南齊書天文志下

歲星帥五緯聚房青帝起太白帥五緯聚參白帝起辰星帥五緯聚於北方七宿黑帝以清平潔靜通明起辰星帥五緯聚營室黑帝起占經十九

王者土德旺則填星吐彩木星助之年和民樂土德衰則金來相犯填星少光時則有水

旱兵戎之憂占經二十二
山崩海竭塡星受尅金旺土衰兵起國危蓋
土畏金尅金自制土兩不相生久角必有一
傷故將軍見此必加意禦之同上
歲星守尾三十日有逆殺上者兵起軍馳占經
二十四
歲星逆行守東壁者咸鉤己其君教令不明
人心不寧未能害上故也同上
歲星犯守昴大臣有坐法死者諸國更憂人

民飢多食草皮占經二十六
熒惑守尾穀不收天下苦水民飢不安其居
若守之兩月色黃白歲大熟人主多喜事有
踢外戚爵土者一曰太子有喜若后妃得勢
賞人受封占經三十二
熒惑入南斗退而復犯犯之一日卽退大臣
有免退者期不出八十日若宰相行德政忠
君愛國可以解咎占經三十三
熒惑入南斗去之一尺臣背其主若兵起國
中期一年同上
熒惑犯危人民驚惶奔走不遑安息天下多
散亡者同上
熒惑逆行入奎天下重武輕文人民不安占經
三十四
熒惑犯胃中蝗蟲爲災五穀大傷小麥半收
六畜疫死若出胃左又犯胃右百姓流離莫
處其鄉同上
熒惑犯守昴民病寒熱時疫流行人多死者

箱木大貴若布帛貴大人有憂同上
熒惑犯畢南有口舌事若佞臣讒害大臣一
曰臣謀其主兵在外則戮流血滂沱若絕繯
散亡同上
塡星與太歲同行在地必有地動山崩之事
占經三十八
塡星出入不行其次其國不可舉事用兵若
背之大凶同上
太白從天關關梁所出入貴人多死占經五十一

太白犯心後星亂臣在旁續漢天文志中注
辰星入壁有大水之災又曰大臣下獄占經五十六
辰星入東井有暴兵馬牛貴占經五十七
辰星犯輿鬼爲國有憂大臣誅同上
氐宿宮后女之貴府出入露寢之宿占經六十
氐星爲朝至有土功事氐爲天庭氐主疫同上
昴星行疾其年米貴民乏呼雞之糧占經六十二
昴星主胡强鄰季地人主有死亡者同上

南方爲朱雀之神其屬六十星合一百九度
太微垣亦屬南宮氣象雜明炎帝之所主祝
融之所司律中仲呂固以火德爲王而仲夏
之月日在東井鶉首之次實爲七神之所始
占經六十三
柳宿天子內廚之地出入金錢盈縮所係同上
柳星爲酒有土木之役同上
軫星疏散宮女多逃亡同上疏疑作流
軫星黎明雨水調和五穀倍收同上

二十八宿各有行度牽牛女虛危室壁胃昴
諸宿皆行日月之南去其度九尺畢之北七
尺參之北一丈三尺貫井出鬼南六尺出柳
北八尺出七星張北一丈三尺行翼軫北一
丈三尺貫角行氐南二尺行房左右股間心
北二尺行尾北九尺箕北六尺行南斗復至
牛日月之行度即星之次舍行度流星俱失
之故反其常占經七十一
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文選祢衡鸚鵡賦注

彗星出貫室庫兵悉出禍在諸侯外夷胡應
逆首謀也續漢天文志中注
枉矢東流天下恐御覽八百七十五
流星犯填星中央不出三十日大水齊城郭
田廬俱浸壞民去其鄉土占經七十二
流星犯九天下大旱河水竭若陰星犯之
大水占經七十三
流星入犯房在其陽爲多祀盛三穀大熟在
其陰兵革驟起車騎散出同上

流星入犯心國有火災若多旱憂同上
流星犯鼎國有憂喪若大臣出亡同上
流星犯畢人主有疾同上
流星犯輿鬼在鉞鎖者將相誅死貴臣黜斥同上
客星入亢大吏奉命察獄分行四方占經七十九
客星犯入天船專漁遣出御馬空虛太僕以馬疲瘦降罰譴戾同上
客星入犯心前心其色明赤奸臣有陰謀太子不得立若前星明潤奸臣伏誅同上
客心犯心後心庶子不得安若庶子星明則庶子引外臣以圖繼立客星明者事成暗者事敗同上
客星犯守尾後星貴妃有妊子之喜客星明大有謀墮其胎者客星微暗謀不成同上
客星犯守尾北大水為災田鳴淹沒五穀不成同上
客星犯尾南月內有五色雲霞陰陽調和歲必大熟若守之半吉同上
客星乘犯營室有建城郭之事占經八十
客星犯東壁官吏以文書售奸法度廢弛政事不明同上
客星入犯東井中江河決溢天下以水為害占經八十二
客星入犯并口佞人蔽主奢淫無度水兵並起同上
將軍大臣出還順風戰必有功若軍中風掃馬足名曰蚩尤風兵家最忌占經九十一
青雲刺月五穀不熟傍多亦雲如人頭大戰月傍有白雲如杵者二賢月六十日內有兵戰月始出有黑雲貫名激雲不出三日暴雨御覽八百七十七
凡雲氣四方俱起不見人面名曰雲昏臣弒主子弒父國必危亡占經九十四
室列宿之間有青黃氣或青黃雲映射者其下若無聖賢必有寶物占經九十六

望宿之次有赤黃氣或青黃雲宕漾不散者此財寶之氣也一年之內外邦必有貢珍物者若白氣白雲則外邦興兵同上

赤水之氣上蒸爲霞故霞又爲水之精占經九十七

山冬大霧十日以上不散者山崩之候也山水脈也占經一百一

霧乍散下疑脫乍聚二字臣欲謀君爲逆者不成自凶同上

臣僭奢下犯主則雷電擊朝御覽八百七十六占經一百二十

首六字說作臣僭大者不犯至下五字同

激陽爲電占經一百二

玉虎晨鳴雷聲也御覽十三事類賦雷

鎮星爲虹蜺白帖虹蜺

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文選郭景純游仙詩注

元氣無形洶溟濛濛偃者爲地伏者爲天御覽一又見三十六下天有五行一條見初學記五

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同上

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後漢

書班固傳注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天地精通神明列序也初學記五

地有九州以苞萬類文選歎逝賦注又陸士衡齊謳行注

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

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白帖地引地恒動不止譬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開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後漢書張衡傳注

地之位起形於崑崙從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仙之所集初學記五

崑崙之山爲地首同上

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而赫

然也文選蜀都賦注又張景陽雜詩注引而上有陰字白帖霞引而翳然也作陰而翳御覽八又御覽十五引崑崙山有水水氣蒸爲霞

崑崙山五色雲氣藝文一

崑崙之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藝文七緯畧十二

崑崙山天中柱也白帖崑崙山

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爲河後漢書注

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初學記八

黃河出崑崙山東北角剛山東以北流千里

折西而行至於南山南流千里至於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於植雍北流千里至於下津河水九曲長者入於渤海初學記六

幡冢山上爲狼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山下有之精二字武開山爲地門上爲天高星主囿圃藝文七引武開山爲地門至囿圃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大別爲地理以天合地以通案有訛脫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史記禹本紀索隱曰鄭玄引河圖云上爲天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苑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岐山至地乳又見事類賦

江上爲天廩星藝文七引岐山至天廩星汶山之地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汶山之地至天井又見藝文七藝文八桐柏山爲地穴桐柏山爲事類賦山帝作天地穴又見事類賦江下有上爲維星四字鳥鼠同穴山之幹也上爲掩畢星鳥鼠同穴至掩畢星又見事類賦江熊耳山地門也精上爲畢附耳星御覽三十八文選思玄賦注引桐柏山上爲掩畢星三危山上天苑幡冢山名此山之精上爲星名封狼

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酸以鹹御覽作鹹以酸荆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驁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商羽合端駛烈人聲捷其泉辛以鹹初學記八御覽一百五十七引鹹作鹹

少室之山大竹堪爲釜甑御覽九百六十二引孝經河圖宋李石續博物志十引無之字

少室山有白玉膏服即成仙事類賦山

秦地方千里初學記八

流川多積石名琨琭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

明如水精史記司馬相如傳注

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爲朱鳥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其精爲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矩精爲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玄武御覽八百八十一文選明堂詩注引無東方南方中央西方北方等字又無精爲青龍精爲朱鳥精爲麒麟精爲白虎精爲玄武等句矩作拒叶作汁又東京賦注同明堂詩注首有四靈二字汁作協隋蕭吉五行大義五引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紀水帝也後漢書班固傳明堂詩注引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

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御覽三百六十五書鈔一陳禹謨補引圖作玄誤緯略七

黃帝兌頤御覽三百六十八路史後紀五緯略七

黑帝修頸御覽三百六十九路史後紀五緯略七

蒼帝并乳御覽三百七十一路史後紀五

宋均曰法房是也同上

天皇九翼是名旋復初學記九

天地二皇俱萬八千歲路史前紀二

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各立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司馬貞三皇本紀又自注云天皇已下皆出河圖及三五曆也

有巢氏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麟從日月號古皇氏路史前紀九

燧人之世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御覽一百三十五山海經海內東經注引大跡至伏羲出作在生上有而字路史後紀一引詩含神霧云巨跡出雷澤華胥履之河圖亦云書鈔二十三引大跡至末陳禹謨補注

蒼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山海經中山經陽虛之山玄扈之水郭璞注又謹舉之山洛水出焉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此二山者洛間也引河圖曰玄扈洛汭謂此間也

伏犧禪於伯牛鑽木作火御覽七十八事類賦火引伏羲鑽木作火

黃帝母曰地祇之子名附寶之郊野大霓繞北斗樞星感附寶生軒轅御覽一百三十五占經一百二引大電繞樞星炤郊野感符寶而生黃帝按大霓當作大電路史後紀五引黃軒母曰地祇之子附寶也

黃帝廣顙龍額御覽三百六十四緯畧七

黃帝以雷精起占經一百二御覽十三事類賦雷

皇帝生先致白狐藝文九十九

黃帝云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卽帝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試齋以往視

之黃帝乃齋河洛之間求象見者至於翠嬀泉大虛魚折溜而至乃問天老子見中河折溜者乎見之與天老跪而受之魚汎白圖蘭葉當作朱文以授黃帝舒視之名曰錄圖初學記六御覽六十一引黃帝云余夢見兩龍授圖乃齊往河洛而求有魚折溜而止魚汎白圖跪而受之事類賦河引黃帝夢兩龍授圖乃齊詣河洛有魚汎白圖折溜而止跪而受之路史餘論六引同御覽六十一而求作求之折溜作泝流有魚作有大魚白帖河載引

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初學記六又見三十白帖洛御覽九百三十六引三丈作三尺

風后對黃帝曰河凡有五皆始開於崑崙之墟事類賦河

黃帝起有大蠻見事類賦蟲

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路史後紀四

五旗五麾六毒路史後紀五下注云見河圖按此謂黃帝與蚩尤戰

黃帝坐於玄扈之閣同上

黃龍負鱗甲成字以授黃帝帝令侍臣寫之以示天下占經一百二十下引注魏文帝雜事曰黃帝錄圖五龍舞河此應聖賢之符也

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作舊月誤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一

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錄所表事賜算中功初學記十七

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白帝朱宣初學記十又卷一引大星至末無夢接二字又卷九引白帝朱宣宋均曰少昊氏也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

才文引大星至末無夢接二字下有宋均注朱宣少昊氏又御覽七引大星至白帝無既而夢接四字又七十九引大星至末華渚下作女節氣感下有宋均注云朱宣少昊氏也後漢書賈逵傳注引同氣作意事類賦星引大星至白帝華渚下有女節二字無既而夢接四字白帖星引大星至末華渚下有女節二字無既而夢接意五字朱宣作貪天氏

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顓頊首戴干戈有文德也史記五帝紀正義御覽七十九瑤光下有之星二字之宮下作生黑帝顓頊無末八字又一百三十五引蜺作虹初學記九引同御覽無末二字又二十四引瑤光貫月感女媼於幽房之宮生黑帝路史後紀八引無如蜺於幽房之宮生黑帝路史後紀八引無如蜺二字顓頊上有帝字又引均云日月失行瑤光星精貫月

河圖 十八

慶都與赤龍合生帝堯於伊祁御覽一百三十五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成帝德者堯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柙白玉爲檢黃金爲繩紫芝爲泥章曰天黃符璽初學記六又三十引舜以大尉至出置舜前白帖龍引同御覽九百二十九引無河字爲檢爲繩無二爲字事類賦龍引臨河觀作臨觀于河舜前下無以字無四爲字藝文九十八引臨下無河字爲柙下作玉檢金繩芝爲泥天黃下有帝字白帖河載引書鈔九十六引舜即位黃龍負圖而出黃玉爲匣白玉爲檢

政

黃龍從雒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舜令寫之寫竟去御覽九百二十九

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列背而出事類賦龜

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初學記九路史後紀十三引無既字天作大寶作書渡作免案賀字記

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藝文十御覽卷八十三無湯母二字貫月下作感黑帝生湯

蒼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詩大雅文王序正義

河圖 十九

云尚書運期援引河圖

注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同上

秦距之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長八尺六寸大七圍手握兵執矢名祖龍御覽八十六又三百六十七引秦始皇虎口日角緯略七引始皇虎口日角

趙王喪以白璧沉于河白帖河

怪目勇敢重瞳天雨刀楚之邦御覽三百四七引天雨刀作大膂力誤又四百三十三引勇敢重瞳路史發揮二引刀下有戈字

宋均注項羽御覽三百四十五又四百三十三

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彰五星聚井期之與天授圖地出道于張兵矜劉季起後漢書班固傳注御覽八十七引斗胸下有龜背二字股作眼八寸下有明聖而寬仁五字又一條引劉受紀昌光出彰五星聚井

高祖撫正總萬庶四海歸詠理威明文德道化承天精初學記九

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爲劉帝師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

漢高祖霸汶水見一黃金驚卻反化爲一翁

責言曰劉秀何不受河圖御覽七百五十七案此條總括詩

洛水地理陰精之官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瑞接河合際居中護羣王道和洽吐圖佐神逆名亂教摘亡弔存故聖人觀河洛也初學記六

謀道吉謀德吉能行此大吉受天之慶也文選白雉詩注

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後漢書袁傳引赤九會昌四字

圖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後漢書章帝紀注

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玄金千歲生玄龍御覽九百二十九初學記三十引首二句同下作赤白之金千歲各生龍蓋約舉之諏藝文九十六引首二句同下作赤白龍亦然末句同

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御覽三百六十四

鳥一足各獨立見則主勇强御覽四百三十三

雞有五色殺人元雞頭含病人占經一百十五下句當是玄雞白頭食之病人

羔羊四耳目在腋下名孽見卽有起王占經一百一十九孽下疑有現字

蛇四足翼各羣立見則兵作占經一百二十

大蛇朝市路羣鬬或留不去霸者當路同上

赤帝有女爲鐵飛之異御覽八百十三爲舊誤作謂據路史後紀三改

弓神名曲張事類賦弓

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
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紀水帝也 五行大義 五

脾合大腸大腸爲傳道之府脾合胃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爲津液之府三焦孤立爲內瀆之府 五行大義三

仁慈惠施者肝之精悲哀過度則傷肝肝傷則令目視芒芒禮操列眞心之精喜怒激切則傷心心傷則疾蚵吐逆和厚篤信者脾之精縱逸貪嗜則傷脾脾傷則畜積不化致生結之疾義惠剛斷肺之精患憂憤勃則傷肺肺傷則致欬逆失音智辨謀慮腎之精勞欲

憤滿則傷腎腎傷則喪精損命 同上

肝心出左脾肺出右腎與命門並出尺部 同上

附錄圖據淮南俶眞訓云洛出丹書河出錄圖案經義考謂河出丹書洛出錄圖不知何據今附河圖後 類聚九十八引墨子亦云河出綠圖

君承木而王爲人青色修頸美髮其民長身廣肩尚仁長皆象木也仁木性也善則時草豐茂嘉穀並生鳥不胎傷木氣盛也失則列星滅色亂禾稼不登民多壓死木生而上出遇土傷則青而不得起故壓死承火而王爲八赤色大目離爲日故火視明也其人尖頭長腰疾敏尚孝長腰取兌敏疾火性離爲日日有烏烏者孝也善則賢人任用政頌平駿馬文狐至馬火畜善故來狐亦雷失則夏霜日是火精失故變蝕雨土猝蔽光明之象承土而王表其首首大表土也其人廣肩大足好大笑戲舞廣大象土和故逸樂也善則甘露降醴泉並應其善失則蟲螟生天雨而常風霧亂皆土氣傷故表異也承金而王爲八

白色差肩耳面方毛也其民白頸長大尚義皆金氣也善則大貝明珠出外國遠貢珠貝金之用氣剛能制遠人故來貢獻失則火飛天鳴地坼河溢山崩邪人進蟲獸爲災火能尅金金有失故火伐之乃飛承水而王爲人黑色大耳坎爲耳主腎太氣故大其民聰耳坎水孔穴通故聰善則景雲至龜龍被文皆水氣爲祥也失則蠶蝕去月民多溺死常雨爲害皆水之憂也 五行大義四 宋板亦雷雷字模

東方蒼帝體爲蒼龍其人長頭面大角骨起眉皆豐博順金授火南方赤帝體爲朱鳥其人尖頭員面方頤張目小上廣下鬚髯偃胸順水授土中央黃帝體爲軒轅其人面方廣顙兌頤疑是頭字之誤緩脅背豐厚順木授金西方白帝體爲白虎其人方顙直面兌口大鼻小角順火授水北方黑帝體爲玄武其人夾面兌頭深目厚耳垂腹反羽順土授木五行大義五

女聞偃兵建文化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亡秦者胡也淮南人間訓云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春秋錄圖

倉精萌姬稷之後昌

補遺

望石氣如浮雲其珠玉之精也御覽八

風后曰子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旐西方法白虎曰旗北方法玄蛇曰旂中央法黃龍曰常御覽三百四十路史餘論五

乃有地肺土艮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御覽一百七十又寰宇記江南東道潤州金壇縣

凡天下有九區別有九州中國九州名赤縣神州卽禹之九州也上云九州八柱卽大九州也非禹貢赤縣小九州也初學記五引河圖

黃河出崑崙東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於蒲山南流千里至於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於桓雍北流千里至於下津河水九曲長九千里入於渤海郭茂倩樂府九十一引河圖

通緯　逸書考

河圖緯　甘泉黃奭學

緯出於漢如河圖中考靈曜提劉會昌符天靈合古赤伏符諸篇顯然可見

河圖祕徵

帝淫佚政不平則月生足占經十一

帝淫佚政不平則奎有角御覽七

主急妄怒失陽事則天天舊說作主無雲而雨御覽八百七十七古微書又御覽十一引君急恚怒無雲而雨

地之動大臣逆占經四

三公秉執卦錄在心則地坼同上

邑之淪主勢奪同上

劉帝即位百七十年太陰在庚辰江充謗其變天鳴占經三

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生蝗蟲漢書五行志三古微書

黃帝起大蚓見古微書御覽九百四十七

帝失德政不平則月生足雙陪臣擅命羣下附和則月舉足垂爪同上觀象玩占四

河圖帝通紀

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皇隋書王劭傳

雲者天地之本也御覽八古微書

風者天地之使故惡風所起之方必有暴兵占經九十一文選風賦注御覽九事類賦風古微書並引首六字

雨者天地之施也藝文二占經九十二引作帝統紀御覽十一事類賦雨古微書

雷天地之鼓也藝文二占經一百二御覽十三古微書事類賦雷無地字

黃帝以雷精起藝文二

彗星者天地之旗御覽六又八百七十五古微書

河圖著命御覽引作著命苞

瑤光之星如虹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古微書書鈐二十三引虹作蜺初學記二十四

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于姚墟御覽一百三十五古微書文選劇秦美新引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黃帝按黃帝謂舜說本路史有虞氏紀注引河圖注命

修己見流星意感生帝戎文禹一名文命同上

古微書

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湯同上古微書

太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同上古微書

河圖說徵一作說徵示

主無德則虎牛尾無口目名曰亂朝開元占經一百十六尾上疑有脫字

狸三頭名曰蘖蘖見則女害同上

人主失國無下見牛四角二足占經一百十七

蒼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路史發揮一御覽八百四十引首六

字

鳥一足曰獨立見則主勇強也御覽九百二十八引河圖說徵祥

黃帝起大蚓見御覽九百四十七

淫色信讒日以蝕房參占經十引作緯書說徵示

河圖考靈曜一作考耀文

趙王政以白璧沉河有黑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授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初學記六事類賦河古微書趙王作秦王

高皇攝政總萬庭四海歸詠理威明文德道化承天精元祚興隆協聖靈古微書初學記九引河圖

河圖眞鉤一作眞紀鉤

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有二君書鈔九十一御覽五百三十六路史禪通紀注藝文三十九作繼興崇功也無者下六字初學記十三同藝文功說作初學記作興

河圖提劉

帝季日角戴勝斗胸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明聖寬仁好士主軫藝文十二古微書

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後漢書祭祀志上案子當作予

河圖會昌符

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數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續漢書祭祀志上藝文三十九引漢大興之道至末考五作考功古

微書同又文選東都賦注引司馬彪續漢書建武三十二年上讀會昌符言九葉封禪

河圖天靈案御覽所引即河圖考靈曜

超王政以白璧沉河者有一黑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天寶開中有玉牒也御覽八百六

河圖要元

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古微書眞誥十一以爲河圖內元經文起作任

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古微書又注云要元篇益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

藏其目今見茅山志眞誥十一地脉作地脈乃有四句見御覽百七十

河圖叶光紀

日爲陽精五行大義四引河圖汗光篇汗字誤

積精爲日藝文一

元氣闓陽爲天占經三書鈔百四十九

陽精散而分布爲火御覽八百六十九引作河圖汗光篇汗字誤

河圖絳象

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祁南一作北流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山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龍門上爲王良星爲天橋神馬出河躍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抵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至絳水千里至大陸

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古微書

黃河出崑崙東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于蒲山南流千里至于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于桓雍北流千里至于下津河水九曲長九千里入于渤海同上河圖郭茂倩樂府九十一引

邠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宜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同上

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眞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之上命龍威丈

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
吳王不識使問仲尼誕云赤烏銜書以授王
仲尼曰昔吾遊西海之上聞童謠曰吳王出
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
墟乃造洞庭窮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
長傳六百初今强取出喪國廬某按謠言乃
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烏所銜非某所知也
吳王懼乃復歸其書同上童謠曰至國墟見雲笈引靈寶略紀

河圖皇參持

天以斗視日發明皇以戲招始掛八卦談易辨終備

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
開皇色握神日提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
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
可述隋書王劭傳

河圖閼苞授

帝感苗裔出應期文選孫子荊爲石苞與孫皓書帝胡刻本作弟誤
河圖合古篇案御覽四引河圖合古篇云地淪月散必有立王合古今

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後漢書祭祀志上

河圖赤伏符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
際火爲主後漢書光武紀又祭祀志上引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
王梁主衞作玄武後漢書王梁傳

河圖授命篇

蒼義帝黃三皇帝翊天德聖明

雒書摘六辟六一　甘泉黃奭學

五德之運文選景福殿賦注

日有赤黑珥夷人起兵外降附之開元占經七

日有兩珥既封侯且恐還自伐同上

日四背天下駭擾大將起在中野同上

日背璚并出顛倒相貫屈天子滅下作禍同上

日暈明人主有陰伏之謀古經八

日暈而兩珥立雲貫之國有大疾同上

月暈而生芒后黨結納且害其主占經十一

六月辛酉月犯心亡君子戒也占經十三

塡星逆守黃帝座君亡地占經四十三

太白守心太山崩後九年大飢占經四十七

人皇兄弟九人別長九州離艮地精女出之

爲后御覽一百三十五注云離艮卦所指也路史九頭紀注女出之作生女

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昌

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易

歷曰陽紀天心別序聖人題錄興亡州土名

號姓輔友符亡殷者紂黑期火代倉精受命

女正昌効紀承餘以著當古微書案此見乾鑿度

次是民沒六皇出天地易命以第紀路史循古微書紀作統

次民沒民始穴處之世終也六皇者此以下辰放氏而始同上古微書首有宋均曰三字末作六皇此下人數者也路史循古微書紀注又云洛書摘亡辟注以次是民爲皇屈次非也

辰放大頭四乳號曰皇次屈出地郭踦六飛麟從日月治二百五十歲古微書引雒書紀

宋均曰辰放屈次之名也地郭地名飛麟獸有翼能飛者從日月謂循其度也同上案地郭地名從謂順度亦引見路史紀因提注

雒書雒罪級附

土震不言衆虐盛占經四

日晝昏不言擅畔占經六

日背珥不言內乘惡占經七

月蝕既不吉刑法失命古經十七案前後四條吉當作言

五星一合不言聖起合有謀占經十九

歲星當居不居未當去而去不吉主酷暴占經二十三吉亦當作言案不言亦不可解

熒惑犯氐后有陰謀宮人有罪斥者若犯氐左貴妃有憂若御藥者犯氐右大吏及御史有罪斥者若誅死期一年王者修德治內法外其咎可免占經三十二

填星當居不居謂之懦未當去而去謂之躁懦者主弱臣强政令不一躁者敵兵已起入主急還視其盈縮之宿及其所舍之宿可以知其所由也占經三十八

填星入房入主仁明政令和平國無冤獄民生大安占經三十九

太白經天不日列侯代政占經四十六

太白入黃帝座强臣弒主占經五十一

地

雒書甄曜度一作乾曜度 甘泉黃奭學

乾耀周天列宿也度限次也清河郡本錄鄒氏注

元氣無形涵涵隆隆偃者爲地伏者爲天渾沌之氣了然無形清而伏者爲天濁而偃者爲地清河郡本

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後漢書王符傳注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占經三御覽二一度上有夫字爲二千無二字古微書同清河郡本同十七萬作六十七萬從高似孫緯畧三困學紀聞九引無爲二二字天地上無則字

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二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古微書晉書天文志

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古微書清河郡本七十一歲上作

日者陽之精一超作其次無與天相應四字續漢書律厤志
超周也清河郡本

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百七十三日日當作歲進退四十九分五百三十五年而一超次清河郡本
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清河郡本
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萬里占經四
歲星入胃犯守之國有更令大人有憂若有禍殃必有土功占經二十六

歲星入昴邊兵入國有土功若有赦令同上
熒惑守胃二十日不去必有暴雨阻塞溝瀆城邑大潦五穀多爛人民移徙期不出年占經三十四
填星乘守中犯北極主星大喪若犯妃后星
女主有殃一曰大人當之占經四十三
太白守北斗人主御守兵罷國亂一曰執政令吏憂以五色占之占經五十一
太白入守羽林兵大起大將軍出行臣謀其主若有喪期二年占經五十二
太白入守天厠天下大飢人相食死者大半期二年同上
辰星入輿鬼犯積尸大臣有誅斧鑕用貴人有犯罪者若戮死占經五十七
辰星入軫而守犯之有數萬人大戰積尸如山流血百里天下驚惶大水泛溢蒸以飢死期二年同上
辰星入守厠星天下大飢人民相食死者大半期一年占經五十九
胃星近畢不日大雨占經六十二
胃星近亢三日內火若近亢左其年大旱同上
昴星退舍主兵大弱邊人肆毒昴星進舍客兵大敗若敵主死同上
雜星之休也四星聚見于牛女之次而晉元因以王吳四星聚見于參觜之次而齊主因以王魏景星見于箕尾之次而慕容德因以復燕占經七十六案緯出哀平之世不應及後世事此與下條並誤

雜星之咎也弧星突入東井而符堅遂以亡
秦繁星聚守東南而勾踐遂以滅吳飛星流
入鶉首而西晉遂罹火災同上
人主失春令傷木氣則客星出東方逆夏令
傷火氣則客星出南方逆秋令傷金氣則客
星出西方逆冬令傷水氣則客星出北方若
出中央色白者爲土功過度色黃者天下安
寧占經七十七
翼宿爲天子之樂府八音調風雨時翼星明

大潤澤若朝廷好靡曼之音外夷有女樂之
獻則客星見于翼分占經八十二
客星犯卷舌佞人得志占經八十三
嵩高之山上爲狼星清河郡本
狼星在井鬼之分同上
武開山爲地門上爲天高星主囹圄同上
天高在昴畢之分同上
荊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同上
軒轅在柳星張之分同上
大阯爲地理以合天地以通三危山在鳥鼠
之西南上爲天苑星同上
天苑在婁胃之野同上
政當作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廩星
汶山之地爲并州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
天井星桐柏爲地穴鳥鼠同穴山之幹也上
爲掩畢星熊耳之山爲地門上爲附耳星同
上
附耳昴畢之分同上
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又

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
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同上
七百二十之算聖人始得之凡人不得也
同上
皇道闕故帝者興也同上
皇道亦帝道也興起也帝者因皇道之闕
始可興也同上
赤三德昌九世念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同上案此

本後漢祭祀志上引古微書引作甄曜度讖昌九世下作會備合帝際下注云指劉備也

符契也同上

甄曜度讖

沙流不言小人起擅百川亂不言小人執政古微書錢氏曰見抄本書鈔百五十九

補遺

白雲犯少微之宮處士有厄占經九十六雲氣犯列宿占

日月五星行歷左角內行左亢外四尺行歷左氐外行房兩股間行心內六尺行尾內十八尺行箕內十二尺行斗柄中一尺行牛中行女外四尺行虛外六尺行危外十三尺行室外十六尺行壁外十三尺行奎外十三尺行婁外九尺行胃外十一尺行昴外五尺歷左角占經十一作壁畢左角壁字誤當作歷行觜內八尺占經十一作六尺行參內十八尺行井中行鬼外十四尺行柳內九尺行七星內十五尺行張內十八尺行翼內十六尺行軫內十三尺在上者爲北此日月五星之正道也開元占經五又十一引

日中有烏見名曰陰德不出六十日兵出從其所向伐之勝占經六

青氣入日狀如兩烏重立日中從日出至食時不罷日无精光而不明主正治失位河水逆流同上

日始見赤之足主坐急伐名臣反輔相奪同上
日有氣而芒色黃白潤澤是爲陰光天子有
喜小有德令赦同上
賢人失位讒進忠退政煩民擾則日分爲兩
无救從王民叛同上
日從天墜有道之君正天下无道之君出走
同上
日月大星並出晝見是謂爭明大國弱小國
强有立侯王者同上

日珥而張者卽人主有憂欲聽於外占經七
日兩珥中赤外青色黃白潤澤天子有喜同上
珥中有赤雲貫日有喜同上
日抱黃白潤澤中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
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將喜赤將兵
爭白將喪黑將死同上
有一傍直一方欲自立侯王有二傍直二方
欲自立三傍直三方欲自立四傍直四方皆
欲自立侯王同上
日四直者從謂四强色黃白潤澤天子有喜
安定无兵國多幸臣其直色青天子有憂赤
有兵白多喪黑主死國分同上
日下有赤黑青氣是謂履氣交日下將纓或
日紐也天子有喜有臣反提外來者所以然
者日天子之象也黑水之精也赤臨是謂水
火相薄故言天子喜水者陷故言有臣反同上
日平曉冠有兩珥色黃白潤澤天子有喜聽
言立五色青憂白喪黑死所以然者平曉至

食時爲王兩珥有所聽黃白兩設爲有喜至
同上立下疑脫侯字
日戴而冠不中日者名爲婦嬀疑作附一名離疏
中赤外蒼色黃且潤澤天子有臣暴幸者色
青以音幸色赤兵幸白與黑主失用所以然
者日天子之象也色黃白潤澤是謂附故言
天子有喜不中日故言附上有戴故言有暴
幸陰陽不和故言失用同上
日兩傍有直出珥中中赤外青色背黃白潤

澤天子有珠寶喜立王侯所以然者日天子之象珠者陰之榮也直者輔也黃白潤澤故言天子有喜葆直有立侯青有憂赤有兵白有喪黑者水也同上

日抱有一珥色皆白潤澤中赤外青平曉至食時見天子有喜日中至日入色蒼白爲憂爲有人從外來者有喜事者不可信也同上

三抱重有兩珥正方色背黃白潤澤天子有喜是謂天和抱者和親之象也珥方者兵之

象也同上又引日暈兩珥君有喜一曰象在外有大事

日背而內珥色中黑故言水土大臣及故從中起天子死同上水土二字有脫誤

日出而暈必有取主不乃有師破占經八

日有青圍謂之青暈不出二旬大寒羅大貴長三錢一歲五見羅五倍六見羅六倍不止不出一年民相食多疾疫在所見之國同上

日有黑圍之侯不出六十日有大水傷五穀敗人室宅所見之國羅貴十倍三旬止一歲十見此者四海有役窮民不得守其鄉无有善終同上

日有赤圍之侯不出終日必有大雨雷霹靂殺草木人民者天下不同獨以所見爲然必有大暑道无行人圍侯者日與辰星俱失度不出旬日圍侯數如此者不便貴人一歲數有圍侯歲十餘王者不安大臣坐事不出二年中天子亡絲布貴後一年蚕不爲繭絮四倍萬民大寒見此宜戒同上

兩敵相當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軍無相奈何色厚潤者賀喜同上

日暈且藏而暈兩有氣皆如珥形中赤外青是謂珙璧一名霧成色皆黃白潤澤有獻璧玉琦器者天子有喜所以然者日天子之象也璧玉者陰之榮也黃白潤澤故言天子有喜同上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之傍暈氣知其所起止遠近應與不應遲疾大小厚薄長短

抱背多少有無實虛久亟密疎澤枯相應日等故曰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抱大勝無抱也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不和分離相去背於中者離於中背於外者亦離於外也凡分離之相去以視親疎赤中外青以和相去青中外赤以惡相去同上

日蝕復生者日光復故也從日蝕生地擊敵破之占經九

雜書 十六

日蝕不祥善惡各爲其國同上

日月蝕當用兵擊之君安占經十七作若安居日月蝕不可出軍日蝕之歲不可出軍月蝕之月不可出軍同上又十七引

日蝕從所蝕擊敵利同上

日蝕盡伐者謂既也伐者人君死子伐之或臣纂弒不盡者日虧缺也同上

日蝕下有氣如彗星諸侯失國天子有憂不出十二年同上

日蝕有黃雲中有伏龍周室以興文王受命同上

日蝕而傍有白虎守之大臣謀死其君主不出三月一日三年同上

日月俱蝕有亡國月先蝕陰國當之日先蝕陽國當之蝕陽男主受之蝕陰女主受之同上

陪臣執命王公望風其將叛謀公卿羣下並附諸侯歸心則月生足齒牙占經十一

雜書 七

月與大星並出晝見是謂爭明大國弱小國強同上

月以甲乙日蝕年多魚丙丁日蝕年飢一日年穀收戊己日蝕無耕下田庚辛日蝕高田不入凶壬癸日蝕其歲和美占經十七

太白盤旋於熒惑之矢旬日不退有奸臣謀害大將軍將散亡色赤者謀已成色青者將軍死色黑者謀欲行而中止占經二十二

太白與熒惑聚于一舍色各光明此謂兩敵

相當互爭權勢國主無憂將軍愼之若熒惑
色微暗此謂主不勝客國君有憂若太白色
微暗此謂亂不勝德盜賊必滅奸臣必誅同上
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飢續漢天文志中注
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
東方以晨入西方以昏占經二十三引河圖洛書
歲星守奎三十日天下道興符明占經二十六
歲星守奎五穀成熟同上
熒惑反明邦命更主熒惑反明相掠城邑熒

惑反明不言紀更占經三十
熒惑守心逆臣起續漢天文志中注
填星効四季則天下和百穀昌若出四孟人
主失德五穀不成若出四仲天下有兵將軍
不利占經三十八
填星行角亢春令逆歲不登填星行牽牛冬
令逆氷雹災所行二十八宿各以失度占之
同上
填星守氐陰雨爲害民多疾疫農事不勤歲

將飢荒占經三十九
填星入氐臣謀其主君不安其宮同上
填星犯氐後宮有陰私君受其欺若諸侯有
淩犯天子者同上
宋均曰土入水中相尅相制皆陰人得勢
陽道中衰之候同上
太白入左右掖門出太陽東門强臣暴誅若
入端門守十日臣欲害主期不十日占經五十一
春分二日辰星在奎晨見東方十八日而昏

入東方夏至二日辰星在井晨見東方十八
日而晨入東方秋分二日辰星在氐昏出西
方十九日而昏入西方冬至二日辰星在女
昏出西方十九日而昏入西方占經五十三
辰星犯虛大臣爲謀主者兵起其國必敗占經
五十五
辰星入虛有兵起同上
辰星守婁歲多水若有蝗蟲占經五十六
辰星犯昴水大溢爲民害傷五穀同上

客星守氐東南人主出宮巡狩 占經七十九
客星犯守明堂侍衞之臣有陰謀輔臣失勢
政入權門若明堂潤澤奸人罪斥朝廷平安
同上
客星犯織女后妃不重農桑天下婦功廢弛
若客星色赤后妃有廢斥者若婦女有災殃
占經八十
有氣象人青衣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也御覽
十五

雒書 十

河自崑崙出於重野 水經河水一注
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
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 御覽八初學記
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藝文九十八
人皇始出於隄地之口九男兄弟相象以別
長九州爲九圃人皇乃有中州制八輔 初學
記五
地皇氏逮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 路史
前紀二注云見雒書又云相風山川形成者
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圃注見雒書
人皇出于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已居中
州以制八輔 同上
爲六提羽乘雲蔵車 同上下注云見雒書
三皇號九頭紀次五帝號五龍紀次攝提紀
次連通紀次敦命紀次因提紀次禪通紀次
爲合雒循蜚 路史前紀二注
有人出石夷掘地代戴成鈴 當作懷玉斗 初學
記九路史後紀十三注引有人出石夷

鄭玄注懷璇璣玉衡之道姚氏以爲禹胸
有黑子如北斗 同上

雒書 十二

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珠庭 初學記九
皇道缺故帝者興 初學記九御覽七十六
昭明見而霸者出 南齊書天文志下
聖人受命必順斗極 文選長楊賦注
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服飾不逾
祭服則玉英出 御覽八百五初學記二十七
靈龜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方
法地能見存亡明於凶吉王者無偏黨尊者
老則出 初學記二十御覽九百二十

鮹鮨魚狀如鵠食之不瘴出涿光之山御覽九百三十九

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又任昉昇到大司馬記室牋注又類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並引首句

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皇太子釋會作詩注廣絕交論注

補遺

鐘無音士卒怒欲戰占經一百十四器服咎徵占

雜詩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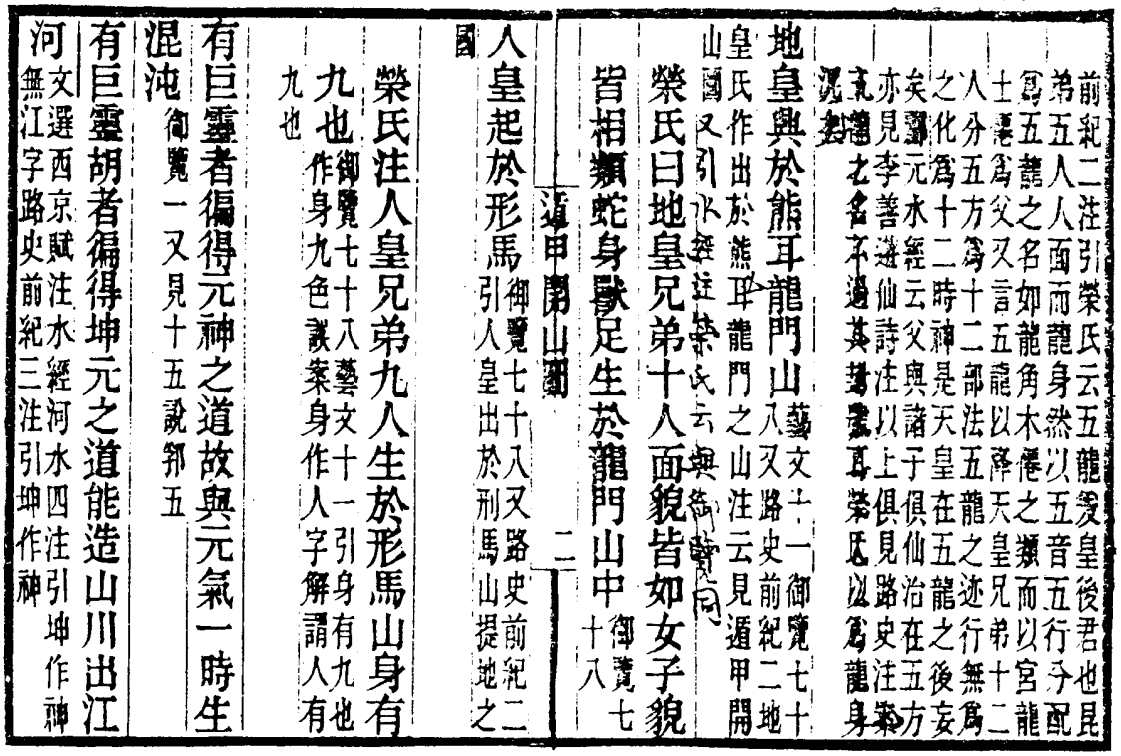
附識 逸書考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 甘泉黃奭學

五龍見敎天皇被迹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水經河水一注又初學記九藝文十一御覽七十八引天皇被迹在柱州崑崙山下又路史前紀二注引五龍見敎天皇又引天皇出於柱州說郛五同

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一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水經河水一注榮氏注曰天皇兄弟十二人身貌相類不可分別治在柱州崑崙山也御覽七十八榮氏解曰五龍炙皇後君也兄弟四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子同得仙治在五方今五行之神也御覽十七說郛五又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引無炙字後作后四人作五人父曰作次曰父子作父與諸子無末六字案路史

遁甲開山圖 十一



前紀二注引榮氏云五龍炎皇後君也昆弟五人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爲五龍之名如龍角木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德爲父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爲之化爲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之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仙治在五方亦見李善遊仙詩注以上俱見路史注案氣魄之名不過其靈靈耳榮氏以爲龍身混雜

地皇與於熊耳龍門山藝文十一御覽七十八又路史前紀二地皇氏作出於熊耳龍門之山注云見通甲開山圖又引水經注榮氏云與御覽同

榮氏曰地皇兄弟十八面貌皆如女子貌皆相類蛇身獸足生於龍門山中御覽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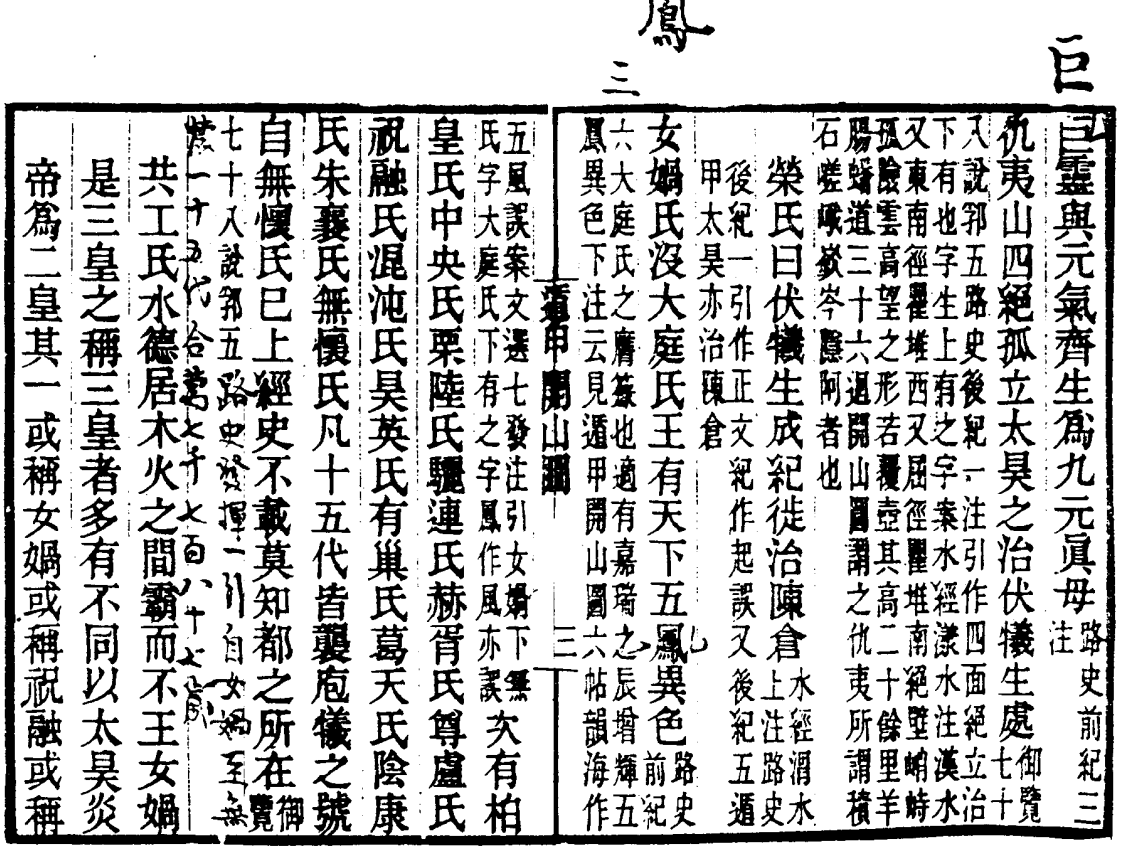
通甲開山圖 二

人皇起於形馬御覽七十八又路史前紀二引人皇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

榮氏注人皇兄弟九人生於形馬山身有九也御覽七十八藝文十一引身有九也作身九色誤案身作人字解謂人有九也

有巨靈者徧得元神之道故與元氣一時生混沌御覽一又見十五說郛五

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文選西京賦注水經河水四注引坤作神無江字路史前紀三注引坤作神



巳

巳靈與元氣齊生爲九元眞毋路史前紀三注

仇夷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犧生處御覽七十八說郛五路史後紀一注引作四面絕立治下有也字生上有之字案水經漾水注漢水又東南徑疊堆西又屈徑疊堆南絕壁峭峙孤險雲高望之形若覆壺其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

榮氏曰伏犧生成紀徙治陳倉水經渭水上注路史後紀一引作正文紀作起誤又後紀五通甲太昊亦治陳倉

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五鳳異色路史前紀六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之辰增輝五鳳異色下注云見通甲開山圖六帖韻海作

鳳

三

通甲開山圖 三

五鳳誤案文選七發注引女媧下無氏字大庭氏下有之字鳳作風亦誤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庖犧之號自無懷氏已上經史不載莫知都之所在御覽七十八說郛五路史發揮一引自女媧至無

共工氏水德居木火之間霸而不王女媧是三皇之稱三皇者多有不同以太昊炎帝爲二皇其一或稱女媧或稱祝融或稱

共工未知孰是自女媧至無懷十五代合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歲 御覽同上

石樓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山南 初學記九類聚 御覽七十八

王天下百有餘代未詳年代也 御覽

麗山氏分布元氣各生次序產生山谷 御覽一路史後紀三注引麗山氏產山谷分布元氣

麗山西北有溫池水經漆水注

帝少昊死葬雲陽山 御覽七十九說郛五路史文注

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之金 路史後紀

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 寰宇記江南東道越州會稽縣 御覽四十七

游龍門山神採玉簡授之長尺二寸禹執簡乎定水土 路史後紀十三注

榮氏解曰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 事類賦一又御覽三百六十引泉字作大禹前說郛五同路史後紀十三注引含之作吞之下云遂孕十四月生夏禹書鈔一陳禹謨補引同案此條無正文開山經姑附於此 御覽四及七十引並同事類賦

四注引陰經道甲云

震十有四月而生於丹陵 路史後紀十一陶唐氏帝堯下注云見道甲開山圖

熊耳山有金匱石室夏禹藏圖書之所 寰宇記河南道虢州盧氏縣初學記八引首八字

禹游於東海得玉圭碧色長尺二寸圓如日月以目照自達幽冥 後漢書張衡傳注又御覽八十二引玉下無圭字尺上有一字圓作光目作自上無以字達上脫自字路史後紀十三注引圓作光末作禹以自照洞達幽明

絳北有陽石山有神龍池黃帝時遣雲陽先生養龍於此歷代帝王養龍之處國有水旱不時即祀池請雨 御覽十一又六十七引榮氏解同路史前紀三注

沙土之浦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沙土即長沙也雲陽古仙人也 御覽七十四路史前紀三注引浦作福誤生作往居作處無末二句又云沙長沙所謂萬里沙見道甲經

鄭有不毛山上有無為之君分布雲雨於九州之內 御覽十一事類賦三

榮氏曰不毛山不生樹木無為之君常處

其上布灑雲雨九州之內平均 御覽同上

自老子生周青氣凌遲俗儒道士無所通驗 御覽十五

南溟之山金堂玉室上無元氣實滋元化 御覽一案無字疑誤

驪山西有阜名風涼原雍州之福地 初學記入

灊山圖續大山爲霍山 水經沘水注

霍山有玉石芝生大石上萬人舉終不拔以竹刀割之即斷 御覽三百四十五

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 御覽十一孫毅易通卦驗按語引至石上

榮氏解曰雲師如蠶長六寸有毛似兔雨虎如蠶長七八寸似蝙雲雨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 同上孫氏引無榮氏解曰四字

其山上侵神氣下固窮泉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引山謂霍山也

遼東有襄平山多饒鬼目之菜生而有神虎龍蛇大魚守之雲氣覆之食之令人不飢 御覽八案大魚二字疑誤

榮氏注鬼目菜形似魚守芝草常有氣如龍虎蛇魚之狀 同上案魚守芝草四字有誤

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 水經汶水注

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 水經漾水注寰宇記隴右道秦州清水縣 御覽六十五引淵作泉生出

漢陽西南有祁山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 御覽四十四寰宇記隴右道長道縣 水經漾水注嵅山下有蹊徑透迤山高巖險八字

衙山在函谷山西南 水經河水四注

天鼓山九州害起則鳴有常應 水經再貢山水澤地所在注

石鼓山有石鼓於星爲河鼓星動則石鼓鳴石鼓鳴則秦上有殃鳴淺殃萬物鳴深則殃君王矣 同上

山多重固在韓 水經洛水注山謂金門山案此句有脫誤

白馬山有白馬羣行山上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 寰宇記河南道渭州白馬縣 水經注河水五御覽四十二又一百六十

盧氏山宜五穀可以避水災因山以名縣 御覽

一百五十九說郛五案水經洛水注引無末五字此句當衍又寰宇記虢州盧氏縣引有末五字蓋樂氏之辭

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嶂之巖萬仞懷靈抱異苞諸仙迹水經廬江水注山謂廬山也疊鄣下疑是道元語縱氏山水經洛水注休水北歷覆釜堆開山圖謂之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大石山水經伊水注小狂水又西南徑大石嶺南開山圖所謂大石山也神芝五色生於名山之陰五色雲氣覆之其味甘苦以銅刀收之御覽三百四十五

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藝文

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御覽九百五十六藝文八十八引無君字爾雅翼九說郛五同

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十三葉小餘視之則知閏何月也不生九州各異君天下不同也御覽同上

徐無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水經鮑邱水注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石赤色如丹以二石相磨則火發以然無灰之木可以終身今則無之同上

霍山南岳其獸多赤貂御覽九百十二

霍山南岳其獸多紫獺同上

山邊水故有紫獺同上

温修山實三陽山也寰宇記關西道乾州永壽縣

絳水出絳山東谷東距白馬山寰宇記河東道絳州曲沃縣

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爲良弓御覽三百四十

通緯　逸書考

雒書靈准聽　甘泉黃奭學

均曰靈之所准可以測聽　清河郡本

氣五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　古微書案此見乾鑿度古微書又引鄭注起已見乾鑿度不錄

太極具理氣之原兩儀交媾而生四象陰陽位別而定天地其氣清者乃上浮爲天其質濁者乃下凝爲地　清河郡本

具猶備也　同上　案清河郡本標題漢司農北海鄭玄注北魏博士宋均

雒書靈准聽　校前篇題下注標均曰則此條注以下皆鄭注可知

日內陰而外陽故其心亡月質陽而性陰故其色白山外剛而內柔故泉出其上水體柔而性剛故火出其中　同上

天傾於西北水注於東南氣順於水逆於上　同上

於助語也　同上案逆於下當有脫字

日者陽精一歲再會於紀月者陰精一月再朔於晨所以建陰陽定寒暑正四時位五行啟風雲振雷雨也　同上

紀星紀晨猶朝也　同上

陪臣執命王公望風謀始合璽下並附諸侯歸心則月舉足垂爪　古微書　占經十一引洛書

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饑熒惑守心逆臣起　古微書

心爲明堂金守犯山崩兵大起木守犯國微臣叛水守犯水潦城溢熒惑守犯地震臣謀天子凶鎮守犯聖君出以御世黃光大赦久守水災客星守犯歲荒大旱彗射之憂喪大

雒書靈准聽　清河郡本

人廢

五星彗孛守犯皆占其主有災明堂爲布政之宮故其占尤甚也　同上

有雲象人青衣無孛在西撫於日人主之氣也　同上　古微書作有氣象人青衣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象也天官書索隱引洛書

西在日之西也　同上

蒼帝起蒼雲扶日　同上　古微書　已下五條並初學記御覽引洛書

扶輔也蒼雲一方　同上

赤帝起赤雲扶日　同上　古微書

同

上

赤雲二方 同上

黃帝起黃雲扶日 同上 古微書

黃雲五方 同上

白帝起白雲扶日 同上 古微書 已上四條通纂八引洛書

白雲三方 同上

黑帝起黑雲扶日 同上

黑雲四方秉其精而起者則其雲輔日 同上

蒼帝起天雨粟 古微書 類聚八十五引洛書

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 同上 類聚九十八引洛書

洛水地理陰精之官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瑞接河合際居中護羣王道和治吐圖佐神逆名亂教摘亡弔存故聖人觀河洛也 同上 初學記六以爲河圖文

天皇頭載三古邊首靡身碧虛秀揭地皇十一君皆女面龍頸馬蹏蛇身人皇龍身九頭達腋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相觀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囿 同上 自天皇至達腋見路史前紀自地皇氏至雲氏車見路史泰皇紀注引洛書

人皇始出於地提之國九男兄弟相像以別長九州已居中州以制八輔 同上 清河郡本於地提之國 伯陛口兄弟在九男上九州下有爲九圖三字下作人皇乃爲中州制八輔

天皇地皇猶在地規之外至人皇始按地儀以治天下者也 清河郡本

人皇氏駕六提羽乘雲祇車 古微書

人皇別長九州離艮地精生女爲后夫婦之道始此 同上 御覽百三十五路史前紀注 道作洛書類七辟

皇道缺故帝者興 同上 初學記九御覽七十六引洛書

赤帝之爲人親之豐長八尺七寸豐下兌上龍顏日角八采三眸鳥庭荷勝琦表射出握嘉履翌竅息洞通 同上 路史前唐紀

舜長九尺太上員首龍顏日衡方庭甚口面頤亡髻懷珠握褒形卷婁色黑露目瞳重曜故曰舜而原曰重華 同上 路史有虞紀

禹身長九尺有六虎鼻河目駢齒鳥喙耳三漏戴成鈐曩玉斗玉骭履己 同上 路史夏后紀

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 雲文十 懷神

珠下卽接舜受終至末書鈔一陳禹謨補引懷神珠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麻象日月星辰正月上日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孳西王母授益地圖同上御覽八十一懷神珠下卽接西王母受益地圖下云舜受終云云又蓂莢孳在朱草生上而無璿璣玉衡至上日十八字路史有虞氏紀注引至神珠又一條引舜受終至蓂莢孳衡有骨表如日也眉上曰衡重華重童子椎讀曰錘平輕重也握謂知玉衡之道懷神珠喻有聖性也西王母西方之國也在西方得此益地之圖來獻御覽八十一路史有虞氏紀

注引衡有骨表如日懷珠喻有明性椎讀如錘錘言能平輕重古微書同御覽引至有聖性也平上有言能二字藝文十一日衡衡有骨表如日者也椎讀錘爐錘平輕重者也握石錘謂知璇璣之道也懷神珠喻有聖智也西王母得益地之圖來獻書鈔一卷陳禹謨補引無衡上曰眉至輕重也握下有之錘二字

有人大口耳參肩足履已戴鉤鈐懷玉斗御覽八十二古微書耳上有兩字足下有文字懷上有胸字

有人謂禹也肩空也戊己土之日當平水土故以爲名也有骨表如鉤鈐懷璇璣玉衡之道或以爲有黑子如玉斗也同上古微書

當平誤作故當年

有人出石夷掘地代戴成鈐懷玉斗路史後紀十三古微書清河郡本作有人掘地出石夷戴代成鈐懷玉斗初學記九

注姚氏云禹胸有墨如北斗鄭謂懷璇璣玉衡之道戴鈐謂有骨表如鉤鈐星也路史後紀十三注清河郡本止懷旋璣玉衡之道七字

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或曰七尺連珠庭臂三肘御覽八十三古微書清河郡本末六字作珠庭折臂又見初學記九

頷前曰庭湯臂四肘故言折也清河郡本

湯臂四肘在亳能修其德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踴黑烏隨魚止于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古微書宋書符瑞志

檮杌之神見于邙山有人牽白狼銜劒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陽之遂有天下同上宋書符瑞志

有人雄起戴玉英祈旦失簉亡其金虎東南紛紛精起昌光出彰已圖之同上

有鳳皇銜書游文王之都書文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同上瑞志朱書符

蘆帝姬昌日角鳥眞身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以成草本之長而順天時水澤不內舟以成魚鼈之長不離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獵惟時不殺童牛不天胎童牛不服童馬不馳不驁澤不行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同上御覽八十四引至二史記周本紀正義引至七

文王獨坐屏去左右深念遠慮召太公望曰帝王猛暴無文强梁好武侵凌諸侯苦勞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災予矣行而得免於無道乎太公曰因其所爲但與其化上知天時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同上

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同上

王者王道行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服飾不逾祭祀之服則玉英出清河郡本百微書無王道行三字祭祀之服作祭服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五引洛書

玉英得玉之精液秀氣者也清河郡本

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象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黨尊

耆老則出古微書清河郡本象地作法地初學記三十御覽鐘介三引洛書

龜千歲則靈常有五雲覆其上清河郡本

蓍者五色耀文感北斗之氣而生王者明道理識善惡則生清河郡本

蓍草皆常生之王者有如是之德則四十九莖叢生之也北斗之氣四十九同上

流沙出不言小人起擅百川亂不言小人執政同上

起擅擅威之類也同上

鰡鰡魚狀如鵲食之不癉出涿光之山古微書

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引王隱晉書蓍引雒書零准聽靈作零疑誤

厲山氏產山谷分布元氣卽烈山氏古微書路史炎帝紀注引開山圖

尙書運期授 甘泉黃奭學

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太戊午蔀文王敬正義

注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季受命仝上

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仝也枉矢參射御覽咎徵部二占經妖星占上引白帝仝也枉矢參射古微書

房四表之道史記天官書索隱古微書清河郡本

朱均注四星間舟三道日月又星所從出

入也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引作鄭注

李大奕曰天鏡經天舟四表四表者房星也三道者房間三道南間爲上道中央爲中道妹間爲下道星經云房四星名天府管四方爲四表表三道日月又星常道也

蒼帝仝也大彗東出占經彗星占上

黃帝仝也黃星墜袁星占

夷帝仝也又郡陷地占

白帝亾也五殘出 妖星占上
黑帝亾二日亾出古微書 宝顏
桀失玉鏡用其噬虎 仝上
注玉鏡謂清明之道咥虎喻暴虐也 仝上

詩推度災 甘泉黃爽學
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宋書符瑞志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末八字作聖命天下治 古微書
按此孔門弟子尊師之記也天命元聖庚子日生元聖作述垂法萬世天下以治平焉傳春秋者謹誌聖人生本季月傳詩者謹推生日之義應運之理其文殊其指一也

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兩御覽天部一古微書
宋均注本即原也變陰陽爲雌雄魂也炎言未有形也皆無兆朕故謂之氣仝上古微書
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行三節仝上古微書
節猶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必知生八月仲者據此時薺麥生以爲驗也陽生物行三節者須雌俱行乃著也仝上古微書乃上有物字著作善
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二氣

未分別號曰渾淪 廣正釋天音義古古微書
上清下濁號曰天地三原云氣已兆廣正云酉仲
陽生酉仲陰生戌仲詩采薇正義 仝正釋
上 天正義 玉海天文編

按此陰陽以形氣言也陽爲氣陰爲形
氣始於太初生於酉仲所謂雄生八月
節也形始於太始生於戌仲則雌夾生
九月節矣此緯文當脊雄生九月節號
曰太始行三節今文已挾廣正云酉仲

清濁未分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說
本此緯緯云雄合物專號曰太素三未
分別號曰渾淪則廣正所云太素質之
始也生於亥仲已脊素朴而未澈也上
清下濁號曰天地則廣正所謂三氣相
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
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也郎顗傳
言詩三基但傳亥仲戌仲其一卽酉仲
也仝正郛疏不達其指謂陰陽常兼脊

知正

於萎爲疎故備論之
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三 困志魏文帝注
古微書 宋書符瑞志
如脊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肯檢後文
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
者文質也宋書禮志 清河翻本以法度相改以上作正文自三而復者以下至文質也作宋均注下又有以前檢後謂斟酌高辛夏后氏十二字
關雎鵲巢原冀得賢妃主八嬪 御覽皇親部十五 古微書
嬪婦也八嬪正於內則可以化四方矣仝上

古微書連注作正文 連注作正文

按此與詩敘憂在進賢義合八當作九
字訛周禮九嬪屬天官嬪婦之美俾也
賢則稱其職矣注義夾本敘說
復之日鵲始巢禮月令正義 古微書
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陽鳩因成事天性
如此也 詩鵲巢正義 古微書末無也字
復之日雉雊雞乳 困學紀聞詩
十月之交氣之祀交周十月夏之八月 詩十月之

李大琰曰周幽王六季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是此言周正十月爲酉月非亥月也

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爻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兼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 仝上

百川沸騰崇阴進山冢崒崩入舜仰高岸爲谷賢者遐遯深谷爲陵小臨大 仝上 古微書

邶結蝓之宿鄘天漢之宿衛天宿斗衡王天宿奎斗鄭天宿斗衡魏天宿奎牛唐天宿奎婁秦天宿白虎氣主元圣陳大宿天角檜國天宿招搖曹天宿張弧乙巳占

宋均注結蝓之宿謂營室星天漢之宿天津也 仝上 古微書鄘國爲結蝓之宿營室之精也作正文

按結宜作蛞本草蛞蝓蜀本圖經云蝸牛也頭肴四角廣疋云蝸牛蜆蝓也陸佃埤疋云蜆蝓入三十六種禽是四種角之類營室之精又鄭衛同一宿指新鄭也

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兌蠙蜍體就穴虞 古微書 御覽天部四又獸部十 事類賦天部 無首一句 類聚天部二引作乾鑿庀爲正文

宋均注穴淺也蠙音步千專淺鼻兎也 事類賦仝上 御覽天部四 古微書

外規肴雲內肴如芋而黃者京雲也 白帖雲 古微書京作景 清河郡本 剑橋舊刻古微書注云抄本少卯百五十九 百姓空虛水泥口口魚鼈不滋又穀無收 古微書 清河郡本附於蜆者食也一條後 剑橋舊刻古微書注云抄本少卯百五十九 撓弱不立邪臣蔽主則白虹剋日爲政無常天下懷疑則蜆逆行 御覽天部五 古微書 占經虹視占曖作逆無下五字

逆天地絶人倫當夏雨雪 御覽天部十三 占經雪占逆作違當作則 古微書雨雪下有則漢戚四字

上出號令而化天下震雷起而驚蟄睹震字起又見文選魏都賦注旗戟動而三軍駭觀其崇動化而天情可見矣初學記卷部古微書觀作覽矣字下有詩曰進進震雷不寧不令此庶刑政之大暴也故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清河郡本重衛體之三百四

逆天地絶人倫則二日出相爭占經日占二

日蝕君傷日占五 重御覽二百四

月蝕大臣荆月占七

熒惑熒圖爲水喪熒惑占一 按荘子曰螢惑變百變其脊永喪脊大水故云爲水喪

大臣戮亾熒惑瑞鉄鎖熒惑占八

建星動勞未央石氏中宮占上一

黄龍在丙正土職也一曰陳陵一名權星主

雷雨止神石氏中官占二

奔星止所墜其下脊兵劍宿止所墜滅家邦

衆星止所墜萬民亾運期授曰黄帝亾也黄

星墜流星占

逆天地絶人倫則天運滅御覽卷徽部二

逆天地絶人倫則蛟蚤興占經龍魚玉蛇占

傷恩倉賊止也蛇魚蟲蛇占

在下不臣蟲食葉螢者代也小臣爲禮政變

其法故大字同於代窮其變臣欲殺也龍魚

占

甲者押也萌則開也冬則閉也大義聲名弟一

契母有娀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

墜之契母得而吞之生契古微書史記三代世

陽氣終白露爲霜仝上

坐邑於豐起靈臺仝上 詩

建四始之際而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

之際爲革命

夫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興運于寅施化

于卯成紀于辰威震于巳德王于午故子者

孳也自是漸孳生也丑者紐也萬物之生已

定摳紐也寅者演也物演漸大少陽之氣也

卯者茂也物茂漸成也辰者震也物振而運

也巳者次也漸次而進也午者長也其時可

以哺也未者味也別其滋味異其美惡也丁

之匡衛革命

者勁也正強壯也申者伸也至昰而萬物大
舒暢也酉者飽也物至昰而形不嘉凋殘老
衰也戌者滅也物至昰而衰滅也甲者甲也
萬物孚甲猶苞幕也乙者屈也屈折而起也
己者起也萬物壯起也丙者炳也萬物明見
謀有所繫也戊者富也庶類富滿也庚者更
也物至昰而改將更之也辛者兵也物至昰
而殺篇也亥者太也該閡盡將復又有始
壬者任也至滿之專柔者揆也諸可度

其游生之理也淮南子卷
夫婬者淺也拔苗而薪旱者捍也毒捍忍殘

蝕者食也如蟲螣食禾日主人君食於月
主人臣從於東北東北爲英從於西北西北
爲殃英者該也君不度德臣不量功該墾爲
英殃者央也土地非常情性匪當不違爲從
氣虧爲殃百姓空虛水泥口口魚鼈不滋王
業無收

氣東北行于壁壁主閶生東而之營室營室
主舍産東而之危危主墟危東而之虛虛主
死蔵東而之須女須女主變胥東而之牽牛
牽牛主牽目東至于建星建主生出南而之
箕箕主發渓南而之尾尾主揮涂南而之心
心主華榮南而之房房主門戸南至于氐氐
主抵觸南而之亢亢主康見南而之角角主
觸遥西而之軫軫主天喬西而之翼翼主刻
蒸西而之七星七星主太陽西而之張張主

普徧西至于注注主委下西至于弧弧主柔
落西至于狼狼主敗毀北而之罰罰主削奪
北而之參參主參殺北而之濁濁主死傷北
而之昴昴主稽滯北而之胃胃主蔵伏北而
之婁婁主内謨北而之奎奎主毒螫風氣周
通形體亟顧也

詩含神霧　甘泉黃奭學

孔子曰从事詞類奇珍寶類增詩者天地之心君憲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類聚禮文部　御覽學部三　困學紀聞詩　古微書　清河郡本　案宋均注心主也祖領也宗原也戶由出入也說卦之文　御覽珍寶部三首引詩者天地字匱佗府　古微書匱佗府

集微揆箸上統元皇下敘四始羅列五際初學記文部　御覽學部三　困學紀聞詩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宋均注集微揆箸者緜緜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箸學脩天下也初學記　御覽仝上　古微書　清河郡本　案古文尚書帝命驗王字旁曰徵聲佗若　清河郡本又見瑯嬛以手維持禮內則正義　古微書嘉末四字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以戒說郛　清河郡本言之者無辠佗言也無罪

宋均注戒警也　清河郡本

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佗也古微書　清河郡本

宋均注頌誦同誦其德也　清河郡本

治世之音溫以裕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荒詩道然也古微書　清河郡本　說郛卷五

宋均注裕以致安怒以致亂　清河郡本

齊地御覽地部三十九佗夫齊之處孟春之地　古微書齊上有夫字位海岱之間土地汙泥涂之所歸利之所聚

地部三十九引止此律中太蔟音中宮角　御覽時敘部三　書鈔律書　嘉海岱十六字宮角佗羽字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又書鈔況引作涂之地汙泥之所聚

宋均注汚泥言卑下也　清河郡本

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脩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宮徵御覽時敘部六　古微書　清河郡本嘉

以急類聚歲時部　御覽時敘部六　古微書　清河郡本嘉

宋均注勁健也　清河郡本

秦地處仲秌之位男懦弱女高腰白色秀身律中南呂四字从書鈔增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類聚歲時部　御覽時敘部九　書鈔律引秦地處季秌之位律中南呂

音中徵　古徵書　清河郡本

膲明也落消切　類聚尘上　膲當作瞭其八古徵書宋均注

高目廣顙清河郡本宋均注

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僥磽而收故其民儉而好畜外急而內仁五字从太平寰宇記增　太平寰宇記河東道四引唐地磽磽其人儉而嗇積外急而內仁　古徵書

說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衍御覽時敘部尘上　古徵書

神鄧衛王鄭此五國者處州之中名曰地主

御覽州郡部三　古徵書者十有二字

天地東副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　山海經海外東經注　占經地占一千上多三萬二字　御覽地部一引天地相去億五萬里　古徵書

天不足副北無斉陰陽消息二字文選注無故有龍御燭燭文選注作火精　以往往字文選注無照天門中　山海經大荒北經注　王逸楚辭注　文選雪賦注　古徵書燭作精

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　禮斗威儀上正義　古徵書

宋注再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　尘上　古徵書

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史記天官書索隱

柱五星精爲五帝坐夷帝坐神名含樞紐精爲朱鳥中央黃帝坐神名含樞紐精爲黃龍白帝坐神名白招矩精爲白虎炎帝坐神名汁光紀精爲元苞可以類推

杓爲天獄主天殺　初學記政理部　御覽刑法部九　清河郡本杓上有斗字

宋均注天殺爲天子殺也　清河郡本

四角主張熒惑司過也　易緯乾鑿度注　占經熒惑占一引熒惑司賞四字

陽氣終白露凝爲霜　事類賦天部　御覽天部十二

宋均注白露行露也陽終陰用事故曰白露凝爲霜也　御覽尘上

日月揚光者人君之象也風雲列勢者將帥之氣也聲容具之　說郛　清河郡本

宋均注日以象君月以符后將帥之氣或

如兒虎動則氣動靜則氣亦靜也聲容具之謂象之也清河郡本

王者惠化充塞照洞八冥則繇臻御覽羽族部三類聚祥瑞部慕王者字洞淪謂古微書則下有神字清河郡本慕王者字洞淪潤臻下有神字說郛五慕王者二字洞作潤

宋均注繇瑞鳥清河郡本

堯時嘉禾七莖遘三十又穗御覽休徵部引路史陶唐紀注古微書

進進震電不宁不令此懲荆法之太暴故震

雷驚人使天下不安初學記政理部御覽刑法部一清河郡本

法作政慕之字

宋均注進進大光也不安謂物不安也雷亦震之蟄蟲皆啟戶而出之清河郡本

徙邑於豐起靈臺詩靈臺正義

又岳視三公岱宗爲之長封禪往焉書鈔封禪古微書

揚應階曰封禪之見於經者詩疏謂大宗伯王大封則先祭后土爲封文禮器

因名山升中於天雖不言封是封禪之事其它無聞焉文選王融曲水詩敘注引逸禮云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秦漢求仙採筴爲世所詬病建芒封岱始据緯書考史記云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餘王夫其俎豆之禮不章益難言之遷所謂傳益秘緯也據白敎引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二云爲孝經緯文又漢初如賈董諸儒引緯書皆曰傳古王盛興經籍無徵竊嘗以傳記緯書證經知

封禪即巡狩之儀經言巡狩不言封禪者舉其大也緯書不言巡狩者緯文佚闕又秦漢廢封建爲郡縣時巡禮廢獨封禪之說存焉耳時邁之頌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岳鄭君謂天子巡狩行邦國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證以大戴禮保傅篇新書胎教篇俱謂周成王封泰山禪梁父是巡狩封禪之事也尚書王制言巡狩曰柴而望祀曰覲東后曰朝以地

細以齊曰加地進律證以禮緯孝經緯
云封乎泰山攷績燔燎燔燎卽柴望考
績卽削地細齊加地進律之義是巡狩
而封禪考績也漢初大儒首推董賈新
書繁露俱言封禪新書已見上繁露第
六第二十又篇俱有
封泰山禪梁甫之文其弟寧泰山言者又岳以代
宗爲長也盧辯注大戴云古受命之君
行巡狩封禪之事封禪之禮周於恆霍
及繼體之君獨言泰山及受命者舉其

始是也負土爲壇以祭天曰封除地爲
壇以祭地曰禪變墠爲禪神之也說文
云禪祭天統地而言也禮緯云禪者除
地爲壇封禪爲祭天地益巡狩儀文之
大者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之義也
孔疏謂封禪必因巡狩而巡狩不必封
禪又封禪者每一代唯一封竊以爲未
然
從中州以東扃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

三

尺九寸也山海經海外南經注古微書無扃字長一尺九寸也從長尺五寸
也
東注無底之谷山海經大荒東經注
東北極肇人長九寸山海經仝上博物志御覽人事部十九
古微書有人下有名曰姆人四字
少室之山巔亦肇白玉膏得服之卽得仙道
世人不得上也古微書
太夷之山上肇明星玉女主主从後漢書增持玉漿
得上得上後而後漢書無服之而古微書而作卽成仙又
見

後漢書張衡傳注道險僻不通山海經扃山經注古微書太平寰宇
記關扃道引募山上肇明皇玉女手持玉漿
得服之則仙矣
大跡出雷澤夔肇履之又見路史太昊紀注生庖犧御覽
皇王部三初學記帝王部引夔肇履大人
跡而生伏犧古微書亦作宓犧於成紀
宋均注雷澤地名夔肇伏犧母御覽仝上述皇
之世有大人蹟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
氏于成紀也清河郡本
大電炎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而生黃

帝初學記帝王部 文選辨命論注御覽皇王部 無炎字北斗字星字而字文選附又作符 古微書 清河郡本生黃帝下有於壽邱三字

瑤炎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初學記 御覽天部十四 瓊瓌皇正白字 路史高陽紀注無如字無末三字 玉海祥瑞門無如蜺字下脊於若水首戴干戈七字 古微書

注星炎如虹蜺往貫月也路史仝上

慶都與赤龍合昏生赤帝伊祁堯初學記帝王部 路史陶唐紀注與他以 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慶都生伊堯 古微書婚他昏末有也字 清河郡本伊祁下無堯字

宋均注伊祁唐堯帝也清河郡本

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路史脊虞紀注 御覽皇王部六引握登見大虹意感生帝舜 古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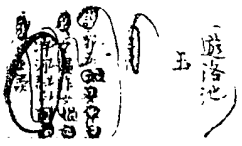
大禹之興炎風會紀路史夏后紀注 古微書 御覽皇王部七

注炎力炎風風后皆黃帝臣禹伯禹當其至也仝上 古微書臣下無禹字 御覽皇王部

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元邱水脊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謁吞之卽生契史記三代表引詩傳索隱云緯也 古微書玄鳥翔水遺卵于流娀簡狄吞之生契封商 丹鉛總錄怪異類引契母脊娀浴於元邱之水睇元鳥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

桉稷以跡生契以卵生鄭箋毛傳異說

竊謂帝王神聖之興天異其徵非常情可測今欲空談義理臆斷爲不必然之事謂書不可盡信乃故違經義衷以常理固矣善夫鄭君之論曰蒲盧之氣煦蠋桑蟲成爲己子況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佼子賢聖乎嘗觀三代而降如漢如元魏如金諸先世誕降神奇與感跡吞卵者奚以異焉近可徵遠又焉足怪且卽以經文言履帝武敏歆攸證以尒正義跡敏拇解義爲安乃云從帝見天將事齊敬不亦迂乎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吞乙卵爲天命也謂以祀禖而生則古之禖祀祀禖而生子者寧獨元王乃特異之曰天命乎長發之詩云帝立子生商帝謂天也鄭云炎帝是已公



芊說聖人皆感天而生春秋緊露亦云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跡而生鄭以爲感蒼帝精也蓋太微又精之帝在天故可以言天維天無爲以又精帝分司又行成化於上故感生者感又天帝之精而生也自感生之義不明而禘郊祖宗之祭議禮之家如聚訟焉

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事文類聚帝系部

宋均注聖人謂高祖也受天命而王必順旋衡淦故張良受兵鈐之圖命以授漢爲珍寶也仝上古微書又作天旋俗非

代漢者龍顏珠額御覽人事部又古微書

龍首顏似龍也路史炎帝紀注

孔子歌云違山十里蹲鴟之聲猶尚在耳政尚靜而惡譁也古微書

菖蒲益聰菜莧耐老說苑

馬蹄自鞮其蹄日行三千里山海經海內經注

麟木之精路史餘論麟非萃注見合誠圖

東方爲亂者彗守箕海水溫觀象玩占經星二十八舍

日虫蝕帝消占經日占又

七政天斗上一星天佐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木又主土六主木七主金石氏中官占下三又緯合王度紀又星占二

熒惑司寶熒惑占一

紫宮主出度石氏中官占下三

太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御覽皇王部九

姒嘉妻含始生劉季史記高祖紀索隱路史陶唐紀注古微書

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又見御覽皇王部十二

後夫龍感女媼劉季與也類聚祥瑞部御覽皇親部二

聖字史記高祖紀索隱引春龍入字古微書無漢皇二字無也字下有云一本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又見御覽皇親部二有十字女媼感龍作女媼感龍生漢皇清河郡本無漢皇二字

刻刻鏤也斉玉英之文也御覽皇王部仝上又皇親部二無二也字無之字鏤作扁

聖人受命必順斗張握命圖授漢寶御覽珍寶部一

七政星不明各佔其政不行全上

彗星守珠南越將爲敗彗星占中

蒼虫亾彗出房彗星占一

白虫亾枉矢流妖星占一

四方蠻貊制作器物多與中國反書則橫行倉則合和伏則交脚鼓則納腰如此類甚衆中國之所効者貂蟬胡床胡飯古微書緯候七百九十九

古之火正或貪于冰以出內火故冰爲鶉火心爲大火

宋均注珠爲柳全上

雷震百里去相附近全上 說郛五

宋均注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諸侯之政聲所至相附近也全上 重編說郛弓

黃帝座一星在太微宮中含樞紐之神其精有四象全上 重編說郛弓

宋均注四象謂青龍朱鳥白虎玄龜全上

其東蒼帝座神名曰靈威仰其精爲青龍之類全上

宋均注類屬也全上

其南炎帝座神名曰赤熛怒其精爲朱鳥之類全上

其西白帝座神名曰白招矩其精爲白虎之類

宋均注類毛屬也全上

其北黑帝座神名曰協光紀其精爲玄武之類全上

宋均注類介屬也全上

玄帝苾設神靈集謀者也全上

宋均注集謀代相降精也全上

蓍金十莖爲貫百二十莖采以煮之爲鬱合芳物釀以降神全上

宋均注合鬱之禮以降神也合鬱煮鬱合芳物釀以降神之禮也全上

詩緯　　甘泉黃薗學

倉三星梏又星在斗杓左右主倉人梏人史記天官書索隱

天下和平天瑞降地符升文選王融曲水詩敘注

氐后黃帝師又化爲老子以書授張良史記留侯世家索隱

陳王者所趣也文選陳胡詩注

酒數好道廢養簡禮文選弔魏武帝文注

宋均注簡猶闕也仝上

水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木神則信土神則智大義論讖第十四

又緯聚房爲義者受福行惡者凶占經又星

義星無光進退無常此仁遵失類也應義星占二

賢者退小人進而讒言侈陰賊行而天下晉

熒惑數出干主位夫而亡爲火兵災而圓爲

水喪止舍爲其邦疾則事急留則殃重熒惑占一

政失於夏則熒惑逆行仝上　熒惑占一引倦尚書緯

塡星蔘弯此奢侈不節王政也失　塡星占一

塡星入翼中行疾者國有急令人心驚惶不

定行遲者政有廢弛臣下陰謀不測各以入

日占之塡星占二

奎爲文令七宿占三

天市主聚衆石氏中官占上一

司命執刑行罰甘氏外官占又

枉矢流天降喪敗枉矢星占中

十月震電山崩水溫陵谷變遷民生日促後

二年幽王爲犬戎所逐

星在北辰不動其餘俱隨極以轉旋小星不

一其倫皆以順度爲吉天下有逆事乃有流

星之異流星占一

其爲天口客星犯之讒人肆毒守其南大臣

受讒謗之誅守其北后妃受口舌之禍客星占三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畢主雨月離其舍大

雨必行象人君心術慈和有賢良之臣佐之

恩膏下流若甘霖之大沛也雨占

虹霓主陰晴久雨而晚見于東則晴久晴而朝見于西則雨虹霓占

井有寒泉井入地深其氣本多暖寒泉已失其常水則其變可知石怪井水占

詩緯注坿錄

宋均注緯業也文選玩璠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注

案占經卷七引宋均云下有大字宋均曰筭內數者本主口舌客星犯之人主以

讒言誅罪大臣國必有亂文選答賓戲注

案占經卷七引宋均云主憂之事來客星犯之兩客相爭有兵必戰若兩部互爭天下兵安此書是詩緯筭爲天口小注傳抄者誤作

通緯 逸書考

春秋命厤序 甘泉黃奭學

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又揚子雲解嘲注清河郡本

大風飄石文選海賦注又鮑明遠出自薊北門行注

冥茫無形濛鴻萌兆渾渾混混文選江賦注

東方爲左西方爲右文選頭陀寺碑文注

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又見路史前紀二注每紀爲二十六萬七千年凡

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循一作飛紀八曰回一作提紀九曰離通紀十曰流一作疏訖紀古微書清河郡本首作自天地開闢至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下注云史記作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下無每紀爲二十六萬七千年十字末流訖紀作疏紀紀案古微書訖字誤小司馬補三皇紀引春秋緯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

末

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與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初學記九引人皇九頭駕六羽乘雲谷口文選洛神賦注引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御覽七十八人皇下有氏字駕六羽在乘雲車上出谷口下有分九州三字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古微書

宋均注九頭兄弟九人御覽七十八古微書

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文選魯靈光殿賦注末六字又見路史前紀二

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羽蓋鳥之羽魯靈光殿賦注

天皇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人皇出暘谷分九河古微書末句見路史泰皇紀注

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囿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古微書

洛書曰人皇出於提地之口九男九兄弟別長九國御覽三百九十六

人皇兄弟九人別長九州離艮地精女出爲之后御覽一百三十五路史前紀二人皇別長九州離艮地精生女爲后夫婦之道始此注引雜書摘亡辟云又見春秋命曆序

離艮卦所推也御覽同上

倉帝史皇氏龍顏路史前紀六下注云春秋命曆序

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周密與神通號曰五龍文選魯靈光殿賦注路史前紀二注引無周密與神通五字又餘論一古微書同

九龍紀時有臣無官但立尊卑之制路史後紀一注

古微書周禮疏序龍作頭

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歲爲神次之爲當作狙號曰皇神出淮駕六飛羊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初學記二十九又路史前紀三云人皇氏沒狙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下注云見命曆序古微書同路史

黃神氏或曰黃祿黃頭大腹出天參政路史前紀三下注云見春秋命曆敘云出天齊政則有官統三百四十歲狙神次之號曰黃神路史前紀三下注云見命曆序古微書引有官作百官

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政號曰皇次駕六蜚

廙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御覽九百六
神皇駕六蜚鹿化三百歲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六路史前紀三古微書化作值誤藝文九十九引化作值誤
次民氏是爲次是民　次是民沒元皇出天
易命以地紀穴處之世終矣古微書初學記二十九引次是民沒六皇出天命易以第絕紀字誤又見路史前紀三下注云此春秋命厤序文元皇亦作六皇
宋均曰次民沒民始穴處之世終也六皇
此下人數者也初學記同上路史前紀三注作六皇者此以下辰放氏而始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廛出
地郭而從日月初學記二十九引辰放大頭四乳駕曰皇次屈地郭駕六飛廛從日月治二百五十年案初學記所引與宋均注錯亂今訂正又地郭上脫出字郭作教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微書
宋均曰辰放次屈之名也地教地名飛麒
麟獸有翼能飛者從日月謂循其度也初學記同上路史前紀四注引宋均注辰放皇次屈之名也地郭地名從謂順度
古初之人卉服薇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
多陰風乃教民撙木茹皮以禦風霜綢髮閒
首以去霊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古微書案此見路史前紀四並不云見命厤序止於衣皮之人下注云命厤敘言被木枝者也
辰放六頭四乳六字誤當作大在位一百五十年離
光次之號曰皇談鋭頭曰角駕六鳳皇出地
衡在位五百六十歲初學記九路史前紀四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曰角格六鳳皇出地衡下注云春秋命厤序又一條引命厤序云次民沒離光次之號曰皇談治二百五十歲古微書首作帝辰放在位二百五十年末在位五百六十歲作治二百五十歲蓋從路史注

柏皇氏是爲皇伯登出槫桑日之陽駕六龍
而上下以木紀德古微書文選海賦注引皇伯登至上下出下有於字而上下作以上下路史前紀六注同文選注作而上下有末四字又文選揚子雲甘泉賦注引皇伯駕六龍
羲皇燧人始名物蟲鳥獸之名御覽九百十四路史前紀五注羲皇作伏羲氏之名二字古微書同
有神人名石耳藝文十一古微書耳作年按路史後紀三炎帝神農氏名軌一日石年下注云見春秋命厤序或作耳訛文選洛神賦注石耳訛作右耳

蒼色大眉洛神賦注眉作肩路史後紀三注同戴玉理洛神賦無此三字初學記九引神農戴玉理藝文十一路史後紀三注引至此書鈔一節禹謨補引同色鸞六龍洛神賦注引至鸞出地轄號作赤皇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御覽七十八路史後紀三注又一條引鸞六龍至末四海下有遠近山川林藪所至八字八十一萬里作八十二萬里古微書同出地轄上有有神人三字又占經四引神農始立州制形又書鈔百五十七引神農始立地制形紀日月清明有次序故神應和氣以生也神下疑脫慶字玉理猶玉英玉勝也初學記九引宋均注無猶字

路史後紀三生也作生之下作大眉一作大眉玉理一作玉英猶玉勝也案骨字誤當作肩藝文十一玉理猶玉神農也所爲如此其教如神農植樹木使民粒食故天下號曰皇神農也甄紀地形遠近山川林藪所至御覽七路史後紀三注又一條引注云其教如神使民粒食故天下號皇神農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古微書路史後紀四炎帝八世五百二十年禮祭法疏帝軒受圖籙受麻文選蕭曰馬賦注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譽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古微書禮祭法疏二十世詩生民疏月令疏文十八年左傳疏並作九世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紀反初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若合符節同上路史柏皇紀疏尾引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

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遂虞舜夏商或亦受焉水經河水一注古微書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籙次相代文選漢吉華林園集詩注吳越行注又文選東京賦注引無同字又陸士衡演連珠注引無同徵合符四字膺作應又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合符二字互倒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桀無道地吐黃霧夏隕霜冬下露古微書古經一百一御覽十二引桀無道露冬下又八百七十八引桀無道夏出霜出字誤又十四引桀無道夏隕霜路史後紀十四引六月隕霜古經一百一引桀紂無道露冬下

成康之隆醴泉湧出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古微書孔子修春秋退修殷之故厤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厤正之今考之交會不與殷厤相應古微書案晉書律厤志下引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以下同後下有如是二字春秋宜以至末係姜岌語孫氏誤入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積獲麟至漢起庚午一作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今爲二百七十五歲同上案隋書律厤志中十七年冑立厤成姜之上付楊素等校其短長劉暄與王頍等

執舊厤術迭相駁難與司厤劉宜援據古史影等駁冑立云命厤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至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張賓厤天正壬子朔冬至合命厤序差傳一日張冑立厤天正壬子朔合命厤序差傳一日三日甲寅冬至差命厤序二日差傳三日成公十二年命厤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張賓厤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厤序張冑立厤天正辛卯朔合命厤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厤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準命厤序庚寅朔旦日至張賓厤天正庚寅朔冬至並合命厤序差傳一日張冑立厤天正庚寅朔合命厤序差傳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厤序一日差傳二日宜案命厤序及春秋左氏傳並閏餘盡之歲皆須朔旦冬至若依命厤序勘春秋三十七日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處至少是以知傳爲錯據此則命厤序推朔旦冬至不止

僖公一事積獲麟至末見續漢書律厤志天地開闢萬物渾渾無知無識陰陽所還天體始於北極之野地形起於崐崘之墟清河郡本宋均注北極爲天之樞崐崘爲地之柄同已下俱宋均注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四萬五千年日月五緯一輪轉天皇出焉號曰防五同上防五天皇之號同上兄弟十三人繼相治乘風雨夾日月以行

同上

乘風雨從日月左右化治四方也同上定天之象法地之儀作干支以定日月度共治一萬八千歲天皇被蹟在柱州崑崙山下同上

崑崙爲天之中柱故曰柱州同上次後地皇出黑色面碧號曰文悅兄弟十一人與於龍門熊耳山同上

地皇兄弟十一人各治一方與於龍門熊

耳諸山 同上

共治一萬九千歲次後人皇出焉駕六羽乘雲谷口 同上

人皇九頭駕六提羽乘雲車使風雨 同上 案藝文七十一引作正文五行大義五引人皇九頭宋均云兄弟九人則當作正文爲是

兄弟九人相象以別分治九州人皇治中輔號曰握元 同上

人皇手握元故號握元也 同上

春秋命歷序 十

共治四萬一千六百歲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次後五龍紀父子五人分治五方長爲角龍木仙也號曰柔成次爲徵龍火仙也號曰耀屏三爲商龍金仙也號曰剛嚮四爲羽龍水仙也號曰翔陰父爲宮龍土仙也號曰合雛其神後司於四時 同上

五龍皆人首龍身死其神司於四時也 同上

合雛絕民始穴處衣皮毛 同上

皇神駕六飛鹿化三百歲 同上 以下多有與上同者以其順次敘下故不載入上文

化猶治也 同上

洛書摘亡辟曰次是民沒六皇出天地命易以地第絕 同上 案此見路史前紀三注謂春秋命歷序洛書摘亡辟兼有此文首六字當刪又以地地字衍絕當作紀

次民沒民始穴處之世終也六皇此以下之人數也 同上

辰放六頭四乳號曰皇次屈地勃 同上地上脫出字勃字誤

春秋命歷序 十一

辰放次屈之名也地勃地名 同上

駕六飛麟從日月飛 同上飛字衍注同

麒麟獸有翼能飛者從日月飛謂循其度也 同上 案飛麟言其迅速如飛也宋均注誤

治二百五十年離光次之號曰皇談銳頭日角駕六鳳皇出地衡在位五百六十歲次後有人五色長肘號曰有巢治五百九十歲蠢溫次之號曰遂皇冬則穴居夏則巢處燔物爲食使民無腹疾治五百三十歲忽彰次之

號曰庖羲同上
庖犧伏羲也遂皇伏羲女媧謂之三皇同上
有人蒼色大眉名石年戴玉理始立地形甄
度四海同上
玉理猶王英也謂神農也同上
治五百三十年而流紀紀作同上
流紀紀當黃帝之時同上
禪于謀泯號曰輸罔治五十四年軒提次之
號曰帝壽鴻卽軒轅有熊之子也同上

有熊少典之國號子其裔也同上
興于窮山軒轅之邱同上
軒轅之邱在窮山之西南同上
治百有五年而其孫顓頊次之號曰高陽治
七十四年而岌夋次之號曰帝嚳辛同上
嚳辛帝嚳高辛氏也同上
治七十九年而放勳次之號曰伊祁同上
伊祁陶唐之子帝堯也同上作氏 案之子當
治九十八年而禪于重華號曰舒昌亦曰都
君治五十三年而禪于文命號曰戎禹凡十
有四世治四百七十三年同上
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
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也後漢書楊厚傳注
宋均注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
方多逆賊也同上

通緯　逸書考

春秋內事　甘泉黃奭學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居也古微書 占經三御覽一引首二句御覽卅六引下二句書鈔百五十七引下四句

日者陽德之母藝文一 御覽三 事類賦 初學記一 古微書

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犧乃合故以為元御覽七十八 路史後紀一首作自開闢後乃下作消息禍福以制吉凶始合之以為元古微書同

伏犧氏以木德王天下之人未有宅室未有

水火之和於是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陰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交應瑞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御覽七十八 古微書 路史後紀一引伏羲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交應氣神農地過日月之喪古微書

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藝文十一 御覽七十九廡作室 古微書同

縫黃負圖作山之神能動天地氣昔孔甲遇之是為天縫同上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萃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愼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楔言氣相更也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鎖也桃楔今之桃符也古微書

陰宅以日奇陽宅以月耦陰宅先內男子當令奇陽宅先內女子當令耦乃吉陰宅內男子二人陽宅內女子二人御覽一百八十 古微書

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後漢書張衡傳注 古微書無首句 路史黃帝紀注

附春秋孔錄法

有人卯金刀握天鏡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通緯　逸書考

論語摘輔象　甘泉黃奭學

明由曉升級等差政所先後也同上　古微書　路史前紀五注引宋均云辨等降政所先後

必育受稅俗同上　古微書　路史前紀五注育作有誤

宋均曰受賦稅及徭役所宜施爲也同上　古微書　路史前紀五注無末三字

成博受古諸同上　古微書並引注

論語摘輔象　一

宋均曰古諸侯職等也同上　路史前紀注作受古諸侯之事

隕邱一作受延嬉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延長嬉興也主受此錄也同上　古微書作禧福也

遂人出天四佐出洛同上　路史前紀五注古微書

宋均曰出天天所生出洛地所生也同上　古微書

金提主化俗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爲民敦風化也同上　古微書

鳥明主建福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福利民也同上　古微書

視黙主災惡同上　古微書　路史後紀一注黙作墨

宋均曰爲民除災害也同上　古微書

紀通爲中職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爲田主主內職也同上　路史後紀一注　古微書

仲起爲海陸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主平地兼統海也同上　古微書　路史後紀一

論語摘輔象　二

注無末四字

陽侯爲江海同上

宋均曰主江海事一本作江湖同上　古微書　路史後紀一注引宋衷云陽侯伏羲之臣葢大江之神者

六佐出世同上　古微書六佐上有伏羲二字葢本羣輔錄

宋均曰宓戲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出世人所生也同上　古微書

風后受金法同上　古微書風后上有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十一字葢本羣輔錄

宋均曰金法言能決理是非也同上 古微書

天老受天籙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籙天敎命也同上 古微書

五聖受道級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級次序也同上 古微書

知命受糾俗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糾正也同上 古微書

窺紀受變復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有禍變能補復也同上 古微書

論語摘輔象 三

地典受州絡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絡維緒也同上 古微書

力墨受準斥同上 古微書

宋均曰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方牧同上 古微書

容光爲司馬路史後紀五

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子貢爲司空又左郎明爲素臣古微書 仲尼至司空御覽二百七引末句見左傳集解序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御覽三百七十一

顏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古微書 緯畧七

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子貢手握正是謂受相公伯僚手握直期是謂疾惡御覽三百七十 古微書勤業堂校定本首句作仲尼鉤文在手疑誤錢刻作仲弓

子貢斗星繞口南容井口御覽三百六十七 井口舊誤作升據古微書改正

子貢山庭斗繞口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注 緯畧七斗下有星字

論語摘輔象 四

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

子貢至孝顏淵至仁也古微書 案文選注正文與注蟬聯而下今據古微書改正

樊遲山額有若月衡反宇陷額是謂和喜御覽三百六十四 古微書脩作形

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御覽三百七十引 直原作眞依古微書改

太公大夫鼻有伏藏御覽人事部八 古微書 緯畧七引大夫作大口 案御覽不引於鼻類而引於口類當從緯畧作大口

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文選揚子雲解嘲注
時不再及文選陸士衡短歌行注又李少卿與蘇武詩注
朱均曰及亦至也同上
兗豫屬上台荆揚屬下級梁雍屬中上冀州
屬錯青州屬下上徐州屬下下御覽一百五十七古微書
九州繫於三台下級上之下等一台各有
上下中上中台之上錯雜也屬中台之下
下台之上下上下台之上下下下台之下

也同上古微書
虛王反度枉矢合御覽八百七十五虛字誤當作虎
山土崩川閉塞溪淪移山鼓哭閉衡夷庶榮
合兵王作續漢五行志三注干寶引論語摘輔象古微書引移作穆誤兵王作共主勤業堂校定本作兵王案王字有誤
鼓哭疑是鬼哭
子夏曰角大目緯畧七
子張曰角大目同上
伊尹珠衡同上
仲由珠衡同上

顏路山庭同上
伏羲虎鼻山準同上
禹虎鼻山準同上
孔子海口言若含澤同上

論語摘衰聖（案衰當作襄）　甘泉黃爽學

鳳有六像九包六像者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包者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距州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文字舊脫依御覽補）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者

唯黃持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十五引鳳有六象下無九包二字尾像緯下作有九苞冠距州作冠距鳴郎都作鄙都案引作摘衰聖古微書九包作九苞冠距州作冠距朱黃持作黃扶）

宋均曰緯五緯也度天也州當作朱朱色也戶所由出入也應天下和平者也黃黃中通理也鳳遇亂則潛居九夷（同上御覽天下有度數二字州作周朱色也作朱色好也所由出入下有陰陽出入亦閒戶無也字應字上有善哉二字和作與無者字與平也下有賀世慶賀於時也七字黃中作帝中帝字誤九夷作夷狄也古微書無緯五緯也四字天作尺無州當作朱朱色也七

今

字

承進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御覽七十六引論語摘衰聖衰字疑誤又承進曰三字有脫誤古微書無此三字）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麕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

孰爲來哉玆日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古微書）

附識　　逸書考

論語比考識　甘泉黃爽學

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古微書案此二語見白虎通辟雍引論語讖下又引傳曰黃帝師力牧云云古微書引此作比考讖又以所引傳附入之不知何據

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籙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古微書

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

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文選任彥升宣德皇后令注路史後紀十二注引重瞳黃姚黃其德也末四字似是注文

入昴宿則復爲星同上

堯舜等昇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於河渚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老流星上入昴有頃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虞堯喟然歎曰咨爾舜天之

麻數在爾躬御覽八十一

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禮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威疑作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

天之麻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禪舜路史餘論七古微書一二三四五下俱有老字舒禮作舒圖乃以禪舜下有堯在位七十年將以天下禪舜乃潔齊修壇場於河洛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相謂河圖將浮于是龍銜玉苞刻木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威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引見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古微書文選高謙

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元彥表注

殷惑女妲己玉馬走文選任彥升百辟勸進令上虞注古微書

朱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弃去也同上

伯夷叔齊義逐隆畢古微書文選安陸昭王碑注路史炎帝紀注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古微書案此語見史記困學紀聞十引抱朴子祛惑篇亦有韋編三絕鐵擿三折二語萬氏困學紀聞集證云太平御覽六百十六引論語比考讖曰孔子讀易云云蓋本緯書今檢御覽是引史記

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飲堯何力焉御覽八百二十二古微書路史後紀十一注引叔孫武叔毀仲尼如堯民云堯何功力者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里名勝母曾子敛衿古微

書御覽六十三引首二句後漢列女傳注水經洙水注類聚九御覽七十又百五十七兩引類聚珍版水經注作比考讖

孔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

卽夫子領徒之所也御覽六十三疑此注有誤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子掩目宰子獨顧由蹴墮車古微書水經洪水注續博物志並撰考讖惟殿版水經注作比考讖

宋均注子路患宰子顧視凶地故以足蹙之同上

子夏與子貢過社社樹有鳥子路搏鳥社人率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古微書子夏誤當作子路博物志

子路感雷精而生尙剛好勇親涉衞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乃中心惻怛故後人忌焉以爲常也古微書御覽十三引論衡

孔長彥孔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古微書案此見宋李石續博物志四陶淵明云事見論語摘輔象下卽接孔長彥云云古微書不察遂以爲摘輔象不知事見論語摘輔象謂上文遂人四佐伏羲六佐黃帝七輔非謂孔長彥孔季彥也刻本連接不分晰遂致貽誤孔長彥孔季彥事見逸叢子

徐衍負石伐子自狸首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古微書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注無首字

從善繹繹福負而歸市御覽八百二十七古微書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又李蕭遠運命論注

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仁義在身行之可强同上

以俟後聖垂基也文選陸士衡五等論注

文德以懷邦文選顏延年陶徵士誄注

正朔所加莫不歸義文選魏都賦注

附識　逸書考

論語撰考識　甘泉黃奭學

軒知地利九牧倡教 路史後紀五注

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 同上 周禮疏序古微書制官下有爰有九州之牧六字又云一作軒轅知地利九牧倡教

伏羲已前雖有官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 古微書案此條疑是象天文以制官下宋均注 周禮疏序

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渭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 路史後紀

十一注古微書

考靈差德而知堯步舜驟禹馳湯驅 御覽七十六古微書連注作正文今從御覽

德有優劣故日行遲疾也 同上古微書

穿胸僊耳莫不貢職 文選司馬長卿喻巴蜀檄注

遠都殊域莫不嚮風 文選魏都賦注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邱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古微書 禮檀弓上疏

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文選豬白馬賦注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子獨顧由驅墮車 水經淇水注

宋均曰子路患宰子顧視凶地故以足驅之使墮車也 同上

里名勝母曾子敬襟 御覽一百五十七

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積故名淵 文選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注

孺悲欲見鄉黨慕義 同上

漸於蘭則芳漸於鮑則臭 御覽九百八十三古微書

古者七十二家爲里雷震百里聲相附 古微書古者八字禮雜記下疏引雷震七字初學記類聚二御覽十三並引論語識

宋均注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也 初學記類聚御覽同上古微書

論語陰嬉識

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虞王禽 文選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慶注路史後紀十四注引集殺龍逢後庚子旦有金版出於中庭刻曰族王禽古微書引集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尅書出於庭中地曰臣族虞王禽

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日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同上路史後紀十四注引注云桀與逢同姓故云族王言必見禽殺也逢乃高陽後故別本作旋王古微書龍同姓稱族至見禽也在謂殺關龍逢上

虐王反度枉矢合古微書御覽八百七十五引瑞應圖虐作虎聖人爲政澤出馬文選東京賦注

論語崇曾讖

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文選曹顏遠思友人詩注

論語素王受命讖

論語讖 三

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莫不鳴嘺引經義考引文選李注類歸德

論語紀滑讖

漸漬以道靡消乃行經義考引文選李注陳滅齊六卿分晉同上

論語讖

雷震百里聲相附初學記一御覽十三

宋均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也同上

自衞反魯刪詩書修春秋文選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

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文選曹子建王仲宣誄注又蔡伯喈郭有道碑文作六十四人

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宋均曰懷藏也同上

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同上路史後紀四讓作遜

仲尼云吾聞堯與舜同遊首山觀河渚有五

論語讖 四

老來見曰河圖將來告帝圖書言訖化作五星飛入雲中而隱開元占經七十七

宋均曰五老五客星也同上

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御覽五事類賦二又御覽三百八十三引作二老曰河圖

持龜告帝謀持龜二字疑誤又五老日河圖將浮亦有脫誤當俱同下有朱均注日龍浮於水四字似注浮龜衔玉甲訓河圖將下脫來告帝符四字又藝文一引觀河洛下即接有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又十八引堯舜遊首山觀河洛乃有五老遊河洛日河圖將浮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案河圖將浮亦疑有脫誤

平星主法 御覽六 古微書入陰嬉讖

五帝立師三王制之 白虎通辟雍

—補撰考讖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御覽地部三十五

孝經內記圖記一 甘泉黃爽學

日和五色君有德 開元占經五

主不敬天地犯名山大川則日色青白黃黑同上

日無故過中時無光人君不明天下有兩起兵同上

主驕慢日月失明 同上又十一

日出東方二竿亭亭無光爲日病未入二竿亭亭無光爲日病同上

日無暈而烏見所宿之國亡絕 占經六

日分割君失亡 同上

日毀爲五此謂有失天下亂於中也 同上

日夜出明臣賊其主奪其家一曰兵起天下飢再出三年君死國亡 同上

三日並出者國君必亡其位有人在前后宮中同人君卽亡也 同上

日月兩見十月不雨兵在內起及外 同上

日上冠者君與兄弟姊妹有隙占經七
日珥赤兵白喪青晕黑死黃有喜不出三年
同上
日珥入主有喜爲拜將軍若有子孫一日有
風同上
珥有四太子大喜同上
日光潤澤有抱國昌同上
日四傍各有重抱四方附之也同上
日兩背有反者同上

日四背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以宿分占之同
上
日傍一珥萬人死其下同上
日傍有一直蔽在一傍欲自立從直所擊者
勝同上
日傍有兩直其色潤澤有侯王立同上
日有赤雲如車輪或二或四其背向外提外
臣背其主期六月一提不出六年王者亡地
其曲向日爲內臣背其主二提期三十日至
四提期四十日至同上

日傍有赤雲如車輪四曲向日名曰兵提不
出其年有自立者以宿占之同上
日四提不出三年大有兵大將兵出亡五穀
價貴一倍三十日可止大雨不占同上
日左珥冠者君東宮私婦女之事同上
日冠左右珥者天下有喜同上
日出而珥天子有德令一日有賀喜同上
日有四背珥無軍在外而見天下兵起軍在
外天下兵盡罷同上

日四背珥氣如大車轂者四人主不安大國
不出一年大事貴二背有反臣三月大雨下
同上
日冠紐者君與青衣私相愛欲成立爲妻也
在宮同上
日傍有重抱其一旁有抱抱后有背戴順抱
者勝同上
日暈而明天下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不戰占
經八

日有白圍之候日白暈不出九十日有大暴兵裏大貴三倍歲多暴風春雪霜民多病亡野大多在所見之國九多其君不安同上

日有黃圍之候風雨和農田治一歲數見旦大安所見之國吉不出三年同上

日暈亡三日雨大風起兵若土功各當其星占同上

日暈有旦氣圍有喜戰鬬氣所擊者勝同上

日暈且冠戴又有反照於日上有戴赤青晕

四五尺左右上下有氣各一丈許不出九十日有立侯王不出百日有大赦羅貴十倍大豆九甚同上

日暈有冠兩珥有戴貫珥中下交日下天下有名之臣死不出三十日有赦同上

日暈暈中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中中人勝同上

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同上

日暈外四背珥所爲離於外者外臣有離去者同上

日暈中有四背珥其背端暈出暈者反從內起同上

日暈有珥梨地立王同上

日暈有虹貫暈中順虹擊者勝殺將同上

日暈有青雲從外貫暈戴客勝同上

日暈有白氣從外向內刺外人勝圍城城拔同上

日暈有白氣從內向外刺中人勝圍城不拔

同上

日暈赤氣貫中屬日臣賊主赤甚者爲用兵不甚者爲用葯陰者不發人莫知之同上

日暈有氣如牛入居暈不出三日寇入城同上

日暈有青暈二重者其災在春內女親用事甲乙暈者所見之國彫殺草木五穀不出六十日中有兵起所見之處者用事弱亂故日暈者三年乃止同上

日有黑暈二重其災在冬月同上

日朔蝕既天絕晦蝕既地絕先晦蝕既人絕占經九

主驕慢日月失明占經五又十一

月入三台中君有大憂患敗在臣下占經十四

歲星生氣爲青穰者明日大寒小雨見此者魚鹽大貴不出二旬皆可再倍貴不過二十日止所見之國傷苗少實天下有一歲十飢見者不出其年富民從其徙移王者不安大臣坐事不出二年天下縑布練貴縑絮四倍

萬民大寒占經二十三

歲星犯營室在其東有喜事期四十日應在其北民憂期三十日在其西期四月五月羅貴及黍貴十倍有鋼厥之事在其南不占占經二十五

若熒惑黑赤氣爲赤穰者不出五月有賊三十日有飢五十日旱魚鹽貴二倍自止占經三十

塡星有黑穰如烟者三日內有惡風折木若無風必有暴雨傷禾稼歲大飢民去其土占經

三十八

塡星犯營室爲土功事急民財匱乏不保其妻子天下不安占經四十

塡星犯營室人主多內寵正后坐擁宮名有別建宮寢之令同上

後宮淫侈工役不時則營室見於房次占經六十一

星流無光國無賢臣政治乖雜人民不安天下有兵占經七十一

君臣無道不以孝德治天下烏雲蔽日茫茫混混四方惶惶占經九十四

天子行孝德則景星見御覽八百七十二說郛五古微書

王者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陰陽合度則太微五帝座星明以光也同上說郛五古微書

王者得禮之制不傷財不害民君臣和草木昆蟲各象正性則三台爲齊明不闕不狹如其度同上說郛五古微書

朱均曰君臣制度宮室車旗多少各有科

品則應也 同上 說郛五 古微書

王者遠嬖別微殊賤抑驕臣息亂子則屏星爲之明以潤帝座章而光 同上 說郛五 古微書

屏星五帝座爲之明以潤章大也 同上 古微書

無爭之二字

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均明河行不離其常 同上 說郛五 古微書雲作靈

宋均曰天子考察天氣若梓愼見星之祲者也所以獲福覆災五車主五穀民蘧災

得福歲無饑寒之困五穀星之明以應之河若離常則有決溢之憂則九穀失所殖矣同上 說郛五殖作植 古微書作擇誤

昆弟有親親之恩則鉤鈐不離房 同上 說郛五不離作入 古微書

宋均曰鉤鈐遠房則疎闊今昆弟相親故天相近明其友也 同上 說郛五

王者厚長幼各得其正則房星有德星之應 同上 說郛五

宋均曰房心爲天子明堂布政之宮長幼厚則政教著明房星應之而時也 同上 說郛五

王者敬諸父有差則大角光明以揚 同上 說郛五 古微書

宋均曰諸父伯仲叔季也斗爲帝車所乘也角堅剛而居帝前帝敬諸父感天應之也 同上 古微書

大角爲坐侯 古微書 援神契 史記天官書索隱引

宋均曰坐帝座也 同上

斗曲杓撓衆成車房爲龍馬華蓋覆鉤天罡八魁神不獨居故驂駕陪乘以道即屬 同上

宋均曰房星既體蒼龍又象駕駟馬故兼言之也覆鉤既覆且鉤曲似蓋也天罡八魁又侍御陪乘 同上 後漢書輿服志注以爲援神契

歲星守心則年穀豐鎮星合房符明道興太白合表四夷從服之象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古微書 歲星二句御覽五又三十並引援神契鎮星至末御覽休徵一引援神契

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

命

蝕天子失仁太白經天日食修孝山崩理惑
同上　續漢書天文志五行志注並以爲鉤命決

彗星出北斗鬬大起在三台臣害君在太微君害臣在天獄諸侯作鬬彗行所指其國大惡四彗在月中者君有德天下欣心大豐盛
御覽八百七十五　說郛五首句作彗在北斗　古微書鬬大起作兵大起其國大惡下有彗在日旁子欲殺父八字無四字史記秦始皇紀正義

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强國慈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

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星賊河河決賊處處起
古微書　續漢書天文志注以爲宋注鉤命決文

附識　逸書考

孝經雌雄圖　甘泉黃奭學

子日晝冥者水溢山崩水灌涼州凶在五都酒泉丑日晝冥者鬼山崩水出灌兗州凶在濟陰任城寅日晝冥者虎山崩水灌徐州凶在下邳卯日晝冥者水山崩水灌青州凶在平原齊國開元占經一案鬼下虎下疑有脫字

日彗者君有大德天下大豐同上

日刺者爲有氣刺日中也謂下賤度上心知

其是非如猶豫行之也一年有殃臣之犯上也日大色黃最所極甚則衆陰惡氣近傍則賊度上心爲刺在左爲欲諫惡諫字疑誤在右爲欲立王在上爲欲撫主在下爲欲易君若此之變君急責躬自悔考過執事愼其是非以治王治也同上

日刺甲乙父子取惡也日刺丙丁君臣相疑改政教也日刺戊己后妃有意害君左右日刺庚辛上下將亂日刺壬癸宦者有傷同上

日中分天下分爲二同上
日重黑甲乙皇太子殃丙丁大臣折傷戊己后妃失御爲祟庚辛將卒軍奸大行也壬癸君政暴亂而下不掩救也其變異所見皆主亡滅之事惟有賢君良臣除大惡革僞朝定尊卑如此則消除同上
子日日鬬者季氏欲爲天子丑日日鬬者趙氏欲爲天子寅日日鬬者姚氏欲爲天子卯日日鬬者衞氏欲爲天子辰日日鬬者逢氏

欲爲天子巳日日鬬者步氏欲爲天子午日日鬬者劉氏欲爲天子未日日鬬者朱氏霍氏欲爲天子申日日鬬者陳氏欲爲天子酉日日鬬者周氏二字原缺據魏氏圖補欲爲天子戌日日鬬者閻氏欲爲天子亥日日鬬者秦氏欲爲天子同上
日冠謂臣權在君上也不損至於進所愛復不損害忠良復不損專主政復不損邪行私復不損王政衰復不損謀爲非謂不以禮自治上不知也占經七
日冠甲乙天子欲變也丙丁君臣相反覆下逆上上不能止息也戊己妻黨貴寵極也庚辛將帥僭竊爲奸壬癸寒賤暴貴同上
日左珥者君有陰私事與旁婦爲奸在西宮中欲立下疑脫爲右珥者君有重宮婦人陰事私發同上
日珥者此變最劇敗傷君者也致滅上有亡徵鬬從君不禁下起在左右鬬從臣詐主在

上鬬從后妃在下鬬從臣專政從爲自用橫爲暴多與奸臣通同上
日冠左珥者君爲婦女私相知同上
日紐冠者君兄弟婦女私相奸淫也同上
日四旁有四珥珥外左右有二抱者子孫昌同上
日冠紐左珥者君與舊母舊字疑誤私相狎同上
日冠紐左右珥天下有吉喜五逆皆除同上
日紐左珥爲兄弟私相通同上

日中有氣三重日下有虹下行正直長丈不出一年立故貴人絕後有異兵小勝戰鬬流血有兵一年中天下不安同上

日刺冠重累並出遠見者自失君子戒父之變也宜審察之同上

子日日蝕者齊國王死期在五月十一月丑日日蝕者趙國王死期在六月十二月寅日日蝕者燕國王死期在七月正月卯日日蝕者魏國王死期在八月二月辰日日蝕者

國王死期在九月三月巳日日蝕者梁國王死期在十月四月午日日蝕者朱國王死期在五月十一月未日日蝕者沛國王死期在六月十二月申日日蝕者鄭國王死期在八月二月戌日日蝕者齊衛王死期在九月三月亥日日蝕者秦魏王死期在十月四月經十

三光占曰辰星犯胃母子同死國立後王且有急令國主當之占經五十六

辰星犯北斗第一外之兵起北國失政一曰有

孝經緯　孝經中契　甘泉黃奭學

某作孝經文成道立齊以白之天則立雲踊北紫宮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裔孔某知元命使陽衢乘紫螭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鄭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字滅消其餘文飛爲赤烏翔摩青雲御覽六百十　路史餘論五首作某見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下有乃

字天下無則字立雲作立霜踰北下有極字角作召號下有曰字篇下有目字雲神星裔作立神辰裔餘字滅消作餘文二十消滅無下其餘文三字烏作鳥古微書同路史立霜作立雲

孝經左契

日變有五色蒼色見於百姓也開元占經五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人序孝悌忠信以自彰古微書　御覽一引首二句　說郛五無首八字末有爲一德也四字清河郡本同

宋均注一德謂從一體也天序日月星辰

正

不欲人見而人見自光人序孝弟忠信不欲人知而人見自彰同修一體也清河郡本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清河郡本引天子至出書大孽消滅景雲出遊又見類聚一又九　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說郛五　初學記十七　御覽四百十八　御覽二百三十一　又二百七十五　古微書順作頭誤

封于太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紀號垂度示典功平政教古微書　文選注書鈔並作鈞命決

霜以挫物露以潤草孝之於身如露之於草也清河郡本

宋均注孝皆人心所自然有者行之善則如露之於草其身自澤行之不善則若霜之挫物其自損也同上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病則致其憂顧領消形求髭翼全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錄所表事賜算中功祉福永來說郛五　清河郡本孝悌五句見初學記十七

孝之溺身也猶春雲之淡淡也不孝之溺身也如夏日之炎炎也能盡孝者若秋月之清清也不能盡孝者方冬風之厲厲也故孫之孝屬于子子之孝屬于身身之孝屬于父父之孝屬于祖夫且五世之孝也天人共欽之

清河郡本　說郛五引首二句雲作氣

赤雀者王者孝則銜書來　說郛五　清河郡本

孝感之至通于神明則鳳皇翔　說郛五　清河郡本翔作來

不孝敖煇在喉嚨命凶　同上　說郛五　清河郡本喉下有舌字

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荅入斗亡其度　說郛五　清河郡本無弟字　御覽八百七十五引鉤命決

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旨捂義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一字包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題以題符冠就　說郛五　清河郡本

孝經右契

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

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子　初學記子下有時務名受紀五字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獸如麐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　以上初學記同下作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往麟蒙其耳以下同　又說郛五西走以上同下作孔子發薪下麟孔子見兒發薪下麟示孔子而而蒙其聾訛誤之至兒發薪下麟示孔子而麟向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御覽八百八十九　初學記二十九　白帖麟引左足上有折字赤松下無子字有字時傷名受紀六字示孔子示作視下作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以下同　古微書同白帖事類賦麟引孔子夢芻兒捶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爲赤松子見一禽如麐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按此副節太過以芻兒捶麟屬之夢中誤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起乃呼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汝來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吾見一禽巨一如麐羊頭頭上

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曰天下已有主矣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各廣三寸長八尺每卷二十四字其書赤劉當起文曰周姬亡□□赤氣起□□□大耀興□□□玄邱制命帝卯金 清河郡本

麟麟一角明海內之共一也不刳胎剖卵則在郊矣 路史餘論五

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人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孔子絳單衣向星而拜 御覽五百四十二 說郛五

孝經緯 五

內深藏不足爲神外博觀不足爲明惟孝者爲能法天之神麗日之明 說郛五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宋均注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夫仁猶不足爲明唯孝者爲能動天之神感日之明與身相通附矣 清河郡本

孝匪形迺格神 說郛五 清河郡本

宋均注孝匪可形以神相授矣 清河郡本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說郛五 清河郡本

曾子撰斯問曰孝文手跡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自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詩書以合謀 說郛五 清河郡本 案語有訛誤

孝經契

日和五色明照四方黃白失信赤青奪明黑多暴害乖離失信則慢 占經五

孝經右秘 六

日光明海內樂無怨心陰陽調年命長民人以事 占經五 以事下有脫字

五星貫珥臣下逐 占經十八

歲星在角天下大病 占經二十四

歲星入五車王義經亂帝家 占經二十八

太白垂冠天下亂臣下亂 占經四十六

歲將大惡金加於胃 占經四十九

孝經威嬉拒

欲去惡鬼五刑具五人皆持大斧著鐵兜鍪
鞮之常使去四五十步不可令人近也御覽三百
五十六　古微書五刑具作須具五刑五人
上有令字鞮作鍪

孝經讖句

歲星守太微在其北民流死在其西民以風
災死者虎狼入國在其南狗多狂亡在其東
不利小兒占經二十五

歲星守虛在東民多暴死守其北不占在其
西其歲少雨在其南王者宮中不安宰相之

家坐弃市同上

歲星守昴在其南羅一貴一賤其月有土功
君變其政在其東金器刀劍貴在其北有別
離之國奪地之君若死在其西不占占經二
十六
熒惑入虛守其南宮中多逃亡守其北水齊
城郭倉庫皆空守其西國中兵盡發守其東
王者不敬宗廟神明有不享者國多耗敗期
在年中占經三十三
熒惑入虛守之國無儲蓄民人枵腹天下以
飢起兵人主不安其宮同上
熒惑守昴貴人有係獄者若乘昴色潤澤獄
吏公明囹圄空虛人主有令德占經三十四
眞星逆行之角天下疫作牛馬多死占經三
十九
塡星守虛在其東民生困乏廬舍蕭條在其
北不占若在其西歲無時雨土膏不濟秋收
歉望在其南宮人多逃出貴戚之家不備內
御民多鰥夫中饋空虛占經四十

通緯　　逸書考

春秋　　甘泉黃奭學

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公羊隱元季疏

哀十四季春獵狩獲麟佺春秋九月書成仝上

孔子佺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

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公羊昭十二疏古微書入考異鄒

經十有四季春獵狩獲麟夫受命蒼失權周

滅火起薪采得麟公羊隱元季疏路史餘論麐本說

麟生於火遊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公羊哀十四疏文選幽通賦注

麟出周亾故太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

伏羲佺八卦正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佺

春秋以改亂制公羊隱元季疏古微書入考異鄒

正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洽

陳叙圖錄仝上

正水精治洽爲夫制功仝上

黑龍生爲夫必告視象使知命仝上

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肯其中得又

始之文左氏隱元正義

春秋設三科九指公羊隱元季疏

宋均注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

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指者一曰時二曰

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

曰譏八曰貶九曰絕王與天王天子是錄

遠近親疏之指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指

也仝上

按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指者新周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指也又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

指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

狄是三科九指也徐疏謂總言之謂之

三科科者段也析言之謂之九指指者

意也宋氏又育說者春秋內其斯二種

理

春秋書育七錄八錄之義仝上

桉疏云惠公妃匹不正夫道帔文姜淫而害夫婦道帔大夫無皇而戮君道帔臣而害上臣道帔晉殺申生宋殺痤殘虐枉殺其子父道帔楚商臣蔡般弒君子道帔桓八季正月己卯烝十四季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季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亂不修周公禮帔是爲七帔余謂隱元季不書卽佐君道帔祭伯來非王命臣道帔鄭伯克段兄

弟道帔書惠公仲子夫婦道帔父子道帔矣其八帔之義與

孔子親仕之定哀故以定哀爲己皆定哀皖當於己明知昭公爲父時事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者全上

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敘○案隱云見春秋緯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公羊僖四解詁疏云春秋說文又成十五疏襄三疏桉語亦見緊露第七十六篇

德合元者俾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遥術無文字德明證合天者俾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俾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公羊成八解詁

宋均注言皇之德象合元炁逍遥猶勤動行其德術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爲其證矣公羊成八疏

桉解詁此文疏以皇象至明證爲春秋

說文古微書以此文入說題辭今仍孫氏全錄其文又疏解河洛以下云河出圖洛出書可以受而行之則施于天下行合人道者符瑞應之而爲天下所歸往是以王字通于三才得爲歸往之義

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季一曰九頭紀二曰攝提紀三曰合雒紀四曰連通紀五曰叙命紀六曰循飛紀七曰因提紀八曰禪通紀

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史記索隱三皇紀通考經籍考

按此文自開闢至六百季與元命苞文不合繹史所引亦與此異蓋不可考矣

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佔耒耜播百穀曰神農禮月令正義通考郊祀考

青陽卽昌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育天下號曰金天氏左氏昭十七正義

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公羊傳十六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圂方曰秋北方曰冬公羊隱元季疏

紫極爲天帝禮曲禮正義又郊特牲正義佺紫微宮爲天帝

北極爲燿魄寶郊特牲正義

又帝亦俾上帝仝上

日之將食則斗弟二星變色微炎不明七日而食續漢書又行志注

日食旣君行無常公輔不修惠戾狄强侵萬事錯仝上

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畢者雨文選七命注又續漢志注引至風字止靖陵注月上有日字

星有好風月離于箕風揚沙編珠天地無才三字尚書洪範正義詩漸漸之石正義周禮大宗伯疏俱無上四字

風從箕星揚沙乖石歲琴紀麗風

風東方雨圂方陰中央曀北方晹南方唯天陽不變詩漸漸之石正義云賈逵服虔因又行傳及春秋緯之文云云

歲星退而南三月生天梧陽旣變萌戰亂兵行諸侯大擾所見兵起觀象玩占妖星名狀

天苑主牛左氏傳十九正義

天雞天狗天豕仝上

天狗如大雷奔星有聲墮乙如火見則四方相射南齊書天文志

天投蜆天下怨海內亂後漢書楊賜傳佺加春秋讖引止此東觀漢記又行志

四百之期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觀象玩占日

后扶亂政

按玩占引此文上云日晝昏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曲禮正義

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公羊桓二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鄉大夫又元士三仝上

三牷一祫又牷一禘公羊文二疏

禮天子特牲特祫仝上

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公羊文二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公羊宣八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公羊定八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桉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解詁云判半也半珪曰璋下引此文又云簪得郊天故錫以白

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公羊宣三解詁　疏云三牢之義出春秋說

冠者又六人童子八九人公羊桓又疏

桉徐疏下云蓋是天子零也疏以論語冠者又六人童子六七人爲魯人正零考論衡明雩篇云魯設雩祭于沂水之上莫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出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左氏傳曰啟蟄而雩

今傳文仍郊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調和陰陽故與之也焚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從雩也徐疏蓋與論衡說合論衡以莫春爲周四月正歲二月莫以龍見亦爲二月謬謬不可從聊出之備一說耳浴風之說包氏注文以莫春爲夏正三月也皇侃疏又引或說冠者又六又六三十人童子六七

六七四十二人合爲七十二人孔門升
堂者七十二人也又引王弼云沂水近
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壇有樹木遊者
託焉丞繇之以廣異聞
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文謁行與詩十月之交正義雲漢正義
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論衡順鼓篇引春秋說
禮天子千雉公侯方百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公羊定十二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楊應階曰雉有三說公羊定十二季傳又板爲堵又堵爲雉詩鴻雁箋申之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禮弓注云板蓋廣二尺長六尺以廣言又二得一丈是堵之高也以長言又六得三丈是雉之長也堵高一丈長六尺雉高一丈長三丈彼坊記注考工記注皆云雉長三丈高一丈王惣期注公羊以又堵又字誤當爲三非也又經異義引古周禮左氏說以一丈爲板板廣二尺又板爲堵長丈高丈三堵爲雉長三丈高一丈詩鴻雁傳亦以一丈爲板又板爲堵其說雉數與鄭同其說板尺數與鄭異其三堵之文與鄭據公羊又堵文異應階謂古學不知所據鄭據傳文鄭義爲正矣其何休說則取戴禮韓詩說八尺曰板云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凡周十里三十三步二尺一里千八百尺十里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但戴禮韓詩說云板廣二尺積高又板爲一堵又堵爲雉雉長四丈是八尺爲板以長言之一堵又板高一丈長八尺故一雉又堵長四丈也何氏不析板之長廣而概以八尺又故又又再乘一雉爲二百尺此一說也雉長四尺又一說矣其天子諸侯城制有二義坊記注子男城方又里詩文王有聲箋方十里曰成文王築城適與

成等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典命注
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
子男之城蓋方五里書無逸傳注或者
天子實十二里之城此一義也又鄭駁
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
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無逸傳注云周
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然則
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
里之城爲近可爾此又一義也蓋典命

匠人皆經正文故鄭兩解之考逸周書
佚雒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千六百八十丈凡九里）以里核之爲九里與匠人
合今以九里之城合雉數凡徑五百四
十雉周二千一百六十雉其七里之城
則徑四百二十雉周一千六百八十雉
五里之城徑三百雉周一千二百雉三
里之城徑一百六十雉周七百二十雉
此緯云天子千雉諸侯百雉伯七十雉
子男五十雉與經傳異以鄭義推之則
千雉凡十六里二百步五十雉凡二百
五十步小大皆非制也若以何氏雉二
百尺推之千雉爲二十萬尺凡周一百
一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方徑得二十
七里一百二十步五尺其五十雉爲周
五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方徑一
里一百十六步十五尺有奇亦非制也
又何以軒城爲闕南面以受過疏以軒

縣闕南方爲證校說文鄣部云鼓者城
闕其南方謂之鼓蓋古有是制矣疏乃
云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不妨仍有
城
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席大夫與席士式
凡（公羊宣六解詁 疏云春煐說文
曰杜縣與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
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與致仕（公羊桓五疏
選老大夫爲卿選大夫妻爲母（公羊襄三十解詁 疏云

按解詁文上云禮后夫人必育傅毋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疑亦本緯文

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閎次宜爲告符持棺器從所以衛不虞公羊昭二十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藁草二字譌當作槀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周禮冢人疏白虎通崩薨

禮育不弔者三兵灾壓灾溺灾公羊定十五解詁疏云

應其鐘禮月令正義

注應鐘應其鐘類仝上

萬者盡王以萬人取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公羊宣八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按公羊壬午猶繹萬入仝籥傳云萬者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解詁以萬盡樂籥名引此緯文

袞儀父善翬聖公羊隱元年疏

桓三年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皖其後楚僭號稱王滅鄧教政教陵遲公羊桓三疏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公羊僖八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皋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仝肰若煩燗從內發故云爾者其自亾者明百姓得仝之君當絕者公羊僖十九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彗文公季老恐伯功不成故上白天子諸侯

不可率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猶錄內也公羊僖二十八解詁疏云春秋說文仝上

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

梁山崩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弒君十四亾國三十二公羊成五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按公羊疏謂對經言之不及此數弒君止有十亾國止有九蓋春秋書其來告

者緯悉舉不來告者言之故多少異爾
孝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公羊成十又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又見成十八解詁正月幽之二月而赦公羊成十六疏十八疏
季氏貢樞謝過欲納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羊昭三十一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廟公羊定四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公羊定四疏
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脊城池之固家脊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公羊定十二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按公羊解詁引此文上云郈叔孫氏所會邑費季氏所會邑二大夫宰叛數叛
惡之以問孔子疏謂以問至墮之爲春秋說文
陳氏鑲齊三季三千人合葬故盧龍冬踊公羊哀十二疏

不言姓名爲虛主公羊哀十四疏
朱均注則帝未王故云虛主若書姓名時
王惡之仝上檢則字訛
二月晦公羊僖十六疏云桓十七季二月丙午及鄭棄其父璽於楚春秋說以爲二月晦
又月朔日公羊僖二十二疏俱云桓十七季又月丙午及齊師襲於莒春秋說以爲又月朔日又僖十六疏文仝
玉燭初學記樂部

日黃濁帝嚳必脊后窶婁占報日占一
日炎凶諸侯叛三十日不炎羣臣叛君仝上
后族蔣穰謀爲國害則日晝晻日占二
沈日不出則爲天下冥冥俱溺純
日大則□□□□獨大勢不出日小則□漸侵□□□□□□□
夫帝之滅日消小
日毀爲又多殺殘漸起備任
日裂諫臣誅

日壞者□□□ 仝上
日出穿可貫杭□
躍如則曲从天下駭擾無君也
日流則君王滅㠯沈湎亡尊
三日亡出天子黜
斂日亡出卿主爭
夫日相盪血湧湍君臣無道行縱橫 仝上
梁出世脊后通族擅權背璃刺日忿其耀光
脊此則凶引也 日占三

春脉 十七

日脊四背璃其國內敵脊兵起若脊背叛 仝上
日氣脊卿珥黃雲貫之不出三月賢人脊死
者 日占四
生臣君脊過后族擅權月臣生亡脊此類則
凶國也 月占一
天脊又帝又星為出使 又星占一
又星早出為及為者為客晚出為縮縮者為
主人敗發其衝
君臣脊謀心憤未言精穆動於物又星銷子

官 仝上
夫脊過其已失命絕于天則又星攝提反衡
敵不禁 又星占二
又星聚天子窮
又星入牛从歲星聚用兵過敵㠯義得天下
又星从辰星聚北方七宿翼帝起㠯宿占國
又星銷鬬臣挾兵上下相持 仝上
熒惑干填星大旱 又星占四
熒惑與太白相逆而鬬勝太白破衛殺將熒

春脉 十八

惑破人主弱名聞海內 仝上
填星與金合為水 又星占五
辰星圍太白若與鬬太戰過太白間可容劍
小戰出太白右衛急青肉兵憂黑肉水流 仝上
晉精靈威仰神為歲星體東方青龍出宿歲星
占一
太陰在亥歲星居肉亢
太陰在子歲星居氐房心
太陰在丑歲星居尾箕

太陰在寅歲星居斗牽牛
太陰在卯歲星居女須虛危
太陰在辰歲星居營室東壁
太陰在巳歲星居奎婁
太陰在午歲星居胃昴畢
太陰在未歲星居觜參伐
太陰在申歲星居東井與鬼
太陰在酉歲星居卯九星張
太陰在戌歲星居翼軫還止常也 仝上

主歛虛而債殺則熒惑先盡大 熒惑占一
熒惑主怒則有搖動及繞圓止若亡角後左右主令悪常各以其類歛虛而債殺則先爲火
熒惑主脊謀動事未施行則見昭其妖祥反道二舍以上居止三月脊淫佚又月受四方止兵王以讒言歛非祥七月半以地九月大半以地因與宿俱入俱出其國絕祀
夫帝止世脊過則熒惑出鬼守見朝以淫歛

失當則反明脊此類則以引也 仝上
熒惑入北斗杓頭爲政令猶豫 熒惑占七
熒惑犯北極左星支爲嗣 仝上
熒惑守狼弧諸侯相攻 熒惑占八
填星出百二十日反逆閒行百二十日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還止常也守度持節爲紀綱順止吉逆止凶 填星占一

黃星動海水浮三公及左右謀 仝上
彗守有太白經天金鏡止國虛謀殺佗兵 太白占二
太白犯太微主受期命奪號城衝爲期 太白占七
太白入太微庭其陵犯留之三十日必有喪
太白入文昌三旬反兵滿都以弱以 仝上
太白入咸池天下歛易政人君惡止 太白占入
大陵不見蒼帝失勢
斗端有兩星一爲內招搖一外爲搶天鋒主兵用若動兵大行

矛楯動兵四行臣子謀妄奸通弒君弒父九州振
楯動搖若夸大兵起天下弒亡害於中外四方丛興王者行惠納賢乃安
臣主爭伐相誅則矛楯夸曜相捍
貫索賊人屮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天市主權衡 仝上
閣道所以捍衛難諸滅咎 石氏中官占上二
井越北曰北河南曰南河兩河天關門爲關

梁也
又諸侯理陰陽舉外害察得失九州屮外使
又星屮變逆出名罰弟一典歲其次如佐故
吕上天既从中起
大夫嫥權則邱陵地折少微纖昧
天廷微序又統三太汰式成章匡衛星爲蕃
臣闗星將佐東星相佐中執汰南兩星端門
旁左右掖門仅諸侯王 仝上
三能枉肯桑稽正緒 石氏中官占下三

三公擅恣非其人則山崩三台移鼎折臣
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大雨
三能色敵天下不賢
文昌宮爲六府吕希升度明天道上將招威
次將輔主賢相宣惠司命進官司中滅咎司
祿賞善佐理揚寶六名執權守隸四海屮府
土官也
正星主營室東壁奎婁
汰星主胃昴畢觜觿

令星主參東井輿鬼
口口主柳伐
口口星主七星張翼軫
煞星主房亢氐房
危星主心屬箕南斗
部星主牽牛須女虛危
北斗杓攜龍夸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
者杓夢山吕闗南夜半建者衡吕殷中州河
沛屮間旁旦建者魁海岱吕東北也

輔星小天子佐消七政毀輔乃亾
輔星明近則輔臣親厚疏小則輔臣微弱無道
輔星生翼不出三季主誅臣爲王又占曰邪臣挾私擅國符輔生翼又占曰九卿阿黨排擠正直驕奢多害則江河濱浚斗輔生爲輔遠揚大臣無悳邦必去主
北極星其一明大者太乙也炎含元气以斗爲常開命運節序神明流精生一以去黃帝

道起於元一爲賓故太乙爲北極天帝佐
北極主出度
極星亾其八季中國無君王天下大敵
上精爲鈎鈎陳者陳也害士去口萬物庳數以陳 仝上
天庫虛諸侯謀反一曰中州謀兵四合石氏外官占四
爲南門大星曰南門
參旗柱參閒勾曲九星三處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以宣威明開緒
天旗曰同又星亡變曰月鬬亡災惑守曰蝕星天下敵
玉井主軍敵
天屏主上疾
猴弧張四季亡後天下大敵
老人星見則治平主壽老人星亾則君危若世天 仝上
大帝紫宮不言不動搖以斗運庳推精又帝

修名號石氏外官占又
六甲中爲輔也羅物類爲神戶 仝上
陰悳動臣子爭伐相謀甘氏外官占又 子原誤作主
天鼎主流亾
宋均曰天鼎周鼎也 仝上
大奔星者聲聖亡如大炎見則破軍四方相驰流星占一
大流星夫黃出貫索中者怪獲奴者女子也流星占三

使星出入羽林兵起 流星占五

槍星不見言周制度絶滅罰耀隕敵 彗星占

周圖變書云夫雀所銜燭下授文王于豐殿

出南天子精耀招神任理用賢育謀心順務

惠則景星見鸞鳳下 客星占一

歲星與他星會而鬬因破他星人主不寧他

星海破出主育謀賊害 仝上

星夫黃出營室中名曰怪變主奇衣其國貴

人育死者上旬見其季髮半白來月上旬死

中旬見其季發原譌作賓白來月中旬死偏任后

雄烈出毒也下旬見其季盛壯來月下旬死

將用事毒害流 客星占三

夫星出噣大卒出 客星占四

客星守酒旗飲食失原譌作天尸 客星占八

天格主滅兵 妖星占上

歲星退而其國三月在天槍陽沈變蒯戰敵

兵行諸侯大橫所見國無用兵

人主自恣不荊古王逆天暴物則天獨起如

羣馬鬬於邦地 躍倫曰反兆

國皇主滅折

反登主盈分

皆少陽出精司徒出類青龍七宿出域育謀

反若恣虐爲害主失政者吕出昔衝爲期

皆主君徹也

析旦主弱符

析旦橫出濁百尺爲相誅滅

蚩尤旗誅逆國

蚩尤出旗見則山崩

蚩尤出旗又精離达天運大兵隨其彗後曲

而南長四方达敵天下滅兵羣獸動帝座於

堂見則又寇行主不正暴必育反兵期又季

天子惡不吕达則九季凶加干斗宿天子當

罰出於列达勉正四方

蚩尤伐矜誅逆滅患蚩尤起天下出兵合戰

紛紛

昭明改惠

細流主伏逃
細流動天下擾主自理無所逃 全上
衆變茲集旬始灼天下旁滅主又妒爭治 妖星占中
天狗主討賊
天狗流又將開
天殘主貪殘
枉矢主躲愚又曰枉矢流躲所謀
黃虹亾旁枉矢下流剚地上屬天下吕兵亾
天子凶
枉矢茲臣不患民不良
枉矢或東或南又榮不昇民流亾
繞絰主敝孽
又精潛潭皆吕類逆所犯行失昔指下臣承
類者棄而害虫皆滅亾虫徵也入天子宿主
滅諸侯又伯謀 全上
諸彗內官皆爲內謀曝骨將軍死尸滿谿血
流千里出外宿不加內官厥小起 彗星占上

蒼彗木精出賊而生茲主逆陽失天常則日
蝕朗消此星出期三季又侯破天子苦兵
彗水精賊起則水淺江河期二季其出夷世
吕水害亾水害者吕類發難也近四遠八吕
其厥行
白彗金精如鋒刃長四丈見則將軍逆期二
季兵作
兵大起蠻貊戰經東南方民殃不救虫則數
日蝕旣下謀

彗掃星出北方諸侯起伯
彗星出東方爭明炎見金伐蒼北皆天子虫
異大小虫類各應其邦
星茀于東方將軍謀主主兵交代主治行天
子虫權
星茀于大辰國分爲二大夫制君
彗星守大辰天子哭
彗星出南斗中宮中失火燒寶
彗星出中央正在人上一本長四丈也名曰天罰受

者國有喪
又彗俱出聖君起則獲麟孰夷綏紀
彗星又芒角此極効也 仝上
彗星出貫索大臣憂有反者 彗星占下
彗星出宗星族人反
彗星出河鼓鼓鳴甚士發天子職
彗星出大陵天子㠯不慈見犯復出此將反
彗星犯舟星外邦侵
彗星出又車騎霜兵起主貴佐天下名賢起

彗星出卷舌主㠯讒讒此主遇殺大臣反
彗星出又諸侯州牧反九州合謀
彗星拂於太微天子敝
彗若出犯執法徵御史反
彗星出而芮太微天下敝不過三又必易政
㠯色占期
彗芮於北斗中有雄聖人受命天子
彗星守北斗強國發諸侯爭天下
彗星出北斗九星中九卿反如是所出其政

毀其人敝
彗星出輔星庶雄起陪臣反
彗星入紫微宮其國謀反
彗星入樞期八季又伯起帝王亾
彗孛出天庫樓兵動驚太沽血下不聽
彗星出騎官英雄起天子憂
彗星出積卒衛士女爲敝既不成
彗星出傅說主㠯祠非其神失禮爲內外所
謀巫祝起天下匪讒在宮中

彗星出負星后黨反
彗星出羽林衛人此反
彗星出壘城校尉㠯反衛成
彗星出天理大司空斬將逐其主
彗星出臥星尚書反人星一名臥星也
彗星出酒旗主㠯酒過爲相所害
彗星出諸王星諸侯傅王皇㠯南吳楚北燕
趙東齊宋圄秦晉
彗星出司怪主多妖祥僞起太臣侯王代主

佐

彗星出天高庶臣反名王起改號薨

彗星出天潢但閒少將亦反

彗星出鉞鎮淫兵多主旦妄誅將拔少臣反

彗星出閫邱帝滅

彗星出長垣邊反

彗星出廐官法令爲法庶數起變臣執主勢 仝上

虹蜺者主斂少精也王失序主寡譽 虹蜺占

虹蜺見雨即晴旱即雨

慾精所感氣所生蠶冬生天不能滅地不能藏 仝上 蠶蛾蟲蛇占

人感十而生故十月方生也 大戴論禮禮三本篇 十四

魂脅又魄脅六 仝上

奸害盛德則歲星逆行春政斂者奪民時獵野獸則歲星逆行 歲星占一

歲犯心星天子脅喜慶事 歲星占二

歲星犯箕溢起宮中天下大斂兵大起又曰歲星守箕年多風又曰歲星入箕司空多水 仝上

歲星犯營室則其國脅急令 歲星占三

歲星犯營室者天下皆旱飢爲憂 仝上

歲星守南斗又棄絲麻價平 歲星占三

歲星入畢王者出遊獵不出四十日兵東行 歲星占四

熒惑主候守 熒惑占一

熒惑主禮成天意禮失則妾爲妻支爲嗣精

感數應則熒惑逆見變怪 仝上

火星尅土又干犯之塞外兵斂大人大憂一日國中大旱羅貴又倍一日將軍在外舉兵爲斂 熒惑占二

熒惑犯行亢南歲熟民安其宮上下和同 熒惑占三

熒惑之牽牛牽牛失常色熒惑脅怒色臣謀其主天下多反者期二季 熒惑占四

熒惑守危人主不安其宮一曰脅政不行人

民皆以飢爲害 仝上

熒惑出入畱舍奎色夷爲旱色白爲水色黑爲霜雪冬大寒牛馬脊凍死者 熒惑占五

填星失色象人主失政君失春令色變青失夏令色變夷殊令亦然變而不復其常國必大饑若一二月卽變黃色爲復常其君能修德政雖咎不凶 填星占一

填星所當居之宿忽而離之飢行其下必有凶荒又曰填星所居之舍其下必有福澤已

舍其舍復還居其宿其下福猶未艾若行不由其所舍其國有凶荒又曰填星自北而行南國有大旱自南而行北國有大水又曰填星逆行出度有奸臣叛主國有兵起 仝上

填星逆行剋宿爲格局上下離心政令不行

填星順行剋宿爲月德君臣一德必有喜慶 仝上

填星犯大府天下兵動將相出行一曰邊臣爲敗民多流亡又曰填星犯亢左星歲必亢旱蝗蟲爲災民飢佽賊天下不安又曰填星守亢天子將有苛政百姓驚惶一曰中外有兵士馬遠行若有反者一曰人主重賢禮士將有德政 填星占二

填星守心色黃明炎潤澤天子得地諸侯增爵大臣受賜普天同慶又曰填星入心色黃明水旱調和又榮豐盈王者應天順人四海協和宰相舉賢任能百族大治又曰填星入心黃而且潤六畜滋盛萬物休和 仝上

填星中犯星而乘守之主弱臣强政令不行下專其權威福擅佽宮中懷幽天下不安 仝上

填星犯牽牛之一尺爲水災亢之三尺爲旱災又曰填星守牽牛南又榮以旱傷守牽牛北又榮以水傷守牽牛西狼虎肆害入城邑殺人 填星占三

辰星出四仲爲初紀春分夕出夏至夕出秋分晨出冬至晨出常自辰戌入丑未 辰星占一

辰星之効也其色春青黃夏赤白若夷黃炁

青白國有令德冬黃而不明皆無傷也則變厥也其時不昌辰星當効而出色白爲旱黃爲福又爲艾葉熟夫爲兵哭爲水青爲疫仝上
辰星失其時而出當寒反温當温反寒政及清濁同懦也仝上
辰星宜効而不効爲失律天下有兵不出兵在外不止辰星三時不出兵甲大起四時不出天下更政仝上
辰星生足故主悉新主入仝上

辰星守牽牛先賢後賤辰星占三
民多病歲大飢人流亾一曰君有戮死者辰星占又 按民多病上脫辰星犯輿鬼又字
營室東星明朗天子有喜又葉豐登營室西星明朗將軍戰勝北方七宿占
婁者樓也婁見於南人主好治樓臺萬民疲困婁行緩色微白七月有旱霜婁行急色微夫或微哭其季民多旱疫婁行陰道色哭色白皆爲水災西方七宿占
王者重農桑變苛政不急工作不費府庫張星與又星齊炎南方七宿占
舽王字則君臣和同萬邦協和日辰占邦
左傳云隕石于宋又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興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季齊亦有敵後果如其言又曰鄭禆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災若我用瓘斝玉瓚禳之鄭必不火子產弗聽四國果同日火又曰鄭厲公之亾國也內蛇與外蛇鬥于南門中內蛇不勝

而死申繻曰災在內也公其反乎未幾厲公果復國又曰傳云妖七月龍鬥于洧淵子產曰鄭其有水災乎未幾鄭果大水傷禾有備無患災變應期占
流星之象必先感下國順逆之氣而動非漫爲飛越也流星占一
流星有爪牙諸侯兵起四散攻擊天下不安仝上
流星犯入太白太子爲奸臣誣陷不得自去

若庶子爭大國者內敵流星占二
雜星流入心中羣小用事政治大敵流星占三
流星犯畢水匈得利將軍者受賜者仝上
流星犯翼邊兵四起左右翼將敗逃主將誅
死仝上
精成于天體生于地雜星積數七百八十者
三瑞以察律衡以察經雜星周天三百六十
者又此皆大小不參者若望變異俱失其常
度視何星者變異即知何地者妖祥星多不

可枚舉占者審理以斷之雜星占
客星犯營室之南宿衛之臣者變宮門不啟
客星無芒則事即定奸人伏誅客星占四
宋均曰營室三星爲斧鑕仝上
客星入犯奎中兵備脩明兵器利用大將出
戰者功客星占五
客星入犯昴虎狼脫陷井傷人牧吏者惡又
曰客星犯昴南六畜疫疾芻茭不足禽獸者
餓死者仝上

客星入濁邊兵驕起禦備之臣被困半月乃
解仝上
妖星出而不移者奸臣欲弒其主謀定而未
發妖星占一
妖星張芒若抵觸者君臣互相殘賊仝上
妖星過太白而飛門者敵兵大戰必者死將
仝上
妖星慘淡無光主後宮受誣幽廢太子不得
自立仝上

妖星者芒而有指者此人君因有言而殘害
忠良也仝上
妖星無芒無光者此人君懦弱已極政令悉
出於臣下也仝上
妖星者寒芒如刺者此人君用心深刻刑人
皆不當其罪也仝上
妖星傍月而增邪光者此人主寵用奸邪敗
令吞噬無忌也仝上
妖星若隱若見見則其光甚可畏者此邊兵

肆害而權臣隱蔽不上聞也仝上
妖星邪炎四散不定喪慘肴亂此百姓飢荒
流離人主漠然不知卽知之而不關心也仝上
妖星生數肭而怒行者此人主左右奸險將
不利於其主也仝上
妖星白芒如灰色者此人主或大臣將肴疾
病或災喪也仝上
妖星依月宿而張芒不定者此后黨專政弄
權假主威以殘害忠良也仝上

妖星四圍肴白氣者此人君溺於用兵視民
命如草芥也仝上
陰雨滿一月不止必肴陰人用事殘害忠良
雨占
柳七星張其色必以明大肴彩爲吉若微明
炎小皆不爲善候星善惡占
天雁流炎外邦必見烽烟仝上
宋均曰此惡星也仝上
太平之世輔佐賢明若露希文露沉露占

注露降其國希歆清明者人尙若故云若
露沉重凝厚者人尙文故云文露

附錄

鄭氏注遏奄也文選補闕碑文注
宋均注蠲動也文選羽獵疏注
宋均曰爲春煐善變異說孝經正義

壽妖選斗樞　甘泉黃奭學

壽妖設七等出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公羊莊十年）

按公羊傳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解詁謂嗣本脊導脊脊謂氏人名字出斗孔聖加州文爲七等以達遐出徐疏謂必爲七等出法者正以北斗七星主賞罰

示法壽妖者賞罰出壽故則之引此緯

出文及說顯辨北斗七星脊攻壽妖亦以七等宣化爲証案此緯名選斗樞蓋以此也

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皆是謂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說郛濟河郡本天文地理子脊七政也下脊朱均注即是此條北斗七星云云末作定節度移諸紀皆繫出於斗也）

按語見灌志魁枕參皆句下灌志脊用

脊建者杓杓自寅以司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剛海岱以東北也三十六字是謂字作斗爲又四鄉作四海此文鄉字當係字譌

北斗七星弟一天樞（又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弟二璿弟三機弟四權弟五玉衡（玉字衡弟六開陽弟七搖光弟一至弟四爲魁弟五至弟七爲杓合爲斗（禮曲禮權引正義引止此）合下脊面字爲斗居陰布

陽故俾北斗類帝（天文部御覽天部五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斗弟一天樞至合而爲斗續漢書輿服志引搖光弟一至弟四爲魁弟五至弟七爲杓合爲斗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北斗七星弟五曰玉衡長楊賦注引弟五曰玉衡忠元賦注引北斗七星弟六曰開陽司京賦注引北斗七星弟七曰搖光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北斗七星弟一名六星爲開陽崔駰傳注引北斗七星弟一名天樞弟二名璿弟三名璣弟四名權弟五名衡弟六名開陽七名搖光入合誠圖古微書清河郡本北斗七星載佗斗弟一星天樞以下俱無弟字玉衡毒玉字開佗開合爲斗佗合而爲斗）

五帝所行同選異佐皆循斗樞機衡之分遵

七政之紀九星之法初學記天部下古微書下帝上有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八字清河郡本下五帝所上有皆常占有經世史所明九字同上蓋行字譌作遵

天樞得則景星見全上古微書天樞上有故字清河郡本

朱均注景星本二氣相連中有三星炎皎

若月生于晦朔以照機織清河郡本

天樞得則甘露下占經露占御覽休徵部一下作零古微書天樞得則景星見甘露零零皇翔朱草生

天樞得則景雲出類聚祥瑞部古微書清河郡本

朱均注景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風不鳴條則見也清河郡本

天樞得則鳳皇翔類聚祥瑞部全上事類賦禽部下有見字古微書清河郡本

天樞得則鸞鳥集類聚祥瑞部上事類賦禽部下有見字御覽羽族部三十三諸有字集作王清河郡本

璿星得則醴泉出御覽休徵部三泉作泉

璿星得則嘉禾滋御覽百穀部三又休徵部一占經竹木神藥占古微書清河郡本得作潤

宋均注嘉禾有液露也清河郡本

機星得則狐九尾類聚祥瑞部古微書機作璣清河郡本又見事類賦獸部一路史餘論麟雖

和平合萬民類聚全上清河郡本機星明則麒麟生萬人壽得其所則和平合萬民

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初學記天部下御覽天部五古微書衡星得則百獸率舞麒麟至靈龜躍萬人壽

玉衡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類聚祥瑞部清河郡本衡上無玉字百獸上有則鸞鳳生萬民樂七字躍上有龜字

維星得則日月光易三足趨義修物類合類聚全上御覽羽族部七事類賦舍部古微書修作循清河郡本

宋均注維星即權星也清河郡本

被蓋志斗柄後有三星名曰維星

瑤光得度出靈芝文選補望光發睦注類聚全上御覽菓部三集古微書瑤光得則醴泉出靈芝三字作瑤光得則醴泉出靈芝生江吐大貝海出明珠

瑤光得則海出明珠御覽休徵部一初學記地部下珍寶部出作吐御覽珍寶部

六貝　清河郡本蓉炎星得則陵出炅芝江吐天貝　占經器休咎怪異占謂俗先惠劉紅吐大貝

瑤炎得則朱草生　御覽休徵部一

樞星樞爲虹蜺　類聚天文部　初學記天部　御覽天部十四　清河郡本樞俗化

樞星樞爲雲母　御覽珍寶部七　古微書樞星散爲麐爲虎爲象爲橘爲畫又爲雲母

璇樞星樞爲橘　類聚菓部　御覽菓部三　事類賡歌菓部　尒正翼橘蕉樞字

樞星樞爲麐　類聚獸部　御覽獸部十九　尒正異麐　清河郡本樞星虫精散而爲麐降續爲虎樞星炎炅則虎入人經王者不愛芳群則麐續入貢

樞星樞而爲虎　御覽獸部二　事類賡歌部

璇星樞爲薑風土　風土二字從說郛補　失德逆時卽薑脊異辛而不臭　御覽菜茹部二　尒正翼薑古微書失德上脊行失樞星四字異俗翼清河郡本旋星虫精散而爲橘爲姜風土失得逆時則姜脊翼辛而不臭

朱均注姜卽薑也脊翼謂七股九股十三股虫類風土失得不逆時則薑長一尺無

岐　清河郡本

機星樞爲拔葜　御覽百卉部四　古微書璣星樞爲雄爲鶉爲拔葜

楊慮階曰拔葜禮月令注王瓜菓葜也釋文菓反八反是拔菓文異而音義通也博物志俗拔揳云拔揳與菓薜相亂廣正俗菽挈云拔挈狗脊也廣韻十四黠拔字下注菽瓠狗脊根可俗欽名醫別錄俗菽葜陶注此脊三種大畧根苗丛相類拔葜葦紫短小多綱刺小減菓薜而色淺人用俗欽通正菓薜拔葜土茯苓一類而三物治風溼俗呼冷飯團蓋從本草蒙筌之說應階按尒正鉤藘菇郭注瓠瓤也一名王瓜廣正藘菇瓠瓤王瓜也月令正義云王瓜菓挈譽本艸文是以菓挈爲王瓜鄭君從譽本艸文與廣正分析王瓜爲藘瓜菽挈爲狗脊義異月令王瓜生似當從張郎解通正混拔葜於菓薜則博物志名醫別錄

陶注已育明文

機星橄爲雉類聚羽部　御覽羽族部四　余正翼雉　清河郡本機星之精散而爲雉江淮不耐則雉去徑降而爲鶉太春雨水鶉鶉鴽

宋均注鶉鶴德義少殘機星失度則鶉鶴不鳴也　清河郡本

機星橄爲鶉德義少幾百姓則鶉生　御覽羽族部十　御覽羽族部八

機星橄爲鶉德義少幾百姓則鶉生　御覽羽族部十　御覽羽族部八

雜星橄爲蘼蕪　御覽香部三　古微書雜星佗攝星

玉衡星橄爲荊　御覽木部八　余正翼荊　古微書玉衡星散爲雞爲鴟爲兎爲鼠又散爲李爲瓜爲棗爲瓠爲瓠又散爲菖蒲

玉衡星橄爲李　又見類聚木部余正翼李　遠正頌著倡優則李生瓜　御覽菓部二　又菜茹部三　又菓部六

玉衡星橄爲桃　類聚菓部四　余正翼桃

玉衡星橄爲叔　類聚人部一　余正翼叔

玉衡星橄爲菖蒲遠正頌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菖蒲冠環也　類聚菓部　御覽百卉部六　余正翼菖蒲　清河郡本佗流精爲菖蒲下同冠環佗憂冠垂也字下又云散爲荊正者妄行工佗則荊入大木獄

遠正頌著倡優則雄雞又足　初學記鳥部　古微書遠雞頌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菖蒲冠環雄雞又足李生瓜　清河郡本玉衡星散而爲鴟降而爲雞遠雞頌著倡則雞距又足化而爲鼠行失精光則冤出月魄而化爲鼠矣木也散精爲桃爲李化爲瓠故瓠生陽屋也精所生合精違魂而生

玉衡星橄而爲兎　類聚獸部十九　初學記獸部

玉衡星橄而爲鼠　初學記獸部

瑤光星散爲人參瓊江淮山墨之祠則瑤光不明人參不生　御覽藥部八　余正翼人參　古微書瑤光散爲藥爲梁爲鳥爲雀爲蕙爲蘭爲虎

瑤光之星橄而爲象　又見御覽獸部一　事類賦獸部　玉海辨璿璣門　癈江淮之祠斬伐無度則瑤光不明　初學記獸部　古微書江淮下有山瀆二字瑤光不明下有人參不生原注九足蟲生虎三句

瑤光撤鴈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疫主鹿
初學記仝上　御覽獸部十又

瑤光星檄爲麋　御覽獸部

瑤光星檄爲烏　類聚鳥部　御覽羽族部七　事類賦禽部　清河郡本
瑤光星精散而爲烏飛翔羽翮爲陽陽氣仁故烏反哺也鵲號姁又散精爲燕爲雀爲鴈爲鴈變江淮之間漸斬伐羅度則來生象又散精爲鴈行失瑤光則伏翼兩頭並翔變江淮山濱之祠則瑤光明伏翼乃九臣

瑤光星檄爲雀　類聚仝上　御覽羽族部九　事類賦禽部介正翼雀
瑤光星檄爲燕　類聚仝上　御覽羽族部八　事類賦仝上

瑤光星檄爲麋　類聚仝上　御覽羽族部三
瑤光星檄爲鼉　初學記鱗介部　御覽鱗介部　事類賦鱗介部
行失瑤光則矛生矧矛生矧則脊夷風書鈔矛古微書

行失瑤光則免出月　類聚獸部　御覽獸部　事類賦獸部
十一
古微書

宋均注陰不銜陽故免出月　御覽仝上　事類賦仝上
行失搖光　御覽作瑤光○則服翼兩頭丈　古微書仝御覽

翼變江淮山濱之祠則瑤光不明服翼九頭　占經獸部　古微書
獬豸蚩冀部　占經獸部三
作股　御覽蟲豸部　御覽仝上

服翼附風也　御覽仝上

按服翼一作伏翼方言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

黃帝行天樞則枉矢出射所謀　御覽咎徵部　古微書
矢坿於天星四射書鈔天矛古微書

注四射四方射之也仝上

太微宮脊又帝座星　周禮大宗伯疏
狼北脊大星曰南極老人　事詞類奇天類

王政和平則老人星臨國萬民以歌　御覽休徵部一　古微書
老人星臨國則冀英生　御覽仝上
牽牛神名畢　荊楚歲時記　古微書
參伐主斬艾示威行忿　禮月令正義
天子孝則景雲出游　類聚祥瑞部
日行失則雖當煩而寒日血濁霧天下小寇　古微書
月八日刺是謂害地脊分民九日刺其地　古微

十一日刺其地有以古徵書地作下無以字陰妖者十二日刺其下昏亂十三日刺是謂始強得地十四日刺是謂不和其下女傷十五日刺是謂強其下多兵十六日刺是謂內弱臣叛其主十七日刺是謂滅泆有兵十八日刺是謂溫犯十九日刺是謂陽衰陰治女子古徵書無子亂事二十日刺其地有土功二十一日刺是謂千里外有兵古徵書作有軍兵二十二日刺

是謂始衰賢人多疾二十三日刺是謂陰盛女子為主古徵書作有二十四日刺中有大謀二十五日刺是謂陰憂國有殃二十六日刺是謂多憂二十七日刺大饑古徵書大饑上二有是謂二字二十八日刺是謂自伐有內亂觀象玩占月

房為龍角月蝕則見於大辰書鈔古徵書清河郡本地亂運則見于大辰下有宋均注與書鈔古徵書所錄正文同政紀乖則蠐螬月將四頭咸翔御覽蟲豕部六引正與蠐螬古徵書精作褰清河郡本皆同作紀乖政亂

感動為妖御覽仝上古徵動作翔妖下有也字權星檄為獄薄古經妖星占上獄薄出陰精橫仝上楣星檄為旬始仝上勢集於后族羣妃之寵懠黃雲四合女訛驚邦夷人刺房御覽咎徵部四古徵書昭明有芒角兵徵也南齊書天文志占經妖星占作昭明有角亦徵也

按觀象玩占檻星變妖星名狀九日昭

明彗太白七芒不行或曰國皇見有內難有角乍上乍下一曰灾彗分為昭明昭明滅光以為起霸起德之徵所起國多兵變

彗星見委曲象旗王者征伐四方長竟天人主失天下古徵書

星孛東方將軍謀王星孛南方蛮胡叛之古徵書無孛字中國星孛南方天下兵起星孛北方兵起者夷狄內侵觀象玩占星雜變古徵書

星孛賊起守大辰於又堂亂兵塡門三王爭
周以分 公羊昭十七疏 古微書
地動則見於天象四岳主焚月蝕則見
古微書 緯河郡本
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古微書
山者地之基 文選琴賦注又張協雜詩注陸
又沈約鍾山詩注 古微書 倫地基也 緯
河郡本山陽者陽毀失基
土躍沙城后蠆盛也 初學記地部 古微書
倫后蠆蠆惡 緯河郡
本倫土躍沙石后蠆盛邪

不能宣德天下瓦解 文選局徑賦注
四方煩擾小民失恩虎嘯魚 御覽鱗介部二
亭類賦鱗介
部
盛德命叙 从禮明堂
倫正義緯 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
也 禮明堂倫正義明堂倫正義尚書叙正義路
史太昊紀注御覽皇王部一引俱止此是
下有謂字
無也字 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洎
有似皇天故傳曰皇皇者中也宏也含
宏覆中開陰陽布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

天畫地神化階通 太昊紀注自皇者中也引
止此無光也宏也四字
盛德盛美不可勝量 風俗通皇霸 初學記
帝王部引伏羲女媧神
農是謂三皇皇者中也宏也含天覆中開陰
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煌煌盛美不可勝
量 御覽皇王部一引皇者合元履中開陰
布綱指天畫地神化潛通又皇王部二引
天不言處坐本古微書無皆四字開陰下
無陽字 清河郡本無皆四字是三皇也倫
是謂三皇上含倫上合其施倫下施下有小
字注下亦倫其
楊應階曰三皇之說先儒不同鄭君注
中候勑省圖主事錄運斗樞元命苞說
宋均注援神契引洛書甄耀度說與農

含文嘉尚書大傳合譙周古史考梁崔
豐氏碑皆主其說應劭謚記白虎通則
退春秋緯之女媧退禮緯洛書緯之遂
人而遷祝融與羲皇農皇爲三皇以鉤
命決數伏羲神農祝融之業不及遂人
女媧故耶風俗通備引三說而終以大
傳託遂皇於天羲皇於人農皇於地之
義爲得之應階謂上古之世邈矣冥冥
鄭君不從禮緯伏傳者以遂人至伏羲

厤六紀九十一代遂皇遠矣遂皇以降
近而可知其惠合天地者羲皇媧皇農
皇也若皇甫謐帝王世紀僞尚書孔傳
退女媧而進黃帝皖非鄭羲又無所據
又云帝者勑省圖注云惠合云帝座星
者僞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
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得云者
以其俱合云帝座星也司馬遷本世本
大戴國金天氏似不若鄭說之精

云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黃調陰陽招類使
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按藝書李雲傳注
帝之言諦也詩商子箱老正義引

鄭氏注書論於物已也後漢書注仝上

云七三十云人皆其一惠按後漢書蔡邕傳注

禹聽陰曰春氣專文得云七之家三十
云述注引此文後通卦驗言周文叙三
百八十四爻以象王命之瑞謀三十云
君常其一也是類謀謂云七布舒河出

錄圖鄭注七云三十云有名以弟錄王
受命之時亦河出圖洛出書受之以王
錄唐張說握符頌叙云爰在唐虞之際
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四均間氣而生
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云際者也路
史禪通紀則云自伏戲以來三十云際
蓋本乾鑿度始倉頡篇仝七受命文
常占有經世史所謂藝文志古微書 清河郡本常占上
有皆字

黃帝此下古微書有與大司馬容光親鳳凰
坐元扈三字
銜圖置黃帝堣有紗圖 類聚書官部 御覽職官部七
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曰天皇符璽路史帝紫
紀注 玉海車服門 古微書

黃龍負圖出置帝堣昌文 文選長笛賦注
夫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大尉舜等百二十
人集發藏大麓 御覽職官部云 古微書 清河郡本
校月令注三王有司馬無太尉正義云
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路史錄論太尉

編引劉昭說以解鄭君月令注秦官中
候注周官互異之故予謂太尉者上應
星象古脊之也鄭以月令本呂不韋書
故注云秦官其於中候云周官者以太
尉之職即周司馬之職也鄭勳曰自上
古下曰尉無緣曰太尉掌兵事古者兵
狄官皆以尉爲稱尉尉也言兵威盡尉
也

詩魏譜泮水出諸侯舍魯頌譯字驛今寫之

寫意古微書

舜以太尉受譏 太尉受讫之

太尉公官名也 御覽仝上

卽位爲天子又舉二月東巡狩 仝上 初學記路史仝上

唐虞又載之巡狩 仝上

至於中月 仝上 初學記月能測 路史

中月半月也 御覽仝上

與三公諸侯臨觀 御覽初學記仝上 路史親下脊河字 古微書

下脊于河二字 清河郡本 占經讖 魚盡

蛇占引舜爲天子東巡至河中月臨觀 仝上 龍魚盡蛇占引臨

臨觀河也 河讖璽月或作舟也 御覽初學記路史仝上 古微書

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 仝上

龍魚盡蛇占引五采負圖二字

璽入水兩端 初學記路史仝上 白帖河

引舜與諸侯觀洛河脊黃龍負圖出置舜前璽入水兩端 路史

六事類 路地脊圖同事類璽入水兩端 古微書 清河郡本璽誤

璽之道反又脊帝璽 初學記御覽地

璽之道反又脊帝璽 仝上

圖以黃玉爲匣鄭禮長三尺廣八寸厚一寸

四合而連脊戶 御覽皇王部六 路史事類

以字御覽字厚一寸四合而

連六字 古微書 占經以玉二字

書事類圖以二字連鄭禮二字事類四合而連四

字

此合符鍾之命誠龍匣黃也四合脊櫃道

相合也脊戶言可開闔也 御覽仝上 占

經龍魚蛇占作黃帝合符鍾之後也誠龍匣者黃四合者

脊櫃相入處脊戶者可開闔也

白玉檢黃金繩綠芝爲泥封兩端章曰天黃

帝符璽又帝賡表各三寸漢四分鳥文 御覽 仝上

路史燕爲字黃伯皇璽下闕十字又初學記寶器部引舜爲天子東巡臨觀黃龍又采貟圖出置舜肯以黃玉爲押黃金繩封書鈐璽引黃龍負圖而出舜肯以白玉檢黃金繩芝爲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也又彩貟圖而出舜肯以白玉檢黃金繩芝爲封泥兩端脊文曰天王肯玉璽又字博袤三寸龍鳳蟲魚占白玉爲檢黃芝爲泥下同黃伯皇袤伯長古微書檢字璽字上銀脊爲字黃伯皇袤伯長古微書檢字璽字上銀脊爲字黃伯皇袤伯皇蔣璽下即接鳥文

文字 御覽 仝上

舜與大司空禹商契皐史仝上 古微書

大司空臣名 御覽 仝上

舜命璿斗璽 十九 仝上 事史伯博望 古微書

臨矣望博三十人 仝上 事史伯博望 古微書

臨矣國氏博望名 御覽 仝上

黃發國元色一而綠 仝上 路史無而字 古微書 仝上 路史 龍魚河圖 綠錄運斗樞

占舜與大司空禹等三十人發與玉色而綠 古微書

而勿出 御覽 仝上

長三十三尺廣九寸中脊七十二帝地形之

制天文官位度之璽 仝上 路史論廣九十字無官字末脊載之大篇四字 古微書三尺作二尺無廣九十三字無官字末脊載之大篇四字

三或爲又 仝上

栻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易是類謀曰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眞圖今栻緯候載古帝王受圖之蹟倉帝受河圖綠字 元命苞 黃帝則鳳皇銜圖 元命苞 洛書錄運斗樞 合得又始之文 春秋 黃龍負圖 運斗樞 甲成字從河中出 河圖 挺又舉嫣之淵龍負汎白圖 龍魚 挺又舉嫣之淵龍負

文成字 仝上 又河出龍圖出龜書曰威夷文像字以投軒轅 中候 握河紀 帝舜則修壇河禪龍馬銜甲夷文赤色自河而出脊列宿斗正之度帝王繇記興亡之數 仝上 又夷龍負圖出河 元命苞 運斗樞 鳳皇負圖受夷帝符璽 元命苞 合誠圖 又舉嫣之川大龜負圖 河圖挺佐輔 又沈璽於洛元龜負書出背甲夷文成字沈璽於河發龜出夷文顯 中候 握衡帝舜則黃龍鱗甲成字出洛 運斗樞

河圖挺佐輔 又黃龍負圖出河授黃帝符璽
圖脊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
疊璇斗樞 河圖挺佐輔 洛書錄運法 又沈璧於河黃
龍負圖夷文綠錯中候考河命 禹則河精授
以河圖又觀於渭河受綠字 上湯則沈
璧於洛黑鳥隨龜化爲玉夷勒中候洛
書甄曜 文王則鳳皇銜丹書集於戶元命苞
一云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 上又 鄭玄記書
一云夷雀銜丹書易乾元序記 中候我應
春秋運斗樞 三
瑞 垂王則觀河汎觀夷龍銜元甲之圖
中候合符后 周公相成王汎璧洛河青龍銜
元甲之圖元龜背甲刻書文成字 中候
錯徙 又緯戴端門之命夷雀之書赤爵銜
之符天爲素王降圖書其讖又殊矣蒙
而徵之彼以圖書專主八卦九疇者未
之得也圖書出於龍馬元龜亦銜負於
鳳皇夷雀魚文故論語曰鳳鳥河圖連
而俛之其指文並受鳳書之紀觀元甲

之圖與
類聚用事百木同根 御覽木部一
百枝木其一根天下其主之徵也 仝上
椒桂合剛陽氣 聚木部 御覽木部又 古
椒桂陽星之精所生也合猶連體而生也 微書 清河郡本劉叙于玉衡
御覽仝上 清河郡本作宋均注
椒桂連名士起 文選陶徵士誄注 仝上 古微書
宋均注椒桂芬香美物也 文選注仝上
春秋運斗樞 三
粟又變而以陽化生爲菌秀爲禾三變而粢
謂之粟四變入日米出甲又變而蒸飯可食
初學記穀食部 御覽飲食部八 按此文詳見說題辭 古微書粟又變下無而字粢作發
飛翔羽翮爲陽陽氣仁故身暢公也 初學記羽族部七 事類賦禽部 依身爲陽氣陽氣仁故身反暢 古微書末句作故反暢 清河郡本列入孫光緒校錄內
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夷金千
歲生夷龍白金千歲生白龍元金千歲生元

龍古微書　按初學記引佚河圖古微書河圖姓佐輔亦引此文云已詳運斗樞篇
肴鸛鴒來巢亏榆　公羊昭二十五疏

按鸛肴權左氏傳考工記俱佚鸛肴劬又春秋經無亏榆二字公羊傳云非中國之禽宜穴又巢與考異郵穀梁說義合解詁云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蓋俗鸛鴒肴以解義也鄭君駁異義以爲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鸛鴒本濟冀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

亦他國鄭意蓋與解以中國爲國中者義通又先鄭釋考工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肴之蓋陰指公羊傳非中國義考山海經云衡山多鸛鴒衡山在春秋時屬楚考工云鸛鴒不踰濟則非獨衡山肴之是據山海經言據考工言皆通矣若來巢之解則鄭說爲長

抑楚言荊不使主中國　公羊莊十疏

夏不田禮王制正義　路史夏禹紀注　古微書

楊應階曰周官尒疋左氏穀梁俱云夏苗唯公羊無文鄭釋廢疾云四時皆田夏蒐之禮詩云之子于苗夏田甫矣孔子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其所欲改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佹傳肴先後難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歲三田鄭注云夏不田楚夏時也正義云

云夏是生養之時何休桓四季解詁云不以夏田者春烁制也飛鳥未佸於巢乆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正義又以夏禹仁讓得天下又獨其夏名故不田此說非也王制出於漢儒所集時公羊之學已顯又鄭君明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其注王制云夏時不云夏時制也云夏時者鄭意恐人誤解夏不田爲夏制耳復引周禮四

時皆田者鄭意正與釋廢疾相發明此解經之體引而不發耳且夏后之夏與華夏皆上聲胡雅切大也四時之夏亦聲胡駕切音訓既異而謂聖王亦如後世忌諱之爲又淺之乎言聖王矣

四時生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賊土土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火勝金春三月金囚古微書

偏任不移雨血漂流占極天占

地止動敝苾孽羣臣壅施陰讙譁地占

宋均曰壅動也施放縱也

地震止異陰倍主

后族嫥權地動搖宮

邑止淪陰吞陽下相屠仝上

日晝晉止異臣爲政莫制持嫥權蹤跋扈所應日占二

主弱公侯狡猾上莫能制則日苾暌仝上

人主自恣不脩古逆天暴物既起則日蝕占又

君不聰聽無知惠威不嚴舒懦爲臣下所侵則日光青炎其後久旱地動搖宮陰气盛下臣大恣橫陽精挑奪日行失度不得則日月薄於暘陽爲臣所悅故曰曜日蝕止失後也

后族擅權月生芒月占一

月炎芒圍簿忌枉公既大極兵扶極仝上

后族擅權月生芒古微書焦芒字主勢奪於后族

羣妃止黨橫僭則月及芒出古經引主勢集於后族羣妃止黨橫僭爲害則月及小月承大月羣臣枉宮主若贅旒占經引主上多大月承小月近臣起讒人橫當此止皆四字陪臣執命三公墮風御覽天部四占經月古微書

宋均曰贅旒旌甚也墜風者墜陪臣風而事止者也占經仝上

主勢奪族后族羣妃止黨橫僭爲害則月及芒若兩月連出妃黨交萌若暌同力排滅王公仝上

主弱公侯狡猾不遵主令則月珥兩月占二
歲星帥五星聚於東方七宿蒼帝㠯仁岌溫
讓起皆㠯所舍占國五星占二
熒惑帥五星聚於南方七宿赤帝㠯寬明多
智畧起
填星帥五精聚於中央黃帝㠯重厚賢聖起
太白帥五精聚於㠯方七宿白帝㠯勇決誠
信多節義起
辰精帥五精聚於北方七宿黑帝㠯清㓜靜

潔通明起全上
人君敝政諛多讒臣則熒惑吐舌熒惑占一
陽盛度陰失符則熒惑生臣
宋均曰陽君也陰臣也全上
太白夷也主兵喪通爲六臣三公所棄則太白
經天喪此類則亾引也太白占二
天肴將相出佐佐列宿爲衛旨據璇機玉衡
㠯齊七政四旨布惠三遵正气大義論七政第十六
樞星檄爲龍馬旋星檄爲虎機星檄爲狗權
星檄爲蛇玉衡檄爲雞矦開陽檄爲羊牛
搖光檄爲猴猿此等皆上應天星下屬秊命
也論會圖第二十四
王者承度行義郊天專神不敬廢禮文不从
經圖則樞星不明主痛目舌若喉此類見主
㠯遠天自恣爲三公明矦所謀舉土功亡州
矦失惠遠旨害謀讒惡問仰左官隨意已虐
符則璇星不明主弊落若偏枯近臣恣將相
謀主㠯道陰失符惠義少幾百姓家獄怨毒

叛巧邪暴設變害舒失民命裏冤抑則璣星
不明主病心腹若眩疽太尉謀主㠯逆人倫
誅符命則禁切愚喜怒動失旨則衡星不明
若主彌蹙逆㠯無禁誅遠疋頗若倡優奢政
爲度毀讒則搖則玉衡不明主若委靡㠯迷
惑誅惠敝任過官多尸祿賞罰逆符不修斗
度房衰少樞法令數更㠯苛相杓則開陽星
不明主若鬲疽㠯不聰明誅廢江淮不省山
瀆少祠州土少佐不應天符斬伐無度壞山

絕渠威憙四弱外國遠州搖炎不明主若腫
獅疿痛德失樞石氏中官占下三
王政和弓則老人星臨其國萬民壽石氏外官占四
陰憙浮主正經廿氏外官占又
陰憙浮近臣恣慶雄謀天子咸苶相謀
朱均曰浮猶見也陰憙星帝徵令著明也
仝上

蒼帝行失則列星滅祿星占
黃星墜海水傾仝上

衡星出臣謀主爰李廢天子凶妖星占上
天衡抱極法帝肯血濁霧下天下冥
宋均曰抱猶向也極北辰也法言肴淚罰
也帝大帝即北辰也血濁如霧霧濁如血
機星撤爲國皇
旋星撤爲蚩尤旗
蚩尤出旗見則山崩后族擅權
蚩尤出旗干太微法式滅帝死於野
機星樞爲昭明
樞星樞爲司危
旋星樞爲又殘
辟出失樞旬始出於又諸侯
機星撤爲枉矢
枉矢出敗所誅
黃帝行失枉矢出敗所謀謀易失樞出主故
吕枉矢敗出仝上
星出孛臣威孽滅兵粉擊國謀彗星占上
彗星出闘如釣長可四丈名曰天搤

孛星守心佐分大臣謀上天子凶
彗孛出虛危間大司空行誅
彗星出東北名曰天棓仝上
孛埽出翼軫出間天有勢皆謀彗星占中
彗星出織女女主出寡反彗星占下
彗星出王良好遊馳奉車反
彗孛出軒轅女妃爲寇
彗孛出若干太微法式滅帝死于野
彗出郎位郎位謀反天子因官郎位所主出

官也
彗星出三台爲相反出其中太尉反出其東
太司馬反
彗星出文昌上將星大將軍反出次將左右
將軍反出骑將大司徒反出司隸主得勢大
臣反出司命天下有權者俱反誅尤甚 全上
諸侯爭權天下皆叛兵合戰流血野 變異
彗星出孤弧主吕泰錄爲邊外邦反
彗星出天街又謂蒺藜旁起天子自理 全上

帝老不聽政夷狄侵門 虹霓占
后族專權虹貫太微 全上
山崩者大夫擅主陽政夫基 出緯
帝壯而孝夢水浚溝山水溢壅及禍
四方雾下天下冤毒占
淀星得則朱紳生 竹木神異占
人主不省山出祠州土出佐不慶天府斬洛
無度壞山絶渠則人生大頭人短 歌省山 之祠山下疑脱
川字

上弊下寒則人無脣 全上
變江淮出祠斬伐無度則搖炎不明冢負車
命象八足陰敖翔 歌答徵
注象太陰之物八足是欲行八方之事臣
如此自恣之甚也 全上
君失恩於小民則虎銜熨
女幽舌則兒幽頭
女舌蠶生冠 全上
主憂下慼陰類逆則牛哭於田 牛答徵

人君政令錮塞下情闇上不明則牛亡頭不
能行
宋均注亡頭喻亡方不宜違上命也 全上
七政散主見禁則天下出大喪 羊犬豕占
狗幽兒人行街刀 全上
宋均注狗爲人吠守而忽幽頭且人行街
刀兵是宿衛出臣欲妄自伐主而妖也 全上
豕生魚邑大水 全上
人主吕不孝仁出名侵犯大道則豕生鹿 全上

大道者君政也 全上
天下將敵則熒偃無足行
朱均曰熒潛伏今見且偃行是弱而妾自恣無所畏也
君失政臣挾私則蝘蜓巴
巴腹蟲也
妃色惑王蛙黽入都門 全上
熒惑失色爲太白所掩是謂火不能鑠金金盛剛而火漸衰西方兵大起南國兵弱不可

以戰若遇夏六月則兵可急戰從南至西反凶爲吉若過夏令金氣愈盛戰必大敗若隻輪匹馬無反者主將受戮小將斥逐 熒惑占二
熒惑逆行入守南斗其下有兵起南國兵強不可出戰若守之南國必敗 熒惑占四
熒惑犯東壁侵入斗杓人主不喜文章有圖書散失之憂 全上
填星越次而行色敵者主亡其國色和者主出遊獵皆不居宮中之候 填星占一
填星行南斗魁中天下以飢起兵君臣相疑上下乖敵人主有憂 填星占二
貴臣出使假主威命殘害蒸庶則流星有芒刺 流星占一
四方雲合天下有寇 雜氣雲占
權星之精散而爲鎮王者乘金德而生則黃

禮含文嘉　甘泉黃奭學

禮者履也御覽禮儀部一

三綱謂从禮義增正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敬諸父兄六紀道行二句从白虎通增六紀謂諸父斉善七字从禮正義增諸舅斉義族人斉敘昆弟斉親師長斉尊朋友斉舊禮樂記正義白虎通三綱六紀

王者敬諸父斉壓按壓字當即上善字之譌則大夫炎翊曰場占經石氏中官占上一

宋均曰諸父伯仲叔季也斉堅剛而居帝肯帝敬諸父感天故應也占上

諸舅斉儀則軒轅東扇斉大張占上按儀與義通

族人斉敘則宗人倚文正明占上

王者敬長幼各得其正則房心斉悳星應也占經客星占一

王者敬師長斉尊則攝提如剡無則反折占經石氏中官占上一

宋均注曰師者所以教人爲君也長者所以教人爲長也大夫爲帝席攝提六星攜紀綱以輔大夫師長稼也如剡者如鼎凡俱東向占上

朋友斉舊內外斉壓則箕爲之直月堅風揚文選王融曲水詩敘注占經月占三引月至箕則風揚

宋注月至月行以度堅也文選注占上

按白虎通云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彊理上下整齊人道又云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俱三綱何

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敘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三綱洽天地八六紀洽六合君臣洽天取稼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洽地取稼又行轉相生也夫婦洽人取稼人合陰陽斉施化端也六紀者爲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斉同志爲己助也其不及族人

者統於諸父兄弟也緯注久佚今引白虎通文呂補业

殷援天而王周據地而王大戴禮少間篇注攷經義改謁連上質呂天悳文呂地悳佗緯文

明堂所呂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又見御覽禮儀部十二出教令崇脩悳章脩遵褒脩行初學記禮部類聚禮部令佗化無末一句古微書清河郡本令佗化脩行下脩者也二字上員象天下方象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

十六氣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也清河郡本

明堂者八牖四闥窓通八卦之气布政业宮在國业陽面三室古微書室作十四面十二法十二月也天子孟吾上辛於南郊總受古微書總受作悤十二月业政還藏於祖庙月取一政班於明堂也諸侯孟吾业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庙月取一政行之閏月無常數則閤門而居之御覽仝上古微書此條作正文

鄭氏注明堂王者之堂也其制圜脩小垣脩左右窓列十二座開三十六戶闢七十二牖設八窓四闥呂通陰陽呂準制度呂視百明也清河郡本

禮清河郡本無禮字天子靈臺所呂觀天人业際陰陽业會也又見文選東都賦注又閒居揆星躔注脩下脩法字呂佗考度业驗徵六氣业瑞應原神明业變化古微書清河郡本俱無原字視日氣业所驗清河郡本驗佗審獲福於無方业原招大極业清泉呂興稼穡业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业禮清河郡本無禮字則又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业災清河郡本無暴字陸澤山陵禾盡豐稷續漢書祭祀志注古微書清河郡本御覽禮儀部十三引禮天子靈臺呂攷觀天人业際陰陽业會也揆星辰业驗徵氣朔业瑞應原神明业變化為萬物獲福於天占經石氏中官占中二引天子觀天文察地理和陰陽揆星度原神明业變獲福於無方得靈臺业禮則又車三柱明不離其常川原陸澤秊豐穀

鄭氏注會猶和也度星之分而觀其驗陸

平原也澤溪谷也類山林言穀生於山林
遍於原谷皆豐穰也清河郡本
宋均注曰天子攷察天气若辨墳見夫星
也禷者也所以獲福穰災又車主又穀爲
民穰災得民福民無飢寒也困故又車星
均明吕應也也占經仝上
天子祫禘巡狩奔度攷功責實內外也制各
得其宜四方也事無留滯上下交通則山澤
出靈龜寶石麒麟也苑囿六畜繁多天苑奔

惠星應占經客星占古微書引內外也制
各得其宜則山澤出白龜寶石
天子行饗教飲酒也禮得其宜則郊廟呈祥
天苑左右角皆奔大惠星應仝上
又祀南郊北郊禹郊東郊中兆正謀南郊祀
史徐論又見路又祀又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
吕承天也書鈔郊天御覽禮儀部六古
鄭氏注五祀或謂門井戶竈中雷也公侯
伯皆祭五祀大夫士祭皆三祀庶人一祀
三等不得相逾庶人不得祭三祀大夫不

得祭又祀公侯不得祭天下山川唯祭其
國中土地而已清河郡本
宋注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吕爲
近郊近郊又十里倍也爲遠郊迎又氣蓋
於近郊北史劉芳傳
注東郊仝都城八里南郊九里禹郊七里
北郊六里中郊禹南仝城又里兆古微書
者佗封畔路史燕封畔字兆域也謀者方欲迎气
路史燕方欲四字齊戒自端正路史燕下三字謀處其事

也御覽路史仝上古微書
場廣階曰此迎气於郊之祀也證之經
傳則月令之迎春迎夏迎秋迎冬大宗
伯之禮東方禮南方禮禹方禮北方小
宗伯之兆又帝於四郊鄭注謂黃帝亦
於南郊者是也其曰又祀者迎氣祀又
天帝亂以又人帝又人神故左氏傳謂
又官祀爲貴神社稷又祀是尊是奉大
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祀鄭注謂又祀

爲又官之神也兆者典祀云外祀之兆守皆齊域小宗伯注兆爲壇之營域疏云不言壇者舉外營域齊壇可知又小子云祈於又祀鄭謂祈或爲刲衈刲謂始成其宮兆時也云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所以承天者月令迎氣天子率三公九卿公侯大夫士以迎也宋注近郊又十里者蓋本鄭義祭邑月令章句云東郊去邑八里因水數南郊七里因火數

中兆又里因土數扈郊九里因金數北郊六里因水數此注文九七二字譌又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鄭注謂四時祀又帝王又行者是迎氣亦謂之郊曲禮天子祭天地四方大宗伯禮天地四方鄭皆謂爲迎氣之祭是此又祀亦謂之四方也又經典言又祀鄭注詳別其義今坿陳於左方中以便觀覽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又祀歲徧鄭云又祀戶竈中雷門行蓋啜祭也月令孟冬臘又祀鄭即據其祀戶云云以解之祭法天子七祀諸侯又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鄭云周制也王制大夫祭又祀鄭以上文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齊尊卑等級疑爲周禮引祭法以解之謂齊地祭又熏鼬祭二鄭又引士喪禮禱又祀者士以病禱非祀之常也或謂周禮司命爲撩燎之祀泰

厲爲外祀祭法所云鍚舉所祀齊七非曲禮王制月令專言又祀者北又行爲祖道之祭非常祭故漢以來言又祀者太司命與厲易行以井路史引世本湯又祀謂戶井中竈竈行齊行無門閎楊昝謂井即行廡階謂淮南子云昝虞氏祀先中雷夏后氏先戶殷人先門周人先道與鄭注合路史之說恐未然也又衛子云天子祭又祀執薦者百人

房說者謂爲礿祠烝嘗祫或曰禘郊祖宗報則又五祀之異名也

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曲禮下正義）

宋均注其贄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也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仝上）

按典瑞繅藉五采五就注繅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書之就成也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聘禮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

三色色爲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雜記三采六等注云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曲禮正義引熊氏說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二就俱采別一行爲一就二采一就采則別唯一行其爲一就此是周法又尚書三帛鄭注云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得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檀弓正義推鄭之意謂堯以十一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故其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故其後用赤繒少皡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黄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義以上未聞足以申明鄭義古微書以鄭注孔疏爲緯文失之矣

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又見廣韻十六葉）各有宜也（白虎通爵　御覽封建部一）

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禮王制正義　古微書末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一句）

禮有（禮正義無）九錫（詩正義無此四字詩禮錫俱作賜）一曰車（車穀梁作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斧公羊疏作鈇）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禮曲禮正義穀梁莊元年疏俱止此）皆所以勸善扶不能（公羊莊元年解詁引止此）四方所瞻侯于所望（詩旱麓正）

義引九錫至秬鬯止則倫器帝紀注責下脊七百人袁傳倫之士百人三字荀傳倫百人袁傳倫之士百人荀漢書王莽傳注引九錫無一日等字則倫又白虎通攻黜同無則字古微書七日斧鉞倫七日弓矢八日弓矢倫八日斧鉞倫七日弓矢八日弓矢倫八日斧鉞清河郡本九錫一日車馬上空四字樂則倫樂器虎賁下有百人二字秬鬯下有謂之九錫四字而無皆所以勸善等語

鄭氏注錫與也德錫皆如其九清河郡本宋均注諸侯脊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脊功加以九賜以上詩禮正義無古微書賜倫錫進退脊節行步脊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禮正義步倫勞

其詩禮正義俱無言成文章行成洽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泄詩正賜以朱戶以別其別其下古微書脊泄泄倫渫脊達脊賢達德四字動倫脊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孰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亢揚威莊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內懷至仁至仁詩正義倫仁德孰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古微書其內懷至專征在亢揚威武上其孝

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詩禮正義引此使之祭祀詩正義倫以祀先祖禮正義倫以歸祭祀皆如脊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四方起八字詩正義倫緯文引宋注云九賜者乃四則脊秬鬯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古微書侯之草景星之應公羊疏仝上子倫臣子景星之應在秬鬯之草上末脊是也二字

按九錫之敘詩禮正義與公穀疏異今據白虎通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文定從正義本宋注之敘如之又白虎通云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故民眾多賜朱戶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又云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孝道純備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脊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

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車舝夷舝青之蓋朱轓特熊居前左右寢廉也又車馬衣服樂則三等者賜與其物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鉄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秬者黑黍一秠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凡此諸義足補注文所未及故節其畧於此又按詩正義謂緯文上剡九賜之經下云四方所瞻是四方

上尚脊九賜之經文今佚不可攷白虎通說九錫義自皆隨其德至寢廉也凡四百七十一言按之宋注似別一義故不備錄又詩禮正義錫伯賜公羊疏引宋均亦作九賜錫賜義通又正義後漢注斧鉞公羊作鈇蒼頡篇鈇斧也鉞斧義亦通正義又引公羊說九賜之次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與馬五樂則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文脊參

差大略从同又云經異義以九賜爲九命鄭君駁之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王制一命卷脊加則賜也是一日衣服之證者之書車服以庸竹書命周公冕爲牧師錫之圭瓚秬鬯書文侯命左氏傳脊載彤弓秬鬯諸文鄭君說是也

鬻長傅伯庶長傅孟禮曲禮正義又月令正義引下一句古微書上又禮弓正義古微書

文家傅叔賈家傅仲公川書疏古微書

按禮正義引此云周之管叔蔡叔之屬是文家故傅叔也白虎通云傅號所以脊四何洽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伯者長也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適長傅伯伯禽是也庶長傅孟魯大夫孟氏是也賈家所以積於仲何賈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伯卽如是論語周脊八士不積

於叔何益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
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
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
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
懸統垂旒爲開發聲弁飾色令不惑視聽大戴
禮子張問入官篇注
冕而加纊以黈明也加以莊纊不聽讒也隋書
禮儀志

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續漢
書輿服志
楊應階曰統纊通說文糸部纊或从統
士喪禮瑱用白纊注纊新緜大戴禮莊
伦懭盧注莊子伦莊黃也按淮南主術
訓亦伦莊如淳注漢書莊與斢同廣疋
釋器斢懭黃也字林莊黃色也黃緜爲
之廣韻四十五厚莊冕肩纊也薛綜注
東京賦莊纊謂以黃緜大如丸懸冠兩
邊當耳漢書東方朔傳注以黃緜爲圜

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包咸注論語
冕冠也周之禮文而備取其莊纊塞耳
不任視聽也應階攷詩淇澳著周禮弁
師言充耳之瑱曰琇瑩曰瑱曰玉篆注
諸家云用玉石用象皆無莊纊之說論
語皇侃疏云當兩耳垂黃緜緜之下又
係玉名爲瑱鄭昌疏云今禮圖衮冕以
下皆有充耳天子以莊纊諸侯以青纊
今如皇氏說則著詩充耳以黃毛鄭不

訓黃爲莊訓尚之以瓊英爲又係以玉
也如鄭氏說則著詩以素以青以黃何
毛鄭不別之爲尊卑制也續據大戴冕
而肩旒上有古者聖王文豈古以莊纊
至周文而備始易以玉石歟附識以俟
正
凡出射立侯於五十步外以觀德不觀力也
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
豕清河郡本 天子四句又見白虎通鄉射
古微書

鄭氏注熊猛巧之獸射之示服猛也麋音
罷射之示惑人也虎豹戾獸射之示威也
鹿豕無益之獸射之示除害也四等之射
各有所宜清河郡本

按白虎通云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
遠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也諸侯射麋
何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
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
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

大夫士皆人臣示爲君親親事身勞苦
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爲之
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
名之爲侯者何明諸侯者不誅者則當
射之

大夫達棱士首本禮禮器正義

謂斲爲四棱以達兩端士斲本本之首令
細與尾頭相應仝上

按此言棱制也棱方曰楞圓曰椽穀梁

莊二十四年傳外傳晉語俱云禮天子
之楞斲之礱之加密石諸侯之礩斲之
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尚書大傳云楞
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大夫達棱
士首本

天子旗清河郡本作凡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已上又見清河郡本諸侯七仞九旒齊軫鄉大夫五仞五旒齊轂士三仞三旒齊首公羊疏十六疏周禮鄭司農氏旒旗伦旌禮圖集說旗物字書鈔旒初學記卷部御覽兵部七十二左氏昭七正義畫十二旒九旒

又旒三旒字引入疑命數

鄭氏注九陽數也十二旒以象十二辰天
子居陽布陰故旗九仞十二旒清河郡本
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貴賤也軫車
後橫木也諸侯之旗齊於軫首頭也御覽仝上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
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
以楊柳白虎通崩薨書鈔冢墓清河郡本

鄭氏注無墳有墓無墳也清河郡本

按白虎通原文佗春秋含文嘉周官冢人疏引佗春烁緯御覽又百又十八引天于上育春秋之義四字今按春秋緯舞含文嘉當是禮緯春烁緯俱育其文今兩存之

虙犧燧人神農古微書神農下育伏者別也謂之三皇四字

變也戲按戲羲通者獻也洽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洽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

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飄令人無復腹疾

育異於禽獸遂天也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佗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惠信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風俗通皇霸古微書類聚火部引燧人始鑽木取火句帝王部引燧人始鑽木取火堅故曰遂人也無育異於禽獸又字初學記帝王部路史遂人紀注御覽火部三同路史復佗育御覽皇王部二引伏者別也獻也洽也又引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飄令人無腹疾育異於禽獸遂天也意故爲遂人皇王部三引神者信也至末無薑字無美其衣食四字惠上育其字無信字路史伏羲紀注引伏者別也羲者獻也炎帝紀注引神者信也堅末無始佗耒耜三句爲佗名無也字

伏羲惠洽上下天應吕梁歸文章地應吕河圖洛書伏羲則而穆之乃佗八卦周易正義類聚帝王部末句佗乃則象而佗易又路史太昊紀注同河圖洛書佗龜書文選謝都賦注引伏羲惠洽上下始畫八卦御覽皇王部二引伏羲惠洽上下天應吕梁歸文地應吕龜書伏羲乃則象而佗易又行大義論又帝弟二十一河圖洛書佗龜書無而字也乃字占經龍魚龜地占引伏羲惠合上下故地應吕龜書伏羲乃象吕佗卦古微書伏羲則而十字佗乃則象而佗易清河郡本文章下佗地應以龜龍圖書乃則象而佗易

鄭氏注伏羲始畫卦佗易天乃見象鳥銜書獻負錄地乃出文河有龍圖洛有龜書遂定吉凶存亡之兆剛柔陰陽之理焉清河郡本

神農佗田道就耒耜天應吕嘉禾地出吕醴泉又行大義論又帝弟二十一御覽休徵部一引神農紀耒耜天應吕嘉禾又引神農修惠佗耒耜地應出吕醴泉路史炎帝紀注同玉海祥瑞門引神農就田佗耜天應吕嘉穀古微書佗神農修德佗耒耜地應之以醴泉神農就田佗耜天應以嘉禾分佗二條

黃帝修兵革吕惠行則黃龍堅翳皇來儀又行

堯憲匪懈醴泉出玉澤湧瑞門

堯廣被四表敷於鴻龍玉行大義仝上

舜損己以安百姓又見御覽皇王部六歟鳥獸鴻鴈

皇來儀五行大義仝上

禹密宮窒眾意溝瀆古微書見盡百穀用成力乎溝瀆

禹龍圖靈龜獻玉文敬謹天賜妾御覽皇王部七又休

敬謹齋神字圖字緣佗騐伏羲下玉字類聚帝王部嘉妾字人事部引密宮窒眾意溝瀆則玉文敬謹占經人埏引禹密宮窒盡力溝瀆百穀用成玉文敬謹謹古微書天

賜下誤妾字下云一佗溝瀆女降清河部本禹下誤皐宮窒三字緣佗伏天賜妾佗天賜符錄

宋均注曰玉女脩人如玉色也天降精生女使能天美玉女色脩以延壽也占經同上

湯至願人心應於天文選東郡趨作注

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浚河疏江皐

陶禹喙是謂圖理誠洩嶽朔白察於人情湯瞽

三肘是謂神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

乳是謂圖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莊王聖羊

是謂攝揚盱日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偃是

謂俊強成就周道輔於幼王孔子反宇是謂

尼丘憲澤所興藏元通流白虎通聖人路史高辛紀引孔子反宇古微書馬佗鳥柳佗神揚佗陽尼佗甫通流佗流通

夏后勉祖后憲莒生御覽皇親部一路史夏禹紀注憲莒佗感意

古微書佗禹母修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語轂明聰

從容中道陰陽度行文選運命論注

推少昌上元爲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

冬至日月又星俱起牽牛少初御覽天部一路史餘論

太樂少季古微書

鄭氏注上元太樂呂來少季所求御覽天部一

古微書求佗永

計日月右行也白虎通日月古微書此六字即連接牽牛之初下

三台爲天階太一躔呂上下一日天階占經中官占下三

君政尊而制命日月貞明占經日古一又日上有即字御覽休徵部一君上有人字日上有則字類聚天部貞佗貢古微書佗人君尊政則日月俱明清河部本政佗至命下有行字貞佗貢稽首常則

五石章明作樂制禮得天心則景星見清河郡本
鄭氏注景星大星也形如半月生於晦朔
助月為明清河郡本
五石得宜則太白貞明初學記珍寶部三古微書貞作常清河郡本
貞作常清河郡本炎惑不明雜乃生蒐也淵海郡本
鄭氏注太白謂金玉石之星也炎惑失常
則蟲豸者生走獸者如猨猩為匿而蟲生
蛆蟲有足蛆謂足雖能遠蒐不能飛也清河郡本

緩又車明又聲則又未應以大豐御覽作依古微書
書
枝緩字疑譌史記天官書咸池曰天又
渡又帝車舍中有三柱正義云又車又
星三柱九星在畢東北占又車均明柱
皆見則倉廩實元命包云咸池主又穀
一名又帝車舍
山澤者三皇又帝之威應也御覽皇王部一古微書
龍馬金玉帝王之瑞也御覽鱗介部一事類賦鱗介部

神嚻者貴文精也知吉凶行止能靈能重能
息能行王者興則出宋拾遺覽清河郡本
鄭氏注神嚻出大澤中不炊白湯不膏五
味自然和美滋液鮮新清河郡本
按宋志云神嚻者貴文之精也知吉知
凶能重能輕不然而沸又味自生王者
盛德則出
白鳩成湯時至御覽羽族部
按文選劇秦美新注引吳錄曼湯有白

鳩之祥下云古有此事未詳其本孫氏
瑞應圖云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
尊道德不失舊則至今據選注疑繹史
引瑞應圖文譌為緯也存以俟正
又禮修荊則又諸侯星正行犯則不相凌侵
又禾又木應吕大豐占經石氏中官占中二
王者得禮止制不傷財不害民君臣和輯卿
木昆蟲各蒙正性則三台為齊明不濁不狹
如其度石氏中官占下三

宋均注曰君臣制度宮室車旗多少各有品制度也仝上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則少微有憙星客星占一辟雍也禮得穆穆皇皇和服則太微諸侯明也甘氏外官占五原引不分篇名今以類附古微書載合文嘉

天子崇有憙彰有道顯有功衰有行則太微七星明少微處士有憙星應御覽休徵部一古微書

宋均注太微正教也宮也七星衣裳正禮今施教布化儀服應禮故星明今少微處

士有憙星應則星皆有威儀矣御覽仝上

天子坐鄉士旗旒中禮制度有科物應以定占四字從石氏外官則參旗弓行正齊均明石氏占四複引文沾外官占四不分篇名今據占中複引也文定也複引文無上九字制度上有王者字無下四字

宋均注曰弓行者參旗星行列紆曲侶弓也仝上

王者賜命諸侯皆如其憙則陰陽和風雨昔其九爲鈞曲直甘氏外官占六

宋均曰天也九星主珍異令賜諸侯灾所以顯異也應於主珍也星故爲也曲有直者也仝上

宮室也禮得則虛危有憙星應客星占一

宮室也禮得營室有憙星見仝上

天子棄舟得其所貴賤不相踰則王良附路星明常在河中天子壽昌萬民無疫也案石氏中官占上一

殯喪也禮各以其昔變制革禮也堊得制也

定三台弓正有憙星出入其間矣石氏中官占下三又客星占一引殯喪也禮以其昔則三階弓正有憙星出入其間

以喪以禮則憙星應在虛危客星占一

以喪以禮則憙應與鬼仝上

禮有三起禮理起于太乙禮事起于黿皇禮名起於黃帝古微書

周爵五等凡南面之君五者法五行之剛日凡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仝上

鄭氏注是其總法五行也分之則法五剛

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辛
己癸是也仝上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吕簾士以帷仝上
牙旂者將軍所建也旂有九名日月爲常古徽
書清河郡本無首八字下旂有上有盭字旂作旗
鄭氏注常即太常左繪日右繪月王者之
旗也清河郡本
交龍爲旂古徽書清河郡本旂作旗
鄭氏注兩面繪以蛟龍諸侯之旗也清河
郡本

通帛爲旃古徽書清河郡本
鄭氏注通帛無繪師都之旗也清河郡本
雜帛爲物古徽書清河郡本
鄭氏注破帛采色爲成鄉遂之旗也清河
郡本
熊虎爲旗古徽書清河郡本
鄭氏注以采繪爲熊虎軍吏之旗也清河
郡本
鳥隼爲旗古徽書清河郡本
鄭氏注以羽繪爲鳥隼百官之旗也清河
郡本
龜蛇爲旐古徽書清河郡本
鄭氏注上繪龜下繪蛇黑帛蒙之郊野之
旗也清河郡本
全羽爲旞古徽書清河郡本
鄭氏注五色全羽錯互成文如鴈之翼引
之旗也清河郡本
析羽爲旌古徽書清河郡本
鄭氏注雜羽成禽獸草本之形徵祭之旗
也清河郡本
夫旗王載大常諸侯載旂百官載旗軍吏載

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清河郡本
制度因料勿以遂應其明勿以類感其方也
古徽書
雲者氣運布恩普也計天地左旋日月右行
雲爲助象列星測元清河郡本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
仝上
鄭氏注祲日旁氣陵異氣也即重蜺珥璚
之屬仝上

神晉滋液百室爲用則白象至 仝上

鄭氏注象壯獸鼻可屈可伸其中有小爪叩其耳後則死白言尚質不尚文也 仝上

夏旱則秋澇冬雷則春陰 仝上

鄭氏注孟夏旱則孟秋澇仲夏旱則仲秋澇孟冬雷則孟春陰仲冬雷則仲春陰陰謂晝不見日夜不見星非恒星不見 仝上

禮斗威儀

天運从古微書增 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莽蒼乃道之棍也 御覽天部一 古微書

枝張衡靈憲云太素之前幽清元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 即冥莽蒼乃道之棍也道棍既見自無生育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

之言云育物淘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蒼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育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員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埏鬱搆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蒼乃道之實也

帝者得其棍蓁王者得其英蘂 又見書鈔帝德 伯者

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伯伯道不行不能守其身類聚帝王部清河郡本一御覽皇王部一根荄作英華英華作根荄上古徵書同御覽文選答賓戲注引帝者得其英華長楊賦注引帝者得其英華上者得其根荄

鄭氏注凡帝者必謀之深王者必德之宗霸者必威之強故謀不深而欲帝者雖王不可德施不衆而欲王者雖霸不可威不強而欲霸者雖守身不可根核言其深固英華言其數潤附枝言其輕健也清河郡本

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太是禮迹所興也禮曲禮上正義又昏義正義約其文云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路史遂人紀注引作五音二少主君臣父子夫婦政少宮主文少商主茲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太禮迹所與也又發揮琹論引少宮主政少商主事文選七命注引少宮主按商作宮路史注選注與此文異選注當是字訛路史注所引本七政詳慮記主斗威儀說以琹加文迻二弦混人爲緯語其琹論所引疑亦字訛今以禮正義爲正又七政之太十字當爲正義文以路史亦有此文存以俟正古徵書爲七政下即接審候五色無七政之太十字清河郡本宮主君上有是故二字

鄭氏注五色一亂七職皆慢矣清河郡本

宋均注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爲設副也文選注仝上路史發揮仝上宋均作朱衷

昌北斗清輝審度五色四字又見初學記天部而應于五音也清河郡本

宋均注北斗七星有五色宮商角徵羽各應其星初學記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作鄭氏注

揚應階日此言禮之始起也君臣父子夫婦綱也政紀也三綱太六紀修故皇

氏謂禮事起於遂皇禮正義據通卦驗遂皇握機矩爲法北斗而爲七政是也竊嘗論之天地以陰陽分五行陰陽兩而五者參兩也陽奇陰偶參兩又合而爲七在天則日月五星爲七政在恆星則斗有九星見其七以運衡聖人法天行以垂教制七政之禮七始之律五太其體加二以佐其用則相生而不窮禮樂律麻蓋由此起矣夫五音二少聲也

聲出於彤彤本於氣神寒氣以運而器以象之數以測之天地之元妙必效情若莫如音律也或謂古惟五聲至周加二變今言遂皇之世有五音二少者何日路史不从廣正琴弦增二少之說謂神農唐堯琴皆七弦是古有七音證一疋志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孟康注天地人四時爲七始今按黃鐘天統爲天始林鐘地

統爲地始太蔟人統爲人始姑洗南應爲春夏炁冬之始黃鐘宮林鐘徵太蔟商姑洗羽南呂角應鐘變宮蕤賓變徵是七始即七律又律以入聲爲尚七律清濁始於人聲故曰七始尚書上云五聲以調言通調而名之以宮以商也下云七始以音言逐字而名之以宮以商也二變不爲調故聲正於五若歌詠而有清濁高下之音則七者備焉故下云詠以出納五言也班志所引

尚書當是眞古文非僞孔比書記虞帝言是七律不始於周又一證聲音之理出於自然非可增減故可通於四裔隋志載龜茲奏琵琶一均一弦隋力二雞識三沙識四沙侯瑾五沙臘六般贍七侯利箋即中國之七律今云古旋七律豈古皇神明之制不及荒裔之樂耶證三以琴絃言曰少宮少商以律言曰變宮變徵其數皆七其義相通也變宮在

宮羽之間變徵在商徵之間

春斗爲天關軫爲地梁夏角爲天關參爲地梁古微書

歲凶季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孟夏驅獸無害五穀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祈穀實孟秋也月盈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初學記穀部

臣嬰政私其君佐則草木不生禾穀不實公上

君棄土而王其政太亏則日五色無主 類聚天部 占經日占一 御覽休徵部一 事類賡 古微書 路史少昊紀注引政太亏 則日五色 清河郡本政理太平則五色乘日

鄭氏注五色之氣浮日也 清河郡本

宋均注五行少色不主於一也 占經御覽 仝上占經 五上有包字一字佗剔御覽色字佗上

君棄木而王其政昇亏則日黃中而青暈 占經 日占四 古微書

君棄水而王其政昇亏則日黃中而炅暈 仝上

古微書昇佗和

君棄金而王其政穆亏則日黃中而白暈 仝上

古微書

宋均曰穆者取穆於鏡見儀表端正 仝上

君棄火而王其政頌亏則日黃中而炅暈 仝上

御覽休徵部一引君棄木而王則黃中而青暈棄火而王則黃中而炅暈棄金而王則黃中而白暈棄水而王則黃而元暈又天部三引政頌亏則日黃而炅暈政和亏則日黃中而炅暈政象亏則日黃中而白暈政升亏則日黃中而青暈 古微書

君棄土而王其政亏則月圓而多暈 又見類聚天部

亏上有太字圓佗黃 棄金而王其政亏則月 又御覽休徵部一

多耀政頌亏則炅明政和亏則炅明政象亏則白明政升亏則清明 御覽天部四 類聚天部引政升亏則月清而明 古微書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月圓而多輝棄金而王其政平則月圓而多暈政太平則月多耀下俱同 清河郡本政訟安和時世昇平則月清而明圓而多輝祥風即至也

鄭氏注月主陰暗訟育昧故政訟平則月多輝圓謂光潤且大也 清河郡本

君棄土而王者其政太平則填星黃而多暈

又宮星黃大其餘六星耀炎四起 御覽休徵部一 又文選王融曲水詩敘注引君棄土而王其政亏則鎮星黃而多輝 古微書多暈下有宮斗端明四字又宮佗文昌 占經填星占二引上三句多暈佗暈多石氏中官占下三引下三句又佗則上有君棄土而王其政太亏九字

宮斗北斗魁星也 仝上

君棄水而王其政太亏則辰揚炎棄金而王則太白揚炎 仝上 又文選侍遊蒜山詩注引君棄水而王辰星揚炎 占經辰星占一引水而王辰星揚炎 古微書太亏佗和亏

王者棄火而王其政昇亏則祥風至其來長

蒼萬物仝上文選班固靈臺詩注佗君棄火而王其政頌兮則祥風凰後漢書班固傳注御覽天部九引君政頌兮則祥風凰御覽天部又引孔晁注黃帝則祥風凰又文選侍遊曲阿詩注引君政頌兮則祥風凰古微書無末六字

宋均注即景風也文選灌書注俱仝上御覽天部九

人君棄水而王其政和則景雲見御覽仝上類聚祥瑞部引其政和兮則景雲生古微書

景明也言雲氣炎明也仝上按此當係注文舊連上今爲古微書別出又休徵部九一所引次無注字景明也上脊景雲二字連上見也佗仝上文

君棄金而王其政穆兮則嘉雨嵗御覽天部十又休徵部一無穆字古微書

人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兮則甘露降御覽休徵部一文選七啓注人佗其兮下脊嵗字古微書

君治政則軒轅生精瀛爲甘露御覽天部十二休徵部一事類賦天部古微書

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兮則蒙水出於山仝上經水出高山御覽休徵部一無其政太兮則五字古微書

宋均注蒙小水也出可溉灌生無不植也

御覽仝上

君棄土而王則河謙御覽地部二十六休徵部一古微書君棄水而王其政和兮則河謙

宋均注河不茂溫也仝上休徵部佗不決不溫也古微書

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兮則河海夷晏文選新刻漏銘注事類賦地部無河字晏字御覽地部二十五無其政太兮句無河字晏字古微書君棄木而王則海夷

宋均注海夷不揚波也御覽仝上古微書無夷字

其君棄木而王其政穆兮則江海不揚波文選讖賦登孫權故城詩注古微書江海不揚鴻波接鳳皇集於林苑下

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兮黃眞人遊於後池占經人瑞

宋均注曰黃土色遊於後宮也池則黃帝問道於元女槀女是也仝上

君棄木而王則卿木豐楙嘉穀並生書鈔穀部三十五百穀部一又木部一王下脊其政兮三字無嘉穀並生句又休徵部一引人君棄土而王其政昇兮則嘉穀並生類聚木部引君棄木而王其政升兮則卿木豐盛古微書又一條云人君棄土而王其政升兮則嘉穀並生清河郡本草木茂盛嘉

毅故生爲人美髮蔓竹紫脫爲之長生南海乃輸以蒼烏

鄭氏注蒼木色 清河郡本

君棄木而王其政亏則松爲長生類聚仝上又祥瑞部亏上脊升字松下脊柏字長佗常 御覽木部 古徵書長佗常

君棄火而王其政亏桐梧爲常生類聚仝上 御覽木部又 古徵書燕爲字

君棄木而王地生丹 御覽桑部二

君棄土而王从釋其政太亏山車衆鈞禮禮運正義 類聚舟車部通典禮路史餘論鸞車引山車衆鈞四字 古徵書土佗木鈞佗句

清河郡本鈞佗句

注山車者自轉也車也類聚連上今从禮正義析爲注文正義燕者字也字 古徵書禮正以此八字連上佗正文 勾者曲也禮正義燕衆鈞類聚無清河不操治而自圓曲故言衆鈞郡本同類聚 禮正義仝上燕末四字 類聚仝上衆鈞 古徵書 清河郡本佗鄭氏注

君棄木而王其政昇平則福草生廟中 御覽休徵部一 玉海祥瑞門福佗朱 古徵書 占經竹木草藥占引燕其政昇平四字 清河郡本生下有于字

鄭氏注福草朱草別名 清河郡本

朱均注廟中生草蓋福草也卽朱草之別名可以染祭服故應仁孝而生廟中 御覽仝上

君棄火而王其政頌平則地生朱草仝上古徵書

君棄金而王其政象平則蘭常生仝上 古徵書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無象字蘭下脊芝字又七啟注無象字

鄭氏注主給調和也文選注仝上

朱均注蘭生主給和調也 御覽仝上

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平簭紫脫爲常生 御覽竹部二又休徵部一簭佗則無爲字 類聚祥瑞部土佗火無其字簭下脊竹字爲下脊之字

玉海祥瑞門同 齊民要術引君棄土而王簭竹紫脫常生 古徵書簭佗則無爲字

朱均注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氣人言常生者不朽也朽則當之文選王融曲水詩叙注 齊民要術注引紫脫北方物

人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之神獻其朱英紫脫文選注仝上 占經器用休徵占引而遠方之神佗遠方神朱英下無紫脫二字

注脊神聖故以其域所生來獻舜之時西王母獻益地圖玉玦者是也 占經仝上

君棄金而王育人參生御覽藥部八 尒疋翼金佗木下育人參上育紫氣古微書

按人參之名始見於此參从草當佗蔘消佗參一佗蔓說文佗蔓云人蔓藥艸出上黨廣疋蔓地精人蔘也御覽引范子計然云人參出上黨

君棄金而王其政頌平芳桂常生御覽木部又古微書無首五字連接于黃銀見下 清河郡本芳桂常生下有麒麟在郊四字

鄭氏注芳桂香草也騏驎瑞獸清河郡本

君棄木而王其政和平梓梓為常生御覽木部七 類聚木部木佗火無梓字常佗長 古微書木作火 清河郡本其政和平則梓為常生南海輸以文狐駿馬

君棄金而王其政亏則黃金見山類聚寶玉部清河郡木乘金而王者其政訟平則黃金紫玉見于深山

君棄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淺山類聚仝上御覽珍寶部十 古微書

鄭氏注玉石皆太白之英清河郡本

君棄金而王則黃鉌見御覽仝上 古微書

君棄金而王其政穆亏古微書首九字佗王效政平 惠堲淵泉四字从則江江字从海出明珠占經器白帖沾則江白帖沾海出明珠艘休答城邑宮室怪異占 白帖珠無上又字穆字御覽珍寶部三佗王者政亏則江海出明珠 古微書

君棄金而王其政蕩亏則海出大貝上占經仝文選曹植贈丁翼詩注初學記珍寶部佗其君棄金而王則大海出大貝明珠 古微書

君棄土惠而王其政太亏翯皇集於苑林經占鳥休徵類聚羽族部御覽羽族部二無惠字苑林佗林苑 初學記帝王部引人君政翯亏則祥翯皇 古微書無惠字無皇字苑林佗林苑末有海不揚鴻波六字

君棄水而王其政和亏則江海箸其神象御覽休徵部一龜龍被文而見文選王融曲水詩引止此 欽注君上有其字無其政句無則字神字又七啓注引其君棄水而王龜龍被文而見 類聚鱗介部引君棄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古微書君棄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宋均注神不見但箸象从御覽增龜龍水物也

御覽文御覽佗而青夷白炅也具有此色見御覽炅也佗元水見佗馬無具有又字 於水故曰被仝上

君棄木而王其政升亏東海輸吕蒼烏類聚祥瑞部御覽羽族部七引江海不揚波東海輸也蒼烏 古微書東海佗則南陽 清河郡

本江海乃不揚波東海是蓂以蒼烏

君棄火而王其政頌兮則南海輸吕駮馬類聚
仝上又獸部無其政句無則字吕字占經馬占頌作和海作河無吕字事類駮獸部引下二句古微書

注駮馬者黄夷色馬也占經仝上

君棄土而王其政頌兮四字文選注無南海輸吕文狐文選七啓注類聚仝上占經獸休徵關土字頌作訟南上有則字無吕字古微書土作火無頌字南海上有則字

君棄水而王其政和兮則北海輸白鹿類聚仝上

御覽獸部十五占經仝上鹿作虎古微書篇下有以字清河郡本其政安和則景雲至北海輸以白鹿

鄭氏注鹿長生之獸也如麋少二目清河郡本占經仝上類聚仝上大義論會篇第二十四引棄金而王麟麟在郊古微書無豫字

君棄金而王其政豫兮則麟麟在郊占經仝上類聚仝上無其字則字象作太路史餘論仝上

麟木精也占經仝上古微書

閎王母獻舜地圖及玉玦路史餘論閎王母

周王得白馬朱鬣占經馬休徵

周成王治兮覩於河青雲浮於河事類賦天部八又休徵部一無下於河字王海祥瑞門占經雜氣雲占引周成王致治太平遊河洛之閒見青雲浮于河上

周成王覩於河沈璧而退青雲浮洛青龍臨壇吐元甲出圖事詞類奇天文部古微書

醴泉味甘王政和可賛故水甘也御覽休徵部一古微書醴泉上有人君棄水而王則醴泉見十字

鸞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鏘鏘然也

周出文物大苞洽車出上綴吕鈴如鸞出聲

也禽經注路史餘論鸞聲引作其音如鈴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於是洽焉上綴吕大鈴如鸞出聲遒

柊尒正育鈴曰旂李巡注吕鈴著旂端

周禮巾車鳴鈴吕應雞人注必使鳴鈴者車育鸞和相應和出祭此言洽車綴以大鈴益鸞和也鸞一作鑾廣正和鑾鈴也大取凡取路儀以鸞和爲節注鸞在衡和在軾和鸞皆以金爲鈴賈疏謂鄭据韓詩傳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

鸞鳴則和應乘車先馬動次鸞鳴則乃和應鸞近馬首和耎近後故知鸞在衡詩輶車鸞鑣毛云鸞在衡（按毛傳文見蓼蕭篇與載驅篇無文）鄭不從毛義者以田車鸞在鑣又詩駟鐵篇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又經異義據八鸞鎗鎗謂一馬二鸞杜預左傳解謂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考頌烈祖八鸞篇云鸞在鑣正義謂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

案生民詩四牡八鸞韓奕詩四牡八鸞皆非乘車是鸞在鑣也商頌當爲乘車亦云八鸞殷制也又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注鸞有鸞和也路史所引緯文疑有錯譌又錯當作鑾

日月炎君喜怒無常輕殺不享戮於無辜不享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無炎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爲賊戮而不葬（續漢書五行志注古微書無光作星變）

君喜怒無常時常熱（御覽時敘部三十四古微書則上）行失則雖當煥反寒（仝上）

天之蔽命不得極其數（文選舞鶴賦注）

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四古微書清河郡本）

鄭氏注頭者清明之主也（清河郡本）

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

鄭氏注火日銳上故其民銳頭（清河郡本）

君乘金而王其民長頸（御覽人事部十古微書金作土頸作大）

宋均注以青龍也（御覽仝上）

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御覽人事部十八初學記帝王部金作土無洪白大三字古微書清河郡本乘土而王者其人長其民好大笑其政太平則鳳皇集于苑林麒麟臻鬱被文而見也下脊鄭注云被文謂甲文成字）

君乘土而王其民大笑（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三十二古微書民下有好字）

君乘水而王爲人黑色大耳（類聚祥瑞部清河郡本）

鄭氏注水屬豕大耳象豕也（清河郡本）

君乘木而王爲人美髮（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十三古微書）

君棄金而王爲人美倡御覽人事部六古微書

顓頊有三子生而亾亦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一居若水四字从古微書補爲罔兩鬼文選注兩字从古微書補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爲小鬼三字从古微書補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纁裳執戈揚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驅疫鬼路史餘論儺引此此以桃弧矢葦矢土鼓且射之以夫亾又穀播洗之以除疾殃御覽禮儀部九按文選東京賦注十八

引伦漢舊儀古微書疏伦疫蒙上有掌字播洗之伦灑掃得皇極皇正气含黃中皇惠能苞萬物大義釋名弟一

日青中黃外是爲一不可占經日占一

夷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無辠不事天地忽於鬼神天則雨土常羸日食無光地動雷下降其眚不救兵从外來爲害戮而不葬夷中外黃是爲二不可按羸當孰論

白君敵無威臣獨逆理而不能誅賢者不能爲輔輔中因女而進者衆鑾山數崩眚大辠河滿不流虎狼害人其民好賊夷亾爲奸兵數十起千里皇內其眚不救及其季中亾當誅臣逆理禁者呂禁絕在宮因女進者眚日呂救則災害其季中白中黃外是爲三不可黑賤人爲君婦人輕賢佞諂候間得親將小臣所施及危其身眚則常雨不休水則海濱河溫民多溺水死棄舟者多虵入都邑鷄雉同宿婦人多重死胎子不就其眚不救患在

內宮其日炭中黃外是爲四不可也坤上

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無罪漫天地忽鬼神則日蝕日占五

又星主人君容貌辭氣鼻爲土星人主端其又官填星定位不移填星占一

政治太平則日星又色萬邦拱服日辰占邪君政治則黃雲入南斗雲氣犯宿占

賤人爲君則蛇入都鬼龍蠶蛇占

玉衡北兩星爲玉繩玉之爲言溝刻也瑕而

不掩折而不傷古微書

春斗爲天關參爲地梁夏角爲天關參爲地梁仝上　此係重出

君致尊而致命則日月貞明仝上

凶歲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仝上清河郡本

爲人妒殺不賦白銀爲之常見清河郡本

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而新穀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仲夏之月乃命

百縣雩祀百辟以新穀實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清河郡本古微書薦穀於上帝而新穀

佗新穀於上帝

臣專政私其君位則草木不生禾穀不實清河郡本

鄭氏注時之不正則天罰之故禾不實仝上

禮稽命徵　甘泉黃奭學

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通典無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禮王制正義王海郊祀門引止此古微書周六廟至子孫七通典禮詩生民引仝正義引唐五廟烈祖叙正義引殷五廟至於子孫六周禮守號疏引唐人五廟夏亦五廟殷六廟

汪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詩烈祖叙正義玉海仝上

夏無大祖古微書祖佗廟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

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祖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王制正義古微書

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魏書禮志

諸侯之士一廟公羊僖六解詁○疏云禮說文

按五廟六廟七廟之說鄭君据緯解經王肅反而難鄭馬昭出而難王自唐以後鄭說不行五禮通考从王難馬竊所

不解通考曰馬說所謂喪服小記王者
五四廟乃諸侯之禮以方性六月祭之
說劉原父闢文之論證之夫經明言王
者庶子王而反曰諸侯是經文漢注不
足憑方氏劉氏反足據耶其謂大傳之
言亦爲周制未嘗明言唐虞夏殷之別
引以相難亦未爲確七廟七尸馬自不
塗通考附會僞孔說尤不經通考又引
禮書之說謂經於六宗爲六廟其謂不

待指摘矣案祭法云王立七廟始自祖
考廟仁之至也二祧特隆文王毀主納
於其中謂之祧者鄭云祧之言超先王
毀主超入其中義之盡也后稷之廟先
公之主藏焉不謂之祧者始祖廟也且
卑統於尊也殷六廟周七廟以義起也
又廟之制天子諸侯不降殺以兩庶人
雖卑亦得薦其四世追遠之義不可遺
也家語王肅所僞造不足憑也

楊應階曰禮家言廟制多從王肅今據
鄭君注王制天子七廟爲周制知曾子
問禮器祭法云七廟鄭意皆以爲周制
穀梁天子七廟荀子脩天下者事七世
蓋亦據周制言也馬昭張融難王申鄭
說具王制正義漢韋元成議魏張揖賡
正同鄭義應階謂喪服又則廟制又鄭
君說確不可易也唐又廟無可考脩虞
氏則中庸云宗廟饗之書云祖考來格

尚書大傳云格於禰廟是脩四親廟祖
廟也若祭法所云禘郊祖宗則祭天而
配以脩德者不在宗廟中又左氏云陳
顓頊之族國語幕能帥顓頊脩虞氏報
焉是虞爲顓頊後系出虞幕其祖廟爲
顓頊與幕則不可考夫夏無太祖者夏
之先世史記與漢志異據史記顓頊六
世而至舜已脫虞幕一世而禹本顓頊
僅二世必不然矣命麻叙言顓頊傳二

十世漢書又世之說亦未然也夏自元
魚以上書傳莫能舉其名唯山海經脊
駱明生白馬文白馬即鯀是緯言無太祖者
是也商以湯故六廟周以文王故七廟
或據僞尚書七世之廟謂鄭以殷爲六
廟者由未見古文故據緯書不知呂覽
引眞古文尚書爲又世之廟今執僞古
文以議鄭謬矣或又謂文王爲宗不在
七廟之數按劉歆說脊功德則宗之引

商二宗非指文王言且商宗繼體中興
非文王開基創業者比也蓋又廟定制
商周以開基之祖太六廟七廟祭法二
祧即文王廟也其脊功德者或別太廟
以祀不在又廟二祧之中其廟亦不在
寢東請以傳證之左氏云凡邑脊先君
之廟曰都是廟可別太於邑也又單襄
公盟百官於平宮時太平王已十二世
而廟猶存又魯太王宮太煬宮爲新太

廟以左祖右社之制推之其地豈足容
新廟是別太廟以祀也或又謂二祧爲
文王祭止言嘗非所以尊也應階謂服
盡於高祖聖人以義斷仁今以文王開
基不毀其廟世世祀之已合於尊尊之
義矣至諸侯廟制據公羊傳脊請後又
廟文是脊國者得太又廟也但在始封
之時同姓爲王之子弟當此君之身不
得太出王之廟則全無廟其異姓則得

太又廟說具王制正義禮書謂始封止
四廟廟止高祖殆不其然至大夫廟制
據緯書天子元士與諸侯適士二廟是
天子大夫當亦與侯國大夫同其爲幾
內諸侯則制當視外諸侯又證以祭法
庶士無廟鄭注庶士府史之屬亦可以
上推大夫士之制也公羊解詁引諸侯
之士一廟者約諸侯中下士之文而言
猶祭法析言適士官師而王制禮器但

云士一廟詞有詳略耳又祭法云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是又祖禰共廟之證或謂祭於壇或於寢非也又大傳云卿大夫干祫及其高祖是三廟得祭高祖萬斯大引小記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姑是高祖有廟似可援祖禰共廟之說以通之後世同堂異室之制疑亦本於此也

禮稽命徵 六

三季一祫又季一禘禘御覽引此下有經紀所云十三字以衣服想見其容色三日齋書鈔作齋三日古微書全然恩親志意想見所好喜書鈔作恩親所喜古微書全後入廟書鈔禘祫儀部初學記禮部御覽禮儀部七書盤庚正義詩酌叙正義禮王制正義南齊書禮志通典禮通考宗廟考俱引首二句古微書清河郡本一禘下有紀經所論四字容色作形容想見所好喜作思親所好入廟上有敢字下有禘祫與論祭其言詳矣九字

三季一閏天氣小備又季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季一祫又季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又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後漢書張純傳

楊應階曰禘祫之說先儒互異按尒正釋天禘大祭也是凡大祭皆曰禘可於天言之可於廟言之也大傳小記俱云禘其祖之所自出曰祖所自出是祖也不謂之祖以祖所感生者天帝也天也

禮稽命徵 七

以人道事之故禘於廟又劉向張純皆云三季祫又季禘是宗緯不始於鄭君鄭又据春秋經釋禘祫禘祫之說舍鄭何宗焉

殷又季殷祭亦名禘又季殷禘玉海郊祀門詩元鳥正義引上八字又季上有之字

禮祭天牲尚繭栗社稷宗廟尚握六宗又嶽四瀆尚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公羊僖三十一解詁詩良耜正義引宗廟社稷尚握禮郊特牲正義引六宗又嶽之牛尚尺禮器正義引社稷

牛肉握又祭四瀆肉尺　穀梁僖三十一疏引郊天牛肉繭栗三望之牛肉尺　古微書祭天犢肉繭栗社稷牛肉握六宗五岳四瀆之牛肉尺

按禋於六宗見尚書鄭君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又緯之星十二次之辰爲六蓋禋是祭天神宜施燔燎書上文言上帝下言山川則此爲祭星辰六者皆星也吳商申鄭義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日月在郊不在宗天神各日月得六數是也諸家

言六宗者人各異說互相駁難詳見續漢祭祀志注今皆不箸錄

天子純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二玉二石攻工記玉人疏　古微書天子上有執圭二字

諸侯執珪　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按純玉卽玉人云天子用全尺肖二寸玉人云四圭也禮記贊大行曰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又曰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玉人云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伯躬圭七寸與禮記同與此不合鄭君注玉人謂子男璧五寸注禮記謂贊以圭爲五寸者非此文公侯俱九寸伯子男雖不言寸數以公侯推之爲七寸五寸可知賈疏謂此殷制也四玉一石三玉二石者玉人云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龍瓚將皆禮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疏引盈不足衡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

天子之杠高九仞周禮蜃仆旌旗疏仆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周禮山虞疏司常疏儀禮士喪禮疏　三禮圖銘旌杠仆旗

天子旗古微書大夫仆之旂九旒齊軫大夫上有卿字　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　公羊襄十六疏　古微書周禮輿人疏引諸侯齊軫大夫齊較

注旂者旌旂也所以別尊卑序貴賤也軫

車後橫木也諸侯之旂齊于軫首頭也古徽書

按廣正云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又仞士三仞又云天子十二旂至地諸侯九旂至軫鄉大夫七旂至軹士三旂至肩今分周禮疏公羊疏所引文爲兩節據廣正也鄭注鄉射禮杠橦也八尺曰仞旒與旂通旌旗之旂也曳地旒長至地也新叙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

之旗齊於軾此言較與軹軾異按車制枕與下謂之軫旁謂之輢兩輢高又尺又寸輢之植者橫者謂之軹其末出軾二尺二寸謂之較與肯卑二尺二寸謂之軾是較軹軾相去高下略同又首亦與肩異首高於肩而大略亦从同也左傳鄵靈姑鉏三尺示臣不敢同若蓋旌旗之制等威在焉

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攢塗士瘞白虎通崩

嘉

按白虎通云舟車殯避水火災也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夏執紼晝夜常子二百人紼者所以牽持棺者也

天子飯以珠又見儀禮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禮檀弓下禮記下正義續漢書禮儀志注通考王禮考古微書無士字清河郡本含俱作唅含以璧作含以珠大夫下無士字

宋均注均謂飯以象食唅以象疏也清河郡本

楊應階曰疏家言此爲異代制考周官典瑞共飯玉含玉注飯玉碎玉以穅米含玉柱左右顫及在口中者穅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故貢疏玉府含玉云璧形而小以爲口實又疏典瑞謂穅記是諸侯禮天子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侯況以況之據此是諸侯含亦用玉作璧形也檀弓士喪禮俱云飯用米貝士喪禮又云貝三實於笲是士

含用貝也其鄉大夫含無文孔穎弓正義據左成十七公孫嬰齊夢瓊瑰注含珠玉含象謂蓋用珠襍記正義又引哀十一陳子行命具含玉謂此等竝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含物非謂寶用珠玉賈疏謂具含玉者春秋時非正法穀梁楊疏據莊子無傷口中珠謂大夫或用珠應階謂此文明云鄉大夫以貝當是用貝又此云天子以玉諸

侯以璧與典瑞玉府襍記文同穀梁隱元季傳貝玉曰含統上下而言之是周禮已士喪禮疏引此文不全疏文亦訛脫不可解此唯飯用珠與周官飯玉不合顧飯玉爲碎玉襍米或襍以珠左傳及莊子云珠者其襍米所用歟

天子含含字从左氏正義增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左氏成十七正義引止此璧伦碧士用貝穀梁隱元季疏又文亾疏引諸侯含用玉

按此與肩文異當如疏家說爲異代制公羊解詁肩此文三用字皆伦以疏云

春秋說文

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又見類聚禮部初學記職官部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御覽禮儀部一古微書

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亾岳得其宜則又穀豐登登字从書鈔增書鈔歲時引止此雷雨時至四方貢物又見書鈔祭祀御覽時叙部三十又青鳥黃馬黃龍翔黃雀集

御覽禮儀部二隋書許善心傳引祭祀得其宜則黃雀集古微書青鳥伦青白清河郡本無登字四方貢物伦四賓來貢有鄒注云賓四方也祭亾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類聚祥瑞部御覽羽族部九占經鳥休徵見伦集古微書清河郡本

出號施令叶民心則祥風至下四字从類聚御覽天部八無施字制禮伦樂得天意則景星見御覽天部引止此

合意佗心無景星見二字

鄭氏注祥風美好之風也清河郡本

王者得禮虫制則宗廟生祥禾御覽休徵部古微書

制佗宜

王者得禮虫制則澤谷虫中育白玉焉初學記珍寶部御覽珍寶部三無虫制二字占經器服休咎城邑宮殿怪異占禮佗理無虫字焉佗出古微書有白石焉佗乃生白石下育生夾木生白玉六字清河郡本

宋均注均謂玉者水土之精也王者知禮則玉見白本也王者知禮始其義若之清河

郡本

王者得禮虫制則山澤谷虫中育夾龍占經龍魚蟲蛇占

王者得禮虫制則澤谷必育夾蛇仝上

王者得禮虫制者澤谷中育朱鳥白玉夾蛇

夾龍出焉御覽地部三十七

得禮虫制澤谷虫中育夾烏白玉夾蛇夾龍

夾木白泉生飲酌虫使壽長御覽禮儀部一又休徵部一引王者得禮虫制則澤谷虫中生夾木又引王者得禮虫制則澤谷虫中白泉出飲虫使壽長古微書清河郡本王者得禮之制澤谷之中生夾木焉而即附於王者出號令一條下

宋均注均謂夾木即烏桕之類是朱草之屬有赤理高三尺附大木生枝葉並茂可煮爲食有猪脂氣佗羹多辛與人有益清河郡本

王者刑殺當皐賞錫當功得禮虫仝則醴泉出於闕庭魏徵九成宮醴泉銘御覽仝上錫佗賜無於闕庭三字古微書錫佗賜無末三字清河郡本錫佗賜無末三字

鄭注云醴美也清河郡本

父子君臣夫婦尊卑育別翼皇翌飛翔集於明堂占經鳥休徵古微書首育王者一字育別下佗白石生于澤

起於太梁十一月閼逢虫月歲在攝提格虫紀是云佗樂制禮御覽天部一

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王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周易正義敘論文選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王也古微書

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正己矣

夫後漢書張奮傳

宋均注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滌心性也

己矣夫悲不得制禮作樂也張奮傳注

孔子謂子夏曰羣鴿至非中國之禽也御覽羽族部十 古微書羣作鵱 清河郡本鴿作鵠

宋均注均謂鵠卽雀也清河郡本

夫子墳方一里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之古微書 杪多南向清河郡本

鄭氏注凡細木爲杪清河郡本

按皇覽云孔子冢在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闕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肩以甎甃爲祠壇六尺與地平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枌枌雜離女貞又味鼠壇之樹孔子塋冢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艸

布攻十二尊帝育序大義禪名第一

外內止制各得其宜其宜从休徵部沾 四方止事無育蓄滯則麒麟遊囿六畜蕃多天苑育惠星見御覽居處部二十四見作應 又休徵部一引無麒麟八字 占經客星占一引禮得其宜則虛危育惠星見 古微書見作應 清河郡本宜作所無麒麟二字見作應

王者制禮作樂改損祭器得鬼神止助則育白玉夷文像其威儀止狀占經器服休咎城邑宮殿怪異占

制禮作樂改損祭器育鬼神止助則龜負圖龍負鼉蛇占 古微書

刑殺當其皐賞當其功大事惠疑得譌禮止宜

利疑則龜負象戴占經止上 譌

天命以黑故夏有元圭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鈎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古微書

三皇三正伏羲建寅神農建丑黃帝建子至禹建寅宗伏羲商建丑宗神農周建子宗黃帝所謂正朔三而改也止上

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三特一生死 周以至動殷以萌周以牙止上

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三帛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仝上

宋均注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也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其餘謂堯舜之後也仝上

舜以十一月爲正統尚夷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尚黑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少昊氏以十二月爲正尚

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夷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仝上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栗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仝上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仝上

注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仝上

古者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蒸生火火灺生土土卯生金金潦生水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龍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白虎至金官修神龜至故曰視明禮修麒麟來遊思睿信大白虎馴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正知而

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凰鳴桐仝上

王者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天以蒼璧地以黃琮 清河郡本

鄭氏注天謂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仝上

東方以青珪仝上

鄭氏注蒼帝之精靈威仰其神勾芒以立春仝上

南方以赤璋仝上

鄭氏注赤帝赤熛怒其神祝融以立夏仝上

西方以白琥仝上

鄭氏注白帝白招矩其神蓐收以立秋仝上

北方以玄璜仝上

鄭氏注黑帝協光紀其神玄冥以立冬仝上

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仝上

鄭氏注四望道氣出入四類日月星辰仝上

宋均注以謂兆爲壇之營域仝上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仝上

鄭氏注類謂祭其神造謂詣其所仝上

天子旒垂目纊塞耳王者視不聽讒不視非也仝上

鄭氏注天子十二旒以象十二行諸侯七旒以象七政大夫五旒以象五方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仝上

鄭氏注飭勤也仝上

以禽爲摯等諸臣也仝上

鄭氏注謂自致其誠也仝上

孤摯以皮帛仝上

鄭氏注皮帛可以制衣裘仝上

卿摯以羔大夫摯以雁士摯以雉庶人摯以鶩工商以雞仝上

鄭氏注雞知早莫工商摯之以候早晚也仝上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泲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仝上

鄭氏注生以春死以秋凝氷凍也仝上

宋均注泲讀勒仝上

橘踰淮而北爲枳貉踰汶則死鸜鵒不踰濟雉不出徑仝上

鄭氏注貉獾也仝上

輿車軫之方以象地蓋之員以象天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仝上

鄭氏注象日周三十日而月與日一會也

仝上

宋均注軫車下木蓋車上木轅輈車幹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仝上

鄭氏注者上法宿下應人故前左七人以象蒼龍前右七人以象朱鳥後右七人以象白虎後左七人以象玄武是蓋弓之級也仝上

龍旗九斿以象大火仝上

鄭氏注象尾有九尾也仝上

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仝上

鄭氏注象七星有七宿也仝上

熊旗六斿以象伐鼈蜀[illegible]以象營室螣蛇柱矢以象弧矢仝上

鷹隼旄旌以象石不發謂[illegible]聲[illegible]聲[illegible]聲[illegible]聲不正大而遲[illegible]聲[illegible]聲小而長[illegible]聲舒鳥旗仝上

龜蛇有二子生而七去令被鬼一居江水是為[illegible]鬼一居漢土是為[illegible]鬼一居宮室區隅[illegible]人是為小鬼子是[illegible]以正歲十二月令[illegible]宮方相氏掌黃金四目玄衣纁裳使[illegible]率[illegible]百吏及[illegible]子而時[illegible]以索室而[illegible]疫鬼以[illegible]弓[illegible]矢工[illegible]且射之以赤丸五穀等[illegible]播以[illegible]疫鬼仝上

鄭氏注蒸[illegible]巧[illegible]疫鬼是之使之以[illegible]疫大索室之[illegible]仝上

通緯　逸書考

孝經鉤命決　甘泉黃奭學

聖人不空生必育所制以顯天心正爲木鐸制天下法禮中庸正義詩閟宮正義引上二句入援神契孔子在庶憲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公羊敘疏古微書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見禮中庸注石臺孝經敘紐珠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類聚人部下二句又見公羊隱元季疏哀十四疏古微書引以春秋至末

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敘中書名出義見道日箸御覽學部四古微書就成也孝爲一篇之目十八章也成號敘心中之事使孝義見於外仝上古微書一字苞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會子撰斯問曰孝文乎數不同何仝上古微書

撰撰經異同也仝上古微書

子曰吾伦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故俾明王之道會子避席復坐子曰居吾語女順孫以避茂既與先王以託權仝上古微書託先王以爲己權埶力仝上古微書目至憲要道以顯行仝上古微書顯行顯天子德行致羣瑞己行所及也仝上首仲尼以太情性仝上古微書情性猶天地已已字从古微書增不正爲天地子故行冠子以太之也仝上古微書言子曰以開號仝上古微書

若夫子所以自開於受命也仝上古微書劉會子丌撰輔仝上古微書使若得籙圖之故行冠子以太之也佐與共治天下也矣仝上古微書若伦君書詩以合謀仝上古微書書上育引字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仝上古微書

六經冊長按此下當育二字尺四寸孝經冊長尺二寸通典禮唐封禪文

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左氏
敘疏　三禮圖冊禮圖

孝道者萬世之柱鎧詩節南山正義

仲尼海口言若含海澤也白帖口齒類聚人事部引孔子海口含海入援神契

仲尼牛脣从人事部九補牛脣二字舌理七重吐教陳機授度御覽人事部九無舌理六字白帖脣引首四字古微書援佗受

仲尼虎掌是謂威射御覽人事部十一古微書威射下有謂應矩是謂儀古七字

仲尼龜脊御覽人事部九古微書

夫子輔喉仝上古微書

夫子駢齒仝上古微書

象鈎星也仝上古微書佗正文

按祖庭廣先聖四十九表獨不及緯中所載而孔叢子又述子思告齊君云生無鬚眉語是至聖異表固已多矣

正以匹夫徑步以制正洽公羊哀十四疏古微書

正乃授帝圖掇祕文文選顏延之曲水詩序注謂都賦注引正掇祕文

天脊顧盼之義受圖於黎元文選閑中詩注勸進表注辨命論下注

天地未分之前脊太易脊太初有太始脊太素脊太極是爲五運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脊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劉仲遠鴻書天文部

皇德協極文選陸雲謁會詩注

注極北辰也仝上

五獄吐精文選陳太邱碑文注

宋均注吐精生聖人也仝上

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文選東京賦注求自試表注

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說郛本淮河郡

按語見繫露第三十八篇河間獻王問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妹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妹主收冬主藏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

故曰天之經也說郛編入緯文未知何據

止嚮夕者視北辰正情性者視孝子說郛清河郡本

流深者其水不測孝至者其敬無窮仝上清河郡本水下有泉字敬下有養字

孝旨如醴泉仝上清河郡本

國多孝則風雨時仝上清河郡本時下有也字

仝上清河郡本

以事天伬得天心孝以事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則鳳皇巢御覽羽族部二

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文選補亡詩注奏彈王源注

敕躬未濟汲汲孳孳者文選顏延之拜陵廟伬詩注上一句又見謝朓京路夜發詩注

削肌刻骨挈挈勤恩文選上責躬應詔詩表注

驩忻愼懼嘔嘔喻喻文選非有先生論注

引與摘暴學管百行文選博奕論注

雲委霧散殊錯浮沈文選謝靈運傳論注上一句又見司都賦注

褚淵碑文注

俱在隆平優劣殊跡文選東都賦注三國名臣敘贊注石闕銘注古微書

道機合者伬皇文選司都賦注宋郊祀歌詩

或伬帝王接上伬天子明以禽事天接下伬帝王明以號令臣下御覽皇王部一古微書清河郡本此條接於五伯鶡下

天子禽伬也白虎通禽古微書一見荆憲放

三皇步亾帝驟三王馳亾伯鶡白虎通號驟伬趨後漢書曹褒傳注書鈔帝德御覽皇王部一俱引上三句古微書作趨亦一條稱伬趨

下有七雄圖三字　清河郡本

宋均注步謂道隆德備日月爲步時事瀰順日月亦驟勤恩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後漢書注公上步者行猶緩驟則行之遲馳者則如奔驚者則如飛行緩則久行速猶常如奔則疾如飛則一止而已故霸不如王王不如帝帝不如皇矣清河郡本

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白虎通情性古微書清河郡本以就理也佺以理察也無二者字無故情以下九字

宋均注陽氣主于流通故仁陰氣主于積聚故貪也清河郡本

地以舒形萬象咸載文選遊天台山賦注謝靈運京口應詔詩注頌陀寺碑注

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佐祭地北郊就陰佐祭地句又見周禮牧人疏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文帝宗通典禮禮器正義引祭帝於南郊就陽位通典樂引王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曲禮下正義通考郊社俱引后稷爲天地主二句

楊應階曰禮王后蠶于北郊無北郊祭地之文鄭注周禮据緯補經或据詩頌序以合祭天地不知大司樂圜丘之祭在南郊則方澤之祭斷在北郊矣緯云祭地北郊漢志又引逸禮云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佐也皆足補經文之闕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精之神文選東京賦注

唐堯文廟親廟四與始祖文禹四廟至子孫

文殷文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禮王制正義古微書

蠶規首上下圜相連簋簋上圜下方浴陰陽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蠶與簋容受雖同上下內外皆圜爲異爾雅釋邱正義三禮圖蠶簋上有簋字雖佚然

天子常所不臣者三惟二王之後妻之父母□之君不臣二王之後者爲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妻共

事先祖欲其歡心不臣□之君者此政教
所不加謙不臣也諸侯無此禮暫所不臣者
又謂師也三老也又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
此又者天子諸侯同之 禮學記正義
刑者敎也質舉示終書鈔刑總
先王春七日勅獄吏浚詞訟肴舉當入無舉
當出 又見事類賦歲時部 王春勅門闔無扃鑰以迎春
之精下弓戮盾鼓示時聲動昆蟲也 御覽時敘部二
十 清河郡本扃作關戴作載

伏犧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
續 禮樂記正義 路史祝誦紀注無三樂字
爲俱作脊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
曰下謀 通考樂考 通典樂引下二句 譯
史太繹紀引作伏羲之樂曰立基一
云扶來亦曰立本炎帝紀引作神農樂曰下
謀一名下持祝融樂曰屬續
東夷之樂曰蚨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
持弓助時養扇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時殺
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扇門之外
右俳 周禮鞮鞻氏疏 詩鼓鐘正義引東夷
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扇夷之樂曰
侏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
方助時養也扇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
旄人疏文王世子正義引東夷之樂曰昧
南夷之樂曰任扇夷之樂曰侏離北夷之樂
曰禁文選東都賦注魏都賦注同 禮記
佐正義引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
古微書蚨作昧
焦僥跂踵重譯款塞 山海經海外南經注
帝受命握符出 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古微書
誰者起視名將君者羣也理物爲雄優劣相
次以朝與將 南齊書祥瑞部
帝王起緯合宿嘉瑞貞祥 文選東京賦注

刑罰藏頌聲作鳳凰至麒麟臻封泰山禪梁
甫 禮王制正義 古微書臻作應
封禪刻石紀號也 文選吳都賦注
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 禮
器注 禮王制正義又見類聚禮部
初學記禮部 文選王融曲水詩敘注 煴炳
巍巍敎化顯著 御覽禮儀部十五 又梁書
許懋傳引上四句燔作柴號
作功乎字俱作於 易緯通卦驗注引上四
句無二乎字入援神契 清河郡本紀號下
有垂度示典功平致敎二句而無煴炳以下
八字
子誰行夷劉用帝三建孝九會備專茲竭行

封岱青通典禮玉海郊祀門續瀛書祭祀志備佺脩三國志蜀先主傳宋書符瑞志引帝王建孝七字清河郡本備佺脩岱青下脩河洛命后四字

又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嵩高詩崧高正義

華胥履跡怪生皇犧御覽皇王部二路史太皞紀注古微書

注靈威仰之迹路史注引止此也履跡而生以爲奇怪也仝上古微書

任已感龍生帝魁文選東京賦注御覽皇王部三又皇親部一已佺姒魁上脩鬼字路史帝魁紀注龍佺神古微書

鄭氏注任已帝魁之母路史注引止此也魁神農名選注引已或佺姒也御覽皇王部三皇親部一引鬼魁神農名古微書

宋衷注帝魁黃帝子孫也文選東京賦注名軌路史炎帝紀云神農名軌注云見鈎命決注按軌字疑誤附載侯正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御覽仝上路史黃帝紀注古微書

附寶帝軒母也軒乃黃精軒轅氣也附或佺付也御覽仝上路史注引軒黃帝名軒之氣古微書無軒乃二字氣也下脩黃帝名四字末云附寶或佺符葆

命玉海訛星貫昴脩紀夢接玉海佺瑤感之生禹御覽皇王部七皇親部一路史夏后紀注玉海祥瑞門古微書

命使之星又見路史注謂流行之星也御覽仝上古微書無行之二字

舜卽位巡省中河錄圖授文又見文選江淹擬袁太尉詩注地在洛水傍方堯禪舜沈書日稷而夷炎起舜禪禹沈璧堯壇夷炎又起及湯觀洛沈璧三投炎不起矣路史脩紀注古微書

稷讀曰側仝上

禹時星纍纍若貫珠炳炳如連璧御覽天部六事類賦天部引纍纍二句炳炳佺輝映古微書星上脩又字

周褒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亾其度御覽咎徵部二占經彗星占下無弟字下句佺字入北斗

宋均注彗又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夷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季兵大佺衆則水精賊江河淺賊處處起續漢書天文志注通考象緯考

桉續漢志通考引宋注俱不引緯文今

以周衰王條緯文脊彗入斗句坿宋注
於左方中識以供考
歲星守心季穀豐後漢書郎顗傳 御覽天部五心下脊則穀豐作登又晛敘部三十五俱作援神契文 占經歲星占一引入援神契
天子子字从清河郡本增失仁太白經天續漢書天文志注 清河郡本

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蝕日蝕脩孝山崩理惑續漢書五行志注 清河郡本無不字其日食脩孝二句另作一條
王者至孝則出北周書明帝紀二年七月頒 陽嘉三年烏大赦天下詔書引鉤命決云
孔子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藥復賞孔聖全書
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擊鼓桀夢衆風破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古微書
蕭何爲彗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猾國爲木德漢叶火佐拾遺記肯漢上蕭綺綠
天子失和則黃帝不見歲星又夾占經歲星占

天子失義不德則白虎不出熒惑逆行熒惑占一
天子失禮則孛于犯翼彗星占一
天子失信則玄龜不見填星大動填星占一
天子失兵則太白經天太白占二
失德則辰星縮天下大水歲不豐辰星占一
旗刺觜咄咀出匿謀合妖星占上
敵將將原誤作枉矢出妖星占中
天子不行仁則彗守大爲彗星占下
失仁則龍麟不舞失禮則鸞鳳不翔失智則

黃龍不見失義則白虎不朝失信則玄龜不見大義論禽蟲弟二十四
又禮用鴈儀禮士昏禮正義
填星夷黃脊亾十二國脊自強之政民不苦徭役歲收自豐填星占一
炎雲如火炯灼于列宿旁者人主暴怒羣臣脊不測之禍也雲氣犯列宿占
青雲如盆形往來于列宿間者人主品評羣臣賢否以爲進退也全上

雜雲或斑爛或輕重迴環于列宿者羣臣將
有詩文之試以定賞罰也 仝上
熒雲明潤而射列宿羣臣將有財物之賜 仝上
兩參之後忽有長虹橫西北方明亮無彩見
一時羅貫一倍見兩時羅貫兩倍見三時羅
貫三倍若見一日民以飢疢 虹蜺占
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
三王肉刑揆漸加慝世黠巧姦僞多 古微書
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 仝上

注畫象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
雜屨下罪雜屨而已
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
禮水性則智土性則信也 仝上
天子臨辟雍親祖而割牲尊三老之象也謁
者奉几安車輭輪供執綏役 仝上
里治之世風不揚條 清河郡本
不時謂之敗歲不孝謂之戮民 仝上
人有孝性天出孝星孝心感天地天與之孝
行 仝上
祭祀不相踰衣服有節則白雉見奉己約儉
臺榭不侈則白雀見 仝上
宋均注祀謂敬嚴服謂恪服約儉不侈謂
制節謹度行之所集瑞亦集焉無所不通
之謂也 仝上
聖主不孝四方仰恩仁政不施苛刑布徧則
四時聚彗八節投蜺 仝上
宋均注彗又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

赤則賊起强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于后
妃白則將軍逆三季兵大作黑則水賊精
江湖決賊起處處也 仝上 案此注見續漢志注引
春政不失五榖蕃殖初夏政不失甘雨時季夏
政不失地無 烬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
多疾蝗 當作螽從此 又政不失百榖稚熟日月炎
明 仝上
天子之臨辟雍親割牲以尊三老 仝上
宋均注天子臨辟雍親祖禰而割牲尊三

老之象竭志奉祝安車象輪供執綏役上全
案象輪象字誤
自外望者無主不止自內望者無匹不行全上

通緯 逸書考 甘泉黃奭學

樂動聲儀

上元者天氣也居中調禮樂敷化流行總又行氣爲一 初覽樂部三

下元者地氣也爲萬物始古微書作爲始萬物 清河郡本下元者地地氣質也爲萬物之容範質至範八字从御覽樂部三增御覽引止此 生育長養蓋藏之主也類聚地部曰地古微書 清河郡本生育上有萬物二字

中元者人氣也氣以定萬物通於四時者也人事部一引止此古微書全 象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和合人之情以育天地者也御覽樂部三人氣也下有其字象上無者也二字 按育與順通時元氣初學記御覽無氣字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萬萬字从初學記增物者也御覽樂部三引止此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常以度行也又字从初學記增 謂調露之樂也文選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注初學記樂部引作喻無末也字引入汁圖徵

宋均注以時出入月令十二月政是也從

其出入則無茂秩也調露調和致於甘露
樂初學記仝使物楙長之樂也从文逕注增

風元白帖元作氣者禮樂之始萬物之首又見古微書仝古微書首下育也字清河郡本白帖風風者禮樂之使萬物之首也引止此物莫不以風成熟也古微書作物非風不能熟也風順則歲美風暴則歲惡風順十字从廣博物志增古微書引至歲惡止聖王之物盛極則衰暑極則寒樂極則哀是以日中則昃日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制禮作樂所以改世俗致祥風和雨露爲萬物

獲福於皇天者聖人作樂繩以乏元度以乏星祿貞以道德彈彤以繩眾賢者進佞人作御覽樂部三又天部九引至歲惡止元作气莫作靡

宋均注風源於氣音生於氣聲生於風天地非風無運靜之分人無風無聲音之響萬物非風不運故曰禮樂之使萬物之首也清河郡本

繩正也祿靡也貞正也彈割也御覽樂部三按靡與磨通

作樂制禮時乏音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御覽天部一古微書

鄭氏注戊辰土位土爲宮宮爲君故作樂尚之以爲始也夜半子亦天時之始古微書亦作以始下育也字引止此禮稽命徵起於太蔟十一月閼逢之月歲在攝提格之紀是云作樂制禮蓋作樂則育禮通其文耳御覽天部一

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宏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

號令其聲撇以明其和溫以鏘動肺也肉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姦故其聲昉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勿久淫泆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撇以虛其和鏘以撇動腎也禮樂記正義勿字齊字从古微書本改

楊應階曰此以乏音長短清濁爲敘故云宮商肎徵羽若以相生之敘言之則

宮徵商羽肉以分屬四時言之則肉徵宮商羽管子地員篇云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肉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其敘以徵羽居宮肉者以下文起之音徵羽率用倍數也牛鳴窌中言其聲洪大而淡厚離羣羊言激揚而剽疾雉登木言清約而遠暢豬豕覺而駭言疾速而喧馬在野

言上聲而輕與此緯言之音聲義通史記樂書云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肉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決括篇談云之之音宮商肉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育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為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六律為君聲則商肉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肉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

若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仝上 唐書音樂志

古徵書若字

注君臣相和禮正義仝上

肉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仝上 古徵書

注家人育怨訴仝上

羽從宮往而不反是謂悲亡國之樂也仝上 古徵書

注悲傷於財竭仝上

音相生者和仝上 古徵書音相生應即為和不相生應則為亂也

注彈羽肉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仝上

楊應階曰旋宮之法音聲育調聲則一字為宮一字為商者是也調則通一曲而名之為宮名之為商也此文疑為言旋宮之義從謂以宮調唱而溫入於肉以羽調唱而溫入於宮也音相生者以聲之字言如上字彈羽音而下字肉音應之上字彈宮音而下字徵音應之循

其相生之叙是謂之和

咎繇典協聲律水經注江水 路史炎帝虞紀注聲伶樂

宋忠注歸卽夔歸鄉水經注仝上

六律黃鐘初學記樂部

十一月按古微書謂伶正文下仝

太蔟

正月

姑洗

三月

蕤賓

五月

夷則

七月

無射

九月

六呂大呂

十二月

夾鐘

二月

仲呂

四月

林鐘

六月

南呂

八月

應鐘

十月

陽爲律陰爲呂總謂之十二月律仝上

枝十二律之制制筒以比其長短之數謂之管鑄鐘以象其清濁之聲謂之鐘管以候氣鐘以別聲先有管而後鑄鐘者呂覽之文也先有鐘而後制管者蔡邕之說也今按十二律之名出鐘而得非先有長短之律則鐘之尺寸斤兩何以定非先有人之聲氣以定長短之律則鐘聲之清濁又何以定也且黃鐘一

管之積爲度數權量之所起是先管後鐘當如呂覽之說黃陰爲呂陽爲律經典多言六律者陽統陰也陰間於陽故六呂又爲六間其二分損益上生下生還相爲宮之制經籍史漢諸儒論說許叔重淮南子天文訓注云日冬至音比林鐘寢以滿日夏至音比黃鐘寢以滿史記麻書注云今日順夏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

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滿諸書引子史者不及于此蓋陰陽互相氣從其類故冬至音比林鐘寢濁而最濁之黃鐘爲之夏至音比黃鐘寢清而衆賓在角徵之間爲清音者應之若夏至奏黃鐘則升圜徵云作陽樂以成地理蓋其義也九十二月律有正位有合辰有衝位班志云林鐘未衝丑爲地統舉林鐘而他律可推矣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古微書

按天效以景十一字見續漢志景者土圭測景以知分至也響即律者土室候氣應以鐘聲也司日者五音配十干如角配甲乙是也司辰者十二律配十二辰如黃鐘爲子律是也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

當辰音以當日

黃帝之樂曰咸池初學記樂部兩見一無之字樂記正義無之樂二字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同東京賦注引劉瑾詩注與揚德圓書注類聚樂部白帖樂部皆引樂記注引俱無之字按初學記引一云樂章一云樂叶圖徵下類項兩二條同

宋均注咸皆也池言施道施於民故曰咸池池取無不容恩潤萬物故定呂爲樂名也初學記注兩見今併爲一白帖引末十六字

類項之樂曰五莖周禮大司樂疏一禮正義類聚路史注引無之樂二字初學記兩見一無之樂字五莖北六一莖之字類上有帝字文選舞賦注引無之

附識　逸書考

論語撰考識　甘泉黃奭學

軒知地利九牧倡教　路史後紀五注

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　同上　周禮疏序古微書制官下有爰有九州之牧六字又云一作軒轅知地利九牧倡教

伏羲已前雖有官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古微書案此條疑是象天文以制官下宋均注　周禮疏序

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路史後紀

十一注古微書

考靈差德而知堯步舜驟禹馳湯驚　御覽七十六古微書連注作正文今從御覽

德有優劣故日行轉疾也　同上古微書

穿胸僊耳莫不貢職　文選魏都賦注

遠都殊域莫不嚮風　文選司馬長卿喻巴蜀檄注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邱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古微書　禮檀弓上疏

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文選薛白馬賦注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驅墮車　水經淇水注

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驅之使墮車也　同上

里名勝母曾子敬襟　御覽一百五十七

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積故名淵　文選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注

孺悲欲見鄉黨慕義　同上

漸於蘭則芳漸於鮑則臭　御覽九百八十三古微書

古者七十二家爲里雷震百里聲相附　古微書

古者八字禮雜記下疏引雷震七字初學記類聚二御覽十三並引論語識

宋均注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也　初學記類聚御覽同上古微書

論語陰嬉讖

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　文選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牋注路史後紀十四注引集殺龍逢後庚子旦有金版出於中庭刻曰族王禽古微書引集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尅書出於庭中地曰臣族虐王禽

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同上路史後紀十四注引注云桀與逢同姓故云族王言必見禽殺也逢乃高陽後故別本作族曰古微書龍河姓關族主見禽也在謂殺關龍逢上古微書卿覽八百七十五引補輯案虐作處

聖人爲政澤出馬文選東京賦注

論語崇爵讖

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文選酒顏遠思友人詩注

論語素王受命讖

論語讖

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莫不鳴嘯引頸歸德經義考引文選李注

論語紀滑讖

漸漬以道廢消乃行經義考引文選李注

陳滅齊六卿分晉同上

論語讖

雷震百里聲相附初學記一御覽十三

宋均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也同上

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文選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

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文選曹子建又蔡伯喈郭有道碑文作六十四人

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宋均曰懷藏也同上

伯夷叔齊義讓龍鬼同上路史後紀四讓作遜

仲尼云吾聞堯與舜同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御覽五事類賦二又御覽三百八十三引作二老曰河圖

論語讖 四

老來見曰河圖將來告帝圖書言訖化作五尾飛入雲中而隱開元占經七十七

宋均曰五老五客星也同上

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

持龜告帝謀持龜三字疑誤又五老曰河圖將浮亦有脫誤餘俱同下有朱均注曰龍浮於水四字似注浮龍銜玉苞則河圖將下脫來告帝持四字又衍文一引觀河洛下節接有五老乘流星上入昴又十八引堯舜遊首山觀河洛乃有五老遊河洛日河圖將浮五老乘流星上入昴案河圖將浮亦疑有脫誤

平星主法 御覽六 古微書入陰嬉讖

五帝立師三王制之 白虎通辟雍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御覽地部三十五

補撰考讖

通緯

孝經內記圖記一 作專 甘泉黃奭學

日和五色君有德 開元占經五

主不敬天地犯名山大川則日色青白黃黑 同上

日無故過中時無光人君不明天下有兩起兵 同上

主驕慢日月失明 同上又十一

日出東方二竿亭亭無光爲日病未入二竿亭亭無光爲日死日死君死日病君病 同上

日無暈而烏見所宿之國亡絕 占經六

日分割君失亡 同上

日毀爲五此謂有失天下亂於中也 同上

日夜出明臣賊其主奪其家一日兵起天下飢再出三年君死國亡 同上

三日並出者國君必亡其位有人在前后宮中同人君卽亡也 同上

日月兩見十月不雨兵在內起及外 同上

日上冠者君與兄弟姊妹有隙 占經七
日珥赤兵白喪青憂黑死黃有喜不出三年
同上
日珥入主有喜爲拜將軍若有子孫 日有
風 同上
珥有四太子大喜 同上
日光潤澤有抱國昌 同上
日四傍各有重抱四方附之也 同上
日兩背有反者 同上

日四背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以宿分占之 同上
日傍一珥萬人死其下 同上
日傍有一直蔽在一傍欲自立從直所擊者
勝 同上
日傍有兩直其色潤澤有侯王立 同上
日有赤雲如車輪或二或四其背向外提外
臣背其主期六月一提不出六年王者亡地
其曲向日爲內臣背其主二提期三十日至
四提期四十日至 同上

日傍有赤雲如車輪四曲向日名曰兵提不
出其年有自立者以宿占之 同上
日四提不出三年大有兵大將兵出亡五穀
價貴一倍三十日可止大雨不占 同上
日左珥冠者君東宮私婦女之事 同上
日冠左右珥者天下有喜 同上
日出而珥天子有德令 日有賀喜 同上
日有四背珥無軍在外而見天下兵起軍在
外天下兵盡罷 同上

日四背珥氣如大車牖者四人主不安大國
不出一年大車貴一背有反臣一月大雨下
同上
日冠紐者君與青衣私相愛欲成立爲妻也
在宮 同上
日傍有重抱其一旁有抱抱后有背戴順抱
者勝 同上
日暈而明天下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不戰占

日有白圍之候日白暈不出九十日有大暴
兵粟大貴三倍歲多暴風春雪霜民多病亡
野大多在所見之國九多其君不安同上
日有黃圍之候風雨和農田治一歲數見且
大安所見之國吉不出三年同上
日暈亡三日兵兩大鳳起兵甚土功各當其
星占同上
日暈負且戴國有喜職從戴所擊者勝同上
日暈且冠戴又有反照於日上有戴赤青氣

四五尺左右上下有氣各一丈許不出九十
日有立侯王不出百日有大赦雖貫十倍大
豆九甚同上
日暈有冠兩珥有貫珥中下交日下天下
有名之臣死不出三十日有赦同上
日暈暈中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中中人
勝同上
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同上
日暈外四背珥所爲離於外者外臣有離去
者同上
日暈中有四背珥其背端垂出暈者反從內
起同上
日暈有珥裂地立王同上
日暈有虹貫暈中順虹擊者勝殺將同上
日暈有青蜃從外貫暈戰客勝同上
日暈有白氣從外向內刺外人勝圍城城拔
同上
日暈有白氣從內向外刺中人勝圍城不拔

同上
日暈赤氣貫中屬日臣賊主赤甚者爲用兵
不甚者爲用藥陰者不發人莫知之同上
日暈有氣如牛入居暈不出三日寇入城同
上
日暈有青暈二重者其災在春內女親用事
甲乙暈者所見之國彫殺草木五穀不出六
十日中有兵起所見之處者用事弱亂故日
暈者三年乃止同上
日有黑暈二重其災在冬月同上

日朔蝕既天絕晦蝕既抱絕先晦蝕既入絕占經九

主驕慢日月失明占經五又十一

月入三台中君有大憂患敗在臣下占經十四

歲星生氣爲青穰者明日大寒小雨見此者魚鹽大貴不出二旬皆可再倍貴不過二十日止所見之國傷苗少實天下有一歲十飢見者不出其年富民從其徙移王者不安大臣坐事不出二年天下無布縑貴縑絮四倍

荒民大寒占經二十三

歲星犯營室在其東有喜事期四十日應在其北民憂期三十日在其西期四月五月糴貴及黍貴十倍有鋼厲之事在其南不占占經二十五

若熒惑黑赤氣爲赤穰者不出五月有賊三十日有飢五十日旱魚鹽貴二倍自止占經三十

塡星有黑穰如烟者三日內有惡風折木若無風必有暴雨傷禾稼歲大飢民去其土占經

三十八

塡星犯營室爲土功事急民財匱乏不保其妻子天下不安占經四十

塡星犯營室人主多內寵正后坐擁宮名有別建宮寢之令同上

後宮淫侈工役不時則營室見於房次占經六十一

星流無光國無賢臣政治乖離人民不安天下有兵占經七十一

君臣無道不以孝德治天下烏雲蔽日茫茫混混四方惶惶占經九十四

天子行孝德則景星見御覽八百七十二說郛五古微書

王者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陰陽合度則太微五帝座星明以光也同上說郛五古微書

王者得禮之制不傷財不害民君臣和草木昆蟲各象正性則三台爲齊明不闕不狹如其度同上說郛五古微書

朱均曰君臣制度宮室車旗多少各有科

品則應也 同上 說郛五 古徽書

王者遠嫌別微殊貴賤抑驕臣息亂子則屏星爲之明以潤帝座章而光 同上 說郛五 古徽書

屏星五帝座爲之明以潤章大也 同上 古徽書

無爲之二字

天子得黑璧之禮則五車均明河行不離其常 同上 說郛五 古徽書雲作靈

宋均曰天子考察天氣若梓愼見星之祲者也所以濟龐龐災五車主五穀民蘧災

得福歲無饑寒之困五穀星之明以應之

河若離常則有決溢之憂則九穀失所殖矣 同上 說郛五殖作植 古徽書作擇

昆弟有親親之恩則鉤鈐不離房 同上 說郛五不離作入 古徽書

宋均曰鉤鈐遠房則疎闕今昆弟相親故天相近明其友也 同上 說郛五

王者厚長幼各得其正則房星有德星之應 同上 說郛五

宋均曰房心爲天子明堂布政之宮長幼厚則政教著明房星應之而時也 同上 說郛五

王者敬諸父有差則大角光明以揚 同上 說郛五 古徽書

宋均曰諸父伯仲叔季也斗爲帝車所乘也角堅剛而居帝前帝敬諸父感天應之也 同上 古徽書

大角爲坐侯 古徽書 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援神契

宋均曰坐帝座也 同上

斗曲杓機衡成車房爲龍馬華蓋覆鉤天罡八魁神不獨居故驂駕陪乘以道即衛 同上

宋均曰房星既體蒼龍又象駕駟馬故兼言之也覆鉤既覆且鉤曲似蓋也天罡八魁又侍御陪乘 同上 續漢書輿服志注以爲援神契

歲星守心則年穀豐鎮星合房符明道興太白合表四夷從服之象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古徽書 歲星二句御覽五又三十重引援神契鎮星至末御覽休徵一引援神契

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

命

蝕天子失仁太白經天日食修孝山崩理惑
同上　續漢書天文志五行志注並以爲鈎命決　續漢書天文志注以爲朱注鈎命決文

彗星出北斗禍大起在三台臣害君在太微君害臣在天獄諸侯作禍彗行所指其國大惡四彗在月中者君有德天下欣心大豐盛
御覽八百七十五　說郛五首句作彗在北斗古微書禍大起作兵大起其國大惡下有彗在日旁子欲殺父八字無四字史記秦始皇紀正義

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慈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

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星賊河河決賊處處起
古微書　續漢書天文志注以爲朱注鈎命決文

附識　逸書考

孝經雌雄圖　甘泉黃奭學

子日晝冥者水溢山崩水灌涼州凶在五都酒泉丑日晝冥者鬼山崩水出灌兗州凶在齊陰任城寅日晝冥者虎山崩水灌徐州凶在下邳卯日晝冥者水山崩水灌青州凶在平原齊國開元占經一案鬼下虎下疑有脫字

日彗者君有大德天下大豐同上

日刺者爲有氣刺日中也謂下賤度上心知

其是非如猶豫行之也一年有殃臣之犯上也日大色黃最所極甚則衆陰惡氣近傍則賊度上心爲刺在左爲欲諫惡諫字疑誤在右爲欲立王在上爲欲撫主在下爲欲易君若此之變君急責躬自悔考過執事愼其是非以治王治也同上

日刺甲乙父子取惡也日刺丙丁君臣相疑改政教也日刺戊己后妃有意害君左右日刺庚辛上下將亂日刺壬癸宦者有傷同上

日中分天下分爲二同上
日重黑甲乙皇太子旦丙丁大臣折傷戊己
后妃失御爲祟庚辛將卒軍奸大行也壬癸
君政暴亂而下不掩救也其變異所見皆主
亡滅之事惟有賢君良臣除大惡革僞朝定
尊卑如此則消除同上
子日日鬬者李氏欲爲天子丑日日鬬者趙
氏欲爲天子寅日日鬬者姚氏欲爲天子卯
日日鬬者衞氏欲爲天子辰日日鬬者逢氏

欲爲天子巳日日鬬者步氏欲爲天子午日
日鬬者劉氏欲爲天子未日日鬬者朱氏霍
氏欲爲天子申日日鬬者陳氏欲爲天子酉
日日鬬者周氏二字原缺據魏氏圖補欲爲天子戌日
日鬬者閻氏欲爲天子亥日日鬬者秦氏欲
爲天子同上
日冠謂臣權在君上也不損至於進所愛復
不損害忠良復不損專主政復不損邪行私
復不損王政衰復不損謀爲非謂不以禮自

治上不知也占經七
日冠甲乙天子欲養也丙丁君臣相反覆下
逆上上不能止息也戊己妻黨貴寵極也庚
辛將帥憎讒爲奸壬癸寒賤暴貴同上
日左珥者君有陰私事與旁婦爲奸在西宮
中欲立下疑脫爲右珥者君有重宮婦人陰
事私贊同上
日珥者此變最劇敗傷君者也致滅上有亡
徵禍從君不禁下起在左右禍從臣詐主在

上禍從后妃在下禍從臣專政從爲自用橫
爲暴多與奸臣通同上
日冠左珥者君爲婦女私相知同上
日紐冠者君兄弟婦女私相奸淫也同上
日四旁有四珥珥外左右有二抱者子孫昌
同上
日冠紐左珥者君與舊母舊字疑誤私相狎同上
日冠紐左右珥天下有吉喜五逆皆除同上
日紐左珥爲兄弟私相通同上

日中有冠三重日下有虹下行正直長丈不出一年立故貴人絕後者其年小熟歲歲減有兵一年中天下不安同上

日刺冠重累旁出邊見者是臣弒君子弒父之變也宜審察之同上

子日日蝕者蔡國王死期在五月十一月丑日日蝕者趙國王死期在六月十二月寅日日蝕者齊國王死期在七月正月卯日日蝕者魯國王死期在八月二月辰日日蝕者楚

國王死期在九月三月巳日日蝕者宋國王死期在十月四月午日日蝕者梁國王死期在五月十一月未日日蝕者沛國王死期在六月十二月申日日蝕者鄭國王死期在八月二月戌日日蝕者韓衛王死期在九月三月亥日日蝕者秦魏王死期在十月四月占十

三光占曰辰星犯胃毋子同死國立後王且有急令國主當之占經五十六

辰星犯守弟塞外之兵起北國失政一曰有陰謀同上

通緯　逸書考

孝經緯　孝經中契　甘泉黃奭學

某作孝經文成道立齊以白之天則玄雲踊北紫宮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裔孔某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字滅消其餘文飛爲赤烏翔摩青雲御覽六百十　路史餘論五首作某見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下有乃

孝經緯

字天下無則字玄雲作玄霜踰北下有極字角作召號下有曰字篇下有日字雲神星裔作玄神辰齊餘字滅消作餘文二十消滅無下其餘文三字烏作鳥古微書同路史玄霜作玄雲

孝經左契

日變有五色蒼色見於百姓也開元占經五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人序孝悌忠信以自彰古微書　御覽一引首二句　說郛五無首八字末有務一德也四字清河郡本同

宋均注一德謂從一體也天序日月星辰不欲人見而人見自光人序孝弟忠信不欲人知而人見自彰同修一體也清河郡本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龍出書清河郡本引天子至出書大孽消滅景雲出遊又見又九　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說郛五　初學記十七　御覽四百十一　御覽二百三十八　將軍順虎銜珠大夫正海出魚十七又二百七十五　古微書順作頤誤

孝經緯

封于太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紀號垂度示典功平政教古微書　文選注書鈔並作鉤命決

霜以挫物露以潤草孝之於身如露之於草也清河郡本

宋均注孝皆人心所自然有者行之善則如露之於草其身自澤行之不善則若霜之挫物其自損也同上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病則致其憂顧額消形求鑒冀全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錄所表事賜算中功祉福永來說郛五　清河郡本孝悌五句見初學記十七

孝之淵身也猶春雲之淡淡也不孝之髯身也如夏日之炎炎也能盡孝者若秋月之清清也不能盡孝者方冬風之厲厲也故孫之孝屬于子子之孝屬于身身之孝屬于父父之孝屬于祖矣且五世之孝也天人共欽之清河郡本　說郛五引首一句雲作氣

赤雀者王者孝則銜書來說郛五　清河郡本巢作來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則鳳皇翔說郛五　清河郡本巢作來

不孝敬痺在喉謂命凶同上　說郛五　清河郡本喉下有舌字

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彗人斗亡其度說郛五　清河郡本無弟字　御覽八百七十五引鉤命決

孝經者篇題號也所以表旨揩義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一字包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擬以題符冠就說郛五　清河郡本

孝經右契

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子初學記子下有時精名受紀五字　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獸如麈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以上初學記同下作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往麟蒙其耳以下同　又說郛五西走以上同下作孔子發薪下麟孔子而往麟蒙其耳說誤之至兒發薪下麟示孔子而麟向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御覽八百八十九　初學記二十九　白帖麟引左足上有新字赤松下無子字有字時傍名受紀六字示孔子示作視下作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以下同　古微書同白帖事類賦麟

引孔子夢芻兒捶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爲赤松子見一禽如麈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按此則節太過以芻兒捶麟屬之夢中說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起乃呼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汝來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吾見一禽巨一如麈羊頭頭上

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曰天下已有主矣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各廣三寸長八尺每卷二十四字其書赤劉當起文曰周滅亡口口赤氣起口口口大燿興口口口玄邱制命帝卯金清河郡本

麟一角明海內之其一也不剖胎剖卵則在郊矣路史餘論五

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人弟子向北辰星而

磬折孔子絳單衣向星而拜御覽五百四十二說郛五

內深藏不足爲神外博觀不足爲明惟孝者爲能法天之神麗日之明說郛五古微書清河郡本

宋均注博學篇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夫仁猶不足爲明唯孝者爲能動天之神感日之明與身相通附矣清河郡本

孝匪形迺格神說郛五清河郡本

宋均注孝匪可形以神相授矣清河郡本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說郛五清河郡本

曾子撰斯問曰孝文手敎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自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詩書以合謀說郛五清河郡本案語有訛誤

孝經契

日和五色明照四方黃白失信赤青奪明黑多暴害乖離矣僧則慢占經五

孝經右秘

日光明海內樂無怨心陰陽調年命長民人以事占經五以事下有脫字

五星貫珥臣下逐占經十八

歲星在角天下大病占經二十四

歲星入五車王義絕亂帝家占經二十八

太白垂冠天下亂臣下亂占經四十六

歲將大惡金加於胃占經四十九

孝經威嬉拒

欲去惡鬼五刑具五人皆持大斧著鐵兜鍪
將之常使去四五十步不可令人近也御覽
五十六　古微書五刑具作須具五刑五人
上有令字脩作繕

孝經讖句

歲星守天關在其北民流死在其西民以風
災死者虎狼入國在其南狗多狂亡在其東
不利小兒占經二十五

歲星守虛在東民多暴死守其北不占在其
西其歲少雨在其南王者宮中不安宰相之

家坐弃市同上

歲星守昴在其南糴一貴一賤其月有土功
君變其政在其東金器刀劍貴在其北有別
離之國奪地之君若死在其西不占占經二
十六

熒惑入虛守其南宮中多逃亡守其北水齊
城郭倉庫皆空守其西國中兵盡發守其東
王者不敬宗廟神明有不享者國多耗敗期
在年中占經三十三

熒惑入虛守之國無儲蓄民人枵腹天下以
飢起兵人主不安其宮同上

熒惑守昴貴人有係獄者若乘昴色潤澤獄
吏公明囹圄空虛人主有令德占經三十四

異星逆行之角天下疫作牛馬多死占經三
十九

塡星守虛在其東民生困乏廬舍蕭條在其
北不占若在其西歲無時雨土膏不濟秋收
歉望在其南宮人多逃出貴戚之家不備內
御民多鰥夫中饋空虛占經四十

通緯　逸書考

春秋　甘泉黃奭學

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公羊隱元年疏

哀十四季春獵狩獲麟佺春秋九月書成全上

孔子佺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

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公羊昭十二疏古微書入考異郵

經十有四季春獵狩獲麟夫受命蒼失權周

滅火起薪采得麟公羊隱元季疏路史餘論麟本說

麟生於火遊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公羊哀十四疏文選幽通賦注

麟出周亾故云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

伏羲佺八卦正合而演其文濱而出其神佺

春秋以改亂制公羊隱元季疏古微書入考異郵

正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

陳叙圖錄全上

正水精治法爲夫制功全上

黃龍生爲夫必告親象使知命全上

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肯其中得又

始之文左氏隱元正義

春秋設三科九指公羊隱元季疏

宋均注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

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指者一曰時二曰

月三曰日四曰王亾曰天王六曰天子七

曰譏八曰貶九曰絕王與天王天子是錄

遠近親疏之指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指

也全上

按何氏文謐例云三科九指者新周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指也又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

指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

狄是三科九指也徐疏謂總言之謂之

三科科者段也析言之謂之九指指者

意也宋氏又育說者春秋內具斯二種

理

春秋書育七缺八缺之義全上

桉疏云惠公妃匹不正夫道彼文姜淫而害夫婦道彼大夫無臯而戮君道彼臣而害上臣道彼晉殺申生宋殺痤殘虐枉殺其子父道彼楚商臣蔡般弒君子道彼桓八季正月己卯烝十四季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季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禮彼是爲七彼余謂隱元季不書卽位君道彼祭伯來非王命臣道彼鄭伯克段兄

弟道彼書惠公仲子夫婦道彼父子道彼矣其八彼之義與

孔子親仕之定哀故以定哀爲己嘗定哀皖當於己明知昭公爲父時事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宜成襄爲所聞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者全上

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敘○案隱云見春秋緯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公羊僖四解詁疏云春秋說文又成十又疏褒三疏桉語亦見繫辭第七十六篇

德合元者俾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證合天者俾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俾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公羊成八解詁

宋均注言皇之德象合元炁逍遙猶勤動行其德術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爲其證矣公羊成八疏

桉解詁此文疏以皇象至明證爲春秋

說文古微書以此文入說題辭今仍孫氏全錄其文又疏解河洛以下云河出圖洛出書可以受而行之則施于天下行合人道者符瑞應之而爲天下所歸往是以王字通于三才得爲歸往之義

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季一曰九頭紀二曰攝提紀三曰合雒紀四曰連通紀五曰叙命紀六曰循飛紀七曰因提紀八曰禪

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史記索隱三皇紀通考經籍考

按此文自開闢至六百季與元命苞文不合繹史所引亦與此異蓋不可考矣

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伹耒耜播百穀曰神農禮月令正義通考郊祀考

青陽卽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育天下號曰金天氏左氏昭十七正義

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公羊傳十六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鬮方曰炷北方曰冬公羊隱元季疏

紫極爲天帝禮曲禮正義又郊特牲正義伹紫微宮爲天帝

北極爲燿魄寶郊特牲正義

五帝亦佣上帝仝上

日之將食則斗弟二星變色微炎不明七日而食續漢書五行志注

日食旣君行無常公賄不修惠寬狄强侵萬事錯仝上

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畢者雨文選七命注又舜典璇璣注璇璣注引至風字止璇璣注月上有日字

星有好風月離于箕風揚沙編珠天地無支三字尚書洪範正義詩漸漸之石正義周禮大宗伯疏俱無上四字

風從箕星揚沙烝石歲星祀雨風

風東方雨鬮方陰中央晦北方朔南方唯天陽不變詩漸漸之石正義云賈逵服虔因五行傳及春秋緯之文云云

歲星退而南三月生天梧陽旣變蒴戰亂兵行諸侯大擾所見兵起觀象玩占妖星名狀

天苑主牛左氏傳十九正義

天雞天狗天豕仝上

天狗如大雷奔星有聲墾之如火見則四方相射南齊書天文志

天投蜆天下怨海內亂後漢書楊賜傳伹春秋讖引止此加四百之期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東觀漢記五行志后扶亂政觀象玩占曰

按玩占引此文上云曰晝昏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曲禮正義

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公羊桓二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又元士三仝上

三牷一祫又牷一禘公羊文二疏

禮天子特牲特祫仝上

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公羊文二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公羊宣八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公羊定八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桉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解詁云判半也半珪曰璋下引此文又云譽得郊天故錫以白

三牲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公羊宣三解詁　疏云三牲之義出春秋說

冠者又六人童子八九人公羊桓又疏

桉徐疏下云蓋是天子雩也疏以論語冠者又六人童子六七人爲魯人正雩考論衡明雩篇云魯設雩祭于沂水之上莫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左氏傳曰啟蟄而雩

今傳文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仝鄭月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從雩也徐疏蓋與論衡說合論衡以莫春爲周四月正歲二月莊以龍見亦爲二月譌謬不可從聊出之備一說耳浴風之說包氏注文以莫春爲夏正三月也皇侃疏又引或說冠者又六又六三十人童子六七

六七四十二人合爲七十二人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又引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壇有樹木遊者託焉丞鎌之以廣異聞

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文謁行與十月之交正義雲遏正義

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論衡順鼓篇引春秋說

禮天子千雉公侯方百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公羊定十二解詁譏云春秋說文

楊應階曰雉有三說公羊定十二季傳又板爲堵又堵爲雉詩鴻雁箋申之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檀弓注云板蓋廣二尺長六尺以廣言又二得一丈是堵之高也以長言又六得三丈是雉之長也堵高一丈長六尺雉高一丈長三丈故坊記注考工記注皆云雉長三丈高一丈王惣期注公羊以又堵又字譌當爲三非也又經異義引古周禮左氏說以一丈爲板板廣二尺又板爲堵長丈高丈三堵爲雉長三丈高一丈詩鴻雁傳亦以一丈爲板又板爲堵其說雉數與鄭同其說板尺數與鄭異其三堵之文與鄭據公羊又堵文異應階謂古學不知所據鄭據傳文鄭義爲正矣其何休說則取戴禮韓詩說八尺曰板云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凡周十里三十三步二尺一里千八百尺十里萬八千尺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但戴禮韓詩說云板廣二尺積高又板爲一堵又堵爲雉雉長四丈是八尺爲板以長言之一堵又板高一丈長八尺故一雉又堵長四丈也何氏不析板之長廣而概以八棄又故又又再棄一雉爲二百尺此一說也雉長四尺又一說矣其天子諸侯城制有二義坊記注子男城方又里詩文王有聲箋方十里曰成文王築城適與

成等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典命注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書無逸傳注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此一義也又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無逸傳注云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爾此又一義也蓋與命

匠人皆經正文故鄭兩解之考逸周書作雒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舉百八十丈得一里千六百八十丈凡九里）以里核之爲九里與匠人合今以九里之城合雉數凡徑五百四十雉周二千一百六十雉其七里之城則徑四百二十雉周一千六百八十雉五里之城徑三百雉周一千二百雉三里之城徑一百六十雉周七百二十雉此緯云天子千雉諸侯百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與經傳異以鄭義推之則千雉凡十六里二百步五十雉凡二百五十步小大皆非制也若以何氏雉二百尺推之千雉爲二十萬尺凡周一百一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方徑得二十七里一百二十步五尺其五十雉爲周五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方徑一里一百十六步十五尺有奇亦非制也又何以軒城爲闕南面以受過疏以軒

縣闕南方爲證校說文鄙部云鄨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鄨蓋古有是制矣疏乃云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不妨仍有城

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堂席大夫與席士式凡（公羊宣六解詁 疏云春煐說文）

日在縣與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與致仕（公羊桓五疏）

選老大夫爲傅選大夫妻爲母（公羊襄三十解詁 疏云）

按解詁文上云禮后夫人必育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疑亦本緯文

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槨從所以備不虞公羊昭二十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藁草二字譌當作槀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周禮冢人疏白虎通崩薨

禮育不弔者三兵灾壓灾溺灾公羊定十五解詁疏云

應其鐘禮月令正義

注應鐘應其鐘類全上

萬者舉王以萬人取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公羊宣八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按公羊王午猶經萬入左傳云萬者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解詁以萬舉籥篇名引此緯文

襄儀父善趨聖公羊隱元年疏

桓三季炀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皖其後楚僭號傅王滅鄧教政教陵遲公羊桓三疏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公羊僖八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梁君隘刑峻法一家犯舉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亡狀若負爓從內發故云爾者其自亾者明百姓得亾之君當絕者公羊僖十九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晉文公季老恐伯功不成故上白天子諸侯

不可率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公羊僖二十八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全上

梁山崩自是之後六十季之中弒君十四亾國三十二公羊成五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按公羊疏謂對經言之不及此數弒君止有十亾國止有九蓋春秋書其來告

者緯悉舉不來告者言之故多少異爾
奉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謂出奔譬公羊成十又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又見成十八解詁正月幽之二月而仏公羊成十六疏十八疏
季氏貪權謝過欲納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羊昭三十一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廟公羊定四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公羊定四疏
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輒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脊城池之固家脊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公羊定十二解詁　疏云春秋說文
按公羊解詁引此文上云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疏謂以問至墮之爲春秋說文
陳氏纂齊三季三千人合葬故盆盎冬踊公羊

哀十二疏
不言姓名爲虛主公羊哀十四疏
朱均注則帝未王故云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惡之仝上　檢則字說
二月睯公羊傳十六疏云桓十七季二月丙午及鄧曼薨父盟於鄧春秋說以爲二月時
又月朔日公羊傳二十二疏俱云桓十七季又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春秋說以爲又月朔日又傳十六疏文仝
玉燭初學記歲部

日黃濁帝椒必脊后嚳斐占雹日占一
日光亾諸侯叛三十日不光羣臣叛仝上
后族專權謀爲國害則日晝昏日占二
沈日不出則爲天下冥冥俱溺絕
日大則□□□□獨大勢不出日小則□衰□□□□□□□
夷帝之滅日消小
日毀爲又多殺戮漸私傷仁
日裂諫臣誅

日壞者□□□ 仝上
日虫穿可貫杭□
躍如則曲从天下駭擾無君也
日流則君王滅㠯沈湎女奪
三日出出天子黜
數日出出兩主爭
夷日相盪血濁濁君臣無道行縱橫 仝上
彖虫世脊后通族擅權背璃刺日張其耀光
脊此則亾引也 日占三

日脊四背璃其國內敵脊兵起若脊背叛 仝上
日暈脊兩珥黃雲貫之不出三月賓人脊亦
者 日占四
生足君脊過后族擅權月足生亾脊此類則
亾國也 月占一
天脊又帝又星為虫使 又星占一
又星早出為凶為者為客晚出為編縮者為
主人敗發其衝
君臣脊謀心憒未言精禳動於物又星銷于

官 仝上
夷脊過其已失命絕于天則又星攝提反衝
敵不禁 又星占二
又星聚天子窮
又星入牛从歲星聚用兵過敵㠯義得天下
又星从辰星聚北方七宿異帝起㠯宿占國
又星鎖關臣挾兵上下相持 仝上
熒惑干填星大旱 又星占四
熒惑與太白相逆而鬬勝太白破匈殺將熒

惑破入主弱名聞溥內 仝上
填星與金合為水 又星占又
辰星圍太白若與鬬太戰過太白間可容劍
小戰出太白右匈急青肉兵惡異肉水流 仝上
曹精靈威仰神為歲星體東方青龍虫宿歲星
占一
太陰在亥歲星居肉亢
太陰在子歲星居氐房心
太陰在丑歲星居尾箕

太陰在寅歲星戾斗牽牛
太陰在申歲星居女須虛危
太陰在辰歲星居營室東壁
太陰在巳歲星居奎婁
太陰在午歲星居胃昴畢
太陰在未歲星居觜參伐
太陰在申歲星居東井輿鬼
太陰在酉歲星戾申九星張
太陰在戌歲星居翼軫還止常也 仝上

主敵虛而僞殺則熒惑兌謹大 熒惑占一
熒惑主怒則有搖動及繞圓止若亾肯後左
右主令無常各以其類敵虛而僞殺則兌爲
火
熒惑主有謀動事未施行則見昭其妖祥反
道二舍以上居止三月有淫佚又月受四方
止兵王以讒言歿非祥七月半以地九月大
半以地因與宿俱入俱出其國絕祀
夫帝止世有過則熒惑出鬼守見萌以淫敵
失昔則反明有此類則以引也 仝上
熒惑入北斗杓頭爲政令猶豫 熒惑占七
熒惑犯北極左星支爲嗣 仝上
熒惑守狼弧諸侯相攻 熒惑占八
填星出百二十日反逆行百二十日東行
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運
止常也守度持節爲紀綱順止吉逆止凶 填星占一
黃星動潭水浮三公及左右謀 仝上

彗守房太白經天金精止國虐謀殺佗兵 太白占二
太白犯太微主受期命奪號熾衝爲期 太白占七
太白入太微庭其陵犯留之三十日必有喪
太白入文昌三旬反兵滿都以弱以 仝上
太白入咸池天下歛易政人君惡止 太白占入
大有不見蒼帝失勢
斗端有兩星一爲內招搖一外爲楯天鋒主
兵用若動兵大行

矛楯動兵四行臣子謀妄奸通弒君弒父九州振
楯動搖若矛大兵起天下弒亡害於中外四方亡與王者行惠納賢乃安
臣主爭伐相誅則矛楯矛曜相捍貫索賊人北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天市主權衡 仝上
閣道所以捍衛難諸滅咎 石氏中官占上二
井鉞北曰北河南曰南河幽河天關門爲關

梁也
又諸侯理陰陽舉外害察得失九州北外使
又星北變逆出名罰弟一典歲其次如佐故
以上天既从中起
大夫嫥權則邱陵地折少微織昧
天廷微序又統三亡洽式成章匡衛星爲蕃
臣闔星將佐東星相佐中執洽南咮星端門
旁左右掖門仅諸侯王 仝上
三能枉庸參稽正緒 石氏中官占下三

三公擅恣非其人則山崩三台移鼎折足
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大荒
三能色敵天下不賢
文昌宮爲六府以希升度明天道上將招威
次將輔主賢相宣惠司命進官司中滅咎司
祿賞善佐理揚寶六名執權守隸四海北府
主官也
正星主營室東壁奎婁
洽星主胃昴畢觜觿

參星主參東井輿鬼
以以主柳伐
以星主七星張翼軫
煞星主斗氐亢房
危星主心尾箕南斗
部星主牽牛須女虛危
北斗杓攜龍以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
者杓夢山以觜南夜半建者衡以殷中州河
沸北間亏旦建者魁海岱以東北也

輔星小天子佐消七政毀輔乃亾
輔星明近則輔臣親厚疏小則輔臣微弱無
道
輔星生翼不出三季主誅臣爲王又占曰邪
臣挾私擅國符輔生翼又占曰九卿阿黨排
擠正直驕奢侈害則江河濱浚斗輔生矛輔
遠揚大臣無憙邦必大主
北極星其一明大者太乙也炎含元气吕斗
爲常開命運節序神明流精生一吕太黄帝

道起於元一爲賓故太乙爲北極天帝佐
北極主出度
極星亾其八季中國無君王天下大敗
上精爲鈎鈎陳者陳也害土太口萬物庀數
吕陳 仝上
天庫虚諸侯謀反一曰中州謀兵四合 石氏外官占四
矛南門大星曰南門
參旗柱參閤勾曲九星三處一曰天旗二曰
天苑三曰九游吕宣威明開緒
天旗曰同又星亾變日月鍋亾熒惑守日蝕
星天下敗
玉井主軍敗
天屏主上疾
猴弧張四季亾後天下大敗
老人星見則治平主壽老人星亾則君危若
世天 仝上
大帝紫宫不言不動搖吕斗運庀推精又帝

修名號 石氏外官占又
六甲中爲輔也羅物類爲神戶 仝上
陰憙動臣子爭伐相謀 甘氏外官占又 子原誤作主
天鼎主流亾
宋均曰天鼎周鼎也 仝上
大奔星矛聲望亾如大炎見則破軍四方相
敗 流星占一
大流星夫黄出貫索中者怪獲从者女子也
流星占三

使星出入羽林兵起 流星占又

彗星不見言周刺度絶滅罰耀隕敵 彗星占

周圖變書云夫雀所銜燭下授文王于豐殿

出南天子精耀招神任理用賢育謀心順務

惠則景星見鸞鳳下 客星占一

歲星與他星會而鬬因破他星人主不密他

星薄破出主育謀賊害 仝上

星夫黃出營室中名曰怪變主奇衣其國貴

人育死者上旬見其季紫半白來月上旬死

中旬見其季黃原譌作宮白來月中旬死偏任后

雄烈出毒也下旬見其季盛壯來月下旬死

將用事毒害流 客星占三

夫星出蝎大率出 客星占四

客星守酒旗飲食失原譌作天尾 客星占八

天格主滅兵 妖星占上

歲星退而其國三月枉天槍陽沈變萌戰敵

兵行諸侯大橫所見國無用兵

人主自恣不莆古王逆天暴物則天猾起如

猾馬鬬於邦地 蠭備曰反先

國皇主滅折

反登主邊分

皆少陽出精司徒出類青龍七宿出域育謀

反若恣虐爲害主失宮改者吕出皆衝爲期

皆主君徵也

析旦主弱符

析旦橫出蜀百尺爲相誅滅

蚩尤旗誅逆國

蚩尤出旗見則山崩

蚩尤出旗又精離达天運大兵隨其彗後曲

而南長四方达敵天下滅兵舉猾動帝座於

堂見則又寇行主不正暴必育反兵期又季

天子憙不吕达則九季凶加干斗宿天子當

譽出於列佐勉正四方

蚩尤伐矜誅逆滅患蚩尤起天下出兵合戰

紛紛

昭明改憙

細流主伏逃
細流動天下擾主自理無所逃仝上
罰變亦集旬始灼天下有滅主又妍爭治妖星占中
天狗主討賊
天狗流又將開
天殘主貪殘
枉矢主躲愚又曰枉矢流躲所謀
黃虹亦有枉矢下流刺地上屬天下兵亦
天子凶
枉矢亦臣不患民不良
枉矢或東或南又榮不昇民流亦
繞絰主敵孽
又精潛潭皆昌類逆所犯行失皆指下臣承
類者棄而害虹皆滅亦虹徵也入天子宿主
滅諸侯又伯謀仝上
諸彗內官皆為內謀曝骨將軍死尸滿谿血
流千里出外宿不加內官既小起彗星占上

蒼彗木精出賊而生亦主逆陽失天常則日
蝕朗消此星出期三季又侯破天子苦兵
彗水精賊起則水浅江河期二季其出夫世
昌水害亦水害者昌類發難也近四遠八昌
其既行
白彗金精如鋒刃長四丈見則將軍逆期二
季兵作
兵大起蠻貊戰經東南方民殃不救虹則數
日蝕既下謀

彗掃星出北方諸侯起伯
彗星出東方爭明炎見金伐蒼北皆天子虹
異大小虹類各應其邦
星茀于東方將軍謀主主兵亦代主治行天
子虹權
星茀于大辰國分為二大夫制君
彗星守大辰天子哭
彗星出南斗中宮中失火燒寶
彗星出中央正在人上一本長四丈也名曰天罰受

者國有喪
又彗俱出聖君起則獲麟孛夷絕紀
彗星又芒角出極効止徵也 仝上
彗星出貫索大臣憂有反者 彗星占下
彗星出宗星族人反
彗星出河鼓鼓鳴甚士發天子職
彗星出大陵天子㠯不慈見犯復出止將反
彗星犯舟星外邦侵
彗星出又車騎霜兵起主貴佐天下名賢起

彗星出咎舌主㠯聽讒止主遇殺大臣反
彗星出又諸侯州牧反九州合謀
彗星拂於太微天子敝
彗若出犯軹法徵御史反
彗星出而芾太微天下敝不過三又必易政
㠯色占期
彗芾於北斗中有雄聖人受命天子
彗星守北斗強國發諸侯爭天下
彗星出北斗九星中九卿反如是所出其政

毀其人敝
彗星出輔星庶雄起陷臣反
彗星入紫微宮其國謀反
彗星入樞期八季又伯起帝王亾
彗孛出天庫樓兵動驚太沽血下不聽
彗星出騎官英雄起天子憂
彗星出積卒衛士亾為敝既不成
彗星出傅說主㠯祠非其神失禮為內外所
謀巫祝起天下匪讒在宮中

彗星出負星后黨反
彗星出羽林匈人止反
彗星出墨城校尉㠯反匈成
彗星出天理大司空斬將逐其主
彗星出臥星尚書反人星一名臥星也
彗星出酒旗主㠯酒過為相所害
彗星出諸王星諸侯傅王皇㠯南吳楚北燕
趙東齊宋圄秦晉
彗星出司怪主多妖祥偽起太臣侯王代主

佐

彗星出天高庶臣反名王起改號換

彗星出天潢但閒少將亦反

彗星出鉞鎮淫兵多主旦安誅將拔少臣反

彗星出國邱帝誠

彗星出長垣邊反

彗星出廐官法令爲法庀數起變臣執主勢

仝上

虹蜺者主斂少精也王失序主寡謀　虹蜺占

虹蜺見雨卽晴旱卽雨

慾精所感攝气所生螽冬生天不能滅地不

能殛　仝上　龍魚蟲蛇占

人感十而生故十月方生也　大戴禮禮配弟十四

魂脊又魄脊六　仝上

奸害盛德則歲星逆行春政斂者奪民時獵

野獸則歲星逆行　歲星占一

歲犯心星天子脊喜慶事　歲星占二

歲星犯箕盜起宮中天下大斂兵大起又曰

歲星守箕年多風又曰歲星入箕司空多水

仝上

歲星犯營室則其國脊急令　歲星占三

歲星犯營室者天下皆以飢爲憂　仝上

歲星守南斗又蠶絲麻價平　歲星占三

歲星入畢王者出遊獵不出四十日兵東行

歲星占四

熒惑主候守　熒惑占一

熒惑主禮成天意禮失則妾爲妻支爲嗣精

感數應則熒惑逆見變怪　仝上

火星尅土又干犯之塞外兵斂大人大憂一

日國中大旱糴貴又倍一日將軍在外舉兵

爲斂　熒惑占三

熒惑犯行亢南歲熟民安其室上下和同　熒惑占三

熒惑之牽牛牽牛失常色熒惑脊怒色臣謀

其主天下多反者期二季　熒惑占四

熒惑守危人主不安其宮一日脊政不行人

民皆以飢爲害 仝上

熒惑出入畢舍奎色赤爲旱色白爲水色黑爲霜雪冬大寒牛馬有疫死者 熒惑占五

填星失色衆人主失政君失春令色變青失夏令色變赤殊令亦然變而不復其常國必大敗若一二月即變黃色爲復常其君能修德政雖咎不凶 填星占一

填星所當居之宿忽而離之飢行其下必有凶荒又曰填星所居之舍其下必有福澤已

去其舍復還居其宿其下福猶未艾若行不由其所舍其國有凶荒又曰填星自北而行南國有大旱自南而行北國有大水又曰填星逆行出度有奸臣叛主國有兵起 仝上

填星逆行刻宿爲格局上下離心政令不行

填星順行刻宿爲月德君臣一德必有喜慶 仝上

填星犯大府天下兵動將相出行一曰邊臣爲敵民多流亡又曰填星犯亢左星歲必亢旱蝗蟲爲災民飢伦賊天下不安又曰填星守亢天子將有苛政百姓驚惶一曰中外有兵士馬遠行若有反者一曰人主重賢禮士將有德政 填星占二

填星守心色黃明炎潤澤天子得地諸侯增爵大臣受賜普天同慶又曰填星入心色黃明水旱調和又繫豐盈王者應天順人四海協和宰相舉賢任能百族大治又曰填星入心黃而且潤六畜滋盛萬物休和 仝上

填星中犯星而乘守之主弱臣强政令不行下專其權威福擅伦宮中懷幽天下不安 仝上

填星犯牽牛之一尺爲水災各之三尺爲旱災又曰填星守牽牛南又繫以旱傷守牽牛北又繫以水傷守牽牛西狼虎肆害入城邑殺人 填星占三

辰星出四仲爲初紀春分夕出夏至夕出秋分晨出冬至晨出常自辰戌入丑未 辰星占一

辰星之効也其色春青黃夏赤白若赤黃殊

青白國有令德冬黃而不明皆無傷也則變厥也其時不昌辰星當効而出色白爲旱黃爲福又爲豆槩熟夫爲兵黑爲水青爲疫全上辰星失其時而出當寒反温當温反寒政及清濁同懦也全上

辰星宜効而不効爲失律天下有兵不出兵在外不止辰星三時不出兵甲大起四時不出天下更政全上

辰星生記故主忘新主入全上

辰星守牽牛先貴後賤辰星占三

民多病歲大飢人流亾一曰君有戮死者辰星占又按民多病上脫辰星犯輿鬼又字

營室東星明朗天子有喜又槩豐登營室西星明朗將軍戰勝北方七宿占

婁者樓也婁見於南人主好治樓臺萬民疲困婁行緩色微白七月有旱霜婁行急色微夫或微黑其季民多旱疫婁行陰道色黑色白皆爲水災西方七宿占

王者重農桑變苛政不急工佺不費府庫張星與又星齊炎南方七宿占

詛王字則君臣和同萬邦協和日辰占邦

左傳云隕石于宋又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興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季齊亦有敝後果如其言又曰鄭禆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災若我用瓘斝玉瓚禳之鄭必不火子產弗聽四國果同日火又曰鄭厲公之亾國也內蛇與外蛇鬥于南門中內蛇不勝

而死申繻曰災在內也公其反乎未幾厲公果復國又曰傳云妖七月龍鬥于洧淵子產曰鄭其有水災乎未幾鄭果大水傷禾有備無患災變應期占

流星之象必先感下國順逆之氣而動非漫爲飛越也流星占一

流星有爪牙諸侯兵起四散攻擊天下不安全上

流星犯入太白太子爲奸臣誣陷不得自立

若庶子爭大國育內敗流星占二
雜星流入心中羣小用事政治大敗流星占三
流星犯畢水旬得利將軍育受塵者仝上
流星犯翼邊兵四起左右翼將敗逃主將誅
死仝上
精成于天體生于地雜星積數七百八十育
三機以察律衡以察經雜星周天三百六十
育又此皆大小不參者若圖變異俱失其常
度視何星育變異即知何地育妖祥星多不

可枚舉占者審理以斷之雜星占
客星犯營室之南宿衛之臣育變宮門不啟
客星燕苾則事即定奸人伏誅客星占四
朱均曰營室三星為斧鉞仝上
客星入犯奎中兵備脩明兵器利用大將出
戰育功客星占五
客星入犯昴虎狼脫陷井傷人牧吏育憂又
曰客星犯昴南六畜疫疾芻茭不足禽獸育
餓死者仝上

客星入濁邊兵驕起禦備之臣被困半月乃
解仝上
妖星出而不移者奸臣欲弒其主謀定而未
發妖星占一
妖星張苾若抵觸者君臣互相殘賊仝上
妖星遇太白而飛門蕃敵兵大戰必育死將
仝上
妖星慘淡燕炎主後宮受誣幽廢太子不得
自立仝上

妖星育苾而芳指者此人君因芳言而殘害
忠良也仝上
妖星燕苾燕炎者此人君惰弱已極政令悉
出於臣下也仝上
妖星育寒苾如刺者此人君用心深刻刑人
皆不當其罪也仝上
妖星傷月而增邪炎者此人主寵用奸邪欺
令吞噬燕忌也仝上
妖星若隱若見見則其炎甚可畏者此邊兵

肆害而權臣隱蔽不上聞也仝上
妖星邪炎四散不定悽慘肴亂此百姓飢荒
流離人主漠然不知卽知之而不關心也仝上
妖星生數肉而怒行者此人主左右奸險將
不利於其主也仝上
妖星白芒如灰色者此人主或大臣將肴疾
病或疚喪也仝上
妖星依月旁而張芒不定者此后黨專政弄
權假主威以殘害忠良也仝上

妖星四圍肴白氣者此人君溺於用兵視民
命如草芥也仝上
陰雨滿一月不止必肴陰人用事殘害忠良
雨占
柳七星張其色必以明大肴彩爲吉若微明
炎小皆不爲善候星善惡占
天雁流炎外邦必見烽烟仝上
宋均曰此惡星也仝上
太平之世輔佐賢明甘露希文露沉露占

注露降其國希散清明者人尙甘故云甘
露沉重凝厚者人尙文故云文露

附錄

鄭氏注禮器文通神潤碑文注
宋均注禮運文通祐禮緯注
宋均曰爲春秋孝經緯說孝經正義

春炑運斗樞　甘泉黃奭學

春炑設七等此文以貶絕餘行應斗屈伸公羊莊十藏

桉公羊傳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解詁謂周本育等春傳閻氏人名字此科孔聖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此徐疏謂必備七等此法者正以北斗七星主賞罰

示洛春炑者貴閻此書故則之引此緯

此支及說顓辭北斗七星育政春炑亦以七等宣化爲証案此緯名運斗樞義蓋以此也

北斗七星所謂璿機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魁魏魁杓參畢是謂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戴郭　清河郡本天文地理各育所主北斗育七星故天子育七政也下育宋均注即是此條北斗七星云云末佗定節度移諸紀皆繫此於斗也

桉語見灋志魁杓參畢句下灋志育用昏建者杓杓自尊以司南夜半建者衡衡殺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三十六字是謂字佗斗爲又四鄉佗四海此文鄉字當係字譌

北斗七星弟一天樞　又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弟二璿弟三機弟四權弟五玉衡　禮正義玉字衡弟六開陽弟七搖光弟一至弟四爲魁弟五至弟七爲杓合爲斗一名一至合而爲斗　續灋書輿服志引搖光弟五至弟七爲杓合爲斗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北斗七星弟五曰玉衡長楊賦注引弟五曰玉衡忠元賦注引北斗七星弟六曰開陽司馬貞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斗第一天樞弟二至弟四爲魁弟五至弟七爲杓杓大義論七政弟一名樞二名旋三名機四名權五名衡六名開陽七名搖光入合誠圖古微書清河郡本北斗七星載佗斗弟一星天樞以下俱無弟字玉衡無玉字開佗開合爲斗佗合而爲斗

陽故佾北斗類聚天文部　御覽天部五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斗第一天樞弟二璿弟三機弟四權弟五玉衡　禮正義玉字衡弟六開陽弟七搖光弟一天樞弟二璿弟三機弟四權弟五玉衡弟六開陽弟七搖光弟一至弟四爲魁弟五至弟七爲杓合爲斗一名一名古微書合璿幾璿弓古微書合璿幾璿禮曲禮正義引止載合下育而字爲斗居陰布又帝所行同道異佐皆循斗樞機衡之分道

七政之紀九星之法初學記天部御覽天部又古微書又帝上有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八字清河郡本又帝所上有皆常占有經世史所明九字同上

天樞得則景星見全上古微書天樞上有故字清河郡本

朱均注景星本二氣相連中有三星炎皎若月生于晦朔以照機織清河郡本

天樞得則甘露下占經露占御覽休徵部一下作醴古微書天樞得則景星見甘露零鳳皇翔朱草生

天樞得則景雲出類聚祥瑞部古微書清河郡本

朱均注景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風不鳴條則見也清河郡本

天樞得則鳳皇翔類聚全上事類賦禽部左昭十七正義得作應下有見字古微書清河郡本

天樞得則鸞鳥集類聚全上路史餘論贊鸞翳無鳥字御覽羽族部三嘉鳥字集作至清河郡本

璿星得則醴泉出御覽休徵部三又休徵部泉古微書清河郡本得作湧

璇星得則嘉禾滂御覽百藥部三又休徵部一占經竹木艸藥占

朱均注嘉禾有液露也清河郡本

機星得則狐九尾類聚祥瑞部古微書機伦瑞清河郡本又見事類賦獸部一路史餘論麟雛

機星得則麒麟生御覽獸部一又全上清河郡本機星明則麒麟生萬人壽得其所則和平合萬民

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初學記天部御覽天部又古微書衡伦星得則百獸率舞麒麟至靈龜躍萬人壽

玉衡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類聚祥瑞部清河郡本衡上無玉字百獸上有則麒麟鳳凰生萬民樂七字躍上有龜字

維星得則日月光房三臣禮義修物類合類聚全上御覽羽族部七事類賦禽部古微書維伦惟清河郡本義作儀

朱均注維星即權星也清河郡本

按漢志斗柄後有三星名曰維星

瑤光得陵出靈芝文選舞鶴賦注類聚全上御覽藥部三無陵字休徵部一占經竹木艸藥占古微書瑤光得則陵醴出玄芝生江吐大貝海出明珠

瑤光得則海出明珠御覽休徵部一瑤光得江出大貝類聚珍寶部初學記地部出作吐御覽珍寶部

六清河郡本瑤炎星得則陵出熒芝江吐天貝占繇器休咎怪異占謌俚先憲則紅貝大貝

瑤炎得則朱草生御覽休徵部一

樞星楸爲虹蜺類聚天文部初學記天部御覽天部十四清河郡本楸俚化

樞星楸爲雲母御覽珍寶部七古微書樞星散爲麾爲虎爲象爲橘爲晝又爲雲母

璇樞星楸爲橘類聚菓部御覽菓部三尒正翼橘熹樞字

樞星楸爲麾類聚獸部御覽獸部十九尒正翼麾清河郡本樞星虫精散而爲麾降精爲虎樞星炎夷則虎入人徑王者不愛芳酸則麾獸入貢

樞星楸而爲虎御覽獸部二事類賡獸部

璇星楸爲薑風土風土二字从說郛補失德逆時卽薑

脊異辛而不臭御覽菜茹部二尒正翼薑卽俚則古微書失德上脊行失樞星四字異俚翼清河郡本旋星虫精散而爲橘爲姜風土失得逆時則姜脊翼辛而不臭

朱均注姜卽薑也脊翼謂七股九股十三股虫類風土失得不逆時則薑長一尺蕪

岐清河郡本

機星楸爲拔葜御覽百卉部四古微書璣星散爲雉爲鶉爲鶉爲拔葜

楊應階曰拔葜禮月令注王瓜菓也釋文菓反八反是拔菓文異而脊義通也博物志俚拔揳云拔揳與菓薜相亂

腐正俚薩挈云拔挈狗脊也廣韻十四黠拔字下注薩鼠狗脊根可俚飲名醫別錄俚薩葜陶注此脊三種大署根苗丛相類拔葜薑業短小多綱刺小減菓

薜而色淺人用俚飲通正菓薜拔葜土茯苓一類而三物治風溼俗呼冷飯團蓋從本草蒙筌之說應階候尒正鉤藙菇郭注瓠瓣也一名王瓜廣正藙菇瓠瓣王瓜也月令正義云王瓜菓挈磬本艸文是以菓挈爲王瓜鄭君從磬本艸文與廣正分析王瓜爲藙瓜菽挈爲狗脊義異月令王瓜生似當從張郎解通正混拔葜於菓薜則博物志名醫別錄

陶注已有明文

機星椒爲雉類聚鳥部　御覽羽族部四　余正翼雉　清河郡本機星之精散而爲雉江淮不祠則雉去徑降而爲鶉　太平雨水鶉鴽鳴　不鳴也　清河郡本

朱均注鶉鵪德義少殘機星失度則鶉鵪

機星椒爲鶉德義少殘百姓則鶉生　御覽羽族部十　御覽鳥兎爲鼠又散爲李爲棗爲椒爲剌爲榆又爲菖蒲

機星椒爲鶉德義少殘百家則鶉無頭　御覽羽族部八

維星椒爲麋　御覽香部三　古微書維星佗曜星

玉衡星椒爲荊　御覽木部八　余正翼荊　古微書玉衡星散爲雞爲鴟爲鳥兎爲鼠又散爲李爲棗爲椒爲剌爲榆又爲菖蒲

玉衡星椒爲李　又見類聚木部余正翼李　遠正頸著倡優則李生瓜　御覽菓部又又菜蔬部三　集韻六字

玉衡星椒爲桃　類聚仝上　御覽菓部四　余正翼桃

玉衡星椒爲椒　類聚仝上　御覽木部七　余正翼椒

玉衡星椒爲菖蒲遠正頸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菖蒲冠環也　類聚菓部　御覽百卉部六　余正翼菖蒲　清河郡本　佗流精爲菖蒲下同冠環佗曜冠纍也字下又云散爲荊王者妄行工佗則荊入大木獄

淫煩苛則荊隨生下有朱均注隨生隨處而生也荊生于庭其主入獄荊生于獄有屈罪者

玉衡星椒爲榆　御覽木部又

玉衡星椒爲雞　又見類聚鳥部　御覽羽族部十　余正翼雞　遠正頸著倡優則雄雞又　古微書遠雞頸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菖蒲冠環雄雞又足李生瓜　清河郡本玉衡星散而爲鴟降雞爲雞遠雞頸著優倡則雄雞又足化而爲鶉行失席先則兎出門觀而化爲鼠於木也　古微書精爲桃爲李化爲蟲蛾蟲合陽明下有朱均注椒蓼陽屋出精所生合精達聰而生

也

玉衡星椒而爲兎　類聚仝上　初學記獸部　御覽獸部十九

玉衡星椒而爲鼠　初學記獸部　御覽獸部

瑤光星椒爲人參癡江淮山澤之祠則瑤光不明人參不生　御覽菓部八　余正翼人參　古微書瑤光散爲象爲庶爲鼠又爲人參爲鹿

瑤光之星椒而爲象　又見御覽獸部一　類聚獸部　玉海祥瑞　初學門

癡江淮之祠斬伐無度則瑤光不明　記獸部　古微書江淮下有山澤二字瑤光不明下有人參不生鹿二句

瑤光樞爲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堯主鹿
初學記仝上　御覽獸部十五

瑤光星樞爲麋御覽獸部

瑤光星樞爲鳥類聚鳥部　御覽羽族部七
事類賦禽部　清河郡本
瑤光主精散而爲鳥飛翮羽翮爲陽陽氣仁
故鳥反哺也鴈鵝越又散精爲燕爲雀爲鶉
爲象變江淮之間斬伐經度則豕生象又散
精爲鶉行失瑤光則伏翼兩頭並翔廣江淮
山澤之間則瑤光明伏翼乃九足

瑤光星樞爲雀類聚鳥部　御覽羽族部九
事類賦禽部　仝足翼雀
瑤光星樞爲燕類聚鳥部　御覽羽族部八
事類賦仝上

瑤光星樞爲麋類聚獸部仝上　御覽羽族部三
瑤光星樞爲鼈初學記鱗介部　御覽鱗介
部二　事類賦鱗介部
行失瑤光則矛生貟則脊夬風書鈔矛
古微書

行失瑤光則冤出月類聚獸部　御覽獸部
十一　事類賦獸部
古微書

行失搖光御覽作搖光攷。則服翼兩頭丛
宋均注陰不銜陽故冤出月御覽仝上
事類賦仝上
行失瑤光古微書仝御覽

王政和平則老人星臨國萬民以歌御覽休
古微書

老人星臨國則冀葵生御覽仝上
牽牛神名畧荊楚歲時記　古微書

參伐主斬艾示威行恣聽月令正義
天子孝則景雲出游類聚祥瑞部

日行失則雖當煖而寒日血濁霧天下小寇
古微書

月八日刺是謂害地脊分民九日刺其地古微

服翼附鼠也御覽仝上
桉服翼一作伏翼方言蝙蝠自關而東
謂之服翼

黃帝行天樞則枉矢出射所謀御覽咎徵部
二　古微書
矢坿於天星四射書鈔天
注四射四方射之也仝上
太徵宮脊又帝座星周禮大宗伯疏
獲北脊大星曰南極老人事詞類奇天類

春秋緯民以貪弱以兵行十日刺女子氛政地字鐵
十一日刺其地有以古徵書地作陰下無以字陰炁者十
二日刺其下昏亂十三日刺是謂始強得地
十四日刺是謂不和其下女傷十五日刺是
謂盛強其下多兵十六日刺是謂內弱臣叛
其主十七日刺是謂滅泆有兵十八日刺是
謂溫犯十九日刺是謂陽衰陰治女子古徵書無
子氛事二十日刺其地有土功二十一日刺
是謂千里外聚有兵古徵書作二十二日刺有兵

是謂始衰賢人多死二十三日刺是謂陰盛
女子為主古徵書為作二十四日刺中有大謀二
十五日刺是謂陰隱國有殃二十六日刺是
謂多憂二十七日刺大饑古徵書大饑上有是謂二字二
十八日刺是謂自伐有內亂觀象玩占月古徵書
房為龍炁月蝕則見於大辰書鈔天古徵書清河郡本
地亂運則見于大辰下有宋均注與書鈔古徵書所錄正文同
政紀乖則蟠蜍月精四頭咸翔御覽蟲豕部六引正異蟠蜍古徵書精作積清河郡本皆句作紀乖政亂

感動為妖御覽仝上古徵動作期妖下有也字
權星橄為獄蓬古經妖星占上
獄蓬出陰精橫仝上
樞星橄為旬始仝上
勢集於后族羣妃之寵僭黃雲四合女訛驚
邦夷人刺房御覽咎徵部四古徵書
昭明有达炁兵徵也南齊書天文志占經昭明炁炁占作昭明有炁达徵也

桜觀象玩占樞星變妖星名狀九曰昭
明象太白七达不行或曰國皇見有內
難有炁乍上乍下一曰夷彗分為昭明
昭明滅光以為起霸起德之徵所起國
多兵變
彗星見委曲象旗王者征伐四方長竟天八
主失天下古徵書
星孛東方將軍謀王星孛局方羌胡叛之古徵書無虫字中國星孛南方天下兵起星孛北方兵
起者夷狄內侵觀象玩占星雜變古徵書

星孛賊起守大辰於又堂亂兵塡門三王爭
周以分 公羊昭十七疏 古微書
地動則見於天象四角主炭月蝕則見書紗天
古微書 清河郡本
邑之淪陷吞陽下相屠焉 古微書
山者地之基文選寡婦賦注又張協雜詩注陸機歎逝賦注燕之字末旁也字又沈約鍾山詩注 古微書作地基也 清河郡本山勝者勝毀失基
土壤沙城后嬪盛也初學記地部 古微書作后嬪盛態 清河郡本作土壤沙石后嬪盛貌

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文選局徙贈注
四方煩擾小民失恩虎嘯魚 御覽鱗介部二亭鄰鱗介部
墨德命叙从禮明堂佐正義增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禮明堂佐正義增尚書叙正義略史太昊紀注御覽皇王部一引俱止此是下有謂字燕也字 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
勇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洎育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宏也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劃化階通大昊紀注自皇者中也引止此燕光也宏也四字 初學記風俗通皇霸
煌煌盛美不可勝量風俗通皇霸帝王部引伏羲女媧神農是謂三皇皇者中也宏也含天履中開陰布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煌煌盛美不可勝量御覽皇王部一引皇者合元履中開陰布綱指天畫地劃化潛通又皇王部二引天不言起坐末燕陽字清河郡本燕倘四字是三皇也倘是謂三皇上含倘上合其施倘下施下育小字注下亦倘其
楊應階曰三皇之說先儒不同鄭君注

中候稽曾圖主書緯運斗樞元命苞說宋均注援神契引洛書甄耀度說與禮含文嘉尚書大傳合謙周古史考梁崔豐錄禪皆主其說禮號謚記白虎通則退春秋緯之女媧遷鷹緯洛書緯之遂人而遷祝融與羲皇農皇爲三皇以鉤命決數伏羲神農祝融之樂不及遂人女媧故耶風俗通備引三說而終以大傳託遂皇於天羲皇於人農皇於地之義爲得之應階謂上古之世邈矣冥矣鄭君不從禮緯伏傳者以遂人至伏羲

麻六紀九十一代遂皇遠矣遂皇以降
近而可知其憲合天地者羲皇媧皇異
皇也若皇甫謐帝王世紀僞尚書孔傳
退女媧而進黃帝皖非鄭羲又無所據
又云帝者勑省圖注云憲合云帝座星
者僞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
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僞云者
以其俱合云帝座星也司馬遷本世本
大戴闕金天氏似不若鄭說之精

云帝僉名太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
神故僞帝帝之言諦也後漢書李雲傳注
諦審也子備宰正義引
帝之言諦審字

鄭氏注審諦於物色也後漢書注仝上

又七三十又人皆其一應後漢書蘇竟傳注

楊雄賦曰蘇竟傳文僞又七之家三十
又姓注引此文校通卦驗言周文叙三
百八十四爻以驗王命之瑞謀三十又
君常其一也是類謀謂又七布舒河出

錄圖鄭注七又三十又有名以弟錄王
受命之時亦河出圖洛出書受之以王
錄唐張說握符頌叙云旹在唐虞之際
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四均間氣而生
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又際者也路
史禪通紀則云自伏戲以來三十又際
蓋本乾鑿度始倉頡篇又七受命文
常占有經世史所明續漢書律曆志古微
書 清河郡本常占上
有皆字

黃帝此下古微書有與大司馬容光觀鳳凰
坐元扈三字 圖緯纂聚職官部御
衡圖置黃帝坐青紗圖類聚職官部七
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曰天皇符璽路史
紀注 玉海車服門古微書

黃龍負圖出置帝坐鳥文文選吳都賦注
夫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
人集發藏大麓御覽職官部又古微書
清河郡本
校月令注三王有司馬無太尉正義云
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路史餘論太尉

篇引劉昭說以解鄭君月令注秦官中候注周官互異之故予謂太尉者上應星象古脊之也鄭以月令本呂不韋書故注云秦官其於中候云周官者以太尉之職即周司馬之職也唐初白上賓下曰尉龔白太尉掌兵事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爲官尉尉也言兵戰雖尉也

脊龍從雒水出臨晉藏書閣歲字舜令寫之

寫竟云古微書

舜以太尉受號御覽皇王部六 略史餘謂太尉受堯之

太尉公官名也御覽仝上

即位爲天子文華二月東巡狩仝上初學記略史仝上古微書作脊字略史同古微書作舜以太尉之職即天子清河郡本同

唐虞又載之巡狩御覽仝上

至於中月仝上初學記月作期略史仝上至於二字月作舟古微書月作朋清河郡本同

中月半月也御覽仝上

與三公諸侯臨觀御覽仝上初學記略史仝上古微書觀下脊河字清河郡本下脊于河二字占經龍魚蟲蛇占引舜爲天子東巡至河中月臨觀臨觀河也御覽仝上龍魚蟲蛇占引略史河觀望月或作月也初學記略史仝上古微書

黃龍乙采賀圖出置舜庸御覽仝上初學記略史仝上古微書龍魚蟲蛇占引春秋黃龍二字

璧入水兩端仝初學記略史仝上白帖河引舜與諸侯觀洛河脊黃龍黃圖出置舜庸璧入水仝也御覽地部二十六事類賦地部同事類賦仝也作兩庸仝古微書清河郡本春秋二字

璧之道反又脊帝璧仝也初學記御覽地御事類賦俱仝

上清河郡本以末三字作朱均性

圖以黃玉爲匣如櫛長三尺廣八寸厚一寸四合而連脊戶御覽皇王部六略史無圖以字脊作字厚一寸四合而連六字御覽略史仝無以玉二字古微書無圖以二字連如櫛二字連四合而連四字

此合樞經之命說龍匣黃也四合脊櫛道相合也脊戶言可開圖也御覽仝上占經龍魚蟲蛇占作黃帝合樞之候也說龍匣皆黃四合者脊道相入處脊戶者可開圖也

白玉檢黃金繩紫芝爲泥封兩端章曰天黃

帝符璽又帝嚳表各三寸漢四分鳥文 御覽 仝上

路史燕爲字黃佖皇璽下閎十字又初學記寶器部引舜爲天子東巡臨濮黃龍又采員圖出置舜肯圖以黃玉爲押黃金繩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也青鈔璽引黃龍又彩員圖而出舜肯白玉檢黃金繩芝爲封泥兩端脊文曰天王脊玉璽又字博袤三寸龍鳳蟲蛇占白玉爲檢黃芝爲泥下同黃佖皇表佖長古微書檢字篇字上偰脊爲字黃佖皇符璽下即接鳥文

文字始 御覽 仝上

舜與大司空禹 御覽 路史 仝上 古微書

大司空臣名 御覽 仝上

臨侯墨博三十人 仝上 路史佖博墨 古微書

臨侯國氏博墨名 御覽 仝上

集發圖元色而綈 仝上 路史無而字 古微書 仝上 路史 龍鳳蟲蛇占舜與大司空禹等三十人發策玄色而綈狀可卻卷

而如也 御覽 仝上

長三十三尺廣九寸中脊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官依度之籍 仝上 龍鳳蟲蛇占 路史燕廣九寸字無肖字末脊載之大龍四字 古微書三尺佖二尺燕廣九寸三字燕官字末脊載之大龍四字

三或爲又 仝上

校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易是類謀曰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眞圖今校緯候載古帝王受圖之蹟倉帝受河圖綠字 元命苞 黃帝則鳳皇銜圖 元命苞 運斗樞 合誠圖 帝書綠運法 合得又始之文 春秋 黃龍負圖 運斗樞 甲成字從河中出 河圖挺佐輔 又翠嫣之淵虛魚汎白圖蓋案朱文 仝上 又雒洛見鯉魚夷

文成字 仝上 又河出龍圖出龜書白威夷文像字以投軒轅 中候握 河紀 帝舜則修壇河鬱龍馬銜甲夷文綠色自河而出脊列宿斗正之度帝王繇記興亾之數 仝上 又夷龍負圖出河 元命苞 運斗樞 鳳皇負圖授夷帝符璽 元命苞 合誠圖 又翠嫣之川大龜負圖 河圖挺佐輔 又沈璧於洛元龜負書出背甲夷文成字沈璧於河靈龜出夷文顯 中候 運衡 帝舜則黃龍鱗甲成字出洛 運斗樞

河圖括地象 又黃龍負圖出河授黃帝符璽圖脊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
圖璇璣斗機 河圖握佐 又沈璧於河黃
龍負圖 洛書緯運法 夷文綠錯 中候握 禹則河精授
以河圖又觀於渭河受綠字 仝上 湯則沈
璧於洛要時隨變化興玉夷勒 中候契 洛
書靈 文王則鳳皇銜丹書集於戶 元命苞
一云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 仝上 又 鉤命決 龍
一云夷雀銜丹書 易乾元序制記 書
帝命驗 中候我應

瑞 奎王則觀河沉璧夷龍銜元甲之圖 中候合
符后 周公相成王沉璧洛河青龍銜
元甲之圖元龜背甲刻書夷文成字 中候
稽命 又綠載端門之命夷雀之書獲麟
之符天爲素王降圖書其讖又殊矣蒙
而徵之彼以圖書專主八卦九疇者未
之得也圖書出於龍馬元龜亦銜負於
鳳皇夷雀魚文故論語曰鳳鳥河圖連
而俛之其指文並受鳳書之紀觀元甲

之圖與
與精用事百木同根 御覽木部一
百枝木共一根天下共主之徵也 仝上
椒桂合剛陽氣聚木部 御覽木部又 古
微書 清河郡本與叙于玉衡
條
椒桂陽星之精所生也合猶連體而生也
御覽仝上 清河郡本作衆均注
椒桂連名士起 文選陶徵士誄注 尒正義
桂 古微書
衆均注椒桂芬香美物也 文選注仝上

粟又變而以陽化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粢
謂之粟四變入曰米出甲又變而蒸飯可食
初學記 御覽飲食部八 按此文
詳見說題辭 古微書粟又變下無而字粢
作稌
飛翔羽翮爲陽陽氣仁故鳥喙公也 初學記
御覽羽族部七 事類賦禽部 俗身爲陽氣
陽氣仁故身反喙 古微書衆句作故反喙
清河郡本列入緯光明數條內
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夷金千
歲生夷龍白金千歲生白龍元金千歲生元

龍古微書　按初學記引佚河圖古微書河圖挺佐輔亦引此文云已詳運斗樞篇

育鸛鴒來巢亏榆　公羊昭二十五疏

按鸛育權左氏傳考工記俱佚鸛育劬又春秋經無亏榆二字公羊傳云非中國之禽宜穴又巢與考異郵穀梁說義合解詁云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蓋假借鸛鴒育以解義也鄭君駁異義以爲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鸛鴒本濟同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

公他國鄭意蓋與解以中國爲國中者義通又先鄭釋考工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育之蓋陰指公羊傳非中國義考山海經云衡山多鸛鴒衡山在春秋時屬楚考工云鸛鴒不踰濟則非獨衡山育之是據山海經言據考工言皆通矣若來巢之解則鄭說爲長

抑楚言荊不使主中國　公羊莊十疏

夏不田禮王制正義　路史夏禹紀注　古微書

楊應階曰周官尒疋左氏穀梁俱云夏苗唯公羊無文鄭釋廢疾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夏田曰苗矣孔子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其所欲改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佚傳育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歲三田鄭注云夏不田蓋夏時也正義云

云夏是生養之時何休桓四季解詁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飛鳥未交於巢尃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正義又以夏禹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不田此說非也王制出於漢儒所集時公羊之學已顯又鄭君明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其注王制云夏時不云夏時制也云夏時者鄭意恐人誤解夏不田爲夏制耳復引周禮四

時皆田者鄭意正與釋廢疾相發明此解經之體引而不發耳且夏后之夏與華夏皆上聲胡雅切大也四時之夏亦聲胡駕切音訓既異而謂聖王亦如後世忌諱之爲又淺之乎言聖王矣

四時生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賊土土亦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火勝金春三月金囚古微書

偏任不移雨血漂流占經天占

地止動敝茂孽羣臣壓施陰謹譁地占

宋均曰壓動也施放縱也

地震止異陰倍主

后族嫥權地動搖宮

邑止淪陰吞陽下相屠仝上

日晝晝止異臣爲政莫制持嫥權跋扈所應日占二

主弱公侯狡猾上莫能制則日苾晹仝上

人主自恣不循古道天暴物既起則日蝕日占五

君不聰聽蕪知惠威不嚴舒懦爲臣下所侵則日光青炎其後久旱地動搖宮陰气盛下臣大恣橫陽精挑奪日行失度不得則日月薄於晦陽爲臣所悅故日曚日蝕止失後也

后族擅權月生苾月占一

月娠苾圍讎惠枉公既大樞兵扶樞仝上

后族擅權月生臣苾古微書蕪苾字主勢奪於后族

羣妃止黃橫僭則月及苾出占經引主勢集后族羣妃止黃橫僭爲害則月及占經引主上多大月承小月近臣起讒人橫當此止皆四字

陪臣執命三公墮風御覽天部四占經月占一古微書

宋均曰賛旅倍甚也墜風者墜陪臣風而事止者也占經仝上

主勢奪族后族羣妃止黃橫僭爲害則月及苾若兩月連出妃黃交朋若晹同力排滅王公仝上

主弱公侯狡猾不遵主令則月珥兩月占二
歲星帥五星聚於東方七宿蒼帝㠯仁㠯溫
讓起皆㠯所舍占國五星占二
熒惑帥五星聚於南方七宿赤帝㠯寬明多
舒畧起
填星帥五精聚於中央黃帝㠯重厚賢聖起
太白帥五精聚於西方七宿白帝㠯勇毅誠
信多節義起
辰精帥五精聚於北方七宿黑帝㠯清㓜靜

潔通明起全上
人君敝政饒多讒臣則熒惑吐舌熒惑占
陽誠度陰失符則熒惑生匡
宋均曰陽君也陰臣也全上
太白夷也主兵喪過為大臣三公所棄則太白
經天有此類則以引也太白占二
天有將相也佐佐列宿為衛皆據璇機玉衡
㠯齊七政四嵗布惠三道正气大義論七政第十六
樞星檄為龍馬旋星檄為虎機星檄為狗權
星檄為蛇玉衡檄為雞兌風開陽檄為羊牛
攝炎檄為猴猿此等皆上應天星下屬牽命
也論會圖第二十四
王者承度行義郊天事神不敬廢禮文不从
經圖則樞星不明主痴目舌若噤此類見主
㠯逆天自恣為三公明侯所謀舉土功亡州
侯失惠逆昔害謀蹤惡問仰左官隨意已虐
符則璇星不明主彝落若偏枯近臣恣將相
謀主㠯道陰失符惠義少幾百姓家獄慘毒

夷巧邪暴設變害舒失民命裏寃抑則璣星
不明主痴心腹若眩疽太尉謀主㠯逆人倫
誅符命則禁切愚喜怒動失嵗則衡星不明
若主狎嬖逆㠯無禁誅遠正頌若倡優奢政
僞度毀讒則嬉則玉衡不明主若委靡㠯迷
惑誅惠敝任過官多尸祿賞罰逆符不修斗
度房衰也樞泫令數更㠯苛相杓則開陽星
不明主若鬲疽㠯不聰明誅廢江淮不省山
瀆也祠州土也佐不應天符斬伐璽度壞山

絕渠威憙四弱外國遠州搖炎不明主若腫
痈痔痛懲失樞 石氏中官占下三
王政和弩則老人星臨其國萬民壽 石氏外官占四
陰憙浮主正經 甘氏外官占
陰憙浮近臣恣慶雄謀天子咸亡相謀
朱均曰浮猶見也陰憙星帝徵令著明也
全上
蒼帝行失則衆星滅 襍星占
黃星墜海水傾 全上

衡星出臣謀主茶孛廢天子凶 妖星占上
天衡抱極法帝胄血濁霧下天下窕
宋均曰抱猶向也極北辰也法言脅淚帶
也帝大帝即北辰也血濁如霧霧濁如血
機星檄爲國皇
旋星檄爲蚩尤旗
蚩尤出旗見則山崩后族擅權
蚩尤出旗干太微法式滅帝亦於野
機星檄爲昭明

樞星檄爲司危
旋星檄爲天殘
辟出失樞旬始出於天諸侯
機星檄爲枉矢
枉矢出賊所誅
黃帝行失枉矢出賊所謀謀易失樞出主故
曰枉矢賊出全上
星出孛臣威孽滅兵粉擊國謀 彗星占上
彗星出闔如釣長可四丈名曰天攙

孛星守心佐分大臣謀上天子凶
彗孛出虛危間大司空行誅
彗星出東北名曰天棓 全上
孛埽出翼軫出間天有變皆謀 彗星占中
彗星出織女女主出黃反 彗星占下
彗星出王良好遊馳奉車反
彗孛出軒轅女妃爲寇
彗孛出若干太微法式滅帝亦于野
彗出郎位郎位謀反天子因官郎位所主出

官也
彗星出三台閣相反出其中太尉反出其東
太司馬反
彗星出文昌上將星大將軍反出大將左右
將軍反出骠騎大司徒反出司隸主得勢大
臣反出司命天下有權者俱反敵九黨 全上
諸侯爭權天下皆叛兵合戰積尸滿野
彗星出貴孤主吕泰備為邊外邦反
彗星出天衝又諸侯爭起 起天子自理 全上

帝老不聽政戎虹據門 虹蜺占
后族專權虹貫太微 全上
山崩者大夫將主陽毀失德 山崩
帝壯而奢勢水浅竭山 水竭並及竭
四方雷下天下寇 雷占
變星得則朱神生 竹木將旺占
人主不省山出祠州土出佐不應天府斬淡
燕度壞山絶巢則人生大頭 人恒歲省山之祠山下疑脱
川字

上弊下寒則人無脣 全上
變江淮出祠斬伐無度則搖炎不明象負車
命象八足陰赦翔 獸名徵
注象太陰之物八足是欲行八方之事臣
如此自恣之甚也 全上
君失恩於小民則虎銜奠
女酒舌則兒兩頭
女舌蠏生冠 全上
主惡下慘陰類逆則牛哭於田 牛名徵

人君政令錯雜下情閒上不明則牛亾頭不
能行
宋均注亾頭喻亾方不宜趨上命也 全上
七政徵主見禁則天下出犬嘷 羊犬豕占
狗兩曾人行衢刀 全上
宋均注狗為人吠守而忽兩頭且人行衢
刀兵是禍衛出臣欲妄自伐主而妖也 全上
豕生魚邑大水 全上
人主吕不孝仁出名侵犯大道則豕生鹿 全上

大道者君政也 全上
天下將敵則熒偃蹇足行
朱均曰熒潛伏今見且偃行是弱而妄自
恣蹇所畏也
君失政臣挾私則蚘衙巴
巴螽蟲也
妃色感王蛙黽入都門 全上
熒惑失色爲太白所拚是謂火不能鑠金金
盛剛而火滅喪西方兵大起南國兵弱不可

以戰若遇夏六月則兵可急戰從南至西反
凶爲吉若過夏令金氣愈盛戰必大敗若隻
輪匹馬無反者主將受戮小將斥逐 熒惑占
熒惑逆行入守南斗其下有兵起南國兵强
不可出戰若守之南國必敗 熒惑占四
熒惑犯東壁侵入斗杓人主不喜文章有圖
書散失之憂 全上
填星越次而行色敵者主亡其國色和者主
出遊獵皆不居宮中之候 填星占一

填星行南斗魁中天下以飢起兵君臣相疑
上下乖敵人主有憂 填星占二
貴臣出使假主威命爲害蕪孛則流星有芒
刺 流星占一
四方雲合天下有覺 雜氣雲占
權星之精感而爲銀王者秉金德而生則黃
銀見 清河郡本

禮含文嘉　甘泉黃奭學

禮者履也御覽禮儀部一

三綱謂从禮正義增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敬諸父兄六紀道行二句从白虎通增六紀謂諸父斉善七字从禮正義增諸舅斉義族人斉敘昆弟斉親師長斉尊朋交斉舊禮樂記正義白虎通三綱六紀王者敬諸父斉舋按舋字當即釁字上善字也說則大夙夕剛曰揚占經石氏中官占上一

宋均曰諸父伯仲叔季也夙堅剛而居帝肯帝敬諸父感天故應也仝上

諸舅斉儀則軒轅東扃夙大張仝上按儀與義通

族人斉敘則宗人倚文正剛仝上

王者敘長幼各得其正則房心斉悳屋應也占經客星占一

王者敬師長斉尊則攝提如劒無則反折占經石氏中官占上一

宋均注曰師者所以教人爲君也長者所曰教人爲長也大夙爲帝席攝提六星攜紀綱曰輔大夙師長穆也如劒者如鼎凡俱東向仝上

朋交斉舊內外斉舋則箕爲之直月堅風揚文選王融曲水詩敘注占經月占三引月至箕則風揚宋注月至月行以度堅也文選注仝上

按白虎通云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曰疆理上下整齊人道又云君臣父子夫婦六人偶三綱何

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敘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三綱洽天地人六紀洽六合君臣洽天取穆曰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洽地取穆又行轉相生也夫婦洽人取穆人合陰陽斉施化端也六紀者爲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曰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諸舅朋交夫婦之紀也曰其皆斉同志爲己助也其不及族人

者統於諸父兄弟也緯注久佚今引自
虎通文呂補也
殷授天而王周據地而王大戴禮少閒篇注
校經義攷譌連
上質呂天應文呂地應佗緯文
明堂所呂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又見御覽
二出敎令崇齊應章齊遵褒齊行初學記禮
部類聚
禮部令佗化無末一句古微書清上員
河郡本令佗化齊行下齊者也二字
象天下方象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
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

十六氣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也清河郡本
明堂者八牖四闥窓通八卦之气布政也
宮在國也陽面三室古微書室作十四面十二法
十二月也天子孟春上辛於南郊總受古微
書總受作懸十二月也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
政班於明堂也諸侯孟春也月朝於天子
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行之
閏月無常數則閉門而居之御覽仝上古微書此條
作正文

鄭氏注明堂王者之堂也其制圓齊小垣
齊左右室列十二座開三十六戶開七十
二牖設八窓四闥呂通陰陽呂準制度呂
視百明也清河郡本
禮清河郡本天子靈臺所呂觀天人也際陰
無禮字
陽也會也又見文選東都賦注又閒居撰星
避注際下齊法字呂佗考撰星
度也驗徵六氣也瑞應原神明也變化古微
書清
河郡本俱無原字觀日氣也所驗清河郡本驗佗審為萬物
獲福於無方也原招大極也清泉呂興稼穡

也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
靈臺也禮清河郡本臺禮字則又車三柱明制可行
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也災清河
郡本熏暴字陸澤山陵不盡豐稷穡藩書祭祀志注
清河郡本御覽禮儀部十三引禮天子靈臺呂攷
觀天人也際陰陽也會也撰星辰也驗徵氣
朔也瑞應原神明也變化為萬物獲福於天
占經石氏中官占中二引天子觀天文察
地理和陰陽撰星度原神明也變獲福於無
方得靈臺也禮則又車三柱明不離其常川
原陸澤季豐稷
鄭氏注會猶和也度星之分而觀其驗陸

平原也澤泲谷也類山林言穀生於山林
遍於原谷皆豐穰也 清河郡本
宋均注曰天子攷察天气若祥塡見夷星
也禩者也所以獲福穰災又車王又穀爲
民穫災得民福民無飢寒也困故又車星
均明吕應也也 占經仝上
天子祫禘巡狩齊度攷功責實內外也制各
得其宜四方也事無蓄滯上下交通則山澤
出靈龜寶石麒麟也苑囿六畜繁多天苑齊

惠星應 占經客星占 古微書引內外也制
各得其宜則山澤出白龜寶石
天子行賓敬飲酒也禮得其宜則郊廟呈祥
天苑左右囿皆齊大惠星應 仝上
又祀南郊北郊冎郊東郊中兆正謀 南郊祀又見路史餘論
又祀 又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
以承天也 書鈔郊天 御覽禮儀部六 古微書 清河郡本
鄭氏注五祀或謂門井戶竈中霤也公侯
伯皆祭五祀大夫士祭皆三祀庶人一祀
三等不得相逾庶人不得祭三祀大夫不

得祭又祀公侯不得祭天下山川唯祭其
國中土地而已 清河郡本
宋注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
近郊近郊又十里倍也爲遠郊迎又氣蓋
於近郊 北史劉芳傳
注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冎郊七里
北郊六里中郊冎南去城又里兆 古微書
作伦正
者伦封畔 路史熹封畔字兆域也謀者方欲迎气
路史熹方欲四字 齊戒自端正 路史熹下三字謀慮其事

也 御覽路史仝上 古微書
楊慶階曰此迎气於郊之祀也證之經
傳則月令之迎春迎夏迎秋迎冬大宗
伯之禮東方禮南方禮冎方禮北方小
宗伯之兆又帝於四郊鄭注謂黃帝亦
於南郊者是也其曰又祀者迎氣祀又
天帝配以又人帝又人神故左氏傳謂
又官祀爲貴神社稷又祀是尊是奉大
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祀鄭注謂又祀

爲又官之神也兆者典祀云外祀之兆守皆齊域小宗伯注兆爲壇之營域疏云不言壇者舉外營域齊壇可知又小子云祈於又祀鄭謂祈或爲刲衈刲謂始成其宮兆時也云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所以承天者月令迎氣天子率三公九卿公侯大夫士以迎也宋注近郊又十里者蓋本鄭義祭邑月令章句云東郊公邑八里因水數南郊七里因火數

中兆又里因土數扃郊九里因金數北郊六里因水數此注文九七二字譌又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鄭注謂四時祀又帝王又行者是迎氣亦謂之郊曲禮天子祭天地四方大宗伯禮天地四方鄭皆謂爲迎氣之祭是此又祀亦謂之四方也又經典言又祀鄭注詳別其義今坿陳於左方中以便觀覽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又祀歲徧鄭云又祀戶竈中雷門行蓋殷制也月令孟冬臘又祀鄭即據其祀戶云云以解之祭法天子七祀諸侯又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鄭云周制也王制大夫祭又祀鄭以上文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爵尊卑等級疑爲周禮引祭法以解之謂爵地祭又無出鄭又引士喪禮禱又祀者士以病禱非祀之常也或謂周禮司命爲懷燎之祀泰

厲爲外祀祭法所云鍚舉所祀爵七非曲禮王制月令專言又祀者止又行爲祖道之祭非常祭故漢以來言又祀者公司命與厲易行以井路史引世本湯又祀謂戶井中雷竈行爵行無門閎楊雄謂井即行應階謂淮南子云爵虞氏祀先中雷夏后氏先戶殷人先門周人先[illegible]與鄭注合路史之說恐未然也又荀子云天子祭又祀執厲者百人

房說者謂爲祠烝嘗祫或曰禘郊祖
宗報則又又祀之異名也
大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禮曲禮下正義
宋均注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也
其又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全上
按典瑞繅藉又采又就注繅音又采文
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
成也又就又市也一市爲一就聘禮繅
二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

三色色爲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
禮記三采六等注云以朱白蒼畫之再
行行爲一等曲禮正義引熊氏說又采
又就三采三就二采二就俱采別二行
爲一就二采一就采則別唯一行其爲
一就此是周法又尚書三帛鄭注云三
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必
三者高陽氏之後用夫綃高辛氏之後
用黑綃其餘諸侯得用白綃周禮改之
爲繅也檀弓正義推鄭之意謂堯以十
一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綃
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故其後用
黑綃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夫故其
後用夫綃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
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
爲正尚夫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
羲以上未聞足以申明鄭義古微書以
鄭注孔疏爲緯文失之矣

殷齋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
尚黑亦從三等禮王制正義古微書未有
周齋又等各有宜也二句
禮有禮正義無此四字一曰車車
義無九錫詩正義引詩禮錫俱作賜
梁作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又曰
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斧公羊疏作鈇八曰弓矢
九曰秬鬯禮曲禮正義穀梁皆所以勸善扶
不能解詁引止此四方所瞻侯子所望詩旱麓正

義後漢書獻帝紀注荀彧傳注袁紹傳注引九錫至秬鬯止則伯器帝紀注責下脊七百人三字荀傳伯百人袁傳伯之士百人荀漢書王莽傳注引九錫無一日等字則伯懸父白虎通放黜同無則字古微書七曰斧鉞伯七曰弓矢八曰弓矢伯八曰斧鉞清河郡本九錫一曰車馬上空四字樂則伯樂器虎賁下有百人二字秬鬯下有謂之九錫四字而無皆所以勸善等語

鄭氏注錫與也德錫皆如其九清河郡本宋均注諸侯脊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脊功加以九賜以上詩禮正義無古微書賜伯錫進退脊節行步脊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禮正義步伯勞

其詩禮正義俱無句首其字下同言成文章行成洽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泄詩正義伯渫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其下古微書脊尊賢達德四字動伯脊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氣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亢揚威詘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內懷至仁至仁詩正義伯仁德氣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古微書其內懷至專征在亢揚威詘上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詩禮正義引此使之祭祀詩正義伯以祀先祖皆如脊德則陰陽禮正義伯以歸祭祀和風雨時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四方起八伯緯文引宋注云九賜者乃四則脊秬鬯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則脊秬鬯之草景星之應公羊疏仝上古微書侯子伯臣子景星之應在秬鬯之草上末脊是也二字

按九錫之敘詩禮正義與公穀疏異今據白虎通距惡當鑄刑故賜之鈇鉞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文定從正義本宋注之敘如之又白虎通云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故民眾多賜朱戶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又云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孝道純備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脊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

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車有夷有
青之蓋朱輪特熊居前左右寢廉也又
車馬衣服樂則三等者賜與其物朱戶
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鉄鉞弓矢
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秬者黑黍
一桮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釀金合而
釀之成爲鬯凡此諸義足補注文所未
及故節其畧於此又按詩正義謂緯文
上剔九賜之經下云四方所贈是四方

上尚有九賜之經文今佚不可攷白虎
通說九錫義自皆隨其德至寢廉也凡
四百七十一言按之朱注似別一義故
不備錄又詩禮正義鍚卽賜公羊疏引
朱均亦卽九賜錫賜義通又正義後漢
注斧鉞公羊卽鉄按蒼頡篇鉄斧也鉄
斧義亦通正義又引公羊說九賜之次
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與馬五樂則
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文有參

叠大略从同又云經異義以九賜爲九
命鄭君駁之謂八命伯牧九命伯伯之
後始加九賜王制一命卽有加則賜也
是一曰衣服之證考之書車服以庸竹
書命周公厥爲牧師錫之圭瓚秬鬯書
文侯命左氏傳備載彤弓秬鬯諸文鄭
君說是也

鄭長傅伯庶長傅孟禮記禮正義又引令正義引下一句古微書
文家傅叔賈家傅仲上又檀弓正義廣川書跋古微書

按禮正義引此云周之管叔蔡叔之屬
是文家故傅叔也白虎通云傅號所以
有四何洽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
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伯者
長也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
少也季者幼也適長傅伯伯禽是也庶
長傅孟魯大夫孟氏是也質家所以積
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
故積於伯卽如是論語周有八士不積

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
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
考佐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
振鐸成叔處霍叔佐康叔封南季載
懸統垂旒爲閑燕聲弁亂色令不惑視聽大
戴子張問入官篇注
冕而加旒以蔽明也加以黈纊不聽讒也隋書
禮儀志
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續漢

楊應階曰統纊通說文糸部纊或从統
士喪禮瑱用白纊注纊新綿大戴禮黈
伦黈盧注莊子伦黈黃也按淮南主術
訓亦伦黈如淳注漢書黈與斜同廣疋
釋器斜黈黃也字林黈黃色也黃綵爲
之廣韻四十又厚黈冕肩纊也薛綜注
東京賦黈纊謂以黃綵大如丸懸冠兩
邊當耳漢書東方朔傳注以黃綵爲團
用組懸之於冕坐兩耳旁包咸注論語
冕冠也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
不任視聽也應階汝詩淇澳箸周禮弁
師言充耳之瑱曰琇瑩曰瑱曰玉篓注
諸家云用玉石用象皆無黈纊之說論
語皇侃疏云當兩耳垂黃綵綵之下又
係玉名爲瑱鄭昌疏云今禮圖衮冕以
下皆有充耳天子以黈纊諸侯以青纊
今如皇氏說則箸詩充耳以黃毛鄭不

訓黃爲黈訓何之以瑱英爲又係以玉
也如那氏說則箸詩以素以青以黃何
毛鄭不別之爲尊卑制也猶據大戴冕
而冔旒上有古者聖王文豈古以黈纊
至周文而備始易以玉石歟附議以俟
正
凡出射立侯於五十步外以觀德不觀力也
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
家清河郡本 天子四句又見白虎通鄉射
古微書

鄭氏注熊猛巧之獸射之示服猛也麋昏獸射之示惑人也虎豹戾獸射之示威也鹿豕無益之獸射之示除害也四等之射各有所宜清河郡本

按白虎通云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也諸侯射麋何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

大夫士皆人臣示爲君親親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爲之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名之爲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

大夫達棱士首本禮禮器正義

謂斲爲四棱以達兩端士斲本木之首令細與尾頭相應仝上

按此言棱制也棱方曰楞圓曰椽穀梁莊二十四年傳外傳晉語俱云禮天子之楹斲之礱之加密石諸侯之楹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尚書大傳云楹

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大夫達棱士首本

天子旗清河郡本作九仞十二旒曳地已上凡天子之旗九仞又見清河郡本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五旒齊較士三仞三旒齊首仝羊疏十六疏周禮御覽氏族旗伦旌無偏字書鈔旒初學記荃部御覽兵部七十二左氏昭七正義集十二旒九旒

又旒三旒字引入稽命徵

鄭氏注九陽數也十二旒以象十二辰天子居陽布陰故旗九仞十二旒清河郡本

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敘貴賤也軫車後橫木也諸侯之旗齊於軫首頭也御覽仝上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白虎通崩薨書鈔冢墓清河郡本

鄭氏注無墳有墓無墳也清河郡本

按白虎通原文伦春秋含文嘉周官冢人疏引伦春秒緯御覽又百又十八引天于上育春秋之義四字今按春秋緯無含文嘉當是禮緯春秒緯俱育其文今兩存之

虙犧燧人神農 古微書神農下育伏者別也犧也戲義通者獻也浴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浴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鬾令人熏復腹疾育異於禽獸遂天业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伦耒耜敎民耕種芙其衣食惠信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 風俗通皇霸古微書 文選張協雜詩注引燧人始鑽木二句類聚火部引燧人始鑽木取火句帝王部引燧人始鑽木取火堅故曰遂人也熏育異於禽獸又字初學記帝王部路史遂人紀注御覽火部三同路史復伦育 御覽皇王部二引伏者別也獻也浴也又引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鬾令人癡腹疾育異於禽獸遂天业意故爲遂人皇王部三引神者信也至未熏種字熏芙其衣食四字惠上育其字癡信字 路史伏羲紀注引伏者別也羲者獻也交帝紀注引神者信也堅末熏始伦耒耜三句爲伦名熏也字

伏羲惠洽上下天應吕易疑文章地應吕河圖洛書伏羲則而穆业乃伦八卦 周易正義類聚帝王部末句伦乃則象而伦易又路史太昊紀注同河圖洛書伦龜書 文選閻都賦注引伏羲惠洽上下始畫八卦 御覽皇王部二引伏羲惠洽上下天應吕易疑文地應吕龜書伏羲乃則象而伦易 又行大義論又帝弟二十一河圖洛書伦龜書熏而字业乃字 占經龍魏地占引伏羲惠合上下故地應吕龜書伏羲乃象吕伦卦 古微書伏羲則而十字伦乃則象而伦易 清河郡本文章下伦地應以龜龍圖書乃則象而伦易

鄭氏注伏羲始畫卦伦易天乃見象鳥銜書獻負錄地乃出文河有龍圖洛有龜書遂定吉凶存亡之兆剛柔陰陽之理焉 清河郡本

神農伦田道就耒耜天應吕嘉禾地出吕醴泉又行大義論又帝弟二十一 御覽休徵部一引神農伦耒耜天應吕嘉禾又引神農修德伦耒耜地應业吕醴泉路史炎帝紀注同 玉海祥瑞門引神農就田伦耜天應吕嘉穀 古微書伦神農修德伦耒耜地應之以醴泉神農就田伦耜天應以嘉禾分伦二條

黃帝修兵革吕應行則黃龍堅扇皇來儀 又行

大義仝上

堯惠匪懈醴泉出玉海辨瑞門

堯廣被四表畋於龜龍又行大義仝上

舜損己呂安百姓又見御覽皇王部六畋鳥獸鴈鴈鴈

皇來儀五行大義仝上

禹宅宮室眾意溝洫古微書倦盡百穀用成力乎溝洫

禮含文嘉一 三一

神龍出靈龜服玉女敬書天賜妾御覽皇王部七又休徵部嘉禾字出字服伦與伏嘉下又字類聚帝王部嘉妾字人事部引宮室眾意溝洫則玉女敬書占經人瑞引禹宅宮室盡力溝洫百穀用成玉女敬祥書古微書天賜下無妾字下六一伦神龍女降清河郡本禹下嘉禾宮室三字服伦伏天賜妾伦天賜符錄

宋均注曰玉女育人如玉色也天降精生女使能天美玉女色蒼呂延壽也占經同上

湯盡順人心應於天文選東都賦注

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沒河疏江臯陶馬喙是謂出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舊三肘是謂栁翼攘左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出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盡王望羊是謂攝揚旰日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僕是謂俊強成就周道輔於幼王孔子反宇是謂尼止惠澤所興威元通流白虎通聖人路史高辛紀引孔子反宇古微書馬伦鳥栁伦神揚伦陽尼伦雨通流伦流通

夏呂期祖呂壽昔生御覽皇親部一路史夏禹紀注慧昔伦惠慧古微書伦禹母修己吞薏昔而生禹因姓姒氏謚敏明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文選運命論注

推业呂上元為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又星俱起牽牛业初御覽天部一路史餘論

禮含文嘉 三三

太紀业季古微書

鄭氏注上元太紀呂來出所求季御覽天部一古微書求伦永

計日月右行也白虎通日月古微書此六字即連接牽牛之初下

三台為天階太一躡呂上下一日天階占經中官占下三

君政尊而制命日月貞明占經日古二又日上有即字御覽休徵部一君上有人字日上有則字類聚天部貞伦貢古微書伦人君每政則日月俱明清河郡本政伦至命下有行字貞伦貢稽首常則

玉石章明作樂制禮得天心則景星見清河郡本
鄭氏注景星大星也形如半月生於晦朔
助月為明清河郡本
玉石得宜則太白貞明初學記珍寶部御覽珍寶部三古微書貞作常清河郡本貞作常候藏不明雉乃生兎也清河郡本
鄭氏注太白屬金玉石之星也變感失常
則魂動者生走遶者如魚鼈為龍而蠅生
蛆蠅有足蛆無足雖能飛兎不能飛也清河郡本

綏又車明又禮則又禾應以大豐御覽休徵部古微書

枝綏字疑謁史記天官書咸池曰天又
漵又帝車舍中有三柱正義云又車又
星三柱九星在畢東北占又車均明柱
皆見則倉廩實元命包云咸池主又穀
一名又帝車舍
山澤者三皇又帝之威應也御覽皇王部一古微書
龍馬金玉帝王之瑞也御覽鱗介部一事類賦鱗介部

神嘼者貢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
息能行王者興則出史拾遺廣覽清河郡本
鄭氏注神嘼出大澤中不飲自潤不胥五
時自然和美滋液餬新清河郡本
被朱志云神嘼者貢文之物也知吉知
凶能重能輕不飲而潤又時自生王者
盛德則出
白鳩成湯時至釋史商紀
枝文選劇秦美新注引吳錄駿發育白

鳩之祥下云古有此事未詳其本孫氏
瑞應圖云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
尊道德不失舊則至今據選注疑繹史
引瑞應圖文謁為緯也存以俟正
又禮修菊則又諸侯星正行光明不相凌侵
又禾又木應吕大豐占經石氏中官占中二
王者得禮止刑不傷財不害民君臣和輯卿
木昆蟲各蒙正性則三台為齊明不測不狹
如其度石氏中官占下三

宋均注曰君臣制度宮室車旗多少各有品制度也仝上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則少微有惠星客星占辟雍也禮得穆穆皇皇和服則太微諸侯剛也甘氏外官占又 原引不分篇名今以類附 古微書載含文嘉

天子崇有惠彰有功褒有行則太微七星剛少微處士有惠星應 御覽休徵部一 古微書

宋均注太微正教也官也七星衣裳正禮今施教布化儀服應禮故星剛今少微處

士有惠星應則星皆有威儀矣 御覽仝上

天子坐卿士旗旆中禮制度有科物應旦宏四字从石氏外官則參旗弓行正齊均剛石氏占四種引文沾外官占四不分篇名今據占中復引中文定也種引文無上九字制度上有于者字無下四字

宋均注曰弓行者參旗星行列紆曲侶弓也仝上

王者賜命諸侯皆如其惠則陰陽和風雨皆其九爲鈞曲直甘氏外官占六

宋均曰天也九星主珍異令賜諸侯灾所以顯異也也應於主珍也星故爲也曲有直者也仝上

宮室也禮得則虛危有惠星應客星占一

宮室也禮得營室有惠星見仝上

天子棄舟得其所賢賤不相踰則王芻附路星剛常在河中天子壽昌萬民無疫也柰石氏中官占上

殯喪也禮各以其當變制革禮也鑒得制也

发三台弓正有惠星出入其間矣石氏中官占下三又客星占一引殯喪也禮以其當則三階弓正有惠星出入其間

屈喪以禮則惠星應在虛危客星占一

屈喪以禮則惠應與鬼仝上

禮有三起禮理起于太乙禮事起于燧皇禮名起於黃帝古微書

周爵五等凡南面之君五者法五行之剛日凡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仝上

鄭氏注是其總法五行也分之則法五剛

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辛
己癸是也 仝上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呂簾士以帷 仝上

牙旂者將軍所建也旂有九名日月爲常古徵書 清河郡本無首八字下旂有上有旞字旂作旗

鄭氏注常卽太常左繪日右繪月王者之旗也 清河郡本

交龍爲旂 古徵書 清河郡本旂作旗

鄭氏注兩面繪以蛟龍諸侯之旗也 清河郡本

通帛爲旜 古徵書 清河郡本

鄭氏注通帛無繪師都之旗也 清河郡本

雜帛爲物 古徵書 清河郡本

鄭氏注破帛采色爲成鄉遂之旗也 清河郡本

熊虎爲旗 古徵書 清河郡本

鄭氏注以采繪爲熊虎軍吏之旗也 清河郡本

鳥隼爲旗 古徵書 清河郡本

鄭氏注以羽繪爲鳥隼百官之旗也 清河郡本

龜蛇爲旒 古徵書 清河郡本

鄭氏注上繪龜下繪蛇黑帛蒙之郊野之旗也 清河郡本

全羽爲旞 古徵書 清河郡本

鄭氏注五色全羽錯互成文如鴈之翼引之旗也 清河郡本

析羽爲旌 古徵書 清河郡本

鄭氏注雜羽成禽獸草本之形徵祭之旗也 清河郡本

夫旗王載大常諸侯載旂百官載旗軍吏載

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旒 清河郡本

制度因料勿以遂應其明勿以類感其方也 古徵書

雲者氣運布恩普也計天地左旋日月右行雲爲助象列星測元 清河郡本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 仝上

鄭氏注祲日旁氛陵異氣也卽重蜺珥璚之屬 仝上

神晉滋液百室爲用則白象至 仝上

鄭氏注象壯獸鼻可屈可伸其中有小爪叩其耳後則死白言尚質不尚文也 仝上

夏旱則秋澇冬雷則春陰 仝上

鄭氏注孟夏旱則孟秋澇仲夏旱則仲秋澇孟冬雷則孟春陰仲冬雷則仲春陰陰謂晝不見日夜不見星非恒星不見 仝上

禮斗威儀 甘泉黃奭學

天運从古微書增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寞莖蓋乃道之杞也 御覽天部一古微書

枝張衡靈憲云太素之前幽清元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 即冥莖蓋乃道之杞也道杞既見自無生育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

之言云育物淘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育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員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埏髹搆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

帝者得其杞妻王者得其英夔 又見書鈔帝德伯者

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伯伯道不行不能守其身類聚帝王部清河郡本鄭氏注五色一氾七職皆慢矣清河郡本

宋均注聲又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為設副也文選注仝上路史發揮仝上宋均作宋衷呂北斗清輝審侯又色四字又見初學記天部而應于又音也清河郡本

宋均注北斗七星育又色宮商肉徵羽各應其星初學記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作鄭氏注

陽應階曰此言禮之始起也君臣父子夫婦綱也政紀也三綱六紀修故皇

氏謂禮事起於遂皇禮正義據通卦驗遂皇握機矩為洽北斗而為七政是也

竊嘗論之天地以陰陽分又行陰陽兩而又者參兩也陽奇陰偶參兩又合而為七在天則日月又星為七政在恆星則斗育九星見其七以運衡聖人洽天行以垂教制七政之禮七始之律又太其體加二以佐其用則相生而不窮禮樂律厤蓋出此起矣夫又音二少聲也

宮王君商王臣肉王父徵王子羽王夫少宮王婦少商王政是洽北斗而為七政七政之又是禮迹所興也禮曲禮上正義又皆義正義約其文云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路史遂人紀注引作又音二少王君臣父子夫婦政少宮王文少商王政洽北斗而為七政七政之又禮迹所興也又發揮引樂論引少宮王政少商王事又遝七命注引少宮王政按商作宮路史注遝注與此文異遝注當是字訛路史注所引本七政譔慮記王斗威儀說以樂加文德二弦混人為緯語其樂論所引疑亦字訛今以禮正義為正又七政之又十字當為正義文以路史亦存此文存以俟正古微書為七政下即接審侯五色無七政之又十字清河郡本宮王君上脊是故二字

聲出於形形本於氣神棄氣以運而器
以象之數以測之天地之元妙必效情
者莫如音律也或謂古惟又聲至周加
二變今言遂皇之世有又有二少者何
曰路史不从廣正琴弦增二少之說謂
神農唐堯琴皆七弦是古有七有證一
班志引尚書予欲聞六律又聲八有七
始詠以出納又言孟康注天地人四時
爲七始今按黃鐘天統爲天始林鐘地

統爲地始太蔟人統爲人始姑洗南應
爲春夏炁冬之始黃鐘宮林鐘徵太蔟
商姑洗羽南呂和應鐘變宮蕤賓變徵是七始即七律又律以人聲
爲尚七律清濁始於人聲故曰七始尚
書上云又聲以調言通調而名之以宮
以商也下云七始以音言逐字而名之
以宮以商也二變不爲調故聲正於又
若歌詠而有清濁高下之有則七者備
焉故下云詠以出納又言也班志所引

尚書當是眞古文非僞孔比書記虞帝
言是七律不始於周又一證聲有音之理
出於自然非可增減故可通於四裔隋
志載龜茲奏琵琶一均一婁睺力二雞
識二沙識四沙侯瀘又沙臘六般瞻七
侯利篴即中國之七律今云古無七律
豈古皇神明之制不及荒裔之樂耶證
三以琴絃言曰少宮少商以律言曰變
宮變徵其數皆七其義相通也變宮在

宮羽之間變徵在商徵之間

春斗爲天關軫爲地梁夏商爲天關參爲地
梁古微書

歲凶季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孟春
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孟夏驅獸
無害又穀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
祈穀實孟烝也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
寢廟初學記穀部

臣婿政私其君佐則草本不生禾穀不實

君棄土而王其政太㠯則日又色無主類聚又部占經日占一御覽休徵部一事類賦古徵書路史少昊紀注引政太㠯則日又色清河郡本政理太平則又色乘日

鄭氏注又色之氣浮白也清河郡本

宋均注又行少色不主於一也占經御覽全上占經又上脊包字一字佗明御覽色字佗上

君棄木而王其政昇㠯則日黃中而青暈占經日占四古徵書

君棄水而王其政昇㠯則日黃中而炅暈全上

古徵書昇佗和

君棄金而王其政穆㠯則日黃中而白暈全上

古徵書

宋均曰穆者取穆於鏡見儀表端正全上

君棄火而王其政頌㠯則日黃中而炅暈上全

御覽休徵部一引君棄木而王則黃中而青暈棄火而王則黃中而炅暈棄金而王則黃中而白暈棄水而王則黃而元暈又天部三引政頌㠯則日黃而炅暈政和㠯則日黃中而炅暈政象㠯則日黃中而白暈政升㠯則日黃中而青暈古徵書又見類聚天部

君棄土而王其政㠯則月圓而多暈又見類聚天部上脊太字圓佗黃棄金而王其政㠯則月又御覽休徵部一多耀政頌㠯則炅明政和㠯則炅明政象㠯則白明政升㠯則清明御覽天部四類聚天部引政升㠯則月清而明古徵書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月黃而多輝棄金而王其政平則月圓而多暈政太平則月多耀下俱同清河郡本政訟安和時世昇平則月清而明圓而多輝祥風即至也

鄭氏注月正陰暗訟脊昧故政訟平則月多輝圓謂光潤且大也清河郡本

君棄土而王者其政太平則填星黃而多暈又宮星黃大其餘六星潤炎四起御覽休徵部一文選王融曲水詩敘注引君棄土而王其政㠯則鎮星黃而多潤古徵書多暈下脊宮斗端明四字又宮佗文昌占經填星占二引上三句多暈佗暈多石氏中官占下三引下三句又佗則上脊君棄土而王其政太㠯九字

宮斗北斗魁星也全上

君棄水而王其政太㠯則辰揚炎棄金而王則太白揚炎全上又文選侍遊蒜山詩注引君棄水而王辰星揚炎占經辰星占一引岳水而王辰星揚炎古徵書太㠯佗和㠯

王者棄火而王其政昇㠯則祥風至其來長

蕃萬物仝上 文選班固靈臺詩注佗君棄火而王其政頌兮則祥風凰後漢書瑞固傳注御覽天部九引君政頌兮則祥風凰 御覽天部五引瑞星黃眚則祥風凰又文選侍遊曲阿詩注引君政頌兮則祥風凰 古微書無末六字

宋均注即景風也文選灌書注俱仝上 御覽天部九

人君棄水而王其政和則景雲見 御覽仝上 類聚祥瑞部引其政和兮則景雲生 古微書

景明也言雲氣炳明也仝上 按此當係別出又休徵部九所引次無注字古微書景明也上脊景雲二字連上見也佗文

君棄金而王其政穆兮則嘉雨昔凰 御覽天部十又休徵部一無穆字 古微書

人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兮則甘露降 御覽休徵部一文選七啓注人佗其兮下脊昔字 古微書

君治政則軒轅屮精繞為甘露 御覽天部十二休徵部一事類賦天部 古微書

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兮則蒙水出於山 占經水出高山 御覽休徵部一無其政太兮則又字 古微書

宋均注蒙小水也出可溉灌生無不植也

御覽仝上

君棄土而王則河濂 御覽地部二十六休徵部一 古微書君棄水而王其政和兮則河濂

宋均注河不災溫也仝上 休徵部佗不決不溫也 古微書

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兮則河海夷晏 文選新刻漏銘注 事類賦地部無河字晏字 御覽地部二十又無其政太兮句無河字晏字 古微書君棄木而王則海夷

宋均注海夷不揚波也 御覽仝上 古微書無夷字

其君棄木而王其政穆兮則江海不揚波 文選

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 古微書江海不揚波接鳳皇集於林苑下

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兮黃眞人遊於後池 占經瑞

宋均注曰黃土色遊於後宮屮池則黃帝

問道於元女綦女是也仝上

君棄木而王則卿木豐楙嘉穀垃生 書鈔穀部三十又百穀部一又木部一玉下脊其政兮三字無嘉穀垃生句又休徵部一引人君棄土而王其政昇兮則嘉穀垃生類聚木部引君棄木而王其政升兮則卿木豐盛 古微書又一條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升兮則嘉穀並生 清河郡本草木茂盛嘉

叢生爲人美髮蔓竹紫脫爲之長生南海乃輸以蒼烏

鄭氏注蒼木色 清河郡本

君棄木而王其政弓則松爲長生 類聚仝上 又祥瑞部

弓上脊升字松下脊柏字長佗常 御覽木部 古徵書長佗常

君棄火而王其政弓桐梓爲常生 類聚仝上 御覽木部 古徵書桐爲字

君棄木而王地生丹 御覽藥部二

君棄土而王从釋其政太弓山車氾鈞 禮禮運正義補 類聚月中部通典禮路史餘論驚車引山車氾鈞四字 古徵書土佗木鈞佗句

清河郡本鈞佗句

汪山車者自樊也車也 類聚連上今从禮正義析爲注文正義無者字也字 古徵書以此八字連上佗正文

勾者曲也 禮正義無

氾鈞類聚無清河郡本同類聚仝上無木四字 類聚仝上 古徵書 清河郡本佗鄭氏注

君棄木而王其政昇平則福草生廟中 御覽竹部一 玉海祥瑞門福佗朱 古徵書 占經竹木草藥占引無其政昇平四字 清河郡本生下有于字

鄭氏注福草朱草別名 清河郡本

朱均注廟中生草蓋福草也卽朱草之別名可以染祭服故應仁孝而生廟中 御覽仝上

君棄火而王其政頌平則地生朱草 仝上 古徵書

君棄金而王其政象平則蘭常生 仝上 古徵書 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無象字蘭下脊芝字又改注無象字

鄭氏注上給調和也 文選注仝上

朱均注蘭生王給和調也 御覽仝上

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平鼜紫脫爲常生 御覽竹部二又休徵部鼜佗則無爲字 類聚祥瑞部上佗火無其字鼜下脊竹字爲下脊之字

玉海祥瑞門同 齊民要術引君棄土而王鼜竹紫脫常生 古徵書鼜佗則無爲字

朱均注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氣人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當之 文選王融曲水詩注 齊民要術注引紫脫北方物

人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之神獻其朱英紫脫 文選注仝上 占經器用休徵占引而遠方之神佗遠方神朱英下無紫脫二字

注脊神聖故以其域所生來獻舜之時西王母獻益地圖玉玦者是也 占經仝上

君棄金而王育人參生御覽藥部八
尒疋翼金作木下育人參上育紫氣古微書

桉人參之名始見於此參从草常作蔘
消作參一作葠說文作葠云人蔘藥艸
出上黨廣疋葠地精人蔘也御覽引范
子計然云人參出上黨

君棄金而王其政頌平芳桂常生御覽木部
微書無首五字連接下黃銀見下 清河郡
木芳桂常生下有麒麟在郊四字 清河郡
鄭氏注芳桂香草也麒麟瑞獸清河郡木

君棄木而王其政和平梫梓爲常生御覽木部七
類聚木部木作火無梫字常作長 古微書
木作火 清河郡木其政和平則梓爲常生
南海輸以文狐駿馬

君棄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山類聚寶玉部 清河
郡木乘金而王者其政訟平則黃金紫玉見
于深山

君棄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溪山類聚御覽珍寶部
十 古微書

鄭氏注玉石皆太白之英 清河郡木

君棄金而王則黃銀見御覽仝上 古微書

君棄金而王其政穆平古微書首九字無作王效政平 淵泉四字从則江江字从海出明珠古經器白帖沽則江字从海出明珠古經器白帖沽白帖珠無上又字穆字城邑宮室怪異古白帖珠無上又字穆字御覽珍寶部三作王者政平則江海出明珠 古微書

君棄金而王其政蕩平則海出大貝明珠古經仝上 文選曹植贈丁翼詩注初學記珍寶部作其君棄金而王則大海出大貝明珠 古微書

君棄土惠而王其政太平翳皇集於苑林經鳥休徵類聚羽族部御覽羽族部二無惠字苑林作林苑 初學記帝王部引人君政頌平則祥瑞臻 古微書無惠字無皇字苑林作林苑末有海不揚鴻波六字

君棄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江海箸其神象御覽休徵部 龜龍被文而見文選王融曲水詩引止此 龜龍被文而見 攷注君上有其字無其政句無則字神字又七啓注引其君棄水而王龜龍被文而見 類聚鱗介部引君棄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古微書君棄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宋均注神不見但箸象从御覽增龜龍水物也

御覽文御覽作而青夷白翠也具有此色見御覽無翠也作元水見作馬無具有又字 於水故曰被仝上

君棄木而王其政升平東海輸吕蒼烏類聚祥瑞部 御覽羽族部七引江海不揚波東海輸吕蒼烏 古微書東海作則南陽 清河郡

本江海乃不揚波東海是輸以蒼鳥

君棄火而王其政頌㠯則南海輸㠯駿馬類聚
仝上又獸部無其政句無則字㠯字　占經
馬占頌作和海作河無㠯字　事類賡獸部
引下二句　古微書

注駿馬者黃夷色馬也　占經仝上

君棄土而王其政頌㠯四字文選注無南海輸㠯文
狐文選七啓注類聚仝上　占經獸休徵闕
土字頌作訟南上有則字無㠯字　古微
書土作火無頌字南海上有則字

君棄水而王其政和㠯則北海輸白鹿類聚仝上

御覽獸部十又　占經仝上鹿作虎　古
微書輸下有以字　清河郡本其政安和則
景雲至北海輸以白鹿

鄭氏注鹿長生之獸也如麋少二目　清河
郡本

君棄金而王其政豫㠯則麒麟在郊　占經仝
類聚仝上無其字則字象作太路曳輿論仝上
大義論會圖第二十四引棄金而王麒麟
在郊　古微書無豫字

麟木精也　占經仝上　古微書

扈王母獻舜地圖及玉玟　路史餘論扈王母
周王得白馬朱鬣　占經馬休徵

周成王治㠯觀於河青雲浮於河事類賡天部
御覽天部八又休徵部一無下於河字　玉海祥瑞門　占經雜氣雲占引周成王致治太㠯遊河洛之閒見青雲浮于河上

周成王觀於河沈璧而還青雲浮洛青龍臨壇吐元甲出圖　事詞類奇天文部　古微書

醴泉味甘王政和可賓故水甘也　御覽休徵部一　古微書醴泉上有人君棄水而王則醴泉見十字

鸞天下太㠯安寧則見其音如鈴繇繇然也

周出文物大萌洽車出上綴㠯鈴如鸞出聲

也　占經注　路史餘論鸞騶引作其音如鈴
周成王昔氏羌獻鸞鳥於是洽篤上綴㠯
大鈴如鸞出聲迫

校尒正脊鈴曰旂李巡注㠯鈴者旒端
周禮巾車鳴鈴㠯應雞人注必使鳴鈴
者車育鸞和相應和出祭此言洽車綴
以大鈴蓋鸞和也鸞一作鑾廣疋和鑾
鈴也大馭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注鸞
在衡和在軾和鸞皆以金為鈴賈疏謂
鄭據韓詩傳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

鸞鳴則和應乘車先馬動次鸞鳴則乃
和應鸞近馬首和叀近後故知鸞在衡
詩輞車鸞鑣毛云鸞在衡按毛傳文見
箋蕭篇四鐵
篇無
文鄭不從毛義者以田車鸞在鑣又
詩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又
經異義據八鸞鎗鎗謂一馬二鸞杜預
左集解謂鸞若在衡衡唯兩扈安得置
八鸞考頌烈祖八鸞鏤云鸞在鑣正義
謂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

案生民詩四牡八鸞韓奕詩四牡八鸞
皆非乘車是鸞在鑣也商頌當爲乘車
亦云八鸞殷制也又明堂位鸞車有虞
氏之路注鸞有鸞和也路史所引緯文
疑有錯譌又繼當作鑾
日月夾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辠不
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
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爲賊戮
而不葬續漢書五行志注古微書無光作
星變

君喜怒無常時則常熱御覽時序部三十四
古微書
行失則雖當煥反寒仝上
天之祘命不得極其數文選甯戚歌注
君棄水而王其民大頭類聚人部御覽人
事部四古微書
清河郡本
鄭氏注頭者清明之主也清河郡本
君棄火而王其民銳頭仝上古微書清
河郡本
鄭氏注火日銳上故其民銳頭清河郡本
君棄金而王其民長頸御覽人事部十古
微書金作土頸作大

宋均注以青龍也御覽仝上
君棄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御覽人事部十
八初學記帝王部金作土無洪白大三字古微書清
河郡本乘土而王者其人長其民好大笑其
政太平則鳳皇集于苑林麟騶鵷鵷被文而
見也下脊鄭注云被文謂甲文成字
君棄土而王其民大笑類聚人部御覽人
事部三十二古微
書民下脊好字
君棄水而王爲人黑色大耳類聚祥瑞部
清河郡本
鄭氏注水屬豕大耳象豕也清河郡本
君棄木而王爲人美髮類聚人部御覽人
事部十三古微書

君棄金而王爲人美眉御覽人事部六　古微書
頤下有三子生而亾谷爲疫鬼一居江水是
爲瘧鬼一居若水四字从古微書補爲罔兩鬼文選注兩
下有一居人宮室匿隅善驚人小兒爲小鬼
蜜字爲小鬼二字从古微書補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
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纁裳執戈揚
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驅疫鬼
路史餘論引此以桃弧矢葦矢土鼓旦射之以夫
亾又殺播洗之以除疾咸御覽禮儀部九
引作漢舊儀　古微書誤作按蒙上有掌字
播洗之作灑掃　按文選東京賦注
豐十歲儀　古微書
日書中黃外是爲一不可占經日占
夫君喜怒無常輕殺不宰無辜不事天地忽
於鬼神大則雨土常顧日倉無光地動雷下
降其君不救兵从外來爲害戮而不葬夫中
外黃是爲二不可拔氣當雜識
白君敵無威臣獨逆理而不能誅賢者不能
爲輔朝中因女而進者罪亂山戴崩當大旱
河海不流虎狼害人其民好賊妻妾爲奴兵
數十起千里中內其君不救及其季中亾當
誅臣逆理禁者呂禁絕在宮因女進者當日
呂救則災害其季中白中黃外是爲三不可
聚賤人爲君婦入輕賢佞諂候間得親將小
臣所施及危其身當則常雨不休水則溢漭
河溫民多溺水死棄刑者多虵入都邑鷄雉
同衙婦人多重死胎子不就其君不救患在
豐十歲儀　古微書
內宮其日炭中黃外是爲四不可也今日
君喜怒無常輕殺不宰戮無罪漫天地怠鬼
神則日蝕日占五
文星主人君容貌辭氣鼻爲土星人主端其
文官填星定位不移填星占
政治太平則日星文色萬邦朝賀辰占那
君政治則黃雲入南斗雲氣犯簡占
賤人爲君則虵入都黃龍蠶虵占
玉衡北兩星爲玉繩玉之爲言溝刻也堰而

不撓折而不傷古徵書

春斗爲天關軫爲地梁夏角爲天關參爲地梁

今本此係重出

君致尊而致命則日月貞明今本

凶歲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今本清河郡本

爲人奴殺不賊白銀爲之常見清河郡本

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而新穀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仲夏之月乃命

禮斗威儀

百縣雩祀百辟以祈穀實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清刺釋本古徵書薦穀於上帝而新穀

作祈穀於上帝

臣專政私具君位則草木不生禾穀不實清河郡本

鄭氏注時之不正則天罰之故禾不實今本

通緯　逸書考　甘泉黃奭學

禮稽命徵

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通典無夏四廟至

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禮王制正義王海

郊祀門引此古徵書周六廟至子孫七通典禮詩生民

引今正義引唐五廟烈祖叙正義引殷五廟至於子孫六周禮守

桃疏引唐虞夏亦五廟殷六廟

注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

廟四故六詩烈祖叙正義王海今本

夏無大祖古徵書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

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王制正義

古徵書

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

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魏書禮志

諸侯之上士一廟公羊僖六解詁疏六禮說文

按五廟六廟七廟之說鄭君据緯解經

王肅反而難鄭馬昭出而難王自唐以

後鄭說不行五禮通考从王難馬竊所

不解通考曰馬說所謂喪服小記王者
太四廟乃諸侯之禮以方性夫月祭之
說劉原父闢文之論證之矣經明言王
者庶子王而反曰諸侯是經文漢注不
足憑方氏劉氏反足據耶其謂大傳之
言亦爲周制未嘗明言唐虞夏殷之別
引以相難亦未爲確七廟七戶馬自不
鑒通考附會爲孔說尤不經通考又引
禮書之說謂禘於太宗爲六廟其謂不

得指摘夫案祭法云王立七廟始自祖
考廟仁之至也親特隆文王武王納
於其中謂之祧者鄭云祧之言超先王
毀王超入其中義之盡也后稷之廟先
公之王藏焉不謂之祧者始祖廟也且
卑統於尊也殷六廟周七廟以義起也
又廟之制天子諸侯不降殺以兩庶人
雖卑亦得爲其四世追遠之義不可遺
也家語王肅所僞造不足憑也

楊應階曰禮家言廟制多從王肅今據
鄭君注王制天子七廟爲周制知曾子
問禮器祭法云七廟鄭意皆以爲周制
穀梁天子七廟荀子脊天下者事七世
益亦據周制言也馬昭張融難王申鄭
說具王制正義漢章元成議魏張揖虞
亦同鄭義應階謂喪服又則廟制又鄭
君說確不可易也唐又廟無可考脊虞
氏則中庸云宗廟饗之書云祖考來格

尚書大傳云格於禰廟是脊四親廟祖
廟也君祭法所云禘郊祖宗則祭天而
配以脊德者不在宗廟中又左氏云陳
顓頊之族國語幕能帥顓頊脊虞氏報
焉是虞爲顓頊後系出虞幕其祖廟爲
顓頊與幕則不可考夫夏無太祖脊夏
之先世史記與漢志異據史記顓頊六
世而至舜已脫虞幕一世而禹佐顓頊
僅二世必不然矣命厤敘言顓頊傳二

十世漢書又世之說亦未然也夏自元
魚以上書傳莫能舉其名唯山海經有
駱明生白馬文白馬即鯀是緯言無太祖者
是也商以湯故六廟周以文王故七廟
或據僞尚書七世之廟謂鄭以殷爲六
廟者由未見古文故據緯書不知呂覽
引眞古文尚書爲又世之廟今執僞古
文以議鄭謬矣或又謂文王爲宗不在
七廟之數拔劉歆說有功德則宗之引

商三宗非指文王言且商宗繼體中興
非文王開基創業者比也蓋又廟定制
商周以開基之祖太六廟七廟祭於二
祧即文王廟也其有功德者或別太廟
以祀不在又廟二祧之中其廟亦不在
寢東請以傳證之左氏云凡邑有先君
之廟曰都是廟可別太於邑也又單襄
公盟百官於平宮時太平王已十二世
而廟猶存又魯太王宮太煬宮爲新太
廟以左祖右社之制推之其地豈足容
新廟是別太廟以祀也或又謂二祧爲
文王祭止高嘗非所以尊也應階謂服
盡於高祖聖人以義斷仁今以文王開
基不毀其廟世世祀之已合於尊尊之
義矣至諸侯廟制據公羊傳有請後又
廟文是有國者得太又廟也但在始封
之時同姓爲王之子弟當此君之身不
得太出王之廟則全無廟其異姓則得

太又廟說見王制正義禮書謂始封止
四廟廟止高祖殆不其然至大夫廟制
據緯書大子元士與諸侯適士二廟是
天子大夫當亦與侯國大夫同其爲數
內諸侯則制當視外諸侯又證以祭法
庶士無廟鄭注庶士府史之屬亦可以
上推大夫士之制也公羊解詁引諸侯
之士一廟者約諸侯中下士之文而言
猶祭法析言適士官師而王制禮器但

云士一廟詞有詳略耳又祭法云一廟
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是又祖禰共
廟之證或謂祭於壇或於寢非也又大
傳云鄉大夫干祫及其高祖是三廟得
祭高祖萬斯大引小記大夫士之妾祔
於妾祖姑込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
上則高祖姑是高祖有廟似可援祖禰
共廟之說以通之後世同堂異室之制
疑亦本於此也

三秊一祫又秊一禘禘御覽引此下有經紀所
缺十三字以衣服想見其容色三日齋書鈔北齋
書鈔北齋三日古微書仝恩親志意想見所好喜書鈔北齋恩親所喜古微書仝然
後入廟書鈔禘祫初學記禮部御覽禮儀部七書盤庚正義詩雝敘正義禮王制正義南齊書禮志通典禮通考宗廟考俱引首二句古微書清河郡本一禘下有紀經所論四字容色北形容想見所好喜北思親所好入廟上有敢字下有禘祫與論祭其言詳缺九字

三秊一閏天氣小備又秊再閏天氣大備故
三秊一祫又秊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
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
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
冬者又穀成鱻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後漢書張純傳

楊應階曰禘祫之說先儒互異按仝疋
釋天禘大祭也是凡大祭皆曰禘可於
天言之可於廟言之也大傳小記俱云
禘其祖之所自出曰祖所自出是祖也
不謂之祖以祖所感生者天帝也天也

以人道事之故禘於廟又劉向張純皆
云三秊祫又秊禘是宗緯不始於鄭君
鄭又据春秋經釋禘祫禘祫之說舍鄭
何宗焉

殷又秊殷祭亦名禘又秊殷禘玉海郊祀門詩元鳥正義引上八字又秊上有之字

禮祭天牲用騂犢社稷宗廟用剛剛六宗又嶽
四瀆用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公羊僖三十一年解詁詩良耜正義引宗廟社稷用剛剛禮郊特牲正義引六宗又嶽之牛用尺禮器正義引社稷

牛肉握又嶽四瀆肉尺　數梁傳三十一疏引鄉天牛肉簋桌三墾之牛肉尺　古徵書祭天犢肉簋粟祖稷牛肉握六宗五岳四瀆之牛肉尺

按禮於六宗見尚書鄭君據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又緯之星十二次之辰爲六蓋禮是祭天神宜施燔燎書上文言上帝下言山川則此爲祭星辰六者皆星也吳商申鄭義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日月在郊不在宗天神各日月得六數是也諸家

言六宗者人各異說互相駁難詳見續漢祭祀志注今皆不箸錄

天子純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　攷工記玉人疏　古徵書天子上有執圭二字

諸侯執珪　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按純玉卽玉人云天子用全尺者二寸玉人云四圭也禮記贊大行曰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又曰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玉人云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伯躬圭七寸與禮記同與此不合鄭君注玉人謂子男璧五寸注禮記謂贊以圭爲五寸者非此文公侯俱九寸伯子男雖不言寸數以公侯推之爲七寸五寸可知賈疏謂此殷制也四玉一石三玉二石者玉人云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龍瓚將皆禮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疏引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

方寸重六兩

天子之杠高九仞　周禮疏伦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　周禮山虞疏司常疏儀禮士喪禮疏　三禮圖銘旌杠伦旗

天子旗　古徵書伦之旂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　古徵書大夫上有卿字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　公羊襄十六疏　古徵書周禮輿人疏引諸侯齊軫大夫齊較

注旂者旌旂也所以別尊卑序貴賤也軫

車後橫木也諸侯之旂齊于軫首頭也古徽書

按廣疋云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又仞士三仞又云天子十二旂至地諸侯九旂至軫鄉大夫七旂至軓士三旂至肩今分周禮疏公羊疏所引文爲兩節據廣疋也鄭注鄉射禮杠橦也八尺曰仞旐與旂通旌旗之旂也曳地旐長至地也新敘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

之旗齊於軾此言較與軓軾異按車制枕輿下謂之軫揜輿旁謂之輢兩輢高又尺又寸輢之植者橫者謂之軓其上軾二尺二寸謂之較輿前卑二尺二寸謂之軾是較軓軾相去高下略同又首亦與肩異首高於肩而太略亦从同也左傳鄷靈姑銤三尺示臣不敢同君蓋旌旗之制等威在焉

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攢塗士瘞白虎通崩

按白虎通云舟車殯避水火焚也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于二百人紼者所以牽持棺者也

天子飯以珠又見儀禮士喪禮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鄉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禮檀弓下禮記下正義續漢書禮儀志注通考王禮考古徽書無士字清河郡本含俱作唅含以璧作含以珠大夫下無士字

宋均注均謂飯以象食唅以象蔬也清河郡本

楊應階曰疏家言此爲異代制考周官典瑞共飯玉含玉注飯玉碎玉以襍米含玉柱左右顫及在口中者襍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故貢疏玉府含玉云璧形而小以爲口實又疏典瑞謂襍記是諸侯禮天子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況之據此是諸侯含亦用玉作璧形也檀弓士喪禮俱云飯用米貝士喪禮又云貝三實於笲是士

含用貝也其卿大夫含無文孔檀弓正義據左成十七公孫嬰齊夢瓊瑰注含珠玉含象謂蓋用珠襍記正義又引哀十一陳子行命具含玉謂此等竝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含物非謂實用珠玉賈疏謂具含玉者春秋時非正法穀梁楊疏據莊子無傷口中珠謂大夫或用珠應階謂此文明云卿大夫以貝當是用貝又此云天子以玉諸

侯以璧與典瑞玉府襍記文同穀梁隱元季傳貝玉曰含統上下而言之是周禮已士喪禮疏引此文不全疏文亦訛脫不可解此唯飯用珠與周官飯玉不合顧飯玉爲碎玉襍米或襍以珠左傳及莊子云珠者其襍米所用歟

天子含含字从左氏正義增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左氏成十七正義引止此璧伦碧士用貝穀梁隱元季疏又文亾疏引諸侯含用玉按此與周文異當如疏家說爲異代制公羊解詁否此文三用字皆伦以疏云

春秋說文

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又見類聚禮部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御覽禮儀部一古微書

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亾岳得其宜則亾穀豐登登字从書鈔增書雷雨時至四方貢物鈔歲時引止此又見書鈔祭祀御覽時叙部三十亾青鳥黃馬黃龍翔黃雀

集御覽禮儀部二隋書許善心傳引祭祀得其宜則黃雀集古微書青鳥伦青白清河郡本無登字四方貢物伦四賓來貢下有鄭注云賓四方也

祭亾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類聚祥瑞部御覽羽族部九古經鳥休徵見伦集古微書清河郡本出號施令叶民心則祥風至下四字从類聚增御覽天部八無施字制禮伦樂得天意則景星見御覽休徵引止此制禮伦樂制禮得天心則景星見也類聚天部引伦樂制禮得天心則景星見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圖草木育謚於人者長吕養民古微書占經客星占一引王者制禮伦樂得天心則景星見清河郡本無施字叶伦

合意佗心無景星見三字

鄭氏注祥風美好之風也 清河郡本

王者得禮屮制則宗廟生祥禾 御覽休徵部古微書

制佗宜

王者得禮屮制則澤谷屮中育白玉焉 初學記珍寶部 御覽珍寶部三無屮制二字 占經器服休咎城邑宮殿怪異占禮佗理無屮字 古微書有白石焉佗乃生白石下

焉佗出 古微書有白石焉佗乃生白石下

焉生夷木生白玉六字 清河郡本

宋均注均謂玉者水土之精也王者知禮

則玉見白本也王者知禮始其義若之 清河

郡本

王者得禮屮制則山澤谷屮中育夷龍 占經龍魚

蟲蛇占

王者得禮屮制則澤谷必育夷蛇 仝上

王者得禮屮制者澤谷中育朱鳥白玉夷蛇

夷龍出焉 御覽地部三十七

得禮屮制澤谷屮中育夷烏白玉夷蛇夷龍

夷木白泉生飲酌屮使壽長 御覽禮儀部一又休徵部一引

王者得禮屮制則澤谷屮中生夷木又引王者得禮屮制則澤谷屮中白泉出飲屮使壽長 古微書 清河郡本王者得禮之制澤谷之中生夷木焉而即附於王者出號令一條下

宋均注均謂夷木即烏桕之類是朱草之

屬有赤理高三尺附大木生枝葉並茂可

煮爲食有猪脂氣佗羹多辛與人有益 清河

郡本

王者刑殺當辜賞錫當功得禮屮宏則醴泉

出於闕庭 魏徵九成宮禮泉銘 御覽仝上 古微書錫佗賜無於闕庭三字

錫佗賜無末三字 清河郡本錫佗賜無末

鄭注云醴美也 清河郡本

父子君臣夫婦尊卑育別翼皇圖飛翔集於

明堂 占經鳥休徵 古微書首育王者二字

育別下佗白石生于澤

起於太簇十一月閼逢屮月歲在攝提格屮

紀是云佗樂制禮 御覽天部一

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王故設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 周易正義敘論 文選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王也 古微書

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正己矣

夫後漢書張奮傳

宋均注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滌心性也己矣夫悝不得制禮作樂也張奮傳注

孔子謂子夏曰羣鴻至非中國之禽也御覽羽族部十古微書羣作鸛清河郡本鴻作鵠

宋均注均謂鵠卽雀也清河郡本

夫子墳方一里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之古微書杪多南向清河郡本

鄭氏注凡細木爲杪清河郡本

禮稽命徵　十六

按皇覽云孔子冢公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闕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肩以甎甃爲祠壇六尺與地平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眷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桧枌杜離女貞又昧桑檀之樹孔子塋冢中不生荆棘及刺人卿

布攻十二尊帝育序大義禪名弟一

外內止制各得其宜其宜从休徵部沾四方止事無育蓄滯則麒麟遊囿六畜繁多天苑育惠星見御覽居處部二十四見作應又休徵部一引熹麒麟八字占經客星占一引禮得其宜則虛危育惠星見古微書見作應清河郡本宜作所熹麒麟二字見作應

王者制禮作樂改損祭器得鬼神止助則育白玉夷文像其威儀止狀占經器服休咎城邑宮殿怪異占

制禮作樂改損祭器育鬼神止助則龜負圖龍負甗蟲蛇占古微書

刑殺當其辜賞當其功大事惠疑得禮止宜謀　禮稽命徵　十七

利疑則龜負象戴占經仝上

天命以黑故夏有元圭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鈎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古微書

三皇三正伏羲建寅神農建丑黃帝建子至禹建寅宗伏羲商建丑宗神農周建子宗黃帝所謂正朔三而改也仝上

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三特一生死周以至動殷以萌周以牙仝上

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三帛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仝上

宋均注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也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其餘謂堯舜之後也仝上

舜以十一月爲正統尚夾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尚黑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少昊氏以十二月爲正尚

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夾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仝上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栗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仝上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仝上

注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仝上

古者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熬生火火灺生土土卯生金金潦生水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龍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白虎至金官修神龜至故曰視明禮修麒麟來遊思睿信五白虎馴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正知而

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凰鳴梧仝上

王者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天以蒼璧地以黃琮清河郡本

鄭氏注天謂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仝上

東方以青珪仝上

鄭氏注蒼帝之精靈威仰其神勾芒以立春仝上

南方以赤璋仝上

鄭氏注赤帝赤熛怒其神祝融以立夏仝上

西方以白琥仝上
鄭氏注白帝白招矩其神蓐收以立秋仝上
北方以玄璜仝上
鄭氏注黑帝協光紀其神玄冥以立冬仝上
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仝上
鄭氏注四望道氣山川四類日月星辰仝上
宋均注以謂兆爲壇之營域仝上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仝上
鄭氏注類謂禜其神造謂詣其所仝上

天子旒垂目纊塞耳王者視不聽讒不視非也仝上
鄭氏注天子十二旒以象十二行諸侯七旒以象七政大夫五旒以象五方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佁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仝上
鄭氏注飭勤也仝上

以禽爲摯等諸臣也仝上
鄭氏注謂自致其誠也仝上
孤摯以皮帛仝上
鄭氏注皮帛可以制衣裘仝上
卿摯以羔大夫摯以雁士摯以雉庶人摯以鶩工商以雞仝上
鄭氏注雞知早莫工商摯之以候早晚也仝上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艸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仝上

鄭氏注生以春死以秋凝氷凍也仝上
宋均注泐讀勒仝上
橘踰淮而北爲枳貉踰汶則死鸜鵒不踰濟雉不出徑仝上
鄭氏注貉獾也仝上
輿車軫之方以象地蓋之員以象天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仝上
鄭氏注象日周三十日而月與日一會也

仝上

宋均注軫車下木蓋車上木輪輻車幹也

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仝上

鄭氏注者上法宿下應人故前左七人以象蒼龍前右七人以象朱鳥後右七人以象白虎後左七人以象玄武是蓋弓之級也仝上

龍旗九斿以象大火仝上

鄭氏注象尾有九尾也仝上

鳥旗七斿以象鶉火仝上

鄭氏注象七星有七室也仝上

龜旗六斿以象伐鼓四斿以象營室武旌杜矢以象弧矢仝上

鉦廣則聲石不滅鼓開聲遠敔修長則聲舒鼗搖不正大而短則聲疾辟鼙鼓小而長則聲舒晏遠仝上

鼓頭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魍魎鬼一居漢土是爲魖鬼一居宮室區隅

人是爲小鬼子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

宮方相氏掌黃金四目玄衣纁裳使熊羆

士百隸率百吏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

疫鬼以桃弓葦矢土鼓且射之以赤丸五

等選掃以禁疫鬼仝上

鄭氏注熊羆巧驚凶疫鬼畏之使之以驅

大索室之間隅仝上

孝經鉤命決　甘泉黃奭學

聖人不空生必育所制以顯天心正爲木鐸制天下法禮中庸正義詩閟宮正義引上二句人援神契

孔子在庶憙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公羊敘疏古微書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見禮中庸注石臺孝經敘細珠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類聚人部下二句又見公羊隱元年疏哀十四疏古微書引以春秋至末

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敘中書名出義見道日筴御覽學部四古微書

就成也孝爲一篇之目十八章也成號敘心中之事使孝義見於外仝上古微書

一字包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殿不同何仝上古微書

撰撰經異同也仝上古微書

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故俾明王之道曾子避席復坐子曰居吾語女順孫以避茂既與先王以託權仝上古微書

託先王以爲己權埶力仝上古微書

目至憙要道以顯行仝上古微書

顯行顯天子德行致羣瑞己行所及也仝上

首仲尼以太情性仝上古微書

情性猶天地已已字从古微書增不正爲天地子

故行冠子以太之也仝上古微書

言子曰以開號仝上古微書

若夫子所以自開於受命也仝上古微書

劉曾子不撰輔仝上古微書

使若得籙圖之故行冠子以太之也佐與共治天下也矣仝上古微書若作君

書詩以合謀仝上古微書書上有引字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仝上古微書

六經冊長按此下當有二字尺四寸孝經冊長尺二寸通典禮唐封禪文

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左氏
傳 三禮圖冊禮圖

孝道者萬世之桎鍇 詩節南山正義

仲尼海口言若含海澤也 白帖口齒類聚人事部引孔子海口含海入援神契

仲尼牛脣 从人事部九補牛脣二字舌理七重吐教陳機 授度御覽人事部八又人事部九無舌理六字白帖脣引首四字古微書授作受

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御覽人事部十一古微書脫射下脅胸應矩是謂儀古七字

仲尼龜脊 御覽人事部九古微書

夫子輔喉 仝上古微書

夫子駢齒 仝上古微書

象鈞星也 仝上古微書倣正文

桉祖庭廣先聖四十九表獨不及緯中所載而孔叢子又述子思告齊君云生無鬚眉語是至聖異表固已多矣

正以匹夫徑步以制正泣 公羊哀十四疏古微書

正乃授帝圖掇祕文 文選顏延之曲水詩序注圖都賦注引正掇祕文

天脅顧盼之義受圖於黎元 文選關中詩注勸進表注辨命論下注

天地未分之肯脅太易脅太初有太始脅太素脅太極是爲五運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脅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 劉仲遠鴻書天文部

皇德協極 文選陸雲謚會詩注

注極北辰也 仝上

五嶽吐精 文選陳太邱碑文注

宋均注吐精生聖人也 仝上

明王用孝升平致譽 文選東京賦注求自試表注

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 說郛 津河郡本

桉語見繁露第三十八篇河間獻王問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妹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妹主收冬主藏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

故曰天之經也說郛編入緯文未知何據

止朝夕者視北辰正情性者視孝子說郛清河郡本

流深者其水不測孝至者其敬無窮仝上清河郡本水下有泉字敬下有養字

孝言如醴泉仝上清河郡本

國多孝則風雨時仝上清河郡本時下有也字

佾樂制禮孝以事天則景星見也仝上清河郡本孝以事天佾得天心孝以事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則鳳皇巢御覽羽族部二

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文選補亡詩注奏彈王源注

敕躬未濟汲汲孳孳者文選顏延之拜陵廟作詩注仝上一句又見謝朓京路夜發詩注

削肌刻骨挈挈勤恩文選上責躬應詔詩表注

驩忻愼懼嘔嘔喻喻文選非有先生論注

引興摘暴學管百行文選博奕論注

雲委霧散蛛錯浮沈文選謝靈運傳論注上一句又見司都賦注

褚淵碑文注

俱在隆平優劣殊跡文選東都賦注三國名臣敘贊注石闕銘注

道機合者佾皇文選司都賦注宋郊祀歌詩注古微書

或佾帝王接上佾天子明以禴事天接下佾帝王明以號令臣下御覽皇王部一古微書清河郡本此條接於五伯駭下

天子禴佾也白虎通禴古微書一見刑德放

三皇步又帝驟三王馳又伯駭白虎通號驟仝上後漢書曹褒傳注書鈔帝德御覽皇王部一俱引上三句古微書驟仝上又一條駭仝上

下育七雄偏三字　清河郡本

宋均注步謂道隆德備日月爲步時事雖順日月亦驟勤恩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後漢書注云上步者行猶緩驟則行速馳者則如奔驚者則如飛行緩則久行速猶常如奔則疾如飛則止而已故覇不如王王不如帝帝不如皇矣清河郡本

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白虎通情性古微書清河郡本以就理也從以理察也無二者字無故情以下九字

宋均注陽氣主于施連故仁陰氣主于稽留故貪也清河郡本

地以舒形萬象咸載文選游天台山賦注謝靈運京口應詔詩注頭陀寺碑注

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祭地句又見周禮牧人疏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文帝宗通典禮禮器正義引祭帝於南郊就陽位通典樂引王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曲禮下正義通考郊社俱引后稷爲天地主二句

楊應階曰禮王后蠶于北郊無北郊祭地之文鄭注周禮據緯補經或據詩頌序以合祭天地不知大司樂圜丘之祭在南郊則方澤之祭鐵在北郊矣緯云祭地北郊漢志又引逸禮云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皆足補經文之闕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精之神文選東京賦注

唐堯之廟親廟四與始祖之禹四廟至子孫

又殷之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禮王制正義古微書

敦規首上下圜相連簋簠上圜下方法陰陽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敦與簋容受雖同上下內外皆圜爲異余正釋郎正義三禮圖敦簋上有簋字雖從丛

天子常所不臣者三惟二王之後妻之父母□之君不臣二王之後者爲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妻共

事先祖欲其歡心不臣[illegible]之君者此政致
所不加謙不臣也諸侯無此禮暫所不臣者
又謂師也三老也又要也祭尸也大將軍也
此又者天子諸侯同之禮學記正義
刑者敎也質舉示終書鈔刑總
先王春七日勅獄吏淑詞訟育皐當人無皐
當出又見事類賦歲時部大春勅門閭無扃鑰以迎春
之精下弓戴盾鼓六時聲動昆蟲也御覽時
清河郡本扃作關戴作載

伏犧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
續禮樂記正義 路史祝誦紀注無三樂字爲俱作育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大本神農樂名扶持亦
曰下謀通考樂考 通典樂引下二句 繹
史太皞紀引此伏羲之樂曰大暴
大扶來亦曰大本炎帝紀引作神農樂曰下
謀一名下持祝融樂曰屬續
東夷之樂曰韎持不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
持弓助時養扇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時殺
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扇門之外
右僻周禮鞮鞻氏疏 詩鼓鍾正義引東夷
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扇夷之樂曰

侏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
方助時養也扇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
旄人疏文王世子正義引東夷之樂曰侏
南夷之樂曰任扇夷之樂曰侏離北夷之樂
曰禁文選東都賦注同 禮器
佐正義引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
古微書昧作昧

焦僥跂踵重譯款塞 山海經海外南經注
帝受命握符出 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古微書
誰者起視名將君者羣也車物爲雄優劣相
次以制興將 南齊書祥瑞部
天以制興將
帝王起緯合符嘉瑞貞祥 文選東京賦注

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 禮
刑罰藏頌聲佺鳳凰至麒麟臻封泰山禪梁
甫 禮王制正義 古微書臻作應
封禪刻石紀號也 文選吳都賦注
器注 禮王制正義又見類聚禮部
初學記禮部 文選王融曲水詩敘注 燔炳
魏魏敎化顯著 御覽禮儀部十五 又梁書
許懋傳引上四句燔作柴號
佺功乎字俱佺於 易緯通卦驗注引上四
句無二乎字入拔神契 清河郡本紀號下
有垂度示典功平致敎二句而無燔炳以下
八字
子誰行夷劉用帝三建孝九會備專茲竭行

封岱青通典禮玉海郊祀門續漢書祭祀志備佗備三國志蜀先主傳宋書符瑞志引帝王建孝七字清河郡本備佗備岱青下脊河洛命后四字
又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霍北岳恆中岳嵩高詩嵩高正義
夢胥履跡怪生皇犧御覽皇王部二路史太皞紀注古微書
注靈威仰之迹路史注引止此也履跡而生以爲奇怪也仝上古微書
任已感龍生帝魁文選東京賦注御覽皇王部三又皇親部一已佗姒魁上脊鬼字路史帝魁紀注龍佗神古微書

鄭氏注任已帝魁之母路史注引止此也魁神農名選注引已或佗姒也御覽皇王部二皇親部一引鬼魁神農名古微書
宋衷注帝魁黃帝子孫也文選東京賦注
名軌路史炎帝紀云神農名軌注云見鈞命決注按軌字疑訛附載侯正
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御覽仝上路史黃帝紀注古微書
附寶帝軒母也軒乃黃精軒轅氣也附或佗付也御覽仝上路史注引軒黃帝名古微書無軒乃二字氣也下脊黃帝名四字末云附寶或佗符葆

命玉海訛星貫昴脩紀夢接玉海佗御覽佗瑤感之生禹御覽皇王部七皇親部一路史夏后紀注玉海祥瑞門古微書
命使之星又見路史注謂流行之星也御覽仝上古微書無行之二字
舜卽位巡省中河錄圖授文又見文選江淹擬袁太尉詩注
地枉洛水傷方堯禪舜沈書日稷而夷炎起
舜禪禹沈璧堯壇夷炎又起及湯觀洛沈璧
三投炎不起矣路史脊虞紀注古微書
稷讀曰側仝上

禹時星纍纍若貫珠炳炳如連璧御覽天部六事類賦天部引纍纍二句炳炳佗輝映古微書星上脊又字
周褒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亾其度御覽咎徵部二占經彗星占下無弟字下句佗字入北斗
宋均注彗又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
夷則賊起强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
妃白則將軍逆二季兵大佗災則水精賊
江河淺賊處處起續漢書天文志注通考象緯考引宋注俱不引緯文今
按續漢志通考引宋注俱不引緯文今

以周赧王條緯文脊彗入斗句坿宋注
於左方中識以供考
歲星守心季穀蠶後漢書郎顗傳 御覽天部五心下脊則字蠶作登又時敘部三十五俱作援神契 占經歲星占一引入援神契
天子子字从清 失仁太白經天續漢書天文志注 清河郡本坿 清河郡本
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蝕日蝕脩孝山崩理惑續漢書五行志注 清河郡本無不字其日食脩孝二句另作一條

王者至孝則北北周書明帝紀二年七月癸酉陽獻三足烏大赦天下詔書引鉤命決云
孔子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蔡復賞孔聖全書
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擊鼓桀夢衆風破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 古微書
蕭何爲鼻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猾國爲木德漢叶火佐 拾遺記周漢上蕭綺緣
天子失和則黃帝不見歲星又夘占 占經歲星占

天子失義不德則白虎不出熒惑逆行熒惑占一
天子失禮則孛干犯翼彗星占一
天子失信則玄龜不見塡星大動塡星占一
天子失兵則太白經天太白占二
失德則辰星縮天下大水歲不豐飢辰星占一
旗刺彌咄咀出匿謀合妖星占上
敵將將原譌蔣作枉矢出妖星占中
天子不行仁則彗守大夘彗星占下
失仁則龍麟不舞失禮則鸞鳳不翔失斷則

黃龍不見失義則白虎不朝失信則玄龜不見大義論禽蟲第二十四
又禮用鴈儀禮士昏禮正義
塡星夫黃脊苞十二國脊白強之政民不苦徭役歲收自豐塡星占一
夫雲如火烱灼于列宿旁者人主暴怒羣臣脊不測之禍也雲氣犯列宿占
青雲如盆形往來于列宿間者人主品評羣臣賢否以爲進退也全上

雜雲或斑爛或輕重迴環于列宿者羣臣將
有詩文之試以定賞罰也 全上
黃雲明潤而射列宿羣臣將有財物之賜 全上
兩彎之後忽有長虹橫西北方明亮無彩見
一時繼貫一倍見兩時繼貫兩倍見三時繼
貫三倍若見一日民以飢疢 虹蜺占
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又帝畫象世順機
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鮮巧姦僞多 古微書
三皇無文又帝畫象三王肉刑 全上

注畫象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
雜屨下罪雜屨而已
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
禮水性則智土性則信也 全上
天子臨辟雍親祖而割牲尊三老之象也謁
者奉几安車輭輪供執紱役 全上
堲治之世風不鳴條 清河郡本
不時謂之敗歲不孝謂之戮民 全上
人有孝性天出孝星孝心感天地天與之孝
行 全上
祭祀不相踰衣服有節則白雉見奉己約儉
臺榭不侈則白雀見 全上
宋均注祀謂敬嚴服謂法服約儉不侈謂
制節謹度行之所集瑞亦集焉無所不通
之謂也 全上
聖主不孝四方仰恩仁政不施苛刑布徧則
四時聚彗八節投蜺 全上
宋均注彗又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

赤則賊起强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于后
妃白則將匈逆三季兵大作黑則水赮精
江湖決賊起處處也 全上 案此注見續漢志注引
春政不失又榮華初夏政不失甘雨時季夏
政不失地無 烋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
多疾蟄蟲伏 從地 又政不失百榮稚熙日月光
明 全上
天子之臨辟雍親割牲以尊三老 全上
宋均注天子臨辟雍親祖禰而割牲尊三

老之象竭志奉祝安車象輪供執綏役仝上
案象輪象字誤
自外堅者無主不止自內堅者無匹不行仝上

樂動聲儀 甘泉黃奭學

上元者天氣也居中調禮樂教化流行總又行氣爲一 御覽樂部二

下元者地氣也爲萬物始古微書作爲始萬物 清河郡本下元者地地氣質也爲萬物之容範質至範八字从御覽樂部二增御覽引止此生育長養蓋藏之主也類聚地部白帖地古微書 清河郡本生育上有萬物二字

中元者人氣也氣以定萬物遍於四時者也人事部一引止此古微書仝 象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和合人之情以育天地者也御覽樂部三人氣也下有其字象上無者也二字 按育與順通

時元氣初學記御覽無氣字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萬萬字从初學記增物者也御覽樂部三引止此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常以度行也又字从初學記增謂調露之樂也文選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注初學記樂部引作論無末也字引入汁圖徵

宋均注以時出入月令十二月政是也從

其出入則無茂祆也調露調和致於甘露
樂初學記仝使物棘長之樂也从文選注增
風元白帖元作氣者禮樂之始萬物之首又見古微書仝
白帖風古微書首下脊也字清河郡本風者禮樂之使萬物之首也引止此物莫不以風成熟也古微書作物非風順則歲風不能熟也風順十字从廣博物志增歲風暴則歲惡古微書引至歲惡止聖王之物盛極則哀暑極則寒樂極則哀是以日中則昃日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制禮作樂所以救世俗致祥風和雨露爲萬物

獲福於皇天者聖人作樂繩以又元度以又星祿貞以道德彈彤以繩黎賢者進佞人作御覽樂部三又天部九引至歲惡止元作气莫作靡
宋均注風源於氣音生於氣聲生於風天地非風無連靜之分人無風無聲音之響萬物非風不連故曰禮樂之使萬物之首也清河郡本
繩正也祿靡也貞正也彈割也御覽樂部三按靡與磨通

作樂制禮時又音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御覽天部一古微書
鄭氏注戊辰土位土爲宮宮爲君故作樂尚之以爲始也夜半子亦天時之始古微書亦作以始下脊禮稽命徵起於太素十一月也字引止此閼逢之月歲在攝提格之紀是云作樂制禮蓋作樂則脊禮通其文耳御覽天部一
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宏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

號令其聲繳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肉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婬故其聲肋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能宮急就之其事勿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繳以虛其和斷以繳動腎也禮樂記正義勿字齊字从古微書本改
楊慶階曰此以又音長短清濁爲敘故云宮商肉徵羽若以相生之敘言之則

宮徵商羽肉以分屬四時言之則肉徵
宮商羽管于地員篇云凡聽徵如負猪
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
如牛鳴谷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肉
如雞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其敘以徵羽
居宮肉者以下文起之音徵羽奉用倍
數也牛鳴谷中言其聲洪大而淡厚離
羣羊言激揚而剛勁雞登木言清約而
遠暢猪豕覺而駭言疾速而喧馬在野

言上廣而輕與此緯言又音聲義通史
記樂書云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
和正義肉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
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沈括筆談云又
音宮商肉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謂律
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
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音定不可相
踰變聲以為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
六律為君聲則商肉皆以律應徵羽以
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肉皆以呂應徵
羽以律應

若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 仝上 隋書音樂志
古微書無若字
汪君臣相和 禮正義仝上
肉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 仝上 古微書
汪象人音怨訴 仝上
羽從宮征而不反是謂悲亡國之樂也 仝上 古微書
汪悲傷於財竭 仝上

音相生者和 仝上 古微書音相生應即為和不相生應則為亂也
汪彈羽肉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 仝上
楊應階曰旋宮之法音聲音調聲則一字為宮一字為商者是也調則通一曲而名之為宮名之為商也此文疑為言旋宮之義從謂以宮調唱而濫入於肉以羽調唱而濫入於宮也音相生者以聲之字言如上字彈羽音而下字肉音應之上字彈宮音而下字徵音應之徵

其相生之叙是謂之和

咎繇典協聲律 水經注江水 路史炎育虞紀

宋忠注歸卽夔歸鄉 水經注仝上

六律黃鐘 初學記樂部

十一月 按古微書謂佺正文下仝

太蔟

正月

姑洗

三月

蕤賓

五月

夷則

七月

無射

九月

六呂大呂

十二月

夾鐘

二月

仲呂

四月

林鐘

六月

南呂

八月

應鐘

十月

陽爲律陰爲呂總謂之十二月律 仝上

按十二律之制制筒以比其長短之數謂之管鑄鐘以象其清濁之聲謂之鐘管以候氣鐘以別聲先育管而後鑄鐘者呂覽之文也先育鐘而後制管者蔡邕之說也今按十二律之名出鐘而得非先育長短之律則鐘之尺寸斤兩何以定非先資人之聲氣以定長短之律則鐘聲之清濁又何以定也且黃鐘一

管之積爲度數權量之所起是先管後鐘當如呂覽之說矣陰爲呂陽爲律經典多言六律者陽統陰也陰間於陽故六呂又爲六間其三分損益上生下生還相爲宮之術經疏史漢諸儒論說詳矣獨淮南子天文訓音云日冬至音比黃鐘宮林鐘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

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焉諸書引子史者不及于此案陰陽互根氣從其類故冬至音比林鐘寖濁而最濁之黃鐘應之夏至音比黃鐘寖清而最清之蕤賓在角徵之間爲清音者應之若夏至奏黃鐘則汁圖徵云佺陽樂以成地理蓋其義也九十二月律音正位音合辰音衝位班志云林鐘未衝丑爲地統舉林鐘而他律可推矣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天音又音所以司日地音六律所以司辰古微書

校天效以景十一字見續漢志景者土圭測景以知分至也響即律者土室候氣應以鐘聲也司日者又音配十干如角配甲乙是也司辰者十二律配十二辰如黃鐘爲子律是也楊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

當辰音以當日

黃帝之樂曰咸池初學記樂部兩見一無之字樂記正義無之樂二字文選嘯賦注園京賦注嘯劉琨詩注頤楊德祖書注類聚樂部白帖刺樂路史高辛紀注引俱無之字校初學記引一云樂緯一云樂汁圖後下顓頊條同

宋均注咸皆也池音施道施於民故曰咸池池取無不含容潤萬物故定呂爲樂名也初學記注兩見今併爲一白帖引末十六字

顓頊之樂曰五莖周禮大司樂疏禮正義類聚路史注引無之樂二字初學記兩見一無之樂字又說佺六一無之字顓上音帝字文選舞賦注引無之

字又魏都賦注引首脊帝字無之樂字

又莖能爲又行之道大椳莖周禮疏禮正義首脊又龍爲三字上莖字下脊者字道脊椳莖故選注椳莖之莖他本字他當作莖初學記注兩見今并爲一曰六又

帝嚳之樂曰六英周禮疏禮正義類聚初學記無之樂二字六初學記說他又路史注無之樂曰二字

宋均注從選嘯賦注增魏都賦注他宋衷六英者能爲天地四時能爲六字從選注增六合之英蘂周禮疏禮正義六合上脊字道脊英蘂故曰又當作英初學記

堯樂曰大章文選笙賦注禮正義他堯他大章類聚初學記無樂字路史注無樂曰二字

堯時仁義大行浹度章明故曰大章初學記

舜樂曰簫韶文選上秦王書注又笙賦注簫類聚初學記俱無樂字路史注又他舜大招

宋均注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繼堯道故謂之簫韶公羊哀十四疏韶繼也舜繼堯之後循行其道故曰簫韶初學記

禹樂曰大夏初學記樂部兩見一無樂字禮正義文選魏都賦注笙賦注類聚俱無樂字

宋均注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太平故曰大夏其德能大諸夏也初學記注兩見今并爲一

殷曰大濩禮正義文選笙賦注類聚初學記路史無曰字

湯承衰而起濩先王之道故曰大濩濩脊護初學記

周曰酌類聚初學記路史注

周承衰而起斟酌文王之道故曰勺初學記

周樂伐時曰莖象文選上秦王書注

宋均注莖象伐時用干戈選注全上

周曰大莖象禮正義文選笙賦注無象字

又曰大莖初學記

是以清和上升天下路史注引止此樂其風俗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神龍升降靈龜晏寧類聚樂部

神守於心遊於目窮於耳往乎萬里而至疾故不得而不速從胸臆之中而徹太極援引無眼人神皆感神明之應脊聲相和御覽天部一古微書神上脊夫字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禽獸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御覽皇王部六文選謝朓三月三日侍宴樂遊苑應詔詩注引風雨動魚龍二句古微書

注言樂之動人也故引以爲喻 全上

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齊俗奢陳俗利巫也 文選笙賦注全上

先儒後嗽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

樂動聲儀 十

土肥饒原陸陰狹斯生奢侈之俗也 御覽地部二十古微書饒字在原陸下

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干子淵集四子講德論傅傳曰文選注云樂動聲儀文

以正治人風成於頌後漢書張純傳

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栗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事而召南脊之 初學記人事部

御覽人事部十三

官脊六府人脊又藏者古微書無又藏者五藏氣也 清河郡本引官脊六府人脊又藏二句下脊宋均下又藏心肝脾肺腎也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叙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思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併也所以積精稟氣也又藏肝仁肺義心禮脊知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

樂動聲儀 古

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脊枝葉日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又藏肝仁至此又見御覽人事部十七不能脊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嗣方亦金殺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脊竅山亦脊金石累積亦脊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內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脊尊卑故心象火

色夷而銳也人肖道會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徧內外別音語火照肖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炱水陰故腎虛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竅古微書爲下肖脾字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白虎通情

性

人情喜則笑矣類聚人部 御覽人事部三十二

又音和則又星如度占經又星占一

宮音和調塡星如度不逆則熒皇圖塡星占一類聚祥瑞部御覽羽族部三事類賡禽部引鎮星不逆行則熒皇圖 淸河郡本塡星不逆行則鳳皇圖

宮音和調則塡星行常度應四季四時和順萬物阜豐塡星占一

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太歲月建吕見則發

明盛爲兵衛歲星占一

注發明金精鳥也金旣尅木又兵象者也歲星占一

徵音和調則熒惑日行四十二分度之一伏三月得其度不反明从海則動度覛熊明盛則肖雨葡吕樂和也熒惑占一御覽天部十一引熊明盛爲雨葡焦明水鳥御覽人事

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淸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古微書

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勞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仝上

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弦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柷敔仝上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再變而致齊三變而致鱗四變而致毛又變而致介六變而致象

宋均注一變如風再變如鬼三變如龍四變如虎五變如龜六變則影如或聞或見隨生隨没如神莫測矣 仝上

冬至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圜鍾爲宮奏之變則天神皆降 仝上

宋均注感幽氣則鬼神降 仝上

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至奏之變則地祇見出 仝上

宋均注地祇地中之靈也 仝上

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奏之變則靈鬼見 仝上

宋均注靈先靈鬼宗廟之鬼也 仝上

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令相生之道以正時也 仝上

宋均注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也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致神納賓也蕤賓所以安靖神人也夷則所以平民無二也無射所以示民軌儀宣布教令也大呂爲元間宣中氣也中呂爲二間宣助物也夾鍾爲二間出四隙之氣也林鍾爲四間和展百事莫不純恪也南呂爲五間贊陽秀也應鍾爲六間均同利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仝上

金位在西方風屬閶闔聲商羽音鍾秋分之氣聖人因之而爲金 仝上

宋均注金殺伐之象秋分金火之交其時內實故金聲內壯也 仝上

石位在西北風屬不周聲商角音辨立冬之氣聖人因之而爲磬 仝上

宋均注石堅固之象其時農畢故磬聲磬器也 仝上

土位在西南風屬涼聲商宮音濁立秋之氣聖人因之而作塤 仝上

革位在北方風屬廣漠聲商一音謹冬至之

氣聖人因之而作鼓 仝上

宋均注革更也 仝上

絲位在南方風屬景聲尚宮音哀夏至之氣聖人因之而爲琴瑟 仝上

宋均注琴瑟嚴烈之聲絲聲連閣之每至淚下故音哀也 仝上

竹位在東南風屬清明聲尚一音直立夏之氣聖人因之而爲敔柷 仝上

匏位在東北風屬融聲尚議音陳立春之氣

聖人因之而爲笙竽 仝上上

宋均注笙竽之音屈始伸之音也 仝上上

木位在東方風屬明庶聲尚議音淳春分之氣聖人因之而爲簫管 仝上

宋均注簫管之聲綿綿不絕正盛之音也 仝上上

王者作樂以和其聲觀軍之行 仝上上

宋均注出軍之日士夫張弓大呼樂人歛之 仝上上

商則戚將軍士雄 仝上

宋均注屬西金王剛斷 仝上

角則軍擾多亂失士心 仝上

宋均注屬東木王幽直 仝上

宮則軍和士卒同心 仝上

宋均注屬中央土王長養 仝上

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 仝上

宋均注屬南火王爆怒 仝上

羽則兵弱少威嗣 仝上上

宋均注屬北水王柔弱制閉 仝上上

肝法木于藥爲目人情喜則笑矣怒則哀矣肺法金于藥爲鼻笑則辛矣哀則酸矣心法火于藥爲耳辛則聰矣酸則聾矣 仝上上

和氣爲笑人情喜則笑矣上笑則下散矣 仝上上

宋均注人喜乃笑笑則氣不能聚樂極則氣散下散之藥也 仝上上

春秋元命苞　　甘泉黃奭輯

黃帝受圖有五始　宋氏注隱元年正義　羅泌路史

後紀黃帝紀注　疏引十五

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

一國之始　古微書

按孔子改元... 公羊何休注云元者

氣也...之始王者受命之始

正月...受之...之始一國之始

五者同日並見相須乃成

元年者何元宜為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

也　文選注　古微書

元者端也氣泉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

見聽之不聞　公羊隱元年疏　古微書止元者端也氣泉六字

注元為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

無形以起在天成象

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　全上　古微書泉流之原下即按正

文無形以起至聽之不聞十六字而無注

起天地以下云云

按繁露第十三篇云春秋變一謂之元

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又云元

者為萬物之本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

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

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

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

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王不上奉

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

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

後陳春矣　禮中庸正義　公羊隱元年疏引　王不上奉起至末　古微書引全

公羊疏

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

公羊隱元年疏　古微書以元上有春秋二字

按繁露第十五篇亦有此文下云以王

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又第三篇云春秋之敘詞也置王於春

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

可以為王也云爾

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
會正教正義

據春者據上原育何字今删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氣
結紐書鈔歲時清河郡本御覽時紋部十九無據字歲之始也四字古微書
同御覽

注神明猶陰陽也相推相移二字从御覽增使物
氣摶結成紐結从御覽增結字要也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猶作謂無相移二字紐下無結
字

春含名養仕東方動春氣明莖六合俱生萬

物叢御覽仝上古微書

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含出名以自明自
莖也催於時爲春以其蠢動無節應此時
節也御覽仝上

五行並起各以名利御覽仝上古微書

注自六合俱生以通五行各育陰陽交合
故能然也御覽仝上

其精青龍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也仝上古微書
注歎之妙莫若龍故就青萌以名之御覽仝上

演言龍舉而雲興初學記介部引至此白帖龍御覽鱗介部一仝白帖無故言龍字古微書

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文選笙賦注七啓注又蜀都賦注苦寒行注引首七字古微書無而字

孔子曰工伦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文選答賓戲注又襲博士書注無始於元六字無也字清河郡本孔子曰案伦春秋王道成

枝禮運云故聖人伦則必以天地爲本
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端以日星爲紀

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
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注
云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伦所取象也
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
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
云謂春秋元季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
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枝春秋
又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
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

也公卽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炀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氷是陽書雨雹是陰書春夏炀冬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晦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塵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邾大鼎是金雨木氷是木大水是水成周宣榭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木水火土卽五行也得禮則爽失禮則貶是禮義也桓書卽位先君被弑而行卽

位安忍其喪其情惡莊不書卽位文姜出不忍行卽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也司符謹曆是四靈爲畜也

王者稱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公羊傳云元年春王正月上

宋注雖大略據三代其要主於文王仝上

校讀會貫志遠方之能疑者注疑讀疑

此緯文疑字與疑通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疏云春炀之道實兼三王其專謂文王者孔子當周之世理應權

假文王之法故偏道之又文九季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中庸孔疏云若王道同譽文王可知也隱三季公羊解詁云二月三月皆育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尊先聖通三統

皇者煌煌也又見文選司京賦注道爛然顯明帝者諦也御覽皇王部引止此王者往也諦之所歸向人所樂歸初學記帝王部古微書末育也字

伏羲神農女媧爲三皇文選東都賦注天道煌煌非一帝之功王者孰孰非一家之常順命者存逆命者亡初學記帝王部古微書清河郡本煌作皇皇

宋均注煌煌孰孰皆盛貌也清河郡本

夏以十三月爲正又見詩何人不黃正義下育物生色翼句息卦受泰論語爲政正義禮檀弓正義路史夏禹紀注通典禮下注文其色尚黑二句作正文下殷周仝

注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資通典平朔爲朔語禮正義仝上）

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仝上

注物之芽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仝上

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仝上（詩七月正義引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次殷人次夏人）

注物之萌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仝上（按自夏以十三月起一見樂稽耀嘉）

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

更備號改正朔易徽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宋書禮志清河郡本實作寶周則復始下有正朔改則天命顯也八字）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文選答賓戲注晉紀論注類聚人部古微書）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文選注仝上又云等論注又應貞晉書園集詩注引天質地文四字）

三王肴失故太三教以相變夏人之太敎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太敎以敬

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太敎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禮表記正義古微書）

按白虎通云三敎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敎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敎故忠爲人敎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敎也（闕天敎忠彫於愚誠故失野敬彫於祭祀故失鬼文彫於飾貌故失薄）

天子又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通典禮唐虞又殷六廟周七廟仝上）

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禮王制正義周禮大司徒疏作國君王者封上應列星之位古微書）

注若禹六爲鄭房心爲宋之比仝上（周禮疏無之字古微書）

其餘小國不中星辰（周禮疏無辰字）者以爲附庸仝上（按周禮疏連上爲注今據禮正義新爲正文古微書脊象星辰大小也六字小注）

周齊又等洽又精又見公羊隱元年疏齊又等洽又等齊、春秋
三等象三光禮王制正義　古微書
注又精是其總洽又行分之則洽又剛甲
丙戊庚辛其諸侯之臣洽又柔乙丁己辛
癸仝上
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
候王命美伯之言白明白於德子者奉恩宣
德男者任功立業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禮洽
統理一國修身潔行美公羊疏元年疏○禮王制正義俗公者爲

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者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　古微書仝王制正義
爵者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名通若墨
星之有附耳然故謂之附庸矣仝上
湯成於三剋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
國也禮王制正義　古微書故下有每州二字
質家爵三等者洽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又
等者洽地之有又行也合三從子者制出中
也公羊桓十一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桉合三從子者公羊傳云春秋伯子男
一也解詁春秋改周之文從質合
伯子男爲一繫露第二十八篇云又等
文多而實少三等文少而實多
古者諸侯又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
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公羊
桓二解詁○疏云春秋說文
立三台以爲三公主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
大夫內宿部衛之剋八十一紀以爲元士九

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公羊桓八疏　古微書部衛俗衛部
宋氏注十二次上爲星下爲山川也此言
天子立百二十官者非直上紀星數亦下
應十二辰故曰下應十二子也仝上
按續漢天文志云天者北辰星合元垔
耀建帝彤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剋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
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剋下
應十二子又按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

記上台天老配中台玄聖配下台謂之三公路史云黃帝左三公顓帝左九卿堯陵太守皇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

賜虎賁得誅賜斧鉞得專征伐後漢書袁紹傳注

斧鑕主鼠行斬狂詐斧之爲言補也御覽器物部八古微書

荊者側也初學記政理部

墨剿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劓爲五荊臯次三千公羊疏二十九疏古微書

按此文與周禮司刑文異徐疏引鄭君駁異義云皋陶改髕爲荊呂荊育荊周改荊爲刖然則司荊職周制也孔子爲春秋采摘古制是以元命苞之文與司荊異

王者置廷尉讞疑荊者官之平下之信也尉者尉民心撫其實也安左字士坐一人詰屈折箸爲廷清河郡本爲廷下育尉字示戴尸首以寸者爲言寸度治法數之分示唯尸稽清河郡本尸稽俗尸稽於十舍古微書十舍則洽育分故爲尉示與尸寸說郛古微書清河郡本

宋均注士事也坐係也屍人死也人死不可無乃藏之者示天下不可無死也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

獄者刻碑也書鈐獄荊

爲獄圜者象斗運合初學記政理部御覽刑法部九書鈐獄荊引員者象斗古微書運作還清河郡本

宋均注坐獄圜者象斗運也仝上清河郡本古微書斗下育之字

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又見類聚木部文棘夾選策秀才文注棘夾心育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夫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初學記仝上又果木部引樹槐而聽訟其下者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御覽刑法部五類聚木部引樹棘聽訟其下者願取其夾實也御覽木部八引樹棘聽訟其下者棘

夫心育刺言治人者原心不失其夫實也又木部一引樹槐騶訟其下注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事類賸木部同　古徵書槐木者靈星之精人君樹槐騶訟其下又治人下育情字事從辣令字在其情上歸實下育也字清河郡本事上無實字其情上無人字言上育爲字

剃字從刀從并并以飲人入并爭水陷於泉以刃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故字從刀從并也　一切經音義分別業報略集又河渠述嘉俱舍論命上育身字

兩言爲詈刀詈爲罰罰之言罔陷於害　廣韻十月

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　又見初學記樂部首六字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己爲本　御覽樂部五古微書清河郡本無首六字以成之作也無是故以下等語

宋均注和盈於內鄉人邦國咸歌之發於外形四方之風也　初學記仝上古微書引注止育內鄉人外邦國咸歌之九字清河郡本發于外上育遘字

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　又見論語八佾正義周禮大司樂疏業上育之字故云韶之言紹也　禮樂記正義御覽樂部五末七字作韶者紹也古微書作故樂名韶韶者紹也

舜服繼堯之業　御覽仝上古微書

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駢清河郡本帝王部御覽仝上又皇王部七無末四字大司樂疏引作禹能恵竝三聖古微書故字下育樂名夏三字清河郡本

駢讀曰頻頻猶無也　御覽仝上按無字古微書無作並說

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　御覽樂部五皇王部七濩者救也　駢清河郡本帝王部樂部八引止此記正義末九字作樂曰濩救也古微書清河郡本

文王時民大樂其興師征伐故曰詮大司樂疏引止此御覽仝上古微書無曰字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樂之端不可一也　御覽樂部五文王時作武王之時民下無大字故曰武作故樂名武

各樂其君所爲故不可合四樂以爲一也　仝上古微書

按春秋繁露第一篇云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顯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　御覽引韓文治作宜外樂露成

者本末實文續以其實（韓文集此十字）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莅莅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與此緯文同始董君蓩用祕經之文與下又云

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莅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肴此莅功既伐云崇作邑云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莅言民所始樂者莅也

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名之以始而重本之義也凡一百五十五言

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俾其莅功（續漢書祭祀志注東觀記紀樂志）

按此節首十一字不可解當肴訛字據樂緯露王者不虛作樂上云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此文典

□字當爲曲之訛禫字當爲新之訛律之爲言率也所以率氣令達也（御覽時序部一大義謂律呂第十五引首六字古微書）

率猶遵也（仝上古微書遵作導）

黃鐘者始黃（禮月令正義）

注始萌黃泉中（仝上）

按藻志云黃者中之色鐘者種也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肴形肴色色上黃五色眞盛焉故陽气施種於黃泉孳萌萬

物爲六气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
宮聲也
歲之爲言遂也御覽時叙部十七 古微書
注遂出也出行事於所直辰也仝上 古微書直作值
三季閏以起紀書鈔歲時 清河郡本 御覽時叙部二閏上有一字
古微書閏上有一字紀下有也字
朱均注紀洽也三季加以一閏以成歲也
仝上 御覽成上有爲字

冬至日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烁冬
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書鈔仝上 古微書 清河郡本合上有道字
注舉猶備也仝上 古微書 清河郡本 朱均注同
陽气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
三月一時九十日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又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首二句 大義釋名弟一無陽气字數極數字三月字皆別作合於日下有也字 古微書
朱衷注四皆皆豫此類不唯皆也文選仝上 古

七政貞日月明古微書貞作度
三率一閏不告朔非禮也天閏正時以作事
厚民生之道權機是在書鈔歲時 古微書無一字 清河郡本三率作二率誤

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又見續漢書律曆志
論紀爲一十七萬六千季路史九頭紀注又餘論大素之季古微書萬歲下作分爲十紀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
天人同度正洽相受書鈔从古微書增 天垂文象人行
其事謂之教教效也言上爲而下效也廣韻三十六效 御覽文部九 古微書教效也二句作教之爲言效上爲下效道之始也
乾動作靜文選頭陀寺碑文注
日月出內璿機得常天王崇靈聖王相功北史袁充傳 隋書天文志相作初 古微書天王作天帝
屈云挾一而起者爲史史之爲言紀也天度文洽以此起也御覽職官部三十二 按云字誤當作中
天之言填詩君子偕老正義
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各承氣而

太載水而浮天如車轂之過水者天地之包
氣又行之始焉萬物之所繇生 水者起又見初學記地部水經注河水
元氣之膵液也 類聚天官書 水經注河水引文行始焉至末 文選郭璞江賦注引水者文行之始焉元氣之津液也 古微書郭注淨 清河郡本地各上有天字之過下有天左過地右動六字

宋均注天表地裏皆有水互相蒸騰化爲雨露右過以右爲尊所以尊天也又云物得水氣而發動 清河郡本

過者易也言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憲節

故其太字土力於乙者爲地 類聚地部 開元占經地占引白帖地任俗信 御覽地部一 廣韻六志引地者易也从土一者爲地 清河郡本爲地下有也字下又云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下又有地所以右轉者云云

注地加土以力又加乙者言奉太乙也 御覽土上

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與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勤勞出於地功名歸於天 土上 白虎通又行引首二句部下有職字 古微書無名字

土以謙自正以卑自敬終不自伐生養之
萬乃興雲雨以爲功一歸於天中 土上 古微書雨上有下字中俗也

天左旋地右轉 初學記地部 文選勵志詩注

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類聚天部一 玉海天文門 古微書 清河郡本萬里下脫接天如雞子云云

地不足東南陰右動終而入靈 大義門大義 俗處門論配支干第又 御覽地部一 古微書

注地不足東故言太子午以相明也脫誤 句有子午者陰陽也象所見處也故以二辰迴轉所不同以爲門也右動動而東也靈門已也陰臧於此也 御覽土上 古微書引自右動以下此俗已

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右轉迎天佐其道 類聚地部 白帖地 御覽土上 占經地占精俗清右轉俗轉右佐俗佑迎天下有謂陰氣也四字小注 古微書下右轉俗轉右 清河郡本萬俗濁道下有也字

注地生於離既不設當陽動退日少陽則

夾宓右行而迎陽者受其施育而成陽故
曰佐其道也御覽仝上　古徵書退日佗退居少陽佗少陰
日中爲言實也節也含一開度太節傻物咸
別故謂中日言陽布徹合如一故其太字四
合其一者爲日望中度尺吕千里太占經日
禮月令正義仝正釋天正義引日中爲言實也　古徵書中日之爲言實也一句
陽吕一起故日日行一度陽成於三故旁二
足烏烏者陽精其言傻吃俗人見傻吃侶烏
故吕名中大義論七政第十六　後漢書班固傳注引烏者陽中精　初學記

烏部引日中旁三足烏者陽精其傻吃也
御覽羽族部七引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旁三足烏烏旁三足烏者陽精其傻吃也
楚詞王注同熹其傻吃也又御覽天部三引陽數十又字又文選七命注曾二句佗陽成於三熹烏旁三足與其傻吃也　古徵書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旁三足烏日中旁三足烏者陽精其傻呼　清河郡本日中旁三足烏者陽精其傻呼也
傻吃濕潤生長中言御覽羽族部七　初學記烏部　古徵書濕作溫　清河郡本宋均注濕佗溫
日行一度吕太序行三百六十又日四分度
中一　占經日占一　古徵書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言陽布散立數合一

故太字四合其一
日徑千里書鈔日　清河郡本日徑千里下天七千里
日圓望中廣尺吕應千里周禮大司徒疏禮王制正義　玉海天文編　古徵書
鄭氏注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異千里而同一寸也古徵書
日左行周天二十三萬里占經日占一　御覽天部三　古徵書
月右行周天三十二萬里占經月占一　按經所引二條均日

月連文謂今於上條削月字此條削日字方合
太陰水精爲月又見書鈔月从書　日行十三度常朏任而受明精在內故金水內景　御覽天部四　古徵書糟上有陽字
受陽精也仝上　古徵書
歲星逆犯月法令救占經月占三
天生大大下疑有闕文劉爲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屈傍兩星巨辰子佐故爲北辰吕起節度夾爲紫微宮紫中言中此宮中中天

神圖洛紫微爲陰陽開闔皆在此中 周禮大宗伯疏
運動 陰陽開闔皆在此中 史記天官書索隱引自紫宮言起坦末紫宮言中八字爲紫宮言此也宮宮言中也文選圖都璇注全 古微書大極爲天極其作下帝居爲常居亦爲紫宮下作紫宮吐陽含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言天神運動餘俱同 清河郡本紫者之爲言此也宮之爲言中也言天神運動下同

宋均注十二宮中外佐各定總謂坐紫宮也 紫隱全上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宮坐爲言宣也宣大太精爲神垣 紫隱全上 文選七命注 古微書垣下脊也字 清河郡本周天分爲三十六宮宮之爲言宣也宮氣太精爲神垣

紫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又帝臣合昔 周禮大宗伯疏 藝紹傳三十一疏無曰字昔作明 文選月璇注引大微爲天庭 古微書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紫微宮爲大帝中脊五帝座五帝合明

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太一坐星高屈深藏故名北極也 公羊昭十七疏 古微書高也作極也末句無也字

常一不易玉衡正 文選長楊璇注

天樞得則醴泉出 文選魯靈光殿璇注

杓星高則羣龍吟 文選歸田璇注

玉衡北兩星爲玉繩又見文選閑居璇注七命注謂晓璇璣同府同條 詩注

星玉之爲言潤刻也瑕而不掩折而不撓御覽天部又 古微書 清河郡本止引舊句而作二

宋均注繩能直物故名玉繩潤作器全上 古微書繩以矩度 清河郡本

魁下六星謂第四比曰三能又見後漢書主簿鄧彪傳注 占經石氏中官攝提格太陰舍紀三公 占經石氏中官占下三比爲臣王圖憲昌三十六字 古微書能作台 清河郡本 比作相比圖作符下攝提格字

注皆升文昌三能也太顯顯又帝之德行 古微書能作台 清河郡本

能古之台字也耐今之能字也全上 古微書古字作今 清河郡本宋均注古之今之俱作即

三台星色齊君臣和不齊大乖御覽天部又 古微書

上將建色日上威炎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 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老幼司中主災咎也

史記天官書索隱 古微書他紫宮之垣上將建威武大將正左右老幼他災咎災咎佐理 清河郡本上將上有文昌宮三字建色曰上威他建威武末二句他同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也

宋均注緒餘目也 清河郡本

太尉主甲兵又見書鈐題辭設在備御覽職官部六十七 古微書太他天

注今時尉官準此義 仝上 古微書無也字

上天一星爲郎將三 類聚職官部 御覽兵部古微書天一上星爲大將

左角理物以起右角將率而動 史記天官書索隱 清河郡本古微書而動下有故曰左角理右角將八字

宋均注左角天田右角天門也 清河郡本

攝提之爲言提攜也言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 仝上 占經客星占七引言下有能字以接於下有象人主統御之權七字 古微書言下有能字末無也字 清河郡本言下有能字

宋均注提引也 清河郡本

亢四星爲庙廷 仝上 古微書庙廷四星亢也 清河郡本

宋均注亢爲疏庙 清河郡本

房四星心三星又見後漢書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 御覽天部五引止此兩口衛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 御覽人事部一百八公羊昭十七解詁引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 古微書無房四星三字

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乃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 御覽人事部仝上 古微書成他盧以下有爲字

心爲天王 詩小星正義

鉤鈐兩星以閑防神符閫舒爲主鉤距以備非常也 史記天官書索隱 古微書鉤鈐上有房有五字閑他開 清河郡本無主字

宋均注鉤鈐在房後以尉明堂也 清河郡本

尾九星箕四星爲後宮之場 又見史記天官書索隱 古微書

爲南宮其庭太微 御覽天部五 清河郡本引尾九星至之

宋均注尾西一星名神宮 清河郡本

牛女爲江瀆江瀆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

遺意 類聚水部 事類賦地部 御覽地部
古微書 二十五潮他潮 事詞類奇遺他潮
清河郡本

織女星主果 御覽果部一 古微書他主瓜果
蜻蛉陰精流生織女太地候 御覽天部又
古微書生他星
宋均注地候鎮星別名也 仝上 古微書

織女之爲言神女也成衣太紀故能齊成文
遺憲天道 初學記寶器部 古微書能齊作
齊能識
女工之事齊能神天下故懸以衣人得此
氣仝上 古微書

須女四星十二度主布帛 御覽布帛部又
古微書
危東六星兩兩而比 御覽比
他北 曰司空主水 又見
類聚職官部六 金木守之天下憂水 御覽職官部六
古微書 清
河郡本無六星二字而比他相比而北金下
缺木字

宋均注司空六星二名司祿二爲司命二
爲司非二爲司危也 清河郡本

營室十星埏陶精類始太紀綱包物爲室 史記
天官書索隱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宋均注人休息於室故謂陶精綱紀使各
安其倫也 清河郡本

營室星十六度主匈士之權 禮月令正義
奎十二星十六度主奎庫之兵 古微書 清
河郡本十六度下他軍府也

宋均注五方之武庫之兵 清河郡本

蓮中四星天騎一曰天駟也 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止此上天
字他 菊一星王良主天馬 文選恩元曜注
曰 古微書引天駟下
無也天馬下有也字 清河郡本蓮中四星
曰騎天駟下無也字

宋均注騎即造父星也又云天駟房也按

房在河西云蓮中者即非房也 清河郡本

天陵主尸 禮月令正義

鼻六星鼻之爲言畢言物成就繫畢 詩小星
正義
卷舌主口語災惑臨之下多亂謀國君以口
舌之害寇起 御覽咎徵部二 古微書寇起
他起寇
帝位明也即畢星光大也 御覽休徵部一
占經圖方七宿占
一無二也字畢他鼻 古微書鼻七星十一
度帝位明即鼻星光大也
鼻畢間爲天街日月又星以出入災惑守之
而不通天下危 御覽咎徵部二 古微書

畢爲天階史記天官書索隱　清河郡本畢爲天街昴爲附耳

宋均注天街二星在畢西附耳一星在昴

觜清河郡本

參七星十六度主邊兵邊月令正義　古微書

咸池主又穀其星又者各有所職以蓄積爲天特又穀其字從又見文選景福殿賦注無所字　索隱案以蓄積八字御覽作以積委爲國穀也古微書仝御覽無穀字　咸池之爲言皆多也之字從御覽增　言穀生於子水含秀棲實至炁精盛故一名又帝車舍御覽無帝以車載穀而

穀也史記天官書索隱　御覽時序部二十二又以車載物以穀運之爲言洪河化之古微書注帝字又車下脫以穀運之爲言二字　清河郡本各有所遺下即接咸池言穀生於水盛實化含實棲精字車舍化居舍旁下有之字

宋均注穀有五故星主之御覽仝上　又見古微書西北六者爲天廩秦地主太白東北爲天獄

穀運也主辰東曰天倉衛齊魯也主歲與南曰司空主鎮楚之分也西南爲卿魏也

主災咸五星明則倉庫實清河郡本

漢主河渠所以度神通四方史記天官書索隱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宋均注天潢天津也津湊也故主計度也仝上　古微書無故字　清河郡本仝古微書

古訓怪主下　觀掌記政理部　古微書此條下有同注星名近漢星七字小注

蓬位有九星勾曲一處一爲天篤司又星之處日月之淫穀運守之日食星隊天下亂書鈔　古微書　清河郡本旁注運

注天旗參旗也參旗色翼於常則日月又

星亦變爲色憑之若炭惑守之不離則變有日食星隊爲篡殺之先徵仝上　古微書　清河郡本止矢附於矢星四射古微書　清河郡本止矢附於矢星四射七字矢附上空二字仝上　古微書四方上有注四方射之也四射二字　清河郡本宋均注同古微書

柳又星詩小星正義

東井八星主水衡也史記天官書索隱　古微書無也字

直弧北旁一大星曰南極三字从占經沾古微書無曰南極御覽星下旁爲字老人星占經無星見則王安三字老人上旁爲字不見則兵革起御覽作治亏王壽常以秋分候北南郊御覽作治亏則見見則王壽常曰烁分候北南郊古微書老人星下作治亏則見見則王壽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清河郡本嘉置弧南下一大星爲老人治亏則見見則主壽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古微書無曰南極八字餘與類聚同

宋均注春分候之西郊秋分候之東郊皆在南方清河郡本

天狗主守財倭漢書馬融傳注書鈔星占經外官占作王狗主守城賊與財形相近古微書此條下旁近鬼宿二字注

翼宿書鈔宿作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豐榦爲樂庫爲天倡先王以賓於四門而劇天庭之衛主俳倡近太微而爲書鈔無爲字尊書鈔倡優御覽樂部七古微書宿作星榦作茂清河郡本無宿字榦作茂

宋均注翼宿不明則樂闕也清河郡本

填星縮旁大災觀象玩占填星行色變異太白贏則將相謀縮則侯族患又見觀象玩占太白行色變異員而不行我國爲主占經太白占

熒惑守軒轅貴妾爭熒惑守營室羣妃闕御覽咎徵部一古微書

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史記天官書索隱古微書清河郡本

宋均注辰星正四時之位得與北辰同名也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位作治

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續漢書五行志注初學記天部

雲清河郡本御覽天部十四無之氣字又御覽天部八作陰陽聚爲雲占經雄氣雲占引陰陽之氣聚而成雲古微書仝御覽天部八聚下旁而字

陰陽交爲虹蜺又見初學記天部御覽天部十四離爲倍儀分爲抱珥續漢志仝上占經虹蜺占引陰陽氣診乃生虹霓古微書爲虹蜺上旁而字清河郡本交作立誤

枝如涓日向外曰倍刺日曰儀在旁如半環向日曰抱在旁直對曰珥

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初學記天部清河郡本精下旁也字無雄曰虹六字而旁交爲虹蜺亢爲倍蟲偏爲抱珥十二字

陰陽和而爲雨廣韻入語　御覽天部十
事類賦天部　古微書和而
爲雨卽接上聚而爲雲下

陰陽凝而爲雪初學記天部　御覽天部十
二凝作揚無而字　事類賦
天部　占經雪占無而字　古微書

天地積陰寒則爲雪書鈔雪　廣韻十七薛
引陰凝爲雪　清河郡
本天地積陰之氣凝則爲霜寒則爲雪

朱均注升者爲霜降者爲雪清河郡本

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御覽天部十三
占經雷占引陰陽
爲雷電占引下一句　古微書合下激下俱
有而字

藏氷以時則雷出不震事詞類奇天類

按此文見初學記天部引後漢郎顗上
書云凡藏氷以時則雷出不震弃氷不
用則雷不發而震雷于天地爲長子以
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雷二月出地
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
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能除害
出則興利人君象下易曰云云見今後
後漢書郎顗傳

按後漢書無文蓋范蔚宗刪節之也今姑仍

類奇別之

陰陽凝爲霜書鈔霜　占經霜占　御覽天
部十四　古微書凝下有而字
清河郡本陽作氣

陰陽橆而露下露下以潤其艸本也編珠天
地　占經露占引陰陽橆爲露　古微書散下有而
字潤下無以字　清河郡本作陽氣發爲露
無露下八字有霜之爲言傷也露之爲言茂
也十二字下卽接霜以殺木八字

霜以殺木露以潤艸初學記天部　御覽天
部十二　事類賦天部
占經露占引下一句　古微書　清河郡
本

霧陰陽之氣陰陽怒而爲風下六字又見文
選風賦注廣韻

一東　御覽天部九亂而爲霧初學記天部十四　廣韻十遇引
陰陽亂爲霧　占經露占引陰陽橆爲霧
風占引陰陽怒而爲風　古微書霧陰陽之
氣也在亂而爲霧下　怒而爲風八字又見
清河郡本

玄星流爲兗州兗之言端也信也蓋取兗水
以爲名焉十字从晉書　地理志增　言陘精端故其氣纖
殺分爲鄭國類聚州部　古微書兗之下有
爲字無信也至名焉十字　清
河郡本五星流作七星散無信也至名焉十
字分爲鄭國在爲兗州下言端上有爲字

鉤鈐星別爲豫州釋文無　豫之爲言叙也又見晉書
地理志　言陰陽陰陽釋文
作陽氣　分布各得其从釋文增其字

麗故其氣平靜多序七字从也類聚仝上經典釋文增經典釋文仝正釋天古微書處下脊也字無故其七字清河郡本仝古微書別作散

冀皇激爲幽州分爲燕國又見晉志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激動易曉故其氣躁急類聚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激作刺易上脊字

幸牛滦爲揚州分爲越國又見晉志御覽州部十七大爲揚山類聚仝上古微書揚作楊清河酒本揚山下脊滦之爲言傳也其人易近于詐二句

鷹危之精滦爲青州又見晉志無之精二字分爲齊國

太爲萊山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

營室滦爲并州分爲衛國又見晉志之鎮太爲嗣山并之爲言誠也精舍合并其氣勇杭誠信也仝上經典釋文仝正釋天引作并之言併也陽合交并其氣勇壯抱誠信也御覽州郡九引并之爲精合交并精舍合并古微書作精合交并杭作抗清河郡本鎮上無之字合作交杭作坑

天弓星主司弓弩滦爲徐州晉志作天弓氐滦爲徐別爲鄏國徐之爲言舒也言陰牧內安詳也仝上古微書牧作收清河郡本別作分

昴畢間爲天街楸爲冀州分爲趙國又見晉志太常山仝上御覽地部四無間爲天街四字古微書太爲常山字實字記河北道十二古微書太爲常山下脊其下脊祠脊安天王八字清河郡本太爲常山下脊冀之爲言異其人之信且夬裂也十三字又一條云畢散爲冀州下二句仝

注常山卽柢也乃畢昴之精白帖西山朱均注出作山乃作是

觜參滦爲晉州晉之爲言臻也又見晉志觜參作參伐后作訾物類拯救其氣急切沒剝矣類聚州部古微書清河郡本矣作也

桉張衡傳引作別脊晉州下云晉州之舊在於灆世崇書志在帝始置晉州

東井鬼星楸爲雍州分爲秦國東牢殽阪同脊灆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并動深之萌其氣險也仝上御覽州郡部十引作雍塞也東距坂同脊灆中南含高山阻居庸是古微書深作升清河郡本鬼下無星字西脊作西在南含作南含

軫星楸爲荆州又見晉志分爲楚國荆之爲言强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說郛古微書清河郡本悍急也下脊以十二州之分國而列周天象矣十三字

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惇濡流施潛行也故其
土字兩人交一吕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
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御覽地部二十
二　大義釋名第一引曾十五字　古徵書
宋均注水由地中行故曰流施潛行也清河
郡本　（

火之爲言委隨也清河郡本委隨也下
倣此言萬物亦施也　故其
字人救二者爲火初學記器物部　古徵書
清河郡本另一條與此條同唯二者倣此子
者

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爲
言觸也氣動躍也十字又見類聚木部其字八推十爲
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御覽木部三　古徵
書字上有土字　清
河郡本止木之二句宋均注觸氣而土又一
條云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也
土爲言吐也言子成父道吐也也字疑衍氣精以
輔也陽土於三故成生生字疑誤其土字十加一
爲土御覽地部二　古徵書爲言上有之字
子上無言字氣上無也字生倣上加一
倣矣一　清河郡本土之爲言吐也萬物遇
之而發出也

山者氣之苞含所以含精藏雲故觸石而而
白

帖倣出類聚山部　御覽地部二　白帖交
雲　出廣譜山　文選蜀都賦注引山有含
精藏雲故觸石而出也　古徵書　清河郡
本末句倣此故雲觸石而出也
聖人一其德審者循其轍長生久視御覽人
事部一　古徵書

一其德言盡得其帝之精氣也循其轍言
不違其帝所御也如是則皆得長生久視
言所行當天也仝上　古徵書

不以命制則愚者惰慢智者無所施其術殊
物逆道天不殺故太三命以壓策所以尊天

一節三者法三道之術仝上　古徵書殊倣
不以命制愚慢之人則賢人道術不得施
行勢相反仝上　古徵書

命者天之命也又見文選蜀都賦注長楊賦
注命倣令選命論注天上有
下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又見辨
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仝上　古徵書

帝天帝也八十一陽氣相乘之極仝上　古徵書
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爲命也仝上　古徵書
援神契曰隨者逆天道常善之行則隨其

暴虐行以殺之仝上　古微書

胥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愆忒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天絕人命沙鹿襲邑是仝上　古微書無天字

忒錯也襲猶淪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也仝上　古微書

校公羊傳襲邑解詁云襲者啖陷入地中又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胥三一

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習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既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既故曰遭命

又氣之精交聚相加以迎陽氣道人致和仝上　古微書

又氣又行之氣仝上　古微書

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仝上　古微書

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人其左字二人爲仁仝上　古微書以人之人倣仁

仁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仝上　古微書

人十月而生詩生民正義

校繁露第四十三篇云天之大數畢於大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

育養長於上至其功必成実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淮南精神訓云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又見類聚人部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御覽人事部四古微書神倣人清河郡本

在天爲文昌在人爲顏額太一之謂也顏之言氣畔也陽太於亖故顏博亖寸御覽人事部亖古微書

天脊攝提人脊兩眉爲人表侯陽太於二故眉長二寸白帖眉古微書清河郡本

注攝提兩星賴曲人眉似之仝上清河郡本古微書類伬顏

髮精徹爲鬚髯从古微書增腦之爲言在也人精在腦御覽人事部十六古微書在腦下脊清者入之液也六字

口古微書口伬舌之爲言達也陽太於三故舌在口中者長三寸象斗玉衡舌在趾又見史記酈侯世家索隱無中者二陰合脊四故舌淪入溫內者長四寸御覽人事部八古微書

玉衡三星魁四星也御覽仝上

脣者齒之垣又見白帖唇所以扶神設端若脊剡星與外脊唱故曰脣亾齒寒御覽人事部九古微書清河郡本脣者齒之垣也故脣亾而齒寒也

目者肝之使又見御覽人事部七清河郡本目上脊天字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白虎通情性古微書清河郡本

宋均注目主洞察肝辨喜怒蒼龍之精主生故目法蒼龍清河郡本

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也五字从清河郡本增制割太斷白虎通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

宋均注肺主收束鼻主斂聚白虎金精藏固之表也清河郡本

耳者心之候亖字又見御覽人事部七心者火之精清河郡本心上脊上爲張星火成於五虛上火字从古人字

增故人心長五寸白虎通無成於以下九字从白帖古微書增白帖引自心者句起無上爲張星四字清河郡本長上脊各字

宋均注人心俱長五寸是異禽獸也禽獸之心不能五寸也清河郡本

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白虎通仝上古微書清河郡本無末亖字

楊應階曰子夢子北宮意問章云夫心也亖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

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脾之精爲本其臭爲香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元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皇其竅上通

於口與此緯文耳者心之候陰者腎之寫異又據樂動聲儀說耳爲心之候竅爲腎之候此文陰字當作竅白虎通引此緯文下云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今說文藏者多如子夢子說又此緯以文藏之位上爲星斗與言文藏之神爲星宿者義通張星爲南方朱鳥之宿斗運中央故土藏應之子夢子以爲鳳皇鳳皇二字疋軒轅之說軒轅亦中宮屬土也肺神爲伏虎伏虎即謂方白虎此緯文蓋脫上爲鳳皇四字

脾之爲言埤著也如鼙鼓伏合埤著也御覽人事部十 古微書

胃者脾之主腑穀氣胃受穀氣脾氣磨穀氣胃穀氣也御覽人事部十七 古微書 句作脾者胃之府主稟氣

腸胱者肺之府也腸者鬱決腸胱亦常張脅

勢故腸胱泄難也御覽人事部十七 古微書 脾下無者字

掌圓泫天以運動指爻者泫爻行御覽人事部十一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宋均注土爲德應拇指火性燥應次指金屬廣利應中指木性能下不能上能開不能收應無名之指木與土等而不及應小指爻者使用不同故以法五行也清河郡本

陽太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陰極於八故人肴八幹長八尺御覽人事部十二 古微書 八尺作八寸

宋均注結節也御覽仝上

臍者下流竝會合爲齊臍御覽人事部十三按齊當作臍注文亦有誤字古微書齊作臍當是臍字之誤

宋均注齊仲也方竝臍者也仝上古微書仲作中

腰上者爲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爲陰豐厚地之象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仝上古微書

譬之爲言跂也陰二故人兩臂仝上古微書

膏者神之液也廣韻六豪御覽人事部十六古微書膏誤作脩作人

北方至寒其人形短頸御覽人事部十

短頸畏寒仝上

伏羲龍狀書鈔奇表

倉頡四目是謂竝明路史史皇紀注

黃帝龍顏又見初學記帝王部得天庭陽上洽中衙取象文昌戴天履陰棄數制剛御覽皇王部四大義論又帝第二十一引黃帝龍顏得天庭洽中衙取象文昌入文耀鈎古微書棄作秉清河郡本黃帝龍顏是謂數皇無下四句

注顏肖龍象似軒轅也庭陽太微庭也蓋天天文在首履陰陰字在足下也制綱紀也紀正四輔也御覽仝上

宋均注數度也皇尊也清河郡本

顴項駢幹上洽月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仝上又人事部十二大義仝上古微書幹作齒集威作秉度

駢猶重也水精主月參佐主斬刈成功兼此月職重助費以爲表仝上古微書費作貴

顴帝嚳干是謂崇仁路史史皇紀注高陽紀帝譽嚳干是謂通明又見初學記帝王部路史史皇紀注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御覽皇王部四兵部八十七路史高辛紀注大義仝

上引入文耀鈎譽作嚳通作清古微書清河郡本通作清無下二句

宋均注干楯也招搖爲天戈戈矛相副戴之者像見天下以爲表仝上古微書無者字像作象下作中清河郡本止干盾也三字

奏倉八采又見書鈔奇表白帖眉是謂通明路史史皇紀引止此麻象日月璿機玉衡類聚帝王部初學記帝王部御覽皇王部文昌入文耀鈎大義仝上末四字作陳龍攷功古微書清河郡本

宋均注齊七政定星辰序日月作歷閏也清河郡本

舜重瞳子是謂滋涼又見初學記帝王部路史史皇紀注佗舜目重瞳是上應攝提下應三元路史有虞紀注滋涼佗重原謂無景大義仝上末佗呂梲三炎入文曜鈎古微書滋涼佗承原清河郡本止首二句

宋均注滋涼育滋液之潤且清涼炎明而多見也初學記仝上古微書無滋涼二字清河郡本無之潤二字路史史皇紀注

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路史史皇紀注

湯臂四肘古微書是謂神剛又見書鈔奇表佗三肘是謂融剛佗二剛佗肘纖緯帝王部剛佗肘路史史皇紀注四佗三神剛佗神望象月推移以發四方白帖臂御覽人事部十古微書清河郡本

宋均注四肘是謂之神肘清河郡本

文王龍顏桑肩墨羊御覽皇王部九又人事部十桑佗倉無墨羊字古微書

桑肩言象龍膺曲起皇王部仝上古微書膺佗肩

文王四乳是謂含良又見路史史皇紀注蓋浴酒旗布恩舒惠書鈔奇表類聚帝王部九人事部十二蓋佗善惠佗明清河郡本

宋均注酒乳也乳天下之謂亾字从御覽增能乳天下布恩之謂也初學記仝上御覽仝上引上八字類聚仝上無乳天下亾字之謂佗以之古微書清河郡本引無乳天下之謂五字

詮王駢齒是謂剛強又見書鈔奇表初學記帝王部路史史皇紀注取象參房承命誅害以順天心御覽皇王部九無取象四字又人事部九無承命二字順佗從古微書武王駢齒是謂剛強遂命誅害以順天討一日取象參房誅害以從天心清河郡本止首二句

宋均注房為明堂主布政之宮參為大辰主斬殺兼此二者故重齒為表御覽人事部九初學記引重齒以為表亾字古微書無之宮二字清河郡本引同初學記

蚩尤虎卷威文太兵御覽兵部七十路史蚩尤傳注

宋均注卷手也手文威字也御覽仝上

后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肉亢戴土食穀御覽人事部九路史高辛紀注古微書

宋均注面皮肉土象也頤面為下部下部為地巧於利也仝上古微書面皮佗頤無也字巧佗乃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肉睿悳生而能書及受河圖錄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

神農世怪義生白皇圖地形又見路史炎帝
炎帝之臣又脈道御覽地部一　古微書
皇下有是字脈道
怪義白皇之母名也白皇為神農圖靈地
形通水道之脈使不壅塞也仝上
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洛女節夢接意感
生白帝朱宣書鈔一百　文選辨命論注無
黃帝時三字白帝二字　玉海
讖璣門無首三字又玉海無接意二字　古
微書
注華洛名魏朱宣少昊氏文選注仝上　古微書無
首五字

姜為天子季娵下旬御覽人事部
姜季娵四字　夢白虎書鈔
御覽虎部帝
古微書仝　遶吾書鈔一百
吾字　馬御覽地部
部作易　喋子河清
郡本喋子人事部
作諜其子其母曰曰作為扶始書鈔無
人事部扶字　升高
無高字　邱覩白虎上有雲地部下有虎之狀
虎字又御覽時叙部下有如虎二字　書
古微書白虎作白帝雲下有虎字　感已鈔
己作　生皋陶書鈔一百　御覽地
南　索古微書索
扶始問之如堯言御覽時叙部二十四路史
發陶辨伯翳篇引止此　又索扶始人事部作
徵與語從人事部增又索扶始人事部作
堯聘索狀　清河郡本無此三字　朗
於荊法人事部三
引止此　皋次終始故太皋陶為大

理顓帝祥瑞部　白帖虎引作女節之如曰
扶始升邱見白虎其上有雲感以生咎繇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宋均注皋陶為士清河郡本
堯為天子妻馬喋子得皋陶聘為大理初學記職
官部
扶都感白帝而生湯顓帝王部　御覽皇
周先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扶桑
后稷推蓬生故稷好農御覽產育部一　路史
桑在生字上蓬推蓬生三字　古微書

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稷顓
木部　御覽木部一　路史高辛紀注又
御覽皇親部一首育周本二字無人字而字
稷上有后字　古微書
蒼帝稷感姜嫄而生卦之得震故閟蒼代商
路史仝上　古微書帝作神稷作積
注蒼神謂佑木王者也仝上　古微書
代殷者為姬昌御覽皇王部九　古微書
姬之言基始也昌兩日重見言明象仝上　古
微書

生於岐太於豐 仝上 古微書

岐雍州之山最大者也豐亦大 仝上

精翼曰 仝上 古微書

爲日精所羽翼故遂以爲名也 仝上 古微書

二炁青色 仝上 古微書 青色作光

木神以其方色表炁 仝上 古微書

遷造閤蓋文王爲閤伯時遷意東入詩紀十刻之間則消滅之言聖人所向無有拔

仝上 古微書 遷意上脫一西方二字則作閤

孔子曰扶桑日所出房所太其耀盛蒼龍用事精感姜嫄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爲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羽翼曰炁青光

宋衷注爲日精所羽翼故以爲名木神以其方色表之 仝上

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 初學記帝王部 古微書 清河郡本

宋均注蒼帝靈威仰 仝上 清河郡本

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類聚符命部 御覽天部五 玉海辨文選諸論碑文 荀悅申鑒注 文選諸論碑文

蒼帝之子故興也 晉書載記 鑒云帝迹衛

楊慮階曰白周先姜嫄至此皆言周爲

感其與房精謀鄭君注震爲足故蒼帝之興多以迹感后稷之生則然其起委曲爲諸侯金水及火據土也其徵又五星聚房應階梭大迹出雷澤夢履之生伏羲伏羲爲蒼帝其生亦以迹感據此則感生帝之說豈曰無徵鄭君所以宗緯與

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 禮大傳正義

又惠之運各象其類與以之名應篆次相代文選運命論注與孫皓書注引首二句王命論注無中二句

宋均注運篆運也全上

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瑞文選功臣頌注石闕銘敘注又顏延之曲水詩注光武紀贊注引下二句景福殿注引通三靈句

鳳皇銜圖寘帝肩黃帝再拜受詩文王敘正義

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全上

堯遊河渚夷龍負圖以出圖夷如黹狀龍沒

圖在玉滂祥瑞門引止此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文選石闕銘敘注路史餘論太尉河渚倫於河無以出圖十一字古微書引全玉滂

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文選七命注四子講德論注

鳳皇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伯既得丹書於是俾王改正朔誅崇侯虎詩文王敘正義

楊應階曰丹書者文王受命之瑞也銜自神鳥是類謀我應瑞中候篇名經疏引多倫我應唯公芊疏引倫我應瑞今从公芊言夷雀通卦驗言鳥元命苞言鳳皇詩正義云鳥者羽蟲之大名夷雀鳳皇之雛文雖不同其實一也

丹書一名瑞書鄭君以丹書即洛書正義申之蓬志尚書偽孔敘俱以洛書爲洪範失之矣其丹書之文見帝命驗與大戴踐阼篇文同鄭注學記引之正義以爲引大戴禮云丹書者師說云夷雀所銜丹書也路史乃析丹書瑞書爲二繫之黃帝紀其瑞書文據大戴桉學記

正義釋注黃帝顓頊之道句謂今大戴本無黃字或鄭見古本或後人足黃字羅氏以丹書倫於黃帝亦勇於自信矣

文王造之而未遂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類駱帝王部古微書

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文選修楚元王墓教注謝靈運傳論注

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文選三國名臣敘贊

桉瀛書眭孟傳云先師董仲舒有言雖

育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董君語其襲諸緯與此凡爲中興之主言之也

聖王獨見四海鬱王文選臯陶頌注清河郡本聖作明王作遑易緯乾鑿度注精出於天提日而冒北之也

受命誅橫順天之德書鈔卷功

鼓行喙息蠕動蜎蠉棍生浮著含靈盛壯文選頭陀寺碑文注

火離爲鳳又見文選頭陀寺碑注御覽羽族部三皇衛丹丹火玉海

春秋元命苞毛

增書遊文王之都鳳皇十字又見玉海聖文門

鳳書之紀類聚祥瑞部古微書無火離爲鳳四字鳳皇衛丹書作育鳳衛書下二句同清河郡本火離爲鸞爲孔雀爲鳳皇鳳皇衛書下同之紀下育也字

火離爲鸞仝上御覽羽族部三路史餘論鸞駭廣韻二十六桓引離爲鸞古微書

火離爲孔雀類聚羽族部御覽羽族部十玉海王會篇仝疋翼孔雀古微書

成王時扈方獻孔雀古微書

火流爲烏烏孝烏三字又見後漢書楚典傳事類賦烏下育也字陽精天意烏事類賦禽天在日中從天以昭意烏三字事類賦禽部引孝也類聚祥瑞部御覽羽族部七古微書烏孝止此昭作照烏下育何知二字天意作陽天之意下並同清河郡本火流爲烏下育何以書記瑞也六字餘並仝古微書

注火流爲烏陽精在日中從天以照也古微書宋均注烏名孝火德化烏喻其載木主之葬是也天降火化烏衆莫見而自止也清河郡本

人君至治所育孔鸞曰鳳暎樂紀二年七月順陽縣三足烏大赦天下詔書引春秋元命苞云

木實曰果齊民要術

三月榆莢落史記天官書索隱類聚木部古微書清河郡本

宋均注榆先生葉有莢皮色白三月落莢如錢古微書

瑤光樞爲鷹太妹之日鷹鸇擊初學記鳥部御覽時叙部二十五事類賦歲時部集上五字無之日二字鸇作隼仝上按原注在先字下星也

讀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古籀書

離于畢則日月亦將爭於上 古籀書

離少陽精關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 事類賦天部原引倣演孔圖注

君失德則地吐泉無衡冤 御覽獸部十九

宋均注冤陰精盛是陽見制也 古籀書

積骨成山流血成淵 文選海賦注

乙酉之歲除舊革政 北齊書禮儀傳

汝受命持天權 文選陶徵士誄注

許昌爲周當塗 文選景福殿賦注

齊受錄之期當魏終之紀得棄三十又以爲 隋書律曆志一 見握誠圖

部凡六百七十六以爲章

天門山上有葱所種畦隴悉成行人拔取者 類聚草部下 御覽菜茹部二 清河郡本成倣著

悉絕若精神而求卽不拔自出奇異辛香

元氣陽爲天精精爲日灑而分布爲大辰天 占經日占一

太於一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

天尊積 占經引倣精 爲日陽旦一起日旦發紀 占經引倣精 从

經火精陽气故外魏內陰禦鳥也日 十三字占經無

尊故滿滿故施施故仁仁故明明故 三字从占經沾

精在 占經在外在外占經倣光故火倣大鵬日

外景外景故 三字占經無 陽精外吐 占經同上引止此 天

有三百六十又度四分度之一布在四方日

日一秭喜愛遲使四方合如一故其字四合

一也 又行大衍論七政第十六御覽天部三引一歲三百六十又日四分度之一言

鵬布翼大翼合一故太字四合其一 書鈔日引日尊故日滿滿故仁仁故明明故精在外日日滿者常盛熏蒸也 古籀書引日尊故滿滿故明餘同書鈔下日字不重 清河

淵本同古籀書無翼上有而字

月者陰精爲言闕也中有蟾蜍與兎者陰陽

兩居相坿託抑詘合陽結治其內光炬中气

侶文耳兎善乘豫陽動也兎止言僖僖唪唪

溫暖名也月水止精故內明而氣冷陰生不

滿者譬於君也望而乃者气事合也乃面

缺者譬尊也其气弗弗故修衰成緯陰受

陽精故精在內所旦金水內景內景故精陰

沈翳不動月爲陰精體自燋光藉日熙止乃

明猶如臣自棄威假君也勢乃成其威月初未正對日故蝕光缺月半而與日相對故光滿十六日已後漸缺次漸不對日也大義同上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月也爲言闕也禮月令正義亦正釋天正義玉海天文門引月闕也初學記天部三文選月賦注引月也爲言闕也兩說繪繡與兎者陰陽雙居明陽也制陰陰也制陽御覽天部四同說佺設下有曰字雙佺相文選江淹擬潘黃門詩注引月乃兩闕者謂鄉會

宋均注謂遠也尊君也文選江淹擬詩注

鳥在日中稷陽衰陰也曰其在日中得陽气

故仁而能反哺在西者嘗晝日歸兌西是二八也門日所入處取其終也故左觀西論會義同上

兎居月中者陰裏陽也坎也气坎在子佐規在卯故兎屬卯老兎全上

胎鴿儛連吕鈞一動合於二故陰陽受成於三故日月星序張於四故昔起於五於五故行動布於六故律踊分於七故宿改萌於八故風布極於九故州吐畢於十故功成數止名

熒惑守列林若蛇蜕在司馬幣節爲亂占熒惑占七

填星動則水淺江海枯凶令曰地侯蹇天雨絲絲偽言咄咄民飢餓主憂在堯舜時填星占一

宋均曰一飛遶同上

太白高下進退應兵名舒疾左右爲應兵官義音在將斥在臣太白占一

穀失則攻戰刑故太白遶經天辱君父國被侵太白占二

太白守鼎政絕太白占五

刑失則簡宗廟廢祭祀故辰星不曰昔出當寒反溫四昔錯政辰星占一變一作亂

入五車則永開辰星占六閉一作反

畢星炎大色庚和同天下大亨國蔑未央方七宿占

參主斬刈處威行謂也又主權衡所以亨理

也又王邊城九驛故不欲其動也參白虎北體也其星三劍三將也東北星曰左肩王左將軍闕北星曰右肩王右將軍東南星曰左足王後將軍闕南星曰右足主偏將軍 仝上攝提反衡天下大敵異姓興石氏中官占上一

宋均曰反衡謂不東向也

宗人王先人曰岩嗣言

匏瓜王陰謀

天潢王河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

天漢一星天子都船也都延波誤

天騎四星在蓬中一名天駟傷一名王良王天馬仝上

又車三柱稼天下北車一柱不見三分一車行二柱不見三分二車行三柱不見天子自將兵石氏中官占中二

又諸侯王刺舉戒不虞

又諸侯生肖既在中

又諸侯星流四方外牧傷天子避宮公卿逃

太微權政所在

太微爲天廷理法考辭監討授憩劾宿授符神諸攻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二星東星曰左執法廷尉北稼也闕星曰右執法御史大夫北稼也執法所以舉劾中奸者也兩星北間南端門也左執法北東左掖門也右執法北闕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上相北北東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彎門也第三星曰次將次將北北太陰門也第四

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闕蕃四星南端第一星曰上將上將北北闕門也第二星曰次將次將北北中彎門也第三星曰次相次相北北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次爲四輔也仝上闕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中官占下三上有魁下六星兩兩而居曰三能主憩開憩宣符也十八字已見前

文昌王集計既福也天道文者精所聚昌者

揚天紀輔弼垂成天穆
斗爲帝令出號布政授宅四方故置輔星旦
佐功爲斗爲人君出穆而號令出主也
玉衡北繩
注直杓故曰玉衡也
衡出發起三公后妃恣君如賓疣
紫宮吐陽令陰 仝上
天庫主陳兵 石氏外官占四
傳說主祝章巫官也章請號出擊也

傳說盍女巫也主王后出內祭祀旦斷子孫
廢求哲嗣
魚星主雲旗統陰事調和雲雨出期
羽林主軍騎
壘城在軍佐
北落爲亾兵起 仝上
帝位明逢羽翮秀良則炎大色度和同天下
太岑國號未央 甘氏外官占五 古微書引 帝位至和同止
宋均注光大帝之精也古微書
宋均曰帝大帝出精也皇大帝出星 外官古五
臥星主夜行一度齊紀旦防淫
扶筐主威益量人知息耗
司命舉過滅除不辨
酒旗主上尊 清河郡本尊下即接林紀齊得筐宋大帝鋤檢陰陽滿陳剝宿成慝五星布恩神明和合四節
茲宣林紀齊得諸靈合懽故設酒旂旦人脩
齊仝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
以哺人古微書

諸王星主存亾
王星明則下坿从
宋均曰不明下倍畔也 仝上
九游鎮九州別邦 外官占六
九游星明則其佐多大人微則小人臨州
闕丌主滅除出官毀疏明恩旦帝五常
宋均曰闕丌主闕廷丌出官也毀疏謁於
王秣則德出於禮叟丌近明恩情所在諸
皇也

欽定四庫全書

仁義禮盛賢俊彰明瑞符感出景星守參客星占一

彗星四出滅六王彗星占一

世惑臣謀虹舒昭虹蜺占

木者觸也觸地而生大義釋名第一

陽吐陰化故水生木也論相生第四

土也爲言吐也含吐气精以生於物釋名第一

羸者纖纖清也陰寒也气使其清而纖論穀第

十四

苦者勤苦乃能養也

酸也言端也氣始生孀心自端也

陰害故辛殺義故辛剌陰气使其熯也

甘者貪常言安其味也甘味爲土味也王猶土也和成於四行也

脾者弁也心得也而賢胖得也而與肺得也而大腎得也以化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肺信

胖所以仁者何胖木也精仁者好生東方者

歡也萬物始生故胖穠木色青而脊柔肺所以義者何肺金也精義者能斷司方殺成萬物故肺穠金色白而脊剛心所以禮者何心者火也精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脊貴卑故心穠火色赤而光腎所以智者何腎水也精智者進而不止無所疑惑水炎進而不惑故腎穠水色黑水陰故腎雙腳所以信者何脾土也精土主信任養萬物爲也穠生物無所私信也里故脾穠土色黃

目胖使胖气仁而外瞷

腎生筋肺生骨者肺土也土能生木骨是身也本如木去於地上能成屋室故肺生也腎生筋者筋是骨也經絡脈以流注筋以相連節故遍血气腎水故生也肺生革者肺气也金能裁斷革次肥斷故肺生也心生肉者心火也肉是身也土地故心生也胖生爪髮者胖木也爪是骨也餘髮是血也餘皆水木也气故胖生也

吕駈生筋夾木气也義筋育枝條穠於木也 仝上

蒼精用事穠歲星夷精用事穠熒惑黄精用事穠鎮星白精用事穠太白黑精用事穠辰星論又帝第二十一

育瑤光貫月感女樞生顓頊女樞見大而感也 占經山崩

黄火精故慶都感夷龍而生 大義仝上

唐帝遊河渚夷龍負圖吕出圖夷色如綠鳧

夷玉爲柙白玉爲棺黄珠爲泥元玉爲鑑章曰天皇大帝合神置署天上帝孫伊堯龍潤滑圖在唐典右尉舜等百二十臣發視土藏土大麓 占經龍魚鼈蛙占

殷紂無道熒惑反顓 熒惑占一

宋均曰反出閻方也 仝上

月糜返 通正疑始 校下云月音隱還也卿月字乃方吕反注文下依此不複引

醜鰥鰥 通正釋詁古雋

大壯厥咎旅獒 通正釋詁重言

倔弱育輒本言育擊直言言曲品品 仝上

案下又云倔音蹶劇切弱音奇本音懿言音奇兩切言音魚品音蹶倔劇弱音渠本皇侃也詩爭言訢品謔也皆吕舒解義又倔弱又見釋詁謎語

懷懘悃懘 通正地震異音

士衆一人

宋均汪衆係也

離爲鸝鶴火精靈龜生水玄龜王北方 大義論禽

熒惑第二十四

春爲炭石者取其金气變也 仝上

地多夷楊 疑廣實錄○按此言楊州土名義也

妾爲妻支爲嗣精感類應則熒惑逆行變怪 占經熒惑占一

熒惑上乘太白色白而肉大將有罪斥者若戮死連入西方可以解之若兵在南切不可動動必有凶 熒惑占二

流星犯守熒惑宮中讒言大臣内外陰謀並起國多變異宰相有憂 流星占一

流星入尾中犯守之皇后族有誅死 流星占二

客星犯尾後宮多獻媚之人大臣有憂客星占二
客星犯守翼西宰輔羽儀王國禮樂修明聲名飛越遠方客星占六
客星犯天狗奸邪用事政令陰險民心不安客星占七
客星犯匏瓜國圖大熟民得利兩倍客星占七
客星犯守鉄鎖過兵失機大將戮死客星占八
天市主交易之府客星入犯有契約相爭司市佞奸之事客星盛者市人相鬬爲亂若有

更市客星占八
凡天象之變異皆本於人事之所感故逆氣成象而妖星見焉妖星占一
陰陽和則屏翳順時陰陽逆則異二施威風占
注屏翳吳二皆風神仝上
陰陽怒爲風故和風不用占若風失其常當以起日及方向占之風占
天澤沛爲雨雨占
和而爲雨雨固陰陽之和氣也雨占

氐房土木星也其出必經黃道東明大則吉暗動則凶候星善惡占
尾箕昏中君臣有序政令遠播尾箕晝見妃奪后位臣貪其貨候星善惡占
虛危二星不常出其出必主死喪凶荒之咎
星經謂其有惡而無善者也惟危星明大尚有逢凶化吉之處當以其色占之候星善惡占
牛女光明后妃勤慎嬪御獻功牛女黯暗百姓飢寒六畜疾疫候星善惡占

室壁同入紫微明大者朝廷多文詞之士政治修明若星不明朝廷不重文章候星善惡占
奎婁俱主兵事色赤爲善大將得功加秩色白爲惡將軍兵敗戰死候星善惡占
井星微明酒食馨香井星黑夫飲食伏毒鬼星微明淫祠以興鬼星芒角死亡滿目候星善惡占
歲星明大人主有德百福駢臻君臣同慶人物富庶若變爲天倍天猾之屬皆爲惡星其

國有殃君臣殘賊兵革四起歲多凶荒人民離叛仝上

熒惑星明政事急暴人主多徵若變爲天雀羅星之屬即爲惡星國多兵火死喪人民大耗仝上

太白星明不善不臺事當謹慎若變爲天杵伏靈之屬其惡倍於他星大則國以危亡仝上

塡星光明人主德性厚重政刑和平若變爲天伐天雚之屬皆爲惡星奸臣肆毒女主宣

淫刑罰失當天下不寧仝上

辰星明大寒暑和序五穀豐登若變爲天社天林之屬皆爲惡星天下大亂人民死亡仝上

黃姑色明天下大豐黃姑光黑穀無顆粒仝上

注黃姑牽牛也仝上

心者大火也其出經日月中道明而曲者爲善暗而直者爲惡仝上

人君政治休明賢良悉用陰陽以和風雨以時則黃雲繽紛於列宿之間雲氣犯列宿占

露以潤草豕人王恩澤濟萬民也露占

陰陽之氣鬱積成精聚而上升則爲星聚而下凝則爲石石怪井水占

井者清也泉之清潔者也仝上

太陽火精爲日太陰水精爲月麟龍鬬則日月薄蝕麟之爲言淩也陽中之陰也龍之爲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清河郡本

宋均注舉猶興也仝上

月之爲言缺也兩設以蟾蜍與兎者陰陽雙

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清河郡本兩設至末又見古微書無月之爲言缺也句而有太陰水精爲月六字

宋均注闕同缺朔則光盡望則光滿明爲生明魄則闕也兎屬陽蟾蜍屬陰清河郡本

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神也仝上

宋均注酒旗三星在柳七星分仝上

東方歲星木發榮應其候故歲列十二分之度也仝上

宋均注歲星每歲進一次十二歲而周其

度以春分戍見東方則辰見西方也仝上
與夫熒惑太白鎮星亦如之應變而按節也
仝上
宋均注熒惑火精太白金精鎮星土精也
仝上
水之爲言毀也毀盡則更生故物遇水而生
亦遇水而敗也仝上
金之爲言禁也當秋之時萬物收禁而止也
仝上

土之爲佐而道在敬大不煩化人主不任部
職仝上
春之言蠢也蠢蠢蝡運也春之爲言生也
當春之氣萬物屯生也故其太字屯下日爲
春也仝上
夏之爲言大也萬物當夏而壯也其象深其
質堅也故其太字百下久爲夏也仝上
秋之爲言愁也萬物至此而愁恐殘敗也故
其立字禾被火者爲秋也仝上
冬之爲言終也言萬物終成也水至是而堅
冰故其太字冰在舟中者爲冬也仝上
人之七孔內法五臟外方五行庶類氣契度
也仝上
宋均注萬類與人皆同一轍內外若契合
者也仝上
故其象龍者多騰躍象虎者多滯廉象牛者
多決裂象馬者多儆利象豕者多胡途象狗
者多塞戾象雞者多疎戾象兎者多缺少象

鳳者多晦昧象蛇者多尤睦象猴者多捷便
象羊者多繙餘以此十二象稽之於天度之
於地推於萬象方之庶類畫天法地是故爲
人取象於天地庭法紫微顏法端門願爲轅
北斗以應人之七孔鼻爲顯嵩高爲準目
以象河口以象海耳爲附域過界亭候也仝
下即接頭者神所居云云俱見前
人與天地并爲三才天㠯見象地㠯效義人
㠯作事通乎天地並立爲三其精之清明者

爲聖人最濁者爲愚夫而其首目手足皆相同者育不同於常者則爲禽獸矣 仝上

宋均注禽獸之口與鼻連異人者也蓁皇牛首蛇脅雙角非口與鼻連也蛇身蛇無手足也故言人首目手足皆相同者或缺其指則與人異禽獸之類也人可以生人可以死人故曰才 仝上

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夙載生男以爲不祥棄之平羊不踐又棄之山中會伐木者收養之以其初生而棄之故名曰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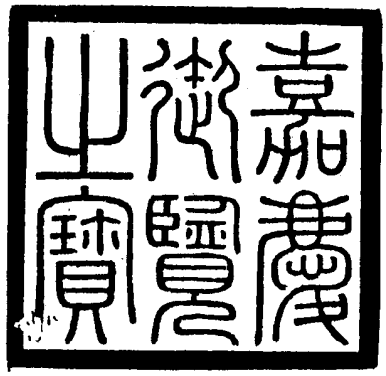
者鳥覆之又取而置寒氷上大鳥翼以一翼藉覆之以爲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相於吳是爲稷也 仝上

宋均注姜嫄高辛氏之妃帝嚳見大人迹而履之生稷 仝上

附錄注

宋均注儲君副王言設以待之 文選西征賦注

遁甲符應經



宋仁宗御製景祐遁甲符應經序

稽夫遁甲之書出于河圖黃帝之世命風后創名始立陰陽二遁共一千八十局遁太公約七十二局招侯佐漢議十八局推歷授時超神接氣奇門耀德觀兵取驗以明勝負罔不迪吉是以王者出師以順討逆前蓍龜兆得天地之中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動罔不吉其斯之謂歟朕嗣三聖之基居兆民之上萬幾之暇仰念庶績其凝順天時而陳兵法口神道而設教育口蓬山之藏宝有龍甲之秘經雖綸帙甚多而繁文煽猥攻乎異說動有萬殊採其精純蕆其明譬因進取其書命太子洗馬兼司天臺春官正權同監判楊維德春官副王用立翰林天文李自正

何湛等於資善堂撰集又命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管勾御藥院任成亮鄧保信皇甫繼和周維德總其工程庶事數月成書三卷命曰景祐遁甲符應經昔箕子之演洛書□武王遂承商祚蕭何之收秦籍佐高祖乃成炎漢況茲聖賢之言可通神明之德不離掌握之中能際天人之學朕循上古之道思致萬國之寧觀是書之三卷陰陽變化百端千緒賢者豈遽能知智者豈遽能用用者豈遽能盡自非好事者未必家有其本以潛心力業有年矣上之於國家下之於庶民一切有為皆宜用也昔漢求遺書於天下又命劉向校書於禁中使文物之隆無愧之云爾

遁甲符應經目録
卷上
遁甲總序　造式法
九星所值宮　八門法
八節以主卦為初直　陽遁布局法
陰遁布局法　二十四氣甲己日用上中下局
超神接氣拆局補局　氣應變局
天乙直符使起宮異所　一順一逆應節變
二遁直符合於中宮　二遁出於六四
二遁陰陽　九宮吉凶
九星休旺　九星所主
八門所主　三甲
三奇得使　三奇之靈
九天之上六甲子　九天九地太陰六合
伏吟　反吟
擇日　利客
利主　門迫
三奇靜應　奇門路應
卷中
釋天遁　釋地遁
釋人遁　三奇入墓
六儀擊刑　太白入熒惑

熒惑入太白　青龍回首
飛鳥跌穴　天乙伏宮格
天乙飛干格　天乙伏干格
飛干格　歲干格
月干格　日干格
時干格　大格
刑格　青龍逃走
白虎猖狂　朱雀入江
騰蛇夭格　時勃
五陽所利　五陰所利
出行呼神字入太陰中　出入呼其時下十二干神
之三避五　咸德之時
三奇遊六儀　天輔之時
天網四張　四時所利
亭亭白奸　孤虛法
卜賊多少　迷路法
出軍瘦瘠法　田螺卜勝負
卷下
十干人君所利　十干吉凶
六甲下營法　三勝
五不擊宮　涉陰危之中
五不遇時　飲食左右冠帶步履法

急則從神緩則從門　出天門入地戶遇太陰居青龍
伏匿藏形　玉女反閉局
十二局天門地戶玉女反閉立成
真人閉六戊　門戶神名
行千里法　出三奇吉門
真人步斗法　六甲陰符
履陰符令敵兵不起

遁甲符應經卷上

遁甲總序第一

古法遁者隱也幽隱之道甲者儀也謂六甲六儀在有直符天之貴神也常隱於六戊之下蓋取用兵機通神明之德故以遁甲為名

造式法第二

昔黃帝受龍馬之法命風后演之而為遁甲造式三重法象三才上層象天布九星中層象人開八門下層象地布八卦以鎮八方隨冬夏二至立陰陽二遁一順一逆以布三奇六儀也

九星所值宮第三

古法曰天有九星以鎮九宮地有九地以應九州其式托以靈龜洛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凡五在中宮中宮者土火之子金之母所寄理於西南坤之位也

天蓬主一宮　天芮主二宮　天衝主三宮　天輔主四宮　天禽主五宮　天心主六宮　天柱主七宮　天任主八宮　天英主九宮

八門法第四

古法曰天有八風以直八卦地有八方以應八節節有三氣氣有三候如是八節以三因之成二十四氣史三乘之七十二候脩焉

推八節以主卦為初直第五

冬至一宮坎　立春八宮艮　春分三宮震　立夏四宮巽　夏至九宮離　立秋二宮坤　秋分七宮兌　立冬六宮乾

陽遁上中下局

冬至驚蟄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同推　大寒春分三九六　芒種六三九是宜　穀雨小滿五二八　立春八五二相隨　清明立夏四一七　小滿九六三為期

陰遁上中下局

夏至白露九三六　小暑八二五之間　大暑秋分七一四　立秋二五八循環　霜降小雪五八二　大雪四七一相關　處暑排來一四七　立冬寒露六九三

布局法

一遂子上一遂休　芮死推排第二流　更有傷沖并柱甫　不離三四數為頭　禽星死五心開六　柱驚還從七上求　內外任生居八位　九尋英景逐方脩

已上四節十二氣三氣分天地人上中下三局冬至後陽遁夏至後陰遁逐節氣陽順陰逆而布之是也

布上中下局法　此謂甲己符頭

甲己之日仰為上局　謂甲子己卯甲午己酉為上局之首也

甲子至戊辰　己卯至癸未　甲午至戊戌　己酉至

癸丑　二十四氣在此二十日中用上局

甲己之日孟為中局　謂己巳甲申己亥甲寅為中局之首也

己巳至癸酉　甲申至戊子　己亥至癸卯　甲寅至戊午　此二十日為中局

甲己之日季為下局　謂甲戌己丑甲辰己未為下局之首也

甲戌至戊寅　己丑至癸巳　甲辰至戊申　己未至癸亥　此二十日為下局

假如甲子至戊寅十五日為三元上中下五日一元也

超神接氣折局補局第九

遁甲符應經二　三

假令甲己之日季局第二十日乙庚遇立春便使立春下局只得四日至十五日甲己却補足下局共五日六十時足其兩水氣准此此折補局超接之氣明矣

氣應變局第十

且如甲子日巳時交冬至中氣方得作陽遁天元上局也其辰時已前只作陰遁大雪上局

天乙直符使起宮異所

王璋曰天乙直符使起宮異所謂直門相衝也陰陽二遁各有二使假令冬至後陽使初起一宮陰使初起九宮夏至後陰使初起九宮陽使初起一宮故曰起異所直門相衝者冬至後陽使起休門陰使起景門夏至後陰使起景門陽使起休門故曰直門相衝今之用遁自冬至後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半歷子午之東部陽氣用事唯用陽遁陰使夏至後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半歷子午之西部陰氣用事唯用陽使陰遁古經云冬至后用陰使夏至后用陽使者經術不顯隱伏之事也是窮天地伴造化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三光之迴旋四季之往復一消一息或升或降而運於無形布於無象有所不見以俟後人

一順一逆應節變

葛洪曰冬至氣應陽使順行陰使逆行夏至後氣應陰使順行陽使逆行應節變者今用算法合求冬至夏至加時

遁甲符應經二　四

氣應以明之二十四氣各求加時用遁甲起神接氣法精要之微但使吉凶有憑用之無悞也

二遁直符合乎中宮

洪曰合於中宮者謂陽遁陽使冬至上元甲己日夜半生甲子初起一宮歷五時至戊辰在五宮陰時使初起九宮逆行歷五時戊辰亦在五宮陰遁陰使夏至上元甲己日生甲子初起九宮歷五時至戊辰在二宮陽使初起一宮順行歷五時至戊辰亦在五宮故曰合於中宮也

二遁出於六四

洪曰踰出於五土歸於九一者謂陽遁陽使起於一而終於九陰遁陰使起於九而終於一歸於九故曰踰於五土

歸於九一也

二遁陰陽

易謂曰陰陽二遁謂冬至已後自一至五為陽遁從五至九為陰遁夏至已後自九至五為陽遁從五至一為陰遁以五宮為陰陽共遁冬至後五宮半南為陽遁半北為陰遁夏至後五宮半北為陽遁半南為陰遁凡直使在五宮之時主客勝負難分是謂卤時故曰避五也

九宮吉卤

三元經曰時下得天輔天禽天心為上吉得天衝天任為次吉得天蓬天芮為大卤天英天柱為小卤更以五行休旺言之　若大卤之星得旺相氣則小卤小卤之星得旺

相氣則中平若上吉次吉之星無氣則中平以意審而用之

假令冬至後時下得天任宿吉乘旺相之氣為上吉也

九星休旺

三元經曰九星休旺者謂九星各旺於我生月相於同類月死於生我月囚於官鬼月休於才月

假令天蓬水星旺於寅卯月相於亥子月死於申酉月囚於四季月休於巳午月日時同

九星所主

天蓬時宜安撫邊境修築城池春夏左將大勝秋冬卤亡其士卒利主不利客嫁娶兩卤移徙失火鬬爭見血入官多賊盜修營宮室商賈皆卤

天芮時宜崇尚修道交結朋儕受業師長吉不可用兵嫁娶爭訟移徙築室秋冬吉春夏卤

天衝時宜出師報仇春夏左將勝秋冬無功不宜嫁娶移徙入官築室祠祀市賈

天輔時宜蘊身守道設教修理將兵春夏勝得平地千里嫁娶多子孫移徙市賈入官修營春夏用有喜

天禽時宜祭祀求福斷滅卤將兵四時吉百福助不戰用謀敵人畏服賞功封爵移徙入官祠祀商賈嫁娶吉

天心時宜療病合藥將兵秋冬勝得地千里春夏不利嫁娶入官築室祠祀商賈秋冬吉春夏卤利君子不利小

人

天柱時宜屯兵自固隱跡藏形將兵車破馬傷士卒敗亡不可移徙入官市賈宜嫁娶修造祭祀

天任時宜請謁通才將兵四時吉萬神助之敵人自降嫁娶宜子孫入官吉移徙築室卤

天英時宜出行遠行飲宴作樂利嫁娶不宜出兵移徙入官築室祠祀商賈

假令冬至上元陽遁一局甲巳之日夜半生甲子起一宮順行至丙寅時在三宮時下得天衝宿直出師報仇春乘旺氣也

假令夏至上元陰遁九局甲巳之日夜半生甲子起九宮

即天英為直宿宮至乙丑時八宮時下得天任宜請謁
通財利也

八門所生

開門宜遠行征罰所向通達
休門宜和集萬事治兵習業
生門宜見貴人營造事始
傷門宜漁獵捕罰行逢盜賊
杜門宜邀遮隱伏誅伐凶逆
景門宜上書遣使突陣破圍
死門宜行誅戮吊死送喪
驚門宜掩捕鬬訟攻擊驚恐

已上八門內有開休生三門吉宜出其下若更合三奇
吉宿為上吉也五山門不可出其下宜避之
假令冬至上元陽遁一局甲已之日夜半生甲子此時伏
吟生門在八宮宜見貴人營造事始吉

三甲

上局仲甲謂甲已之日夜半生甲子丙辛之日日中甲午
時是也此時鬬格刑德在門用兵先舉者敗不可出入
利以逃亡主客並凶
中局孟甲戊癸之日平旦甲寅乙庚之日晡時甲申是也
此時陽氣在內陰氣在外利藏兵固守不宜出師利主
不利客
下局季甲謂丁壬之日食時甲辰甲已之日黃昏甲戌此
時陽氣在外陰氣在內利出行動衆百事吉利客不利
主又云壬甲之日夜半之時三甲皆合謂今日是甲直
符與時皆是甲故名三甲合

三奇得使

葛洪曰若得三奇之使尤宜其良謂在六甲之上自得所
使之奇甲戌甲午乙為使甲子甲申丙為使甲辰甲寅
丁為使
假令陽遁三局乙庚之日丁亥時此時六乙日奇下臨九
宮甲午是為乙奇得使
假令陰遁三局丙辛之日壬辰時此時六乙日奇下臨九

宮甲午為乙奇得使
假令陽遁五局丁壬之日日中為丙午時此時丙奇下臨
一宮甲子為丙奇得使
假令陰遁五局丙辛之日己亥時此時丁奇下臨四宮甲
辰為丁奇得使
凡用遁甲若三奇得使更合吉宿奇門者百事吉

三奇之靈

洪曰三奇之靈宜以出行三奇者謂六乙為日奇六丙為
月奇六丁為星奇與善神開休生三門即吉為三奇之
靈二吉門其中各有一共臨之方即是洁道清虛此時
此方出兵行軍征討刼掠揚兵耀武發號施令皆吉又

求福安社稷化人民

假令冬至下元陽四局戊癸之日日中戊午時此時六戊在四宮以直符天英加時干六戊於四宮天英加四宮者為四宮有戊也即六丁星奇臨六宮以直使景門加六宮即休門與六丁星奇下臨六宮西北方百事吉

假令夏至上元陰九局戊癸之日巳未時六巳在八宮以直符天輔加時干六巳於八宮即六乙日奇下臨七宮以杜門直使加八宮即休門合六乙日奇下臨七宮正西方吉

九天之上六甲子

璋曰九天之上六甲子謂六甲為直符當六甲之時士衆常皆直符所臨之宮而擊其衝無不勝也經曰揚兵於九天之上所以甲為九天之上者謂易稱乾納甲壬乾為天天道上昇以壬數至甲其數九故六甲為九天之上所以六甲皆稱甲子者六甲之始支干之長舉上以明下故六甲皆稱甲子

九地之下六癸酉

謂六癸之位皆稱九地之下凡逃亡絶跡當以天上六癸所臨之方下出入易稱坤納乙癸又坤為地地道下降從乙數癸亦為九地故云癸為九地之下所以六癸者皆稱癸酉謂是甲子之終癸酉

三奇之靈六丁卯

謂六丁為三奇之靈凡行來出入用兵鬬戰皆吉故曰能知六丁出幽冥至老不刑刀雖臨頸猶安不驚又云六丁者六甲之陰丁卯之神字文伯丁丑神字文孫丁亥神字文公丁酉神字文通丁未神字文卿丁巳神字巨卿凡鬬爭出入行來六丁之神常呼其名所謂三奇之靈六丁卯者以丁卯為甲子之陰故也

六合之中六己巳

謂六己之位皆為六合之中凡為陰謀密秘伏隱之事皆從天上六己所臨之方而出人莫見之經曰六合為私門獨出獨入無有見者所以六己為六合中者從甲數至己但甲己合故六合之中六己巳者亦謂舉甲子一

旬之義故俱稱六己巳也

九天九地太陰六合

張良曰九天之上利以陳兵九地之下利以伏藏太陰六合之中可以逃亡凡冬至後陽遁天上直符所臨之宮後一為九天後二為九地前二為太陰前三為六合夏至後凡陰遁天上直符所臨之宮前一九天前二九地後二太陰後三六合

假令陽遁上元一局甲己之日丙寅時天上直符臨八宮後一九天後二九地臨六宮前二太陰臨四宮前三六合臨九宮

假令陰遁上元九局甲己之日丙寅時天上直符臨二宮

即前一宮九天臨七宮前二九地臨六宮後二太陰臨四宮後三六合臨三宮

伏吟

子來加子為伏吟不宜用兵宜救斂貨財凡六甲之時門伏皆伏吟餘倣此

反吟

子來加午為反吟不利舉兵動衆利散恤倉廩之事門符衝對皆是

遁甲擇日

遁甲擇日出軍討罰興造百事者其中有實義制和日吉伐日凶

實日為上吉謂干生支也甲午乙巳丙辰丙戌丁丑丁未戊申己酉庚子辛亥壬寅癸卯日也

義日為次吉謂支生干也甲子丙寅辛未壬申癸酉丁卯庚辰庚戌乙亥己巳戊午辛丑日也

制日為中平謂干克支也甲戌乙未乙丑丙申丁酉戊子己亥庚寅辛卯壬午甲辰癸巳日也

和日為次吉支干同類也戊辰己丑戊戌丙午壬子甲寅乙卯丁巳己未庚申辛酉癸亥日也

伐日謂下克上支克干也甲申乙酉丙子丁亥戊寅己卯庚午辛巳壬辰壬戌癸丑癸未不宜出軍凶

遁甲利客

經曰天蓬加九宮利為客若在秋冬之月壬癸亥子日臨戰有黑色雲氣從北方來助戰客大勝

天柱天心加三宮四宮利以為客若在秋月及季夏之月庚申辛酉日臨戰有白色雲氣從西方來助戰大勝

天任天禽天芮加一宮利以為客若在四季月戊己辰戌丑未日有黃色雲氣從東北方來助戰客大勝

天衝天輔加八宮二宮利為客若在春冬月甲乙寅卯日有青雲氣從東方來或東南方來助戰客勝

天英加七宮利以為客若在春夏月丙丁巳午日有赤雲氣從南方來助戰客大勝

利主

經曰天英加一宮利以為主如秋冬月壬癸亥子日有黑雲氣從北方來助戰主大勝

天任天禽天芮臨三宮四宮利以為主如春夏之月甲乙寅卯日有青雲氣從東南方來助戰主大勝

天蓬加八宮利為主如在四季月戊己辰戌丑未日有黃雲氣從東北西南來助戰主勝

天輔天衝加六七宮利為主如在季夏及秋月庚申辛酉日有白雲氣從西北來助戰主勝

天柱天心加九宮利為主如在春夏月丙丁巳午日有赤雲氣從南來助戰主勝

門迫

經曰宮制其門是為門迫門制其宮是為宮迫若吉門被迫則吉事不成凶門被迫凶災尤甚

假令開門臨三宮四宮休門臨九宮生門臨一宮景門臨七宮六宮此為吉門被迫吉事不成若傷杜門臨八二宮死門臨一宮驚門臨三四宮此為凶門被迫凶災尤甚

三奇應靜

經曰陽遁順行前取用陰遁逆行後取用

假如陽一局日中甲午直符在三宮是順取用合丙奇在四宮即月奇到巽來應時中如三奇在直符位上為時初前一位為時中前二位為時末也

乾日奇到乾有著黃衣人至又有纏錢人至

月奇到乾有被衣服人來又有黑飛禽成雙而至百日內進女人財南方有產亡

星奇到乾有人執刀斧不然有牽角畜而至三七日進金銀并金白生氣物

坎日奇到坎有著皂衣人至不然有鼓聲應之用工後七日進錢財并皂衣人到宅

月奇到坎有杖不然有黃白鳥從西北方來六十日一日日進契書若東邊有大驚火發

星奇到坎有人從南方來抱小兒至更有黑雲而至一七日進黑飛物西北方有自吊卒病死者大發

艮日奇到艮有人著青衣過往或提鐵器人至又有黑禽飛成雙北來二七進金銀周年進白馬吉

艮月奇到艮有青皂衣人至又罟網賣魚至或禽成雙而來有小兒啼時鐵器過用工後七日進人才寶周年後進白花生氣物

星奇到艮有人攜文書紙筆至或小兒抱鐵器過二七日內進青黃色物百二十日進人口并契字或白角牛

震日奇到震有武士執鎗弩又主雷聲或有鼓聲而應或有網罟賣魚人或打獵人并小兒成羣進金銀寶若見東方女人產大發

震月奇到震網罟賣魚人或遊獵人至或小兒成羣與日奇同七日進生氣周年生貴子若北方有雷傷樹方發

星奇到震有女人成雙至或黑禽成雙至一七日進黃白物牲酒之時東方有殺傷時大發

巽日奇到巽有白衣人乘馬至不然有小兒至三年內生貴子進外寶庄田見東方林木自枯火驚自吊時發

巽月奇到巽有樂聲應又唱喏聲或東南入有驚事所一七月進皂衣人方大發

星奇到巽有小兒騎牛來或南方有黑雲而至見北斗周年有人落小產死大發

離日奇到離有眼脚病人或小兒騎牛馬又黑白飛禽東方而至七日內進猪犬生才大發

離月奇到離有黃黑禽或雙而至一七或六十日進坑壠田蠶綠旺大吉

星奇到離有青衣服人至三七日進橫才若見東方刀兵自害時大發

坤日奇到坤有人裹白并披孝服及西方雷傷牛馬或鼓聲應一七日進雞猪六十日進契宇大吉

坤月奇到坤有人著皂衣及烏鵲自南北二方至或鼓聲應用工後七日進北方女人才物周年絕戶田又入皂衣人獲才見東雷聲大發

星奇到坤有青衣人及黑禽至或人搶水過應二七日進水族海味之物見北上山崩水決田塌大發

兌日奇到兌有女三五至不然有烏鳴應鵲報喜三七日百日進角羽或商音人田地見東方牛馬自損大發

兌月奇到兌有人持杖東方來又有抱小兒鳴聲至有鼓聲一七日進財周年進人口田地坤艮二方有老人死時發

星奇到兌有人將文書紙筆來又打魚網罟人過西方有飛禽至七日進猪雞等物坤艮兌方有人卒死或發火為應大發

奇門路應

經曰乙奇遇生門兩鼠鬬或孝衣人

休門牛馬及扛木人

開門客人或紅衣公吏人

丙奇遇生門路逢惡眼人或鬬人

休門五十里聞鼓聲或樂器

開門老人執杖或哭聲

丁奇遇生門逢獵者或犬

休門二十里逢皂白衣婦人

開門小兒執竹杖等物應之

遁甲符應經卷上終

釋天遁第一

天遁者生門與六丙月奇合地下六丁為天遁此時得日精之蔽也

假令陽四局乙庚之日酉時天心為直符加時干六乙開門直使加時宮七即生門與月奇六丙合六丁於一宮是為天遁也

假令陰六局戊癸之日晡時天蓬為直符加時干六庚休門為直使加時宮四即生門與六丙月奇合臨六丁於九宮是為天遁

釋地遁第二

地遁者開門與六乙日奇合臨地下六己為地遁此時得日精之蔽也

假令陽一局丙辛之日日出天衝為直符加時干六辛傷門直使臨一宮日即開門與日奇六乙臨六己於二宮是謂地遁也

釋人遁第三

人遁者休門與六丁星奇合前二太陰中為人遁此時得星精之蔽也

假令陽七局乙庚之日夜半天任直符加時干六丙生門加時宮一宮即休門與六丁星奇合前二太陰中六宮為人遁

凡得三遁之時出門奇百事吉

三奇入墓

洪曰三奇入墓者謂乙未時為日奇入墓乙為日奇木墓在未故為日奇入墓丙戌為月奇入墓丙為月奇火墓在戌故為月奇入墓

璋曰三奇墓者謂六一日奇臨二宮六丙月奇六丁星奇在六宮是三奇入墓也

六儀擊刑

洪曰六儀擊刑者謂甲子直符時加卯卯子刑子卯甲戌直符時加未戌刑未戌甲申直符時加寅寅申刑申寅甲辰直符時加辰辰午酉亥自刑甲午直符時加午自刑甲寅直符時加巳寅

刑巳

假令陽遁天元一局甲巳之日夜半生甲子為直符以日出時六儀擊刑也至庚午時以甲子直符加六庚於三宮即六儀擊刑也此時凶不可用

太白入熒惑

湯曰庚為太白丙為熒惑若庚加丙時對敵宜防賊來

假令夏至中元陰二局乙庚之日平旦為丙寅六庚在乙宮以天芮直符加時干於三宮即六庚下臨六丙於二宮即太白入熒惑

熒惑入太白

丙為熒惑庚為太白若丙加庚此時聞賊必當退避

假令陰六局甲巳之日丙寅時六丙在八宮以直符天心加時干即六丙下臨庚於四宮此為熒惑入太白也占賊不來

青龍回首

洪曰六甲加六丙名青龍回首凡陰陽二遁遇此時可以造舉百事吉若令其門利出行最為良也

假令冬至上元陽一局甲巳之日丙寅時六甲在一宮甲子天蓬直符加時干六丙於八宮此為青龍回首

飛鳥跌穴

六丙加六甲名為飛鳥跌穴凡二遁遇此時利為百事出行營造舉動皆吉

天乙伏宮格

三元經曰六庚加直符名天乙伏宮此時戰主客皆不利

天乙飛宮格

直符加六庚是也此時主客皆不利

天乙伏干格

曰六庚為太白加日干即為伏干格此時戰主客鬬傷

飛干格

曰今日之干加六庚是也此時戰主客兩傷

歲干格

曰六庚加今歲之干是也此時凶

月干格

曰六庚加今月之干是也此時凶

日干格

曰六庚加今日之干是也此時凶

時干格

曰六庚加時干亦名伏吟格此時不宜舉事用兵凶

大格

湯曰六庚加六癸為大格謂天上六庚臨地下六癸此時不可舉百事亡遺者不可求不在

刑格

曰六庚加六巳是也謂天上六庚加地下六巳此時用兵主車破馬傷中道而止士卒逃亡不可以行

青龍逃走

瑋曰六乙加六辛是也此時百事凶

白虎猖狂

瑋曰六辛加六乙是也此時百事凶

朱雀入江

瑋曰六丁加六癸是也此時忌為百事

騰蛇夭矯

瑋曰六癸加六丁是也此時百事不利

時勃

湯曰六丙所加皆名為勃勃者亂也謂天上六丙臨年月日時之干直符類同六庚所加之義凡舉百事用兵遇

勅主綱紀紊亂出

遁甲五陽所利

經曰五陽所利以為客當為客之時則先舉兵高旗鳴鼓耀武揚兵以決勝謂時得甲乙丙丁戊五干善神治事可以出軍征伐遠行求利建國邑臨武事入官移徙嫁娶舉造百事皆大吉此時逃亡者不可得故經曰直使之行一時一易行陽利以為客故曰得陽者飛而不止陽五干在子午之東部生氣故為客利先舉

假令甲已之日夜半生甲子自子時至辰時得甲乙丙丁戊是五陽將利為客先舉不拘陰陽二遁如此例也

遁甲五陰所利

曰五陰時利以為主當為主之時即後舉兵低旗啣枚待敵而後動以決勝謂時下已庚辛壬癸五干惡神治事不可拜官移徙婚姻出行興造舉百事逃亡者不可得宜畫策密謀集武備禱祀祈福經云直使之行一時一易行陰利以為主故曰得陰者伏而不起陰五干在子午之西部殺氣也故利後動

假令甲已之日甲子自已至酉時起已庚辛壬癸是五陰時利以為主宜後舉不拘陰陽二遁皆如此例

出行呼神字入太陰中

又曰若欲出行者所向之方呼其神之字而行六十步五轉入太陰中直符陽前二辰為太陰中陰後二辰為太陰中六丁又為太陰皆是也呼其神名謂呼所出門天上所得之星之名字

天蓬字子禽坎　天芮字子成坤　天衝字子翹震　天輔字子卿巽

天禽字子公離中宮天心字子襄乾　天柱字子申兌常　天任字子又子韋艮金

天英字子又子威離然

假令冬至上元陽遁一局以甲已之日平旦丙寅此六丙在八宮天上六甲天蓬直符加八宮欲出東北呼神名其字子禽行六十步入太陰中此時前二太陰下臨四宮東南天上六丁臨九宮正南左回入東南正南皆是入太陰中倣此

出入呼六甲神名字五行相制

經曰若有所用百事者皆向六甲所在之方呼其神名行六十步左轉入太陰中又六丁名太陰見貴人則喜悅遇陣則勝

甲戌旬首神名徐何若開決溝渠平治道路分決河道得於自然開路無損路向其方呼其神之字左轉入太陰中則得所願自通道路

甲申旬首神名蓋新若入山田獵捉捕虎狼虫獸者皆向其方呼其神之名而行六十步左轉入太陰中虫獸自然不動

甲午旬首神名靈光安營置陣巡狩戰鬬者皆向其方呼其神之名而行六十步左轉入太陰中則必勝

甲辰旬首神名含章若求官拜將臨民赴任者皆向其方呼其神之名而行舉步左轉入太陰中則為官不晦散甲寅旬首神名監兵若揚兵振武教陣蕩寇行軍伐不道者皆向其方呼其神之名而行六十步左轉入太陰中若出行安邊賊盜自然不起

又曰六甲內管五行而動應無方其五行而合勝有相生相克左手象天右手法地體好靜故書五行相制運化之道無不兼該若見貴人求官二千石及令長者則於左手書天字若商賈興販和結交友嫁娶立契則書和字若入山捕收牧獵則書獅子字若部工居衆則書強字若過河治水則書土字或戊字波浪騰聲舟楫而溺猶

忌八風鱗水龍招搖咸池之日若遊山入道則書龍字其蛇虫不動此是五行相制勝負之道

出入呼其時下十二辰神

經曰凡出行呼十二干神名

甲為天福其神王文卿　乙為天德其神龍文卿
丙為天威其神唐仲卿　丁為天玉女其神季田往
戊為天武其神司馬羊　己為明堂其神紀遊卿
庚為天刑其神鄒元陽　辛為天庭其神高子張
壬為天宰其神王祿卿　癸為天獄其神受子光

之三避五

經曰天道不遠三五復返之三避五怳然獨處三為生氣故之三也五為害氣故避五也三為威五為武盛於三衰於五疋馬雙輪無有反顧

假令冬至上元陽一局甲巳之日丙寅時宮得三此時為生氣則為百事吉故曰之三至戊辰時宮得五為害氣故曰避五百事凶

六丁陰神名

丁丑神梁邱叔　丁未神王屈奇　丁巳神許咸池
丁酉神費陽多　丁亥神陵成陸　丁卯神孔林族

威德之時

葛雅川曰六丙為威六甲為德利以為客發號施令入其國犬不吠馬不嘶回車止輪所動萬里敢有舉兵來向

者皆還自滅賊必亡矣天兵未動敵人自恐天兵未行敵人自驚將兵征討客不勝不利為主唯宜固守以待天時也

三奇遊六儀

經曰三奇遊六儀利以宮庭宴會喜樂之事六儀者六甲也三奇者乙丙丁也謂乙丙丁遊於六儀之上

甲子旬有庚午　甲戌旬有己卯　甲申旬有戊子
甲午旬有丁酉　甲辰旬有丙午　甲寅旬有乙卯

此為玉女守門之時有罪無疑故利宴樂也

假令甲巳之日申庚午是玉女守門之時也

天輔之時

經曰天輔之時有罪無疑斧頭在前天猶救之
甲己之日巳巳時　乙庚之日甲申時　丙辛之日甲
午時　丁壬之日甲辰時　戊癸之日甲寅時
是天輔時也凡此時有罪皆自釋也
天網四張
經曰天網四張萬物盡傷此時不可舉造百事又神有高
下必須知之謂時下得六癸之時也
假令天乙在一宮即天乙所加宮也當此之時必須匍匐
而去以左右肩紐而前行過十步吉若天乙高二尺以
上可消息避天網匍匐而去也
四時所利

經曰春夏之節殺氣潛藏陰氣居下陽氣在上故戰鬬利
居平野之地居下也秋冬殺氣在上陽氣在下戰鬬利
居野外高下順其殺氣也
亭亭白奸
璋曰亭亭者天之貴神背而擊其衝為勝推之法常以月
將加時神后下為亭亭所居也
假令五月將小吉加寅時即神后臨未為亭亭之在也
璋曰白奸者天之奸神合於巳亥格於寅申當合之時俱
背之當格與不格合與不合者皆亭亭向白奸推之法
以月將加時寅午戌上見孟神即是白奸之位常以行
寅申巳亥四孟位也
假令正月將登明加時午登明孟神臨午即白奸在亥也
他做此
孤虛法
石公曰背孤擊虛一女可敵十夫古法十人用時孤百人
用日孤千人用月孤萬人用年孤惟有時孤最驗今立
成於後

甲子旬	孤在戌亥 虛在辰巳	甲戌旬	孤在申酉 虛在寅卯
甲申旬	孤在午未 虛在子丑	甲午旬	孤在辰巳 虛在戌亥
甲寅旬	孤在子丑 虛在午未	甲辰旬	孤在寅卯 虛在申酉

卜賊多少
經曰欲知賊之數多少便以月將加聞賊時視上神見天

罡河魁五百五千五萬人見登明太乙四百四千四萬
人見神后勝光六百六千六萬人見大吉小吉八百八
千八萬人見功曹傳送七百七千七萬人見從魁太衝
一百一千一萬人其神旺十倍相氣五倍休氣如數囚
氣減少死氣減半也
推迷路法
黃石公曰出軍道逢三路迷知何道通以月將加時天罡
在孟左道通在季右道通在仲中道通也
出軍疫癘禳法
經曰出軍疫癘傳染死者甚衆號曰軍氣可以上風焚死
人髑髏數箇聞氣即解也

田螺卜勝負

經曰兵家用筮之法與他筮甚異可用一盤以黑為界置二螺於其中以左為主右為客而作咒曰田螺舞能知風雨敵若來迫入我城所田螺索索風雨不著敵若不來各守城廓急急如律令咒訖露於星斗之下左侵右則勝右侵左則敗不相侵不戰也

遁甲符應經卷中

十干人君所利

經曰甲為天福人君此時宜行思施惠進有德賞有功獲福慶

乙為天德亦為蓬星人君此時宜施恩惠賞功行德吉

丙為天威亦名明堂以戰鬬發號施令以振天威不可行刑罰

丁為太陰宜安靜居處無使煩擾不可行怒譴責

戊為天武宜發號施令以行誅伐斬除凶惡

己為地戶宜發明密事修封疆理城廓

庚為天獄宜斷決刑獄誅戮奸邪而人無怨言

辛為天庭可以正行刑法行威怒制罪囚不利為吉事

壬為天牢宜正平訴訟決刑獄不可為吉事

癸為天蔵宜行威武顯罪責罰積儲蔵原收斂

十干吉凶

經曰時加六甲一開一闔上下交接又曰能知三甲一開一闔不知三甲六甲盡闔陽星加時為開陽星天蓬天任天衝天輔天禽陰星加時為闔陰星天芮天柱天心天英六甲之時遇陰加時為閉也宜戰鬬往來百事吉又曰甲為青龍利以遠行勝兵客勝聞憂無聞喜有宜謁尊上見貴人有喜移徙嫁娶百事吉不可行譴怒及鞭杖事利遠行

假令上元陽一局甲已之日黃昏時得天芮陰星加時為闔百事凶

假令陽九局甲已之日黃昏得天任陽星加時為開百事吉

經曰時加六乙往來恍惚與神俱出謂六乙為日奇宜從天上六乙出既隨日奇恍惚如神人無見者將兵客勝聞憂無聞喜有行逢飲食移徙入官市賈嫁娶吉不可行譴怒責鞭杖嗔責事

假令冬至上元陽一局甲已之日天蓬為直符至乙丑時六丁在九宮以直符加時干此時天上六已下臨一宮出北方吉

時加六丙萬兵莫往此時侯王厭伏兵災將兵聞憂無聞喜有入宮得此仙市賈有利丙為月奇又為天威丙火以銷金精兵不起若攻伐者從天上六丙出既挾月奇又乘天威丙火相隨故曰厭伏兵災

假令冬至下元陽四局甲已之日平旦丙寅此時六丙下臨六宮出西北方大吉

時加六丁出幽入冥至老不刑六丁為星奇又為玉女宜逃亡絶迹當從天上六丁出隨星奇挾玉女入太陰中而蔵人不見故曰出幽入冥又六丁為太陰可以蔵形人皆不見故曰敵人不敢侵將兵主勝聞憂喜各半可以請謁利嫁娶及陰私事入官商賈吉

假令立春下元二局甲巳之日夜半甲子日出丁卯此時六丁在東北以直符天芮加時干即六丁下臨二宮出西南方吉

時加六戊乘龍萬里莫敢呵止戊為天門又為天武宜可遠行萬里百事吉

戊為天門凶惡不起當從天上六戊出校天武入天門故乘龍萬里凶惡不敢起雖不鳴犬不吠將兵客勝聞喜有利以遠行市賈小人驚走亡命吉

假令立春中陽五局甲巳之日戊辰時此時六戊在五宮寄坤二以直符加時干即六戊臨二宮出西南方吉

時加六己如神所使不知六己出被凶咎己為六合此時

宜為陰謀秘密之事當從天上六己出不宜市賈為顯揚之事隱匿如神所使不知六己者謂為顯赫必成凶咎又為地戶獨出獨入有見者將兵聞喜無聞憂有利以出行入官嫁娶小人亡命驚走若占人有逃亡陰私之事

假令小寒中元八局甲己之日巳巳時六己在六宮以直符加時干六己下臨六宮出西北方吉

時加六庚抱木而行強有出者必見鬬爭謂庚為天獄此時凶強有出必有刑罪故曰能知六庚不被五木不知六庚悞使入獄或被淩辱將兵主勝不勝利客利七宮固守聞憂有聞喜無市賈以道死物傷無利入官嫁娶

凶六庚之時惟宜固守能知六庚之時謂此時己下主六癸時不宜出

時加六辛行遇死人強有出者罪罰纏身此時行來出入並凶強有出入斧鎖在前行為罪累故曰能知六辛所恒往來不知六辛多被杻械又辛為天庭罪網自纏將兵主勝不利客聞憂有憂聞喜有喜可行刑決罪人宜嫁娶入官市賈問疾

時加六壬為吏所禁強出入者飛禍將臨此時不可遠行出入百事凶強出必有牢獄壬為天牢怨仇所稽將兵主勝利伏藏邏遮不宜入官移徙嫁娶逃亡病者進退不死

時加六癸衆人莫視不知六癸出門見死此時不利出入皆凶隱遁求仙亡命絕迹當從天上六癸下出入不見故曰衆人莫視又癸為天藏利以伏匿逃亡將兵主勝聞憂有聞喜無不宜入官市賈嫁娶移徙入室凶疾病重亡不得

六甲下營法

經曰夫將兵四出統衆安營必取其法以六甲為首十時一易真卓曰以歲月旬而為伏或依歲月或取六甲旬首而排布之

大將居青龍甲　旗鼓居蓬星乙　士卒居明堂丙

伏兵居太陰丁　軍門居天門戊　小將居地戶己

斬罰居天獄庚　判斷居天庭辛　囚繫糧儲居天牢
壬　府藏居天藏癸
假令甲己之日夜半甲子青龍在子大將居之蓬星在丑
旗鼓居之明堂在寅士辛居之太陰在卯伏兵居之天
門在辰軍門居之地戶在巳小將居之天獄在午斬伐
居之天庭在未判斷居之天牢在申囚繫糧儲居之天
藏在酉府藏居之
經曰天上十干所居臨下之宮
假令冬至上元陽一局甲己之日甲子時六甲在乙宮六
乙在九宮六丙在八宮六丁在七宮六戊在一宮六己
在二宮六庚在三宮六辛在四宮六壬在五宮六癸在

六宮
三勝宮
陽遁第一勝天乙宮
天上直符乘為天乙宮上將居之用兵擊其衝百勝按
萬一記云若在陽遁即用天上直符所居若在陰遁即
用地下直符所居宮上將居而擊其衝勝
第二勝九天宮
陽遁天上直符後一為九天陰遁直符前一為九天我軍
立九天之上而擊其衝則敵人不敢當我之鋒
第三勝生門宮
謂生門合三奇之宮上將引兵從生門擊死門百戰百勝
上將引兵皆生門擊死門
又曰背亭亭向天門一勝背月建二勝背生擊死三勝
背小異也
假令大寒上元陽三局甲己之日丁卯時天上直符乘六
丁臨九宮正南為天乙宮為第一勝宮九天在四宮東
南第一勝地生門與丁奇合臨七宮正西第三勝地
假令陰八局甲己之日平旦時地下直符在八宮東北為
天乙宮第一勝地九天在八宮東北為第二勝地生門
臨六宮西北為第三勝地
五不可擊宮
湯曰第一不擊天乙宮二不擊九天宮三不擊生門宮四

不擊九地宮五不擊直使宮已上皆不可擊我軍居之
必雄盛矣
假令上元陽八局丙辛之日辛卯時天乙在二宮西南陽
遁天上直符所在宮而擊其衝也
九天在九宮正南　生門在三宮正東
九地在四宮東南　直使在八宮東北
已上並不可擊我軍居之必雄勝
假令陰七局甲己之日丙寅時天乙在七宮陰遁居地宮
也宜正西而擊其衝正東天上直符臨九宮陰遁前一
九天在二宮西南生門在一宮正北九地在七宮正西
直使在五宮寄坤二西南已上不可擊我軍居之必雄

盛也

涉陰危之中

經曰若涉陰危之中山河水涸之際兵不得移轉者賊從利方上來即視天時若陽時者令士卒皆前袒左肩引聲大呼鳴鼓擊鐘先而擊之若陰時令士卒啣枚駐車馬桴鼓靜以待之若敵四面圍之者當分軍為三部

五不遇時

洪曰五不遇時者謂剛柔日相克而損其明時下之干尅今日之干是也此時縱有奇門不可行百事吉

假令甲日午時乙日巳時丙日辰時丁日卯時戊日寅時己日丑時庚日子時辛日酉時壬日申時癸日未時已

上時損明也

飲食左右冠帶步履法

經曰六甲為飲食宜旬中六甲

假令甲子日子上也

左右六丁謂左右宜向旬中六丁

假令甲子旬向卯上

冠帶六戊謂宜旬中六戊

假令甲子旬向辰上

步履乾坤者謂初舉左足而言乾次舉右足而言坤次舉左足而言元次舉右足而言亨次舉左足而言利次舉右足而言貞一步一言行六十步而去勿回顧隨所去方害不能及也

急則從神緩則從門

經曰謂有急事不擇時并三奇吉門

當天乙所在宮及直符之神若緩時則可待三奇吉門而去及天上六戊所在以六戊常為天門

假令冬至陽一局甲己之日丙寅時此時天乙加六丙於八宮直符在一宮若有急事可東北天乙下及正北直符六戊下去皆吉

出天門入地戶遇太陰居青龍

經曰初出天門戊　入地戶己　遇太陰丁　居青龍甲所居之下百戰百勝

假令冬至上元甲己日甲子時初起兵出天門辰入地戶己下遇太陰卯下居青龍子下百戰百勝

又法出天門者天上六戊在一宮入地戶天上六己在九宮遇太陰在七宮居天上青龍在一宮倣此

伏匿藏形

子胥曰若欲伏匿者乘青龍甲歷遂星乙過明堂丙出天門戊入地戶己還太陰丁取草拆半障人半入天藏癸

假令六甲日夜半甲子時欲伏藏者初起甲子歷丑遇寅辰入巳還取草拆半障人中置卯地而入酉地去人無見者遇太陰時

咒曰天翻地覆九道皆塞有來追我至此而極經入天藏

慎勿反顧庚為天獄辛為天庭壬為天牢宜避之不宜抵向即被束縛

玉女反閉局法

經曰凡用三元九宮遁甲無三奇吉門者則不可出行宜玉女反閉局而去

經曰反閉局者在室中六尺庭中六步在野六十步並以六為數見定數訖便以左手執六箕各長一尺三寸右手捋吸王氣叩齒十二通了禱祝心下為某事然後却回身背王氣謹啓某年月日時某謹天父地母六甲六旬十二時辰青龍蓬星明堂天上王女六戊藏形之神某好樂長生之術行不擇日出不問時今欲行遊為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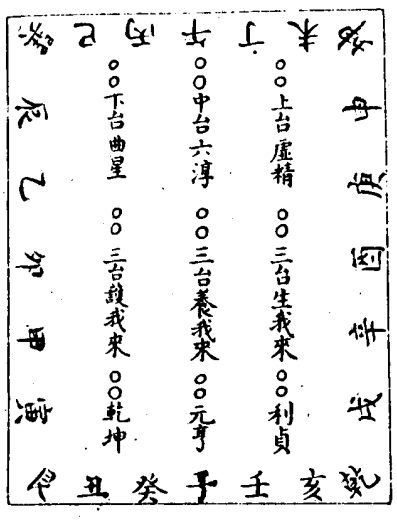
事敬祈大事謹按天文請王女畫地局出天門入地戶閉金關乘玉軺玉女青龍白虎朱雀元武勾陳六合六甲神十二時神乘而行到ㄙ所左右巡防隨行隨止隨卧隨起辟除盜賊鬼魅消亡君子見我喜樂倍常小人見我歡躍惶惶男女見我供待酒漿百惡鬼賊當我者亡今日禹步上應天罡玉女侍勞下者破所求者得所願者成帝王大臣二千石長吏見我愛如赤子今日請玉女大神隨我進為局法

又咒曰五為天目與天相逐睛如雷電明輝八極徹如表裏無物不然逆害之徒皆摧滅鬼罡之下無動無作急急如律令

請神入局

若人志心修持既濟乾坤三台九宮四縱五橫禹步而能出天門入地戶誦天鼎想諸神護衛之後心誦于道冥心一觀萬物若空上知有物不知有物之自造斯可大矣哉右天請福六甲六丁執勝文伯禹步各作局分而布之

九宮八卦圖局



呪曰吾左魁右躩右魁左躩上魁下躩下魁上躩吾藏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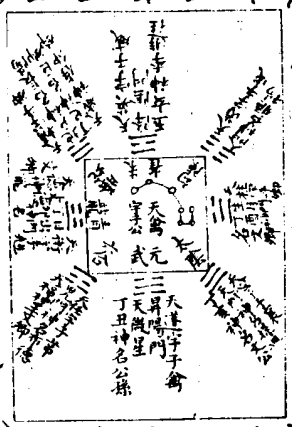
三五之中魍魎之內魑魅之裏顛倒三五低昂步罡魁為我生形吾戴日載月足履北斗三台七星覆我五星照我二十八宿羅列衛我璿璣玉衡衛我身形衣斗履斗與斗同儀令步罡三五合成步璿躡衡趨祥紫微三五勝衆罡御斗東正天威萬世常存日月同曜邪道五害皆伏魁罡之下無動無作急急如律令

十二局天門地户玉女反閉立成

子日 天門丙 地户乙 玉女庚　丑日 天門丙 地户乙 玉女辛
寅日 天門丙 地户庚 玉女乾　卯日 天門庚 地户丁 玉女壬
辰日 天門庚 地户丁 玉女癸　巳日 天門庚 地户壬 玉女艮
午日 天門壬 地户辛 玉女甲　未日 天門壬 地户辛 玉女乙
申日 天門壬 地户甲 玉女巽　酉日 天門甲 地户癸 玉女丙
戌日 天門甲 地户癸 玉女丁　亥日 天門甲 地户丙 玉女坤

經曰若不布局請神喚箕則神無驗矣

真人閉六戊法



畫局訣便從心下排東西南北布十二神四維八干位假令甲日便從甲地入局乙日便從乙地入局丙日從丁日從丁庚日從庚辛日從辛壬日從壬癸日從癸戊日從乾巳日從艮地入局內一說戊日即從乾巳日只從巽內手持六箕禱祝四方

謹請

東方功曹太衝天罡青帝大神甲乙大神降于局所侍衛我身

謹請

南方太乙勝光小吉赤帝大神丙丁火神降于局所侍衛我身

謹請

西方傳送從魁河魁白帝大神庚辛大神降于局所侍衛我身

謹請

北方登明神后大吉黑帝大神壬癸大神降于局所侍衛我身

右謹請四方訖便從所求日辰上安置箕法

假令子上第一箕　丑上第二箕　寅上第三箕　卯上第四箕　辰上第五箕　巳上第六箕

巳上第六箕訖但有兩支挾一干先成為天門後成為地户四仲日地户不成取初箕第一箕安辰所衝上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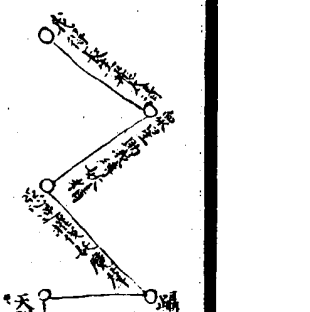
起自然成門

衝曰鼠行失穴入狗市便移子上第一箕安戌上大呼青龍下牛入兎園食甘草便移丑上第二箕安卯上大呼朱雀下猛虎晌晌来入户已便移寅上第三箕安巳上大呼勾陳下兎入牛欄伏不起便移卯上第四箕安丑上大呼白虎下龍入馬廐因留止便移辰上第五箕安午上大呼元武下螣蛇宛轉入申裏便移巳上第六箕安申上大呼六合下若午日即從午上命第一箕即曰馬入龍泉飲甘水便移午上箕安于辰上羊雞易位入酉裏便移未上箕安于酉上猿猴踴躍北奔豕便移申上箕安亥上雞飛撲落羊欄裏便移酉上箕安未上狗

入鼠穴捕于子便移戌上箕安子上猪入虎穴自求死便移亥上箕安于寅上喝莫訖

先成者為天門後成者為地户四仲地户不成將初壽第一箕衝辰命之乃成咒曰乾尊曜靈坤順内營二儀交泰要合利亨配天向地求寧肅清應感元黄黄衣下裳離坎兌翊贊扶將乾坤艮巽虎步龍翔今日行箕玉女侍傍有急相佐常輔扶匡追我者死捕我者亡韋牛織女化成江河急急如律令玉女左行八千四維子日從庚起周而復始乘玉女去時有咒當呼玉女所在若庚上便呼上玉女速来護我無令百鬼傷我敵人莫見我見我者以為束薪獨開我門而閉他門每移一步持咒

一句



右禹步畢咒曰六甲九章天圓地方四時五行青赤白黄太乙為師日月為光禹前治道虫尤避兵青龍扶轂白虎扶衝熒惑在前辟除不祥北斗誅伐除去凶殃五神道我周遊八方當我者死嫉我者亡左右社稷寇盜伏匿行者得喜留者有福萬神護我永除盜賊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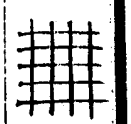
凡欲為吉事遠行見貴人上官赴任者出地户入天門乘玉女而行咒曰天門天門今日惟良玉女侍我左右遊

旁行乘四出不逢禍殃君子一見喜樂倍長所求如意萬事吉昌急急如律令

凡欲入陣掩捕之事即出天門入地户乘玉女而行咒曰喏喏嘩嘩行無擇日及返無擇期隨斗所指與神俱出天地反覆中心所欲皆得隨意使汝迷惑以東為西以南為北追我者死汝不得以箕閉門而去乘玉女咒曰皆一心玉女玉女玉女天神至矣護我保我侍我到ㄙ鄉ㄙ里窈窈冥冥莫覩其形人不聞其聲鬼不視其精惡我者殃百邪鬼賊當我者滅值我者亡千萬人中見我者喜急急如律令

次以刀畫地躡禁諸惡咒先叩齒七通

應北斗天罡氣以右手持刀畫地



咒曰律律令令四縱五橫萬鬼潛形吾去千里者萬里者歸呵吾者死叱吾者亡惡我者自受其殃急急如律令

又咒曰律律令令四縱五橫猛火烈兵遊行天下擾捉邪精所有一切天魔外道並向吾天罡勅下滅急急如律令

右前咒畢更步三台星自上台虛星為初步次中台六淳下台曲星二步一咒三台生我來三台養我來三台護我來

經曰諸欲止宿安營辟病去害者當用真人閉六戊之法百惡莫敢近神驗秘之為術之法先置其營落位在旬

中之戊上

假令甲子旬中戊在辰上以刀從鬼門起在左行畫地一周次取中央土一斗分置六戊之上六處各置十一斗土置乃於取土之處入中央咒曰太山之陽常山之陰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千亟萬惡莫之敢干仍在營中宿不獲出也欲驗六戊之法者先置營落訖施六戊土取有犢特牛擊其母于營其犢終不敢入欲令入舉一戊上土犢即從宮處而入甲子旬戊在辰甲午旬戊在寅他倣此

遁甲門戶神名

瑋曰門戶神名出軍行來並宜用之神名

甲子旬門名徐儀　戶名公孫齊解衣而去

甲戌旬門名天河　戶名徐何仰天大呼而去

甲申旬門名司馬光　戶名石戰解冠而去

甲午旬門名石衆　戶名于可解衣振迅去

甲辰旬門名公孫錯　戶名司馬勝解髮更結而去

甲寅旬門名公孫光　戶名司馬強解帶而去

大將軍出入及行無問多少住上之方必法變也以六為法大將軍列士卒左旋入太陰中呼門神名咒曰某甲有急請神佐我佑我匿我藏我無使敵人傷我覆我蓋我五兵摧折無令至我當我者死視我者亡使敵人冥冥嘿嘿視我迷為惑為者亂其魂魄使敵人不敢起咒

訖令士卒左旋直去勿反顧藏于六癸之下者

假令甲子旬中六癸在酉他倣此

行十里法

經曰夫欲行十里咒曰六甲九章天圓地方四時五行日月為光禹前治道蚩尤避兵蒼龍扶轂白虎扶衡熒惑前引辟除不祥北斗誅伐去除凶殃五神從我周遊四方當我者死向我者亡左右社稷冠賊伏匿行者有喜留者有福五神護佑所求者得急急如律令

出三奇吉門

經曰出六乙門禹步三咒曰白虎除道路當遵吾慎勿陪仁德之士便來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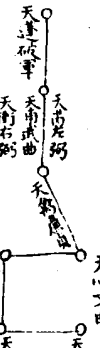
出六丙門禹步三呪曰天剛揚威武當從青龍與白虎行誅天賊及口口敢有不從伏天斧出六丁門禹步三咒曰玉女名神母呼而問之道所在當從斗表入斗裏清冷之淵多神草拆以自障句駭凡出三奇吉門事速亦可直去志心信之其神立驗慎勿反顧

真人步斗法

步斗經曰夫步可以通神當以夜半居星下白堊畫地作九斗星間相去三尺天蓬從天罡起隨次第之人居魁前逆布之正立天英而歌斗經誦前至天英便先舉左足並呼星名以次依經步之左右更遍履之如後此法

為之百日即與神人通矣秘之勿洩於非人殃墮九祖盜視者無驗也乃誦曰斗要妙兮十二神承光明兮威武陳氣髣髴兮如浮雲七變動兮上應天知變化兮有吉凶入斗宿兮遇天闕合律呂兮治甲榮履天英兮度天任清冷淵兮可陸沉扳天柱兮擁天心從此度兮登天禽倚天輔兮望天衝入天芮兮出天蓬斗道通兮剛柔濟天福祿兮流後世杳杳冥冥兮千萬歲急急如律令

九星式



六甲陰符

經曰凡為上將遇其敵須作六甲陰符令敵人自誅故曰寧與人千金不與人六甲之陰天地之間此遁最禁藏之金匱貫之于心不傳非人慎勿輕法盜視者盲讀者瘖須齋戒若汚犯者則無驗矣六甲之陰者

甲子旬陰在丁卯其神兎首人身

甲戌旬陰在丁丑其神牛首人身

甲申旬陰在丁亥其神猪首人身

甲午旬陰在丁酉其神雞首人身

甲辰旬陰在丁未其神羊首人身

甲寅旬陰在丁巳其神蛇首人身

作符之法

凡作符之法常以月蝕之時伐壯荊或梧桐陰上枝亦可用長九寸廣二寸厚二分以雌黃氣畫其神像并神名著像之下

丁卯神名孔林字旋音若人吹笳可使致人物

丁丑神名梁邱字叔音若犬俱嗥可使遠行人情

丁亥神名陵成字陸音若壞城聲可使致大小平地成山林

丁酉神名賁揚字多音若犀鳥夜鳴可使致威大呼嗟萬人恐

丁未神名玉屈字奇音若犀獸入城門可使致飲食

丁巳神名許咸字池音若魚躍於泉可使致水蟲有甲之類

凡畫符訖以錦囊盛之大將自隨身若有兵時便出當旬之符於囊外以指敵人敵人自敗不可趕反兵也

凡取木時必先齋戒以酒一升鹿脯三朐鹽一撮維祭之
日以白茆為藉向北與子俱遊變化某身以子所指莫
敢服者謹奉　清酌美脯願如響之呪訖再拜三咒畢
乃伐木取木時勿令旁有穢污之物及女子狗見之先
受持之法齋戒五日沐浴蘭湯食香潔淨飲勿食五腥
之物乃可畫符竟六甲之日夜半醮於壇之上為壇方
一丈二尺外埒方十二丈開十二時辰門以竹為纂纂
長三尺一云九天隨色列上埒六陰之符壇上衣位色
以色繪絲三尺五寸為藉各置酒三盃脯三斤鹽一盃
向坐再拜跪呼其四方堂之長六甲陰神名者
假令甲子日陰在丁卯正東再拜而呼其神而呪之以錦

帛為囊盛陰符常隨身則百鬼萬兵不能侵以陰符指
敵人自滅若倉卒無壇但于庭中野外畫地為之做
　履陰符令敵人不起
經曰能履陰符者令敵人不起為兵之法甲乙日平旦南
向丙丁日食時西向戊己日日中北向庚辛日日映東
向各皆所向取方寸桃枝書其姓名著左履下所求者
必得便咒曰惡惡不善大逆罵天地罵日月伐社稷使
君不得血食君便持之吾自與君擊之陰陽之神共來
誅之先於地上畫敵人之像從月建上來呼其人姓名
隨六甲之神所在滅之則敵人讐怨自消亡矣
六甲所在者

甲子旬中在頭　甲戌旬神在左足　甲申旬神在右足
甲辰旬神在左手　甲寅旬神在右手　甲午旬神在體腹
凡軍行遇惡風旗竿倒折者取四窮上土作泥人長三寸
手持桃弓蒂矢執刀披髮向風三叩齒咒曰天有四狗
以守四境吾有四狗以守四隅以城為山以池為河越
盜不敢過来者不得進去者不得還急急如律令咒畢
弃之而去逆風之道則災殃消除也

遁甲符應經卷下

遁甲符應經後序

永樂十二年孟陬之月註歷書用遁甲三奇吉門三奇者天上乙丙丁也吉門者開休生也奇門會合之方利宜出師征討九天之上利以陳兵九地之下利以藏兵予觀諸家兵書無出于孫子十三篇乃兵家之樞機故軍形篇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故能自保而全勝也明天將知地理察人事戰攻決勝則可為良將矣今稽遁甲之書惟景祐遁甲符應經亦兵家之樞機義與孫子兵法相符合而用之也其中立術精密凡諸神煞先述其事實以立假令條分類別參訂考較詳明允備使人知所觀覽又便於檢閱也故聖人立法可以出軍征伐

戰勝克敵遇寇捕賊立營置陣出天門入地戶隱跡藏形無出其右也至於民間日用上官嫁娶遠行移徙參賢謁貴商賈求財登科取索射獵博戲萬事皆准無有不驗上以利國下以濟民實萬世之良法也特用工重刊以廣其聞庶使將者有所稽術者有所濟云耳

皆永樂歲在甲午孟秋良日秦臺子登仕郎欽天監五官司歷王巽曳專序

太乙照神経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太乙照神經

陳瑞佺題

夫古人相法一書豈惟術數而已蓋有精義於其中窺厥奥旨微而顯約而博其術發乎吉凶悔吝之秘其理備乎言行威儀之表其數取乎乘除加折之法而其義得乎勸善懲惡之機蓋動靜闔闢之微巧通造化變幻倚伏之妙功侔鬼神作者本格物窮理讀者宜探本尋源也稽孔孟觀人之法著於語孟豈無權輿與第未有指爲相理者迨麻衣仙翁傳其秘訣踵而成書者七十三家人出已見各有不同其中見道之言闡發之精間有足以取法者然或意晦言隱或見淺識卑或詞繁義複或簡斷篇殘又其甚者逞鑿見則穿鑿添蛇足明附會求所謂詳明簡當者不易得也蓋所謂古錢掘得輪廓槎牙斷碣門來觚稜缺齒矣且相有定而心無定心無定而相亦無定以積陰隲則福未來而氣先轉以作惡孽則禍將至而色已更相逐心生變動無常苟能改惡行善自可易凶爲吉則作書者寓操褒貶之權顧可少乎予自束髮後喜知人之鑒博覽羣言必探秘要與博洽之士

自敘

藏修書屋

剖辨必析元微每有心得輒隨手摭記於茲四十餘年矣頃者蓉城需次取素所討論相書諸編刪其繁冗補其缺畧別類分門字斟句酌使婦孺皆知雅俗共賞又附錄證驗百條備載忠義孝慈廉明仁讓忍毒淫貪好險兇詐善惡畢至報應立著合爲一帙俾善者知勸惡者知懲以成是書於是時奉檄以巡川北公餘之暇較正以付剞劂顏之曰照神經可謂披肝露胆簡而易明有以識夫要肯之攸歸因以發其修省之念胥斯人而歸諸有善無惡之域斯則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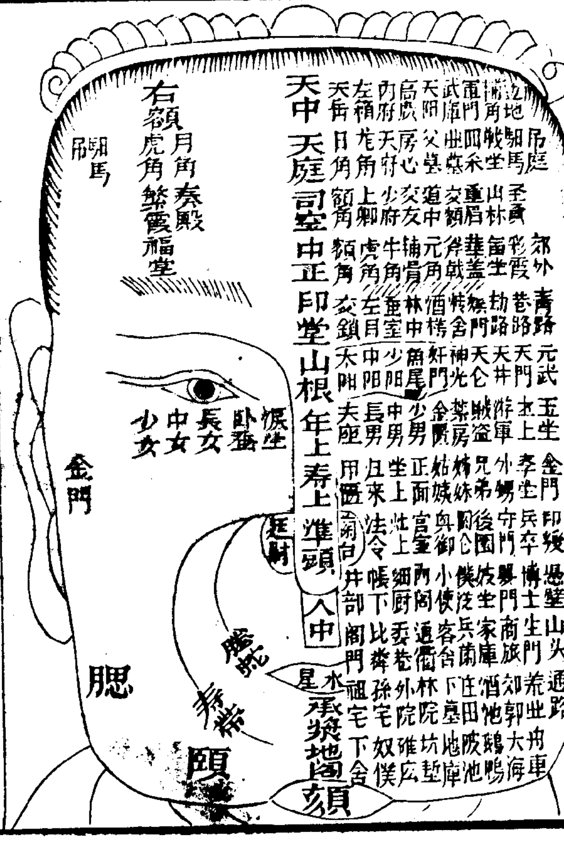
此書之意予言未竟有士揖而進曰如予所言是相法照神一書直可以正人心而維風俗歟予笑而不答遂舉其說以弁諸簡端並以告世之觀是書者時歲在己未嘉平月左邨氏書於太乙然藜之室

太乙照神經卷一目錄
十三部位總要圖 流年運氣部位圖
五星六曜圖 五嶽四瀆圖
五官圖 十二宮圖
四學堂八學堂圖 九州八卦圖
六府三才三停圖 天干地支圖
陞官科甲名利氣色圖 逐月氣色之圖
紋痕圖 面紋圖
六氣圖 三十六官陰隲部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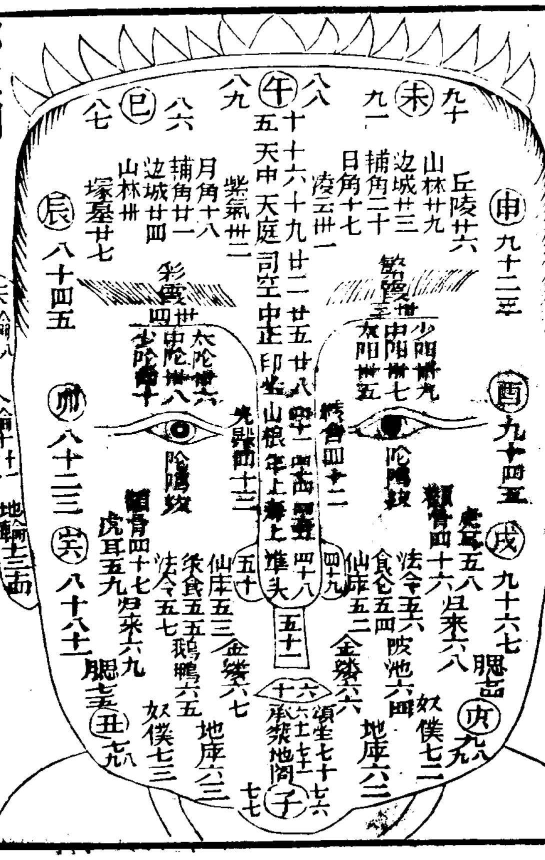
男人面痣圖 女人面痣圖
玉枕圖 枕骨圖
八卦十二宮圖 四門四季圖
足紋圖 流年運氣部位歌
十三部位總論 十二宮論
五嶽論 四瀆論
五星論 六曜論
五官論 六府論
三才論 三停論

四學堂論　八學堂論
富相格　貴相格
壽相格　福相格
成相格　進相格
敗相格　退相格
夭相格　孤貧格
刑賤格　孤神格
寡宿格　亡神格
六衝格　六害格
羊及破家格　十大空亡格
十殺格　六削格
溺水格　火災格
好詐格　貪騙格
六來格　男人所忌三十二格
女人所忌三十二格　嬰兒好養二十四格
嬰兒難養二十四格　神異賦
秘傳口訣

十三部位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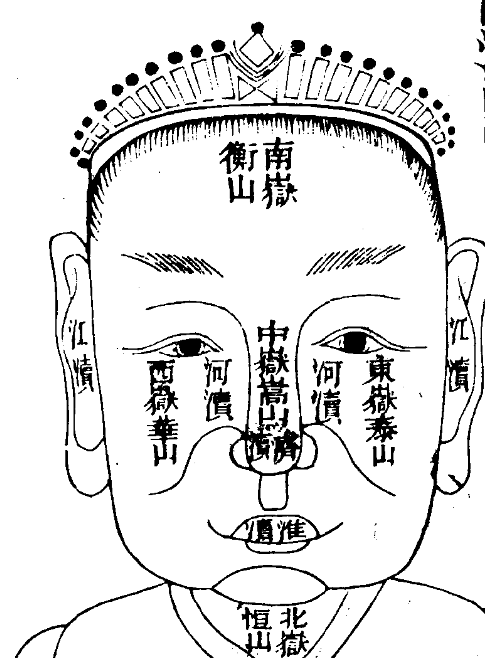
流年運氣部位圖



卷一 一

五星六曜圖

五嶽四瀆圖



卷一 二

五官圖

十二宮圖

卷一 三

四學堂八

學堂圖

九州八卦圖

卷一 四

六府三才

三停圖

天干地支圖

陞官科甲名

利氣色之圖

逐月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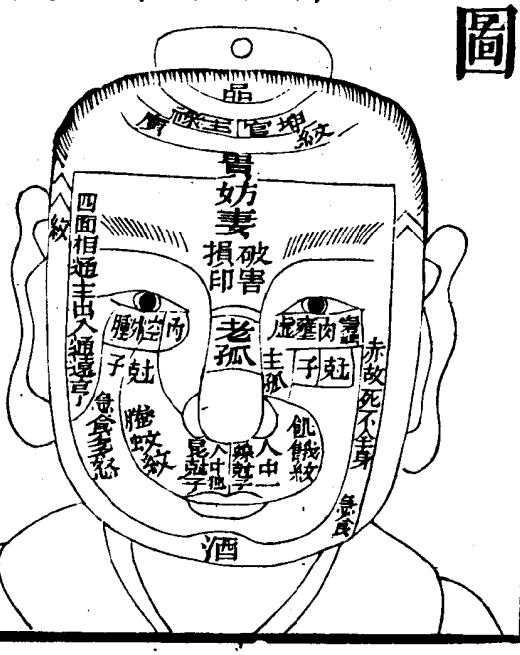
色之圖

紋痕圖

凡人四十外眼下不起蠶肉其子不絕隱隱現現子卧蠶紋必生五子年殷商瞿無子有此紋孔子曰勿憂後當生五丈夫子

面紋圖

三陰三陽乃心之外表蠶肉者如鼠之在地土內打空故內虛而外腫曰蠶此地又爲男女宮主損子女



卷一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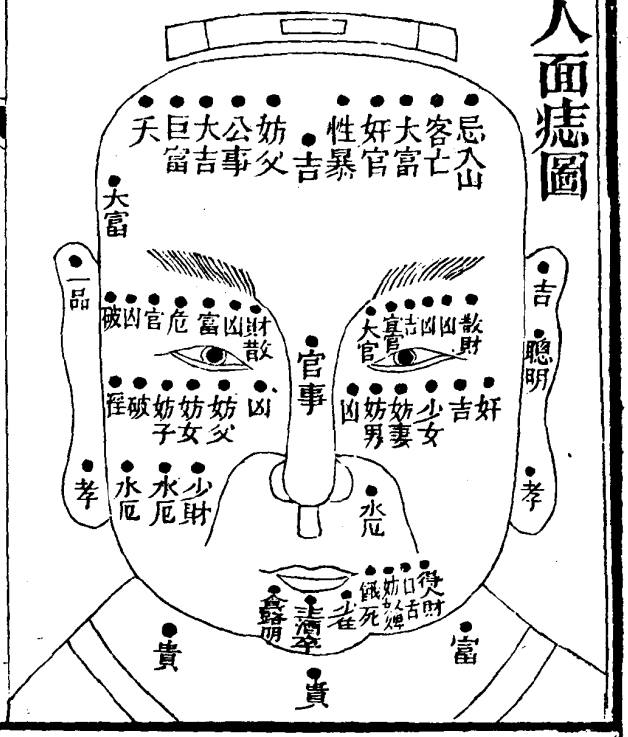
六氣圖

鬚玄武色黑
顴白虎色白
額朱雀色赤
鼻勾陳色黃
顴青龍色青

三十六宮陰隲部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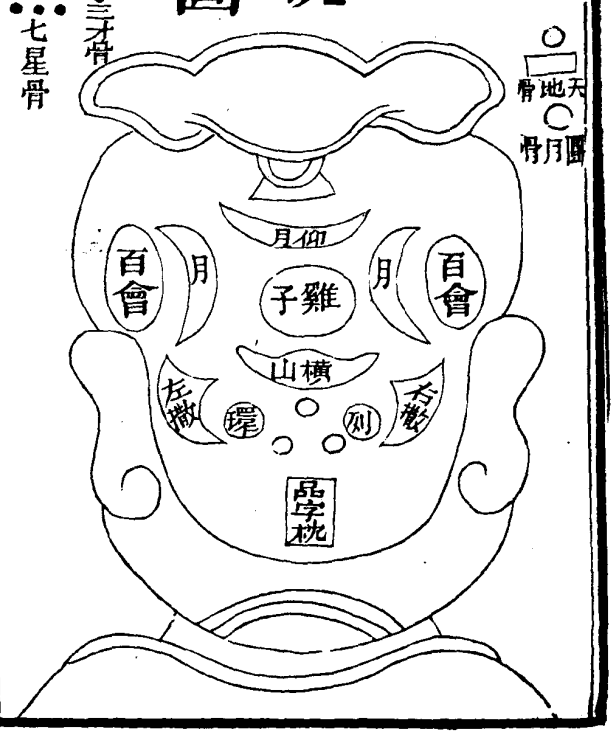
卷一 八

男人面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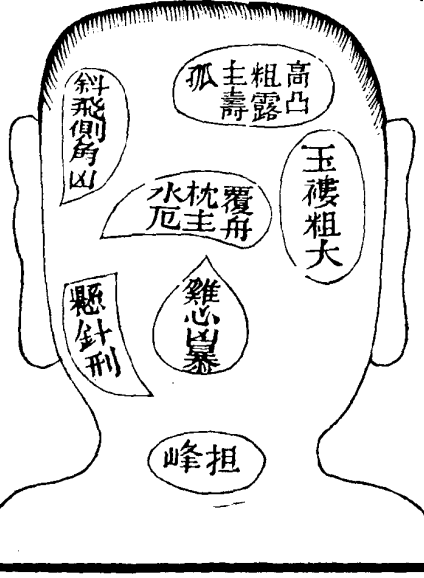


女人面痣圖

玉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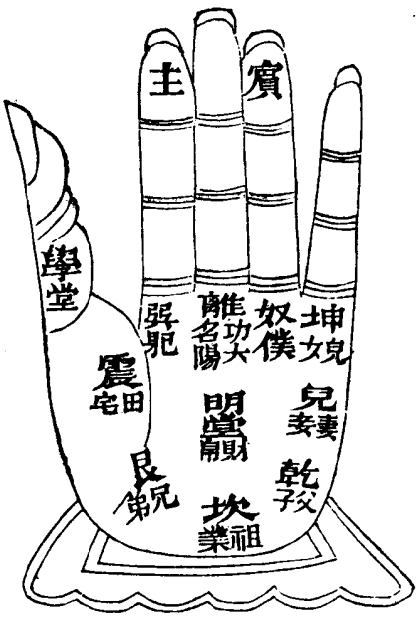


枕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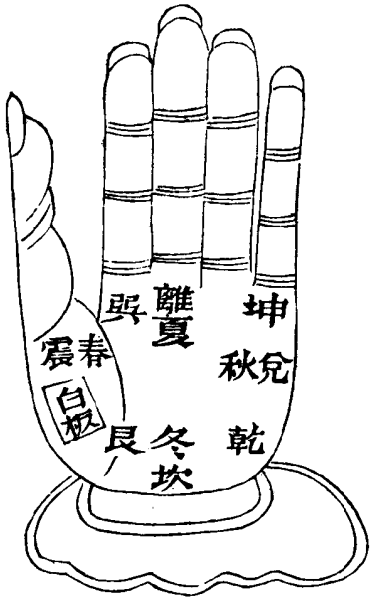
頭腦之骨十三家相書但有貴骨圖相貧賤枕骨未見今右髻獨得秘傳寫此爲識者驗之

八卦十二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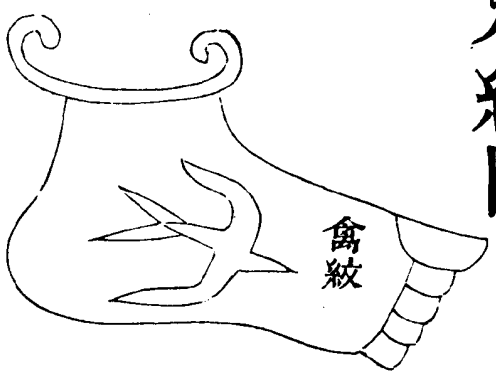
四門四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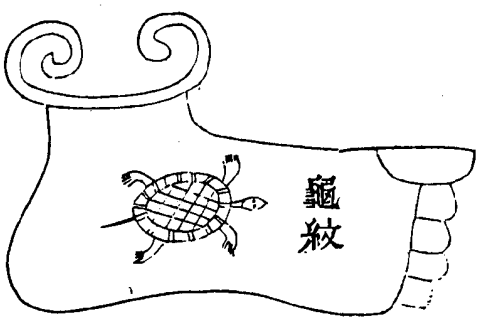
乾艮巽坤爲四門
棺材紋爲白板
坎離兌震爲四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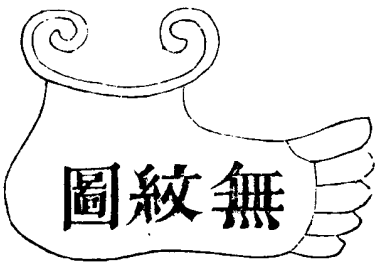
卷一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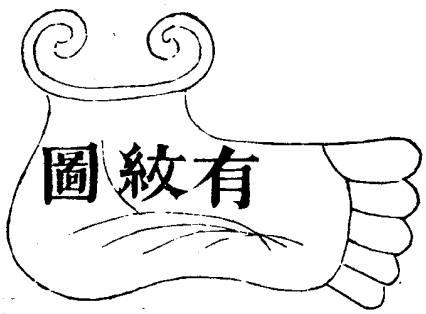
足紋圖





足紋圖





卷一 十二

左邨 [illegible]輯

流年運氣部位歌

欲識流年運氣行男左女右各分爭天輪一二初年運三四周流至天城天郭垂珠五六七八九天輪之上停人輪十歲及十一輪飛郭反必相刑十二十三并十四地輪朝口壽安康十五火星居正額十六天中骨法成十七十八日月角運逢十九應天停輔角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歲至司空二十三四邊城地二

十五歲逢中正二十六上至丘陵二十七年看塚墓二十八遇印堂平二九三十山林部三十一歲凌雲程人命若逢三十二額右黃光紫氣生三十三行繁霞上三十四有彩霞明三十五歲太陽位三十六上會太陰中陽正當三十七中陰三十八主亭少陽年當三十九少陰四十少弟兄山根路遠四十一四十二造精舍宮四十三歲登光殿四十有四年上眞壽上又逢四十五四十六七兩顴宮準頭喜居四十八四十九八蘭臺中庭尉相逢正五十人中五十一正

臨五十二三居仙庫五十有四食倉行五五得請祿倉米五十六七法令明五十八九遇虎耳耳順之年到水星承漿正居六十一地閣六十二三行六十四居波池內六十五處鵝鴨部六十六七在金縷歸來六十八九程七十之年逢頌地地閣頻添七十一七十二三行奴僕腮骨七十四五臨七旬六七爭子位七十八九丑牛間太公之年添一歲更臨寅虎相偏臺八十二三卯兔位八十四五辰龍行八旬六七巳蛇上八十八九午馬中九旬九一未羊明九十二三

猴結果九十四五聽雞聲九十六七犬吠月九十八九買猪吞若問人生過百歲頤數朝上保長生周而復始輪於面紋痣缺陷禍非輕運限併冲明暗九更逢破敗屬幽冥又兼氣色相刑剋骨肉破敗又伶仃倘若運逢部位好順時氣色見光盈五岳四瀆相朝拱扶搖萬里任飛騰誰識神仙眞妙訣相逢談笑世人驚

十三部位總論

十三部位乃一百二十部位總關也額上五部天中

天停司空中正印堂之位照應邊地驛馬山林郊外巷路之位而定貴賤也額爲火星取兩耳金木二星爲相生相尅也額爲天取兩目爲日月之曜用也

鼻四部

鼻之中四部山根年上壽上準頭之位照應天倉金匱甲匱園倉之位而定貴賤也鼻爲眉之根不斷不低直能連接兩眉之勢復能借用其眉也

須四部

須之下四部人中海口承漿地閣之位弔動厨竈井竈家庫庄田波池之位而定貴賤也口爲水星耳珠爲金木二星有情朝口爲金木水三星拱照爲吉爲福也

天中

第一天中對天嶽左廂內府相隨續高廣尺陽武庫同軍門輔角邊地足

天庭

第二天庭連日角龍角天府房心托上墓四殺戰堂連驛馬弔庭分善惡

司空

第三司空額角前上卿少府更相連交友道中交額好眉秀山林定是賢

中正

第四中正額角頭虎角牛角輔骨遊玄角斧戟及華蓋福堂彩霞郊外求

印堂

第五印堂交鎖裏左目蠶室林中起酒樽精舍對嬪門劫路巷路青路底

山根

第六山根對太陽中陽少陽及外陽魚尾奸門神光接倉井天門玄武藏

年上

第七年上夫座參長男中男及少男金匱禁房並賊盜游軍書上玉堂菴

壽上

第八壽上甲匱依歸來堂上正面時姑姨姊妹好兄弟外甥命門學堂基

準頭
第九準頭蘭臺正法令竈上宮室盛典御園倉後閣
連守門兵卒印綬證
人中
第十人中對井部帳下細厨內閣附小使僕從地閣
前嬰門博士懸壁路
水星
十一水星閣門對比鄰委巷通衢貴客舍兵閣家庫
平商旅生門山頭會

藏修書屋

承漿
十二承漿祖宅安孫宅外院林苑看陵墓田宅帶地
庫波池大海舟車覓
地閣
十三地閣下舍隨奴僕碓磨坑塹危地閣陂池及鵝
鴨大海舟車無憂疑
十二宮論
一命宮
命宮者居兩眉之間山根之上光明如鏡學問皆通
山根平滿土星聳直眼若分明扶拱財星食祿豐盈
額如川字命逢驛馬官星顯耀雙全富貴凹沉定貧
眉交下賤亂理離鄉額窄眉禿財破人孤
詩曰
眉眼中央是命宮光明瑩淨祿皆通紋痕若起多遲
滯破盡家財羞祖宗
二財帛
鼻乃財星位居土宿截筒懸胆千倉萬箱聳直豐隆
一生財旺中正不偏富貴滔滔鷹嘴尖峰破財貧賤

藏修書屋

若是孔仰隔宿無糧厨竈若缺家無所積
詩曰
鼻主財星瑩更隆兩邊厨竈莫教空準尖人壽無財
谷地閣相朝甲匱豐
三兄弟
兄弟居兩眉屬羅計眉長過目三四兄弟無刑眉秀
而疎枝幹自然生彩有如新月永遠超羣若是短粗
同氣見離眉環塞眼雁行必稀兩樣眉毛定須異母
交連黃散敗死他鄉旋結黃毛兄弟蛇鼠

詩曰

眉爲羅計秀而長兄弟生成四五强兩角不齊父母異爻連壁眼財艱難。

四田宅

田宅者位居兩眼最怕赤脉侵睛初年破家敗絶到老無糧作食眼如點漆終身產業榮昌目秀眉清置稅三州五縣陰陽昏黑田園不守火眼冰輪家財傾敗妻子散亡。

詩曰

眼爲田宅主其宮清秀分明福祿榮若是陰陽枯或露家財父母總成空。

五男女

男女者位居兩眼下臥蠶曰男女宮曰臥蠶宮曰陰隲宮曰三陰三陽陰陽平滿兒孫福祿榮昌隱隱臥蠶子息還須清貴淚堂深陷定與男女無緣黑痣斜紋到老兒孫有尅口如吹火獨守空房人中平滿難得兒孫

詩曰

男女陰陽平且光紅黃如錦好兒郎青黑紋理來冲破心毒債多不可當。

六奴僕

奴僕者位居地閣接連水星頤豐頦圓侍立成羣輔弼相朝一呼百諾口如四字呼聚喝散之權地閣尖斜受恩而反成怨紋交痣破奴僕不周牆低壁傾情淺仇深。

詩曰

奴僕好時地閣豐水星兩角如弓容若低一處不相應痣破紋痕總是空。

七妻妾

妻妾者位居魚尾號曰好門光潤無紋必保妻全四德豐隆平滿聚妻財帛盈箱顴星侵天因妻得祿好門深陷常作新郎魚尾紋多妻防惡死好門暗陷死別生離黑痣斜紋外情雖好中心貪淫。

詩曰

魚尾光澤妻妾賢無紋無痣顯才能若是好門多雜色無廉少耻又淫奔。

八疾厄

疾厄者印堂之下位即山根聳直隆起福壽無厄連接伏犀定是英賢瑩然光彩五福俱全年壽高整無病苦祿紋痕痣破疾疴夭年骨枯肉陷受苦亡身氣色黑霧不離災故

詩曰

山根疾厄起稜勻一世少災禍不侵低凹紋痕並痣破常時辛苦百無成

九遷移

遷移者位居眉角上號曰天倉豐隆無絞華彩有祿明潤潔淨遠行大利昏暗缺陷不利出行痕紋黑子虎狼相驚氣色青暗遠行失利白失僕馬黑主身亡紅黃紫彩升官獲財

詩曰

遷移平滿得人欽驛馬高明遊宦尊額角太低無住處卑官勞碌也無名

十官祿

官祿者位居中正上合離宮伏犀貫頂有名有位驛馬朝歸官司不援光明紫彩顯達超羣額角崢嶸聲聞天下紋痕痣陷橫事常臨眼如赤鯉惡死兵刑

詩曰

官祿宮中仔細詳山根倉庫要相當瑩明紫彩無紋點定主陞官福壽長

十一福德

福德者位居天倉照應地閣五星朝拱福祿顯榮面現兩凹名利雙全頦圓額削苦在初年額濶頤尖窮到晚景眉高目秀富貴聰明眉壓耳掀貧賤孤苦

詩曰

福祿天倉地閣圓五星相照福綿綿若還缺陷並尖破衣食平常福不全

十二相貌

相貌者先觀五岳次辨三停三停勻稱一生顯達五岳朝聳福祿來臨行坐威嚴為人尊重額主初運鼻主中年地閣水星是為末主若有破陷運至生災

詩曰

相貌分中及上下三停均配定相生若還一處不勻

稱善惡去來有改更

五嶽論

額爲衡山　頦爲恒山　鼻爲嵩山　左顴泰山　右顴華山

五岳取中岳爲主要聳直高隆東西二岳朝應爲妙不隆不直則無權勢反覆不常亦無高壽中岳低曲尖小則四岳無主縱然別有好處無有威權即四水相從亦無勢矣不至大貴中岳薄削壯年破敗東西二岳傾側尖斜亦主中年不祥南岳要廣平高潤少

年有成低凸尖露早歲孤窮北岳豐滿老主榮華尖削獨長勞苦不孝書曰五岳朝拱福自天來

四瀆論

耳爲江瀆　目爲河瀆　口爲淮瀆　鼻爲濟瀆

四瀆取深藏清潔崖岸不走財積祿豐即五山高峻無水不秀耳爲江瀆貴要潤而深或有重城之副潔白聰明家業興旺也目爲河瀆取黑白深長眉清目秀聰明富貴淺短凸露昏濁愚頑貧賤無壽也口爲淮瀆昏吻方潤覆載停勻貪祿豐盛止薄不覆下薄不載無晚福而少祿也鼻爲濟瀆豐隆光潤庫圓收藏年壽無節不破不露家富祿豐也經云山水清秀名利雙收

五星論

金星須要白官位終須獲　木星須要朝五福並相饒　水星須要紅紅者貪祿終　火星須要高高者是權豪　土星須要厚厚者得長壽

金木星

金木星是耳輪郭分明紅白色瑩端正孔潤不反不

尖不小不薄耳高過眉聰明貴顯其人得金木二星照命發祿受福尖反側窄低薄乾黑爲金木二星失陷損田宅破財帛無學識命不長

水星

水星是口唇紅齒白上下有紋方潤端厚其人得水星照命隱惡揚善爲官貪祿尖薄偏歪唇掀齒露口角下垂爲水星失陷講是說非貧賤無祿

火星

火星是額髮際高深豐滿廣闊幼年受福早得官祿

父母尊崇兒孫賢貴尖凸亂紋髮低壓眉爲陷了南岳火星早年不利功名蹇滯衣食缺少子女不成兄弟無情損妻破財

土星

土星是鼻隆峻豐厚準大無毒兩孔不露年壽紅黃鼻直貫頂其人得土星照命福祿壽全偏斜歪曲年壽起節準頭尖露爲陷了中岳土星家破多災貧賤短命爲人險毒

六曜論

左眼爲太陽須要眞光眞光者福祿昌

右眼爲太陰須要黑亮黑亮者爲名官

山根爲月孛須要高直高直者豐衣食

左眉爲羅睺須要秀長秀長者名遠揚

右眉爲計都須要整齊整齊者賢兄弟

印堂爲紫炁須要圓明圓明者陞高職

太陰太陽星

太陰太陽是兩眼黑白分明長細入鬢大貴黑多白少神光射人爲得陰陽二星照命諸事吉祥骨肉俱貴黑昏白乾赤脉侵睛爲陷了陰陽二星主貧賤害妻子破田宅災多命短

月孛星

月孛是山根直貫印堂黃紅光彩爲吉紋斷低陷麻破痣傷爲陷了月孛星子孫不昌災害不離刑妻剋子一世無成

羅計星

羅計星是兩眉過眼入鬢毫連鼻骨豐厚足祿光前裕後兄弟榮華散亂聳逆橫連命宮財破人離骨肉

成仇志量淺狹犯法惡死

紫炁星

紫炁是印堂又爲命宮兩眉中間濶大豐滿圓明色潤紅黃光彩大顯功名紋穿痣破眉毛相連低凹無勢祖德全無心地不明貧賤無壽

五官論

耳爲採聽官 眉爲保壽官 眼爲監察官 鼻爲審辨官 口爲出納官

一曰採聽官

耳須要色鮮。高聳過於眉。輪廓完成。貼肉敦厚。風門寬大。左耳金星。右耳木星。耳珠朝口。為金木水三星朝拱。主晚景榮華也。經云。耳乃幼運。不足為憑。又貴人有賤耳。賤人無貴目。此一說也。蓋耳為祿星。厚大色明。福祿常臨。昏暗焦枯。無名少壽。歐陽修耳白過面。名聞天下。張齊賢耳白如霜。忠正立朝。故耳珠朝海。孔竅深濶。聰慧延齡。若以五行論。瑩白端方。為金耳。瘦長堅直為木耳。圓滿貼肉為水耳。尖反高露為火耳。厚大垂珠為土耳。與形相生者吉。相尅者凶。又問名在耳。耳有重城之固。執玉朝王矣。

二曰保壽官

眉須要寬廣清長。雙分入鬢。或如新月之樣。首尾豐盈。高居額中。又得胎元中三層華彩之秀。目得先天中五分含固之眞。主父子貴賢。蓋眉為羅計之星。眼為日月之象。眉又為兄弟宮。目秀含眞。眉高伏彩。兄弟榮華。且眉之彩有三四層者。有一二層者。其色翠秀光明。長有起伏。短有神彩。或濃中細發。或淡內紺青。層層起伏。一望如遠山清秀。有乘風翔舞之勢。主貴壽也。鬚眉男子。未有鬚眉不具而稱男子者。形如月初。主聰明。濁如潑墨。主愚賤。細紫高起如角。一生快樂無窮。壓眼者蹇滯。散亂者破財。眉連鎖印。命如蜉蝣。眉宇寬廣。心平氣和。監逆粗硬。凶暴刑尅如劍者。掌兵權。色晦者淮敗業。黑彩耀光。百事吉祥。缺落黃散。損德敗亡矣。

三曰監察官

眼須要含藏不露。黑白分明。瞳子端定。光彩射人。或細長極寸。蓋天之神在日。人之神在目。光照萬物。舒暢四體。眼明則神清。眼昏則神濁。清則貴。濁則賤。眼有一分神。一分衣祿。有十分神。十分衣祿。無神者。不貧則夭。故眼要細而長。內有眞光藏秀。光芒不動。其神如星月之明矣。史彌遠論目中之眞。言之最奇。而最異者也。夫眞之源。得五臟六腑之精華而發於目者為眞。乃投胎奪舍之人。方能有之。凡得此入道者。必冲天飛昇。為儒者。官高忠正也。

四曰審辨官

鼻乃天柱福星。有伏犀骨。從鼻梁起。貫印者是。有單

犀骨。從準頭發起至頂者。是又得四倉相當。四岳相輔。四水相配。五星滿用。六曜齊明。輔佐爲貴。故印堂不宜低狹。山根不宜紋痣。兩庫不宜破露。準豐庫收者。多積財。鼻直準大者。心無毒。年壽起節。中年而亡。梁如劍脊。壯歲不祿。準尖孔仰。貧賤陰毒矣。

五曰出納官

口取四圍。須要端厚。唇紅有紋。挽上角弓。開大合小。口如四字。最妙之法。故口相有十。鬚眉居七。唇中上通濟瀆。唇厚可注其水源。齒爲口之城廓。髭鬚爲左

右輔。眉目爲助耀。聲音爲內應。耳珠爲外朝。兩頤爲幫助。地閣爲下載。惟法令爲鎮定之勢。乃口之最關禍福也。紋直過鼻準爲漏槽。紋痕過面門爲破腮。紋侵海道。紋入海口。終是餓殍。法令圍繞邊地堅固。到老榮華矣。

六府論

天倉爲上二府。兩顴爲中二府。兩頤爲下二府。秘訣云六府者。欲其充實相輔。不欲支離孤露。上二府自輔角至天倉。中二府自命門至虎耳。下二府自顴骨至地角。六府充滿。無缺陷尖露者。富貴祿旺。財積人興。瘢痕紋破。諸事不利矣。

三才論

額爲天。欲圓而潤。名曰有天者貴。息息獨凸。鼻爲人。欲豐而齊。名曰有人者壽。息息獨高。頦爲地。欲潤而厚。名曰有地者富。息息獨長。

三停論

上停自髮際至印堂。爲初主。上停長。近君王。中停自山根至準頭。爲中主。中停長。福祿昌。

下停自人中至地閣。爲末主。下停長。大不祥。

四學堂論

眼爲官學堂。眼明聲譽飛揚。印爲祿學堂。印豐官高量寬。耳門外學堂。耳厚福大壽長。門牙內學堂。齒齊食祿異常。

八學堂論

額上高明學堂。頭圓或有異骨。昂問富在額。額中高廣學堂。額潤明潤骨起方。問福在角。

印上光大學堂印滿平明無紋傷。問官在印。
眼爲明秀學堂眼光黑多神含藏。問貴在眼。
耳爲聰明學堂。耳有輪廓色紅白。問名在耳。
口唇忠信學堂。唇齊牙密白如霜。問祿在口。
舌相廣德學堂。舌長至準紅紋長。問德在舌。
眉爲班爭學堂。橫起天中細長揚。問壽在眉。

富相格

形豐神安氣旺聲揚。眉長。耳大。唇紅。齒瑩。鼻豐。面方。背厚。腰直。皮滑汗香。腹垂。臍深。牛口鴛行。

貴相格

面黑身白。上長下短。眼有神光。氣清色明。身重步輕。人小聲大。龍來吞虎掌方指長。面短眉長。頭角崢嶸。皮滑汗香。

壽相格

顴骨貫耳者壽。聲清奇長者壽。命門光澤者壽。項下有條者壽。形豐神旺者壽。齒堅瑩明者壽。耳後骨高者壽。年壽隆起者壽。腦後枕豐者壽。法令深長者壽。耳眉長毫者壽。目有神光者壽。背肉高厚者壽。胸堂平濶者壽。

福相格

耳高過眉。聲有餘音。面有和氣。星辰朝拱。金木朝元。目秀細長。

成相格

正面開朗。城廓圓收。眼光聚曜。五拱六滿。三停隆濶。聲音遠震。

進相格

紅黃不改。聲震音暢。氣和色澤。動靜軒昂。五星朝拱。四瀆深秀。

敗相格

天凸地削。骨節粗惡。面有塵埃。聲弱氣晦。行步輕跳。語言刻薄。

退相格

額上斷紋。口偏眼斜。肩聳背凹。氣滯色暗。鼻露土流。兩耳焦黑。

夭相格

肉重骨弱。兩目無神。兩耳低小。皮薄筋露。神短氣促。

肩寒頤削身瘦面肥皮如綳鼓背坑腰軟面斑項細
脚長身短有聲無音。

孤貧格

滿面憂容不哭常淚面無和氣口腋臭氣坐立偏斜
井竈露孔形如雨雞面如削瓜氣短色滯神驚形縮。
聲破音尖有色無氣口眼角低。

刑殘格

聲破音散結喉露齒淚堂枯暗山根低折年壽黑暗
人中紋痣鼻骨橫起奸門坑陷髮際壓眉顴骨尖露。

眼眶三角印堂紋破耳反眼惡色如豬肝氣粗形俗。

孤神格

聲音孤高兩顴生峰耳無弦根面無和氣眉稜骨起
臉上無肉才偏性傲頭低心毒六親不睦眼下晦紋
陰謀鬼域雖有富貴不免孤獨人恨鬼侮。

寡宿格

聲大尾禿天凸地削眼露白乾口窄縮龔頭低視下
面無人色處事不和性氣粗淺面色乾黑眉散耳低
人中平滿眼下枯陷口角流涎。

亡神格

頭尖面大面小鼻低頭垂頸縮額凸骨粗眉散眼暗
鬚拳鬢捲聲短音微鼻孤露骨身短脚長體弱形寒
行步炎上坐立偏倚。

六衝格

面多漏氣眉眼相連口角下垂齒亂牙疎骨肉不稱
眼紅眉垂耳反口歪髮黃鬚晦聲粗音促形濁神敗
俗氣逼人。

六害格

頭凸耳薄準勾齒亂懸針破印眼大無光鼻梁孤露
骨粗肉橫口腋臭氣鼻孔缺陷魚尾偏露奸門雜色
嘴尖頤削聲孤音禿。

羊刃破家格

橫紋額上眼凹露堂印堂紋穿額凸頤削聲濁尾乾
鼻梁劍脊眼黑昏沉魚尾疤痕面如洗光皮緊綳鼓
臉如塵蒙。

十大空亡格

額尖爲天空

額尖皮緊官貴無分祖業敗盡刑妻尅子父母損傷
一生不利
顴削爲地空
地閣尖削晚年孤苦妻子尅盡田產敗絕六親不和
老無結局
年壽起節爲人空
年壽二部梁骨起節四十二前難過此關雖有富貴
壯年而亡
天倉陷爲一空

天倉低凹食祿淺薄妻子無助性情鄙惡少衣缺食
晚景奔波
面無城廓爲一空
四圍不輔爲人少助諸事不成虛花無壽祖業不守
孤苦零丁
山根陷爲一空
山根低斷出嗣離祖六親無力骨肉無情災害纏身
無祿短命
風門露齒爲一空
口掀齒露財散人離開口招怨親戚隔各夫妻不諧
兒孫忤逆
髭不過唇爲一空
髭黃短少爲人勞力朋友無情財帛耗散子孫不成
到老艱辛
耳無弦根爲一空
色暗無弦災病纏身決無妻子衣食困乏虛生無壽
辛苦一場
唇無鬚爲一空

上下無鬚形如太監少妻無兒財祿無存敗家離祖
老無結果
十殺格
人行如醉爲一殺 鼻低曲凹爲二殺 滿喉散麻
爲三殺 面如瓜蔓爲四殺 眉濃壓眼爲五殺
獸聲無音爲六殺 聲高孤露爲七殺 神敗氣散
爲八殺 口濶唇薄爲九殺 眼大露睛爲十殺
三尖格
鼻尖 頭尖 額尖

六削格

眉無尾　頭無角　目無神　鼻無梁　額無稜
耳無輪

溺水格

人中交紋額如塵汚眉間黑子痣生魚尾口角黑靨
地閣紋暗

火災格

山根赤重天羅紋晦赤痣生眉鼻準赤黑眼無睫毛
髮赤鬚焦

奸詐格

斜視偷觀口尖唇薄冷笑無情顧上視下牙齒尖疎
步走不平

貪騙格

鼻準鷹嘴眉卓稜高口縮齒稀頭尖頤削髮捲鬚晦
耳如羽箭

修行中來者

人有從修行中來者積德根深體格高超目有眞光
神情慈善相貌舒展氣宇寬和聲清音遠衆所樂聞
手掌厚暖紋理深細肌膚滑潤鮮明離垢心靈智圓
恭儉謙讓爲人孝弟居官忠正愛君憂民者

精靈中來者

人有從精靈中來者乃飛禽走獸久在深山曠谷常
食仙品百年千載亦受天地精華而生形貌古怪或
彷彿獅王猴相或類虎鶴犀鳳目廣視威精神奇特
聲雄氣旺掌有奇紋面有殺氣或行爲毒害或猛勇
剛强或言涉邪諂或謫詐奸險常存殺伐之心不能
安業守分者

神仙中來者

人有從神仙中來者廣修道德保養元神原有根氣
來歷骨格不凡形貌清雅舉動飄然神姿秀異目光
碧色性情聰敏聲清音暢雖身入臺閣心樂山林常
存修養之功處富貴之日不異貧賤之時胸中豁達
自然瀟灑依稀風塵物外人也

星宿中來者

人有從星宿中來者即星宿降生也或凶星降世便
爲殺星奇形怪狀目光暴露猛勇剛强心靈性急目

空一世常存殺伐之心或吉星降生紫氣聚矚目光射人英明忠義神氣秀發聲音响亮胸臆吉祥忠君愛民常存普濟之心者。

神祇中來者

人有從神祇中來者原爲忠臣孝子死作神明因緣未了復降生於世形貌奇異神光滿面聲音和雅目靜自明洞徹萬事聰明正直先知先覺鎮服邪佞爲人忠烈常存敬愛之心者。

地獄中來者

人有從地獄中來者或餓鬼道中放出者亦投生於世間乃前世惡孽諸根闇鈍形矬相陋目泛神敗瞼上無肉面無和氣氣暗色昏鷹腮鼠耳蠅面兎頭龜身狗腿傷父損母形妻尅子遊食四方口腋氣臭喉舌强瘖聲氣孤高性忍心毒殺人媚人損人利已尷財騙債依然缺衣乏食無子絕嗣孤老無倚害人還是害已終無結果也。

男人所忌三十二格

心忌奸惡性忌貪狠氣忌急促色忌清光睛忌白乾眼忌流露聲忌破散肉忌虛浮骨忌粗橫眉忌散亂耳忌開花梁忌陷斷準忌尖勾胸忌挺露背忌坑凹腰忌軟弱足忌削薄臀忌尖小掌忌薄硬指忌短偏神忌昏昧髮忌焦亂齒忌尖枯唇忌青白井竈忌露台尉忌小口忌如吹地閣忌削人中忌滿年壽忌節庫忌低陷倉忌空凹。

女人所忌三十二格

心忌嫉妒性忌剛暴聲忌尖快肉忌浮露骨忌粗橫皮忌黑乾血忌赤暗神忌不藏氣忌粗淺色忌光浮

額忌凸銳筋忌露青眼忌光流眉忌粗散耳忌反覆鼻忌曲尖口忌闊偏顴忌尖峰頂忌粗短背忌空薄肩忌單寒胸忌高露臍忌淺凸乳忌白小腿忌毛結身忌粗橫指忌短禿掌忌薄冷髮忌毛黃腰忌搖擺立忌偏斜坐忌失神。

嬰兒好養二十四格

頭腦骨連氣厚神安神旺氣秀髮細紺青骨圓色紫皮厚肉香眉清眼秀聲清音遠背厚腰直腹垂臍深唇齊色紅人中深直鼻隆準圓瞻視不凡泣聲遠揚

囊若荔殼天停潤滿地閣豐圓耳大厚硬項圓立直身長腿短掌暖紋細面粗身細足方有跟。

嬰兒難養二十四格

頭皮綳急面大鼻小髮踈毛黃皮薄露筋神短齒早聲絕復揚肉重如泥耳後骨低眼角無肉足無後跟鼻無梁柱頭大頸軟目陷無神腹大腿細筋不束骨。眉壓眼小頭尖鼻低手短足長臀浮不緊皮緊肉緊山根低黑臍凸腹小有聲無音身瘦露骨。

神異賦

賦曰骨格爲一世之榮枯氣色定行年之休咎額爲火星初年榮枯鼻乃中岳壯歲造化頦爲地閣晚年規模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五岳朝歸今世錢財自旺眉清目秀聰明顯達天停高聳少年富貴地閣方圓晚歲榮華準頭豐大其心無毒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乎手足指節細而俊雅腳背肥而富足富者自然體厚貴者定是形殊南方貴官天停豐潤北方公侯地閣寬隆重頤豐頷北方貴顯駝背面田南方富足河目海口食祿千鍾鐵面劍眉兵權萬里虎頭燕頷定登將相龍行虎步大貴何疑目長輔采榮登天府雙絲項下老愈康強頂中圓骨有疾不險骨隨貴生肉隨財長福堂潤澤頻遇吉祥三光明旺財自天來六府高強一生富足紅光滿面發財安康眉生二角快樂無窮目秀冠形中年遇貴瞻視平正剛介存心高廣黃明旬日轉官形容俊雅終作高賢骨格清奇必定榮顯郎舅豐下子息晚成淚堂平滿兒郎早見陰隲眼潤男女易成邊地四起晚年亨通頭骨

隆高早居官位明珠朝海太公八十遇文王火色蔫肩馬周三十逢唐帝鶴形龜息洞賓之遇仙得仙龍腦鳳睛玄齡之拜相入相山林骨起終作神仙金城骨分定爲將相色若祥雲前程亨泰三台黃光利遂名成笑容喜色富貴易來滯中有明憂而變喜正面紅光無不遂意印堂紫氣謀無不通年壽潤明一歲平安金匱光澤諸吉自來部位無虧一生安逸形容古怪玉在石中人物巉岩珠藏海底眉拂天倉出入近貴印接中正終須利官顴起峰巒執柄操權腰圓

背厚玉帶朝衣骨聳神清威權忠節伏犀貫頂一品王侯顴骨雙起千軍勇將眼似虎睛威嚴莫犯耳有毫毛長命之人天停高濶僕馬相隨地閣方圓錢財自旺圓容小巧必定豐亨方正神舒終須穩耐齒鼻齊豐定享庄田手軟如綿閒且有錢掌若血紅富而多祿眉抽二尾一生快樂耳白過面朝野聞名耳高過眉情懷舒暢足生黑子莫雄獨壓萬人骨插邊庭威武名揚四海聲自丹田下出有福而亨遐齡骨從腦後橫生發財且增長壽地庫光潤晚景安樂懸壁

色明家宅吉祥陰騭肉滿福重心靈正面骨開粟陳貫朽月孛光明平生少疾年宮潤澤到老無災行不動身積財有壽神光滿面富貴稱心病淹目閉有神者生五岳端正人可延年三陽火旺必主生男三陰太多定須生女生相若仙平生閒逸耳後骨高名曰壽堂骨格精神瘦亦可取四方五端不謀而成部位伶俐無禍少災身白過面衣食豐足神賽於形庄田榮足三山冥濶萬頃良田四瀆清明終生福氣人小聲宏定須超越頭面寬厚福祿雙全神氣澄清各利雙得骨格恢宏前程可大氣宇軒昂一生快樂睛青口濶文筆高人面大顧豐錢財滿屋容貌溫和襟懷洒落巨鰲入腦必作尚書龍骨插天應爲宰輔日月角聳必佐明君雙顴起勢定作刺史眉秀神和定是雅人氣旺色明必然全福貴壽如是賤夭因何氣濁皮粗貧苦之漢冷笑無情機深之人髮低皮緊終是愚頑神短光散早赴幽冥面皮青薄三十難過肉色浮暗四九難逃山根昏沉常遭疾厄淚堂深陷蠶肉橫生鼻準尖垂人中平滿兒孫之無類刑嗣續之

難得眼不哭而淚汪汪心不憂而眉縮縮早年刑剋晚景孤單面似橘皮終主貧賤神帶桃花也須兒晚肩峩聲泣不賤則孤鼻梁曲折非貧則夭下停獨長不孝勞碌星辰失陷糧無隔宿步位偏虧終身勞苦猪脂牙光尅子刑妻面紫皮急雖溝洫長而壽亦促兩目無神縱鼻梁高而壽亦虧眼光如水男女多淫眉卓如刀陣亡兵死三陽黑氣須防損壽奸門青暗妻妾多災年壽赤光多生濃血白氣如粉父母刑傷青氣侵顴兄弟危難山根青色招災惹病法令綳纏

無疾而夭腮見耳後心貪性狹眼惡鼻鉤心險陰毒腳根不着地敗業離鄉鼻竅露而仰敗家孤苦唇不蓋齒無事招嫌滿面露髭爲人少力印堂太窄子晚妻遲懸壁昏暗家敗人亡結喉露齒骨肉分離骨粗皮薄壽年短促龍宮低黑紋續難得面大鼻小一生艱辛鼻廋面肥錢財耗散法令入口卻通餓死野人家騰舌鎖唇梁武餓死台城上睛如魚目速死之期氣若烟霧凶災日至形如土偶天命難逃天柱傾欹幻身將去貌若縷織運乖命蹇眉頭青氣交滯青難

滯氣滿面功名莫求明中有暗吉而變凶唇掀牙露引是招非狼牙虎吻機深難測猴食鼠飧好鄙到底頭先過步晚景貧窮灶仰撩天田園耗散形如猪相死必分屍鬚黃睛赤終主橫死齒疎唇縮須防野亡口唇皮皺一世孤單魚尾亂紋老不安逸兩眉散亂聚積不久二目雌雄當而多詐面多班點必然命短腳背無肉必定孤獨胸窩生毫性非寬大莫教四反必主凶亡更忌神昏總無神意臉上青光貧婪孤貧準頭赤色詭計奔波手腳粗大貧賤勞碌山根橫紋

必然耗散土星薄而山林重滯氣多災前相好而背負虧虛名無壽髮毛毬織先富後貧筋若蟠蚓少閒多危眉稜骨起有壽孤刑項下結喉無兒客死眼若雞目性急難容步若蛇行壽而無壽色青橫於正面喚作行屍色黑橫於耳前名爲奪命青遮口角扁鵲難醫黑掩太陽盧醫莫救白如枯骨亦主身亡黑若濕灰終須壽短滿面悲容貧亦艱難山根低削多災短命鬼色現形貧愁度日神脫口開有病即死七竅不明壽難久延華蓋黑色必主大災天停青色須防

瘟疫地閣赤暗定損牛羊好鬥青白禍侵妻妾流魄放海須防水危遊魂守宮定主喪身路道昏沉跌蹉之災宮室燥炎火湯之咎耳根黑子倒死路傍承漿深紋恐投浪裏眼堂豐厚亦主貪淫人中偏斜定主刑剋鬼牙尖露詭譎奸貪眉斷骨撐凶豪惡死人形似鬼衣食不豐谷道亂毛號作淫秘肉地濁肥何足以論目多四白孤剋凶亡鼻有三凹貧窮孤苦三尖六削奸巧貧窮腿長腳瘦奔走不停唇薄嘴尖好說是非紋痣交加有嗟有怨猴飧鼠食客而且貧劍鼻

蜂睛凶而又賤。亂髮插額。利處山林。正面無顴難居宅舍。孤峰獨聳。骨肉參差。四尾低垂妻子隔角。亂紋額上。男女孤刑。黑痣淚堂子息有尅。眉不蓋眼。財散親離。眼大露睛。壽短凶災。上輕下重。求主伶仃。上濶下尖。終無結果。額尖鼻小。側室分居。喉結腳長。終死他鄉。形如羅漢。見子必遲。貌若判官。得兒尤晚。形清神濁。不免困窮。面皮綳急。壽促無疑。少肥氣短。難過四九。唇縮神癡。難保三旬。形體侷促。作事慳鄙。鼻梁露骨。破祖刑家。背脊成坑。破財短命。語言浮泛。心事難明。體細身輕。不留片瓦。獐頭鼠目。何必求名。馬面蛇睛。須遭橫禍。骨輕身硬。必是庸流。聲乾無韻。何得命久。脣淺少光。終無安逸。眼赤睛黃。凶歸十惡。齦披唇膿。死在他州。形神不蘊。貧夭雨全。筋骨不藏。愚愚雙得。眼光嘴趒。執拘不良。齒齲頭搖。其性好貪。頭尖額窄。名不可求。色晦神枯。何由發跡。眼光如鼠。偷盜之徒。睛黧如獐。橫死之漢。眼凸如蜂。亦主凶刑。口扁如魚。終須困乏。骨粗形俗。老困山林。視瞻不正。必定好淫。舉止輕狂。亦多活賤。桃花光焰。只圖酒色。灰塵

滿面。有財破盡。論婦人蛾眉鳳目。一品夫人。山根貫印。必得賢郎。部位停勻。應生貴子。骨格細膩。富貴清貞。皮膚生香。富室淑女。面色端嚴。賢門德婦。髮細光潤。性情溫良。聲响神清。益夫旺子。卧蠶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甲匱豐腴而黃光。終與家道美人。肩圓。必嫁秀士。身肥肉重。得陰相以榮華。面圓腰肥。類男形而亦富。乾姜之手。必善持家。面如滿月。家室興隆。唇似紅蓮。衣食豐足。齒如榴子。食祿相夫。善者如是。惡者因何。女子眼惡。嫁即刑夫。聲利面橫。閨房獨宿。額

尖耳反。三嫁未休。頭大聲雄。七夫不了。額偏不正。內淫而貌若無。步走不平。外好而中心最毒。女子肩寒。孤刑再嫁。顴高額大。終主刑夫。聲粗骨硬。竟爲孀婦。眼光口濶。貪淫求食。攏手搓頭。淫賤刑夫。髮濃髮重。斜視多淫。神緊眼圓。爲人急燥。兩顴尖露。刑夫再嫁。雙耳反薄。尅子無成。手粗腳大。必是貧婆。鼻尖額低。終爲侍女。婦人口濶。先富後貧。頭小腹大。不過貧食。骨弱肉多。三十難過。眉粗眼露。頻數刑夫。皮粗氣濁。終無厚福。眼光如醉。約期桑中。媚層漸生。月下誘人。

山根黑子。多疾刑夫。眼下皺紋。六親冰炭。鼻若灶門。敗家無糧。斜視偷觀。必然奸淫輕笑狂動。淫賤無恥。論孩兒孩童易養。聲大有神。頭圓骨聳。利益雙親。額方面潤。吉祥迭至。囊若荔壳。堅耐之兒。色堅肉實。可養無虞。聲响神清。必然聰慧。髮齊額廣。定是英俊。易養如是。難成因何。腎浮不斂。夭折難成。山根青色。常見災厄。年壽黑光。多生濃血。面肉虛浮。夭亡之子。頭尖腦裂。能言而亡。目緩少神。虛生無壽。鼻梁低黑。多疾早死。髮際壓眉。孤刑之兒。氣短聲低。唇庸而夭。此

麻衣仙翁傳授陳希夷先生秘訣。後賢闡發其中餘緒。集神相傳柳庄作水鏡。皆本此賦。勿輕視也。得之不易。知之尤難矣。

秘傳口訣

○眉骨橫露主性凶。鬚分燕尾主刑尅。○眼惡露光主犯法。○年壽起節四十五前死。○頭低項弱三十前亡。○肥人面赤性惡心狠。○瘦人髮黃心貪好殺。○項圓頭偏小不成家業。○頭低反顧好貪凶狠。○睛黃光散性燥夭亡。○眼凸神凶主赴法場。○眼歪光散少年而亡。○男人眼大陰人口舌。○男女髮深貪淫好色。○男女結喉招惡夢死。○眉輕口潤主招水災。○肥人氣冷神滯即死。○面白身粗主賤。

面斑身黃主夭。○身輕腳重主賤。○身短腿長主賤而勞。○頭先過步主老年窮。○鬚亂如草有子無成。○鼻骨橫起主凶。○面肉橫生主惡。○麻鎖口貧賤而夭。○紋鎖唇主饑寒。○手足浮筋露骨主窮忙。○聲尾乾即死。○聲尾禿主命不久。○耳乾色暗不久即亡。○兩腳拖地走命亦不久。○猪形眼唇沉主死法場。○皮如綳鼓神滯即死。○瘦無精神筋不束骨即死。○神魂不定主遭危難。○形如雨中雞主困苦。○老人色嫩刑尅而死。○面肥身瘦主夭。○懸鍼破

印刑尅破敗○眼下虛腫有子尅害○眼下烏青刑妻尅兒○眼角羽紋尅妻孤獨○面肥頭尖一敗塗地○頭偏耳薄主不成材○耳後骨低主壽促○腦後無枕骨主無子絕嗣○面如削瓜貧賤孤苦○兩腳如杖主勞賤○胸堂凸起粗俗刑賤○胸窩生毛主性暴○眉散如禿主破財○準頭赤帶黑主凶死○掌簿指短主窮苦○人肥氣短皮不包肉主夭○聲如破鑼主橫夭○形如太監判官孤而無子○鬚髮粗如馬尾主勞賤○舌禿唇掀主短命○耳後見

腮奸貪鄙恪○赤脉貫睛主凶敗○紅絲纏眼主禍敗○三角眼光射主狠毒○冷風流淚主孤而夭○暴牙唇縮主短命○縮囊嘴主孤窮○口大唇薄好說是非○掌中黑黜如烏鴉刑尅敗家○眼斜輕薄主賤而淫○行步如火炎上主輕賤○坐常搖膝破財不聚○背成坑主窮勞○行步全身擺動主破敗○冷笑無情主毒○眼視物如釘定主做賊○眼亂視心無主意○人中一線無子而夭○口角流涎主饑寒○髮際歷眉刑尅尅母○少年髮白刑尅尅母○聲粗而燥主賤而惡○怕妻順妾定主不孝○髮赤鬚黃主不孝○唇動齒疎主不孝○咬牙露目主不孝○眉凸眼陷貪財不忠○耳聳腮尖奸貪無信○井灶露竅中年困窮○病人色暗忽明即死○項後堆肉主凶刑○項後髮高肉如堆心毒犯法○眉尾開花主蹇滯○鬚尾開花運不通○眉生毛耳大小主外家發大○眉垂耳低懦弱無能○婦人仰面主奸淫○男人垂頭主貪酷○身大手小主不聚財○身小手大主下愚○面大婦人主不孝○睛圓女

子主妨姑○嘴尖面陷爲奴難用○肚小背陷主無衣食○腹偏臍深主邪淫○鼻頭垂肉貪淫不足○目細語結男女好色○眼大小鬚偏左主怕妻妾○右肩高左大窮大苦○形愛恢宏最怕肥恢主榮華肥死期○唇薄常動奸貪不聚財○唇青黑主餓死○女顴高過眼角主打夫○女眼有痣主淫亂○年少神敗氣散即死○老人頭項耳皮乾即死○色變神脫即死○腳根削小子孫不好○鬚生項下主得外家財○項下有骨節主夭○承漿無鬚唇再紫主

遭危○眼邪心不正主奸淫○兩眉尾低性情懦弱○兩眼角低饑餓短命○兩口角低老而孤窮○男女唇包上主口舌○唇包下爲雷公嘴無子不仁○男女開聲無韻主貧賤○足指短足多骨主賤勞○耳內青色血疾亡身○男女髮粗色晦主貧賤刑尅○面如粉白無光主刑厄○六指者妨父下賤○男人陰囊無紋定主絕嗣○手起節骨主賤而苦○耳薄如紙不榮早死○女無指甲一生下愚○臍下生毛主淫賤○陰毛淺薄粗亂亦主貪淫○齒朝外露

主刑傷○齒朝內勾主孤獨○瘦人筋不束骨主短命○黃面婦人多好色○唇青唇白決無兒○黃入口角即死○臉薄青筋露主貪淫而夭○瘦人血白主心狠○面上無寒毛貧窮逃外鄉○蓬頭尖嘴其心奸貪○少年面生斑短命○四肢乾一年定死○老轉黑髮生齒有壽主尅子刑孫○額有旋毛亂紋主過房○奸門雜色主妻妾淫亂○眉毛黃色亦主妻妾淫亂○年壽有紋痕敗家命短○手指足指如蛇頭鴨嘴孤獨貪奸○男婦生兒牙主刑尅孤獨○

男女鴨腳主下愚○男女臍淺凸無子受餓○女人陰戶低下者愚賤○山根橫紋主敗家離鄉○老來多睡主死○少年多睡主愚○男女頂髮落老來最苦○鬚髮中生絨毛者主晦氣生災○魚尾有橫直紋主妻妾破家○病人無神色鮮主死○男女伏卧主死○卧中嘆氣主凶○卧中咬牙切齒刑妻害子○卧中如吹火少年主刑死老人不善終○生肉瘤主賤○指甲朝外主孤○指甲軟薄懦弱胆小○面色滑亮光浮主刑尅而夭○肉多骨弱四九不保○

目小無光祿絕命短○眉如鬪雞三六歸陰○形疲皮乾四九即亡○胸挺肚凸俗氣食粟○卧吞暗口唇青老困無粮○印暗準黑見即身亡○獨顴生面刑妻尅子○女人陰毛直長淫亂孤毒○陰毛早生貪淫命短○氣散神移死期不遠○鼻低神滯不久人世○青筋露面淫濫無耻○耳尖腮闊心奸貪毒○準尖庫凹奸險無祿○聲濁孤高到老窮獨○髮若倒生逆倫所養○髮低眉促一世辛苦○長不孝勞碌○面光如油刑尅淫貪○見即

論眼附　論眼神清濁　辨神邪正
論眼中眞光　論眼神七法　辨眼七法
論眼神十法　論頭　論面
論耳　論眉　論印堂
論鼻　論口　論人中
論唇　論齒　論舌
論法令　論顴　論髻
論髮　論鬚　論頸
論肩　論背　論胸
論乳　論腹　論脇
論腰　論臀　論腿膝
論股肱　論臂　論下部
論飲食　論行　論坐
論卧　論頭腦骨　論枕骨
論痣班　論婦人　論嬰孩
金鎖賦　人倫大統賦　相法
銀匙歌　人倫大統賦　驚神賦

動靜論　維論上中下篇　總論篇
何知歌　何知訣

論眼

天地之大託日月爲明一身之主託兩目爲光日月能照萬物兩目能知萬情左目爲日右目爲月父母之象也眼爲太陽太陰黑白分明精光朗照爲星辰得位主大富大貴大抵眼不欲怒睛不欲赤白不欲多黑不欲少視不欲堅勢不欲定神不欲困眩不欲反瞳不欲偏光不欲流所以眼極貴乎含藏有精明淨光耀散底澄清目若龍鱗而光透食祿千鍾眼若

鶴目而藏秀清高貴顯目若曉星睛如點漆四海聞名或長如鳳眼目烈有威萬人皈依目淨自明黃潤聚精心慈身貴眼如珠明含眞透光貴有餘資目尾插天眼光如電威鎮邊疆黑多白少目廣方長聲名遠揚形濁眼有眞光爲濁中清主貴形清眼無眞光爲清中濁主賤如陰陽反背黃赤侵睛紅絲纏眼白占瞳人爲陷了太陽太陰主孤獨貧賤或目若蜂狼眼似鷄蛇神露形惡主遭凶犯法或卧弓三角目露睛浮主橫惡奸險或鷹目高視鼠眼偷視兩眼放白

雙輪噴火主奸貪行兇陰謀詭詐或眼露四白上視低觀心情不定奸心內蒙此賤眼也故眼要含藏不露黑光白潤瞳子端正或細長極赤神光射人乃富貴福壽者也面相有十眼相居七故先論之

論眼清濁

夫人之眼神有清濁之分欲辨清濁先觀動靜靜若含珠動若木發靜若無人動若赴敵此爲澄清到底靜若螢光動若流水尖巧淫賤靜若半睡動若驚駭別村深思一爲敗器一爲隱流均之托跡於清不可

不辨故論目之清濁不在目眶上辨所重在黑之瞳神白之清光也目之清者先取在白睛內濕潤明淨無雜色而有精光者清秀也目濁者白乾浮青赤侵紅纏或暗晦無神光者濁氣也所以辨眼之清濁先在白睛內細心尋看清自清濁自濁兩不相混矣

辨眼邪正

夫問貴在眼擇交在眼所以眼爲一身之主要緊者辨邪正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故眼有些小病心有些小毒眼有十分病心有十分毒眼善心亦

善眼惡心亦惡其要在望睛惟目之舍神明司之看光隆隆正而平坦身為貴賢白多黑少性駃似癡瞳小光徹必智而誦黑廣素稀明察好譏凡視趨笑閒睛冷而不移者其人立心毒惡不可與交也眼神和惠而黑白分明不偏不斜賢貴善良之士眼神澄徹如止水之清豪俊英傑之流善描善閉視高視低反覆之子眸氣散黃光短神移中年而亡短視不徹其顧無烈間有敏資而無巨力目有偷視其光不定穿窬奴隸審乎目情之變人情心術絲毫不能掩矣

辨眼中眞光

蓋眞金一點眼自虛無歷萬劫而不變得者有無疆之福識者有無窮之趣何也天得其眞故長地得其眞故久人得其眞故貴而壽辨眞之法以何為驗一點之眞乃隱於瞳神之內形如滿月徹亮光明自有一種寶光與俗眼不同創天眼慧眼之靈光也最要緊者辨明其厚薄也或類螢光者或類珠光者或有一點者或有一線者或一目有者或薄薄一層者或隱或焰眼為文星又為官星所以眞一焰則名成眞一脫則失志凡眼得三分之眞有五分之秀得五分之眞有十分之秀也眞之貴有四一曰守眞形如曉星而不動自明靜時凝然照耀動時目光射人不敢仰視乃居官忠良名揚天下也二曰含眞其光隱焰如珠光彩蘊蓄視瞻有力顧盼不斜其光焰如耀而顯其文秀其光隱如藏而蓄其精華望之令人愛者謂之含眞早發科甲身入台閣佐旋乾轉坤之事業留百世不朽之芳名也三曰藏眞一點眞光灼灼大如黍米半藏半焰如瑠璃之晃光一點一線如透隙

之明徹初看若不足久視更有餘定主衣紫腰金光前裕後也四曰洞眞著實難看必須用佾大目力此眞常在近視眼中求之或聚或散或正或偏或如月暈重明之象火然發亮之光此眼當有伏光暗中可以補袖有翰院清高者有科道部屬者大抵含眞之人功名有成但不免初年挫折也凡人似一身無所取材目中若有一點眞光如珠寶之含秀便是貧寒徹骨之人可得無意中極富極貴矣

論眼神七法

曰藏不晦安不愚發不露清不枯和不弱怒不爭剛不孤眞大人相也如藏而晦安而愚發而露清而枯和而弱怒而爭剛而孤眞小人相也書曰藏不晦光藏不露也藏而晦光晦無神也藏者如珠光含蓄而生彩晦者有光而外掩其明書曰安不愚安則不輕動也安而愚愚則不活放也安者神足內斂而光自明愚者睛滯無彩而光若斂書曰發不露發爲揚耀也發而露露爲狂燥也發者目露若有神而內固露者無神而發狂也書曰清不枯清則神逼人也清而

枯枯者神將亡也清者黑白澄澈而光明枯者黑暗白乾而光退書曰和不弱和則可親也和而弱弱則可狎也和者眼含眞而光明弱者媚態而神倦書曰怒不爭怒爲正氣也怒而爭爭爲戾氣也怒者神有威而不怯爭者睛露暴而不秀書曰剛不孤剛則可敬也剛而孤孤則可惡也剛者光明如電而氣正孤者光散如流而氣邪也

論眼神七法

曰秀而正細而長定而出出而入上下不白視久不脫遇變不耗一曰秀而正秀者論其神光也正者論其眼眶也有眼勢凶露而神慈和未可以言其惡有眼相慈善而神帶殺不可以言其善也二曰細而長細者眼眶細長也細而不長小巧之人也細而有神爲秀細而無神爲花也三曰定而出眼光不動而自明如隱如焰其光燦爛爲定而出聰明人也無光而定愚濁人也四曰出而入其外如寶光吐焰其內有伏光含蓄爲出而入內無守精外光流露爲出而不入乃淫蕩人也五曰上下不白爲正也上白多奸下

白多刑然有上下露白如蘊玉而有眞反得其用爲貴相也六曰視久不脫者目要乾而濕目非有乾濕也內有含固之眞外有光耀而不動雖視久不脫爲神足也七曰遇變不耗者氣魄廣大精神發越胆識兼優寵辱不驚雖遇變不耗爲有養也

辨眼神十法

一曰神藏眼如美玉寶珠其光蘊蓄靜中發焰坐久乃見取之不得舍之不忍此爲大器也二曰神露睛凸似怒卽動靜之間亦露而不藏如虎之視物釘在

肉上其睛露白而不轉此爲貪暴也三曰神靜目光清靜如秋月光彩安恬留意深測嘿有所會此爲清貴也四曰神急其急在眼金光灼灼性情若猴可以成器如神氣急言語急行步急飲食急喜怒急易發而易敗也五曰神威不怒而威開合有勢儼然人望而畏之此爲出類拔萃之人也六曰神昏眸勢雖大若然無光凡有所視白睛發青謂之浮泛定主勞賤而爲渡津之人也七曰神和目靜自明神情和惠不喜似喜或有怒時不掩喜容可以托妻寄子此爲大

德大量之相也八曰神驚神怯如病驚張失志氣色屢變如有畏縮之狀總有衣祿半途而休也九曰神醉眼若流麗思如醉而猜倦或轉盼輕狂呆視昏迷此愚而無悟性者恐遭毒藥亡身也十曰神脫或因病或無故眼光忽然昏滯如土木偶人無神少氣此爲行屍死期不遠得病發狂可免絕命

論頭

夫頭者六陽之首頭有七十二骨內最佳者有八伏犀骨日月骨邊地骨福堂骨龍角骨虎頸骨印綬骨金城骨者是天停骨隆起枕骨連肉起頂骨平起日月骨角起太陽骨線起眉骨稜起鼻骨伏起懸鼓骨方起額骨插起先色骨監起此皆王大貴有等五官不佳而富貴者何以骨鎮之也總之頭無惡骨者是也頭長者欲方頭短者欲圓骨取豐而起皮取厚而潤頂平頭圓額又方定主富貴福祿昌五岳相朝四瀆深清貴聲名四海聞頭頂平窩仙聖骨腦後連山富貴流頂骨連鼻終拜相者骨連枕武封侯頭圓頂方還多壽虎頭燕頷定封侯如頭頂骨圓正而平起

者賢天廷骨方闊而監起者貴壽眉隨骨起者英發顏骨朝起而髭鬚秀健者晚榮故得正氣而成者其骨秀而氣清得邪氣而成者其骨粗而氣濁骨勝少氣者爲弱肉勝少骨者爲虛頂骨尖起者貧天廷骨凸出者剋日月骨陷露者刑腦骨插露者凶兩倉骨陷出者窮眉露骨而無眉無肉者性橫孤剋骨低者性懦骨弱者命夭骨橫者凶刑骨粗者愚頑骨生筋者窮勞毛粗硬者貧苦天削者刑傷地削者貧夭頭小項長貧夭子蛇頭屈曲窮毒人頭偏額低難言壽

倉空根陷定財空頭偏項細苦憂愁免頭鬢腦性輕浮然有奇骨無奇神相應者亦無大成不准其貴也

論面

夫面者為一身之儀表列百部之靈居通五臟之神路額左右為上二府管早年之通塞兩顴為中二府管中年之禍福兩頤為下二府管晚年之榮辱鼻為三府之要部通五岳之總路故五岳朝拱為有勢三才配合為有情所以天停欲起司空欲平中正廣潤印堂高濶山根不斷年壽黃明準頭圓肉人中深長

口如四字承漿圓濶地閣朝歸倉庫照應山林秀滿驛馬豐圓日月弓高邊地四起陰陽肉滿魚尾修長正面顴開有神光蘭臺圓正法令明金縷海角生微黃三陰三陽不枯陷龍藏虎伏仍相當故紋理論其血脈麻點論其氣魄聲論乾濕音論遠近晴論清濁神論晦明氣論淺深有等面如滿月氣色深秀神形射人者為朝霞之面男主公侯將相女主后妃夫人面方耳大卿相並駕面田背駝財寶甚多面起重城萬人皈依顴骨插天貴伏邊疆面豐八卦財帛盈箱面廣身肥常享安樂面肥身廣不久身亡若更欹斜並低塌氣暗神昏受折磨面反無藝貧賤無助面大鼻小辛苦到老面大頭尖少成多敗面薄無腮必是窮胎有勢無面藝不養家面大鼻尖自小毒害面皮綳鼓壽短六六面肉浮生破家損人面皮青薄三十不活面腫鼻偏為奴不仁面橫骨粗凶惡棍徒身瘦肢浮少年死絕面無人色人恨鬼滅面生雀斑年少夭亡面青變藍奸險異常陰毒之人也

論耳

夫耳主貫腦而通心胸為心之司牧故腎氣旺則清聰也左耳金星右耳木星少年根基老主成就耳不論大小取輪廓分明垂珠貼肉色鮮滋潤耳門濶大堅厚聳長貫壽之人耳珠朝口晚福延齡耳白過面名聞天下耳白如霜老立朝綱耳大無邊壽過八旬耳大垂肩大貴長壽耳有重輪出將入相貼肉垂珠享福遐齡色如堂紅諸事皆通耳高過眉聰明顯達對面不見耳官高福壽長堅白如玉長壽多祿輪廓桃紅性最玲瓏耳後高骨長壽有後耳中生毫長壽

吉昌。耳內大痣。多子長壽。垂珠生痣。聰慧文章。耳圓色明。少年發達。耳似開花。敗子破家。低小缺落。幼卽折挫。散弱如綿。妻妾主權。尖若鼠耳。性疑心貪。耳小軟薄黑乾。焦枯輪飛廓反。乃貪乃夭。皮粗青黑。散走他鄉。直如羽箭。定主孤寒。耳薄孔小。志淺壽少。無輪尖小。家破命夭。故賢氣虛則昏而濁。愚而賤也。

論眉

夫眉者。媚也。爲兩目之華蓋。一面之儀表。名爲保壽官。又屬羅計二星。且爲目之精華。故可分賢愚而定

弟兄也。眉主早成。鬚乃晚就。濃中細發。疎秀不斷。短有神氣。長有起伏。頭大尾豐。細潤光彩。爲秀媚。眉生如角。一生快樂。高濶潤長。俊秀文章。高居額中。大貴何疑。眉生有彩。富貴賢良。細緊秀長。兄弟滿堂。雙分入鬢。定爲卿相。眉高疎秀。一生名揚。眉插入角。官高壽長。眉長過目。兄弟和睦。清秀灣如月。折桂顯榮奇。粗濃又短促。其命亦不久。間斷逆流。人離財散。眉骨稜起。性勇爲非。豎毛逆亂。神剛氣暴。交頭印促。奔波短命。橫直低壓。貧賤刑傷。眉濃眉秃。多危財散。色暗枯索。短命無祿。昂卓氣暴。低垂性懦。命宮交鎖。心毒性孤。濃如潑墨。其命甚難。髮低連眉。愚頑懦懶。交連黃散。奔走他鄉。毛硬豎旋。不善終年。散亂如無。財散人孤也。

論印堂

夫印堂者。爲紫[illegible]。一面部位之緊要。上應福堂。武庫邊地之祿位。下拱金馬玉堂。顴曜之台星。故印堂圓潤。天停廣大。日月角開。眉目舒展。兩顴拱印。土星直貫天中。蘭臺準頭相朝。可掌八方之印綬。印堂爲

氣色之聚處。印額準三光明亮。紅黃紫彩。定主名利兩通。故吉凶未至。其氣色先從此地而聚。此地而退矣。印堂傾陷。額角尖斜。眉頭交鎖。腮短少髯。定主多成多敗。懸鍼破印。刑尅犯法。疤傷痣破。或起亂紋。一生刑害無休矣。

論鼻

夫鼻乃一面之柱。爲五岳中之中岳。四瀆中之濟瀆。五星中之財星。爲中央戊己土。上爲山根。中爲年壽。下爲準頭。蘭臺相輔。論山根者。山也。山不厭高。土星

者土也土不嫌厚鼻左爲左庫鼻右爲右庫取其高明端厚主財帛有積其孔竅爲庫之門戶取豐而收藏主有積聚伏犀貫頂五岳朝拱四倉豐滿大發富貴鼻梁直蘭臺正主爲人忠信治家嚴肅齊如截筒祿壽皆通準頭堅肉與家立業鼻如獅子聰明達士鼻如縮囊到老吉昌鼻梁貫印貴而又得美妻麻不破鼻圓正豐潤爲玉樹金花大富大貴鼻相廣長必多技倆東西兩岳相輔準頭圓滿相稱爲三星聚主有財祿鼻梁接眉骨早年發達鼻準圓而色明財祿

異常高隆顯官鉤實生財鼻如懸胆必作朝郎廣大窩巢福祿來臨光明紅黃財帛自然年壽一分黃明一年吉慶二分黃明兩載榮昌大小官看此甚驗竅小堅貪偏斜曲陷堪傷鼻小短促不許求官三曲三凹骨肉損傷山根低斷命夭孤單形如鷹嘴狡貪準頭赤竅露孔說計窮忙準頭黑蘭臺暗旬日身亡山根紋痣鼻準尖薄心毒貪亡鼻頭垂肉梁柱露骨貪淫孤獨伏犀貫頂若無腦氣敗色晦而無光孤獨狠僻鼻大而輭虛名虛利左右缺破財散人離四岳反

鼻梁獨高爲孤峰獨聳六親無靠孤獨饑寒鼻偏左父先亡鼻偏右母先喪黑如濕灰敗家喪亡黑子山根妨子害身黑子鼻側亦主凶亡黑主死赤官刑青破耗白孝服或受毒藥亡見時即驗也

論口

夫口爲出納官又爲大海容納百川上通五岳下通周體百谷以接萬物飲食之具通五臟造化之原禍福之柄賞罰之關是非之所出也又爲心之外戶語言之門所以口欲厚而寬唇欲端而正齒欲排而齊

故取深長端方潤厚紅潤大者取其有收小者取其紅方口如四字財帛富足唇如塗硃才兼文武口如牛唇定是賢臣口不見唇威鎮三軍口能容拳出將入相唇若噀血家定殷實口如劍鐔交情足義口中黑子食噉皆美口寬舌大富足有量唇紅鬚白老更享通唇如硃抹名譽傳揚覆載紋理隱惡揚善口如角弓食祿無窮開大合小一生安榮故端正不妄言謂之口德誹謗多言謂之口賊掀唇露齒泄其元氣壽不永也濶而不正大而不收黑而不紅尖而不藏

薄而低角貧賤凶夭狗口鷹喙行險多奸矯嘴齙唇開口是非低窄緊縮常討人嫌口如吹火孤獨貧夭縱紋入口餓死路邊唇如鼠食讒言嫉妬口如馬嘴饑寒賤人口如縮囊孤苦少糧口寬舌薄性愛歌樂唇青髭枯早孤老苦短促青乾少年而亡飲食喫咽事多迍邅睡中開口洩氣夭年矣

論人中

夫人中者溝洫之象也上通於濟瀆下通於淮水關係週身氣血之通塞可定壽命之長短人中之廣狹

可定男女之有無然而上必要辨土星之端與不端下必要辨口之藏與不藏次視其地閣之豐與不豐法令之端肅髮眉之照應不照應爲要也再觀其上下水之接通不接通四水之深秀不深秀而分貴賤也故人中端直者忠義之士上下深闊子孫滿堂上狹下濶少子多孫正直深垂福厚壽長形如破竹家世貧寒若唇矯淺曲無義少信細狹蹙縮貧賤命促平滿凸露無子命苦上廣下狹有女無男一線生蘆見損孫亡瓜稜懸藏刑尅孤單狹而中濶子係殘疾人中無髭爲人辛苦故人中深而溝洫通水流而不滯淺狹不深則水壅而不流事多不順遂矣

論唇

夫唇爲君齒爲臣唇爲口之城廓舌之門戶一開一闔榮辱之所係也色取紅潤覆載多紋理上唇名爲金覆下唇名爲金載上下唇相當爲人忠厚上下唇俱勻厚忠信而好集文章上下唇俱厚長壽長而有口德上下紋交兒孫滿堂眞龍唇者富貴形如劍鐔者重義週迴有稜利者忠信如合丹者貴而多富唇

色杏紅不求自得淡紅而鮮妻美妾嬌紋理如花富貴榮華長唇短齒長命不死故唇欲端厚不欲尖薄下唇長薄貧食作惡上下俱薄妄語多訛羊唇者貧賤唇尖撮者窮死唇陡下者孤寒唇若綻血無紋爲人自滿不謙吳齙似鳥喙爲奸而毒惡如吹火者子孫大鄙青如藍靛多病夭折色昏暗者多災而夭唇平不起饑餓莫比唇缺而縮下賤惡毒唇薄不正言僞而辨矣

論齒

夫齒者。搆百骨之精華。爲一口之鋒。又運化萬物。以
頤六府者。齒也。故欲窮貴人之狀。須生貴人體。欲貧賤
人祿。須生貧人齒。觀其牙道。可定食祿之有無。言數
之長短。齒又爲內學堂上兩齒爲忠信學堂下兩齒
爲廣德學堂。取方長厚大。排齊堅固者。爲長壽。周正
豐滿。整齊根固者。主敬信。紅如榴子色。瑩者福祿壽。
如玉如銀。濕潤光彩者。富貴全福。齒如編貝。或數至
四十者。佛祖聖賢。三十八齒。白而明淨。黑而有光者。
必享天祿。公侯之品。三十六齒。大官巨富。三十四齒。

貴而且壽。三十二齒。中人福祿。三十齒者。白淨色瑩。
亦貴二十八齒。貧窮饑寒。即有富貴。亦主天年。二十
四齒。無福鬼胎。故血壯則齒堅。血衰則齒落。尖薄疎
稀短齷曲漏者。饑餓夭折。疎缺尖小。參差焦黃者。狂
妄夭促。如烏喙狗齒。大漏小尖者。貧窮凶夭。白如枯
骨。黃如敗葉者。財食無餘。少祿貧賤矣。

論舌

夫舌之相。內與丹元爲號令。外與重機爲鈴鍵。實爲
神之宅舍。體之舟楫。是以性命樞機。一身得失有所
係焉。古人評其端醜戒其妄動。又爲五臟之靈苗。通
肺腑之胸懷。故取端長方正。鮮紅鋒刃。爲貴爲貴。紋
秀紅方。咳唾成玉。聰明有志。紋秀如錦。舌理如花。祿
壽無窮。舌長至準。目秀含眞。出將入相。如丹如血。舌
理三川萬頃良田。舌如紅蓮者富。舌如吉蓮者貴。若
狹長禿短。貧不滿碗。大薄小尖。妄語貪狼。黑扁小短。
隔宿無糧。舌出如蛇。來語哆唇。毒而無祿。舌大口小。
舌小口大。是非毀謗。黑翳如灰。白乾無紋。貧賤無良。
他鄉亡命矣。

論顴

夫顴者。權也。印者。印也。顴高印滿。必掌大權。顴有關
鎖。自能起家。雙顴插天。萬人皈依。顴高鼻豐。地閣朝
中。年享用到老。顴大鼻高。頤又豐。晚歲更多財帛。顴
高目長。有威。印滿面起重城。貴享八方之供。鼻高顴
起。主多幫助。鬚清髮秀。以相配。必得貴人之力。紫氣
侵顴。主大吉。黃氣插鬢。功名至。顴高勢強。若目大睛
泛。印陷眉低。又爲文星失焰。隨陷無勢。失權反覆。無
關不鎖。衣食缺乏。低尖頤削。作事難明。獨顴無面。敗

業伶仃。有面無顴。無祿少助。顴高髮踈。老見孤獨。印綬無根。有祿無位。顴高鼻陷。少成多敗。青氣侵顴。兄弟危難。白氣侵顴。兄弟刑剋矣。

論法令

夫法令者。主號令之端。肅上能接八部三台之拱應。下能攝令地閣仙庫之朝歸。蘭臺分明爲貴。兩傍爲根基。長而至地閣者。爲壽帶。法令現在金縷。獨鎭江山。紋理圓長。豐衣足食。蘭臺帶令地閣朝天。壽星永現於南箕。法令紫色喜兼勅命。騰蛇入口。餓死餓殍。

漏權破臉。印綬模糊。衣食艱難。法令破碎。井空竈露。缺衣乏食。蘭臺虛腫。爲奴爲隸。酒色橫紋。因酒傷身。法令青黑。死期不遠矣。

論髮

夫髮乃一面之丰采。可定人之賢愚也。取其黑亮精光。齊厚滋潤。古人云。君子無焦髮。小人無硃舌。髮深過命門。爲人多賢德。髮重髮清。可許翰林。髮清眉彩。榮貴早得。髮髮紺光。欣然得祿。若眉踈髮禿。老見孤貧。髮重髮輕。一生有福。髮輕髮重。娼優隸卒。有顴無髮。諸事少力。髮髮粗濃。勞苦終身。更忌黃疏亂捲也。

論髮

夫人之有髮。象山岳之有草木。論髮多者不欲短。髮少者不欲長。髮短取青光細少。爲貴。髮重取黑長色潤。爲佳肥者之人。不宜髮少。瘦者之人。不宜髮重。故自古無濃髮之宰相。亦無禿髮之健兒。髮重鬚茲。福壽安康。鶴髮童顏。身居閒苑。髮色紺翠。榮華到老。髮青如絲。求官得職。形如山岳。秩而不明。髯而不清。粗硬如索。性剛孤獨。繁而氣臭。迍滯貧賤。髮際歷者愚。

頑髮際高者聰慧。項後髮高。其性僻毒。是以耳邊無髮。心懷毒刃。侵眉亂額。多遇災厄。髮髮粗疏。財食無餘。髮髮乾焦。貧窮到老。少年髮白。鬚枯。難言。祿壽面黑。髮焦。貧病無聊。髮生到耳。須防餓死。髮捲如螺。必定刑傷。額髮稀疏。多刑早苦。髮色黃者多妨害。髮色赤者多災危。髮長髮少。老定孤窮。髮髮亂。毛狡詐奸徒。髮中赤理。必主兵死。額髮毛亂。須防父母。

論鬚

夫髭鬚者。如山岳之松柏。光彩不染塵穢者。發生之

象也兩眉清秀少年富貴鬚髮滋潤老來福祿鬚有多少之分取眉之疎濃相配欲得清光健旺依稀見肉為奇多者宜清宜秀少者宜健宜光有情照應為福眉分八彩貴極聖賢鬚清五道忠孝高明亮如銀條早登廊廟捲如螺紋聰明豪爽紫鬚劍眉若得聲音洪壯配以神骨清奇不千里封侯亦十年宰相上唇為髭下唇為鬚頤頷為髯上唇有為祿下唇有為官祿可有祿而無官不可有官而無祿白麻子粉面孔得鬚來助方能有壽阿婆形太監相聲响亦可生

兒面瘦鬚長挺秀定為朝內老臣硬如劍者掌兵權粗如箒者赴法場細而飄浮粗而色晦到老則空焦黃細毛濃濁蓬亂鬚若短鎖喉者此為秀竹開花之象便有滿月之相若不敗業必然惡死鬚不過唇朋友無情重鬚無髭不可為伴鬚拳髮捲性毒貧窮面凹鬚柔雖清不過道士輔鬚先發一生貧困鼻毛接髭定多晦氣短髭連口逢亂東西定主饑寒敗業矣

論頸

惟頸之道上載六陽下通百谷不可不辨棟梁之理上扶一首下據四體為梁高然自立者頸也頸後豐起主富頸後有皮如絲者主壽頸勢前臨者性和而吉頸立端直者性正而福頸立應面者極貴而壽圓粗如虎頸者性善而福短而方者福祿細而長者貧賤肥人頸欲短廋人項欲長反此不貧則夭矣若太長如鵝或太短如豕或大如櫻木或小如酒盌此皆不令之表也柱若傾倒幼身將化項起結喉骨者多災頸有鎖喉鬚者敗亡瘦人結喉遇事多滯肥人結喉必定凶夭頸長斜曲性弱而貧多班不潔性鄙而

貪項勢偃後性平而夭曲如蛇項性凶而毒弱不勝頭貧而且夭皮薄見食貧夭無疑矣

論肩

惟肩平厚而背若負吾腰正直而有支坐磊肩濶面方諸事享通鶻肩者騰達必速平滿者名播四方左肩高右白手成家右肩高左大敗家業肩濶背凸老來孤苦肩坍背薄諸事不成肩寒高聳無食少居矣

論背

夫背者一身所恃其端厚也詳其豐陷定其吉凶欲

厚不欲薄欲長不欲短平潤豐厚可安於一身矣背若伏龜爲儒早發背厚腰圓玉帶朝衣前仰後俯富而且貴圓厚如圓富貴壽長背厚胸潤富貴兩得女子肩圓必嫁秀士胸凸背凹不窮則夭深坑如溝勞力貧賤曲背直腰其後不超有背無胸晚景孤窮背脊露梁虛花無壽鷺背龜胸苛壽貧賤矣

論胸

夫胸藏萬事之機爲心神之宮廳宜平博厚寬平正大廣潤廣潤者則神藏而氣壯更欲光明色潤者智

廣境順而有福故胸廣體瑩必做公侯胸平潤厚財帛盈餘胸有數毫必能成家若淺而狹神露無度偏凸側黑性急難容胸不均平必定無祿皮薄少肉衣食不足胸狹而長不可望糧胸凸高骨貧而凶夭雞胸鴨背量狹志淺胸短於面孤窮夭年胸空背陷貧苦到老胸毛粗多必爲凶暴矣

論乳

夫乳者運血脉之精華列心胸之左右觀顏色黑白大小可辨子孫賢愚多少也故欲得闊而潤紅而黑大而正王宮貴子賢乳潤而大胸襟開爽乳頭黑大子孫滿堂乳頭低紫養兒如泥乳頭肚大兒貴如珍紫如爛椹子貴孫賢實而有肉財帛豐足乳上生毫多藏見解乳頭黑痣必生貴子若乳頭狹細白曲向下孤貧夭相乳頭尖小懦弱絕嗣頭小曲低難得兒孫乳頭黃白得子少成薄而無肉衣食不足矣

論腹

腹爲水谷之海膀爲筋脉之源身之爐冶安藏萬物總六府以中輪藏飲食之根本無水不潮大海容納

總會子午中分晝夜十二時循環運化腹圓而長不但飲食之多藏而且有寬容之德器氣血乃一身之根原四肢潤澤福至心靈皮欲潔而白肉宜紅而潤勢若垂囊風雷四方之震深能容李芝蘭千里之聞滿身羅紋若不大貧定作神仙腹有秀骨必然大貴澤腹方膺必做尚書膀貴平深而朝上腹貴乎垂而向下腹有三壬家足黃金腹厚而堅夫成家業若夫四肢乾枯死期將至腹小而薄貧無隔宿上尖下削窮勞奔波膀凸而出其命夭促有腹無臀不得子九

有臀無腹苦無財物。一身毛硬。刑傷骨肉矣

論臍

夫臍爲筋脉之原。六府總領之關。爲腹之包藏也。故臍深濶者智而福寬大向上者壽而宏量。大而容李。名播天下。臍有黑痣。名曰含珠。食祿萬鍾。若淺狹者愚而貧。凸露者賤而惡。深者思慮遠。淺者無識量。小而狹凸露主貧下而尖曲主賤矣。

論腰

夫腰者腹之所憑。如物依山。而恃其安危也。上侍其

背。下恃其腎。背宜平方。腎宜堅實。腰生横肉。發福延年。硬直端方。富貴有壽。腰背兩厚。祿福壽全。若偏陷輭曲。有背無腰。福薄壽少。有腰無背。初困晚享。蜥蜴腰者。性寬而賤。黃蜂腰者。性鄙而邪。腰陷而臀高。先貧後好。腰厚而無臀。初富而後貧矣。

論臀

夫臀乃後成一見有無而知興廢也。臀開腹弄。諸福來集。少年無臀。凡事不成。破祖離宗。老來無臀。妻亡子死。奔走塵途。瘦人無臀。多學少成。肥人無臀。刷鍋洗盆。有妻無子。孤獨貧賤。臀若失矯。父子無情。身長無臀。老無結果。身短無臀。永不發達。女人臀大。反爲下賤矣。

論腿膝

夫膝者下部之要路也。膝圓如斗。一世不到公廷。腿上生毫。一生不犯官刑。毫細軟長。有福而昌。若腿粗膝尖。常招訟事。膝尖腿小。下賤勞碌。膝小無骨。少亡無疑。膝上生筋。奔走窮忙。毛硬粗短。肖小招刑。膝腿如柴。老無結果矣。

論股肱

夫股肱者。一身之根本也。四肢規模。腕包腳肚。所以股肱不可不論也。瘦人無股。敗走他鄉。肥人無股。老來困苦。大來無股。貧賤無屋。小時無股。命不久長矣。

論臂

臂至肘名爲龍骨。肘至腕名爲虎骨。龍宜長於虎。虎不宜長於龍。雙手過膝。蓋世英雄。腳長手短。下賤奔走矣。

論下部

谷道急而方者貴。水道寬而圓者賤大。便細而方者貴。小便如撒珠者貴。陰生黑痣者貴。獨腎方剛者貴。大便遲緩者富壽。迸細者夭賤。小便直如筒攢者賤。詩曰。壽夭窮通各有因。相來僻處更驚人。陰頭有痣人多貴。谷道無毛一世貧。

論飲食

夫口者爲飲食之門戶。齒爲關鎖之堅固。舌爲機輪之運化。喉爲出入之要路。廣大者非但飲食之流通而性情有寬容之度。量飲食者爲精神與血氣脉絡之根。食欲快不而欲留。欲詳而不欲暴。嚥不欲响。吞不欲鳴。吞物不欲語。嚼物不欲怒。舉物欲徐而有序。食物欲寬而有容。下手欲緩。發口欲急。坐欲端莊。首欲正直。食急者易肥。食緩者常瘦。食少而肥者性寬。食多而瘦者性亂。仰首含物者貪。苦食如啄者寒賤。斂口食者無義。食如露齒者夭貧。食而淋落者路死。食如鼠者餓死。食如馬者貧勞。嚼如牛者福壽。食如虎者將帥。食如猴者使相。食如羊者尊榮。嚼在舌頭一生寒苦。邊食遷延者。終身貧賤矣。

論行

夫行屬動而神喜靜。觀進退之節。可辨其貴賤也。人之善行。如舟遇水。無往而不利。不善行。如舟失水。必有漂泊沒溺之患。故貴人之行如水流下而體不搖。動小人之行如火炎上。身輕腳重。行不欲昂首而肩不欲側。腰不欲折。步不欲亂。太早則屈。太急則暴。太緩則疲。周旋不失其節。進退不失其度者。至貴也。發足欲急。龍行虎步極貴。鵝行鴨步極富。蛇行腰軟而擺。主敗業毒害。馬驟則多急而頭顛。主下賤勞碌。雀跳躍非良。龜行主壽長。鶴步主公卿。發足欲急。進身欲遲。起步欲潤。俯然而往。不碍滯者。貴相也。行步多思。低頭自語者賤。一步一跬。一俯一仰者賤。

論坐

夫坐屬靜而神喜動。故行主動而情穩。坐主靜而情動。凝然不動者。坐之德也。搖膝不定者。坐之敗也。立如松。坐如山。行如水。體欲重。步欲舒。乃坐行之善也。苦面反轉首。人坐如狗。手舉足起。不端不正。輕薄傲妄。貪鄙之相。一目了然。故其貌不恭。其體不謹。謂之

筋緩肉流敗業而夭也坐如釘石者貴坐如腰直者壽水搖葉落人搖財散且輕薄刻毒也

論卧

夫卧者休息之時也欲安然而靜怡然不動福壽之人也如狗之蟠者上相如龍之曲者貴人氣息調勻者貴壽手如拳物者福祿如龜息氣出耳者貴壽易睡易醒者聰明睡着開口者短命夢中咬牙者不得其死睡中開眼者行僻惡死睡中亂語人中賤奴仰卧如屍者貧苦短命卧中氣吼者愚而暴死合面覆

卧者貧賤餓死就床便困者愚頑而賤愛側身卧者聰明而壽多展轉者性亂而暴少睡者神清而貴多睡者神濁而賤出氣多入氣少者無祿命短氣出噓之聲者即死若睡卧輕搖未嘗安席者下相也

論頭腦骨

夫頭腦之骨最難者全美其中雖取有骨者福壽多子殊不知頭腦中骨如觀山看地取其朝拱有勢得氣則靈故骨不宜高凸而露橫尖而露斜飛而露側角而露亦不宜左凸右凹右高左陷更不宜上高下空下聳上塌此皆主貧賤凶夭孤刑之骨也或眉骨粗露於天邊顴骨尖犯於日月或鼻骨橫出於顴州腮骨反見於耳後主奸險橫惡也蓋頭前五峰高起腦後即不宜空陷腦後枕骨高峻五岳更不宜傾頹以前山後山骨肉相應神氣相助或耳後骨聳起方主貴壽若有骨無肉有肉無氣目若無神聲若無音便為枯露不靈之骨主孤而夭也如骨露神露又目露者必遭刑犯法矣或低陷處驟能長肉長骨或凸

露處驟能起肉相稱氣冷骨枯驟能神氣倍生者必行隱德而變相如陰隲紋之類是也

論枕骨

夫人之骨法除頭額骨奇而貴者莫如腦後枕骨也故貴人之骨先觀腦後喜圓起如珠方起如印高起如山橫起如枕或成天圓地方日月並明或成品字連環仰月三台雙龍車軸上下圓骨左右高稜一品四方三圓兩凸其形不一以不孤不露骨肉停勻主貴而壽後嗣繁衍有等骨高枕起無肉孤露無氣潰壞反兆其凶也或有枕骨而五岳低塌盈面晦氣四

瀆不清眉散髮粗神形不副聲音不潤乃損陰陽而變相主賤而夭無子絕嗣亦有腦後無枕骨而耳後壽骨高者亦可以相抵而貴且壽蓋總之枕骨佳者亦要有奇形奇神以相配聲响音潤以相應方准其貴壽不然亦無益也如腦無枕骨耳後骨又塌神氣不旺主無子短命矣。

論痣班

夫痣者若山之生叢林地之出堆草山清水秀則生美樹以顯其景象地瘠土汚則生惡草以增其疵瑕

故人有美質生善痣以彰其貴人有敗相生惡痣以表其賤故生於顯處多凶少吉生於隱處有吉無凶如臍中足底之類是也生於身者無礙生於面者不利以大而色明者爲痣小而色暗者爲靨即或痣大而色明無奇神奇骨以配合亦不准其大貴靨小面色暗雖異形異貌之奇特亦准驗其不利如眼下山根生靨多疾病損子女之類是也如痣大面生於無甚關緊要處其色黑如漆亮赤如珠明者善也其餘如班如靨而生於面甚有關礙不足取也如班點盈面男子晦滯而夭主刑尅而孤惟老年頭皮生班色明而主壽然五岳四瀆不潔精神氣血不足又主窮獨蓋有痣不如無痣爲美故痣字之形不離病字之體矣。

論婦人

夫一陰一陽其數不可少一剛一柔其道不可易確然處乎上者天也隤然處乎下者地也人之生也稟陰稟陽分剛分柔男資純剛陽之形也其體剛其用健女受純柔陰之質也其體柔其用弱也蓋男子十

六周身已足女子十四癸水已至男性屬火女性屬水然男性太剛不宜太柔亦不宜女性太柔不宜太剛亦不宜以剛柔適中爲妙也但女相中祇取五件爲用性定終身成敗眉管壽奠鼻主夫星口爲子位眼分貴賤顴乃晚福如一面無缺三停勻稱富貴福壽矣又婦人以血氣爲主皮乃血之苗皮明血則潤皮赤血則枯皮黃血則濁皮青血則衰皮白血則敗青則淫白則夭濁則賤滯則貧故血宜鮮明表裏潤徹可爲貴人之妻貴人之母也蓋觀婦人富相五岳

相朝四瀆深秀耳大垂珠唇厚有紋眼明神靜聲圓音潤掌厚而暖指長而尖頂平頤重懸壁圓明子宮紅黃鼻豐孔小法令深長鵝鴨豐隆體厚形端血明氣厚度量有容動靜有常喜怒有節不爭競不淫妬不輕躁氣靜容舒此女中有福而至富之相也觀婦人貴相頂平頤端鼻狹準圓蛾眉鳳目血明氣深面如瑩玉齒白唇紅口小聲圓耳高色鮮髮光髮秀頸長額圓背厚腰直人中分明腮顴隱隱肉瑩骨秀血明氣勻肥不露肉度不露骨髮髮如雲眉細如畫膚

如凝脂胸平頸長德性有容威儀出衆坐如山穩行如水流有三從四德之賢無五刑十敗之惡此女中有福而至貴之相也觀婦人貞潔相額正頦端眼秀神藏顴鼻停勻法令深明頸長圓正背厚肩圓步輕行緩坐立如山聲响音暢身長足短性嚴體正瞻視有威語言不妄心寬貌和嬌而有威媚而有態心不嫉妬目不斜視度態嚴肅威儀端方可親而不可近可敬而不可狎令人望而畏之此女中有福貞潔之相也觀婦人福壽相頭角崢嶸額平頸正肉豐皮厚

眼正神旺顴開頤圓印潤眉長耳大垂肩唇厚紋明人中深潤壽帶修長聲响音暢胸潤乳大腹垂皮寬臍深容李背厚腰圓耳漫無邊鼻直無紋準豐庫收腮顴隱顯體厚身長餘皮餘骨氣厚神藏眉舒容喜行坐開展和顏悅色血氣充足滿面光彩此女中福大壽長之相也觀婦人淫相面白身黑臉嫩身粗眼光流麗神露氣嬌手如柔荑膚如凝脂螓首蛾眉巧笑媚態皮薄色艷眉如偃月面似桃花白裏放紅嬌而無威媚而無態聲細音尖形如擺柳見人掩面未

語先笑情動神移色鮮光浮滑艷奪目一語三斷一步三搖坐立不定嬌模樣凝性情伸頭縮舌托腮咳指令人玩而狎之此女中狐媚最邪淫之相也觀婦人惡相額凸頦尖皮粗肉橫氣滯血濁顴高鼻露頭尖髮粗眉豎髮稀目眶三角眼圓光露赤侵青浮骨硬毛結雞胸鴨背馬面猿形浮筋露骨結喉齙齒唇掀色黑眼下虛腫山根紋斷聲如破鑼性如烈火顴骨生峰腦後見腮人中短促耳薄輪反下唇進前項粗肩濶手粗腳大乳凸腹陷性剛心狠此女中醜陋

最橫惡之相也觀婦人刑尅相額凸陷削面匾骨露眉豎稜高髮苦髮捲額角旋毛鼻骨橫起準勾孔露眼凸神歇舌大口小唇掀齒尖暴牙外露聲破音散奸門青凹顴骨黑凸頭尖項短紅絲纏眼白乾青浮口如縮竇懸鍼破印根斷嶺折卧蠶青黑羽紋淚痕不哭似哭不愁似愁聲音孤高耳反孔小此女中孤獨最刑尅之相也觀婦人天相頭大填細皮薄筋露眉濃眼小髮黃髮禿印堂低狹耳孔容箸目細無神眼珠黃散血暗氣滯尸中淺短唇不蓋齒頭低視慢

面大鼻小青筋盈面聲散無尾乳頭如鍼臍小臍凸口穢腋臭手短足長腿瘦如杖指短如蹉面肥身瘦神滯氣短皮不包肉筋不束骨面貌不揚形神不藴此女中無壽必天亡之相也觀婦人貧相猿頭鼠耳鶴腿鸞腰面如削瓜形似寒鴉兩眉低垂兩耳薄小兩眼深細兩肩聳起唇如裙摺口角垂下兩手粗短兩腿細長胸凸背凹肩單乳露腹薄臍淺腰軟臀癟面黑唇青皮縐紋橫鼻低孔仰項細結喉頭先過步哭聲嘆氣掌薄無肉指禿如槌飲食無節動靜無常此女中孤窮極貧之相也觀婦人賤相額如鷄卵髮似黃毛眉重眼小準尖頤削口如吹火眉散眼昏鼻梁起節乳凸胸狹頭縮肩聳唇薄齒稀神昏氣弱形如雨鷄聲破音禿滿臉班痕臉皮縐摺血暗色昏形寒體弱齒黃牙尖唇黑角低手短掌薄上短下長語言尖刻行步鵲躍坐立偏斜飲食淋漓此女中寒薄最賤之相也

論嬰孩

凡人自結胎及生下時俱受天地之氣而成形得正氣而成其骨秀而神清得邪氣而成其骨粗而氣濁也即觀小兒動靜行藏啼笑叫跳亦可預識將來成敗矣然不如看三岳為主骨格未成五大三岳可定一生凡小兒生下三岳乃出胎所成而無改不同東西二岳有更變蓋以額為南岳管幼歲鼻為中岳管中年頦為北岳管晚景如有一岳不成恐其難養縱大亦不成器所以南岳豐潤少年多福而易養中岳高隆中年大成而自立地閣圓滿老來有壽而福厚上岳尖凸主刑尅而難養中岳低小主則業而無成

下岳削薄主貧賤而無壽蓋生來有根氣者三岳完美頭圓項平腦枕豐滿鼻梁貫印地閣朝拱骨秀肉瑩氣清神旺眼分黑白唇鮮口端胎髮罨眉睛能轉盼啼聲悠揚精氣充足臥息安靜易醒易覺不迷不驚胸潤肉豐腹澤臍方身長腿短腎如馬陰囊若懸實此等之兒福壽兩全積德之家生此兒易養易成無福之家生此兒必定夭亡矣生來無根氣者三岳高低六府薄削五官偏凹頭骨不連顱門不合髮連至角啼聲無力肉重骨弱色昏氣暗唇掀耳反目晦

腦空多睡難醒忽驚忽迷睛如黑豆皮如綳鼓鼻低竅露根斷頷折眉壓耳低印狹頷尖頭大頸弱眼深眼細眼角無肉髮生到耳身短腿長背凹胸凸臍淺腎露陰囊無紋此等之兒貧賤兩得爲惡之家生此兒易養易成行善之家生此兒必定夭亡矣

金鎖賦

相法百家歸一理文字泛多難以揆祇留名家奧妙歌盡與後人容易記六害眉心親義絕纔如秋月圓還缺尅妻害子老不停作事弄巧反成拙山根斷兮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兄弟無緣離祖宅老來轉見禍如麻眉高面黑神憔悴愛管他人閑是非兮眼見人笑一面不知毒在暗中來色逢滿面有精神久看原來色轉昏似此之人終壽短縱然有壽亦孤貧五星列曜在人面除眉之外亦偏斜耳偏口側末年

破鼻曲心奸到老年讀盡詩書生得寒文章千載不爲官平生雖有衝天志爭奈鶯雛翼未乾面大眉寒止秀才唇掀齒露更多災終朝腳跡苦奔走富貴平生不帶來上停短兮下停長無成有敗值空亡縱然營得生活路猶如烈日照冰霜下停短兮上停長必爲宰輔侍君王若是庶人生得此金珠財寶滿倉箱形愛恢弘最怕肥恢主榮華肥死期二十之上肥定死四十形恢定發時瘦自瘦兮寒自寒寒瘦之人不一般瘦有精神終必達寒雖形清定孤單色怕嫩兮

氣怕嬌氣嬌色嫩壽元夭老年色嫩招尅苦少年色嫩不堅牢眉要曲兮不要直曲者多學又聰明直者刑妻又尅兒髭髯要黑又要稀依稀見肉始爲奇最嫌濁亂焦黃色父在東頭子在西金鎖要言字不繁留心尋繹是仙方。

銀匙歌

股肱無毛最是凶兩腿如杖一般同雖有祖田並父蔭終須破敗受孤窮頭痕瘢剝最爲刑羅網之中有一名若不尅妻并害子更憂家裏不生丁相中最忌

即君面男子即君命不長女子即君好淫慾僧道孤獨郤無妨眉毛間斷至額邊嘗爲官非賣却田即尅妻子三兩個依然禍患不離身好色之人眼帶花莫教眼緊視人斜有毒無毒但看眼蛇眼之人子打娘無家可靠羊睛眼却問他人借住場更有禾倉高一寸中年猶未有妻房眼下凹時必主孤陽青陰黑亦同途卯酉形如雞卵樣只宜養子與同宿下頭尖了作凶殃典却田園更賣塘任是張良能計策自然顛倒又狼當眼珠暴出惡爲緣自主家時定賣田更有

白睛包一半也知不死在牕前下頦趯大旺末年邊城不佐也無錢數年荒旱不欠米止因上下庫相連鼻梁露骨是反吟曲轉此兒是伏吟反吟相見是絕滅伏吟相見淚淋淋眼兒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手作百般俱可愛縱然賣假也成眞薄紗染皂出粟米縱有妻室也沒兒倘見山根低更斷五年三次路邊啼淚痕深處痣一點眼下顴前起一班左眼無男右無女縱然或有也相刑髮際壓眉幼無父寒毛旋角幼無娘左顴骨凸父先死不死不刑便自傷

士人眇眼陷文星豹齒尖頭定沒名任是文章過北斗恰如木屐不安釘眉重山根陷破財更怕三十二年災土星豐正終須發土星不端財不來寒相之人肩過頭享福之人耳高眉若有親戚攙不出只因形似雨中雞犬量之人眉過眼眼眉相停不憂悲眉粗眼細不相當寅年吃了卯年糧印堂三表是鉉基只怕頦長來犯欺假如水星來救護不教人受此饑寒上頭雖有些模樣下停不均却壞之鶴膝之人成下賤蠻蹄姑子是婆姨戌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

髮有無活計兩頭招三十印堂莫帶殺三二四二五十二山根上下準頭止禾倉祿馬要相當不識之人莫妄指五三六三七十三尺中排來地閣間逐一推算看禍福尺星百歲印堂添上下兩截分貴賤倉庫平分定有無家風齊楚眉清秀侷促之人庫帶紋檯榥塵埃高一寸只緣眉似火燒禽準頭如棗紅更生或在西時或在東若得準眉無壞處假饒凶處不為凶更有頭頦開兩井準邊須帶兩長條倉庫空陷不由人休說良田多萬頃尺腳薄弱夭折害頭低頸折

死期來耳聾眼患因羊刃不短夭年也有災眉頭額角如龍虎龍虎相爭定至愚接連倉庫反為災鼻梁骨露不安居印凹眉間容二指此人開手貧便宜眼下若無凶星照中年不仕亦豐腴一生倉庫看禾倉禾倉下陷無屯儲須要田園入庫倉禾倉平滿有禾餘取人性命面上黑挖人骨髓眼中紅見人歡喜心中破見人眉皺太陽空有財不住無他故只因倉庫有長鎗露井露竈不周全那得好生過晚年雖然不怕刑與尅只無衣祿也無錢五三六三七十三尺星羅計要相參逐一分開定禍福尺星莫被土星纏幾句細話名金鎖推明禍福令趨躲試看人生無歸着耳大無輪口無角銀匙幾句能深究術可通仙妙義多

人倫大統賦

貴賤定於骨法憂喜見於形容悔吝生於動作之始成敗在乎決斷之中氣清體麤雖才高而不久神强骨壯保遐算以無窮顏如冠玉聲若撞鐘四瀆須宜深且濶五嶽必要穹與隆五官欲其明而正六府欲其實而充一官成十年貴顯一府就十載富豐房玄齡龍目鳳睛三台位列班仲昇燕頷虎額萬里封侯英眸兮掣電豪氣兮吐虹若賦性粗惡禍必及如修德惕厲祿永終上長下短兮萬里之雲霄騰翼下長上短兮一生之踪跡飄蓬惟人稟陰陽之和肖天地之狀足方兮象地於下頭圓兮似天為上聲音比雷霆之迭震眼光如日月之相望鼻額若山嶽之聳血脉如江河之漾毛髮兮草木之秀骨節兮金石之壯欲察人倫先從額上偏狹兮賤天足惡聳闊兮富貴

可尚若見伏犀之骨起定作元臣如有握刀之橫紋決爲上將右偏毋妨左偏父喪山林豐廣多逸豫邊地缺陷是慳愴額如肝而立如壁壽福實繁聳若角而圓若環貧祿無量塵濛而身無所貧玉潤而名高先唱豐隆明者生必早達單薄暗者死無所葬福堂之上氣黯慘幼歲多迍驛馬之前色黃光壯年受貶色貴悅懌紋宜舒暢貧薄孤毒曲水漫浪居侯伯者偃月之藪處師傅者懸犀之象鼎足三峙列三公以何疑牛角八方厠八位而無妄觀夫眉宇寬廣心田

坦平狠愎者低凹其骨狂狷者陟高其稜濃濁貪愚清秀慧明短不及目者貧賤長能過眼者寵榮尾散者貧財薄聚頭交者孤命早傾中心直斷慧性少兩頭高仰壯氣橫毛直性狠毛逆禍生覆目軟柔而少斷偃月高揭而好爭促亂無堂傷蜉蝣之短咎毛長及才享龜鶴之遐齡十字高品天文大亨作坤字者祿二千石成土字者將百萬兵列土分茅由玉田之高朗紆朱曳紫蓋水鳥之紋成欲察神氣先觀目睛賢良澄澈豪俊精英性端正者平視無偏情流蕩者

轉盼不定黃潤必至於黃髮白乾終入於白丁顧下言徐叔向知其必死視端趨疾魏王見平得情神陷短壽睛凸極刑辨盼者人遭其毒凝視者自剋其形淫眼神蕩姦心內萌瞎眼神濁而如睡驚眼神怯而如驚病眼神困而如病未愈醉眼神昏而如醉不醒豁然視而有威咎揚四海遒然驚而不瞬神耀三清肯圓者其機深於城廓堂露者乃子是乎螟蛉大羊鵝鴨何足算雞鳳猴蛇奚可臨豕視心亂而無定狠顧性狠而難明後尾有如刀裁文斯博雅前脊似乎

曲鉤智足經營惟女賦質與男異禎和婦有常者富貴圓凸不秀者賤貧臉薄赤而少節睛瑩澈而多貞眼下氣青夫必死尾後色白男必憎三角多嗔爲妨夫之霜刀四白帶殺作害子之利刃惟耳者王聲音之聽聞爲心腎之司牧觀其形狀顏色見乎休咎榮辱垂珠朝海必延算以餘財偃月貫輪終朝王而受祿圓而成者和惠偏而缺者慘酷其薄如紙分貧早死其堅如石分老不哭泪或過面主聲譽之飛騰圓且如輪主信行之敦篤似猪者不聰而貪婪如鼠者

好疑而積蓄輪廓雖明假學則貴孔毫能長善持不覆性情譎詐益爲如猴耳孔窄小率由似鹿薄而向前賣盡田園反而到後居無家屋昏暗難議乎登第焦枯屢歎其空軸壽越眉兮貴噗血聰重明兮富貽肉輪廓生乎黑子智足經邦門戶起乎匿扉功當剖竹惟鼻高者號嵩嶽以居中爲天柱而高矗梁貴乎豐隆貫額色貴乎瑩光溢目竅小慳劣頭低孤獨斜如芟藕之狀困乏瓶儲圓若懸膽之形榮貪鼎餗青黑多凶黃明廣福柱缺終身難薦鸜梁斷三十當畏

鵬尺而滯者爲賈旅小而狹者作傭僕極貴之色似老蠶之光明下愚之人若蜣螂之局促完美宜官破露憂獄準頭隆者誠信法令深者嚴肅疾病失薄慳悋小縮蘭臺明兮庭旅實井竈露兮厨無粟骨如橫起忌與結於交朋紋若亂交愼勿爲乎眷屬夫人中者溝洫之態深則疏通淺則遲滯凸短絕嗣而夭命深長宜子以遐年黑子難産乎蓐上橫紋殞卒於道傍上狹下廣兮多後旺下狹上廣兮屢孤眠深長者誠信著寬凹者功名先微如一綫之紋身填溝壑明

如破竹之仰家世貂蟬惟口者語言之鑰是非之關禍福之所招利害之所詮端厚寡辭者定免乎辱誹謗多言者必招其愆肥馬輕裘由方成於四字出將入相蓋大容乎一拳唇欲厚語欲端音欲朗色欲鮮下上紋交子孫衆周匝稜利仁信全噗血餘貲似縮囊而貧薄合丹多藝如吹火以酸寒合勢欲小開勢欲寬獨負馬餒鼠讒蜂聚大言寡信者略綽無機促掀者偃蹇青黑禍發黃白病纏左右紋粗定凶惡上下急動多是非如鳥喙者高人終難共處同劍鐔者

義士可與交權惟壽算之先定以牙齒之可觀安康者齊且密賤夭者疎不連上覆下兮早困下掩上者晚鰥班馬文章白若匏犀之美喬松壽永瑩如崑玉之堅當門二齒缺命蹇於沒世學堂一官全聲聞於後人焦黑少食鮮明足錢二十四兮命折三十六兮壽延尖若立錐必乏衣食之土齊如編貝優登廊廟之賢舌者以短小薄鈍爲下以長大方利爲先方長者咳唾成玉短小者皂隸執鞭黑子凶惡粟粒榮遷黑紫布衣而肘露鮮明金帶而腰懸七星理明可享

千鐘之祿三川紋足必封萬戶之侯見謂瘦人項短致災殃肥人項長必天橫如器如瓶總非吉似鵝似豕不令終豐圓厚實多財產光隆溫潤足權謀瘦人結喉身孤兆肥人結喉刑尅證項後豐起定爲厚福之人頷下條垂永保遐齡之慶天貴背之豐隆身乃恃而安穩貧天絕嗣者空薄凹斜富貴有後者闊厚平正勢若踞山蹲虎利賓於王形如出海伏龜考終厥命龍骨欲長而充實虎骨欲短而堅硬鳶肩者騰上必速恐不多時犀膊者爲儒早享優於從政指節

欲其纖直腕節欲其圓勁厚而密者謀必有得薄而疎者財總不存勢若排竿富可久色如噀血貴可知掌單財薄涉中滿而起傾暖厚官榮有駟馬之形勝橫紋下愚縱理慧性骨露筋浮者主身賤皮堅肉枯者愁囊空家殷而黑子斯明用足而深紋畢露富貴之相若苔之滑而綿之軟壽安之人如筍之直而玉之瑩心牢視聽內主魂魄帥六府之氣統五臟之神顏色始變是非已分惡則禍結善則福臻胸凸者燥而多劣毛多者剛而好嗔坑陷淺窄愚暗而多居下賤覓平博厚賢明而早側縮紬腹爲水穀之海臍爲筋脉之源包萬物而獨化總六府以中輪圓深富安低薄食乏寬潤貴富窄小孤貧勢若垂囊風雷四方之震深能容李芝蘭千里之聞足者枝之謂身者幹之云枝以蔽其幹足以運諸身豐厚方正者多閎暇薄露橫窄者必苦辛無紋身賤有毛家溫富累千金蓋有弓刀之理官封一品由成魚鳥之紋圓小精建者形不足而神有餘薄大孱弱者形有餘而神不足伊形神而俱妙非賢聖其孰能藏於內者如淵珠之粹發乎外者若焰光之燭善惡在人之性情清濁由目之照矚質以氣而宏充氣以神而化育質寬則氣宏而大神安則氣靜而覆如是寵辱不足驚喜怒不足觸有氣無肉者譬如寒松有肉無氣者猶如蠹木李嶠耳息而享百齡孟軻內養而輕萬斛和柔剛正之謂君子隘狹急暴之謂賤卒如龜之息兮保其遠大如馬之馭兮重其馳逐身大音小禍所隱身小音大福所伏夫聲音之所發自元宮而乃臻與心氣以相續頊然其若擊聲曠然其若呼谷斯乃內蘊道德

終應戲毅謂之羅網者乾溼不齊謂之雌雄者大小相續或先急而後緩或先慢而後速是爲粗濁之俗氣焉遂風雲之志欲辨四時之氣如春蠶吐絲之微微察五方之色如浮雲覆日之旭旭地閣明而饒田宅天嶽暗而罹桎梏栗黃繪紫多豪貴脂白菸青合賢淑若相者精究其術妙悟於神通禍福。

歌曰

嗟嗟世俗不知因難將容貌論其形若識正形爲大貴依稀相似出羣倫形滯之人動有咎神滯之人心

不開氣滯之人言必嬾色滯之人面塵埃形神氣色都爲滯舉事心謀百不諧色在皮而氣在血脉聚旺時多喜悅散則成憂靜則安部位吉凶皆有訣。

曰欲窮禍禍貴賤除觀諸家相文聽聲觀形察色有內神音神眼神總而論之則自然明矣。又曰逆而不反禍從感起災自奢生老子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此之謂也。

相法

好頭不如好面好面不如好身先要三停相稱五官

六府相成眉秀眼長富貴色明印淨功名口似含丹不賤功防唇上縱紋法令入口餓死交眉必定孤遮羊眼蛇睛人奸毒毫生眉耳壽數增眼下肉枯尅子頭偏腦陷傷親且觀和尚道士必定貌孤神閃眉粗眼小福薄眉散眼大多貧眉高眼深人狠更兼赤脉貫睛開眼瞳人神露更兼蓼裏多驚下唇過上貧窮上唇蓋下孤苦行看腳步陰毒堂無紋理遭刑眉卓如鎗貧賤口大不合人貧面細身粗下賤口角下垂無祿準頭黃色多欣鼻小人不入相眉皺人不聊生

口聚浮生孤苦耳尖少食無祿眉垂孤如僧道穀道澁者爲榮腹垂腰直胸闊臍深聲大有音腳跟有後有福有壽陰上無毛淫賤乳小不黑孤貧女人面上黑子必定落難風塵皮緊面緊肉緊小兒必喪青春氣促語急聲禿指日必見閻君頭上餘皮餘骨男兒出衆超羣。

人倫淵奧賦

狀貌各異形神自殊男心狠而害子女性剛而殺夫髮厚眉連盡是凶愚之輩頤尖額窄定爲孤寡之人。

原夫聲之韻而貧夭目有神而貴壽威顯體重者功名必遂背削眉寒者資財不存伏犀隆峻終爲廊廟英才俊目修長必作文章額袖斜視偷觀兮自然損害下視高窺兮必致刑傷大抵表直行端言緊性燥傲多而可見愚頑溫厚而深知機巧鼠齒偏而多非猴面尖而不飽兒氣有烟雲之象色期日月之明或散或聚或重或輕察其優劣審其性情滯則三才之齟齬喜則八卦之盈黑既見於陰陽身災有咎青若在於年壽官去訟來且夫肉不澤兮爭起旋毬語失常

兮徑趨冥路腮昏暗而凶朝夕鼻慘暗而殃旦暮黃後有遷變之喜赤重有囹圄之災青絲貫準知位淚於期親火氣侵睛有官非之奔懼或耳鮮更好唇紅愈奇似彼斷之潔兮顯則莫比如脂膏之膩兮破而可知靜則求其望用雜則阻其所爲髭髮如拂鑑之光欣然得祿淡白若濕灰之狀災病纏身誠哉富不在於衣冠貫不專於文雅慕德修義者固窮守道方額豐頭者輕裘肥馬的然聲不附形而身處優游者未之有也

驚神賦

觀夫壽眉八彩舜目重瞳武帝三漏耳文王四乳鼻漢祖龍顏宋王驢耳孔子河目海口項羽鬢額虎頭虞侶身似凝脂陳平貌如冠玉漢高祖左股七十二黑子楚襄王堂中現出五花奇紋前賢既有如斯後世焉能無相氣色乃行年休咎骨格定一世鼓基三停平勻一生衣祿無虧五岳朝天一世資財足用天庭高聳少年富貴可期地閣豐肥晚景風光獨占口爲水宿定一生衣祿有無鼻是財星管中年窮通造

化眉清目秀攀龍附鳳之賢氣濁神昏鞭馬牧羊之輩髮際低而皮膚粗澀終是賤貧手指密而腳背圓肥當爲富貴準頭豐大心作福面肉橫生性必凶鄙慧生於皮毛苦樂觀乎手足龜頭鱉腦關門求食之輩羊目魚睛綠木求魚之人雙目點漆蓋世英雄一痣生臍超羣志氣秋水爲神玉爲面女人必作君妃芙蓉如貌柳如眉男子當爲泉客眼橫秋水髻如鴉月約星期口是蚕龐行似雀東奔西走亂紋生於口角當餓死之亞夫赤脈貫於眼中是難封之李廣呂

望耳毫紅細石崇鼻孔圓收廉頗兩眼尾以豎天鄧通雙口角而向地梁武帝兩紋入口周文王一痣當胸因形見心足辨人之貴賤聽聲察色便知人之賢愚嗟夫露齒卓眉豈作朝廷任用攢眉撮口難爲臺閣臣僚鼠目獐頭必竟難登仕路蜂腰鶴體如何去問功名林泉有碧眼神仙朝野無交眉宰相名高玉冊應知心廣體胖身拜丹墀總是天庭高闕龍行虎步將軍擁節制之師獅鼻龍睛廊廟作股肱之佐龜形鶴相樂道山林雀步蛇行必遭囹圄逢凶有救印

堂淨而黑不侵遇難無凶福堂明而青不見眼深骨起至親恰似外人邊地豐隆非親卽同至戚犬形豕視常懷嫉妬之心鵝眼蝦睛不脫强梁之性下長上短浪走他鄉齒露結喉貧賤凶夭聞喜不喜爲金匱之有虧當憂不憂緣玉堂之朝拱耳如紙薄休望功名面若皮綳莫言壽算天庭高闊得上貴以提携地閣傾斜招下人之訕謗若乃神與氣清雖色滯而不貧假使氣弱神枯縱色明而無用嗚呼貧寒婦女無非胸凸腎高淫泆娼妓一定身粗面細殺夫聲出雄暴好色面帶桃花背負眉提唇掀齒露門戶不立鼻仰眼露兒女必傷淚堂深黑田園賣盡井竈撩天手脚搖動貧賤無信承漿豐滿福壽有歸紋理攢眉年年不樂雜紋亂印日日多憂說是說非唇青舌薄不仁不義眉重睛流有福者手似綿囊無福者唇如黑棋女多子少兩眉尾垂父死母傷額角黑子塵生滿面夭無前程黑子人中抱養他子髭鬚拂石妻奪夫權行坐端莊子承父業若論運限各部推之細辨根基各尋玄妙賢愚壽夭莫逃此篇

神氣論

古而無神謂之露露而無氣謂之孤清而無神謂之寒寒而無氣謂之亡怪而無神謂之粗粗而無氣謂之枯苛而無神謂之薄薄而無氣謂之弱秀而無神謂之衰衰而無氣謂之虛異而無神謂之醜醜而無氣謂之拙端而無神謂之黯黯而無氣謂之敗

動靜論

相之大畧畧備尚有小節當知喜時帶怒苦力親心怒時反笑刻厲很戾對人頻頻偷視心疑性毒無人

忽忽自言見利忘義坐每低頭心同豺虺食多淋漓身似絮薄無疾常吐而吐不收先富而貧有話欲言而言不足有頭無尾疾言而口常撮聚破產飄蓬無事而動每忙忙離宗困頓紅絲纏眼山根青筋起者重刑丹硃抹唇滿目桃花浮者淫蕩。

雜論上篇

上篇人貴之相有三曰聲曰神曰氣蓋聲清則神清神清則氣清驟此三者形骨次之是以古者方伎之妙有聞人之警格知其必貴者得之於神也有察人之喜怒知其必貴者得之於氣也聲欲響閣而長神欲精粹而藏氣欲舒緩而靜反此者弗貴也夫聲低而神氣怯聲緩則其貴遲有神氣怯聲破其貴不久富貴而神濁聲慢未可以言壽也此三者惟意所解言莫能窮也。

誰論中篇

中篇形成而不可變體具而不可缺凡形體惟在完滿隆厚清潤崇重平正華秀者不貴則富也惜乎怪而粗古而露清而寒秀而薄者皆非美相古人論部位法以額準地閣左右顴爲五岳以眼耳口鼻爲四瀆以上下左右分爲九州十二月由此觀之則一形之徵其所該也甚廣爲可與淺人論哉故上自天子下迨庶人其五臟六腑九竅之形皆同然其所爲形則有異也若辨析之須於三停五行中求其要妙。一聽聲音次看氣色左顧右盼詩根揣本則貴賤貧富吉凶壽夭灼然可見。

雜論下篇

下篇形體相之根本也氣色相之枝葉也根本固則

枝葉繁根本枯則枝葉謝論相所以先究形骨後觀氣色夫氣舒則色暢氣枯則色潤氣和則光澤華美此皆氣色之善也氣偏則色焦氣滯則色枯氣色俱敝則憔悴黯黑此皆氣色之凶也若夫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淡然不與世味此又聖人之相不可以氣色論也。

總論篇

凡人之相必以清奇古怪爲貴惡俗孤薄爲賤清奇則名高位顯古怪則貫朽粟陳惡俗則貧賤之徒孤

薄則刑害之子貴人則身重腳輕小人則身輕腳重
齒似乾而淫目似水而乾手掌熱如火軟如綿色常
潤者乃福人也眉高則名高職高則鼻高眼長而有
智口方而有辨名在眉職在鼻計在口秀在目壽在
耳貴在額福在背富在腹求全在聲上視高貴下視
陰毒遠視賢近視愚正視德高視傲下視狠斜視盜
亂視淫猛視暴凡有此視者必有此驗矣欲食貴人
祿須生貴人齒欲穿貴人衣須生貴人體貴人頭上
少髮賤人身上無毛凡有金木水火土之相金不嫌

方木不嫌瘦水不嫌肥火不嫌尖土不嫌厚綱欲深
而不欲淺深則志深淺則志淺用則神施於外收則
神斂於心近觀有志遠觀有威瞻視有力睡臥易醒
此乃神之全也氣之爲氣要內堅聲音須响潤和暢
不可孤高急促內蘊則和外施則暢有清中之濁則
內輕而外重有濁中之清則內蔽而外明淅人氣重
而不明閩人氣明而不重南人氣清而不厚北人氣
厚而不清所以陰陽合而山川秀日月明而天地清
此乃氣之正也色須形於面目皮膚欲深而不欲浮

欲聚而不欲散發於五臟之內爲一身之光彩有所
得而喜發於中有所失而憂見於外或有老而色嫩
者謂之弱或有少而色老者亦弱也面有三光烏有
四澤形與聲相附眼與神相照氣與色相合神全則
氣全氣全則色全總而論之求全在聲也

何知歌

何知人生多災迍四季額上常昏昏何知生來百事
昌準頭印上有黃光何知人家漸漸榮顴如朱色眼
如星何知人生漸漸貧面如水洗耳生塵何知白衣

換綠袍天倉豐滿福堂高何知爲官不食祿坐時伸
起頭頭縮何知人家不生兒三陽色暗如黑煤何知
人家怪生災朦朦黑色連唇腮何知兄弟成雙吉山
根高聳眉如一何知兄弟成雙凶山根斷折眉不豐
何知人家鬼打屋天庭數點黑如粟何知其人不及
第眼中赤脉如絲繫何知人生早發解福堂豐滿精
神快何知人家頻換妻眉頭帶殺下位欹何知人家
妻妾淫奸門暗黑眉黃金何知人生不聚財但看法
令破蘭臺何知人家被火傷眉頭數點赤斜長何知

人家弟殺兄。山根常黑雜青凶。何知人家常被賊。但看雙顴如烟黑。何知生女不生男。眉毛尾低轉下灣。何知小兒常被驚。山根年壽色常青。何知人家妻受邪奸門黑慘不光輝。何知人家兒受災。三陽暗色如烟煤。何知人家田産旺。山根氣色連周黃。何知人家堆積財。甲匱紫色常發黃。何知爲官多災難。坐時眉攢口常歎。何知爲官三遷超。未發言時脚含笑。何知冤晴殺人惡。但看當門兩齒落。何知人家殺頭妻。必是山根年壽低。何知人家殺頭夫。左頭肥大右頭枯。

何知兄弟生同胞。必是眉頭有旋毛。何知官員兒舉主。鼻曲印凹眉短促。何知僧道有高名。必是貌古與神清。何知人家遭劫盜。赤脉侵眼常乾燥。何知人家孝服生。眼下陰陽白粉痕。何知壽年九十六。天庭高濶精神足。何知壽年八十三。法令低垂頭生班。何知其人三十六。面皮紫急如繃鼓。

何知訣

何知是貴人。水土肥且明。何知愛刀鎗。露睛赤脉長。何知妻兩換。眉毛連入眼。何知有錢用。土星如懸膽。何知有文章。牙細口唇方。何知賣祖業。口尖舌能翻。何知人聰明。肉紅赤眼睛。何知親不全。黃毛額角旋。何知無兄弟。土高山根低。何知必作屠。眼赤毛眉粗。何知妻破家。頭尖額如卵。何知命不長。聲音女人樣。何知多殺人。眼內赤貫睛。何知兩度嫁。女作丈夫聲。何知富貴昌。頭圓面面方。何知有病苦。年壽金木生。黑子。何知九十壽。肉隨其翁晚景肥。何知其人定生財。眼看五露分明來。何知其人常作寇。月孛鼻頭尖且瘦。何知其人一生閑。坐如山。橫眉頭軒。何知牢獄有災連。但看眉間高斜紋。一紋一度入獄內。二紋二度入牢危。何知其人無兄弟。眉短眉交皆不利。何知破家直到死。面皮光華薄如紙。何知其人發祿遲。髭毛重厚速還耻。何知爲官不超陞。坐時神暗眉常蹙。何知一世不生兒。三陽陷了色如脂。何知人家被劫奪。兩眉起紋生過額。何知其人服毒死。鼻上損破生黑子。何知其人卽暴亡。唇青年上生黑疵。何知其人命帶空。長脚蜂腰總是同。何知其人心邪曲。豹牙缺齒黃眼睛。何知其人主餓死。縱紋入口乃如斯。何知

其人遭水厄看他眉間雙黑痣何知父母早不全其人上唇若趙天何知女人定尅夫眼大眉散顴骨粗何知破敗且伶仃看他兩脚如杖形何知其人有大破耳佳眼黑過難當何知尅子又刑妻其形恰似兩中雞何知貪財并好色髓背龜胸有此說何知其人死相隨初年卽便身肉肥何知破財錢且窮看他上下露臀胸何知男子定孤刑項長恰似鷺鷥形何知兄弟各相拋眉毛粗麤頭相交何知幼小災厄故但看鼻頭井竈露何知破祖又離鄉三尖三露爲之破

何知女人定拋夫額角入髮待何如何知作事倫常無看他眼睛長而疎何知父母兄弟異耳眼大小高低忌何知其人兩三婚但看奸門起亂紋一紋必定尅一妻二紋兩度重婚娶何知刑尅又招嫌口下生鬚直到頤何知末年主多災但看其人無下頦何知女人是婆姨看他一雙臭蠻蹄何知刑妻并尅子魚尾偏枯顴骨露何知破祖禍事侵額尖頭尖項後深何知兄弟皆不和但看眉粗散亂多何知享福又清閑看他兩脚軟毫生何知不入尅妻兒但看氣色眉

人面瘦身肥壯何之丈夫主有刑細看此婦額不平何知夫婦主分離眼中白多額凸虛何知其人路傍死滿面白色恰如洗何知處世常豐榮其人天庭有福星

太乙照神經　目錄
論聲　附
聲大出自丹田者　聲小出自丹田者
聲大出自喉舌者　聲小出自喉舌者
論金木水火土五聲　論宮商角徵羽五音
總論聲音相理決法
論氣　附
論正氣　論偏氣
論麻黑氣
卷三目錄　一　藏修書屋
論神　附
論神有餘　論神不足
論形
論形有餘　論形不足
論清奇古怪四形　論五小形
論八大形　論五行之形
論五行之形訣　論五行相生之形吉
論五行相尅之形凶　論五行形色總訣
論色　附

動色　守色
聚色　散色
成色　變色
利色　害色
蹇滯色　滑艷色
光浮色　辨紅紫赤三色
紅色　紫色
赤色　論四季氣色分十天干
論十二月氣色　分十二支　論陞官科甲　名利氣色生死日期訣法
卷三目錄　二　藏修書屋
福堂金馬顴堂之位　髮玉堂印　兩眉頭福堂　凌雲紫氣之位
驛馬弔廷山林之位　道路　山根光殿　精舍月孛大陰太陽龍宮之位
魚尾奸門髮際之位　天中淚堂　年壽二權三陰三陽之位
兩顴正面　命門眼角之位　蘭臺廷尉　準頭法令懸壁之位
準頭兩顴之位　懸壁邊腮之位
地閣地庫兩腮之位　人中食祿二倉井竈厨內地閣之位
論九州八卦　氣色訣法　論六氣四季氣色訣法
論六氣五行訣法　總論氣色秘訣
論氣色犯火災訣法　論行年氣色部位

論面紋附
陰隲紋　作孽紋
陰隲呈祥善報
論手掌紋並指甲皮肉筋骨附
貴人手掌紋　賤人手掌紋
論足底紋並指甲皮肉筋骨附
貴人足底紋　賤人足底紋

藏修書屋

太乙照神經卷三

左村　輯

論聲

蓋聞古人論相法。舒彌六合。收藏一掬。不指明其要。秘訣難測。如畫龍未點睛耳。善相者不言相。祇稱善聲色。色辨日時之吉凶。聲定一世之得失。以相法在聲也。聲根於氣之淺深。繫乎神之長短。知聲則知精神氣血聚散。故不待相而相在其中者。聲也。聲出丹田。貫通音韻者。神長而氣深。出於肝膈。吐納喉舌者。

藏修書屋

神短而氣淺。上相之相。不相身面。其意在聲。書曰。求全在聲。聲全者五福俱全。聲不全者。即相好而富貴。主壽不永。或絕嗣敗業。士農工商。聲亮必成。故審聲爲相法之秘旨。知富貴貧賤壽夭過去現在未來。即嬰兒試啼之法。其法幽微。在人意會。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是以知音者少也。不知聲音斯罕。聆矣。聲從張發處見音。從收斂處尋。獸有聲無音。鳥有音無聲。惟人具聲音聲不論大小。音不論遠近。總以音韻圓暢爲妙。故揣骨相不知辨聲。察音者不驗。不准。如排優

人於唱戲時先細察其腰假丹田之氣聲音腔調自然合拍蓋審聲者當於無意中求之精意以審其的而喜怒哀樂之音咨吐抑揚之韻知清知濁分陰分陽即辨明金木水火土之生尅分別宮商角徵羽之是非審如何是喜察如何是忌所喜者喜條達喜響亮喜遠震喜爽足喜英銳喜雄健喜壯烈喜充滿喜洪大喜尾長喜氣順喜舒暢喜細緊喜圓實喜清澈喜和雅喜瀠潤喜軒朗喜深沉喜詳明喜餘音喜流韻所忌者忌破散忌孤高忌粗濁忌暴嘶忌橫撒忌

急燥忌斷續忌遲鈍忌枯焦忌逆促忌雌鳴忌嬌嫩忌低淺忌尖微忌輕快忌短硬忌軟平忌柔小忌細弱忌夾雜忌帶殺忌哭腔忌鼻哼忌嘆恨忌音禿忌尾乾明其貴賤壽夭詳其善惡貧富分清玩味體貼入微因聞定聲因聲定人熟能生巧中則奇准不待見面而聞聲即知以有聲無音俗骨格有音有韻貴人胎然聲音好或病後失音或無故喑啞者為陰惡而報應主死絕嗣或少年帶老腔亦主短命夫聲又有清濁之分由氣有清濁之別有清中之濁者則內重而外輕濁中之清者則外厚而內明清主貴壽濁主賤夭聲未發而色先變主不藏事難掌大權聲與氣相爭出謂之噪哇主性急財破聲未出而氣先出謂之太溢主壽不永蓋氣深則聲遠氣淺則聲弱氣清則聲响氣暴則聲粗聲輕者斷事無能聲破者作事無成聲濁者謀為不遂聲低者鹵鈍無文故聲有些小病福有些小碍聲有十分病福有十分碍聲為五行之造化六腑之根苗總諸靈而成响內以傳意意以心會心欲有言聲從口出音韻以隨之神情以

露之善惡以分之貴壽賤夭以定之皆由中發外也但未有聲不全而福全者此論聲之大要也

聲大出自丹田者

大如洪鐘騰韻鼉鼓振音遠而不散近而不巳大而不濁剛而不硬暢而不促長而不禿高而不孤氣壯聲宏氣大聲揚隔山相聞餘音清响如虎嘯深山鳳鳴高岡根深聲遠氣固聲堅聲响谷傳音振耳鳴開談有含情語終留遺响人小聲大形異神殊令人聞聲欽仰而生敬心此聲大而音韻清爽者主大壽大

貴也。

聲小出自丹田者

小如玉磬清音。玉水流鳴。簫笛之聲。笙簧之韻。小而能圓。細而能壯。堅而能响。微而能彰。宛轉流韻。聲與氣通。錚然外達。詳明和雅。聲如樂之迭奏。音似雉之重鳴。淺而不弱。深而不低。音鏘鏘以欵鳴。韻錚錚而透徹。雅言高致。凸大聲小。發聲緊圓。餘音嫋嫋。可悅衆心。不待見面。聞聲慕容。主上壽上貴也。

聲大出自喉舌者

大如破鑼之聲。敗鼓之鳴。急而嘶。粗而澁。深而滯。淺而燥。高而孤。大而散。橫而破。如馬之嘶。如犬之吠。忽輕忽重。忽高忽低。忽長忽短。忽遠忽近。乾濕不齊。謂之羅網聲。大小不均。謂之雌雄聲。聲大未止而氣散。聲濁不清而氣橫。發聲急燥。怒色疾呼而聲溢。尾聲短促。惡氣孤露而聲硬。氣吼聲暴。張而撒亂而弛漕。雜粗俗聞聲懼惡。主遭凶絕後也。

聲小出自喉舌者

小如蚯蚓發吟。青鼈夜慘。低而微遲。小而微响。响則盡去。去則不遠。爽雜孤鳴。濁亂輕散。嘵嘵嘐亂。嘖淺澁。嘐嘐細嗄。吃吃。麥鈍。聲戾音變。男如女聲。嬌媚輕快。快捷低小。一句未純。二句便接。如黃蜂早喧。秋蟬晚鳴。唔吐唧噥。緩則無權。破則無名。粗則無智。乾則無壽。聲氣瑣小。出於肝膈。其來也疾。其去也淺。人大聲小。常說熟話。令人厭聞。主下賤無壽也。

論金木水火土五聲

金聲响响而不破。大而能壯。小而能清。和而不戾。堅而不禿。

木聲暢暢而不促。大而不枯。小而不低。嘹嘹倏達。激越清標。

水聲急急而不逆。大而不乾。小而不滯。圓潤清和。明達爽快。

火聲烈烈而不燥。大而不焦。小而能彰。猛而不暴。急而不促。

土聲沉沉而不濁。大而不散。小而不尖。深厚敦重。語如甕中。

論宮商角徵羽五音

宮音之善者韻嚨嚨以和平不善者濁紛紛而麥穿
商音之善者韻鏘鏘以欸鳴不善者碎嗷嗷而無緒
角音之善者韻敦敦而調直不善者動札札而寥落
徵音之善者韻遙遙而流烈不善者於拂拂而散漫
羽音之善者响喓喓而遠徹不善者淺屑屑而稍振

總論聲音相理決法

語云洋人識寶不識音如隔紙聞聲父子不相識漢人一見知音再遠隔聞聲仍知其人此生而知之至人不喻其意愚人不教自明若能推此不知而知之

微旨何難揣聲內精神氣血清濁長短貧通富貴貧賤壽夭之聲世人無所逃於聲中然非一身聰明洼於耳亦不能盡聲音之妙焉或專論相不論聲何由知相全福不全福全相不全者是捨內而務外也夫相惟知外五岳聲能知內五行以相取人千得其五以聲取人百不失一蓋聲中有知相之因相中無知聲之理若其相全好聲或不足有害於相相不能補聲中之不足其聲完美相或不全無礙於聲聲足以蓋相中之不全霍將軍一副寡臉郭令公半部偏鬚聲圓音暢出將入相此其證驗故聲相合論求全在聲不言在相於是知古人相法秘訣在聲也

論氣

夫氣者人之生死係焉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即面之氣散如毫髮聚如粟米望之有據按之無跡苟不精意以求之禍福無憑死生難定也經云肉為陰骨為陽陰有氣則生肉陽有氣則生骨人之骨肉皆由氣化而生性靈在於氣化之先是知本真則知衆體故論人之氣有華美秀氣有奇聳秀氣有古異秀氣氣

雖不一總以得氣為榮何以故譬如神為燈氣為油油若竭令燈焰熄燈若明令油潤之神不離氣氣不離神神居形內不可見氣以養血為命根氣散神聚養氣可以還元神散氣聚靜神可以安固如神氣兩散曰形亦厚肉亦豐無神無氣怨天公所以有氣而無肉者譬如寒松久而蒼翠有肉無氣者猶如蠹木必速朽也故要揣摩骨氣之榮枯辨明肉氣之冷暖觀氣察色可知其肉之本觀肉審骨可知其氣之根皆滋肉墜者皮有氣皮有氣者色有氣色有氣者其

氣貫通於骨肉皮毛之外得氣者其骨堅而色瑩失氣者其肉冷而毛髮晦此氣色之氣一日有十二時之更變一年有十二月之盛衰相由心生心之見於外者爲氣語言行事或可掩飾察氣觀色則萬不可掩矣尙有氣魄之氣關係更驗近者可定人時刻之死生遠者可定人一二十年之興廢也先要辨精氣神之厚薄血氣色之晦明骨肉脉氣之枯潤言語應對行立坐卧擺掃進退之氣概皆氣魄也故神旺氣足雖色泛而不貧氣弱神失縱色明而無用立我前

如鶴立雞羣玉樹臨風雄長一時之氣也如龍蟠虎踞轟雷震電豪武雄烈之氣也淹淹如鮑魚颯颯如吹蓬蓽賤之氣也昏昏如黑風吹雲悶悶如朝烟合霧作孽之氣也益善氣迎人靄然可親正氣迎人肅然可敬和氣迎人恬然可愛福氣迎人自然可羨惡氣迎人悸然可驚邪氣迎人慘然可昏奸氣迎人森然可危喪氣迎人冷然可怖矣此論氣之大要也。

論正氣

夫正氣者至大至剛上則爲日星下則爲河嶽於人爲浩然之氣有忠義氣有善祥氣有秀氣有清氣有旺氣有和氣有豪氣有胆氣有聚氣有生氣氣之不一。由生質之不同也氣所以充乎質質因氣而宏氣寬可以容物氣和可以接物氣清可以表物氣正可以理物氣剛可以制物得失不足以暴其氣喜怒不足以驚其神於德爲有容於量爲有度形之有氣如石蘊玉而山輝沙懷金而川媚此至精之寶見乎色而發乎氣也所以一呼一吸之間可以知人生壽夭貴賤故少年神氣取英則發達中年神氣取旺則榮

顯暮年神氣取素則福壽又有呵氣成虹鼻氣如龍虎者富貴而壽此廣大之氣出於丹田其來也至深其發也至遠。

論偏氣

夫偏氣者至暴至邪小則爲奸盜大則爲叛逆是人受一偏之氣有凶惡氣有奸邪氣有殺氣有屍氣有怒氣有濁氣有暴氣有忿氣有怨氣有晦氣有哀氣有死氣氣之不一亦生性之有異也氣爲心之表苟惑於心先見於氣雖隱惡暗昧之事鬱鬱葱葱浮於

枝幹之外。露於面目之間。可見其肺肝然者。故氣不寬則險。氣不和則暴。氣不剛則懦。氣不清則濁。氣不正則偏悻悻然。戾其色而暴其氣。氣戾神急者多病而夭。氣清而神短者聰明而夭。氣昏而神寒者孤貧而夭。氣亂而神驚者痴疾而夭。氣浮而神散者敗家而夭。氣暴而神泛者禍侵而夭。氣滯而神痴者無子而夭。呼吸氣盈而身動者暴病而夭。又有氣吹簷前瓦。怒氣髮冲冠者。勇暴而夭。此粗淺之氣。出於肝膈其來也。至速其發也。至猛。

論麻黯氣

夫麻黯之氣。有富貴氣長壽氣貪賤氣夭亡氣。麻內預識。蓋麻黯乃先天一炁。胎氣未滋。谷神先枯。氣魄精神。是清是濁。顯而易見。麻內色紫彩者。其氣秀。麻內色暗滯者。其氣濁。精實氣固。麻色麗氣散神衰。麻色枯有鐵面連鬚古怪之麻。取雙眉細緊入鬢而不斷。有一面龜紋大塊之麻。目有精神。麻有氣魄。眉有丰彩。一氣所成。便為大器。或云麻不論眉。不知麻人所最要緊者眉也。凡人滿面皆麻。兩眉秀長而麻不侵不破者。便為濁中之清。或一面黑麻。麻內紅黃有氣口唇色鮮。其麻紅麗如花。為麻有血氣。唇有精神。此福氣也。白麻黯。大氣魄所聚。紅如異桃者。此秀氣也。又白麻粉面留鬚相配。神氣來湊。亦為有用。談云紅黃色鮮有氣。麻入格定榮華。空眼空鼻異。血麻財源滾滾。浪沙精潔圓細珠子麻。從小便奢華。金魚白細紫鱗麻。玉殿捕金花。胡椒羊肚錦繡麻。白手自成家。眉清目秀紅潤麻。父子受福家。蛤蜊斑竹麻。好酒又貪花。蜘蜂密眼麻。到老捕魚蝦。破印撮口堆鼻麻。刑

爹又傷。媽成塊皺皮黑氣麻。路死不歸家。橘皮荔壳斑痕麻。刑妻又傷婭。水泡蛙虫焦枯麻。身死遭犬殤。黃鬚赤鼻糟糠麻。到底不成家。尖牙掀唇破臉麻。手扭帶長枷。故論人有滿面之麻。不傷眉。不攢目。不破印。不鎖口。不繞鼻。有氣有色者。不容易得。無氣無色者。亦不足取也。

論神

夫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不見不聞。以憑依而論。故妙離憑依而論為尤妙。天之神在日月。地之神在山

川人之神在兩眼要知心裏事須觀眼中神心爲眼之根眼爲神之戶神爲眼之精華寤則神依於眼寐則神斂於心故精氣血充足於內而流露於外曰神總之行立坐臥視聽言動無往非神之所注推之眼若得神其光秀澈而含眞聲若得神其音淸朗而條達骨若得神其肉精華而瑩潔肉若得神其氣和暖而色光澤氣若得神其顏舒泰而色淸正色若得神其鬚眉翠秀而無滯紅黃紫彩面之精神所以有一分精神一分福量十分精神十分福量蓋淸而無神

謂之寒奇而無神謂之陋古而無神謂之俗怪而無神謂之濁有神者貴無神者賤或形勝神隱氣大神藏或盈而爲無虛而爲有或靜中見動動中見靜或由外知內由內知外細審詳察勿輕以斷然其大旨不能外乎眼神未有眼無神而富貴壽考者此論神之大要也。

論神有餘

神爲百關之秀氣神氣舒而山川秀日月出而天地淸如五星之明光芒不動遇變彌靜臨事剛毅如猛虎出林豪鷹搏兔氣宇軒昂舉止汪洋瞻視威嚴眸光閃電皎皎如秋月翩翩如淸風光光如珠朗朗如玉嶽嶽如山立如峰聳行如水流喜怒不形寵辱不驚朗然而明凝然而重其神澄澈其形舒展其聲响喨英氣勃勃聚精會神有神者貴壽或神旺神凝神淸神秀神揚神威神足神穩神斂神藏神動神化神靜神和神完神固神正神大神善神舒神安神爽神顯神隱總而言之是神有餘隨時揣度各有妙用。

論神不足

神定一身之成敗神氣消縮則形容枯槁而語言怠情方與對談其神他往隨物而去似遭凌辱如羞隱藏不愁似愁不哭似哭不畏似畏不醉似醉如雨中之雞喪家之犬頭低腰折魂離魄散肥人形癡皮不包肉瘦人神敗筋不束骨手足無措行爲反常如寒鴉棲枝孤雁失羣食則零落睡則囈語雙眉愁鎖兩眼淚流貪嗔癡迷愚頑慵懶少精無神無神者賤夭或神衰神移神暴神怒神怯神驚神離神慘神弱神滯神邪神媚神危神失神暴神凶神頃神妬神變神

逆神倦神散總而論之是神不足細心詳察如法而斷。

論形

夫人一身之形稟陰陽之氣稟天地之局受五行之質爲萬物之靈也故一體三停頭足身頭象天足象地身象人。一面三停額頦鼻額爲天頦爲地鼻爲人手足象枝幹兩眼象日月。聲音象雷霆血脉象江河骨節象金石鬚髮象草木天欲高廣地欲方厚枝幹欲舒展日月欲光明雷霆欲响震江河欲潤金石欲

堅山岳欲峻草木欲秀三停欲稱此論其體尙有其用人有貴重形輕浮形有弱形有狂形有疎懶形有周旋形如器量闊大形體敦厚身如萬斛之舟駕於巨浪之中搖之不動引之不來此貴重形也如規模淺狹面上氣色皆露口言而身手俱動眼光流麗思而無定言浮語泛行步輕跳坐立偏斜此輕浮形也如飛鳥依人情態婉致人自憐之此弱形也不衫不履傍若無人此狂形也坐立自如問答隨意此疎懶

旋形也皆根其情不由矯枉貴重而有氣魄輕浮而無態度弱而不媚狂而不譁疎懶而眞誠周旋而健舉此形容體用之大要也。

論形有餘

形之有餘者頭頂圓厚額角崢嶸五岳朝拱四水深秀唇紅齒白耳厚輪圓鼻直懸胆眼分黑白眉秀舒長肩膊圓厚背臀豐隆胸乳闊大腹大垂下臍深向上腰直肉橫肉膩汗香骨圓筋藏手長過膝足方有跟面黑身白面粗身細體重腳輕身長腿短陽如馬

陰聲音响亮行坐正直五小合格八大合局五行相生三停勻稱形容俊雅威儀端莊望之巍巍然而來視之怡怡然而去此皆爲形有餘者長壽無災富貴榮華矣。

論形不足

形之不足者面大頂尖肩聳項縮五岳不朝四水不秀鼻仰耳反唇掀齒露不哭淚流口液氣臭腰粗胸凸氣濁形俗堂薄骨露指短甲軟禿頭無重髮眼深不見睛兩眉曲直兩目大小兩顴凸露兩手如蹄兩

足如杖面白身粗面班身黃身輕腳重身大手小身短腿長三尖六削五低四陷有聲無音男如女形精枯力弱氣色花雜三停不勻五行相尅眼黑無光眉連壓眼坐立痿縮滿面青藍鬚髮逆亂俗氣逼人望之如鬼如蜮而來視之如驚如跳而去此之謂形不足者多災短命貧賤凶夭矣。

論清奇古怪四形

清奇古怪四形。有神者爲貴無神者爲濁陋寒俗然有似是而非者不可不辨。一曰清肉瘦體弱汗香之奇。

寒殊不知瘦弱中有瘦不露骨之妙體弱汗香之奇乃清相非寒相也二曰奇目露眉濃者似乎陋殊不知濃露中有目露合眞之妙眉濃伏彩之秀乃奇相非陋相也三曰古形厚神藏者似乎俗殊不知厚藏中有形厚氣清之別神藏量寬之分乃古相非俗相也四曰怪骨凸面黑者似乎濁殊不知凸黑中有五凸六滿之奇面黑身白之妙乃怪相非濁相也故清如寒潭秋月奇如聳壑喬松古似嵯峨盤石怪似峭壁孤峯者眞貴相也有得奇形怪狀清秀古樸之態若無眼神相配氣血相應聲音相助手足相稱不變乎寒俗即變乎濁陋故怪而粗古而露清而寒奇而俗者眞賤相也。

論五小形

五小之形非論短小者不取取配合爲貴不配合爲賤五小之相取五短爲配合五小者頭眼鼻口腹小者是五短者頭面身手足短者是其中更有一論重在神氣清爽骨法圓正爲貴何也胸腹手足實按五方耳目口鼻通達四氣相顧相稱則福生若皮薄肉

滯神昏氣濁皆不足取取頭小頂平額小露角眼小有眞光鼻小有梁柱口小聲响喨手短掌厚足短掌方小者而氣晬甚大短者而精神甚長主貴壽也無頭小而凸凹不平眼小而昏醉無神鼻小而尖露無肉口小而覆載不均耳小而飛輪反廓手短如蹄足短無跟主賤夭也。

論八大形

論八大之形非論魁梧者即取取配合爲貴不配合爲賤八大之相取三長爲配合八大者頭耳鼻口腰

手足大者是三長者頭身手長者是其中更有一論要取氣魄大而精神旺聲音大而餘韻遠爲貴何也一身四肢身大肢稱五岳四瀆山高水深合格成局則福生若骨粗肉浮手短足長皆不足取取頭大額角起面大眉目秀耳大輪廓分鼻大顴額稱口大唇舌鮮手大掌指配腹大垂下足大方厚大者不粗露長者不乾硬主貴壽也若頭大骨露皮粗面大岳尖瀆淺目大白乾青浮鼻大肉軟骨露口大唇白齒黃腹大近上臍凸手大掌薄無肉足大粗硬毛結主賤夭也

論五行之形

夫五行之形受精於水稟氣於火精合而後神生神生而後有質分金木水火土而成形也故五行之中得其一行眞者不貴亦福相行五行之中得一合其性者不貴亦壽相五行雖分肥瘦短長亦要合五行中青黃赤白黑之五色而辨精氣神之清濁爲妙故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黃水色黑金色白分東西南北中央五方之位而定五色金形人取白而方正水形人取黑而圓滿木形人取青而秀長火形人取赤而尖露土形人取黃而厚重金不嫌方木不嫌瘦水不嫌肥火不嫌尖土不嫌厚故金形取方面方耳白眉清目秀腰圓腹垂色明氣清坐久而端莊也木形取長身長挺直目秀鬚清耳長有垂唇紅有紋坐久而端直也水形取圓面圓體厚色黑皮潤前觀如仰後觀如伏坐久而順暢也火形取露耳高露廓鬚赤面紅鼻孔仰露動止發揚坐久而光明也土形取厚神藏形厚頂短頭圓氣魄廣大動止持重坐久而安穩

也又五行中相生者吉相尅者凶更有一行中之不同者即金而論有煉足紫赤之金有沙水寒冷之金有熟燒微薄之金以木而論有蒼松翠柏之木有擎天棟梁之木亦有枯楊柔柳之木以水而論有長江大河之水有巖泉壑流之水有淺汚狹濁之水以火而論有通明透亮之火有暴燥猛烈之火有淹埋將熄之火以土而論有大塊厚重之土有灰汚不實之土有瘠薄乏氣之土相中雖論五行總要分眉目之清秀惡濁口鼻之端厚薄削精神之榮暢枯竭聲音

之响嘹破散合而論之此爲知五行之形也。

論五行之形訣

金形端正色潔白肉不浮兮骨不露。
木形瘦直骨節堅色帶青兮人卓越。
水形圓滿厚而黑腹垂背聳眞氣魄。
火形尖露赤焦燥易發易敗無常好。
土形敦重色黃明脣背厚兮性樂靜。

論五行相生之形吉

金逢厚土足寶多珍營謀遂意諸事稱心。

木遇水資學富才足出塵之器貴而受祿。
水得金生智圓行方明達果毅利就名揚。
火局遇木鳶肩長身心小胆大功名早成。
戊巳丙丁愈暖愈佳聰明不露生來有福。

論五行相尅之形凶

金形火多煉不成器幼主孤單中年而亡。
木形多金剝削促壽父母早刑妻不成就。
水形遇土產業破盡疾苦孤貧終身無運。
火形水尅兩不相並尅妻刑子財帛無存。
土形木害必不成材若不夭折定作孤客。

論五行形色總訣

夫相以五行論之須識其源青黃紫赤白黑各有所宜肥瘦長短方圓各合其度是知人無有不得金木水火土而成形也五行何以分別木形青而瘦長金形白而方正水形黑而肥圓火形赤而尖露土形黃而敦厚此即五行之形局也其中更有五行相生相尅之辨兼形者多眞形者少故五行人得一行之眞者無不富貴若兼形者五行中擇其多者爲主以定其生尅也如相生者水宜帶金木宜帶水火宜帶木土宜帶火者是相尅者金不宜兼木木不宜兼土土不宜兼水水不宜兼火火不宜兼金此古人之法又有五行順合逆合如順合者木合火水合金火合土土合金木合水此順而合主富多貴少如逆合者更奇金與火仇金多火少微火煉金方成器用或木多金少刻削方成之類推而論之五行皆然此逆而合其貴非常然所謂逆合者白多紅少金多帶火則然火形帶金金形帶木則三十死矣水形帶金黑多白

少則然土形帶水黃多黑少則孤寒到老矣水形帶金黑多白少則然金形帶木白多青少則刀劍隨身矣如逆合者金不宜見火然而頭面身手皆方正色白者得金形之眞局如骨清肉潔神徹氣旺得火色盈於面又爲寒金遇火煉非比頭尖鼻尖之火尅金也論木形人有甲木乙木甲木形體骨格森森然軒昂聳直也若帶金剥削方成棟梁之用如乙木頭面身手皆瘦弱微細若又帶金何堪剥削故非貧則夭矣論水形人貴有眞氣魄耳爲江瀆之源深長敦闊爲得長江之眞氣魄目爲河瀆之源澄清徹底爲得懸河之眞氣魄鼻爲濟水之源隆直圓厚爲得濟水之眞氣魄口爲海瀆之源厚深安藏爲得大海之眞氣魄水形人得此至爵高祿厚也如耳輪缺爲江水泛鼻肉軟爲濟水泛目睛涸爲河水泛口唇灘爲海水泛水形人若此至下賤無壽也論土形人忌乎木尅然土太重又宜木以疏通之何爲木之疏通惟土形人骨肉氣魄深重厚實其秀氣不能常現於面目之間察其喜怒之時情動意開神忽焰光氣偶澄徹

鬚眉萃秀此便爲水之疏通也露後又隱於氣魄之內雖智者亦不易識書云清亦貴濁亦貴神濁氣清不見神清氣濁無形此論辨土形人氣魄廣大不易分別神氣之處也至於火形論法與金木水土形不同氣不宜藏色不宜靜忌目長耳大忌鼻豐口闊此皆相尅也故論火形耳高露廓三停俱尖乃合其格矣鼻豁露竅面赤睛紅乃得其用矣誠爲大貴之體然五行合格局至大富貴或聲音破散又於壽元子嗣有虧故求全在聲蓋以五行合五音爲妙也

論色

凡觀氣色看春夏秋冬草木枝幹發生不發生之色觀早晚日映山色枯槁翠秀之色觀天氣將風晴風雨之色觀百花將開放將泛謝之色或以看銀色論如何是九五六色九七八色看銀色人亦不能說出所以然熟能生巧可以心會不可以言傳辨此數種色之精微一望知其吉凶矣蓋色有氣色有血色有骨色有肉色有鬚眉毛髮之色有皮內之色有皮外之色有膜內之色有膜外之色有五臟發爲五行之

色不分類而觀色不足憑矣。

色者青黃赤白黑紅紫。祇此七色。有氣而色光明者吉。無氣而色暗滯者凶。分得清濁看得的確。雖千萬人不出此七色之外。若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千萬人千萬心。卽千萬相。故不易看也。如氣色有分春夏秋冬。十二月之說。然總不能外準印顴之氣色而獨言應於他部。惟五行生尅不可不知也。青屬木。黃屬土。赤屬火。白屬金。黑屬水。如鼻爲土星。黃白色土生金。紅黃色火生土。青爲木尅土。黑爲土尅水之類。餘可類推也。

夫色不離氣。氣不離色。氣在皮裏。色在皮外。氣不和暖。不可謂之氣色無光彩。不可謂之色。色爲苗。氣爲根。凡看根先看苗。在內未遇。在外已遇。鮮明正旺。淡色已散。欲求某事。卽看某宮。又兼看準印顴之氣色合與不合。故氣色之辨。一年之間有興有廢。一日之內有禍有福。有色無氣爲浮光。有氣無色爲暗滯。油光而滑艷爲虛亮。俱不正之氣色。氣色朝出於面部。暮歸於肺腑。非論人憂於中而色凶。憂時有吉色。非論人樂於中而色吉。樂時而凶色。氣色有霜上雪雪上霜。霜上雪者。面上之氣色內黑未退。而外色加蒙者是。如雪上霜者。內有油垢之氣。外加濃霜遇凍之象者是。皆凶色也。

相中有六氣發而爲色。一爲青龍之氣。其色如絳繒蠶明絳繒者。如紫線之亂盤。其色鮮艷也。蠶明者。如老蠶之光明也。蠶將老自領而明。人將發自準而明。然後通於諸部。故紫彩之色現於三天。而發於子宮。必生貴子。發於官祿。財星升官發財。發於陰隲。蠶曩必降天祿。一爲勾陳之氣。其色如黑風吹雲。主敗亡分離。一爲玄武之氣。其色如朝烟合霧。主惡夢喪亡。一爲朱雀之氣。其色如草火將灰。主姦盜火災。一爲白虎之氣。其色如凝脂塗油。主刑尅孝服。六神之氣惟勾陳玄武兩氣色最爲凶惡。若從天門發於子宮。損子尅孫。纏於福堂準頭。必然敗亡。纏於命宮。必損於命。又侵犯於四門五嶽。必犯天誅。速行好事。或可減免也。

夫氣色有天機自動之妙。安靜時準頭黑紫。血如豬

肝色一年內飛災必至憂患時印堂紅黃色映或紫氣放光於青黑之內乃憂患退而吉祥至內色開朗青黑自退矣故人雖遇險地準頭新開嫩黃色隱隱四庫點點焰青深深淡紅帝座又有黃光紫彩此爲國印不獨險退大福立至矣。

氣色者內有五臟欝爲五氣發爲五色青發於肝黃發於脾赤發於心白發於肺黑發於腎五色之中有吉有凶青色如羣羽者生如藍靛者死赤色如鷄光者生如豬血者死白色如羊膏者生如枯骨者死黑

色如烏羽者生如煤烟者死黃色如鵝毛者生如敗葉者死然氣色活動或行陰隲或作惡孽變吉變凶捷若影响矣。

夫氣色發脉於準頭聚會於印堂然後通於諸部驗氣色之濃淡淺深定吉凶之大小遲速氣色有鬼神不測之機奪天地造化之奇最要緊者辨明動守色散聚色變成色害利色蹇滯色滑艷光浮色紅紫赤三色一一分清辨別而斷之自有通仙之神驗矣。

動色

動色者論神論氣可觀面目論色論光可觀印準準頭氣色之發處印堂氣色之聚處印堂氣色黃如明蠟紫如絳繒內氣深明外氣微暗猶如月晦重明之象宜乎動準頭氣色如新開嫩黃紫彩焰焰有光發出盈於面曜於目宜乎動鬚眉有翠綠紺青之光毛髮有離垢精彩之潤求官求祿大吉大利也。

守色

守色者四瀆似明不明似暗不暗謂之流散五岳似昏不昏似濛不濛謂之滯氣宜乎守暗內淡明一面

氣色不開獨發一二潤處宜乎守此色主吉凶易進易退也。

聚色

聚色者凡氣足色內明爲聚色暗而四庫新開嫩黃紫色亦爲聚掌色定面外暗而內瑩明爲小聚或紅黃或青黑氣色之上如焰片片翠綠微微鮮紫點點霞青深深淡紅淺淺嫩黃得此艷麗之色爲大聚能開諸滯能退諸凶氣血瑩暖眸光射目白精貫神神通五岳氣秀鬚眉便是面色不足面色暗亦爲大聚

多則半年興家少則一季大旺有此聚色愈動愈吉財利遠至功名即大成也。

散色

散色者有色無氣為散滿面光明黃黑白花雜不一為散明中閉明暗中閉暗亦為散面色淡白無氣亦為散面明耳鼻俱暗眼光黑珠微亮白睛泛泛不定亦為散此數件俱主敗宜安分可免半動則有害矣

成色

成色者凡功名成事求謀財喜俱宜耳明闊紅鼻準

堂盈方為喜兆如神耳鼻準不明滿面光亮決非喜兆顴準部有比堂然紫色目光明徹當利見大人如神準色滯雖未見凶亦無吉也。

變色

變色者色暗變而明徹為變喜明中欝欝而復暗為變凶或有氣無色有色無氣乃易變易更也色明而眼如朦亦易變凶也色暗而目有守眞為有鎮定之光主凶而不凶也若或面現紅黃或面現青黑一日一變大不如三四日一變亦不如紫而變微赤紅而變微黑黃而變微焦皆為變凶有此變亂不定之色雖有十分好色亦不為美如氣色青黑暗中若帶微微嫩黃色來便能變吉皆發在土星之上印堂之中五山之頂方為有用唯黃色乃脾土之神每季各旺十八日見之變吉也紫色乃五色中精彩故無論青黃赤白黑中見之有吉無凶也唯目中之神乃心肝脾肺腎之精華所聚而成故曰神能留氣也。

利色

利便色者暗中自有溫潤榮暢隱隱而明於內耳準

顴印俱瑩掌心氣潤皮血光彩眼內神足貫盈行事俱利其色離面薄薄微暗額準顴頰丑岳紫氣深明行事利便凡有此色乃無往而不利進退俱吉也。

害色

害色者年壽赤色官刑害四庫暗色途路女人害并霞赤色破耗之害山林赤色火災之害印堂青色牽連之害地閣黑色水厄之災目色或散黃或泛綠必主大害若遇此色防大人見怪魔鬼暗損宜忍耐安分或可稍減動則禍害隨身矣。

蹇滯色

蹇滯色者。乃是濁氣外露。脾土不和。五臟不潤。故色滯而四庫加濛。耳準如烟。三陽不開。滿面如泥。諸事蹇滯。一面微明。目起障色。爲陰合而陽散。作事蹇滯。面黃凝滯如泥。爲犯土滯。面青藍晦無光。爲犯木滯。面黃縞裏焦赤。爲犯火滯。面黑烟霧濛濛。爲犯水滯。面白乾枯不潤。爲犯金滯。面光滑艷如油。爲犯神滯。外明而內暗。爲犯氣滯。此皆大忌之色。少年有此。二十年蹇滯。末年有此。終身無運。乃大窮大蹇之色。進退不利。宜作陰隲善事。或開其滯。可希減免也。

滑艷色

滑艷者。氣色各有不同。另是一種異樣。如油在琉璃之上。色重如丹青畫雖然紅艷。如用硃砂於紙上。內氣不應。外氣不潤。虛發一滑一艷。若抹油侵垢之色。乃氣色中浮泛將變之色。故滑艷非美色也。若非隸卒定是娼優。便有淸媚處。不免淫賤之態。亦主刑破。即有微官。失祿去職。庶農亦受其殃。故滑艷一來。災不遠矣。詩曰。色若鮮明一派光。紅如顏淡白如霜。不成斑點成虛色。百事無成有禍殃。

光浮色

光浮者。與滑艷不同。另有一看。白如粉灼灼滿面。名爲光浮。有色無氣。主敗家刑傷。少年有損。老年尅苦。若重必定亡身。女妬且酷。難言有子。破敗至萬分。富家之子有此色。必定貧窮。光浮非是美色。乃精神氣血浮泛變亂之色。是禍殃之根。有百千之忌。無一可取。詩曰。色嫩光浮敗必然。刑傷破壞有千般。少年三九歸泉壤。老主刑尅又艱難。

辨紅紫赤三色

紅紫赤三色。惟赤色最難辨。三色雖相近相似。而吉凶禍福所差甚遠。相家若辨分明。吉凶甚准。紅色乃有吉有凶。紫色乃有吉有凶。赤色乃多凶少吉也。

紅色

紅色在皮外膜內。其色紅活焰焰若動。有光而色鮮。點點分明。絲絲明潤。方爲正紅色。爲喜爲吉。光焰一散。不成斑點。不驗矣。

紫色

紫色亦在皮外膜內乃紅深鮮利不散不焰而隱隱深藏瑩瑩堅入色明潤澤而微微焰光猶在肉裏而透出皮外如祥雲襯日爲正紫色乃大貴色也發於五岳自有一種英發神於四瀆自有一種秀媚瑩於骨肉自有一種榮耀發於鬚眉毫髮自有一種華彩故紫氣最難有也欲深藏不露然十分不露又爲暗滯乃太過不及俱不驗矣若一散一亂一老一淡非作紫色也

赤色

赤色者紅乃心經所發黑乃腎經所發爲腎水來尅心火豈非染而爲赤日變赤赤色有凶無吉或因驚恐焦心或因嗔怒鬱結火氣外冲閉於膜內連片昏暗其色重而顯急而亂其勢甚大其形甚壯成片不成點四季若見此色不拘何宮皆主大凶若侵一二宮稍可連繞四五宮其禍不淺輕則破家重則喪命赤色尚有分別者赤中帶黑焦主大凶危赤中帶青帶黃爲花雜禍害不大赤中帶鮮紅色焰赤主速喜赤中帶嫩黃色轉禍爲祥

論四季氣色分十二天干

春三月東方甲乙木左顴是也青屬木乃肝神所發顯青色旺相也亦先驚後喜顯赤色相生也雖相生亦先凶後吉顯白色因也乃金尅木主牢獄之災也顯青黃色木尅土也以此死亡矣春得木爲本色如變白色是金尅木主孝服兩顴骨黑色破財赤色官訟三陰青色女子之禍三陽青色男子之殃三陰青潤黃光生貴女三陽紅黃光彩生貴子如有喜將產

三陰三陽黑晦無光喜中有憂子母不全尺準頭發紅黃光透至山根印堂天庭至七日內有財喜或升官進田宅生子女娶妻妾等喜

夏三月南方丙丁火額是也紅屬火乃心神所發顯赤色旺相也亦先口舌而後吉顯黃白色相生也雖相生白色先吉後凶黃色先凶後吉顯黑色因也主災疾顯青色死也夏乃火爲正色赤色無礙最怕黑色太重乃水尅火主官非口舌生不測之禍兩眼及眉毛有晦色主司命刑傷破敗左眼下黑色男子凶右眼下黑色女子病蘭台廷尉黑赤主血傷病重山

根黑氣主身與兄弟災禍耳珠天輪黑色不久病亡兩顴赤黑為朱雀來立武旺宜靜不宜動準頭年壽山根及天庭黃紅光彩主百事歡喜無不順快如數部連青黑色求官求財俱不順適獨鼻梁黑色主患病黑重主死或準頭光彩其災減半矣

秋三月西方庚辛金右顴是也白屬金乃肺神所發顯白色旺相也先哭後笑顯黑色相生也先病後吉顯青色囚也顯赤色死也秋以白為正色怕赤色太重是火剋金也準頭有火焰出主官司破財笞杖遠

逃之患準頭至山根有紅黃之氣主官貴薦書無不稱意左眼下赤男子之災右眼下赤女子之禍魚尾見黑氣有水厄之憂山根黑赤暗昧主身災及兄弟病患口舌兩腮黑氣是臟腑之疾盧醫難救口邊最怕黑氣來侵旬日定入黃泉矣

冬三月北方壬癸水地閣是也黑屬水腎神所發顯黑色旺相也亦先凶後吉顯青色相生也亦先驚後喜顯黃赤色囚也顯白色死也冬以黑氣為正色怕土來剋水有黑黃色留連病患兩顴骨黑黃官災破財兩眼下黑赤男女災禍山根黑黃色水厄墜馬之驚眼常青色主命不久額有黃光一月內喜慶官榮青色主孝服爭訟更不宜出行也

論十二月氣色分十二地支

正月氣色看寅宮在虎耳歸來法令酒池宜清白明潤方是正色欲成點成絲諸事皆吉若昏暗黑滯總不吉利

正月宜官白帶青　錢財積聚喜事臨
紅色一來防火盜　黃侵失脫黑官刑

二月氣色看卯宮在命門眼下東岳宜青色發外成片不宜成點二月萬物發生不宜在內忌黑白赤黃不忌紅紫色

二月卯宮只宜青　明亮紅黃喜自生
一赤一黃東岳界　須知此際有災星

三月氣色看辰宮在天倉驛馬福堂天門右眉尾宜黃明潤澤忌白乾黑暗三陽有紅黃紫色為國印氣

三月天倉祇取黃　紅來相映必榮昌
白色侵入是孝服　黃暗破敗事乖張

四月氣色看巳宮在彩霞奏書虎角上至月角下至三陰諸色不宜獨喜紅黃光明暗滯災病黑客死青刑危黃失脫白孝服。

巳宮火旺宜紅色　青氣來侵定犯刑
黑暗朝生暮病死　黃防破財白傷親

五月氣色看午宮在印堂及彩霞上至日角下至嶺根橋道宜紫赤紅黃乃五月火之正氣最怕見水若見黑白青暗主有刑危破敗。

五月午宮要紅明　紫還見喜赤亦平

若生暗滯及青色　不破家業定犯刑

六月氣色看未宮在天倉乃暑月為火衰旺之位只宜紫黃諸色不宜紫黃發現。十八日內官即升遷主子高提商賈發財獨紫色不易得也。

六月炎交火氣衰　黃光紫氣必生財
青暗來侵多阻滯　弱火逢金定有災

七月氣色看申宮在右眼下。三陽臥蠶命門宜黃白明潤主有財喜忌紅赤黑暗為災。白帶深黃微紫。月事吉利申屬金旺要鮮明為妙暗滯為害。

七月申宮金氣强　頗宜白潤又宜黃
黑暗赤青多蹇滯　失官去祿士民殃

八月氣色看酉宮在右顴上不宜黑暗紅赤喜嫩黃紫深為貴火氣已退金氣已成水氣已生故不宜紅赤不獨酉宮但犯一處紅赤定生口舌災疾

八月秋金只愛明　若還暗滯有災刑
不獨本宮喜黃白　滿面俱宜氣色勻

九月氣色看戌宮在右地庫連歸來下倉祿倉紅黃主財喜青黑赤不吉黃宜在外紅宜在內方吉紅若

在外黃若在內亦不好。戌宮是土旺之位。

九月土旺要黃明　內外紅光是火星
若有赤黃現在外　貲財耗散主虛驚

十月氣色看亥宮在頦下邊地平口角連地倉地閣白色為財赤色為災黃色病死黑青不利口為水星色喜明潤不宜暗滯若一點一絲亦不為美。

十月亥水氣宜勻　色要光華一派明
一點黃光一點白　若非大病主官刑

十一月氣色看子宮同亥位乃一樣色也喜白不宜

青黑忌紅黃赤亦忌班點昏暗一陽來復故不忌黑水之正色亦不忌若青黑如珠者又主死。

十一月中看須眞　各宮禁界要分明

惟嫌子位黃赤暗　青黑如珠命受刑

十二月氣色看丑宮在下庫宜青宜黃宜暗不宜帶黑重爲滯色赤重亦爲滯色定要認眞分淸部位以子丑二宮相連不可差錯子宮宜白不宜黑丑宮宜黑不宜白。

十二月中黃色成　白光一見便相侵

若還赤帶如烟霧　二七之時必有刑

論陞官科甲名利氣色生死日期訣法

天庭黃氣色瑩者生黃如初發柳芽者生黃如黃銅色者生主見財喜黃如雲霞之狀官主陞民得財三七日見濃者二七日見黃如螃蜞殼者死五七日見輕者百日見黑氣如水者生如鐵殼發明者生七七日得財喜黑如塵埃者死或遭大破牢獄之災不死旬日內外見輕者五十日內見黑如灰濕者死三七日見輕者六十日見白氣如霜雪者生白如銀彩者生主得財喜六七日見輕者七十日見白如粉者孝服二七日見輕者六十日見白如石灰枯骨者死一年內見重者五七日見青氣暗者主病五十日見輕者六十日見青如柳葉初放者生百日內見財喜青如靛者死百日內見輕者一年外見青色帶藍主憂驚刑耗五十日見輕者一年外見紅赤氣如珠寶光潤者生紅如紅花者生七十日見財喜誕男紅如紫草者生主顯達三年內外俱大吉紅如雲霞財喜顯達四七日見紅如火將災者死四十日見或主官非

口舌不死紅帶烟霧防火盜三七日見輕者百日見

福堂金馬顴髮玉堂印堂之位

黃氣色嫩者生加官進祿庶人進財士人進職秀才連捷或進業添丁六十日內見青暗者死主瘟疫凶亡三七日見輕者七七日見白氣如銀光得財喜或薦書奏章三年內俱喜慶白氣如粉父母孝服旬日內見紅紫氣主升官貴二七日見或生子孫或子孫登科八十日內見赤氣重主官災血刃四七日見青藍黑霧滿面定死百日內見

兩眉頭福堂凌雲紫氣之位

黃光者生得財進喜加官受祿五七日見藍者憂疑七日內見青者主刑尅兄弟官災破敗二七日見黑色者降官失祿破財疾苦百日內見如烟霧者不責田則責屋或火盜是非之災五七日見

驛馬弔庭山林道路之位

黃明者利遠行得財七七日見青藍防盜重則死百日內見黑白如枯悽途中防厄不利出行破敗傷身六十日見輕者九十日見如烟霧者牢獄他人事干

連官非刑責九九日見枯陷無光者死三七日見

山根光殿精舍月孛太陰太陽龍宮之位

黃氣發現者生主進田宅得橫財遇貴人提携之喜百日內見黑暗烟霧者官災破財四七日見輕者七七日見白者兄弟六親孝服青者血刃破財口舌是非三旬內見輕者五十日見白枯黑悽帶藍重者死主牢中刑亡神仙難救三七日見

魚尾奸門髮際之位

黃光招妻妾賢德得財已娶者誕男五十日見輕者百日見青色妻妾疾病二七日見輕者五七日見白色妻妾異疾或妻妾死散五七日見輕者六十日見青白黑枯悽者妻妾產死或惡疾七日內見紅紫色潤者妻妾生貴子五七日見微者百日見常暗者妻妾瘋疾不然主妻妾姦淫

天中淚堂年壽二櫃三陰三陽之位

黃色光彩者主得財生子孫或子孫得祿七七日見輕者百日外見臥蠶印堂有紫紅黃光主有陰隲救生戒殺若有胎必產麟兒二七日見輕者百日內見

黑青白色主刑杖官災子病破敗變異田產九十日見輕者半年見惟年壽有青氣者生瘡疾黑如雲霧者有宿疾眼睛黑光如點主豬羊瘋疾更年壽黑悽露骨者主刑死牢獄五七日見輕者七七日見赤重紅虛主破耗官災三七日見

兩顴正面命門眼角之位

黃氣者主廣積財粟豐盈光明命運亨通紅中微紫全家吉慶安康進財六七日見輕者百日外見淡青粉白兼赤氣主骨肉官刑之咎五七日見重者二七

日見正面兩顴紅赤如珠如豆如羅絲者犬傷蛇咬口舌瘟疫三七日見如黑白青藍者死五七日見不然刑耗大破

蘭台廷尉準頭法令懸壁之位

黃光者主得財添丁五七日見淡青淡白黑赤色者主官災破財損僕馬黑慘白枯帶青者死俱二七日見

準頭兩顴之位

紅絲者主生子兩顴乍起白殺將黑者主被火焚燒

死重者一年內外見輕者三年內見

懸壁邊臆之位

白青枯慘者惡不利出入主跌蹼喪身三七日見

地閣地庫兩頤之位

紅黃光彩者主增祿添壽七日見青黑白枯慘者死不然大破刑傷四七日見滿面青藍者死六十日見睛如魚目者死百日內見

人中食祿二倉井竈廚內地閣之位

紅黃光潤者升官進祿庶民發福土木之興百日內見青氣重者死主防毒藥亡身又防水厄不宜出行獨人中溝洫白者主孝服三七日見唇焦黃枯齒黑出血者死三七日見承漿波池鵝鴨口角奴僕頦堂紅黃光潤者主得財祿淡黑白青者主災疾白黑枯慘者死五七日見通衢委巷道路紅黃光潤者主遇貴得財二七日見凡相人生死紅黃光潤者為生氣如青黑慘白枯者為死氣艷如黃雲蓋頂主發魁中元蘭台廷尉紫色發現於面主發會解陞官加職印堂發出紅紫色繞於兩眉富貴加增福堂金門準頭

三光明潤陞官發甲金馬玉堂紅黃色焰紫彩發於高廣印頤或入翰林官陞司道督撫紫氣隱於髮內藏於髮中繞於眉外盈於瞳神主奪大魁官陞極品滿面開朗而無塵翳眉離垢而照耀目光形如滿月之明即無紅黃紫彩之現亦能發科升轉色黃如桂花盈於面耀於目不必紅黃兩色主能發解官能升職庶民得財

論九州八卦氣色訣法

雍州在乾方左笑厭下西北角天門之位

黃色光明者官任內加祿庶人得橫財白色明爭者利出門遠行宜動不宜靜黑色入此宮欲行不仁之事或陰謀人反以害己碧色現此部主被陰人凌辱遠出且吉紫色者主天神默佑祈禱誠求諸事如意若有缺陷苦累生災子弟招禍

冀州在坎方下唇正北之位

紫色進財及奴僕良馬青色官員陞遷庶人得財黃

色家宅不安宜積德修禳碧色君子吉小人凶白色主陰司之事赤色欲謀陷他人之心黑色主刑危牢獄之災

兗州在艮方右笑下東北之位

黃色正月見之則吉秋見之則憂父母白色爲官加職庶人得財物紫色主婚姻喜慶宜求謀事小人得酒食青色主非橫事相干赤色主因歡樂生口舌碧色主刑獄之災黑色主盜賊脫失

青州在震左顴骨上正東之位

白色宜出入動作必得財喜赤色遇事宜忍耐又主啾唧黃色主旬日內有喪服黑色主兄弟生禍敗家宅不安青色主招禍宜守分碧色主生災害紫色如豬肝主大厄重病僧道不忌

徐州在巽方右眼尾東南之位

青色主陰謀口舌是非赤色求謀事利碧色主生貴子黃色主百事不稱心黑色主大病生災

揚州在離方印堂上正南之位

黃色潤澤大人除拜小人喜慶赤色君子吉小人凶

紫色日月角配合紅潤主有大吉祥事青色主離別或刑獄白色惟道術人宜黑色即生災難碧色主別離妻子甚驗

荊州在坤方右眼尾下西南之位

黃色相接入梁州主有喜慶之事青色主憂心驚疑白色主受人挫辱碧色主災殃立至赤色主盜賊火災黑色主有心腹之疾紫色主有婦女私通之事

梁州在兌方右顴骨之位

黃色主得橫財白色主子孫災難赤色主文字干連

是非。又主招病。黑色官主安穩。或晏會飲酒。青色主謀他人婦女。碧色主謀為不遂意。

豫州在中央鼻梁之位

白色主吉祥。黑色主災疾。又主家不和。碧色主有憂擾之事。紫色主喜慶歡樂。赤色主煩惱驚心。青色主憂驚不安。黃色常滿中岳。主百事喜慶。左右俱有黃光。君子吉官小人得財。

論六氣四季氣色訣法

六氣者。青黃赤白黑紅紫是也。凡看氣色。在雞鳴之

後平旦之前。血氣未亂。飲食未進。神色未離人事未接。不洗面漱口。凡現於面者。自然之氣也。以燭光照之。察其氣色。定其吉凶。如不論早晚。隨問隨答。吉凶多不準也。夫氣色發於五臟。隱於六腑。朝出於面容。暮歸於心腹。蓋神又別形。形又別氣。氣又別色。如骨是形根。目是神苗。在內為氣。在外為色。青發於肝。黃發於脾。黑發於腎。赤發於心。白發於肺。又分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勾陳騰蛇之氣色也。若現於本宮為歸垣。即日正氣不變。則吉。飛雜侵亂不定。則變為青凶

色不正。現動於別部。主憂驚。赤色不正。現動於他位。主血光口舌。白色不正。現動於別宮。主折傷孝服。黑色不正。發於四圍。沖入正面。為羅網晦氣。主牢獄死別。生離惟黃色現於諸部。應諸部之吉。黃色為胎養之氣。故主吉慶福德也。氣色有初起淺深之辨。有去來浮沉之分。有瑩晦盛衰之別。青色初起。如井中青苔。盛時如銅青之暈。去時如姜草之色。黃色初起。如蚕吐絲。或如蚕繭盤繞。衆時如黃牛馬之色。去時如桃花斑。赤色初起。如火來盛時。如新研硃砂。去時如

蓮花葉累累。白色初起。如脂膏抹又如塗粉。去時如泥垢也。黑色初起。形如馬尾。又如濕灰色。去時如塵污也。此生旺死囚之真法。吉凶顯而易見矣。

春季青龍得位。左顴青色。夏宜朱雀當宮。額上紅光。秋來白虎當權。喜發申酉。右顴色白。冬季玄武得令。要旺在本宮。頦部黑色。勾陳若居戊己。財祿兩旺。乃鼻準黃光也。騰蛇發來四庫。日日增榮。乃紅黃明潤也。丙丁色要居離位。焰坎宮。祿亭千鍾。乃天中映地閣也。甲乙兮生申至酉。破財受刑。乃青色現於右顴

也壬癸色若在離宮刑剋受難乃黑氣現於南岳也朱雀作亂日日勞神立武相刑時時費力青龍現於滿面貧愁度日乃青色現兩顴天倉也鼻準明潤貲財聚積勾陳白虎來金甲家富奴多乃金匱黃白光亮也青龍到命門三陽入離家散乃青色無紅紫也丙丁陰於膜內富貴福祿乃紅光透白外也戊己起三陽發財生子黃色現眼下水色少金色重方為有用乃白光冲開黑氣也金色弱土色旺方可成名乃黃深白微也三陽黃光隱隱祿多財足乃紅黃鮮亮

也三陰青色亂亂財散人離乃青黑無光也三台火色求名易得乃顴準印紅光也倉庫黃色光華求財如願乃地庫黃帶紫色也邊地喜發白光無不順意準共三陽黃色謀事必成乃鼻準與左眼下黃光也少女血明堆金積玉女子以血氣為榮婦女旺夫益子麻豆盈倉婦人血足氣暖士子木橫滿面空費腦下之苦是青色為寒冷之氣商人水旺天庭枉費風雨之勞小兒火色喜居雙耳將軍泉水宜到眸中問壽元口角鮮明問功名羅計耀光求財祿準明黃旺

問經營四庫雙顴色瑩一辨五行根本二觀五色生扶三察神衰血旺再審詳四季部位生生剋剋變化無窮知此者可以言氣色矣

論六氣五行訣法

青龍之氣如祥雲襯日乃帶紫氣非獨青色也朱雀之氣如晚霞映日乃火也勾陳之氣如黑風吹雲乃土也騰蛇之氣如草火將灰乃木也白虎之氣如疑脂塗油乃金也

立武之氣如朝烟和霧乃水也

夫六氣者青龍大吉其餘各有不利如形骨不入格終身為其所累如形骨既合格當候氣旺色開然後可定其吉又須觀其淺深濃淡而消息之六氣可得而明也

總論氣色秘訣

夫氣色者皮肉之光澤也色無光不足以為色人祇知有色不知有氣氣在皮內色在皮外內者骨之營衛體之基本也色者氣之精粹神之胎息也惟色以

有神有氣方爲貴色如雲霞日光秋月連天美色也內色不應爲氣虛不可取也故神氣色三者不可離也三者有秀有滯秀者發祥滯者多殃何以別乎神得氣色之眞源爲神秀氣得神色之眞源爲氣秀色而無神色爲氣滯色暗而無神氣爲色滯神滯八年氣滯五年色滯三年又有犯金木水火土之滯十年之淹蹇也蓋以面白乾枯爲金滯面青藍晦爲木滯面黑烟霧爲水滯面紅焦赤爲火滯面黃凝暗爲土

滯土滯多疾病金滯多貧困木滯多災害水滯多官非火滯多破敗犯此五滯諸事不吉待氣轉色開方亨通也又神有氣色三焰神焰發貴氣焰發富神氣色俱發焰富貴榮耀也若神氣不發惟色鮮艷乃無根氣爲虛色不吉祥也

論氣色犯火災訣法

凡人鼻準上紅而犯黑眼包上無有睫毛必犯回祿之災蓋相中犯火災者有五種一日焦髮赤鬚二日眉散鬢禿三日火眼焦聲四日準頭赤裏帶黑五日眼圈無睫毛五者皆主犯火災然亦有不犯此五種招此危者何也又有一說其中甚活變或人面上犯十大空亡羊刃破家格內有招火災而準折者有相遭火厄爲惡難破家無有栖身之地亦如一也何爲十大空亡羊刃敗家格或面色如洗光氣如濛塵鬚亂如草眼珠紅而暴露懸針穿破印堂或天空地劫神昏氣昧俱主凶刑敗亡或遭火焚破家亦如一也此乃論犯燒房焚產之厄更有犯燒死之慘者亦有相耳如人耳目口鼻之中五竅生烟黑氣冲出乾坎

艮震四門起霧不犯天誅鬼滅必遭烈火燒身矣

論行年氣色部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左耳金星宜輪廓紅白。

凡小兒耳輪青暗則有病年壽昏黑有疾而亡。

八九十。十一二三四。右耳木星輪廓宜鮮潤。

凡童年。命宮雙耳為主。十五前要耳珠紅早發白者淹滯。黑者損壽。

十五六額連髮際宜紅色明朗早有聲名。

凡十五火星主運十六天中主運此處宜亮而色潤澤必主美兆若黑暗少年不利。

十七八日月角不宜昏暗最喜黃明。

凡額角暗則刑傷父母明則父母安榮。

十九二十二十一。天停驛馬輔骨。切忌暗而無光。

凡此三處連宮宜瑩紅。忌昏沉極驗。即一世可定若五品以上此三處更可定吉凶。

二十二司空額中連少府。俱要光明。

凡額上部位。不宜發青赤。發則主災禍憂驚。

二十三四。邊地郊外。忌紅赤為災。

凡此位。紅輕無礙。恐紅重變赤不好。青滯不吉。

二十五六七塚墓坵陵青暗色不為害。赤為災。

凡此二部。原屬青暗。故名為塚墓坵陵青色不妨。只忌紅重赤露。

二十八印堂。兼管十三年事。為人一生最關緊要之部位。宜紅黃紫彩。忌赤暗黑青。

凡此部為火宮。要紅紫明亮。不宜青黑昏暗。

二十九三十。林木左右。取山林部。宜秀潤黃明。

凡此部髮際要清。一沉一濁災立至矣。

三十一二三四雙目有彩。宜紅紫色明。

凡眉內紅色紫彩。主有大權柄。有白色如珠者。主兄弟孝服。或尅妻以應之。不論文武以羅計明秀暗散以定吉凶爵祿。

三十五至四十。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嫌枯暗低黑喜瑩潤光明。

凡此處紅紫為上。光瑩為中。明白為平。青黑暗滯萬事破敗。龍宮枯晦。命亦不保。

四一四二月孛紫炁為山根。怕黑枯。忌白如粉。

凡此部忌青黑白。喜紅明潤。管十三年事。

四十三四五年壽又疾厄宮忌紅赤青黑紋痕
凡此宮明潤運好無病病人色開即好
四十六七雙顴少宜火色老要黃明
凡顴部喜紅明黃潤嫌青暗黑滯人生之有權無
權俱看此處
四十八九五十準頭井灶只要明潤諸色不宜
凡此部不宜紅重更不宜赤青黑主死暗生災
五十一人中五十二三兩仙庫五十四食倉五十五
祿倉五十六七法令俱宜明透不宜暗滯

凡仙庫在人中旁平口角再外為倉名祿倉又再
外深紋為法令皆屬水星忌塵蒙宜明潤若白成
點黃入口老少俱不利管十三年事
五十八九歸來虎耳兼奴僕不怕黃暗只怕黑霧
凡此二處最忌青黑赤露喜發黃紅白色
六十水星唇內忌青白黑乾
凡口不拘老幼喜紅潤鮮明為福為祿
六十一承漿若黑暗者死白潤者生黃滯者死青色
者病奇准甚驗

凡此部五十前後宜紅鮮白潤黑重主投水亡
六十二三地閣地庫如白光一色主家道興隆
凡此部以白為妙不宜黑暗黃滯為災
六四陂池六五鵝鴨六十六七金縷白如珠玉為祥
凡子亥二宮宜白有光彩如白粉枯骨即死
六十八九七十俱在下停宜紅白明潤黑暗即死
凡此部紅白色好黑黃色不吉
七十一頦堂喜明潤怕乾枯
凡此部舌尖抵着為頦堂抵不着為子亥二宮

七十二三至百歲周而復始總而言之喜明怕暗少
年以精神定吉凶老年以血氣定榮辱也

論面紋

夫紋理之妙。懷天地五常之性。抱陰陽二氣之靈。通於肺腑之間。先察三十六部中。陰陽出入之神路。辨部位合其格。天性合其情。用乘除加折之法。吉凶無遺矣。耳目口鼻。乃相貌中之先天。氣魄精神。乃相貌中之後天。陰騭紋作孽紋隨時而生。乃心田中之靈苗。能挽回人之造化。而變凶變吉也。故未觀相貌。先相心田。有心無相。相從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人之善惡。皆發於心。現於表而露於紋理之顯晦。故善

惡雖無人見。紋痕透出天機。人面之紋。關繫甚大。變動不常。舒暢奇異。色明者吉。顯倒破碎。色暗者凶。此論文理之大要也。

陰騭紋

紋似飄風。移住西東。紋裏光彩。紋外紅黃。三陰三陽。天中地閣。秀紋隱顯。氣色冲融。或忽然生於額中。直垂如雨下。不破印堂。紋如弓形。紋如絲繞。如隱如露。似有似無。或大喜大怒時易見。轟雷震電時易明。金元灼灼。紫氣盤旋。主驟富驟貴。或子宮紋明。或紋成

肉眼印堂懸針轉腳。帶令地閣朝天。護口生雙女紋。紋尾稍開。名隱德。交兩頤貼頷處。紋如眼近頤。爲增壽紋。法令深長。爲壽帶紋。項上雙縧紋。額上王字紋。仰月紋。覆月紋。鹿角紋。鳳眼紋。或成形成字。其類不一。總以紋理如紫。如銀而光明。不冲不破而透露。瑩潔深細。瑩暖光潤。忽然而生。隨時而現。福大壽長妻賢子孝。吉祥如意。一路順境。爵祿來臨矣。

作孽紋

縱紋亂理。氣滯色暗。或濫刑立威而損德。隱惡作孽

而喪心。除毒忍心而害理。貪財好色而敗倫。黑毒氣從眼而出。盤結於三天年壽。紋冲痣破。紋亂痕傷。蠶囊虛腫。蠶肉烏青。或羅網紋。棋盤紋。豎理紋。流淚紋。眼角羽紋。印堂懸針。山根斷紋。準頭勾紋。騰蛇入口。鎖唇縮囊。破臉紋。短劍紋。忍刀紋。勾紋。紋項上繩紋。交叉紋。奸門破碎紋。魚尾橫斜紋。眉上痣破紋。亂或破匱侵顴。破印侵鼻。赤理侵瞳。晦紋冲眼。凶紋甚多。其形不一。總是紋裏不明。紋外起霧。臉色青藍。面皮縐摺。麻破疤傷。紋亂色雜。忽然而生。隨時而變。或刑

妻尅子孤獨凶惡或少年命短中年破敗老年運蹇
禍患百出刑罰隨身刀劍臨頭死期不遠矣
詩云時人要識凶紋形交乂懸針額印生頭下橫紋
終惡死額如尖小沒田廬紋亂印申刑妻子侵顴破
置禍常臨字帶刀刀人帶殺天中若有性橫行額中
直理太乖期此相生來害不輕奸門亂理多淫蕩魚
尾修長貪外情井字陰陽終自縊酒池起漫波中殉
目下羽紋并監理夫妻無兒老不欣口畔縱紋生入
角此人必賤不須親火星狹凸是庸流紋亂偏斜主

配囚赤脉條條侵兩眼刀兵刑死在他州手掌無紋
貧且賤足底龜紋貴封侯

陰隲呈祥善報

頭骨生騶於低陷有禍反祥血氣忽貫枯容其福復
生陰隲紋現必主兒孫富貴三陽骨堂肉暖祿壽必
增三陰華彩玉堂明定亨子孫封誥水道螣蛇紋變
現如龍祿位必增日月齊明陰隲現必產英俊麟兒
彩霞遍飛於四門翔雲繞定於三堂唐符廣亮得紅
潤准入泮遊庠國印輝煌現紫彩許連科及第龍睛
鳳目骨珊珊須知星辰仙降福堂紅潤驟然發財若
轟雷四倉豐滿平生有祿有財八卦豐隆一世無凶
無險心田鏡顯胸窩結成明鏡爲萬事足如現以上
之相無壽增壽無子生子無貴得貴無財得財百發
百中也

作孽現形惡報

蠹肉烏青定當尅子絕孫山根懸針紋沖破年命禍
生不測目晦無神知其必夭聲啞失音定然絕嗣三
陰氣冷色寒死期不遠頭小尖削面神浮泛貧窮短

命身上浮胞面色昏暗敗業亡家痣損蠶叢定損於
男女紋傷鳳袋必尅其妻妾鷹腮鼠耳氣虧蛻定見
重孿鬼胎三天轟雷四門起霧祿位焦枯陡見傾家
如瓦解龍宮布雨鳳沼興雲海底藏松即鬚中生短
毛或鬚亂如草鎖喉如現以上之相者有壽折壽有
子尅子有官失官有財破財見時即驗也

論手掌紋兼指甲皮肉筋骨

夫手掌之有紋如木之有理木有奇紋便爲奇材掌
有美紋便爲貴負故掌不可露骨骨露則寒不可浮

筋筋浮則苦。掌心定面色要鮮明。指要細長。不可粗短。甲要堅明。不可軟暗。皮要滑潤。不可粗燥。肉要厚暖。不可薄冷。蓋以有紋深細。色明者上相。無紋乾硬色暗者下相。紋細心細。紋粗心粗。紋深心深。紋淺心淺。紋亂心亂。紋橫心橫。掌中天地人三紋。或情儻明秀。或縱橫冲破。其紋分善惡。皆由胎裏成形。可辨其根蒂脉絡。有成無成也。

貴人手掌紋

掌如火暖。血旺爲榮。紋如絲盤。色明爲要。紋或成字

成形。如羅似錦。手背伏如龜。掌心窩容卵。三峰高起現奇紋。十指纖長如春筍。八卦豐隆而明潤。四方圓起而厚實。手皮連如鵝掌。指甲圓似瓦形。掌面紅而指尖。掌背厚而筋藏。甲明如堂玉。堅厚胆大。掌如紅血點。發財興家。天地人三紋不冲不斷。巽離坤三位不低不薄。玉柱紋直貫中指。異路紋穿過坤宮。或現五花紋。五井紋。三才紋。方印紋。田字紋。串錢紋。同羅紋。兵權紋。其形不一。畧而言之。總以皮明肉暖。掌潤筋藏。紋裏深細。紋外透明。爲吉爲祥。主富主貴。

賤人手掌紋

掌如冰冷。血枯爲賤。掌如猪蹄。骨露爲凶。六指生來不貴。八卦勢低。不榮天地人三紋。橫冲直斷。巽離坤三位。皮粗骨硬。掌瘦如雞爪者貧苦。掌黃如拂土者愚頑。指短節露。掌薄色暗。甲軟色晦。指禿粗笨。無紋露骨。有掌無色。骨露筋浮。皮燥色昏。甲裂指駢。甲薄胆小。腕有獨骨者凶亡。指生兩節者虎咬。紋出指縫者破財。紋如櫟木者勞賤。艮宮不宜鋪白板。掌上最怕宿烏鴉。或現刑尅紋。花柳紋。刼殺紋。握刀紋。破碎

紋。其形不一。略而言之。總是掌薄指枯。皮乾色暗。紋淺不深。紋不晦明。必刑必凶。主貧主賤。

論足底紋兼指甲皮肉筋骨

夫足者。上載一身。爲百體之根。地之象焉。氣血和暖。地厚能載萬物。氣血衰敗。土薄萬物不生。足背有肉者富。足背露筋者窮。有跟者吉。無跟者凶。足中指欲長。大指欲短。足背毛軟。必主聰明。指上生毫。永無足疾。不方不厚。難言福壽。甲薄而軟。難許長壽。觀足長短。偏正。厚薄。冷暖。色明色暗。紋粗紋細。有痣無痣。有

跟無跟以分貴賤蓋足係一身安危不可不論也

貴人足底紋

足厚有跟平正端穩肉實方圓細潤瑩潔血足色明皮滑紋深背隆掌軟肉暖掌平興家巨富足指纖長貴顯忠良足指端齊毫邁出奇足下雙痣威鎮九州足底生毫足下龜紋足心人字權壓萬人或旋羅紋或象眼紋氣足血和滑潤如綿主富主貴

賤人足底紋

足薄無跟歪斜輕跳偏側短小掌枯無紋不柔不暖

骨粗筋露勞苦下賤足指疎稀貧寒受餓紋橫平板到處奔忙足底堅硬勞而且賤背薄筋纏俗氣愚頑甲破指粗紋破掌薄千指生螺鄙賤而惡骨露無肉形如鴨脚主貧主賤

神相登人驗百條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證驗百條上卷 目錄
張景先 賈似道 楊旬
張全璧 孟熙 史無畏
李乙 焦竑 鄭紹
竇禹鈞 俞公都 汪天與
李義 鄒士美 僧惠明
劉行之 樊光 張餘慶
何晏鄧颺 三刀僧 朱氏子
孫叔敖 盧杞 宋寬
嚴武 李氏 張玉
程彥賓 俞君宣 楊戩客
王楊盧駱 潘果 樂生
崔元綜 韓佺胄 譙本
僧惠琳 侯溫 康季孫
冀州刺史子 歐陽信 田招
李夢旗 鄭鮮 張堯封
貴師德 李審言 戴如雲
徐輝祖 北山道者 張脊

李益 孟少卿 陳璠
張宜 裴光遠 朱覲
嚴遵 陳仲舉 林圭簿

左村 劉

張景先

荆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因公務到武昌聞黃鶴樓下有相者能前知因往問相者云公兩眉黃色奸門昏暗主妻妾陰禍況四瀆煙霧噴出今已家宅不安不如早回理料其事原景先幸一美婢妻楊氏甚妒時景先遠出虐害其婢擊頭腦毀眉目婢號呼曰在下卑賤身不由己娘子苦害何甚

妻愈怒竟酷虐致死投於厠景先歸紿以盜金銀罪逃矣景先雖疑時妻病未考實婢訟冤於榮榮追對問景曰公夫人病困乎並說形狀景先疑有私也怒形於色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厠今見推勘公試問妻病甚其首其事榮令於厠內取婢骸骨用香湯沐浴厚加殯葬禱祝以求婢不肯旋數日楊氏七竅流血死凡婦人淫者無不妒妒者無不虐常言最虐不過婦人心以其心陰忍一意已定牢不可破故因淫行謀夫害子者何時無之況婢妾乎其忍虐之心殊可痛恨鬼神之不輕恕有以哉

賈似道

宋賈似道因妹貴妃盜竊相位奸邪不忠貪酷無義枉害忠良虐及百姓行公田關會民不得安生剋扣軍餉兵不守法有賄陞官無錢落職或崇蔽遠流或誣罔斬決愛害者不計其數冤魂塞路天下之人幾無生趣偏安之時內亂外侮以敗爲勝誣良爲盜怨聲傳播置若罔聞歌童舞女日遊西湖假以佛教虛名曰飯萬僧定時扃門有一老僧赴齋稍遲寺門緊

閉竟不放入僧坐門外三日三夜不飲不食形容古怪神情奇異住持報知似道聞而異之乘輿來觀老僧閉目如不知狀似道下轎正坐以問和尚有甚法術三日不進飲食僧云吾知相法此術如神似道喜甚移坐近側請相我將來如何僧曰君頭角崢嶸眼神暴露顴高鼻豐顧削鬚捲氣魄廣大頗有根基是從精靈中修鍊轉世者因迷失本來面目所行不正雖至大貴不免大凶今五竅黑氣噴出五岳青色暗滯年壽起飾印堂懸針形在神移內不居體官星將

退不出百日遠竄千里有去無來有死無生言畢忽然不見似道低頭散氣而歸未滿三月果爲翁合所劾安置循州會稽尉鄭虎臣其父爲似道誣奏遠流有志報復請爲監押時似道寓建城開元寺不知悔過歌童舞女尚存數十如常歡樂虎臣至悉逐去撤其輜盖暴行日中令轎夫唱吳歌以謔窘辱備至過洛陽橋所貶葉李放還狹路相逢李賦詞贈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忽不悟公田關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眞自誤雷州只崖州尸人生又有相逢處客中

邂逅欠蔡羊聊贈一篇長短賦似道俯首慚謝至木棉庵虎臣拘其子女於別室即廁上拉殺似道一時受冤之人借勢擄其所有家眷苦累無衣缺食子入乞籍女進娼門蓋惟利是賫貪得無厭有勢使盡不留餘地神怒人怨報應昭彰天下稱快焉

楊旬

宋楊旬爲夔州推官心慈好善處事正直民情愛戴夔州太守王立政善風鑑相楊旬曰公五岳朝拱四水深秀鬚長及腹毫光露彩兩眉過眼照映地閣陰

隲紋現於子宮主子貴孫榮何修而得此答曰旬奉公守法四十餘年不積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錦囊取與公看第一囊積得九十九文大錢第二囊積得百餘文中錢第三囊積得萬餘文小錢太守問故旬曰每訊罪囚案件或被人誣枉或吏役受賕以輕作重故人人罪必小心平反斟酌盡善無罪者即行開釋或至死罪情有可矜者改爲遠流投一大錢或致流罪情有可原者改爲徒杖投以中錢或罪致徒杖情少可恕者即薄責示儆投一小錢如情眞罪確

按律辦詳不使枉死鬼含冤又奉感應篇行十種濟人利物之事一收遺棄幼童嬰孩妥爲看養日給廩費俟年十五父母來認准其領歸一每於十二月初一日爲始收養年老及殘疾貧人至次年春暖令其自便求食三普施應驗湯藥四施捨棺木五使女長成不取身價給資嫁人六戒殺放生七貴糶賤糴八修補寺廟橋道九矜憫寒士助資養廉十居官辦明冤枉不敢輕易動刑及殺人媚人貪功立威也別無他善太守心悅誠服後其子楊椿大魁天下生孫三

人兩人詞林一作縣令

愚觀善書弗鮮未見有　賢者識　楊公矜憫寒士助資養廉之善也益爲富者何不以田園三份之一而送族之大宗以爲束脩之需永延嚴師訓子孫使其明於人倫達則上答　朝廷光宗耀祖其者愚頑可喻忠孝亦庶改矣必計較萬億而遺孑以長其驕奢之性淫逸生之禍昆富貴則遠貧賤則邇矣

張全璧

太平府太平鄉李曾家甚殷實五旬無子惟生一女年方十歲秀麗雅致父母愛如掌珍欲擇佳壻託鄰人善相法者擇人許字焉鄰近數家求親相子俱不如意惟離村七十里仁壽庄張進家業富足有一子年十一名全璧頗聰慧善誦讀請媒領子求婚相者云此子之相天停略狹印堂稍陷眼有眞光鼻直口硃下顧豐滿二十八歲以後定有官祿其後必昌但初年不免挫折耳女父母深信所言即受聘訂不數年男家漸窘女家仍裕父母嫌貧愛富口出怨言意欲悔婚女不可曰彼非生而貧者況富貴在天今若負約誓死不移父母恨甚不備奩粧即行于歸三日夫不與言婦請其故云我父因人受累現禁在獄無力救出今雖娶汝心實不安思之痛苦故無言耳婦問如何可以出獄答云只需九金使費婦云如是力尚可謀有銀鐲一雙四兩將衣飾數件明早致於家父索值五兩即出吾翁於獄矣是夜盜入鄰家由牆外過忽聞私議遂止其行早候全璧於途故作認識

同行攀談探明情節知其路遙當日不歸銷一錫錠深夜叩門假其夫從岳家歸新婦驚醒開門盜以錫錠授婦並言不必燃火明早就宿鷄鳴進城救父因敲門婦生疑先問汝尚未入城耶夫云我從岳家回銀猶未齊安能進城婦那然心驚知受人姦騙開門夫進問如願否答以岳父贈五金衣飾不收仍交還你今餓甚食後進城妻即入厨良久不出夫往視縊死於牖檐上不知何故驚駭痛哭報知岳家棺斂停

室號泣三日是晚大雷雨門豁然開震聲入室牖開棺益婦忽起坐儼然生矣驚喜交集之際雷聲又响閃電起處見門外一人跪地持燈以視面目依稀可識左手托二錫錠右手持銀鐲一雙全璧急報府縣大守率屬來驗此賊僅存皮骨全無心腹訊張夫婦情形俱訴所以然之故府縣憫其孝義節烈出張翁於獄旌表其門岳父母聞知分產周濟全璧得以攻書習文五年之間遊泮領薦選一推官請岳父母同行奉侍到任以後有子二人聯科及第。

孟熙

蜀孟熙家貧而樂於孝販果食以養父母承顏順旨溫清定省出告反面勿遠時刻父常云我雖處窮得一曾參父沒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廬墓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人無間言一日遇相士云印堂紅黃光彩鼻為財星準頭有紫紅色聲音圓暢此孝德感天富貴榮華不遠矣後因見白鼠紅眼成群結隊入屋中西南角曰此寶氣精也就其地深掘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富甲一郡子孫亦榮顯焉。

史無畏

史無畏曹州人也與張從眞同村友善無畏佃耕為業每秋收甚歉衣食窘困從眞家富憐憫無畏曰吾弟勤苦若此不能飽暖區區假以千緡貿易亦可發跡他日但歸吾本耳無畏欣然叩謝父子將緡作本射利江淮間不數歲稱富有張從眞家唯盜賊又遭火焚物產一空遂詣史無畏言所助資本無畏輒支吾拒托從眞深照奸情不得已泣訴曰吾今日之困不減弟之昔日如不能償我千緡可濟以二三百乎。

無畏答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無煩多言從眞默然卽去無畏送出呆立門前時值一道者來見無畏神滯氣移若有所思卽云有言奉勸能容納乎子怒中帶愧色火眼焦聲準頭赤裏放黑眼包無有睫毛主有凶災宜去惡從善可免大難臨身無畏如不聞狀道者默化不轉卽去是日從眞歸家怨毒已甚設香案於庭中痛泣詛咒慷慨訴冤聞者戰慄午後西北方有片黑雲驟起須臾大霧雷雨交加霹靂一震無異遽變為牛腹倏有白毛成負心人三字刺史聞其

事令人牽此牛遊街三日以戒世人傳屠宰割分食其肉甚且真人遠避棄郊外以供犬鴉耳

李乙

山東張甲家贅壻李乙與妻妹私通事跡頗露親鄰交譏妻母未知其實聞有僧善相法見面知人過去未來事母欲借此改釋人言請僧相壻僧見乙面問何求妻母云因有飛語汚壻行止請觀情形是否以免嫌疑僧云吾觀之熟矣有奇淫者必有奇禍如無奇禍必無奇淫焉外此非老僧所知也言訖辭去二

人屏自分疏既而語家人云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岳質諸天齊帝君遂與俱去告於神曰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報應祝畢家人先下山自以爲誤衆而已上偶何知乙與妻妹同遊林間二人相視忽起淫心即於深僻處野合時久不歸家人登山分覓姑得於林中皆死矣其二陰根交接沾着不開此淫報之奇未有如斯顯應也

焦竑

焦竑往京赴試泊舟於岸相者見曰公目光神散鼻準赤如鮮血面色黑紫若猪肝不獨難發須防喪敗速至次早開船樓上婢潑水誤失金釧於船竑見拥僕送還試期誤矣相者復見曰公旬日內準頭面色變爲紅黃紫彩國印開朗明潤帝坐上龍鱗紋現眼曜文光必奪大魁竑云此去已過試期數日有何功名可望不意到京時忽遇場中失火另招士子復試竑竟點中第一名未放榜前童謠云場中不失火那得狀元焦所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信不誣也

鄭紹

鄭紹隨煬帝時左散騎常侍授閩中太守養一犬愛惜恤憐鵬幕友王信亦加禮寵待信深明風鑑言頗有驗一日清晨見紹忽云公地閣黑氣如煙霧騰騰層層圍繞水星頼唇色杏紅聲音響暢天中黃光透露國印紫彩照曜官星正旺雖數日內不免下犯上之厄有驚無傷有救無患但留意防範而已緣紹跟隨者數十人內有辟元周未達時相隨因遷太守未格外恩恤久畜忿慢存心戕主常懷利刃伺便無間

焉紹以元旦日天未明往拜廟所畜犬拽衣不放叱之而行仍然奔前攔路嗥吠悟王信有厄之言撫犬問曰汝知吾有厄乎犬揚首掉尾忽跳身於從人中咬定辟元周下陰竭力拖拉傾刻倒地昏絕令人搜揀其身於腰間果獲利刀焉諺云養狗有恩養人無情信不誣矣蓋小人者最爲難養待得他千般好如有一不到處即含恨不改小則妄造是非大則肆無忌憚殊堪痛恨知相者可以擇人致用焉

寶禹鈞

燕山大族寶禹鈞年四旬無子聞呂祖祠老道相理如神窮逼造化言出如鑄隨時應驗竭誠以往入祠先行香叩拜即謁見老道問命道云觀子之相面上三停額闊鼻豐頰圓身上三停頭稱肢配身長腰直足短掌方是有根氣人惟懸針破印眼下青黑面如塵蒙耳輪乾枯恐無子不壽勤修善緣培植福基轉禍爲祥勿怠勿荒禹鈞存心忠厚聞言甚喜由是樂善不倦先有家僕張喜管事私侵用錢二百千恐事發覺無力可償惟有一女聰慧秀麗年已十三自立一券繫於女臂云永賣爲本宅侍妾償所負錢以了心願明日遂行遠奔他鄉寶公見券即焚囑妻云善爲撫養教以禮儀及笄之年以錢二百千代辦粧奩擇良以嫁僕遠聞之感泣以還謝恩請罪公不深責仍令管事僕亦知悔過自新竭力盡忠報主到老不懈公元旦日往延慶寺燒香禮拜低頭時見門下有一紙包起拾以觀內五十金知人所遺失默而不言在寺守候一宿天尚未明一人哭聲嘶門啓問何爲其人不顧進時即以手摸門下形變聲嘶泣曰因父

犯罪有錢則生無錢則死逼戀親知哀助求借允不足數賣所生一女得價二十五金湊足五十將贖父罪昨過此寺求神默佑奔勞倦甚昏睡一時許驚醒知路遠急行連夜到城時方思銀遺門下速轉來等今找不見父罪不可贖我何以生爲公從容勸導問銀數多少定件大小一一符合即捧還失主凡宗親鄰里有柩不能舉者助錢勸葬總不下數十百喪有男女年長無力嫁娶者助資成就凡數十百人遞故舊窮困擇子弟可委財者以金帛借作資本經營生

業以養其父母妻子陸續還本不取其利借此飽暖者數十百家公於自家儉約好施人而不濫費又於宅傍擇地建書院數十間聚書盈屋延宿儒數人爲師凡孤寒之子聰其自至讀書習文按日給資因而貴顯者甚衆其子弟亦得以博問後復到呂祖師祠燒香老道云公相變矣印堂懸針轉腳眼下青黑變紅黃面起塵蒙耳輪鮮明無子有子無壽有壽功德浩大福祿無量名註仙籍後五子榮顯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公年近百齡預知歸期會別親友顧默子孫談笑以終逼身綿軟異香滿室老道云公奉上帝敕充洞天眞人矣

俞公都

嘉靖年間江西人俞公都弱冠遊庠與同學諸生結文昌社敬惜字紙有名無實屢入棘圍薦而不中連生五子三年四喪一子失去妻以哭兒兩目失明公諸事不順坷坎無聊一日清辰忽角巾皂服一人迎門而入公見而起敬邀至客坐曰君說駕臨懇求教益答云余習相術頗知善惡貴賤今察公面容滯氣不開黯色暗晦無光人大聲小眉散眼紅非改過遷善老困不享公都聞言即舉惜字會以爲功曰吾知久矣夫敬惜字紙當積竹兜逼送養觀寺廟店舖家戶募人廣收焚化送入長流水中功乃浩大今爾等所行片紙支字尚不留心以惜字之名掩人耳目而已日遊神察報上帝降鑒逃禍不暇尤特此爲功即公都驚愕又曰行善之人須要心地忠厚向著實處做功夫一切妄想貪心猛力屏除不存望報之念遇

善不論難易耐心行去逢惡不拘大小竭力避開使惡意不入善念常溢凶轉爲吉面容開即黯色離垢聲響音長眉清目秀有不期然而然者無祿受祿無子得子萬事如意矣言畢忽然不見猛思行狀乃司命灶君也即於是日焚香禱祝從此受教敬惜字紙糊兜逼送募人收化三年不倦五旬有餘首相張江陵擇師教子鄉中先達聞名薦公禮聘入京挈眷以行到館以來弟子從學諄諄教誨善以論爲惡以垂戒張相聞之喜甚爲公援例入監丙子科中北闈亞

魁丁丑聯捷入選謁見內宦楊公楊命諸子出拜內一子年十五六俊秀文雅頗類失兒研詰來由確是己子爲匪人誘入京師賣與宦官父子相認抱頭大哭宦者亦爲之落淚即送還公聚會一堂夫人喜極而悲子以舌舔母眼雙目復明全家歡樂公不願爲官辭回故鄉竭力行善敬惜字紙尤爲留心子名長馨後亦及第生孫七人書香繼美

汪天與

汪天與世居徐州家富妾多四旬無子遇相者曰君

貌類羅漢聲音孤高陰陽色青印堂紋破眼呆神滯眉尾向下定主無子晚景孤貧天與曰生相如斯其奈之何相者曰人定勝天有何不可挽回者若能行濟人利物之事凶相變吉有求必遂天與豁然醒悟從此輕財好施樂善不倦因到清江浦以銀二百托友人覓美妾友曰買妾未必即生子有一生子方必無斬嗣之理今有兄弟二人爲雠家所忌買囑強盜扳誣將入死條如得二百金行賄辯冤而活命天與即將二百金慷慨付之以脫其難又於寓中居停少婦美麗異常私扣其門閉而不納婦曰君日遊娼家何獨拒我乎天與曰彼則可此則不可婦無言嘆恨以去又一日於江邊拾金不昧失主來覓問明即還餘善難以枚舉後復見前相者訝曰君非吾向所謂貌類羅漢者耶君相一切轉祥矣必有隱德及人當生貴子賢孫後果生三子登第七孫成名遇異人傳以異方得千年茯苓首烏合藥爲丹日吞二次不食人間烟火之物壽過八旬齒落重生鬚髮轉黑步履輕健其貌常如四十許人

李義

李義淮陰人少亡父養母孝雖泣笋卧冰不過是也母卒號泣至於殯鄰里爲之感歎葬後廬墓三年歸路遇顛僧相曰君三陽黃明光彩兩耳垂鮮紅朝口主子孫榮貴天中印堂紋如金絲盤繞頂起增壽紋眼有定光聲有音韻福壽綿長此孝感變相也義聞言不以爲然以人子事親百年無盡人人宜然何有於報乎後義五子登第長子仕至九卿少子亦爲郡守叠受榮封壽享八旬在孝子之心行其是而已何

望報哉然孝不孝報應甚速也

鄒士美

許昌鄒士美尚書童年時遇善相者於途曰觀子之形如獅鼻扁豐大眉長過目眼有眞光面起重城耳白如面聲音响震氣宇軒昂官高壽長無出其右者仁和宋官鄂州觀察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於史册更有可傳者數世不食牛肉無故不宰牲命其心慈善家中未嘗畜猫有鼠之死也一日午前一家會食於堂既坐忽前院中有鼠數百人立以前

足相鼓舞如甚喜狀奴僕驚異以告合家空堂以往縱觀焉忽地動堂屋摧倒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群鼠亦去又一日晨興士美正衣冠出堂視事忽有兩牛奔入署跪於堂前有三五牛屠赶來欲牽去士美止問屠云此牛將宰奔逃士美問值償價放生大悲菴並出示戒殺耕牛悲乎鼠微物也尚能知恩圖報牛蠢物也亦能知人求活況人乎如是施恩者宜廣其恩受恩者宜盡力圖報有受人恩而不顧或恩將讎報者尚不如此鼠矣

僧惠明

洪武中楊子江邊祝家妻周氏美姿容金山寺僧惠明窺見起淫心買囑老婆假以賣花粉爲由往來甚熟因夫出外託老婆伴宿惠明使老婆懷僧鞋一雙暗置床下夫歸見鞋以周氏有私於僧婦不能辯竟被出時周氏年二十一生一子歲餘矣臨去時歌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堂夫妾有啞啞兒撇此夫與子出門將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空漣漪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翻覆曾不記當時

山盟與海誓瞬息已推移吁嗟一婦人方寸有天知時有遊僧寄住金山寺頗明相法見寺中僧六七十人俱有晦滯色輕重不一或四庫如泥或耳準如烟或三陽不開或滿面如濛或有聲無音俱有不測凶象對長老一一告白長老以爲一二人應災禍或者有之豈有全寺人受禍之理長老以爲遊僧惑衆不答而已遊僧辭去不知惠明已束髮謀娶周氏生一女矣惠明抱女歲曰我無好計安得汝母周氏巧笑以問惠明以夫妻情深吐之不疑周氏遂擊登閨鼓

伸冤情上親鞫得實惠明凌遲同房十僧斬決餘僧六十名俱遠遣充軍。

劉行之

盧陵劉行之以釘鉸爲業性至孝母患眼積年行之懇求救療盡心竭力無所不至聞大慈寺有勾龍生善相人兼卜數行之詣求卜問母疾生甚喜與欵洽曰觀子之面紅黃光彩透五岳之頂有雲開日出之象善氣迎人逢凶化吉又卜云尊堂目疾勿藥自愈言未已忽佛堂出一僧攜淨水銅瓶頻行之磨洗出

白金爲酬行之不受告云家有老母患眼疾多年和尙有藥療治僧云已與醫了言訖失僧所在問家見母自牀墜下即忙扶起雙目忽明合家驚喜方知和尙是羅漢現身畫形供奉焉後有柴店不戒於火延燒鄰舍風大火猛勢及已屋無法救滅情急負母逃奔不顧弱妻幼子一時前後左右數十家物産燬盡惟行之家歸然獨存妻子有驚無傷後果財發累萬子孫賢達此孝行感神以致富報也

樊光

變趾郡庸虞侯樊光苛酷貪鄙惡言流布聲名狼籍同僚素思知相法見光準頭紫黑氣色如猪肝三陽青藍無光鬚髮焦赤面晦聲暴音散不爲天誅必受鬼戮勸改行爲善光以妖言歸告其妻妻曰朋友勸善規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可以絕直友勸諫之言光不答出廨宇視事亭午間風雷暴作樊光及男並犬震死其妻於霆擊之際欵見道士提身於別所遂得免焉人問其故妻云有一姓相訟同繫牢獄無理者納賂得出有理者拷掠被囚父送食光命悉

奪與男並犬囚饑餓將死聞於獄內披髮訴天故光及子並犬有此報應貪酷者可不戒乎。

張餘慶

張餘慶年十四僕老王有女年十三貌秀美自小嬉戲相得曰吾他日爲官即定爾次夫人誘姦已久女年十六有孕未産老王夫婦俱不知爲餘慶姦也逼使自縊女哀哭乞命餘慶知而不白逕死焚屍飲泣不言後餘慶常見此女紅裳綠裙靜中現形餘慶心疑聞有相士相能通神致求問命相者云子滿面白

氣如粉灼灼滑亮此爲淫光有此色少年不利況奸門花雜不一命宮黑氣透出必枉婢妾死已成宿孽輕則犯刑重則身不免矣與餘慶所問暗合敬揖謝低頭歸春三月將娶見女賀曰大舍成親乎吾必有物相贈成婚近旬餘慶於枕上扶一人臂以爲妻也問妻未曾到房心驚致病女常盛粧來登榻求合不能拒也病甚延道士驅邪道士對榻作法聞慶夢中作咿唔聲精已洩矣道士再三問故俱以實告愾曰子誤我此冤孽債我何能爲竟去不顧女一連數夕

力求合歡精流不止而亡年僅十九父母止此子傷感成病亦相繼死蓋淫行負心有此惡報累及父母可不戒哉。

何晏鄧颺

何晏鄧颺管輅相曰何君目泛睛浮面如灰土血不華色精彩烟浮魂不守宅此爲鬼幽鄧君兩目浮黃肉不居體筋不束骨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蹤相宜退不宜進一人怒目去輅舁叱曰此二公威權震世汝不避禍妄言大可畏也輅笑曰如對死人言何所畏哉按二人趨炎慕勢作威作福與官爽黨惡不久果爲司馬懿所誅

三刀和尚

三刀和尚遇一行禪師相曰觀汝一身似火噴頭如漉血此爲頭與身戾難免白刃臨頸之苦況目露赤侵眉粗逆監修持戒心變相爲吉答云我終身守已善遵忍辱無嗔何來殺身之禍師曰汝不知其所以然有等不犯凶遭極刑者因今世作孽變相也有等未犯刑先現殺戮相者因前世妄殺人未曾償命現

相也便今世小心守法亦不免遭誣受戮矣求問如何持戒修行可免此難師云汝必須捧誦金剛經種放生活命果便能脫離此難也和尚遵其教以放生爲念虔誦金剛經戒持甚嚴數年以後果被人因事陷害受罪入獄將刑決時禪師往見指云觀汝惡相變善身無大難矣和尚曰無禍時言凶有禍時言吉何也師云昔觀汝頭與身戾氣血不接於六陽今觀汝眼珠赤露轉青變慈眉粗逆監變順益目氣血貫於五岳四瀆修戒變相功也至臨刑時連施三刀一

無所傷監刑問曰汝有德乎有術乎答曰皆無祇因當口禪師指示有殺身之相教我虔誦金剛經悟殺身時無我相人相刺史聞言查案知其冤枉奏請免罪人稱爲三刀和尚云

朱氏子

廣陵有朱氏子世冀貴介遇一僧善聲色見朱氏子云郎君是有宿根之人惜乎眼神暴露色閉氣昏髮焦血枯聲大音散乃由殺孽現象如能戒殺放生求保富貴長壽不聽余言後悔無及朱氏子以爲妄言

詛咒雄聲呵叱益朱氏子好食牛肉所殺無數常以暑月中欲殺牛母止曰暑熱如此所食幾何願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赦汝牛應聲前足跪地朱氏子怒曰畜牲成妖怪矣安能知人言立刻殺牛朱氏子即倒地流涎昏憒中見此牛一身懸血以角相抵觸自作牛聲當時即死

孫叔敖

楚孫叔敖出遊遇相士曰觀君體不勝衣形神不足骨肉不勻年壽亦四庫暗不貴無壽須力行善事變相解厄敖曰我寒士也力何能爲相士曰爲善不必定富貴惟在心術好人品正時存善念一言改紛一行救厄或貧賤樂於耄何愁不積功累仁哉子思之敖還路遇兩頭蛇常聞見兩頭蛇者死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以絕後患回家形現於色不語不食母問爲何敖泣告其故母曰無憂矣一念之善可消百災況存心以身當災不遺害於人此陰德甚大不但免禍必獲全福一日復見相者曰汝必極貴長壽矣敖笑曰前一月相當不貴而天後一月如何相定極貴

長壽答云相汝之面貧賤不壽相汝之心位極人臣壽過八旬敖曰但聞有相面者未聞有相心者師云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不如一寸之心故要知天上意須在雲中取要知心裏事須辨眼中神我看汝眼光不浮紫氣貫睛瘦有精神色轉光彩骨肉已配定行陰隲變相也後爲楚相有大功壽八旬裂土分封以遺子孫所謂相由心生相田心滅在人必一轉移間耳

盧杞

盧杞來和子相曰君面雖藍若鬼氣魄深厚惟神太峻龍唇豹首眼露赤光輔鬚逆監從精灵中來者大貴大凶之象果居宰相杜害忠良不計其數冤魂塞路罪孽深重後貶卑官身將沒時復往見來和子相曰觀汝面上官星雖然未退藍氣放白殺氣已去神奪氣移精彩烟浮肉肥氣冷無有生色百日內須防陰司拿問杞曰陰司事汝何以知答曰相中有六神之氣中有鬼神不測之奇一為青龍之氣色如絳繪鸞明故紫彩之色見於三天發於子宮生貴子發於

官祿財星陞官得祿發於陰騭鸞羲天降福壽一為勾陳之氣色如黑風吹雲主敗業分離一為玄武之氣色如朝烟合霧主刑尅死散一為朱雀之氣色如晚霞映水主口舌官非一為螣蛇之氣色如草火將灰主盜賊火災一為白虎之氣色如凝脂塗油主疾病孝服蓋六神之氣惟勾陳玄武最凶若從天門纏子宮必損子亡孫纏福德準頭必敗家落職纏致命宮必損己身再侵犯四門五嶽天誅雷劈今看君黑氣如烟煤色由五嶽內冲出五臟必先壞矣故知君幽冥之難逃至也杞問何為四門五嶽答曰四門者乾坤艮震五嶽者耳目口鼻舌今知君身體須在陽間魂魄已歸地府杞凜然曰我速行好事可能免乎答曰汝今罪案已定悔之晚矣此作孽變相之陰報也

宋寬

江西軍吏宋寬性仁慈好放生命須猪羊鷄鴨亦不忍見宰殺常市木星子江見人喧集乃漁人得大龜龜見寬目屢視寬即以錢一千贖放江中是夜寄宿

逆旅遇一道士善看氣色見宋氣舒色暢聲响音澗印堂懸針轉脚兩眼下晦紋露黃光乃云君本應絕嗣因陰德改免後當自知宋亦不問所以然年餘與子泊舟龍沙忽有僕夫至云元長史奉召寬亦不知何為元長史也隨往至一府第官出迎入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良久答以未常見過又曰君尚記星子江中放龜耶曰然自言身即龜也前因有罪帝命貶謫見囚漁人微君施恩骨早朽矣今得為九江長相召者報應耳君止一子數當溺死錄在名籍某日

鳴山神朝廬山使者行以疾風暴雨君兒當此時死今有人名姓恰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間吾取以代君引兒速登岸避以過其期不然不免宋陳謝之不覺已在舟次急與兒上岸遠避某日果有風濤之險死者甚衆宋寬之子幸而免耳此救物命即救子命也

嚴武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壯有勇豪爽任俠寓京師時與軍使某鄰居軍使有女美而慧武窺見賂左右誘

合私逃軍使告察院上聞詔遣萬年縣捕賊官乘遞追逐武在鞏縣舟中聞信懼不免醉女以酒解弓絃縊殺沉於河乃明日詔使至搜之不得此武少壯時事也後鎮川中遊峩眉山有老僧善相見武以相術進云公山根青命門暗黑繞太陽青遮口角聲乾尾禿有宿冤纏身不日即應矣武素不信星相術不答竟歸未久即病聞武侯祠有道士目淨能見鬼神武命邀來見武曰君有宿冤君知之乎武曰無知道士曰階前冤女年十六七頸係一弦者誰乎武伏地叩頭曰有之奈何道士曰君自求解命洒掃靜室令武齋戒正笏端立以俟道士作法良久曰娘子出女披髮掛弦及門約髮拜武武驚愧掩面女曰妾須失行亦由公誘況無負於公何乃太忍縱欲逃罪何必至殺妾含冤久矣訴上帝已三十年期在明晚求無益也遂轉身不見武知不免處置家事明晚暴卒此誘人失節負心忍殺之冤報何分貴賤哉

李氏

蜀都有婦人背生一瘤如數斗囊中似有物如虫自

動行便有聲乞食於市天綱見曰目如猪眼昏黑無光脥上霞氣四起口角低垂此婦罪孽深重故生此瘤傍有聞者即問婦人因何得此症自言柯婦也常與娣姒分蚕養己獨損耗姑屢責因恨甚縊姒一囊蚕焚燬背生此瘤日甚一日竟大如是以衣覆益之氣痛悶絶常露形乃不痛此妒心生而害及物命故報慘毒以現形云

張玉

洛陽張士英夫婦老年双目失明甚困窮無衣食只

一子名張玉年十二三居土窑中兩老惟在土窑外求路人施食而已其子玉年須少性至孝上市乞食化錢不論求多討小早出未晚即歸恐父母倚望也所乞得食任飢不入口棒回以奉父母父母喜飲如乞得錢市酒以獻伺父母飲時高歌以承歡候食完有餘方自食父母日相怡悅竟不知其困窮如此奉養不倦後父母病死玉泣血骨立用席裹埋日夕撮土成堆依然乞食事死如事生孝感呂祖仙師化形相士路過土窑借宿求飲玉以禮接曰無漿無酒何

以相處曰吾坐以待旦只要清水一罈自然有酒玉即以罈汲水以奉道者用末藥些微入水調和即聞酒香與玉同飲以相理試云吾看子之形髮細潤有光眉清秀有彩目神含眞骨格非常聲音遠振他日白衣登將相如能不希榮慕利歸心學道功果成就白日飛昇壽與天盡汝志如何玉曰榮祿爲親也榮祿不及孝養何以富貴爲即跪祈曰願爲弟子永絕紅塵呂祖見玉心眞出言慷慨收帶回洞傳授仙術後近村見玉遊父母墓前近之則不知所在矣其形依然不改人稱之曰張孝童云

程彥賓

僞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攻取遂寧時躬率百人先冒矢石城破其下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獻彥賓彥賓以別室處俟旬其父母察聞持金以贖公不受即歸其女并告以完人父母涕泣叩謝回成都時相者見面驚曰公陰隲現於天中并兩眼下紋絲放光又國印現紫彩聲音如雷霆當建旌節享壽考必有陰德及人彥賓笑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歷官

節度使子孫滿堂年踰耳順無疾善終此見色不起淫心尤護持以完名節武人中有幾故終有善報也宜矣

俞君宣

唐進士俞君宣頗好外貌市有歌童小徐色藝双絕百出奇計以邀歡焉如魚得水寵愛狎暱隨意所欲無不順從不分內外任其出入交通妻妾知而不問前後寵幸以其兼龍陽文信之資姦穢之事人不忍聞如梁冀與妻孫壽爭寵秦宮似霍光與妻顯繼愛

馮子都也遺臭史册而小徐又貪外交竟染毒瘡君宣家不知男婦無不沾染君宣尤甚下陰紅腫膿血淋漓就根落矣眉禿鼻缺醫卜星相無不遍求無法以治惟相者云此毒入筋骨脉絡由丹田上冲故現之於面五竅黑毒氣噴出此淫惡之報不爲人誅必有鬼滅得病以亡尤爲幸也今之士大夫癖好此道者既愛之則恃愛無所不至男女須異所欲則同汝癖少艾能禁妻妾媳女不喜美男子乎汝淫人人亦淫汝所謂天道好還焉尚有少予與狡童兩相鴛叙

者其子又被人寵幸矣輪迴現報何時無有其奈人迷而不悟耳外寵之流毒有甚於內寵者可不懼哉

楊戩客

楊戩盛時幕客數十有客王仁年壯美鬚客性輕浮喜交遊素與方務德尤善務德有知人鑒常謂仁曰相子之目靜若螢光動若流水尖巧喜淫今神移氣濕命門起霧殆非吉兆子自戒所短勿以性命爲兒戲是所望也仁聞言亦不深辯不數日戩往鄭州上塚挈家而西姬妾留京師者猶數十中門大門加扃封鎖但壁隙間裝輪轉物監護甚嚴王仁在外舍內有一妾慕仁美少丰標置梯踰墻相接以入極其歡昵將曉送出次日復施前計同院人知遂展轉延納賂院奴勿言仁不勝困憊忽聞戩且至急升梯騎墻兩股無力不能即下戩忽見訝爲祟所憑遣人扶下招道士驅治妄云爲鬼迷惑仁不自覺也經旬而愈戩固深照其奸一日置酒相賀慰撫不容口仁幸事弗洩私喜飲醉戩令人扶入密室中忽然壯士出而背綁刀割下陰剔出双子嚇而痛絶戩命以良藥調

治後旬日竟能起坐以湯沃面見鬚墮盆中數日墮淨儼然宦者主人待益厚不禁出入常與內寡以爲翫具也其友方務德數月未見傳聞已死仁一日出遊相國等務德遇於途視其形疑爲鬼仁呼曰務德何忽然無故人意就前一揖拱手流涕細述本末深自悔咎云不听良言至有今日何顏復回鄉里特貪戀餘生未忍死耳淫行漁色者能不惜身愛命乎

王楊盧駱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裴行儉相曰士

先罷識而後文藝勃等須有文名悖躁淺露才高性傲傲乃相中最忌文人敗相多由於傲千罪百惡皆由傲上來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未常言相惡皆只是一傲便結局無成故子傲不孝弟傲不恭臣傲不忠友傲不信妻傲不賢謙字乃傲字對症之藥四子不能成遠大之罷者傲也惟楊炯稍沉誰應得令終餘三子不得其死後勃溺南海照鄰沉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行儉言皆應益行儉一言定四子終身非行儉有慧鑑乃四子無悔心可惜絕世聰明人

不能變化氣質可見易變者相不易變者性也傲人結局不過如是而已夫自恃有才目中無人者不遭大禍必奇窮信哉

潘果

京師人潘果年弱冠時任都水小吏回家與少年數人田野遊戲見一羊為牧人所遣獨立食草果與少年捉之回家中路狂鳴果恐主聞拔去羊舌是夜殺食後經一年果舌漸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鄭令善相法見果相貴何致声啞令開口驗其實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問其因由果以字答鄭令教以戒殺食素力行善事果遵命改惡從善後經一年舌漸生復如故鄉里目為善人州牧聞名薦拔後官鹽察御史自向人說勸人知過能改者鬼神亦鑒諒勿自暴自棄云

樂生

唐中丞杜式方為貴州觀察使時西原賊黃少卿作亂詔討捕續令郎中裴某招撫式方遣押衙樂某并副將一人聽差委裴命樂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

賊首黃少卿留讌數日悅樂生佩劍以二小婢相易復命副將與樂不相得遂告裴云樂某透漏軍情賊帥贈以女口裴大怒遣人搜獲樂生俱言本未某寔無過辭色頗勁裴愈怒禁獄中以書與式方並牒文誣重罪請必殺樂生亦有狀伸訴式方知其枉因屬下避嫌遂持牒文解歸約使曰彼若逃避慎勿禁之使者至傳式方意樂生曰我無罪若逃避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以制使牒示曰今日之事無術相救矣遂命推訊樂生問推官曰中丞意定否曰中丞勉制使

意押衙不免矣曰吾再訴何益遂索筆遍欵受贓狀式方頗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生曰無式方曰公有子否曰一人欲何職曰得衙前虞侯足矣式方便受牒兼贈錢百千交以爲葬具又問所欲曰某自誕死必不逃逸請去桎梏沐浴見妻子公皆許諾臨刑曰式方登州南門樓相與訣別樂生前拜曰某今須死情不能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爲制使迫耳式方灑淚遂令至教場厚賜酒餚飲食訖召妻子別問曰買得棺木兼買紙一千筆墨

十件置棺中問監刑者今何時曰日中樂生曰吾日中死黃昏時賓州取副將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舉頭見執刑虞侯李由樂曾攝都虞侯曰汝是我故吏今分死矣慎無折吾頸不聽吾言即當殺汝李由此時忙不暇聽遂以常法拉頭殺之然後笞笞畢視去拉者當時忽仆地死矣數日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暴卒裴郎中以明年四月亦暴卒式方歷歷見聞心驚膽戰坐卧不安聞有袁師善相法即令人邀入署中正衣冠求相師曰看君兩目露白五毛不全懸針冲破命宮眼下紅絲垂面頰頭低視下面色青藍昏暗當有陰司口舌之咎魂已離軀不能挽回矣明日式方宴敕使於教場正飲酒間忽舉頭目瞪曰樂公汝今何來以酒灌地祝告忽迷移時許又曰知汝屈竟冤殺汝須有他好婦人之仁遂瘖不語與歸夜半殞至今貴州城南門教場樂生死地方圓丈餘竟無草生後有從政於貴省視之信然昔古冤死者亦多獨樂生何其神異也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時宰相性孤寒有潔癖不愛老幼不恤貧苦待下刻毒令史奚三兒善相法云公三陽黑霧南岳青色唇白無氣六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者以山根三紋三度有厄紋尾朝上不死之驗也從此後官還舊職壽將百歲因男女宮下隋其聲孤高主壽而窮獨臍蛇入口當餓死經六十日果得罪流南海之南經二年喉中腫塞滴水不入卧以待斃忽來一醫治將髮披檢頂中有一絲紅紫髮爲喉毒之苗用艾灸或香柱灸從紅髮稍燒至

根近肉一痛喉中腫處即破流出膿血飲食易進數日竟愈又二年牙根痛甚連唇俱腫須飢渴不能開口幾於不救求前醫治惟用燈草燒灰存性一撮牙根傾刻即落傍齒無碍痛止腫消更有一方治湯火燒傷用醋合泥一塗止痛痊後無痕跡傳此三方於今甚驗又二年遇赦回乘船渡海風浪漂沒同船俱死惟公抱片板遇救得生至京師收錄以舊相上奏則天令引見便殿敕賜御史累遷中書侍郎壽九十九矣妻妾子女死盡惟獨一身臥病在牀令奴僕取

粥飯皆笑而不動感忿吐血餓數日卒奴僕搥所有分散遠颺矣鄰舍力湊掩埋此孤僻好潔待下刻薄者

韓倪胄

韓童子倪胄名族也元之子琦之孫少聰悟詭計多端巧言令色善揣合人意其父元以門蔭爲郡守政簡刑清惠愛黎民心直口快有古人風惟於權要不善逢迎時論少之故十載不遷以疾告歸林下僑居洛陽時子倪胄與鄰巷群兒會談以父拙宦致令囊

橐空乏戲語爲直呆子云云父友某來適逢其會聞其子所言即笑語其父元即呼子倪胄於前曰吾知汝小有才口便利即以直呆子三字命汝對如其不工重責不免倪胄應声對曰精小人元曰汝以情小人爲奇乎胄曰小人特患其不精耳如果能精要人無不喜悅視名利如拾芥此巧宦妙訣也何爲不奇元曰汝甘爲小人不畏正人言乎胄曰天下正人有幾即或遇之察其言觀其色精意以探之投其所好以悅之亦不能出我範圍有何人言可畏其父嘆曰

吾老矣望孺子效汝祖爲名臣茲聞斯言好險卑鄙已可概見又盡翻前人所爲詆堪爲韓氏肖子乎其友執胄手云吾深明相法早知此郎爲大器勿深責也元曰何所據而云然友人曰看其面相天地朝拱鼻促眼深頭先過步局聳頸縮察其所爲行僞心妬言過其實口蜜腹劍惟利是嗜毒如猛獸是從精灵中來者凡前世飛禽走獸久在深山曠谷亦受天地精華而生須得人形不離禽獸本來面目或類獅虎猴豹或類龍蛇鳳鶴或類大頭鼠耳或類狼吻兎面

此子依稀鼠狼之相陽奸陰毒邪僻貪鄙不啻人必為人所噬在所不免故主大貴亦主大凶之象也後果居相位恃勢為惡謀害良善見利忘義奸險異常作孽深重不得其死於今遺臭焉

譙本

僞蜀時譙本不孝不義酒後強橫鄉里共惡少無父常毆罵母母每姑息容怒時費鷄師相能逼神本遇於寺中鷄師見其形驚異細窺氣色本不在意遊玩既出住持問曰師何以望譙本神情似驚師云余見

此人四瀆生烟五岳黑氣鬚髮焦赤若無手足不出三日不為火燒即受雷劈計日以待本一日飲醉歸晚母倚門悵望本遥見便罵母曰我只汝一子憂汝歸夜反罵我耶撫膺大哭聲猶未絶忽陰雲四合雷聲大震提譙本於街中電火交加跪地誅死鄰舍念母老合力掩埋明日又震其墓提出屍以燒之焦肉碎骨零落而已蓋為人子而不孝其親何異畜類神明加誅所謂殺一以驚百也

僧惠琳

大佛寺僧惠琳募緣修佛殿人施錢帛有遊僧寄跡客房善相法見惠琳相云頰骨高而氣不和淚堂陷而魚尾枯鼻準尖而破露面色紫如猪肝當有飛災散財宜加意嚴防僧不介意早起晚宿勤勤募化惡少數人知其所存欲行刼掠一人云不如以計取永無後患使妖童僞為寡婦假粧修飾傍晚入寺託言求僧為亡夫作佛事惠明留餐不拒留連及夜惠明眩惑失智掩扉對酌群不逞托言婦人親屬排戶闖入將兩人執縛勢甚兇惡即欲細送有司惠琳哀懇

願將募化錢帛盡數獻納以求免究而已若不貪色慾何以至此色之為害甚矣

侯温

梁朝與河北相持時偏將侯温者軍中號為驍勇立功戰場賀瓌統領專制擾温功與嫉幸温口出怨言瓌忌其勇且性暴借他事枉殺以絶後患瓌忽寢疾見温一身是血怒形於色常在左右幕官張德有知人鑒問疾床前左右扶起問我氣色近何如德云公目光失神聲無尾音似不甚佳瓌聞言悸倒祇呼侯

九竟我我知罪矣如受鞭撻狀連叫饒命之聲滿身青腫數日卒。

康季孫

康季孫為富不仁形惡性暴尤貪口食。滋殺漁獵常害物命。婢僕小有愆尤鞭撻竟有死者。時遇相士云君骨露肉橫面帶殺氣眼有紅絲口有晦紋宜戒殺孽氣轉色開逢凶化吉。如不知改定有不測之禍後悔何及。季孫驚悟甚服所教誓不傷生戒漁獵矣。後數年有三門生盜雨妾逃。追獲時。並棍殺復見相

者云何故復為馮婦以負誓約。季孫言故。令人難忍。相者曰罪不致死何得擅殺多人今黑氣透五岳之頂沖入命門將來亦不免為眾害也未一年。奴僕合謀因季孫酒醉甚夜靜時殺死理屍糞坑刼掠財帛瓜分逃散矣。惟有妻老且病聞之驚悸以死。族中人賣其房產。入為己有竟無人追究其事。蓋平日恃富不親族。人待下刻薄者。

冀州刺史子

冀州刺史子傳者諱其名姓。性外淫惡。父有侍妾無不姦遍一日遊寺。住持善相法。見刺史子云君眼長視慢蛇行雀躍有聲無音。皮緊如綳形呆神滯必貪淫凶矣。夫淫為萬惡之首宜戒之也。子笑答曰汝和尚不知其中滋味使汝領略過。亦不自禁何以禁人言畢。即出途中見貴人家。冀從甚盛。中有素衣女郎容色美麗。子悅致問其家甚愕。老媪怒曰汝是何人。實來狂言。此官家。眷幽州陸長史娘子。夫主近亡還家耳。君何孟浪如此。子稱父現任冀州欲求姻好媪稍相許可。子領路邀回。刺史夫婦溺愛其子。不復詰

問。以婦秀美善應對。殊不疑。以別院拜堂成親。所從人馬甚眾。舉家莫不欣悅。經月餘一日及曉。刺史家僕至其院。不見奴婢。往穩申。又不見馬。心頗疑。遂白刺史夫婦至子房外。呼之不應。令人劈開窓門。有大白狼從人出。視其子。肉已食盡。存白骨一堆而已。

歐陽信

廣陵孔目吏歐陽信。天綱相。目額如鷄卵。兩眉壁目權低。無勢奸門凹下。夫綱不振。妻妾奪權。無賢內助因妻致禍。留心謹防。信居決定寺前。妻少遇亂失父

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貧陋不悅拒絕不認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族甚悉妻竟不答父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汝權寄我門內一宿可乎妻又不從父力勸妻言彼虛詐人恐生事不可留老父泣淚低頭去云吾定訟汝矣傍視者以為訟於官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起雲雨從南方來忽雷震入信家閃電一起提其妻於堦下震擊燒殺平地水深數尺鄰里震蕩驚駭後幾日有人至后土廟中神座前得一書乃老父訟女文也不孝至此人不忍

聞神何以安難逃帡帡之網矣。

田招

田招者廣陵人以事適宛陵路宿逆旅有相術人同寓早起相者熟視云君肉橫骨露眼眶三角赤脉貫睛性暴好殺宜深以為戒改過以免禍田招曰我與爾萍水相逢無一面交何誣枉過甚時招有表弟薛襲恰來遇見招怒甚勢將用武其表弟勸出遜至家主禮極厚招謂襲曰我好食犬肉煩覓為食襲諸處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犬肥健可殺以食襲曰此犬養來多時況守夜甚得力誰忍下手招曰吾與汝殺言訖招欲取犬犬忽不見莫可追求後經幾日招告辭尸去集為親表故以重禮遣招行數里至竹陰休息見集家犬在道側招認識而呼犬搖尾相隨招宿旅店犬亦隨至是夜犬伺招睡熟咋斷其首啣歸集懼甚遂以始末稟諸縣令遣役覆驗異其事不追究好殺食犬者視此則知儆戒矣。

李夢旗

蜀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兩目

夢旗聞信在岐陽晝夜虔禱願見慈母三載得釋路逢袁相法云子眼下紅黃光彩鼻準豐大心無毒天性純孝主長壽將來子孫亦賢孝夢旗回家奉母刺股血點母眼即明如故乃知孝感所逼其昭然耳後得一武職壽至八十子孫亦有科名者

鄭鮮

鄭鮮善相法曰吾骨弱形虛氣冷神衰肉不居體皮不包肉自知命短無可以延涕泣嘆恨夜夢沙門問汝欲延壽耶須戒損人利己以放生活命為願胸臆

吉祥孳孳爲善常存普濟之心歸我佛門自然變相延命矣鮮驚醒汗下豁然大悟即於是日持齋念經樂善不倦善小必爲惡小必戒後壽至耳順之年子孫滿堂此行善變相延壽效驗也

張堯封

張堯封希夷相曰君面豐枕空須防無子晚窺堯封笑曰現有五子何言之嗣希夷曰論汝鼻梁貫印五岳朝宗當身貴子榮惜惱後無枕骨前後不相應堯封曰常見無枕骨富貴多子何以爲準師云此非概

藏修書屋

論凡人耳後骨高員滿過面者不必論枕骨也堯封未信三年不滿四子連散往問希夷論曰相雖取骨豐爲福壽殊不知其中有破相者三腦骨雖取橫山圓珠仰月爲貴目中若無神鬚髮不翠秀非古相俗相也二曰頭骨雖取聳凸高濶爲壽肉若不瑩稱血氣微薄者如山石不得氣不靈也三曰面雖取骨法磊落朝拱爲貴殊不知聲尾禿若無音腦骨不相應秀而不寔之象故有肉有骨有氣者曰古而厚主貴壽有骨有氣有神者曰媚而秀主貴近君王也有骨無肉無氣曰硬而露主孤刑也無肉無骨無神曰薄而弱主賤夭也今看君面全五山腦後卑薄必須積德累功變相方有好結局堯封遵教時遇飢荒出粟救活千萬人命一夕夢神人開其腦後將三環骨嵌入痛醒驟長其骨即往問師贊曰此名三台骨應面上五岳當大顯功名福及子孫後果聯捷榮顯爵祿幼女爲仁宗皇后贈至太師

婁師德

婁師德天綱相曰口方唇薄賢達貴人後果爲相求

藏修書屋

問天綱曰此時羅織紛紜吾能善終否天綱曰君氣如秋雲色莊而温積善修福者貌能拜相德能終相何憂耶仁傑頗輕師德師德知仁傑賢不以私廢公薦爲相太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賢卿入相師德所薦亦可謂知人也仁傑出朝嘆曰婁公盛德我不得窺其際也師德教弟以唾面自乾其爲人忍耐寬宏可想而知也

李審言

長安李審言不孝父母亥矜才智倨侮尊長姦淫婦女無所不至鄉里所惡一日有急務赴鄰縣於旅店遇相者戒曰視子之目白多黑小瞳小光徹必智而譎睛冷不移立心毒蠆如不改行不啻人必為人所噬言訖即去數日回家忽病如狂須與犬同食家人無以止調治不效後入市中見群犬走入內覓者至審言衣如蟬脫已變為犬似於群犬稍大家人往看大犬自語我為犬快樂人何以比家人羞泣力拘以歸圈牢住餧以終天年益不孝父母為人中畜類矣

更兼以淫惡勿怪奇報立至凡為人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焉

戴如雲

吳郡閶門戴如雲善星命李若松專風鑑二人俱行時其門如市戴愛財如命一毛不拔以星命積千金李隨得隨用好施不積兩術士往來相善戴勸李曰人運來時錢來我日積月累以成富至遺子孫為養老計子何獨不然李曰余善風鑑自知之明兼以知子吾兩人相額窄眉散耳薄如紙皮粗毛硬鼻孔露竅骨肉不相稱聲音不暢適非受福積財者散之免禍為幸戴以為不然各行其是而已戴數月後喪妻命理以財為財妻亡則應散財也一日有人持女命來推戴誘其福厚某年當生貴子其人云此吾甥女孀居安所得子乎戴云是必不以孀終定有後福其人云甥家頗裕戚黨以青年少艾諭令使嫁不從吾今以君言告彼若不信或自來詢煩君竭力相勸去數日值大雨忽有肩輿至比下輿一素衣少婦直入中堂請戴相見出一金求戴算命婦甚美論談風

雅戴已迷惑推命即向人所說花言巧語勸其無守婦赧然不答而去明日前人至謝云甥女頗君相勸意稍移矣戴從容言及續絃其人曰君意果然當為作媒往返幾次遂成婚禮迎婦入門有婢亦美色箱篋累累其重逾常戴大喜加意奉承前人者時時來以甥舅故出入不禁親愛無嫌疑至滿月後因前妻未葬即託相伴守家一去三日葬事畢回家入內視素寂然無人急開箱覓所積則千金運行空空如也再開彼箱盡是石塊戴惘然無措連訪幾日不得其

踪方悟騙局嘆恨成病不久竟亡此貪財好色之害不止賠錢竟連命焉

徐輝祖

徐輝祖中山王長子問柳庄曰吾不欲承藉先蔭自當創業可乎答曰視君氣概嚴冷而剛介可取視君容體柔媚無威而色嫩氣嬌恐不免色慾之好況鼻有伏犀貫頂之嫌恐難定功業輝祖曰論我家世料無刑險之患有何未定柳庄曰不然惟酒色財氣雖非相法寔係相法敗倫散節損名害命無不由此變

相也惟大富貴人犯者最易古有大力量者能輕財遠色不嗜酒不使氣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乃創業之罷英傑之士也如陶侃有運甓歷練之勞劉琨有聞鷄起舞之志相人一法也輝祖曰論我體難經霜雪之練似也論我有美中不足之嫌恐未必然伏犀貫頂相家常許王侯如何言凶柳庄曰相家但知有伏犀貫頂之貴處不知有準尖竅露之凶危相理有乘除加折之法與尊龍問穴相似伏犀貫頂即天中發脉處鼻孔開露即來脉洩氣也比如長江大河源流之水滔滔而來到此灘破岸缺必有冲崩之患輝祖曰常見有鼻孔開露未見其凶何也曰相非一論必然額不高隆山根低狹來脉不旺縱然漂泊亦無大害若鼻梁貫頂準尖孔開大忌然目有守眞神可鎮定不准其凶呂祖曰脫殼爲糠其髓斯存神之謂也山嶽不崩石爲之鎮骨之謂也況君鼻雖有貫頂之貴忌乎竅露眼晦運交其位免禍爲幸後輝祖恃富貴所爲非分貪淫嗜酒無所不至竟得罪下獄而卒夫有所恃而不恐誠下愚不移得禍尤速況無所恃

妄自矜大者能免禍患乎

北山道者

容雲令有女年十七姿容絶人忽病年餘調治不能愈北山中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有道術令自詣山請道人至與方病立已厚謝財貨月餘女夜臥有人與寢而私焉其人至女如悟及人去女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告令移床近已夜深床動捕捉一火照以燭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道者泣云吾命數也被惑乃爾前學道時師鬼谷子有戒言相汝眉細

尼低眼長視慢心性不一神情不定恐於色字一關不能過去定受殃亡身刻刻念念無以犯戒故吾居山中六百餘年未嘗一到人間爲此戒也今垂千歲矣蒙公慇懃相召入縣見公女意大悅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能自隱形人不得見今遇危不能隱夫復何言令竟杖殺益美色迷人雖千歲者猶不能免尤物移人實在可畏凡事涉貪淫悖逆術俱不靈此中有天道焉

張蒼

張蒼求許負相曰我口不生一齒恐防夭壽負曰凡胎氣所成在所不論蒼曰相經云齒乃骨之餘精壯則堅衰則落可辨筋骨盛衰可定壽命長短我口不生一齒焉能有壽負曰相中雖取齒爲壽然論壽更有七法一曰眉高長二曰耳厚大三曰年壽豐滿四曰人中深闊五曰齒容堅固六曰神完氣足七曰聲音遠震益求全在聲也老子曰世所難知惟壽焉最要緊者心心行陰騭壽可延也蒼後爲首領時曾救九郡生靈事後官至宰輔壽享百歲五世同堂焉

李益

庠生李益美丰姿貪淫好色穿踰蕭牆無所不至人不及知者貌秀雅性温柔也星命士以科名期許惟表叔袁師貴善相法戒曰汝形輕氣怯神露不藏眼光如水鼻梁劍眷恐非保身相勿履危犯禍是所願也益聞教亦自檢束年近四十有婦生子已娶媳矣一日遊尼院尼閉戶爭私踰數日倦而思歸尼佯治酒餞別醉以禿其首計無復歸理益乘夜遁回私訴於妻妻恐遺子婦笑使勿出房藏俟髮長婦聞姑房中竊竊與人私語窺之僧也陰以語夫夫伺夜深提刀酒入捫枕上禿頭殺之母驚起諭故氣已絶矣事聞於官官謂殺雖出不知然子不應執母姦依例斬決此淫惡多端巧報殺身尤斬其嗣信哉淫爲萬惡首

孟少卿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大材宣諭有司採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家富厚共親族賈財帛往相州治生經年營得一栿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稀

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上旨貪升賞欲文致其罪商於慕友勞謙謙知相法云公地閣朝起兩目有眞髮髮潤澤鬚眉光彩晚年大貴何必希一時賞殺人媚人直言以勸少卿不從卽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剩餘誣以竊盜劫掠并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酷刑鍛鍊以成其罪結案處死沒入財貨以充寺用奏遂施行謙見少卿地閣晦紋兩目失眞髮髮稀黃鬚眉落彩矣弘氏臨刑日飭妻子以黃紙筆墨置棺中云死如有知必上章陳訴又書少卿

名字幾十吞下經月餘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卽欵服乞哀似狂非狂不久五竅流血死子孫相繼滅絕矣諸獄官主書舍人頒此獄者以次暴殂惟勞謙無恙其寺營構始訖天火燒燬所用大木落地成灰爲官者若此全無天理良心害人希榮目以爲得計天下之通病也尙不悔悟猛醒哉害及子孫無焦類矣

陳璠

陳璠者沛之走卒也與故徐帥時溥少結軍中兄弟好溥爲尙書支辟任用璠亦與焉累遷右職黃巢作亂支命溥總五千人璠爲次將璠前領千人反溥不獲已與璠合屠平陰下及沛支力不能制率眷屬居外館溥稱留後璠謂溥曰支尙書惠及沛人若不殺遺後悔溥不從璠竟用私卒圍支館無少長皆殺沛人莫不流涕溥後受朝命表璠爲宿州太守璠性慘好殺厚歛淫刑貨賄山積百姓嗟怨溥有心腹都將張友好讀相人書有前知之鑒說溥曰某觀陳璠惡貫滿盈況彼生相項後髮際高腦後有反骨面上殺氣重心橫性傲非安本分者溥亦聞其所爲卽命張

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俟夜代璠夜半率五百人圍友友領所隨勇銳百餘人突殺璠潰與十餘騎出奔從騎皆亡璠棄馬微服乞食於野村人認識捆送溥斬於市璠原不識字臨刑援筆賦詩曰積玉堆金官又榮禍來倏忽變成空五年榮貴今安在不異南柯一夢中益善人樂得爲善惡人罔自作惡禍福無門無不自己求之者此可以警貪貪汚酷暴之吏云

張宜

京師有善相者知人吉凶禍福遇光祿厨宰夫張宜胸高背凹凸肩粗髆面赤唇烏眼紅殺露色暗氣暴定睛熟視勸以改業悔罷不然不出旬日當得異報亡身宜云我屠宰一生衣食有餘豈乃以此爲報乎一笑竟去二日宰牝牛牛有胎不入當生或曰既如此可換他牛相抵宜竟不換操刀直前畧不轉念牛屈膝點頭亦不肯退牛與腹子遂殞刀下張宜即刻狂惑失常朝暮作牛聲泣啼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一日以頭觸牆死

裴光遠

唐河東裴光遠授滑州衛南令貪婪好賄嚴刑峻法吏民畏惡家雖暴富妻亦暴亡遺子阿寶十一二歲白皙端麗眉清目秀性情活泼光遠聞善相士名來使相相者云令郎年未十六骨法未定但年壽起餙鼻竅露孔眼黃散光聲乾尾禿宜行陰德變相教詩書知禮儀何愁功名不成就乎光遠過於溺愛養而不教任其所欲無不順從飲食衣服稍不合意手撕足踏無所愛惜習慣嬌奢年十七娶縣尉女段氏美貌異常性好華飾舉動輕浮昏童頑奴配合成雙光遠忽然四肢腫痛耳聾目瞶日夜哭喊若受大刑五竅血流三日卒子亞寶因財貨滿屋隨意妄費喜近匪人遊蕩之徒引誘淫賭日夜不歸財如流水老僕勸諫迷而不悟轉瞬間父所積蓄賭盡賣絕相亦變爲面黑唇青口角吊下眉毛散禿眼珠紅赤髮蓬鬢捲有聲無音人形似鬼矣妻段氏年輕貌美顧影自惜有夫之名無夫之寵頗有異志不拘微賤俯就濫淫夫婦各行其醜人不忍聞傳遍衛南受害之家無不稱快焉夫貪害爲大報以賭害爲尤大入此迷魂陣中日夜戀戀於賭場不顧父母飢寒不知妻妾孤悽不管子女教養不諒弟兄艱難不通親友慶吊家產賭絕片瓦不留設法訛詐父母唆怨兄弟告絕妻妾異心子女雪泣親戚不禮婢僕亦不以人數齒矣猶自狂言我未爲逆作盜此好賭心迷死而無悔之餓夫也道非愚人所能乃聰明之子所爲耳

朱峴

武陵郡有浮屠祠高至百尋下瞰大江江水揚波浮

屠勢若搖動人無敢登其上者有朱峴家好食牛肉極富無子惟一女貌美絶倫年十八因擇婿未字無何失所在其家到處暗訪不知踪跡聞田山人相法頗驗峴即詣問以失女懇求相山人曰視君右眼下三陰霧氣中有黃光透出如雲開見日之象明日即得相見勿過慮也峴歸途遇人言浮屠上有女妖峴聞言歸家夜思其事心甚疑早起往觀望其衣飾頗類己女命人登高取果是也驚訊其事女曰某獨在房中挑繡有夜叉長丈餘忽入室謂某曰無惧我仙

人也即提馳去至浮屠上惛然如醉數日少醒惧甚夜叉以將曉時下行市中取飲食一日我私窺見彼行市中會遇一白衣人夜叉驚惧遥避百步夕歸問何以懼白衣者夜叉云白衣自幼不食牛肉故我不敢近又曰牛上應天星力耕田畴辛苦備至爲生人之本人食其肉即是忘本每遭瘟死人若不忘本不食牛肉鬼神庇佑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我人也去父母與異類伍可不悲乎存心誓不食牛肉夜叉歸望女語曰何異志棄我乎永不得近子矣言畢辭去峴聞心驚悔悟前非從此合家戒食牛肉永不宰牲將所積粟分施貧苦年六旬餘强健無疾苦取妾連生三子壽至九旬卒

嚴遵

嚴遵善聲色聞聲知貴賤善惡官揚州刺史時巡行部下聞道旁婦人其哭如怖而不哀其聲如恨而帶殺查問云亡夫遭燒死遵敕吏輿尸出戶外令刑役守候曰當有物往更日有大蠅聚頭上役報驗令披視見銕釘貫頂考問以淫殺夫與奸夫同謀將奸夫

淫婦綁赴市場即行正法此不料人知而人竟知可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

陳仲舉

陳仲舉微時宿富人黃申家申家夜産仲舉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應云門內有貴人不可前宜由後門往俄頃聞往者還門內者問見何兒名何年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雙桂年二十八歲又問曰後當若何死答曰吸食鴉片烟敗業傷身死仲舉聞此默爲誌後二十八年仲舉膴擢由太守內升入台閣

遺吏往查雙桂存亡近鄰父老云黃申家生一子雙桂八九歲時面貌清秀性情伶俐父母愛如珍寶鄰翁薦一宿儒張公教讀公頗知相法入館時其子拜師師對其父黃申云吾觀乃郎秀而不寔聰明太露眼光散黃白睛浮壽鼻露竅準頭尖聲不圓音不暢印堂窄而下陷恰二十八歲當有險厄宜捨財爲一切濟人利物之事培植根本改惡爲善轉禍爲福申聞言心怒色變不答而遽即尋薦主以一季束脩相送辭去另請一有文無行秀才教讀惟獎其子有慧

性善調讀此子朝夕逃學從群兒遊師不爲禁年十餘歲漸近匪人飲酒賭博日習月染竟吸食洋烟深夜尤不歸家其父聞知吸煙者耗財喪命急爲完婚牢籠不放父母朝夕輪流鑒守嚴爲拘束未至三日病倒在床眼閉淚流口吐涎沫牙關不開飲食不進神氣昏迷手足冰冷父母惶惑尋覓吸煙者燒煙噴入鼻口神氣漸轉頗有生機四肢活動頭起項立連吸數口腹似雷鳴如喫仙丹坐起如常從此不禁任其吸食日形瘦弱父母因憂成病相繼亡無所忌憚更行放肆聚集匪類不分日夜吹賭喫鬧家業敗盡煙癮愈大骨瘦如柴無精少神不能人道其妻亦習染煙症又不禁匪人出入牆茨不掃穢德彰聞妻生毒瘡夫亦沾染今年二十八病重死奈所遺吏詳問載明回復陳公人無不知者夫吸食洋煙傳染妻妾媳女橫睡直眠成何體相日夜不分是何家教上下習慣不以爲非況日費數金焉有不受困窮之理竟至有煙癮人沿街乞討不乞錢文只求些須煙灰其爲害有甚飢寒或者無錢買吸時賣兒賣女無所不

可男盜女娼何所不爲難以形容盡致也不止戒一身一家尤宜推廣以戒人云。

林主簿

江夏林主簿好飲酒愛賭博性奢侈人不敷出有愛女好食油炸雞令里舊時供一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女自逐雞入北院枯井中女隨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騰上沖如炊家人臨井哭無敢入鄰有胆壯者入視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披髮者拒其足曰事不干已何爲來其人懼甚

急出久之氣無烟霧另募人再入惟雞骨一具人骨二具他無所見矣按聞一老吏云林主簿性好賭博不論輿夫走卒亦與同場更好殺牲自刃牛羊雞犬不假手於人有吏書風鑑遇公事進署時見林形容驚怖神色晦暗知歷來品行不端行爲乖戾災禍不遠隨機諫戒不聽好言反加淩辱是死而無悔之人故有此報應也

相術之見於經史子集者甚多自左傳以下可備採引至史話稗史小說無徵者宜撿刪

載庚子入日今不分良莠並蓄邑以至正任史所載反多遺棄適成爲衛士之兔而已余當再手批月波洞中記所引而備六韜十則惜無暇日以編搜成冊也　光緒十年小滿後畢記

相法證驗百條下
曹翰　石密　王沐
李芳　劉理順　袁公黃
崔元暐　趙彥霄　蕭處明
李光　任城王　劉元溥
徐甲　院倪　范仲淹
蘇頲　潘炎　桓溫
楊褒　李保　高孝標
劉彥回　衛中丞　章邵
吳玉　王曇略　裴垣
周處　張慈妻　苗夫人
袁孝淑　蕭敬禮　王叟
武攸臨　羊道生　溫連
李彥光　東平王　侯敏
耶律楚材　蔣珍　賈彬
羅道悰　崔詰　劉京
張易之　王魁　劉自然
裴度　王行思　熊愼

孫泰　汪華　唐文伯
直不疑　李傑　歷陽縣
狄靈慶　張仁　仲廷預

相法證驗百條下

左邨　劉　鑒

曹翰

曹翰希夷相曰月光閃閃如金口大容拳掌心容彈足底藏珠福全三代相其子目曜五星地載山河他日亦英雄也翰為將克江州屠殺億萬民命獻功取貴後至華山見希夷驚曰相君耳目口鼻五竅生烟聚收地庫面上眼內有紅絲紋纏繞如盆殺萬蟲之慘可惜因貪半生富貴身載千百年惡孽矣翰臨死時眼見群鬼索命驚成重病而亡不滿十載子孫貧無居屋乞討度日陶穀問師曰前指翰福全三代其子英貴非常如何貧之至此師曰論翰形子孫不富貴是無相理論翰心子孫不貧賤是無天理。

石密

晉山陰令石密先會任御史因私恨杜奏殺句容令萬默自此之後神魂不定心怯胆寒常夢萬默鮮血淋漓提頭索命之狀徃詣相者問命相者曰子刑如土偶血不華色五竅生烟聲禿尾乾必有宿冤報復待不免焉密無言竟去未浹旬間密白日見默提刀砍其頸倒地昏絕家人救起扶入臥室是夜項上周圍生瘡三日潰濫流膿滴血頭竟墮落而死。

王沐

江南王沐年少美丰儀相士馮七見而賀曰君頭角崢嶸眉目清秀耳大面田準圓口方不久即騰達矣沐因小有才惟利是嗜武斷鄉曲慣以刀筆為業頗倒是非受害破產者不計其數年將半百猶困不亨復遇馮相士問何以不應前言請再相以決功名馮

曰可惜可惜眉清變禿目秀轉赤準頭瘦削口角弔下耳色乾黑臉紋晦暗此隱惡所致將有大禍尚望功名乎言畢飄然去沐不以為然猶恃堂兄王涯時聞入相遂跨蹇驢奔至京師索米就舍三十日始得一見所望一簿一尉涯見沐潦倒疲敗無雁行情沐無可奈何哀求涯所寵嬖奴以導所欲復得一見擬許微官自是旦夕造涯官宅以候其期會涯就誅仇士良收捕沐方就涯私懇恰遇搜獲謂為王氏親屬鎖拏監守腰斬於市蓋為訟師者遭凶絕嗣猶報以

妻女活機敗露現形歷來有驗焉。

李芳

明江南富室。李芳祖遺田地甚廣。高秀父因貪賊嵎起兩人俱以博士援例入監同村同牕莫逆至好。鄉試之年。秀買通闈節需費千餘金。密約芳共爲芳請父命。父曰與其行賄欺天。何如行善格天。未有天榜無名。可僥倖謀中者。士當思造命。得失有數。即或營謀得來。未必不伏禍機。一旦事發。求榮反辱。切不可爲芳姑父趙稽翰林學士。在籍守制。聞其事。謂芳曰

吾久歷仕途。凡買賣闈節。爲造物所忌。或明裏犯法。暗中折除。或近報在身。遠報兒孫。難以悉數。無不顯應。立著。尊公所見者大。但存勿欺之心。竭力勤學。早遲必中。是科榜發。李芳落第。高秀提報。彼家良賤歡喜無限。車馬盈門。賀客滿座。設筵演戲。合村羨慕。快樂未幾。因闈節中証。分贓不勻。動刀傷人。事發到官。察院奏聞。上大震怒。敕五城兵馬司拏問。依三法司照科場例。按律嚴辦。所有王考房官。買中過付行賄受贓三十餘人。俱斬立決。高秀正法。彼家知之。合室痛哭。令人悽慘難聞。秀父歡喜過分。無顏以見親友。服毒而亡。秀妻亦氣急羞忿自縊以死。更有可異者。其時遇兵燹之後。村中有士人妻子。爲武弁所擄。非重賄不還。士人以房産盡售於人。得值百金。哀求懇贖。武弁加倍勒要。士人氣忿自縊。鄰人解救得活。芳聞其事。告父父曰。吾不買闈節活汝命。而不遺羞。常存爲善之心。報答神明默佑。今遇此機會。可速行之。急取百金。即交其子。代士人添足贖回。以全其父子夫婦。士人率屬俯泣叩謝。禱祝以歸。李芳又到省

鄉試。聞禹王宮道人善相術。甚效驗。其門如市。芳趨而問命。道人揖賀曰。觀君氣色。印堂如鏡。福堂現彩。紫氣盈面。兩顴開朗。三陽明潤。準頭紅黃。氣宇軒昂。陰騭紋現於天中。盤繞如錦。積德流光。今科定然發解。芳儀謝回寓。場後榜發。果中第一。趙楷聞而嘆羨曰。此其父識見超凡。不欺天。不欺人。積德行善之報。彼賄中者。名利性命安在哉。

劉理順

明河南杞縣劉理順作秀才時。謁通源大師請相。師

曰親子之相體單氣弱形清神寒眼光無威聲音不暢讀盡詩書生得寒文章傳世不爲官恐無祿少壽宜積德變相順曰我教書寒士惟附廓之地數畝八口之家甘於淡薄勉張糊口詎能有餘行善耶師云行善不論有無若是財主或貪酷峒起或謀奪致富錙銖較盡一文不拾愈有愈貪惟利是嗜爲富不仁更不望其樂善好施也惟中等人家常與窮親友往來知其苦欲遇人有難受困解衣分食以救其急費雖不豐而德乃大富人不知窮漢事苦人方知處貧

難若待富行善永無行善之期矣子其勉力以爲順從此受教留心遵行即遇石塊泥坑碍路亦拾石塡修以便行人見善即爲其時處館宦室東翁擇家人女以侍公女年十三四性情聰慧柔媚秀麗承顏望色先意承迎弱質雅態人無不憐夜即卧公榻側歷三載公辭館應試屬東家擇良配女東翁云原意以贈君帶歸爲侍妾公曰翁以我爲何如人乎茲同室三年未免有情但無沾染是完人也僕婦私驗猶然處子東翁欽佩贈以詩曰治容可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眠情近坐懷心未動方知柳下不虛名公答云誰爲妖嬈我亦憐情牽不動祇孤眠席前有妓心無妓程儒於今遭大名公是科不中讀書二郎廟一日晚間忽聞廟鄰婦女哭聲哀痛迫切悽愴酸心私行訪聞乃貧婆一子出外貿易七載不歸老母弱婦時逢荒年饑寒交迫勢無生理賣媳以圖兩全已受商人十二金明日分袂永別姑媳不忍相離依依不捨兩相痛哭順即於是夜回家取所存納糧銀相救兼向妻要藍裳當銀二兩妻云祇存此糧銀十兩立

待輸官不宜他用順答糧銀再設法交納此事刻不容緩妻又曰因何事如此急順備述情形妻亦喜云如此善事將我首飾去押法藍裳有用著時勢不可少順從妻言即僞作其子寄家信以遠離數年不如所願愈去愈遠無便致函近來週財東提携獲利遂意思歸趕路忽受風寒養息數日病愈即歸先寄銀十二兩安家云云順送交其母不言姓名姑媳接得喜不可言明日商人來示以家信彼知其子將回取原銀辭去越十日子果然到家事皆與書暗合母以

問子。子駭然曰。並無此事。殆有神明默佑也。公家望
空叩謝劉公來科舉於鄉。崇禎甲戌聯捷欽點狀元
及第。此廟中住持目覩情節。以述其事於人。後遇甲
申之變。京都不守。公題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所
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自縊死越五日。家人收斂。面
色如生。已歸仙境矣。

袁公黃

浙江嘉善人。袁公黃自敘。童年時在慈雲寺遇雲南
孔老人。為我起皇極數。定於某年月日。遊泮補廩。某

時考貢。貢後選四川縣令。在任二年半。歸五十三歲
八月十四日卒。惜無後嗣。凡遇考試名次先後。廩貢
年分。屢試屢驗。不出定數。益信有命。淡然無求矣。後
遊南雍。訪雲谷禪師。同室靜坐三日三夜。靜心斂神
雲谷曰。人不能成佛作聖者。因妄念纏綿耳。今汝歷
三日夜。何故無一妄想。余歷言孔先生算數有定。故
無由起念。雲谷笑云。我待汝為豪傑之士。却是凡俗
之人。請其故。曰。人生在世。安得有數。安得無數。數為
凡俗人言。極善惡人數拘他不得。吾深喜相法不務

命理。以命有定而相無定。相無定由心無定。而吉凶
之數亦無定。故為善降祥。化惡為善。為惡降殃。變善
為惡。現諸面目氣色。變動不拘。祇在人心一轉移間。
數不能限人。人自限於數也。汝今為孔公算定之命。
不知轉移之相。豈非凡俗。自今日積德行善。譬如
昨死今活。從此義理油然而生矣。凡俗之人。拘以定
數。義理之人。數不能拘。蓋誠能格天。何況乎數。余遵
雲谷教。即佛前懺悔。上疏一通。誓行善事三千條。先
求登科。雲谷又授以功過格。令逐日行事。不論善惡

俱登記。是日改號了凡。蓋悟比如相法有吉凶變動
之妙。不俟命而行。兢兢謹慎。竭力為善。雖在暗室屋
漏。常覺目視手指。是科秘。闈竟中式矣。然心猶覺行
義不純。修身有缺。或救人不誠。或陰善生疑。或身雖
力行。日不勉過。或醒時操持。醉後不檢過。以相抵功
剩無幾。歷十餘載。三千善始完。起求嗣心。亦許行三
千善。辛巳得子。癸未起求進士念。許行萬善。丙戌登
第。五十三歲已過危劫。今六十九子儼成進士。因集
註雲谷功過格附梓。以傳有志之士。望同道者廣為

之流布以成就後學焉。

崔元暐

唐崔元暐爲河南盧氏縣令其母盧氏訓曰我聞淸川府王藻爲府司刑吏每日懷金歸妻疑其酷刑私拷鬻獄所得設法勸諫即遣婢餽夫猪蹄十雙及夫歸紿云送十三雙藻怒甚以婢竊食轉皆流血不勝痛遂誣服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煆煉得來紿以婢事相試夫重刑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携一錢歸不義之財如同劫掠必招災禍王藻因此悔悟題壁

云枷拷逼人祇爲金我增冤孽幾何深從今轉念放刀筆避地歸來遊竹林即罄所有以施孤貧夫婦學道俱登仙籍又聞我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出仕大小官者有人言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言金玉滿堂寶貨盈箱此是惡消息吾以爲確論今見邑中親友仕大小官者多將銀物寄父母父母但知喜悅意不想銀物從何處得來果祿俸餘資誠一美事如訛詐屬員酷虐百姓所得與盜賊何別我願安貧爲淸白吏毋不願暴富爲貪贓官娘亦免遺害子孫元暐遵母訓除廉俸之外不要民間半文錢合邑紳民等口碑載道一慕友薦善相者來元暐請相相者曰觀君顴準印紅黃光彩兩眼有眞兩耳鮮明三陰三陽陰隲紋現定主一月三遷官高一品壽享百齡子孫興旺後漸升節度使屬員敬獻子女玉帛俱辭不受囑曰汝等財物皆百姓之脂膏地方出息俱貧民之瘡痍我寬汝一分汝少一分之累汝寬民一分民受一分之福彼此留有餘不盡以遺子孫如一人做絕子孫亦絕要錢何用哉。

趙彥霄

洛陽諸生趙彥霄性孝悚有相者云君頭大稜角起鼻豐準頭圓唇鮮有紋耳珠朝口氣旺色明福祿不遠矣蓋彥霄與兄彥雲同居兄吹嘘與賭無所不至數諫不聽遂求分折分後兄產蕩然尙貸人債霄因除夕請兄嫂同飲云向日不得已分析因兄所爲非分恐彥盡同受饑寒今我所存猶數用度仍交兄嫂管理取分券面焚兄慚悔交集節儉成家後霄父子聯科及第夫人生斯世最難處者莫如骨肉之間用

盡苦心不能轉移其性情竟有到老無羞悟之心者

蕭敝明

齊松滋令蕭敝明母患積年。敝明晝夜祈禱時寒凍敝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叩血成冰不溜。忽有道人臨門。手提招牌上寫相理醫道。人報敝明往見曰觀君面慈心善天地相朝瞻視不凡耳白過面聲音遠震將來名位顯達福壽無量。此孝感所致有諸內行諸外也。又授以石函云此治太夫人病。敝明跪受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二寸絹。丹書日月字。母見病

愈。後敝明官至刺史。子孝孫賢五世一堂。蓋孝為百行之原。不論差役賤卒。真能盡孝道於父母者。遇難有救。逢凶化吉。子孫必富足發達。歷觀皆然。況有根基之人。大孝終身。能不遺子孫以厚福焉。

李光

東都道德里書生李光。引誘婦女行淫無倫。閭城市中一癩頭瘋僧頗明相術。隱語無次序。其後甚驗。光與同人往覓僧見光。即指云眼又細眉又粗。皮又嫩好色心不定。風月債還完了。及早歸覺走善道若再

貪戀閻王叫。言訖飄然去。光謂同行者真瘋子。隨日亂談不足信也。約至酒館飲食各散。光歸已晚。行至中橋。遇貴部從車馬甚盛。見光與語令從行。有貴主年十八九。丰姿絕美。與光語尤有餘情。因隨之南去至龍門八一甲第。華堂蘭室。召光賜珍饌。同室寢處夜過半。光覺臥處冰冷。捫之乃石窟。同宿者死婦人身腫洪漲。月明照見魂飛魄散。履危攀石以出。曉至香山寺。為僧說所遇形如醉昏。僧送還家。下陰縮盡流血至死。此淫惡之報。見色而起淫心者可不以此

為戒哉。

任城王

魏任城王聞有善相者。言無不中。易衣往見相者曰君非常人。白龍魚服也。相全十美。一曰五岳齊。二曰六曜明。三曰笑語和諧。四曰聲色深秀。五曰陰隲紋現。六曰面善心慈。七曰器量濶大。八曰樂善不倦。九曰富貴不淫。十曰積德流光。功業已大成矣。後享年八十薨。子孫世襲王爵。御賜祭葬。出喪日。聞空中數百人泣聲相送。是昔日亂軍亡殺者。露屍於野。王施

棺收葬惠澤遍及枯骨死者歡於地下精灵懷感此其一端也他不勝計耳蓋為善降祥故大富貴亦壽考享全福存沒均感者當時一人而已

劉元溥

彭城劉元溥居淮溯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有善相者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延入館致訊焉曰君鼻隆財豐矣然眼角如墨禍生不測耳乾聲禿頭先過步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元溥泣曰夫壽天天也先生何以教我相者曰君有善

緣故言及之君雖不壽宿德且厚度量尤寬況二三年期勤修令德冀或延年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況於壽乎勉圖善事吾三載當復來言訖辭去元溥流淚相送急為身後計有女將適抵維州買女奴資行用錢八十千得四焉內一人方蘭森者有殊色丰骨姿態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對曰賤妾死罪主君既深問誠不敢隱某代為名家本河洛人先父以卑官任淮西遭吳寇跋扈因姓與寇同疑為近屬委諸鋒刃家人沒為俘遂至於此元溥嘆息良久曰衣冠之女抱冤若是今我不雪爾冤神怒人怨問及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券收為甥以家財賠奩粧先女以嫁士人元溥夢二人青袍秉簡叩拜潛然曰余蘭森之先為城隍神感君恩及孤女今君壽將盡余以君陰德上章請於天帝言訖告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森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帝許君加壽二十五載當及三代帝以余生無過又憫余受冤加以重職再拜辭去後三年相者復來賀曰君壽延矣陰德動天天停三陽起陰隲紋近顏頸上有增壽紋元溥言嫁方女之故曰君不顧財與色憫恤其孤豈不有此福報哉

徐甲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男名鐵曰許氏亡甲繼娶陳氏虐甚欲殺前妻子陳氏亦產男生時祝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名鐵杵欲以擣曰也於是日打鐵曰備諸毒苦飢不與食寒不給衣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陳氏得間行酷鐵曰竟被杖死時年十三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罪橫見

殘害我母訴怨於天得天曹符來雪冤當箆令鐵杵遭苦死我停此以待聲如生時不見其形但聞其語陳氏無法可治聞有卜相人設棹市肆知未來事甚驗餅夫徐甲請看鐵杵入門見陳氏問是鐵杵生母即退站門外云口鼻耳目五竅黑毒氣盤繞赤脉貫睛應陰禍為災看其母子必無救請自為謀言訖飄然去陳氏為位供鐵曰於室拜謝哀求作食設奠鬼云不須如此凍餓捶死我豈一飧能酬謝陳氏夜中竊罵鬼應聲云何尚罵我當斷屋棟便聞鋸聲屑亦

隨落响如棟折舉家驚出炳燭遍照無異忽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噫桃李子嚴霜落奈何其聲悽慘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時鐵杵六歲鬼至病甚腹痛氣逆妨飲食鬼打處青黑數日死未幾家被火燒房屋燬盡徐甲驚嚇致死陳氏無依鄰里知其惡無人收養乞食於市亦凍餓以亡此為惡慘毒之報也。

阮倪

阮倪者年五旬生子無舌七歲四肢落地方能走其行如畜倪聞玄天觀老道善相術甚靈驗負子以問老道曰此誰氏子答曰是僕之子生來無舌行如走獸老道云君滿面滯氣三陽黑霧聲如吠犬形如雨雞乃宿冤致是倪異其言思忖良久乃云少壯時因醉出郭有牛遺於野直探舌本割歸為食昔有此事今實悔甚仰望指教老道曰汝知悔過頗有轉機如能誓不食牛肉戒殺放生並將割牛舌生啞子以報應不論遠近告訴以戒百人改過如誠神明必佑即變相矣倪遵老道命全家戒殺永不食牛肉見人即言割牛舌不諱行善三年其子舌長口能言足能行

矣此聞善言改過之驗也。

范仲淹

范仲淹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相者曰君眉濃伏彩目秀貫形鼻直而蘭台輔正為人忠心厚德觀君址曰此基地一郡秀氣聚旺於此當應子孫斗粟貫仲淹云有斗粟貫我豈獨居遂讓為學宮願闔邑分惠其福子純仁亦有麥舟之惠繼為宋相賢名滿天下其邑有暴發戶恃弟兄為內外官一時煊赫亡恩負義目無鄉黨知文廟公地有吉穴以勢強佔竟葬

其親凡在學者公忿不平鳴衆攻之訟致大憲力所不敵反受責革合邑怨毒暗用智術以敗穴脈其家已達未達尤內外恃勢貪酷淫濫無惡不作數年間顯者俱遭橫禍死不全屍所遺少男幼婦作孽亂倫穢德彰聞逆子已天淫婦爲尼嬰孩死盡業敗嗣絕雖有祖塋無人拜掃合邑稱快焉蓋有勢使盡轉眼成空范公以家宅地讓爲文廟此佔文廟地爲私塋公私之間善惡既分報應立著

蘇頲

唐尚書蘇頲少時相者云頭角崢嶸眉相廣長鼻直口硃氣色明曜而神眼神如日東昇官至一品中書令享壽八旬後至尚書一品年六旬餘病甚頲令巫筮巫曰論其筮數公原命中官一品壽八旬由作桂府時冤死二命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折祿減壽實本於此不復起矣按頲夙州有二吏訴縣令令是頲門生祖令殺夷聞巫言嗟歎涕泣至死蘇氏父子相繼爲唐名臣尚有此愆尤況初發跡者可不畏乎故爲上司者不分賢愚是非惟鄉親世誼即起偏私狗情之念假公濟私不免罪孽隨身自此以後子孫亦不振矣

潘炎

潘炎侍郎德宗時官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妻劉晏女也有知人鑑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遺閽者三百緣夫人聞知謂潘曰豈爲人臣京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緣其危可翹足而待也遽勸夫避位於孟陽後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相貌位列丞郎官不稱形吾懼禍之必至也潘公解諭再三

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同寅容至夫人垂簾視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綠衣少年何人曰補缺杜黃裳夫人曰此人相貌全別必至有名卿相君默誌之後果如其言

桓溫

晉桓溫生未期月溫嶠見曰此兒伏犀骨三路貫入天中邊城骨四起能載岳瀆有此奇骨可使試啼聞聲謂伊父曰求全在聲此子精氣神與聲音相應眞英物也父奕以嶠賞識遂名曰溫及長果有丰概目

光如電使人不敢仰視自以雄姿似宣帝劉琨之相肆為不善劉琰相曰觀其眉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乃猝仲謀司馬仲達之流但嫌氣露不守神露不收氣魄精神威儀盡露骨髮形局規模盡張所行傲妄志大言大他日恐有滅族之禍人云有此炎炎英杰之相便是傲大想亦當耳琰曰傲乃富貴人尤忌小人之傲其禍尚小大人之傲其禍橫大故相法云才偏性傲不遭大禍必奇窮不能收斂何憂祿壽不彌遠乎溫北伐還得一巧作老媪劉司空妓也見溫垂

泣溫問故媪對曰觀君形貌甚似劉司空溫大喜隨更衣坐問媪曰面甚似恨氣旺威露形甚似恨太昂不持重眼甚似恨神焰無守眞鬚甚似恨有紅光無紫彩聲甚似恨尾音不暢適細察君相雖不及劉司空亦極貴之亞也溫怒曰大丈夫豈在人下後不竟其志而滅

楊褒

楊褒者廬江人也旅遊市肆遇一相士察色聽聲云君有殺身禍幸平日心慈念善有救無患褒問何所見而云然相士曰汝命宮紋亂奸門黑霧好在準頭有黃光透露三陰雖青色三陽明潤聲大音長所以遇死得生也褒敬揖謝之一日到親知家食宿其家貧無以備舍惟養一犬欲烹以飼犬跪前足以目視褒褒甚異急止不令殺且求之親知奉褒領犬歸舍經月餘常隨出入褒亦愛惜妻有異志褒尚不知妻與外夫密約欲謀殺褒褒是夕醉歸妻伺外夫入宅謀殺既至足方入門犬齧折其脛及咬褒妻二人俱傷呵叱甚急鄰人聞聲來救褒亦驚醒見而搜之果獲

利刀鄰里為證送縣推鞫妻亦實供褒妻及喂刃者並處極刑此一念之仁遂免殺身之禍也

李保

有獵師李保善射獲大犾其雄毫長一尺尺五者常愛護如人錦繡之服極佳者毛有金色大官以為貢座一行成群雄而小者為犾奴獵人以藥矢射殺其雄而長毫者聞人犬聲則捨群而奔抓一樹枝接一樹枝去如飛或於繁柯稠葉內藏身其雌與奴緩緩旋食而行殊不急急知人不取也亦有携兒隨子者

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則拔其矢以聞覺有藥氣折而擲下嚬眉愁沮蹲於樹顛其毒發作手足俱散蹈墮邪强攬其枝呻吟之慘與人無異每口中涎流則悶絕猶不放枝稍懸移時力所不濟身乃墮地人犬齊到斷其命焉獵人求隹者不獲便射其雌雌若中箭解摘其子使去子不忍母摘去復來抱母不放母子俱斃於人犬矣情形悽慘不忍見聞而獵人李保與同人獵後尊山寺門欄歇息有老道自內出見死猢血肉狼籍惻然心動又窺獵人面如黑鐵目露睛赤

神失氣暴頗有不待時即死之形不便詰問靜以觀變時獵人坐門欄用箭挖耳不意風起門轉勢猛力大打在箭上將獵人李保右耳穿過左耳即時血流倒地以死老道云吾善相法先見凶相矣向人驚悔焉昔鄧芝射猿其子援箭以木葉塞瘡芝曰吾違物性殆將死焉即擲弓矢於水中以戒後人。

高孝標

高孝標孝積其母產二子時駢肩齊下相貌舉止言笑如一及從學進退吟誦韻悟皆如一先生亦莫能辨甫弱冠同入庠暨完娶父母恐二息莫辨孰為夫命以衣履別又同時生子考試補廩亦同希夷相曰二子丰神秀異眉翠目碧鼻直口硃耳白輪紅氣清神徹皆科第中人今目耀彩色即王同科里人曰命同相同運同可知命相前定秋試寓鄰有美婦少孀私挑兄正色力拒復挑弟遂與私累婦不得其死場事畢又見希夷相兄眉焰紫彩眼曜文星主聯捷相弟非但不中定致夭絕兄驚問故師云汝弟翠眉變禿碧眼浮青硃唇色黯榮矗之鼻赤黑與桃之耳乾

焦神色頓然枯槁氣冷神散捐德變相矣放榜果兄捷弟殂子戲魚池溺水死兄聯捷官刺史七十誕日思弟囑子孫云叔與我駢生論命相莫不相似因損德後祿壽不與我同嘆曰易見者相不易見者命命在天也相在人也應天時合人事其精神忽散忽聚志氣忽欲忽弛有中形外不可掩也故造物大公之心福可以罪減罰可以功贖生心發面惟人自造可驚可怖貪淫漁色不宜輕犯耳。

劉彥回

劉彥回尖官湖州刺史為政寬嚴得體百姓愛戴性慈心善無故不斬性命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尺餘持獻刺史群官賀云得食此龜人壽千年刺史謝已非其人騎馬自送入銀坑後十年刺史亡子彥回為房州司戶將率家屬之官有人善相法彥回詣問吉凶相者云觀君地角黑霧冲入水口準頭泛赤出行當遭水厄然有可免者以印顧部紅黃光露逢凶化吉彥回謝歸率屬長行適至山凹中山水暴發水深數尺合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路前彥回云

龜灵物忽來引導狀若神有生機矣一家三十餘口隨龜急行悉是淺處歷十餘里引上山得免難舉家叩祝龜忽不見是夕彥回夢青衣人云吾即龜也昔在銀塚蒙先使君惠不忘其德來報此恩夫戒殺放生者遺福子孫好殺貪食者流毒無窮觀此效驗即可知也

衛中丞

衛中丞姊性剛乖戾凡婢僕鞭笞多致死忽幕友薦善相僧令因衛公使遍相內外男婦俱有定評相其姊五岳四瀆有惡毒氣色且眼紅不見黑珠又覺腥臊令因退出是晚其姊得熱疾六七日不復見人獨閉一室或有人至嗔罵呵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蟋蟀有聲潛往私窺忽聞腥氣開窓見變為人首蛇身長丈餘起赤班色衣服瓜髮散在牀褥形怒無言一家驚駭欲送秦嶺上僧令因與誦功德送入林中全變蛇形不見婦人首矣是其性毒感化也夫待下宜寬不可忍心致死

章邵

章邵者綠林中人積有財帛終不捨此道尤好殺牛食肉家鄰寺傍一遠遊僧寄住善知聲色未見章邵面聞與妻子喧嚷其聲暴惡帶殺無尾音如犬馬吠嘶即告住持云斯乃人中獸也必不久於世住持云此鄰人章邵是大盜又屠牛者今衣食有餘猶不改行貪猥誅求無所不至村中有貧人耕田者養牝牛一頭甚肥胖有一犢子章邵夜率子入室偷牛主人覺父子祇將犢子抱歸是夜殺食賀家失犢悲號不已數日後邵夜行狹道有所謀也使子先行一程子

倦且因息大樹下以伺父來。不覺睡熟。鄰不知是子。約畧見衣襆在傍。以爲行客。就其睡熟。拇刀斷喉。取衣襆前行。天色漸曉。視其衣襆。知自殺子也。歸與妻言。夫婦對泣。是日同病發瘋狂。亂其聲如牛。相打相扭。兩傷要害。一時畢命。報亦慘矣。蓋人無牛力耕。則不得食。殺食其肉者。必有顯報。或遭瘟死。或犯法誅。故戒食牛肉之家。永不染瘟疫。歷來有驗焉。

吳玉

河南木匠。吳玉性至孝。有老母雙目失明。是日代人

做工。買猪肉半斤。交妻作羹養母。恰出門時。有化緣胡僧善觀氣色。知未來事。見玉云。兩眉黃色。好門暗晦。主妻不賢。爲惡受禍。玉以爲求食者。不待言盡即去。妻是日私食所買肉。將蚯蚓作羹食姑。姑聞味怪臭。竊藏留示子。子見號泣。方欲錄妻不孝送縣。俄頃雲霧四合。天昏地暗。雷雨暴作。失妻所在。尋之不見。忽然妻自空中墮地。身及衣服如故。首變狗頭。自云欺姑雙目失明。以穢物假羹不孝。已甚難逃天刑。爲日遊神將所罰。不得爲人類矣。夫即逐出。不食他物。惟放路傍廁中。溺溺於水。死鄰之里相戒。畫其形焉。

王曇略

城父人王曇略殺牛作脯爲業。有老僧化緣入其門。曇略以錢數文施之。不受。僧云。善相人。頗知未來事。見君氣色非常凶厄。如能改業不宰牛。勝施錢萬倍。保合家平安。轉凶爲吉。曇略云。吾捨此不樂。爲他汝去。無多言。一日殺牛。牛見刀跳躑而奔。曇略大怒。以刀刺牛目。然後殺之。少時曇略昏倒聲。如牛叫。眼中流血。頃刻暴死。妻子繼染瘟疫。一家滅門。無遺類矣。

殺食牛肉者。當以此爲戒。

裴垣

僞蜀江寧節度使王宗黯生日。勒索屬下規禮。各州縣皆以財帛爲賀。巫山令裴垣爲官清正。以缺分甚苦。編戶甚貧。不忍苛虐。獨無所獻。宗黯大怒。檄節裴至。中以他事。誣枉成獄。沉澧湏堆水中。三日尸立波面不流。宗黯遣人力挽下流。經宿逆水復上。卓立如故。正視衙門。宗黯頗不自安。神識煩撓。朝夕昏倦。聞市中善相者言事頗驗。召來令相。相者曰。觀君面上

晦氣皆泛紅黑煙如晚霞映水之色爲鴉集林之象黑紅間雜纏入命宮此爲珠玉陷於泥中主有宿冤纏身故滿面黑霧如愁雲四起眼神一脫官星一退即無生理矣言未淡旬宗黯暴病頭痛眼花見垣立於床前開口索命之狀合室男女立垣神位供以香燭叩頭乞饒令人取屍斂埋屍已爲巫山百姓感激裴令爲官廉明捨去葬於縣中矣是日宗黯七竅流血即死報應昭彰令人可畏大吏貪酷屬下者無異貪酷百姓觀此則知所戒矣

周處

周處相貌英異臂力過人幼年喪父事母至孝相者曰觀君目中有眞光如源泉之不竭乃將軍泉水宜在眸中但氣魄煽露性急好鬪致傷和氣可惜有此英概所行非正難保善終若能改行功名烜赫矣其時爲州里所患處舅問云今時和年豐何故憂而不樂父老曰山中有白額虎長橋下有蛟村中有周處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舅聞於處母母痛責之處曰吾能除害乃入山射虎投水殺蛟即欲自刎舅曰汝今除害安良改邪歸正況有老母何必致死處從此改過自新厲志好學鄉里馳名州縣交薦後立大功官至刺史

張憨妻

鉛山李順窺近鄰張憨妻息氏貌美性慧起心不良使女奴挑之不從其夫懦弱加之以病時晝晦大雨伸手不見掌順以墨塗臉披花衣爲兩翼裝如雷神之狀踰舊鎚擊死張憨即飛縱以歸其妻驚嚇不察以爲眞遭雷誅事後順過眞武廟前有相士設棹

就問姻緣何時如意相者云觀子面貌四肢凶頑如蛇狼性猛氣暴有聲無音柱人還是害已冤氣已入命宮不得其死現諸相矣順見所問非所答不悅而去又過年餘賄囑鄰媪巧言誘娶息氏兩情歡洽生一子周歲矣一日雷雨大作忽然動心不知不覺盡吐前事云吾當時不遇此景象焉得妻妾婦佯笑以問衣與兩翼安在曰藏在暗樓箱中婦俟李順遠出搜得其物赴縣喊訴邑令擒李順至不待用刑一問伏罪照謀殺例綁赴法場一刀斬決并殺所生子聚

觀者無一不快心焉。

苗夫人

張延賞累代台鉉。時選子壻。莫有當意者。妻苗氏。太宰晉卿女也。夫人幼習相人書。有鑒識。剛英銳見。韋皐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五岳相朝。四瀆連接。眉有伏彩。眼有眞光。邊地四起。鼻直貫頂。腦後三台。耳厚長大。口如四字。聲响如鐘。手長足短。虎頸熊腰。具此貴徵。卽以女妻之。不二三年。以韋卽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一日皐同幕賓談論。張公訓

曰。吾幕中皆時俊。韋郎非其倫。不宜常見。一門婢僕。見張公不齒禮。上下輕忽。惟苗夫人相待甚厚。見侮於衆。視之悒快。不能制也。妻張氏垂泣曰。韋郎七尺之軀。才兼文武。豈有沉滯妄家爲會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武辭東遊。妻罄粧奩以贈。延賞喜其去也。聊以相贈。時有巫媼出入其署。謂苗夫人云。相公值日神將。不及韋郎之半。將來必大顯功名。苗轉告夫。張公曰。欲多相贈。何必假此贈物。七馳韋每之一驛。附還一馳。行經七驛。所贈盡遞歸矣。延賞莫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改易姓名。韓翃人莫敢言。至天迴驛。去府城三十里。有人報曰。替相公者。金吾韋皐。非韓翃也。夫人曰。必韋郎也。張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委諸溝壑。豈能代吾位乎。苗夫人又曰。韋郎雖貧賤。氣凌霄漢。倂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將入州城。方知不誤。延賞惕莫敢辯。曰。吾不識人。當抉眸子。無面相見。卽由西門出。獨往長安。凡舊時附會小人。借勢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尸蜀江。以吐宿怨。獨苗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乎。賢哉乎。韋公侍奉外姑。過布素時。夫小人自恃得時。輕忽不得時。何時無之。諺云。世事留一線。後來好相見。鬚眉男子。尚不如巾幗婦人。漂母識韓信不過是也。豈可嫌貧耐富。妄自矜大。以欺人乎。可爲世之小人。一時得意。目中無人者戒也。

袁孝淑

袁孝淑陳郡人。少孤事母至孝。母得急病。衣不解帶。

百計求禱遍旬不痊孝淑聞青龍寺來一異僧善風鑑知醫術詣問拜迎於家以治母疾僧郎於囊中取九灵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下一日郎愈孝淑感德有所答俱不受或請時不至或累月一來孝淑知僧善相法定人爵祿甚驗尚未發問忽一日來辭謂孝淑曰將他適與子別吾觀君有意未言勿乃欲知終身乎答曰然僧云君眉秀疎長眼分黑白精神聳動容色澄澈陰隲紋現天中如絲如錦發越無窮蓋孝行所致也遺書一編曰子壽與祿盡具於此事前定非

智力所及也無知者躁進妄求逢迎當權持柄之人附炎趨勢風馳雨驟骨軟膂尊先意奉承巧於討好以順爲正妾婦之道也傍觀者爲之指摘當局者猶自鳴得意卽殺人媚人在所不計反以有德之人視爲木偶揶弄匿笑卑瑣狡猾如鬼蜮狐虫不可方物殊不知世事皆有定數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罔自爲小人徒加一重罪孽以遺後禍君藏吾此編愼勿預視但受一命卽開一幅孝淑跪受別後數月孝淑疾甚殆將不救其家周以後事孝淑曰神相受書一編未曾開卷何問後事乎未浹旬病果愈後孝淑以門蔭授諸城縣尉五轉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相編時日毫無差謬秩滿歸閿鄉別墅晨起巾櫛忽有物墜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淑驚仆於地因不語遂卒其妻閔神相所留書猶餘一幅歎曰神相之言亦有誣矣開視惟畫一蛇盤鏡中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嘗見有官職之小人親疎反常厚薄倒置甘旨不奉父母珍羞以供權要酒肉以結時狂干戈以傷良善夫能諂人者亦能驕人又有受驕之二三四小層

層諂媚連類附和其行如狂然惟無知要人喜奉承亦惟無恥小人能奉承人也觀此有數存焉自暴自棄乘適足以遺笑大方有識者必守分安命矣。

蕭敬禮

蕭敬禮者鄂州人也少賤因隨嚴節使於益州小有才幹甚寵愛借此攬權嚴屬下無不受其詐詭或假以借貸無敢違數不然卽唆以中傷所積財盈千累萬納貨爲郎敬禮本小家子旣仕妄自矜大得一步之貴行十分之尊體容俱改規模盡張所作所爲盈

滿氣象目無同儕無端叱呵無人不恨皆忍耐不較者以彼非伍不值與相敵也猶自以為人所畏更洋洋得意竟欲結姻大族設想定謀害其故妻因請假同妻歸岳家使妻奴先行飭令壯夫夜邀殺於途棄屍江中。奔告其寡母云為盜所殺人不疑也住數日告歸路遇兩人閒談指一寺云內有僧號普明隨意所為不拘僧規或相或卜。往往有驗往來者以神僧稱敬禮聞知往問姻緣。一見之際僧形如狂。大聲疾呼云。滿臉殺氣惡貫滿盈。昧心人也為我趕去。敬禮

不知不覺往寺外奔出。如人推狀。後年餘奉使至廣陵見婦人賣花酷似其婢。既近真是見已亦再拜因問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擊受傷未死得賈人船。救往東下今寄此與娘子賣花給食復問娘子何在曰在不遠即可見。敬禮隨去。入小巷中指一宅曰此是也。婢先入。俄頃妻出相見悲涕歷言艱難敬禮昏憒莫能言也。竟設食具酒相延入房又置酒飲從人醉日暮不出。從者往覘見白骨一堆衣服散裂血流滿地。問比鄰云此空宅久無人居。突蓋器小易盈性情忍毒。乃人面獸心者也。報應昭彰。殆有明神作主。枉死鬼得以伸其冤云。

王叟

王叟相州人。富有財谷。惟夫與妻無兒女。莊宅甚廣積谷萬石。夫妻逾常儉嗇。衣食遮身充腸而已。叟行市中。見旅舍一客方食。盤飧豐美。叟問其業。惟賣香粉雜貨。叟疑其作賊。問汝有財幾何。衣食如是豐也。答云。惟有錢五千文為本。逐日食利。餘施貧苦。但存吾本。不積餘財為累也。吾舅知相術觀君鼻大竅小

有入無出。口小囊縮。食少事多。好積財谷。最吝用度殊不知財聚人怨。將來為財累矣。叟聞言頗悟。歸謂妻曰。彼人少得其利。便美食樂施。可謂通達。吾今甚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留此遺誰。遂市珍好。恣食味是夜夫妻俱夢為鬼神所錄。枷鎖禁繫。鞭撻其背。云汝夫婦何得破費軍糧。後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財粟以供軍餉。彼夫婦竟殍餓以卒。慳貪鄙吝好積不施者勿乃類是。

武攸臨

唐武攸臨歷代富室祖傳致富秘訣攻於算術巧於謀利由貲郎入仕漸升四川觀察兼領節度使收發銀糧加三以入折三以出當權之日無不苛刻取賄貪得無厭加之官親世誼幕友閒員引進分肥者其名曰拉皮條到處招攬過付受賄聲名狼籍無所忌憚更有因緣借勢假名撞騙羣醜相煽連爲蘭譜送爲師生營謀大缺希圖優差有賄取位無功冒賞通同作弊詔上虐下彰明較著所統屬百餘州縣量缺肥瘦爲價重輕行賄得缺無賄撤任債主逼迫家眷

苦累內外夾攻有冤難伸毫無生路致令自縊自刎或氣急吐血不得其死者不計其數老幼流落異地無親可靠有家難歸告幫乞助難以度日死亡相繼故貪者苛派於民以滿所欲所謀必遂有求必得而廉者潔己愛民不滿貪囊竟置閒散常受困頓苦樂不均賢愚不辨故百姓喜者上司恨百姓恨者上司喜下官下民不得聊生然過手分肥者已中飽囊橐枉法受賄者十未得五冤孽歸一身矣而攸臨忽然足腫腹脹痛極連心病倒在床醫治不減惟待斃而已聞川主宮住持道士有道術善相法言無不中攸臨召來左右扶腋以待相道士曰觀大人目脢神脫三陽爲青紋理黑暗慘淡不明唇白耳乾乃損陰隲變相準赤眼紅兩顴如豬肝色鬚捲鬢焦聲似破鑼眼圈無睫毛尤宜謹防火災緣攸臨置大庫二百餘間所獲貨賄藏在其中因民家不戒於火尙相隔臭署忽然火毬飛落其庫天火延燒一時蕩盡攸臨因身有重病受驚着急肚皮脹破鮮血淋瀝即刻致死尙無子嗣此利令智昏空作惡孽者歷觀大吏貪酷

州縣州縣貪酷百姓百姓受逼賣田賣產賣兒賣女以塡貪囊得者金銀累萬妻喜子愛上下歡欣失者敗業亡家妻離子散老幼泣血思之思之不是積玉堆金卽是積血堆骨能無報應乎或遇刼盜或遭法網或受天誅或中年而亡或老景孤獨或絕子嗣卽或有子必是冤家轉生敗業以現醜形或報應在婦女活機賠錢養漢不過遲速間無一人幸免者人亦何樂貪酷乎猛醒改過急發天良知聚財卽是聚怨作陰隲善事以散其財挽回造化後福來臨矣

羊道生

梁太山羊道生爲邵陵泰軍兄海珍任湓州刺史道生乞假往省中途宿旅店時有道士亦來邀與同室談心道士云余深明相理既與君相遇亦是前緣有言相勸觀君面肉橫生眼形三角目珠暴露腦後見腮因好殺呈象宜以仁易暴免人禍卽免已禍道生曰河山易改本性難移談何容易一笑而已道生往兄署住十餘日臨別兄於十里亭設飲祖送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

湓州欲賜殺乞求救濟道生問汝犯何罪答云失意奔逃曰此最可忿卽以佩刀刳出眼珠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須臾海珍來又囑兄決斬上馬數里方覺眼珠硬噎下馬尋酒急飲終不能去轉覺脹塞滴水不入數日耳目口鼻流血倒地卽卒蓋不救則已何其暴也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温璉

幽州從事温璉燕人也有相士謁見致敬曰公積功累仁好義忘利陰騭紋見於三陽紋內紅黃光彩眉長蓋目眼有眞光鼻直口殊耳白過面聲音响亮福壽綿長官至一品蓋曾經兵亂有賣黑漆柱於市者璉以爲鐵也遂以數百錢買回累日方磨拭知其銀也上下聚觀靡不欣喜璉愀然曰非義之財與無功受賞何異得之後必有禍遂訪還賣主彼云某不識售於市君酬值非强買也不敢復收璉竟置還拜受辭去別賣數百金將半以謝璉不敢賣者施觀音寺冀祝璉福壽也蓋璉之仁讓非止一端不可歷舉然欲知人惟財可試故當時遠近無不推服後官至尚

書享壽八十餘卒。

李彥光

李彥光爲秦內外都指揮使王帥中書令李崇任以權專生殺虐酷黷貨枉害甚衆一日詣寺供佛住持老僧平日善相理注目以視彥光疑問僧何定精視我僧云山僧以慈悲爲念見君有厄欲言恐以愚昧責彥光云言之何妨僧云君面如塵蒙聲音孤高眼珠紅而暴露懸針穿破印堂神昏氣濁頭低視下定有陰禍及身彥光時逢有事不暇聽卽去依然以惡

逢迎本帥為非不改部將樊某者有騾一頭甚駿健彥光見愛使人示意欲為騎坐樊惜不獻因此著憾以他事構囚假通詞欵承窺王帥醉時呈供帥不詳察光即矯命斬決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死若有知當刻日以報及死彥光暴病樊某現形晝夜不離持杖痛打左右老小皆見俱不敢近祇聞稱死罪苦楚之聲令人難聞月餘手足俱痿身腫面青心窩脹裂血流床下死。

東平王

東平王出獵時遇一老叟有知人鑑拍手作歌曰人死為羊羊死為人鳥獸皆然可悲可嘆王問故答云我聞蜀中之猿索其子而腸寸斷柳州之狐抱母皮觸階以死雖為禽獸亦知天性況王相帶三殺宜改過為吉王問何為三殺叟曰聲如破鑼謂之音帶殺色如昏醉謂之神帶殺火氣貫睛謂之眼帶殺犯此三殺壽恐不永王問作何善事可改其凶叟曰汝為國王大臣何事不可為若能捨財作一切利人濟物之事皆有回天之力若要不費財積萬功者只要發一言之正有益萬民即可變相矣王聞言欣喜從此不獵積德累功三年復遇叟曰殿下腹內生堅固子矣王曰何謂也叟曰觀王神完氣足聲音和雅目不晦而有眞光此即變相也王曰何謂堅固子答曰凡成佛作祖者便生舍利子為金剛不壞之身眉間常放毫光堅固子亦作善所至也王曰我無他善祇因為國為民受人毀謗我亦忍辱以為叟曰此即性根堅固之功矣一日有幸臣譖王於帝帝問曰汝在家何以為樂對曰為善最樂帝贊曰其言甚大遂問王

子孫五六歲以上十八人皆賜侯印此戒殺為善而變相也。

侯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強盛酷虐朝官受害冤魂塞路上林令侯敏偏能逢迎殷勤趨事妻董氏聰慧能文有知人鑒諫夫云君性柔佞貌不揚且目下起晦紋印堂懸針破急行善事使晦紋明亮懸針轉脚可免難獲福更有要言相勸蓋俊臣國賊也恃勢行奸殺人取財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勢不久立一朝事壞

奸黨先遭戮辱君可敬而遠之敏稍退避俊臣怒出為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生他念遂行至州投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為令不飭到任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任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戮及家口敏以不得到任獲全後俊臣被誅戮其黨羽無一得脫者惟敏獲免焉蓋董氏見善勸為有過即諫所謂家有賢妻男人不遭橫事得非賢內助之力耶。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面目醜怪。元太祖贊曰目光湛湛如龍睛之威開合閃灼逼人其材足以正天下。伯顏承相曰據臣所觀但見貌醜質粗。太祖曰朕常與紫碧眼道者論相不必全只要辨明清濁二種方入其妙。遂召紫碧眼相云形多外見神氣內滋。氣清形濁雖醜必貴氣濁形清雖清亦賤。故論清中濁者縱貴亦是平常。濁中清者其貴非凡。伯顏問曰二者如何分別。答曰清中濁者譬如澗中流水雖清易揭也。濁中清者譬如有源之泉涸涸而來不可量也。二者比如郭泰論黃叔度曰神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易耳如何是澄之不清此種器量迥出尋常雖哲人廣聞亦未易識。夫目光者形之餘常佐形之不足。郭令公半部不全霍將軍一幅寡臉。今論楚材之相面雖黑醜。奇在目中之眞光湛湛如有源之泉愈動愈清之妙。眉雖濃取濃中細發加以伏彩之秀必為輔佐良臣也。後果為相忠君愛民。太祖每見輒曰汝又為百姓哭耶。楚材曰臣非好哭百姓者人主百姓也。若陛

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也。太祖重其人每上章言聽計從天下陰受其福。後以功封廣寧王此哭民諫主福及天下。德流後嗣子孫世襲王爵焉。

蔣珍

明蔣珍少年登科後丁母憂有礙會試。珍往前移一月妻曰功名遲早有數存焉。今若短喪決不能中。珍不聽累落第選一推官漸升太守到任五日。其父訃音至隱而不言催收屬下規禮時間鄉省士匪滋事

圖謀保留防堵曾暮乞憐當事詳請奏准妻尚不知
問何故不回籍守制以盡人子之心稍贖未終養之
罪珍曰人已死矣我回去不能起死回生於彼無益
於我有害今蒙准留不誤升官發財你我安享榮華
若回家有出無入繁費不輕一動不如一靜汝何不
思前想後況他人有求不遂我竟得如願矣妻又曰
汝自鳴得意吾為汝羞泣昔日家父曾任兩司陳情
告養歸鄉奉侍常言養兒防老敢不體貼親心乎今
老父在籍終命聞訃不奔喪視如路人惟利已是謀
是可忍孰不可忍殆非衣冠中人也夫移孝作忠惟
主帥任大責重一時難以更改下詔留營累辭不准
不得已而從權今鄰省不靖閒員林立以爾人材官
階有不多無不少何喪盡天良作此不忠不孝正議
難容春秋責備不諱誅心之法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今若此欺罔君父遺羞子孫尚有何面目居官臨民
表率羣僚乎言畢大哭珍耳如不聞低頭不語而出
竟因防堵賞帶金魚連領大郡陽愚陰詐攘上剝下
積金累萬仍作寒酸故態緘默若老成以掩其所短

其實一無所長惟性情柔順低頭慢語和顏悅色易
討人喜故不查所能何事竟以老成推許一犬吠影
百犬吠聲列憲亦為所惑不知老奸巨滑惟屬下身
受陰毒窺其隱衷廉者尤效改節貪者肆行無忌部
民受困罪歸一人矣珍因公赴咸陽聞玉皇廟道人
善相法往見請相道人曰君額角崢嶸兩顴有勢四
肢稱體可惜鼻大準尖顧削鬚少頭低視下此陰忍
之相耳內形外能瞞人不能瞞神神者心也心術不
正行為有虧即現諸面目氣色聲音今氣色暗晦眼
譴難逃及早改過盡忠盡孝將所積財濟人利物稍
贖前愆希冀減罰若迷而不悟其後不昌定落乞籍
君亦不免地獄受罪矣珍耳如不聞低頭不語而出

曹彬

希夷相曹彬曰邊城骨起印闊眉開目長光耀必主
早貴惜乎顧削口垂無有晚福尤出兵屠戮宜開一
面之網後彬下江南托病戒殺全活億萬民命復遇
希夷曰公髭髯鬆長口闊頤豐紋放金光面目聚耀

鬚眉離垢光彩射人必增祿壽矣何爲金光曰金光者德光也其色如紫金光亮人若陰德有感面焰金光眉放彩光目現神光鬚發亮光色透祥光其氣外明而內徹不獨增壽當蔭子孫遠福希夷曰人無一定之心即無一定之相信然耳。

羅道悰

唐司竹園羅道悰上書忤旨配流時有同流者道病甚臨終泣曰所恨委骨異鄉道悰曰同難相憐吾若生還當取負歸以遂汝願即埋之而去及還爲水所

漂蕩失其所在道悰泣涕祝告俄而水際沸湧又告曰如果在此下更求一沸又然遂得骨負之以歸。一日午倦路過寺門暫時消停內一老僧出見驚曰余閱人多矣未有如君相更改不常貴而又賤凶而又吉道悰曰何謂也僧曰觀君頤圓鼻促下顋闊厚五岳三陽紫氣透露始終吉而壯年凶眼下現陰隲紋紅黃光彩必有隱德及人道悰以負骨事詳言之僧曰勿怪其然有諸內形諸外報應昭彰捷若影响勉力行善從今以後子孫富貴壽享百齡矣蓋困苦艱難中不失信於已死而澤及枯骨此仁人之心能無福報耶。

崔誥

洛陽書生崔誥年十八幼從學於宿儒王師師有知人鑒誥聰明外露舉動輕浮其師戒云爾眼光如流水神出而不入面色滑亮氣邪性傲搖蕩之相已可概見且皮薄青筋露聲音女人樣於壽元大有關礙如能修身謹行非禮勿履可保善終不然子不得其死也緣崔誥近鄰有韋家女幼時往來於崔家誥年

相若兩相嬉戲無猜無忌十歲以後男女各習本業避而未面者六七年一日韋女修飾整容臨門以觀春會誥趨而過隔簾見時女貌如花即色似玉目視情動女更屬意以手指後誥邪緣相湊既得其情喜而不寐是夜梭巡於牆以候其期蓋韋女少孤幼無母訓貌美情逸心邪性驕雖兄嫂同居隔院以宿芳年十七春心發動忽見崔生如臨風玉樹窺之意悅因原相知即示私約厚賂侍婢梯架於牆擲瓦通意誥亦梯以過從期會於竹影紅亭之中往來有日是

夜歡洽之際忽聞曳履之聲疑爲韋兄覺察兩人披衣驚奔忽見夜叉身長七尺攔門而入張口哆唇目如電光左手擒男右手獲女侍婢驚喊家人聞聲持燭來時惟見白骨兩堆血流滿地女兄詰婢得實報知崔家收骨歛埋殺其侍婢焚其竹林而已無恥苟合邪淫貪歡不爲人誅必受鬼滅也。

劉京

劉京臨江人。其貌不揚貧而樂善事母至孝賢名滿鄉里聞道者陳復休寄居紫極宮相法如神京思一

見每往適逢他出囑小道曰。如回須知會後聞信即至見面拱揖云向慕久矣今獲祇奉敢以將來祿算爲請勿訝造次。陳曰觀子之相眼無眞光鼻高孤露人中淺狹顴肉內室應短壽無子。全賴準印顴紅黃光彩聲音響暢氣足補完以補其不足相理乘除加折之法也此積善行孝所感化如不易所守。遇難有救逢凶化吉。延壽保嗣福祿來臨矣後江水暴泛鄰居漂沒京負母號泣無路可奔忽有大龜浮水來前一家八口俱上龜身安行十餘里及一高阜處脫此大劫龜忽不見長幼受全活之恩望空叩謝而已水落回家是夜忽見一白牛入門京就近以觀竟奔園中坑下而沒父子竭力挖深丈許得石鋼一口。上蓋以石揭去所蓋則白銀滿中。自此富甲一郡子孫滿堂亦有科第者。京享壽八十餘而終。此孝行感天積善變相報應不爽也。

張易之

武周時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相豪侈慘害生命有知相者秘與時人言

張氏弟兄神薄氣嬌眉如偃月。聲輕髮重額如雞卵眼纏紅絲心惡貌美一身肥白滿臉嬌嫩作孽如是不免爲人臠食汝等伺之時至即驗蓋易之之爲虐以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熾炭火銅盆調和五味鵝鴨繞火走渴熱極飲汁內外相炙痛入骨髓。一時旋轉表裏皆熟毛落皮黃乃食昌宗活繫驢於小室內熾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啄其肉肉食殆盡狗尚未死號叫酸楚人不忍聞而昌儀嬉戲以爲樂易之

會過昌儀想食馬腸昌儀即取從騎破肋割腸戰慄聲嘶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時人恨甚臠割其肉肥白如猪肋煎炙作羹衆相爭食尚有五味汁云後誅昌儀打折雙腳扶取心肝侫家分食奇殺慘報絕毫不爽可不爲前車之戒哉

王魁

王魁下第失意落魄困苦異常步入山東萊州遇友人李吉招遊深巷密室中有殷氏女絕美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祿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明春登第之兆君苦習詩書四時所需我爲奉養朝去暮來恩愛備致相待不倦一時有詔求賢英竭力辦西遊之費臨行時送至州外海神廟同拜誓詞云魁與英兩不相負若生離異神明鑒殛別後數日魁於逆旅中遇一道者亦西行見魁揖賀云君兩眉頭福堂淩雲紫氣黃光國印現彩今春必大魁得官受祿但眼黑少白多高瞻低視心情不定難免多疑生忌害及已身此其所短也宜深戒之後入長安策名第一桂英聞信喜而不寐即專人致賀魁私念名高位顯豈可以一娼玷辱推故不給回音而魁父聞子喜報已約崔氏爲婚矣及魁受徐州僉判英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接我矣日久未來再使人持書往徐魁方坐堂決事呵叱來使以爲冒認不受其書英泣曰魁負我太甚當死爲厲鬼以報冤揮刀自刎魁晚坐書齋忽見人從燭下出乃英也魁曰汝無恙乎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不得其死魁曰我知罪矣今飯僧誦經多焚紙錢捨我一命可乎英曰前救君之命以成名今得君之命以報冤不知其他數日魁竟暴卒此忘恩負義不有顯報何以警人心哉

劉自然

唐秦州劉自然王管義軍恃勢爲惡淫行多端同僚忝軍某好讀相人書有前知之鑒以自然眼光流露而視斜行步輕跳而頭低五岳青藍四瀆烟浮唇掀齒露有聲無音每以報應勸勉自然亦笑云余每見色心動所謂食色性也胡可以制緣連帥李繼宗黜鄉兵捍蜀城紀綱百姓黃知感妻白皙而有美髮自然愛甚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役知感不言而

歸妻觀夫有憂容問因何故夫以實告妻曰妾以弱質託君髮可再生人死永決矣君若從後不返雖有美髮何爲焉言訖攬髮即剪知感深懷痛憫既迫於差煎遂獻目然猶未滿意不免是役夫沒成所妻畫夜泣訴於天不久自然亦亡忽黃家牝驢產一駒左脇下有白毛成劉自然三字邑人傳遍遂達於郡守郡守召劉之子識認子云某父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吹即是驢遂飲酒數升食肉數斤悲鳴淚下劉妻子請備百千贖歸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此稍足以報吾夫略解吾恨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之妻子竟愧恨致死見色而起淫心者死有遺臭矣。

裴度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格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士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特造問命相士曰郎君聲色不佳稍異福人不入相法螣虬入口必當餓死殊未見貴處公無言辭歸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屋間忽見一婦人致緹縗於欄循之上瞻拜所祝而去少頃公方見緹縗仍在知遺忘也料追付不及遂收存以待日暮竟不來公挈歸逆旅詰旦復携往寺門始開覩昨日婦人疾趨而至瞻前顧後嘶聲惋嘆若有非橫公從容致問婦人曰阿父因人受貨被繫在獄昨於貴人處假得犀玉帶二條一值千餘緡欲賂要人不幸遺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公爲之憮然復研詰物色符合因而還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公笑容力辭復詣相者相士云審公聲色頓異騰虬變現如龍舌生紅痣如珠驚嘆曰此爲雙龍戲珠凶變爲吉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不可量也公以還帶事相告相士嘆服後運捷及第立大功於邊境位極人臣矣。

王行思

蜀渠陽富人王行思性情平易樂善好施愛人以德待人以寬或親友借貸者無力償還撫慰寬解即奴婢過失者好言教誨不致鞭撻常餐一馬亦甚愛惜芻粟加倍不竭其力一日有急務乘往鄰縣路過酒肆下馬餵養飲酌歇息有老人見而驚曰君今有水厄不知耶難免沉溺矣因地閣水口黑氣圍繞所致

行思聞言驚起請老人出肆外留心細觀老人用盡目力見黑氣中有一線紅黃光冲出如雲裡透日之象賀曰有救無患行思前往時遇夏潦山水暴漲漫阻行途舟子先渡馬廻舟以迎行思渡至中流風起船覆所乘之騎忽奔入駭浪以接其玉蒼茫之中竟免溺亡此平日寬人愛物畜類亦知報恩有受恩而不思報者畜類之不如也

熊慎

豫章民熊慎其父以販魚爲業宿於江濱聞船內

千百念經聲驚而詳察船中羣魚也連聲嘆異盡放於江誓不復販魚即棄業歸路遇一僧相云觀子準印顴黃如明蠟紫如絳繪內色深明外色微暗如月暉重明之象是因慈心而變相放龍子有陰功將來報應富甲一郡後以賣柴救生饑寒不免忽一日遇雨暫避於江邊柳下遥見沙中光焰尺餘就近掘深得黃金數十觔明日詣市以少許售於人識者云此所謂紫磨金也其值與常金倍價熊氏陸續致貨殖產成家子慎於今稱大富焉此一念仁心受福無量也

孫泰

山陽人孫泰幼師皇甫嶺操守謹慎頗有古賢風其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囑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次姨病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長女有廢疾非泰適誰人皆敬服泰頗曉術數因選授江南一縣令自課其命知來年祿壽俱盡將出京時疑而訪於相者相者曰觀子有氣無色易變易更多凶少吉況年壽青黑耳輪乾枯不出一年壽盡又命門

色雜忌出行之害胡爲遠宦哉泰曰某亦知之因女未嫁利薄俸以貧遣殆及任時買得一媵不似下流固詰姓氏婢曰姓張父爲某堰官兵寇作亂合家失散被略賣至此泰驚問父名乃昔日所知者謂妻曰我女不憂不嫁此名家女孤苦無依悉以女粧奩資給擇人配合秩滿歸京相者見而駭曰前相子祿壽已盡今無恙耶何修而得存細視其面三陽陰隲紋現出氣色紅黃鬚眉光彩必有隱德所致泰曰無之相者詰問不已泰以嫁婢事詳言相者曰此即是矣

子之福壽不可量也後歷官太守子展登進士第所謂相由心生誠哉是言也。

汪華

汪華天綱相曰君眉闊一寸鬚長及腹。丰神英發不十年宰相。亦千里封侯。華曰我眉濃一寸。不應早發。師云眉濃者雖謂少年不利。天停高廣眉毫生彩。五岳相朝。二十後便成功業。如鬚離垢有光。應增壽多福。若眉散鬚禿從有美髯。老愈孤剋。華曰今不辨形貌獨取鬚眉以定富貴恐未必然。師曰相雖論全局

為主其實鬚眉大有關係。如張子房形如美婦得鬚似青絲之秀為帝者師。史天澤一面無縫黑麻得雙眉細緊橫天輔相天下。二人貴處確在鬚眉。後因宇文化及謀逆作亂華保守六州慕唐太宗天表龍顏豁達大度扮作逃書人來觀太宗見華鬚眉英異問曰汝莫非即汪華也。華遂拜降。太宗加官賜宴臨行時見華面現神光馬蹄生雲。謂曰華保全六州生靈不受刀兵之難。日後當享六州血食。矣後果為六州土神至今香火不絕。此一人保全百萬人命功德無量也。所謂生為好官死為正神信哉。

唐文伯

宋唐文伯東海人。弟文仲貪味宰牲日夜賭博。所有資產賣絕典盡。一家老幼不免飢寒。其兄文伯勤苦私積亦訛詐以填賭債。因父溺愛兄不敢拒。隱忍不言。任其所為。鄰里遠避。親故不齒。無法可生。村中佛寺路有過客以錢奉香資。文仲屢行竊後病大癩。眉禿鼻缺。十指零落。其父奔得一卜相者問子命數相者云。面色藍晴眼光昏沉。鷹腮鼠耳。命如蜉蝣。及卜

其病原由盜佛錢而起。不可愈也。其父怒曰佛是何物害我兒至此。吾試更擄掠若能復病我耶。有前縣令何欣孺人李氏自織寶蓋繫繡花飄四條。竟取以作腰帶不數日。從腰間發瘡膿血淋瀝而死。其子文仲亦大癩以亡。蓋賭之害甚大。名為無底坑。無有能填之者。典盡賣絕無醜不露。現形墮落。人不齒數已不知悔。言不能盡其害也。

直不疑

直不疑為郎官時同舍郎失金意在不疑。無從辨白

買金相償後知先同舍郎聞父病重急於歸家省視誤將郎金捲入行李中轉郎舍時將原金奉還失金郎愧甚故人稱不疑爲長者相士云觀君面貌短促鬚髮凋禿官卑終困於貧觀君氣度器量足可以蓋相中之缺陷也不疑曰我聞富貴窮通辨以相貌何取度量耶相者曰面貌雖列百部之靈居然而性格度量可以定一生之貴壽也面方耳大相滿全福無有容德何足取哉如皐陶面如削瓜伊尹面無須縻傅說身如植鬼張子房形同婦人趙文子體不勝衣

皆王六親無情晚景無終何以君臣合德福祿壽全享萬世之賢名此皆孔子論瞻臺滅明雖無君子之貌實有君子之德也公勿乃類是不疑後爲御史大夫享壽八十餘卒

李傑

李傑好讀相人書觀色察形難逃神鑒爲河南尹時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而無怨尹觀其形察其色採其言非不孝子又見寡婦臉似桃紅非貞潔者且勸曰汝寡居惟生一子今告不孝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孝順復何所惜乎尹曰審如此買棺木來與兒盛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尹尙冀有悔心再三喻問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候於門外密令捻來一訊承伏蓋常與寡婦私通每爲其子所制故合謀除其所忌尹放其子杖殺道士寡婦即將所買一棺兩屍並入以掩埋大快人心焉幸遇尹之明察善斷不枉死其子姦夫淫婦亦不能逃法網貪淫惡毒無倫常者當以此爲炯戒

歷陽縣

歷陽縣有老媪門當大路常施茶以解渴人敬老慈幼戒殺放生爲善不倦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媪禮待甚恭少年曰余知相兼通術數觀媪之相隱德及人陰騭現印堂年壽發黃光必有善報臨去又回顧云常往縣門見石獅眼有淚即登山避難自是媪日往觀門吏問故媪具以此事所教答吏即戲以雞血塗獅眼明日媪見獅眼有血攜子女走上山其夕縣陷爲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一人行善合家受福此樂

善而不宰牲命好施而不積財穀有明神以佑也

狄靈慶

齊高祖欲禪宋尚書令袁粲不從舉義兵討不克被害幼子爲乳母所藏潛投粲門生狄靈慶恐受累殺之報以爲功未幾僚友薦相者來慶邀入客坐正衣冠求相相者云公目泛色浮氣短神慘聲乾音禿因負義損行有宿冤報復急爲善事改免爲幸不然非余所敢知也公自思之慶色變無言而遣去未經旬日忽見前所殺兒騎狗戲如常後復有一狗奔來

咬其下陰以死家人赴救人狗渺然妻子受驚卽日同病不久俱亡蓋報復不爽有若明神以助冤鬼焉

張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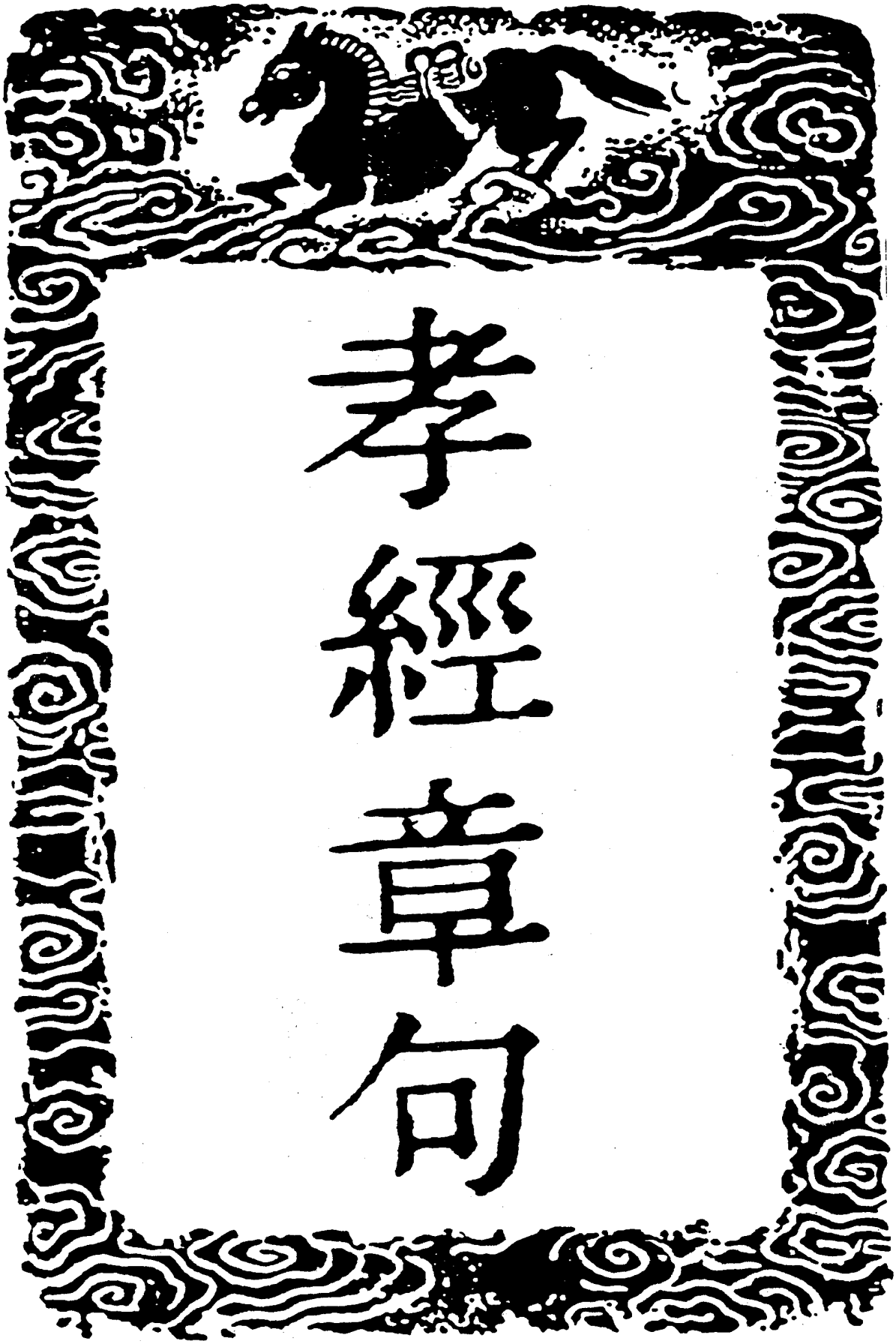
劍南張仁以獵爲業一日佩弓矢入山遇道士於途望仁之面目不轉睛遽云觀君骨格出衆有英武之氣超羣之質前世有根氣者今因殺孽面色晦暗無光目珠暴露帶殺聲粗躁無屑如不改行墮落塵世矣如能棄所業當傳以長生術超昇天界壽與天齊張仁聞言默有所會按張仁善采果然者以獵得一果猶同羣果猶皆得而獲何哉蓋果猶有傷其類聚族悲啼雖殺不忍去情有可矜此獸形人心焉張仁回思慘然悔心改過焚燬獵具從道士去後人尤有見者其貌仍如少年人以爲呂祖度去得道成仙矣

仲庭預

蜀士仲庭預常厄飢寒但廉潔自好非義之財一毫不取一日閒遊市肆有顚僧相云君今雖貧仁人也當享後祿庭預云困頓如此安敢他望僧云君瞻視平正貧無諂容骨格異常氣色開朗聲音响喨不久

困者蜀嘉王聞其經業令教授諸子庭預至門下王亦未甚禮敬時方凝寒王令以舊火爐送書齋庭預方獨坐無聊以筯撥火俄灰中得金火筯一雙遽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年到歲寒必有所求命人告庭預曰見爲若製衣庭預曰非斯意嘉王素好神仙方術恐別有所長勉强接見庭預遂出金火筯獻王王曰吾家失此物十年吾子無意中得還以相示眞有古人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以上賓禮相待卽薦授榮州參軍後升任刺史頗著時望爲世所尊崇云

終


孝經章句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宣城劉景韓
長安趙展如 中丞鑒定

學經堂叢編

邑後學余家泉謹署

光緒乙未仲冬開雕

本之爲性情之摯孩赤之所知能而充之則作聖之功聖神之所不能外邇之在閨門之地日用之所常行而推之則王道之施鬼神之所由以通民物之所由以治者其維孝乎。岳牧之薦舜。曰克諧以孝。大雅之頌文武。曰永言孝思。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可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盡性致命窮神知化而假天治民者。皆一孝之盡而推之以至於無量也。至哉孝乎。人道孰有大於此者。孔門之言孝也。散見於魯論戴記諸書。而孝之有專經也。則孔子之所以授之曾子。其以經名。未知所始。而論語曾

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即孝經不敢毀傷之志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則與論語孝經之言若合符節。是蓋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與大學中庸源流一轍矣。秦火之餘。經籍棼泯。大學雜於曲臺。孝經塵於孔壁。漢初所傳孝經。河間顏芝所獻。是謂今文一十八章。古文孝經則安國本。而安國遭巫蠱。書未及行。至梁末而遂

失及王逸得古文本於市人而劉炫校定之當世乃大讙其僞唐元宗雅意經學自注孝經卒以一十八章爲定是爲石臺孝經顧自石臺頒而古文孝經遂終廢閣爰逮有宋理學昌明之會河內司馬溫公實始表章古文誤爲指解朱子起而紹之參合古今文定爲孝經刊誤孝經之傳不於是而有折衷歟獨是大學孝經皆孔子之所以傳之曾子大學一書朱子分經別傳爲之章句今既列四子書爲人人之所傳習俾得以知古人爲學之規模矣而孝經則未及注釋朱子恆深自惜之故今學者傳誦尚仍石臺而罕睹刊誤之本是以今文古文之互相詆非至今未已

紱觀夫孝經之有今文古文之異也非若河漢之絕不相侔也又非有如僞泰誓九共之書之渺然無據也所異同者不過分章之多寡簡册之先後字句之增減已耳至經傳之混淆引援之失類則今文古文其失略等而脈絡之通貫旨趣之淵微者則近儒鮮所發明吳草廬謂注疏雖詳義未明暢不其然乎所怪諸儒所爭不在此而在彼則研諸心而體諸行者果安在與維

聖朝殫心經義特命儒臣譔孝經衍義一書用朱子所定經文列於卷首衍經不衍傳蓋倣真西山大學衍義之例是朱子之學至今日而大光而孝經之傳亦於今爲烈也猗與休哉而第是孝經衍義既以刊誤爲宗而鄉會命題仍用石臺之舊則草野所傳誦亦仍不知所適主紱鄙野布衣譾陋奚似然竊惟

聖王方以孝治天下則孝經爲人人所當幼而服習以長而力行者而何可聽其踳駁衡決爲也用是忘其固陋掇摭舊聞凜先慈膝上之傳言繹朱子刊刪之微旨謬成章句聊什巾笥非敢謂前配乎朱子之大學章句而上擬孝經衍義也然詳其訓詁究其旨歸使經傳互相發明而孝道彰於日用則愚者一得或廣而播之其亦有當於朱子之心則亦有當於孔子曾子之心焉而

聖朝之以孝治天下也將使人人實踐而力行之其亦不無一德同風之一助也與

時

乾隆二年之中和日婺源汪紱自序

唐元宗御製序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仁義卽因心之孝耳乃元宗謂上古禮簡然後曰及乎仁義既有是其意以仁義至後王而始起不知仁義之本於性也此道德七而後有仁義之說矣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此卽第三章傳中語朱子已刪去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此第五章傳中語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及立身揚名皆經文中語○聖人自盡其孝而教自成於天下今曰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云云則是孝專爲教人而設而聖人之孝亦從要教人起見豈因心之謂哉蓋性命之理不明而言之自相舛謬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漢儒相傳有此語蓋以孝經爲夫子所自作也夫孝經惟經一章爲夫子與曾子問答之語以後則後儒所爲之傳耳夫子何嘗自作孝經而又安

得自以經名其篇與是知孝者德之本歟此亦經文中語但元宗未識孝經幷未識德字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此第四章傳中語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亦經文中語庶幾期望之辭此元宗欲以孝教天下之事自任也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蹖駁尤甚此卽所謂傳之鄭注及劉炫所得安國本皆有未當也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此自言所以作注之意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咸當何必求人數語特平之論可見元宗亦未嘗是今文而非古文矣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此自言其作注也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此言注之外所以又有疏也

孝經考據

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許沖云。古文孝經。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桓譚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隋經籍志。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元。然其立義。與元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宋邢昺正義云。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漢魏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譔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宋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康成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言語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搉。而曠代亡逸。不被流行。按隋經籍志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則自梁末至開皇時相去不過四五十年。則非曠代亡逸矣。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

經稽疑一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載劉炫述義五卷。無稽疑篇目。或謂稽疑一篇。卽在述義五卷之內。故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知幾等議以爲孔鄭二家。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康成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甯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康成。而義旨敷暢。其古文二十二章。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尙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

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按故字爲章首。自不必讓。但不合有子曰二字耳。然故自天子已下。總結前文。而今文乃合於庶人之孝爲一章。是又不若古文之自分爲一章者爲彼善於此也。）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今議者欲取近儒而廢鄭注。理實未可。（唐書劉知幾傳云。嘗

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至十年上自注孝經頒於天下。黜其言。請二家兼行。至十年上自注孝經頒於天下。）卒以十八章爲定。（經以今文爲定。注則元宗自作。而邢昺正義依之。卽今石臺孝經也。元宗御製序見後。）

子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

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此據舊本言。今文六章。古文七章。卽今刋誤本之經一章也。）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

明金華宋氏曰。孝經一也。而有古文今文之異者。蓋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十八章。至武帝時得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二十二章。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非今文。尊今文者則駁古文。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習。自唐明皇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譔爲指解上之。以予

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詞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惟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川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爲經傳。

國朝歸安吳易齋曰。朱子定大學爲一經十傳。定孝經爲一經十四傳。二書規模略同。康熙十六年上命儒臣倣西山真氏大學衍義譔孝經衍義一百卷。依朱子刋誤本所定經文列於卷首。衍經不衍傳。一如

西山眞氏之例。蓋朱子之學。至今日大光。而孝經之旨昭然於天下萬世矣。

孝經依朱子刊誤定本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從孫　起潢　棨源
達潢　膏德　校梓

烏程盧葆辰子純

後學同邑程夢元陔園重校

同邑余家鼎彝伯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閒音閑坐才臥反○今文居上無閒字。侍下無坐字。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今文無參字。○本之於身謂之德。至則無以加之意。推而行之謂之道。要。約也。所守者約。而所施者博也。順者無所勉強之意。以人性之本然者而道之使盡其所當然。故曰以順天下。用。猶以也。民復其性而遂其生。則凡上下之間。

孝經章句　一

皆和睦而無怨矣。是順之至也。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夫音扶語去聲今文由生下有也字。○人心之德。仁而已耳。而仁莫切於仁親。一有不孝。則天性滅。而百行皆無一善矣。故孝爲百行之原。此所謂至德也。盡孝於家。而教由是出。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矣。是要道也。此言至德要道之不外於孝。又使之復坐。而遂詳言所以盡孝之實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臨川吳氏曰。身。總言其大。體。分言其細。毀。虧傷損也。孝者愛親。而身者親之枝。故愛親必自愛身始。立。樹立。揚。傳播也。身非道不行。而力行以盡道。使吾身之名。傳播於沒世之後。而父母之名。亦因以顯。此爲能立身也。孝之始終。皆在此身。蓋人子之身。卽父母之身。始則保其身以全所有。終則成其身以彰所自。可謂孝矣。丹崖陳氏曰。爲人子者。眞見受氣稟形與親爲一。而常戒愼恐懼。免致毀傷。此行孝之始也。然孝行非惟不毀傷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世。以光顯其父母。

此孝行之終也。若未至揚名顯親。則未得爲立身也。愚按以父母之體爲體。而體父母之心爲心。則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不敢毀傷。則毀傷非必徵倖免禍之謂也。恐身之蹈於不義。以有毀傷其所自取而忝所生耳。知此。則一舉足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敢一陷其身於非道。而道以行身。以是立矣。所謂揚名後世者。非必有心於近名也。名之不揚。由身之不立。沒世無稱。其非能盡道可知矣。是辱親也。要之守身事親。立身揚名。非有二也。保身之至。則行道而身立。身立。則名自隨之。而親亦以顯。苟不知愛其身以愛親。則未有能行道以立身者也。始事也。終猶成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固非一事。而其要則主於不敢毀傷。能守其身以事親。則所以養親之志者無不至矣。至於出而事君。則推吾所以事親者而事之。亦所以廣孝之量也。身不失。而百行全。則身立而孝成矣。朱可亭公曰。上言孝之始終。而此又加以中於事君者。不能推愛親之心以愛君。則愛之分量有虧。非能立身者矣。王明仲曰。立身行道。必至踐形盡性而後已。所謂全生全歸。此外誠無餘事。愚按。人倫之事。何一非吾所當盡。事君。舉其大言也。不能事君。安所謂行道而立身乎。身體

孝經章句　二

不敢毀傷。以踐形也。中於事君。以盡倫也。形無不踐。倫無不盡。則所行者盡道。而身立矣。此以上皆孝之綱領也。○臨川吳氏曰。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也。夫孝以下。結前意也。後言孝之終始。蓋言在下之孝而通乎上也。夫孝以下。結後意也。愚按。立身則至德在我而要道以出。上下一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惡去聲今文之孝下有也字。下節同。○愛親敬親。自愛敬其親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推愛敬其親之心。以愛人敬人而無敢失也。蓋能愛敬其親。則仁心油然而生。而愛人敬人者自不能已。不愛敬其親。則無所復用其愛敬矣。然知愛敬其親。而不知人之不可惡不可慢。則愛敬其親者有所未盡。而惡慢於人。必至自失其身。尤非所以愛敬其親也。是不敢惡慢於人。正所以盡愛敬於事親也。無敢不愛敬。則愛敬盡於事親矣。加。被也。百姓。畿內族姓也。刑。法也。四海。盡天下言之。愛敬其親者無不盡。則德之本立而教由是生。被及於民。而遠近無不視以爲法矣。此天子之事也。愛親而不敢惡敬親。而不敢慢德之至也。本此以立教。卽

要道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則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矣。無敢惡無敢慢。亦不敢毀傷之意也。至德教加百姓。刑四海。則道行身立。而揚名後世矣。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今文守貴

孝經章句 三

守富之孝下皆有也字。○在上。君位也。驕矜肆也。不驕則亦不敢惡人慢人之意。危。高而將隕之貌。制節。制爲之節也。如王制冢宰制國用之制。謹度。謹於法度也。詩曰。謹爾侯度。溢。如水之溢出也。社。土神。稷。穀神。諸侯有國。則立壇以祀之。失國。則不得祀也。庶民。庶人也。人則統貴賤言之。丹崖陳氏曰。諸侯在一國臣民之上。其位高矣。能不驕。則高而不至於危。而能長守其貴。積一國之賦稅。其財滿矣。能制節謹度。則滿而不至於溢。而能長守其富。長守富貴而不離。則社稷可保。而民人以和。亦上下無怨也。此諸侯守國之孝也。愚按。以長守富貴爲孝者。諸侯繼世而立。爵位土田。皆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是其身卽以社稷民人爲身。苟驕泰而至於危溢。則隕先君之緒。而無以守身矣。故必不驕制謹以免於危溢。亦不敢毀傷之志也。此及下節不言敬親。愛親者。蓋苟非愛敬其親之至。必不知以守其國家。能敬身以守其國家。如此。則能愛敬其親。必矣。長守富貴。而遂能保社稷。和民人者。不驕則能禮下。制謹則不傷財害民。此社稷所以保。而民人所以和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民人和。則亦身立而名揚矣。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德行之行去聲。惡去聲。○法。服。先王制服各有差等。制度而無奇衺之心也。法。言法則之言。道。言也。德行。德之行也。不敢者。以凜之也。法言法則之言。道言也。德行。德之行也。不敢者。以凜之也。出之先王之口曰法言。後世則之。則曰法。本之先王之身曰德行。後世由之。則曰道。擇。簡選也。言行皆善。則無可簡擇也。非法不言。則口無擇言矣。非道不行。則身無擇行矣。此以已身之言行言也。滿天下者。無適不然之意。口過。已言有未善而人尤之也。怨惡。已行有未善而人怨之也。此以言行之交乎於人言也。獨佈言行而不及服者。言行爲重也。三者服言行也。大夫三廟。臨川吳氏曰。卿大夫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故言行滿天下。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語。次考德行。故先後輕重之序如此。朱可亭公曰。言滿天下云者。猶云蠻貊之邦行也。愚按。守身之謹如此。卽不敢毀傷也。無口過。無怨惡。而守宗廟。則身立而親顯矣。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長上聲。○資。猶取也。常人之情。愛母同於愛父。而敬父之意而分用之者焉。取。僅取也。若母僅取其愛。而君僅取其敬焉者也。惟於父則愛而加之以敬矣。然於母亦不可以不敬。而於君亦不可以不愛也。人果能盡愛敬於事親。斯可云孝矣。則當以愛敬兼盡之心事其君。不可僅取其敬已也。又不惟當以孝事君已也。凡在我之上者。有卿大夫

孝經章句 四

皆長也。皆所當敬者也。以孝事君。則忠矣。以敬事長。則順矣。蓋愛敬其親。人子之情。而事親之始事中。苟其愛敬之純。則自然無往而不施其愛敬。然知愛敬其親。而或者忠順不至。則亦其愛敬於親者有未深。而量有未盡也。如其不能盡忠順之道。則不忠不順。且必失其身而辱其親矣。烏所謂守身而不敢毀傷者哉。此上文所以言中於事君也。爵。王國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公侯之上士二命中士一命。小國之士不命。祿。俸也。爵祿。今文作祿位。諸侯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忠順以事君長。不敢毀傷之事也。能保爵祿而守祭祀。則亦能立身矣。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因今文作充。養去聲。○春夏秋冬。天有生長收藏之道。用之以耕耘斂穫。原隰沃衍。地有燥溼剛柔之利。因之以黍稷稻粱。此庶人之職也。然謹身節用。則亦不敢毀傷矣。唐元宗曰。庶人之孝。惟此而已。司馬溫公曰。明自士以上。非直養而已也。愚按。自愛親者以下。至此五節。分言孝行之目。貴賤不同。而隨所居而各盡其量。有此五者。然亦各舉其所重而言。而其理可互相通。非謂大夫無事君之忠。而士遂可不謹於言行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

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今文無以下二字。○終。立身也。始。事親也。言五者之孝。以所處不同而量有大小。然要皆本以守身事親之志。而終之以立身成親。苟其不然。而或怠於半塗。或謬於初服。則禍患必及之。失身辱親。不孝莫大焉。矧患之至。則天子不保四海。諸侯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保四體也。總結上文。

右經一章。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朱子所刪定凡四百二字。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凡傳十四章。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聯屬。脈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舊本分自首至終。於立身爲一章。其下有大雅云無念爾祖。脩德不忘。自愛親者至天子之孝爲一章。其下有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十一字。自在上不驕至諸侯之孝爲一章。其下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十四字。自非先王之法服至大夫之孝也爲一章。其下有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十字。自資於事父至士之孝也爲一章。其下有詩云。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十一字。而章首各加子曰二字。今文古文皆同。自用天之道以下至未之有也。則今文合爲一章。而古文又分自天子以下另爲一章。章首亦各加子曰二字。凡右經文。今文分六章。凡四百六十九字。古文分七章。共四百七十一字。朱子刊誤乃合爲一章。而刪去所加子曰。及引書一。引詩四。定本如上。○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可久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又曰。傳文固多傅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經文首尾相應。文勢聯屬。脈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故今定此六七章。看合爲一章。而刪去引詩引書及子曰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又別論之如左。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言不必各至其家日見其人而諭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今文三者下皆有也字。○言一家天下。初無二理。惟人君躬行孝悌。臣之道則所以爲教。天下爲子爲弟爲臣之本。蓋立教之本。不待外求。在反諸身而自脩其德耳。上言教孝。而此兼及悌臣者。臨川吳氏曰。孝施於兄則爲悌。施於君則爲臣。同一順德也。邢氏曰。祭義云。祀明堂所以教孝。食三老五更所以教悌。朝覲所以教臣。祭帝稱臣。亦以身率下也。歸安吳氏曰。下章以及於人者而言。故曰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此章以體諸身者而言。故曰教以孝。教以悌。教以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引詩言君子能躬行孝悌。臣之實。以有得於身。則性情之地。樂易和平。而慈愛恭敬之良。隨在發見。不能自已。所謂德之至也。教之本既立於身。而天下化之。則天下人皆興起於孝悌臣。而敬愛其君如父母然。順之至也。至德即愷悌也。又歎美之。言君子苟非有愷悌之至德。則孰能順天下之民而各復其性。使天下如一家焉有如此者乎。信乎孝之爲至德也。

右傳之首章。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凡八十字。○舊要道之下。古文爲第十六章。今文爲第十三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順猶恭順也上之所被曰風下之所成曰俗安安之也治理之也欲民之愛親順長莫善於躬行孝悌此以立教之本言也禮樂教民之具也樂以彰德而和天下之情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禮以別疑而定天下之分使民有定守而不踰故移風而易其俗者莫善於樂安上而治其民者莫善於禮也言教孝而及於禮樂者非孝悌而外又有禮樂之道也本躬行所得者以發之聲容而制為禮法以推而行之耳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
今文道字下有也字○承上文而獨言禮者舉禮以該樂和即寓於敬之中也敬者禮之本也君子本躬行者以示民法惟自盡其為子為弟為臣之分而敬以將之以事其父兄則天下之為子為弟為臣者皆悅慕而興起以則倣之上下辨而民志定風移俗易矣所操者約而所感者廣此所以為要道也書曰天敘五

典自我五典五惇哉天秩五禮勑我五禮有庸哉亦言典禮之敷自上惇庸始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是禮樂為教亦不外於躬行孝悌之實矣
右傳之二章釋要道之意
凡八十字○舊本在此大亂之道也下古文為第十五章今文為第十二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夫音扶行下孟反今文經義行下皆有也字○經常也不易之常理也義宜也隨所施而各有定則也行謂德行也則法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則慈愛惻怛之良自有所不能已而天地生物使之一本則愛自隆於所生是孝為天經地義而人性之本然矣然曰天地之經而民是法之則不見其為率性之道蓋非孔子之言矣
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天之明即天之經言此理之明顯也義今文作利教導之使行者政禁其非正也肅嚴厲之意上文言民得於天而有恆性此言為上者法天地之常理以化民使民復其性也司馬溫公曰王者逆於天地之性則教肅而民不從政嚴而事不治矣今上則天明下因地義中順民性又何待於嚴肅乎
右傳之三章釋以順天下之意
凡五十七字○舊本次經後古文為第八章今文為第七章而章末有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一段凡六十九字今文古文同○朱子曰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此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不若彼之通貫條目不若彼之完備

明此襲彼非彼取此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以下與上文不屬溫公改教為孝乃得粗通而下之所謂德義敬謹禮樂好惡者卻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以孝治天下者愛敬其親之至而推是心以愛敬天下所謂親親而仁民愛物也小國之臣至賤者也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也至賤者且不敢不愛敬而況諸侯乎萬國舉言其多也得其懽心心悅誠服之謂也天子以其孝及於天下而天下無不懽悅又以成一人之孝事先王以廟祀言蓋天子諸侯繼世而立無生親也然孝無間於存歿下文言生則親安之可見其存歿一致矣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

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諸侯有國。治國者亦以孝治國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以已仕者言。民庶民也。百姓統士民而言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大夫以下。有家臣家臣之屬。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夫音扶。今文如此上有夫音扶。○總上文而言。由其能以孝及人而得人之懽心。故親存則安其榮。歿則享其祭也。自天下之大。以及一國一家。無不如此。則是上下皆和睦而無怨。所謂天下和平也。和者情之洽。平者分之安也。天災之甚者曰害。人禍之甚者曰亂。有國有家者之能遂其孝。皆由天子之孝先之。故結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臨川吳氏曰。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災害。由親安而下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此以孝治天下之至功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臨川吳氏曰。大德行。即謂至德要道。四國順之。謂四方之國。皆與於孝而順之也。

右傳之四章。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凡一百四十一字。○舊本在民具爾瞻下。古文爲第九章。今文爲第八章。○朱子曰。此言雖善。而非經文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紱按以孝而致天下之和。而天下之懽心。又以益成其孝。此理有相因者。不能得天下懽心。以成其孝。此可以言之善也。然得懽心。無以事先王。先君矣。此傳文此意說。其孝。此可與經文相足。而非經文正意。傳文說得未顯。如言其本於孝以不敢侮人。處說得大詳。而其本於孝以不敢侮人。處說得未顯。如言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皆只從及人處說起。未言其本原於孝。不善會者。將謂必先得人之和。而後能致其孝。則失其本矣。須善讀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今文之德下無其字。行下孟反。○性者。天之所命之理也。人物之生也。各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而天地秀靈之氣。獨鍾於人。故人得其明通。而物得其蔽塞。得其蔽塞。則氣薄濁而理亦以不全。得其明通。則氣清明而理亦以無缺。故仁義禮智之德。惟人爲全備之。物不能然。故天地之性人爲貴也。行。則孝性之道也。人備乎仁義禮智之德。則子臣弟友之間。率性而行。莫不各有孝悌忠信之則。顧仁爲天德之元。萬善之長。兼統四端。而仁之發。莫切於愛親。故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人之行。莫大於孝也。嚴。猶尊也。記曰。大孝尊親。蓋愛親之心。人所同具。然徒愛而不能有以尊之。則孝之量有所未慊。故凡我所得致於親者。必隨其分量。以竭力致之。而無敢不至。若恭敬奉揚名顯親。皆尊親之實也。孝子尊親之懽。何所不至。至於尊其父以配天。則尊親之至而無以復加矣。故曰嚴。莫大於配天。此充其量之至而言之。因遂舉周公其人以實之。亦因上文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而言及此也。○疏安吳氏曰。其人。人字與上兩人字相應。謂周公能立人之極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今文祭上無助字。夫音扶。○郊。南郊圜丘也。冬至祭之。宗。尊也。明堂在國門之南。天子以祀方明而殷見

諸侯以出政令者。宗祀季秋祀之。蓋周家以后稷教稼。始封於部。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實始受天之命。武王伐紂以有天下。七年而崩。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以成文武之德。於是以后稷爲周人所由始。而郊祀后稷以配天。以文王爲受命之始。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亦以后稷立民之功。文王不顯之德足以配天。帝而無疑也。此承上文而遂言周公嚴父配天之事。由周公以純孝之心。成父兄之德。凡所以尊顯其親者。無所不至。以滿其量。故孝思維則。萬邦作孚。而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則是孝之量無以加於周公。而聖人之德又孰有加於孝乎。朱子曰。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故謂之上帝。又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陵陽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耳。自周公言。則嚴父。自成王言。則嚴祖也。必謂嚴父。則明堂之配。一世一易。豈其然乎。司馬溫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而禮不敢踰。祖已謂祀無豐於昵。孔子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言。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朱子曰。此因論周公之事。而贊美其

孝之辭。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況孝之所以爲大。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讀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養去聲○上文因嚴父配天而推其實於周公。然非謂人人皆當以父配天也。故此又反其本而言之。父母生之膝下。恩莫大焉。愛親之良於是爲切。及夫孩提稍長。奉養父母。則日知尊嚴此天性之良。人所固有。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嚴之以養。日嚴而教之以敬。若父者於此可見矣。聖人因人之所固有。而因其所以養之嚴。而教之以敬。若雞鳴盥漱。過庭必趨之類是也。因人之生於膝下而有愛。若抑搔痛癢。冬夏溫清之類是也。因人性之固有而導之使盡其性。則人子愛親尊親之意。油然日生。而不至於放逸滅息矣。然何嘗有所勉強於人哉。不過因其本然者而品節之。然耳。此即脩道之教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故孝者德之本也。嚴父配天。聖人之教人。盡者此本。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而教成政治。聖人之教人。

孝經章句 十一

右傳之五章。釋孝德之本之意。凡一百四十二字○古文爲第十章。今文爲第九章。而今文又連合下章共爲一章。

其所因者亦此本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今文性字義字下皆有也字。○臨川吳氏曰。父慈子孝。乃天性之本然。父尊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命之自然也。○此有闕文。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丹崖陳氏曰。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此。父爲嚴君。以臨乎己。恩義之厚。莫重於此。朱可亭公曰。父子天性。以愛言。君臣之義。以敬言。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德以心之仁言。禮以義之分言。悖。逆也。父子天性。續莫大焉。舍其親而愛他人。是滅絕其天性之德也。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舍其親而敬他人。是悖戾乎分定之禮也。孝德悖禮。何以化民。故君子必盡敬愛於其親。斯立教之本也。

右傳之六章。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凡五十五字○古文爲第十一章。十二章。今文則連上章。合爲第九章。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冠去聲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更平聲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舊本此章末有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凡九十一字。今文不在於善下有而字。所不貴作不貴也。其餘同古文。○朱子曰。此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

孝經章句 十二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樂音洛居也。養。飲食供奉時也。樂。懽悅也。以愉色婉容行於奉養之間也。致。盡也。臨川吳氏曰。居。養。病。皆事生。喪。祭。皆事死。敬。樂。憂。哀。嚴。各於其時。務盡其至也。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今文三者上無此字○醜。衆也。同等之衆也。兵。戈也。丹崖陳氏曰。在醜而每事爭競。或有以兵戈相仇害者。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便親常憂。故非孝也。朱可亭公曰。上文言五者備而事親之道盡。然必以守身爲先。三者守身之道也。不能守身。不可

謂致敬致槩也。

右傳之七章。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凡九十一字。○古文爲第十三章。今文爲第十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屬。五刑之條例總屬也。呂刑墨辟之屬千。劓辟之屬千。剕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總計之則三千條。而不孝之罪則最大也。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要。平聲。○要。挾持使役己也。非。詆毀也。法作於聖人。而敢非之。是無法也。人之行莫大於孝。而敢非之。是不知有親也。歸安吳氏曰。非孝。卽不孝也。旣身爲不孝。必以行孝爲非矣。丹崖陳氏曰。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罪惡之至也。故曰大亂之道。

右傳之八章。因上章不孝之云而繫於此。凡三十七字。○古文

爲第十四章。今文爲第十一章。○臨川吳氏曰。不孝於親者。必不能事君立身。不能事君。故無上。不能立身。故無法。不能事親。故無親。此兼及事君立身。以起下章也。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今文君子下有之字。事上下有也字。相親下有也字。○進。進而在朝時也。盡忠。盡其心以事君而無隱。積誠以感之也。退。退朝而在私家也。補過。自補其過而無缺。正身以正君也。思者。念念不忘之意。將。扶助也。順。引導也。匡。正也。救。止也。其指君而言也。臣之事君如此。則獲上而上下能相親矣。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左傳所載士貞子語。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曰字今文作云。○詩小雅隰桑之篇。遐。何通。臨川吳氏曰。言心乎愛君。何不形於言乎。雖不言而藏之中心。何日而忘之。蓋言之於口者。其愛淺。藏之於心者。其愛深也。

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之意。凡四十六字。○古文在又爲得爲孝乎之下。爲第二十一章。今文在無思不服下。爲第十七章。○按此下當有釋立身傳一章。蓋簡編猶有闕失。不可考也。又或以事親事君而不陷於刑戮。爲卽立身事。而不必別爲之傳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朱子曰。明。昭也。察。著也。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敍按明昭以道之大言也。察著以道之細言也。蓋天施地生而人成形於其中。天地卽人之父母也。人受精於父而成形於母。父母卽人之天地也。是以事天事親。初無二理。知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則存心養性以事天者。安得而稍懈。知吾身爲父母之身。則立身行道以事親者。又安得而稍忽。存心養性以事天。卽不敢毀傷以事親之道也。守身。立身以全歸於親。卽殀壽不貳。修身俟死以歸全於天之道也。是故事親而盡孝。則事天之道昭明矣。事母而盡孝。則事地之道察著矣。記曰。孝子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蓋事親而外。別無事天地之事。而亦無待於推者也。長幼則家之一本於父母者也。上下卽萬物之流形於天地者也。治。安務而不亂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則民吾同胞

而物吾與。求所以遂其生而復其性者。無窮無疆矣。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兄弟子姓皆吾一體。而友恭慈愛以教於家者。無所不至矣。友恭之心。卽胞與之心。無彼此之別也。教家之政。卽治上下之政。無家國之殊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長幼順則上下治。亦事功之自然。而無待於作爲矣。而非明王何以與此。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此承長幼順而言。父。諸父也。兄。諸兄也。以父母之心爲己心。故雖貴爲天子。而於諸父不敢不尊。事之於諸兄不敢不先而讓之。此長幼之所以順。而上下所以治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愼行。恐辱先也。此承事父母而言。宗廟致敬。謂祭祀以其身爲父母之身。故父母雖殁。而宗廟致祭。誠敬不忘。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脩身愼行。惟恐辱先。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也。此事父母之孝。而事天地之所以明察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舊本在上下治之下。吳草廬詳其文義。謂當在此。今從之。○鬼神之德。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祖考之精神雖遠而

宰以子孫之心故人廟而致其誠敬。則祖考之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蓋由其平日孝親之志。念念不忘。是以感格之際。思成如此。是可知事人之道。即事鬼之道。而鬼神之義不已著矣。乎歸安吳氏曰。神明猶言神化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事天地之昭明。蓍察。則神化之道彰見於兩間也。愚按所謂彰見於兩間者。蓋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順其則而不害。則天人合德。違其則而自用。則自絕於天。此理日在目前。然惟孝親之至而守身念念不忘者。乃能有以默契其理。而繼志述事。以大明其理於天下也。此承上文而又言其效。不及於長幼順者。孝無不悌。而神明彰。則上下治。在其中矣。記曰。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孝於父母而天地明察。神明彰焉。是通於神明也。推孝親之心以順長幼而上下治。是光於四海也。無所不通。如此。此總結上文而贊美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無思不服。心悅誠服也。引此以證無所不通之義。

孝經章句 卷五

右傳之十章。釋天子之孝。凡一百單九字。○古文在後爲第十七章。今文在又爲得爲孝乎。後爲第十六章。○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蓋愛敬者。所性之德。天地之心。愛敬盡於事親。即所以事天地。然必無敢惡無敢慢。而後愛敬之量盡。有尊有先。順長幼。治上下。皆無敢惡慢之心也。德教加百姓。刑四海。則通神明光四海。無所不通矣。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長上聲。行下孟反。今文是故作是以。○官所治也。家國一理。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然非愛敬盡於事親。必不能出而忠順於君長。惟孝悌盡於家庭。則人心自然。其出而事君長也。舉是心而加之耳。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則家理矣。其治官也。亦猶是耳。內猶己也。己之實行。對名在外而言也。孝悌理家。忠順治官。皆行道也。道無不盡。則行成身立。而可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矣。此與上章同意。但以居位上下不同。而屢之大小有異。

右傳之十一章。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凡四十五字。○古文爲第十八章。今文在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後爲第十四章。○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蓋爲士者。忠順不失。即立身行道之事。故併釋之。但經文意。以能不失忠順。而後能成其孝。此則言惟其能盡孝悌於家。而後能忠順不失也。又按此上當有釋諸侯之孝。釋卿大夫之孝二傳。此下當有釋庶人之孝一傳。而今亡矣。抑或者以言天子之孝。而在上者可該言士之孝。而在下者可該也與。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閨者。上圜下方之戶。閨門之內。猶言家庭也。因上章而言一家之中。父兄吾所嚴敬。而妻子臣妾。皆我所

孝經章句 卷六

理。是禮即具於家庭。而可移於國也。歸安吳氏曰。禮所以安上治民。而皆具於閨門之內。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嚴父嚴兄之下。疑有脫簡。以下二句文義推之。當云猶君長也。在家嚴父。猶在國嚴君。在家嚴兄。猶在國嚴長。孝者所以事君。悌者所以事長也。妻子臣妾。皆我所治。而妻子爲貴。臣妾爲賤。故家之妻子。猶國之百姓。家之臣妾。猶國之徒役。治家者。敬妻子而不敢失於臣妾。猶治國者。敬百姓而不敢失於徒役。慈者所以使衆也。

右傳之十二章。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悌也。妻子臣妾。官也。凡二十四字。○古文爲第十九章。今文無。○按隋開皇十四年。劉炫得古文本於王邵。而校定之。至唐開元七年。劉知幾議欲行孔廙鄭玄司馬貞沮之。謂炫爲妄作傳學。假稱孔氏。僞作閨門一章。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陋。不合經典。遂黜其言。至其後元宗自注孝經。卒以十八章爲定。但元宗御製序云。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咸當。何必求人。在元宗亦未嘗盡以古文爲僞也。但自石臺行而古文遂廢。至宋司馬溫公及朱子。皆

以古文爲據。乃仍存此章而不去云。歸安吳氏曰。議者以閨門爲近俗之語。蓋以世俗稱女子所居爲閨。而云然耳。抑知閨與圭通。篇門圭竇。見於儒行。又仲尼燕居篇云。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豈專以女子所居爲閨乎。春閨蘭閨。後世詞賦中有此字樣。聖人說經時。豈豫知而避之邪。妻子臣妾猶百姓。臣妾猶徒役。蓋百姓之中。徒役爲賤也。議者謂此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是不得其解而妄議之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夫音扶。今文參字作則字。從父之上有子字。○慈愛恭敬。以孝之始言也。安親揚名。以孝之終言也。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以深見其不然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爭音諍下同。○爭。諫諍也。馮氏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如書言九德六德三德。特以降殺等差而言爾。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司馬溫公曰。士無臣。故以友爭。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統天子及庶人而言也。上文所云。皆以起此二句也。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弗今文作不。○總結上文而言。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焉於虔反。○朱可亭公曰。此章獨言諫親之道者。蓋孝爲順德。聖人以順教天下。恐事親者專務將順。陷親於不義。則不孝之大者。不可不戒也。愚按。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得親者。得父母之悅己而已。順則必有以諭之於道。親有不義。必已之愛敬其親而先意承志者。有未至也。故必使親無不義。而後乃得爲孝。若使父母有過而不諫。則是不愛不敬其親之至者矣。然欲諭親於道。要必自己之守身立身始。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則諫親之法也。

右傳之十三章。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凡一百四十二字。○古文爲第

二十章。今文在而名立於後世矣之後。爲第十五章。○經文無諍親之義。然父母有過而不諍。不得爲能事親。不能守身以立身。則不能有以諍親不義。此章之言。與經傳可互相足。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偯。於幾反。不樂之樂音洛。今文首句末句之下皆有也字。○偯。哭聲之舂容而有餘也。不偯者。氣竭而息無餘聲也。禮。如拜賓饋奠之類。無容。毀瘠急遽不爲儀容也。言不文。辭也。凡此皆三日而食。教民若唯而不對之類。言不爲文辭也。凡此皆人子之至情。發於天性。而不容強者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今文傷生之政有終下皆有也字。○禮。父母之喪。三日不食。既殯而食。粥。既葬。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後乃飲酒食肉。四日成服。既葬卒哭。而以其冠之布爲衰。大祥。易以練服。功衰。大祥而朝服縞冠。禫後而反吉。是以喪以三年爲斷。蓋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固人子之至情。然

以毀而滅性。則是以死而反傷生矣。故聖人爲之節焉。使之三日而遂。爲之糜粥以食之。使不至於傷生滅性。是聖人之中制也。喪以三年爲斷。送死而已。復生有節也。至於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則亦皆毀不滅性之事。又喪禮之權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擗。外棺也。衾被也。衣衾所以襲斂。斂而後載於棺。以殯之。槨則至葬而後用。此因棺而帶言之耳。舉之謂舉尸入棺。以就殯也。簠盛稻粱。簋盛黍稷。陳簠簋而哀戚之。既殯而朔月殷奠也。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籩豆。朔月殷奠。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少牢禮。祭而饋食。亦只用敦。此言簠簋。蓋以天子諸侯之饋奠言也。擗。拊心踊。跳足也。有聲曰哭。有淚曰泣。送之謂送葬。此自啟殯至既夕而往葬時事也。宅。墓穴。兆。塋域也。措。猶置也。灼龜以卜其兆而後葬之。蓋葬以安親之魄。恐其地或有水蟻地風之害。及他日或有爲城郭溝池窀窆道路之慮。則恐傷親之魄而有所不安。故稽之於神。慎之至也。非若後世青囊之術。爲子孫死

之事。而此節則自襲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敏以至殯葬之事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初喪至葬。有奠無祭。以尸柩在寢。猶以人事之也。既葬則迎精而反。是日以虞易奠。始立尸以象神。三虞卒哭。明日祔於祖父。既祔祭後仍几筵於室。俟禫後遇時祭而後奉主以享於廟。春秋。錯舉四時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感時而祭。思親不忘。此既葬之後。終孝子之身之事也。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生事愛敬。如親敬親之事是也。死事哀戚。如上文所云送死之事也。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將見之。則祭祀亦本之哀戚之心而已。生民之本也。猶經云。孝者德之本。蓋人本於親。而孝親即生民之本也。死生之義。謂事生事死之道也。終。謂送死爲事親之終事也。然祭祀以時思之。則終孝子之身。非終父母之身而已也。臨川吳氏曰。民之生也。心之德爲仁。仁之發爲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孝爲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戚。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

右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凡一百三十八字。○古文今文皆以此終篇。但古文在何日忘之之下。爲第二十二章。今文亦在何日忘之之下。爲第十八章。○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傳者備舉送死之禮言之。亦與經文互相足也。

凡傳十四章。皆儒者雜引所聞以釋經義。雖未必盡出孔子之言。然中多純粹之言。亦有精微之義。如第六章七章及第九章十章十一章。皆醇乎聖人之語也。亦誰得而疑之。第七章。庸行之常。守身之義。令人深省。第十章。天子之孝。治平之本。博大淵微。尤人所當深玩。其有冗雜無章。而於理未足者。已經朱子刊去。今附於各章之末。以見朱子所以刪之之意云。凡傳內子曰字。及曾子問辭。疑亦多是後人所加。如分經爲六七章。而各加以子曰之類耳。然又未必盡非孔子之言。而真否莫辨。則亦俱仍之而不敢去也。

孝經或問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孝經或問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從孫　起潢　棨源
達潢　育德　校梓
烏程盧葆辰子純
後學同邑程夔元陔園重校
同邑余家鼎彝伯

或問孝之獨有經何也曰所性之德莫大於仁仁之發也莫切於親孩提之初智識未分兄弟君臣夫婦朋友之交皆或有所未接而孺慕之情已發乎其天而無庸於學習此卽性之全體所由見端而五倫百行皆恃此以

爲之本者也無失此心以往則由孝親而友於兄弟以移孝作忠敬親之枝以敬其妻子又由是而推而敦敘九族尊祖敬宗以仁民愛物皆只此一孝之推而五倫百行無不各盡其道矣但形生智發之後神智日開而嗜欲亦從之以起至有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天性之失也是以先王因親教愛因嚴教敬制爲生事葬祭之禮而曲禮內則少儀諸篇之屬節文詳焉凡所以閑其嗜欲養其良心葆其所性之天而擴充之以盡其量焉者也由斯以談則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詩以理性情理此者也書以道政事推此者也易以道陰陽本此者也春秋以道名分嚴此者也六經之言不外一孝而孝其六經之權輿也歟顧六經之文旁通浩瀚以曲盡五倫百行之詳而求其言約而盡切實而精微直指孝以爲言而示人知所從事於孝者則莫若孔子所告曾子至德要道之一章爲人所可以行之終身而用之不盡其後曾子之徒有見於此故獨傳此以爲孝經而又雜采經傳之文以爲之傳則孝之獨有經所由來也仁統四端兼萬善孝統五倫兼百行孝之獨有經也不亦宜哉曰其以經名何昉也曰以經名未知所始卽六經在孔子時亦未有經之號顧經者常也萬世

不易之常道也而孝者天之經況其言出於聖人則以經名不亦宜乎意者先儒輯此經傳時相與授受而以經名之卽經名所從始或以爲孝經爲孔子所自著而又自言吾行在孝經則孔子自以經名誤矣曰其獨傳之曾子何也曰孝爲百行之原則七十二子之徒凡遊於聖門者蓋莫不與聞其旨而曾子之至性尤爲純篤觀凡戴記魯論所傳述者可知故夫子獨以孝之全量示曾子所謂因人而教之而又實而廣之以使之知有以盡其量焉也然微獨此篇也孔門顏子一天矣而曾子獨唯一貫之言故凡大學中庸皆惟曾子爲能傳之

則是篇之言，蓋與大學中庸相爲表裏，亦可見矣。曰：孝經傳之曾子之徒，而有今文古文之異何也？曰：今文者，顏芝所獻也，古文者，孔壁所出也，蓋在秦以前，經書文字，皆只蝌蚪篆書，至秦而李斯始作小篆，程邈更作隸書。漢初因之而經書既火於秦，故漢初諸儒所記憶傳寫者，皆只用隸字，及孔壁所出尚書論語孝經，則皆蝌蚪篆書，當時因謂隸書傳寫者爲今文，而謂孔壁所出爲古文也。曰：其有不同何也？曰：今文得之記憶傳寫，其不能無遺忘錯亂也審矣，故伏勝今文尚書只得二十七篇，而孝經無閨門章，此實出於遺忘者也，乃古文藏

之孔壁，百有餘年，至魯共王壞孔氏宅而後出之，則簡編之序，又安能盡無錯亂朽敗，而儒者之校訂，又未必不以己意那移補綴於其間，則古文亦有未盡得其實者矣。顧今文先出，而安國校訂古文，尋遭禍敗，書未及行，其本又失於梁亂，隋王逸得孔本於市人，劉炫始校定之，當時今文之傳既多且久，而古文始出，而劉炫多造僞書，有連山易魯史記百餘卷，故孝經之出於劉炫者，人皆羣起而訶之，良有由也。唐元宗既有石臺之頒，章次皆以今文爲定，而皇侃（音侃）所題章目，如開宗名義之類，元宗用之，實多鮮當，尊古文者惟宋司馬氏溫公，指解一宗古文，自非無識，然其意似詆今文爲僞，則亦已過矣。（祕）謂讀書只求義理，無庸執彼此之見，朱子因古文孝經而定刊誤之本，此亦非獨信古文而實斟酌於古文今文之間，分一經十四傳，刪其傳會，去其支離，定其經緯，通其脈絡，此千古折衷之定衡也。元儒吳草廬於尚書孝經，猶有是今文而非古文之意，獨試思徽危精一虞廷十六字傳心之要，乃未見於今文而自古文書得之，孝經閨門一章，深言家國一理，視上章三可移之言而愈切，奈何徒惑於唐人之偏說，而必棄之古文可盡非也哉？曰：然則今文古文之不同，皆可無事深

論矣，而朱子生千百年之後，乃多有所刪汰，其獨爲得其實哉？曰：朱子亦孔子，孔子孝經而可，而況於刪汰哉？經文一篇，脈絡自貫，朱子所刪，刪其附會耳，至傳文則多非孔子之言，其以義理爲去取，尤無足疑，凡周秦儒者，每因孔子之言而增益附會，攛入雜引經傳其間，若戴記坊表諸篇，多上述孔子之言，而中間雜引經傳，至有引及春秋論語者，後儒注疏，亦略不爲分別，豈孔子自引所著之書，又自引已言而乃有論語之名哉？由此例推，則孝經經文中所引詩書，其爲攛入可知，凡留之不足有所發明，而只以間隔其脈絡也，朱子之刪之也

蓋亦幾爲審愼矣而豈徒哉曰傳文旣多非孔子之言則章首各有子曰字何也如未必孔子之言則每章子曰字亦何不幷刪之也曰凡經傳中有子曰字者亦多難據矣易之十翼孔子所自著而文言繫辭傳中多著子曰字皆後人所加也孝經經文今文分六章惟天子章章首有子曰字古文分七章則其第六章七章章首又各加子曰字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云云故字本承上文而總結之之辭乃更加子曰二字於故字之上此尤爲隔礙語氣矣傳文中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以下至其儀不忒今文合爲一章則只一子曰字古文分

三章則章首又各加子曰字是可知凡子曰字皆後人所任意增加非當日輯孝經經傳者之舊也但其間真僞攙錯難於致辨以爲皆孔子之言則旣可疑如朱子所刪去之者其說之明矣而所存者猶未必皆實也以爲皆非孔子之言歟則父子之道天性及天明地察諸章或非聖人不能道是不如姑仍其舊焉可也

或問經一章之義曰此言孝於德爲至德於道爲要道推之則成教於天下而本之惟在於一身於天下之道無所不包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又莫不各有當然之分量所當自盡要之則分量有殊道無二致皆必以守其身者事親身立而孝之道全矣此孔子之所以告曾子而曾子服膺弗失其徒因筆而傳之以爲孝經者也曰孝之爲至德要道何也曰所得乎天謂之德率而行之之謂道孝者天性之真發之最先而最切一身之德依此而立是德之至也孝親之念篤摯不忘則是以守身者無所不至而所行者必無非道之失親親而仁民愛物而天下平矣是道之要也曰又曰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何也曰順猶禮記達之於順之順以順天下順之也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天下之無不順也以人性所同然而已所先得者率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所固

有之良則初無扞格拂戾之爲故不曰治天下而曰順天下若政刑術數之治則所以治民者非有他也然逆而制之而非順之矣民無悖德悖禮故和睦上下無怨卽和睦此一意而反覆言之耳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何謂也曰孝爲德之本故孝爲至德孝爲教之所由生故孝爲要道因上文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未有所指故此指實言之以見至德要道之卽孝也曰先儒釋至德要道云德謂己所得道謂人所共由似以人己分言又云其理曰仁義禮智而仁兼統之仁之發爲愛而愛先於親故孝爲德之至道之要則道德似只是一

般說子之說又與舊注亦略不相似何也曰至德要道舊注殊少發明蓋德在心道在事物德德性道卽以行之人已皆有吳草廬注亦本非硬分人己但人各有己而路則人人共由耳然說得欠融至仁發於愛愛先於親卻只說得德字須本此仁親之心行出仁親之事來其道乃見吳注似不分明不如衍義以仁義禮智衍至德以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衍要道道德二字最分曉但經文本專指孝言但未說明耳須認定孝字至字要字始有著落仁敬孝慈皆德而孝爲至德事父事君事長皆道而孝爲要道也以順天下陳丹崖云順者不

事勉强之意此爲得之草廬云孝者有順無逆以孝教天下使皆化而爲順故曰順天下此甚費辭說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二句只反覆一意草廬云順達於庶民則民用和睦順達於諸侯卿大夫士則上下無怨此尤過爲分析或謂上以此至德要道順天下民用此至德要道相和睦上無拂乎下故下無怨下不悖乎上故上無怨將先王與民對言亦非蓋此二說皆意欲冒下五孝立言其實經文語氣卻原不如此經文開宗只以言孝爲德道之至而功效之大如此故人人皆當自勉於孝耳并先王二字亦只懸空說可亭朱公云猶言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其說是也諸說都緣將先王二字看煞所以不得語氣又云上下謂民之一家長幼尊卑也惟上下和睦故無怨此最爲分曉矣曰若只懸空說則士庶人之孝那得有以順天下事曰不如此看果如大學言治國平天下豈必入大學者都要爲天子要道理是如此人生天地之間便須擔當著天下事業道德在我隨處見功無分貴賤也以其全量言則自有許大功效只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天下誰人無教人職事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吳注孝爲至德故已之德此爲本孝爲要道故教人之道由此而生可亭朱公卻說德

之本申至德要道教之所由生申以順天下二說似不同曰以孝者德之本故曰至德以孝爲教之所由生故曰要道因上文言至德要道而未有指故此指實言之以明至德要道之爲孝也草廬卻說倒了緣他於上文已填實孝字故於此二句轉身不得耳然道德二字分屬甚明如可亭說則道德二字又混和無別矣其意以一教字是順天下事抑知教所由生只說立教之本在是至以順天下處卻須有推行功用在所由生三字便是一要字朱公自錯會也曰如此則立教之本仍屬己身要道亦只是自身行孝而子又以與仁與讓仁民愛

物爲說豈不豫侵以順天下功效乎曰道原是自道然才成已便自成物無彼此內外之殊故一說到道上便不得截分人已與仁與讓都只是道也此據道理言而彼此遠近親疏卻有次第故以順天下時卻仍有仁之愛之養之教之之事而其要則只在孝孝則順天下的本領在我故曰要道曰教所由生以此孝去順天下則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看便字字分明不是豫侵功效也曰復命之坐而告以孝之始終何也曰上文言孝之道之大而效之廣此乃示之以盡孝之實所以立至德而行要道之實功也曰其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何也曰始終一串只完守身二字守身事節甚大甚多舉身體髮膚爲言見至細處且不敢毀傷而大節之當謹可知人惟不知愛親故將己身都不當事將己身都不當事所以無所不爲若念切於愛親則所以謹其身者亦自無所不至蓋服勞奉養溫清定省許多事親之事只養得父母口體自謹其身乃所以養親之志不敢毀傷念念不忘父母此須從至性中懇摯純篤處滿腔惻隱流露出來是以爲孝之始念身之不敢毀傷則必思所以立其身思所以立其身則所行不敢偶蹈於非道能有以行道則身立名揚而親又以顯身之全歸不待言矣不能行道則不能立身不能立身則無以保身無以保身則無以事親矣故始終非兩截事而要自不敢毀傷之一念始始於守身以事親故能終於成身以成親身立道行而至德要道在我曰立身卽至德行道卽要道乎曰不然要道專指孝言行道卻汎言如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朋友不信戰陣無勇皆曰非孝隨事隨處都要盡其當然乃所謂行道行道字用力要道字現成也行道而後德立是功夫身立孝全則至德立而要道行此成熟地位功效自出曰又曰夫孝始於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何也曰孝必始於事親故不敢毀傷爲孝之始孝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故立身行道爲孝之終亦因上文而明其旨也天下有倖免毀傷而非能事親者未有不免毀傷而得謂之能事親者事親自有事親之事要必守身而後有以事親觀後傳文自明矣事君者行道之事行道不止事君而事君爲大故舉以爲言蓋自天子以下人人皆有事君之事能事君而盡道卽是能行道以守身身無失道而孝之量廣矣終於立身則守身行道終其身焉而無少留憾夫然後爲孝之成也曰然則自章首至此是一層指實一層無

分上下。而草廬云前言至德要道。言在上者之孝而通於下。此言孝之始終。言在下者之孝而通於上。何也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須自在上言。事功始實事君立身。須自在下言。功夫方切。然其言通於上下。則亦未嘗截然分屬。謂在下者無以順天下功效。而在上者不必守身立身也。至一層指實一層意。草廬卻實未曾見及。曰。至德要道。既通於上下矣。又必分五孝之目言之。何也。曰。理一而分殊也。所居之位不同。隨在而各有當循之分。所性之理惟一。夫人而各有自致之情。知其異。則可無越分之爲。知其同。則可無不及情之失。故略舉其分

而別言之。而孝之始終。則上下初無二致也。曰。言天子之孝而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何也。曰。天子居億兆臣民之上。則天下臣民。孰非天子之所當愛敬。然非愛敬其親。則何有於天下。苟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則又悖德悖禮而已。何以德教加百姓也。惟愛親之篤。則仁心油然而於臣民無不愛矣。敬親之至。則小心翼然而於臣民無不敬矣。知愛其親而或有惡於人。知敬其親而或有慢於人。則是愛敬其親者猶有未至。而未絶夫斂怨納侮之端。則身之不立。辱加於親。猶未得爲盡愛敬於事親者也。愛親敬親而於人且無不愛敬。此愛敬之盡於事親也。愛敬盡於事親。則至德立而要道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天子之孝何以加此。愛親敬親。孝之始也。德教加百姓刑四海。孝之終也。天子之分量。則有獨廣而孝之始終無二道也。曰。只一愛敬其親。而德教遂果被天下乎。曰。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治天下無他道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許多教養設施。只一無敢惡無敢慢之心焉耳。無敢惡無敢慢。只一愛親敬親之至而已。故曰至德要道也。曰。言諸侯之孝而以長守富貴言。何也。曰。諸侯爵土。授之天子。傳之先君。不能守其富貴。則是不能立身

而辱親矣。故以長守之爲孝也。其所以長守之者。則亦惟愛敬其親而不敢毀傷之志焉耳。曰。諸侯獨無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之事乎。曰。在上不驕。恭也。制節謹度。儉也。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禮下而取民有制。則亦無敢惡無敢慢之事也。曰。然則其所以異何也。曰。合敬同愛。保天下之氣象。恭儉以德。保一國之規模也。曰。言大夫之孝。而獨舉謹於言行言之。何也。曰。大夫以下。其量狹矣。故獨以切於守身事君之道言之。言行。守身以事人之大端也。而謹言慎行。則亦不敢惡慢不危不溢之志也。曰。司馬溫公以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爲以出

於身言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接於人言言滿天下二句以及於天下言非乎曰不敢云者凜之心也不言不行者見之言行也無擇言無擇行者在已之言行盡善也無口過無怨惡者言行之孚於人而人信之也溫公說未善曰言士之孝獨以事君事長言之何也曰卿大夫之言行表見者廣矣士卑則事人者也曰其言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何也曰此節首數句只以起以孝事君二句蓋人情皆愛母而敬或不至皆敬君而愛或不至兼之者惟父則然然必以愛敬其父者愛敬其君而後可謂之忠也曰其曰資

於事父云云何也曰人於父愛敬兼至而於母用愛於君用敬以若取愛敬其父之心而分而各致之者故曰資不必以辭害志也夫父母生之昊天罔極其親愛同矣於母非必盡不用吾敬然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父死則母有從子之義人道尊父而親母尊天而親地故服君父皆斬衰而服母齊衰敬母之不得同於敬父固也若乃臣之事君知敬而不知愛則奔走承順而無一體之志烙君之誠是安得爲忠其君者乎是故必以事父者事君而後爲忠也又微獨君之當敬也凡位我之上者皆所當敬而後爲順忠君順長皆立身行道之事苟不忠不順則失道而身無以立而辱及於父母矣故士之孝當如此此節乍看似散漫細閱則道理密緻先儒說孝經者未深繹其意故疑其繁複非盡孔子之言亦失之矣曰言庶人之孝獨言養何也曰庶人之分如此而已夫立身行道之大非可盡責之編氓而其分又有限故用力能養可謂孝矣然愛敬於人而慎言謹行則未嘗於庶人靳之也其曰謹身則庶人之守身立身亦必有道而非徒養之爲貴矣曰末節之說陳丹崖一說云孝之道無分貴賤無問終始要皆人所能自盡若以力不及行爲患者未之有也其說不可通乎曰紱向未

見朱子刊誤本亦疑此說爲近後見刊誤而後知此說之非也此節總束通章終始即孝之始孝之終患及如不能保社稷宗廟爵祿祭祀意最完密只緣舊本將經文分作六七章又雜引詩書隔斷語氣血脈不得貫串以致別生解說其說非也曰今文首節無閒字坐字爵祿作祿位因地作分地自天子之下無以下二字草廬按說文引古文無閒字坐字又云居即坐也小戴記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孔子閒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所記當爲一例大學經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此經依大學例亦不應有以下

二字。宜悉從今文。然朱子當日。只從古文。何也曰。居字何必一定作坐字訓。卽以居訓坐。而侍坐之坐。自是才臥反音座。與居坐之坐音義皆稍異曰閒居又曰侍坐。自非重複。末節以下二字。該諸侯卿大夫士言。何必必與大學一例至於分地之利。更不如因地之利因字爲穩足。況此等文義之細。稍有異同。非大旨所係。何必一一彼此較量而顧詳務於此亦見其惑矣曰此今文六章古文七章朱子刪其所引詩書而合爲經一章。以爲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是矣。然舊本此下接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豈非承此章發問。後又

有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之問。亦似承上發問。則安見此下必爲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而爲孝經之傳歟曰。此下之說。不能皆純。而雜襲左史。其純疵不可揜矣。小戴禮運篇載孔子兩觀之歎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巨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確是孔子語。乃其下推衍出大同小康二段。則信以爲亦孔子之言。所不可矣。而其下又接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如此之類。都使人真僞莫辨。若以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爲承此章發問。則下文先之以博愛云云。與此經文又全不照顧。況襲取左傳文意而章內尤多滯礙。朱子辨之已明。大抵傳文內曾子發問。都難辨真僞。只其理不謬。則真僞亦可不問。蓋此篇之傳。經傳錯亂。漢初儒者不能詳察。因以甚哉孝之大爲承五孝發問。而以接經後。後校古文者亦因其序而莫之辨。如大學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語接經文下。而說經者亦遂以知本末先後爲知至。其失一也。次序之得失。各見於本章之下。此不具辨。

或問傳之首章之說曰。此傳者引其所聞之言。以釋經文孝之爲至德也。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何也曰。教以孝教以悌教以臣云者。非謂以此去教人。只是躬行孝悌臣之道。而天下自倣之。是則以此躬行之孝悌臣教天下也。至天下皆化而爲孝悌臣。則是我之躬行孝悌臣者。實有敬天下之爲父爲兄爲君者矣。本之躬行。所謂德也。曰。獨以敬言何也。曰。孝悌臣非只於敬以施及天下使爲父爲兄爲君者各有以遂其尊養。則謂之敬之耳。引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悌云者。則愛之之意爲多矣。愷悌乃所謂至德也。民之父母。順民之大也。

或問傳之二章之說曰。此傳者引所聞以釋經文孝之爲

要道也。言爲上者。欲教民而使之親愛禮順。則莫善於躬行孝悌。本己之孝悌以發之聲容制度。而爲樂爲禮以鼓舞範圍天下。則天下風移俗易。而上安民治矣。己之孝悌德也。本己之德以教人。禮樂皆道也。教民之道莫大於禮樂。而禮之本則敬而已矣。禮之實則敬父敬兄敬君而已矣。我能盡事父事兄事君之禮。而皆合乎天理之節文。則天下之爲子爲臣爲弟者。無不感悅而興起於孝悌臣。是所敬者寡。而悅慕之者衆也。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孝道之所以爲要也。曰。上文兼言禮樂。而下獨承禮言。何也。曰。因上章而以敬言故耳。禮可以

該樂。愛敬之真意。卽樂也。能感人悅慕而倣之。則樂在其中矣。曰。此章與上章文意相似。而上章言德。此章言道。何也。曰。上章以孝以悌以臣。皆本躬行言。三所以。亦道也。此章舊本在五刑章後。而上章又在此章之後。吳本是言其具。故是以德言也。此章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皆以道言。而又加以禮樂言之。主於推行。故以道言也。曰。此章舊本在五刑章後。而上章又在此章之後。吳本則移此二章於天經地義章之後。其皆未是歟。曰。此二章傳有至德要道明文。而舊本次之於後。其上下各章又不相連接。其失序明矣。吳本釋而又釋。使五孝以下皆無傳。是亦失之。

或問傳之三章之說。曰。此引所聞而釋孝之足以順天下也。意以孝爲天理之本然。而民之秉彝物則。蓋人人之所同具者也。聖人因天地之本然順人性之自然。以教天下。是以其教其政無待於嚴肅。而教成政治。此所謂順天下也。舊本以此章接經文之下。其文旣突兀而無章。而章末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云云一段。又疵而不醇。雜而無當。是以朱子刪去。然刪去後段則不嚴而治。語意亦欠完足。卽章首數語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亦不見率性而行之意。蓋左傳子產之言。本以言禮禮可言則之。禮雖亦是率性。然節文著顯處。則倣天地意

多也。孝則民性之德。自然貫能。不是則天地之經而後行孝。此已略不切貼矣。至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故先之以博愛云。則愈失愈遠。亦因章首數句於天人性命已看未親切故也。故首稱曾子發問。乃述夫子答辭。俱爲失實。而漢儒以繼經文之後。醇疵莫辨。失之甚矣。曰。天經地義。舊注以三辰運行。五土分地。日月常明。山澤之宜爲說。其益無當歟。曰。此卽左傳所陳天明地性之目。此章本襲左傳爲文。然彼言禮而此言孝。言禮則三辰五土日月山澤。皆制禮者所則所因。此以言孝。則與此等語都實無干涉。說者猶爲之勉强撮合。無當甚矣。

不如依直指以天地之常自然之理渾說爲猶善耳。要之傳者本意。則未必非如舊說也。

或問傳之四章之說曰。此引所聞以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也。言明王以其孝思治天下。則其於天下之人無敢惡慢。是以萬國和悅。而王者益有以成其孝。有國有家者亦莫不皆然。惟其不遺於人而得其懽心。是以親安鬼享。而天下亦無不和平。此所謂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也。然經文本意。本謂王者能以孝治天下。則天下之民皆和睦無怨。以化之成而效之大言。非謂能使天下無怨。而後有以事其親也。故朱子曰。經文以孝而

和此卻是以和而孝。至如經文中天子之孝一條。則有不敢惡慢於人而後能爲盡愛敬於事親意。然以行道工夫言。非以至德要道功效言也。要之此章之言。純正無疵。自不妨與經文相發耳。曰。草廬云。此傳正是發明經文以孝而和意。所謂以事先王以事先君者。言己有是孝。愛敬一念。由親及疏。故得天下懽心。未有不得於親而能得於人者。效驗至此。乃所以見其事先事親之孝云爾。非謂先得他人之懽心。而後以之事其親也。舊注以爲得彼懽心以助祭享奉養。蓋害於辭而失其意耳。此說似亦不通。曰。草廬解此章。謂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得萬國懽心者。以其能以孝事先王也。作倒轉解法。然玩傳文語氣正不如此。傳文言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得人懽心以事先王。語氣順下。玩故字以字可見。且以事其先王。分明是以萬國之懽心事先王。尊養之至之意。難解作以其能事先王也。且下文生則親安。祭則鬼享。應前尤明白。夫以孝能致天下之和。而得天下之和益所以成其孝。傳文經意。本不妨於相足。草廬欲爲傳文回護。牽强解去。反使傳文語氣窒滯矣。謂先得人之懽心而後以事其先王。固不可。然無以得萬國之懽心。其又何以事先王也哉。曰。然則得懽心以助

祭享舊注是矣。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舊注何嘗不是。然亦不必必說是來助祭。只得天下懽心。便有以事先王。不得天下懽心。身且不保。況事先王哉。

或問傳之五章之說曰。此章言孝爲性之德。而盡其量者。則爲聖人。所謂本也。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是德之至也。因引周公以實之。又言孝爲人性之所同然而固有者。聖人之教。不過因其所固有者而成之耳。是所因者本也。聖人之自盡者此本。教人者亦因此本。所以釋經文孝者德之本之意也。但此章本字。與經文本字亦稍異。經言孝者德之本。言孝爲天性之眞。百行之原。吾身之

德皆以孝立其基也此言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只說得孝本於性人之行莫大於孝卻將本字換作大字然惟其本於性而得之最先發之最切所以爲德之本而立德必自孝始惟其爲德之本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而聖人無以加與經文亦相足也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似亦未見孝本於性意曰人物皆得於天之理氣以生者也乃禽獸之生便不知其有父母而惟人能有愛敬其親之仁此正人性之所以貴於禽獸也故大傳曰人道親親苟入而不知愛敬其親則亦禽獸而已是人之行莫大於孝也其章末曰

因嚴教敬因親教愛所因者本則其言孝之本於性也明矣曰孝莫大於嚴父何也曰祭義曰大孝尊親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蓋不敬非所云愛而愛之至者敬亦至焉自不敢毀傷以至於立身揚名皆嚴父之一念凜之也是以孝莫大於嚴父也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何也曰此以滿其量言之也蓋嚴父至於配天其嚴父也至矣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則旦明出王皆凜以孝思而生事葬祭一循乎天理孝之至也又舉其人以實之言能滿嚴父之量而無歉者則周公其人也曰又以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言之何也曰其只一尊父配天而四海遂無不來服歟抑凡爲人子者皆必尊其父以配天而致四海之養而後得爲孝之至歟曰此又因言周公嚴父而遂舉其嚴父之事以實之且言孝思之所感無遠不屆以見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亦歎美之辭也周公有嚴父配天之心而又能有以行嚴父配天之事凡人不得行嚴父配天之事而可以自致其事父如事天之心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無嚴父之實而徒襲配天之文非周公之孝也不得行配天之禮而欲襲周公之迹非嚴父也心無所不至而分有當循分之所

在皆莫非天循其分之所當盡者以事父則亦嚴父配天充其量焉是亦周公而已然嚴父配天之志之事要必以周公爲有以交盡其量而無以復加而聖人之德已無以加於孝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亦孚其嚴父配天之心非徒以其有嚴父配天之迹也文王之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武周繼志述事何莫非凜之以天然則宗祀文王周公之嚴父配天也而周公之所爲嚴父配天者要自有在矣曰然則舊注云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

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其說是矣曰其說固是而未甚瑩嚴父之心本於天性而敬有未至則非以事親故孝以嚴父爲大以父配天之禮固是始自周公然不是以其始制此禮便曰周公其人言能盡嚴父配天之量者則周公其人也宗祀明堂則周公嚴父配天之事之顯而可見者耳曰宗祀明堂先儒多以爲明堂在國門之南吳草廬注云宗者文王之廟也明堂廟之前堂凡廟制後爲室室則幽暗前爲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尙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尙顯明故於堂也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親盡

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廟懿王時文王親盡而於穆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爲宗不在七廟之數此即所謂文世室也然在三穆廟之東非在三穆廟之北

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然即其所居穆廟亦名爲宗也其說然否曰宗者尊也如六宗幽宗雩宗皆謂之宗宗祀言尊而祀之也本作虛活字用今曰文王之廟曰宗是以宗字作實死字矣又曰明堂廟之前堂則云文王廟祀於廟之前堂文義已難通矣且傳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可見本是祭上帝於明堂而尊文王於其中以配之猶本是祀天於郊而以后稷配之文理猶易見也今曰於文王廟中祀上帝則明堂本文王廟不當又曰於明堂矣明堂在國門之南於以祀上帝而奉文王以往配之可也屈上帝之尊而以祀之於家廟之中夫豈可哉宗祀明堂之禮今無可考若享人鬼則朝踐於堂而後饋食於室今獨曰享人鬼尙幽暗則於室亦已非也明堂在國門之南所以祀方明殷見諸侯而出政令之所故四嶽之上亦各有明堂以覲羣后孟子書可考也至於天子之朝及宗廟則其制皆如明堂故太寢亦曰明堂若以廟之前堂顯明而曰明堂其實則文王之宗廟耳然則泰山明堂又何以稱焉草廬

真臆說也曰此章至所因者本也爲一章古文本也朱子因之今文則合下章共爲一章吳草廬按漢藝文志引此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遂移故親生之膝下至以教愛二十四字於下章厚莫重焉之下故不愛其親之上又移聖人之教至本也二十字於次章謂之悖禮之下今按此章又何以加於孝乎句應章首問辭語意已足以下自覺另是一意下章以順則逆以下朱子刪去則謂之悖禮止語意似欠完足若如草廬所移似文屬而意完何如曰不然此章因其以聖人之德無加於孝發問故言孝本於性爲人

行之大而遂推之以滿其量以答無加於孝之問然孝德之無加已明而孝本於性之意猶覺未顯故復言親嚴之良自其生而已然聖人之教天下以孝也亦因其本而導之使復其性耳正以完足章首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數句之意也若只以至又何以加於孝乎爲一章則孝德之本意自覺欠明而只一嚮說到周公嚴父配天又似人人皆當以宗祀明堂爲法矣簡編自漢初而已亂矣藝文志所引何足深據草廬移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於厚莫重焉之下猶之似也乃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至所因者本也語本

一氣反覆歸注本字今於因親教愛之下插入不愛其親數句於悖德悖禮之下或又折轉聖人之教云云是語氣間隔矣下章悖禮之下以順則逆云云已經朱子刪去語氣雖似不足只可聽之無容以此續彼也曰歸安吳氏以故親生之絕句膝下以養絕句云親生之謂父母生子也膝下謂孩提之時也養者子爲父母所養也自孩提以後漸知致敬於父母曰加尊嚴故曰父母日嚴此亦似有見解非乎曰如其說則父母生子孩提而養之似只見得父母之愛子未見得子愛父母之意也云父母日加尊嚴則嚴字亦似屬之父母下文因親

因嚴因本因字皆費斡補故舊說爲安也蓋只說個父母生之膝下則本來自有愛親之良可想及以養父母日嚴則敬之亦由其本然之良又可識矣

或問傳之六章之說曰此言天性之恩至大至厚故施之他人者必自愛敬其親而推反是則悖矣父子之道天性言孝者率性之道所謂要道也君臣亦父子之推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則悖德悖禮盡愛敬於親則德立禮行而教所由生也君臣之義之下本有闕文無庸强解大意當謂父子之道本乎天性而君臣之義卽由是而生蓋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章與上章意亦

相似故今文合爲一章然上章自外說向內言聖人之德無加於孝孝本於天教敬教愛所因者本故是以孝德之本言此章自內說向外言父子之道本乎天性君臣之義寓於家庭愛人敬人由此而推故是以教之所由生言上章所因者本已自歸題此章復提道字更端而今文合之誤矣天性之親君親之厚莫大莫重故不可舍其親而愛敬他人語意緊相承接而古文分之是亦誤也然此下語意自欠完滿乃以順則逆云云勦襲左史之言不倫不類所謂雖得之者不知其何所指言思可道以下雖亦正言而專以臨民言與愛親敬親絕

不相照。朱子刪之。竊意章內數語。眞孔子之言。傳者引以釋經。又覺於教字意欠足。乃更勦他語附之成章。以足教字。遂幷混以爲孔子之言。而不知其已支而寡當也已。

或問傳之七章之說曰。此章言事親之略。次言必能守其身而後能事親。以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也。蓋經文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又曰。夫孝始於事親。故傳引此以合言之。見不敢毀傷與始於事親之言。非二致也。

或問傳之八章之說曰。因上章而類記此。亦所以深警人

子也。然與上章之云稍異。上章言一有失身。卽爲不孝。此章言不孝爲罪之大。草廬合之於上章。以爲復引子言。以足前意。實未是也。曰。非聖人非孝。草廬謂所行非聖道非孝道。是只作不字解。曰。吳說本之項氏。然只作非議之解爲妥。非聖非孝之人。世固有之。如父母之喪三日不食。今人譏其矯情。不用浮屠。今人以爲戾俗。皆非聖非孝之人也。要君非聖。又只因非孝而類及之。不必强爲紐合。

或問傳之九章之說曰。此以釋中於事君也。愛君之深。則以孝事君之道也。曰。遐不謂矣。舊說云。身雖或遠。而心不謂爲遠。此雖與朱傳異。然於愛君意似切。曰。此傳中並未嘗有遠字意。如朱傳則辭淺而意味深長。如舊注則實而無味。曰。此章古文在又焉得爲孝乎後。今文在無思不服後。要之皆在末章之前。意者言孝將終而廣之以及事君耳。惟朱子以此章爲釋經文中於事君之意。而次之於此。但經云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乃事親事君有傳矣。而立身畢竟無傳。何歟。曰。此簡編之遺失。未可知也。抑立身揚名之義。併見於上下章也。以此章爲釋中於事君。則於經有所附麗。若以次篇末。則此章獨言事君耳。於孝經無當矣。

或問傳之十章之說曰。此章深粹宏遠。朱子以爲格言。而說經者每多未得其奧。蓋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故天地人之父母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斯父母人之天地也。故吾之一身。有一念之不可以對天地。則無以事父母。吾之所行。有一事不能得親順親。則無以對天地。初無彼此遠近之殊。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仁孝之念。因乎性情。惟察識吾此愛親敬親之良。而擴而充之。以盡其愛親敬親之量。則念念不忘其親。而立身行道之懷。終食不違。造次顚沛。不容少懈。以期無忝所生。盡愛敬於事親。而存心養

性以事天者，不外是矣。是以事父孝，則事天之道無不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無不著察。不待他有所求，而後爲能事天地也。至若天下之大尊卑貴賤，分位各殊，而其序秩然，則莫非一長幼之積耳。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以愛敬其親者愛敬兄弟，以愛敬兄弟者惇敘九族。由是而仁民愛物，莫非一孝友之推，斯四海之內各得分願，而無不合敬同愛。長幼順則上下無不治，亦只一自盡其孝之量，而無待於他求也。由此言之，則天子之父天母地而統上下也，亦惟當自盡其孝，而此外無餘事矣。尊諸父，先諸兄，惇敘九族，長幼之順則上下所由

治也。不忘親，恐辱先，身修思永，事親之孝即所以事天地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報本追遠之義明，而鬼神之至德亦以著見於兩間。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崇效卑法之道盡，而天地之至教亦以彰明於上下。蓋至是則禮明樂備，天地爲昭，而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孝悌之量於是爲盡，而明王之致治亦無以復加於此矣。孝悌之至，其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也如是，所謂天子之孝者如此而已。曰：事父事天，事母事地，分類言之，其事之也果有三道歟？曰：不必然也。但天有父道地有母道，天尊無對，地順承天，故以道尊天而親地尊父而親母，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唯天子祀天而社達於大夫以下，事父之與事母，事天之與事地，亦有不能盡同者也，故以其類言之。事天明者，於天之道無不昭，以易知也。事地察者，於事之宜無不著，以簡能也。要之只以言事父母天地，治長幼上下，皆初無二道，孝盡於此，而道達乎彼，蓋自孝之外無餘事也，皆以言孝之實，而非言孝之推，以言事親事長之道，即事天地治上下之道，而非言知事父母順長幼則知所以事天地治上下。言事天地之道昭明察著，而非言能精審於其禮其義，以身心之躬行對越言，非徒以郊天祀地言。吳氏以此

言孝悌之推，又言能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舊注以敬事宗廟神感至誠而降祐福言之，蓋皆未得其旨矣。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舊注即以承事父母言，惟吳注以承長幼順言，則以父爲諸父，此何以見吳注之遂是而舊注之果非也？曰：天子無生親而下女復言宗廟致敬，則從吳說爲長，亦不但此而以文勢觀之，雙行迭下，有尊有先四句，皆只承長幼順也。曰：先言長幼順而後言事親孝，何也？曰：此亦不拘，但上文自內說向外，此自外說向內，尊諸父，先諸兄，敬宗廟，慎修身，漸漸切實。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二句舊本在故上下治之

下。吳氏以爲宜在鬼神著矣之下。章句既從吳氏矣。然吳氏云明察於郊社。則天地之神明彰。彰謂微之顯。洋洋如在也。章句又不用其說。何也曰。故雖天子故字。承長幼順事父母孝而言。則天地明察二句在前。殊礙斷語脈。而通章文法。雙句協比。則著矣彰矣二句正相連屬。下文通於神明又與此句承接。則草廬以爲宜在此者是也。但鬼神雖因宗廟言。而鬼神之著不止在廟。神明之彰亦不必在郊社也。舊注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未嘗不是然。著相則義狹。禮記曰。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正此鬼神著

之義。神明彰。如所謂天地官者。此以其效之至言之。謂天地鬼神屈伸造化之理彰著於天下。而天下皆有以順帝之則也。豈徒以祭祀之來格來享言已哉。曰。然則章句又引仁人享帝孝子享親二語何也。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須看爲能二字。都全在平日仁孝。與天地合德。與父母合體。則享帝享親亦不待郊社祭享之日也。而郊廟亦正事天地父母事鬼神之著神化之彰。何嘗不於此見。而豈必截然在外哉。然著字彰字。則不以鬼神之來格來享言也。此章釋經文天子之孝。事父孝。事母孝。即愛親敬親也。事天明。事地察。即

無敢惡無敢慢誠敬之志胞與之懷也。宗廟致敬修身慎行。愛敬盡於事親。上下治。鬼神著神明彰德教之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吳氏以此爲傳之首章。釋至德要道雖若可通。然而失之矣。曰。然則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二句。承事天明事地察。亦即承脩身慎行句來。曰。得之矣。

或問傳之十一章之說。曰。此章釋經文立身揚名及士之孝。明白淺易。然事親孝而忠可移於君。亦猶上章事父母孝而事天明事地察也。事兄悌居家理而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亦猶上章長幼順而上下治也。行成於

內而名立於後世。亦猶上章鬼神著神明彰無思不服也。上下之分異。而孝之道則無不同也。曰。立身揚名之義。獨於士之孝兼言之何也。曰。上章天子之孝。脩身慎行何莫非立身。而揚名不待言矣。曰。諸侯卿大夫庶人之孝無傳何也。曰。簡編之闕。未可知也。抑舉天子之孝。而凡治下者可推。舉士之孝。而凡事上者可推矣。

或問傳之十二章之說。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見家國之一理也。曰。妻子猶百姓。臣妾猶徒役。固矣。然妻敵也。猶百姓已乎。曰。百姓百官族姓。非盡庶人也。曰。吳本據正義謂此章淺陋。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朱子不

敢致疑者蓋因温公信之而未暇深考耳況下章作傳者承前章揚名發問若有此章則文義間隔因復黜之此果未當歟曰語非不類也先橫一不信之心則見爲不類耳級則見以爲簡古傳中發問語本未必當日之舊然下章慈愛恭敬安親揚名之問本意統舉經傳之全而以起下另發經外未言之義非獨承前章也謂朱子因温公信之而遂未暇深考然則經文中所引詩書温公未嘗疑也朱子奈何删之且温公嘗疑易之十翼非孔子作矣朱子又何爲而不疑也哉

或問傳之十三章之說曰此傳者釋經有未盡之意而復

設問以發之也曰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何也曰王氏曰父有爭子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亦不欲以責善賊恩也夫人子之先意承志諭父母之道也全在平日愛敬其親而立身行道者有能積誠以感動之是以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區區言語諫諍之末也父母而至於將有不義人子之未盡事親之道可知矣而人子之心亦宜戚然矣然至於父母將有不義而又阿意曲從不能有以爭之則不孝甚焉而父母又安賴有是子也哉如不得已而至於諍親則諍之之道固必有善焉者而不忍以責善賊恩出之矣然親不義而不爭不孝也責善而至於賊恩亦不孝也

或問傳之十四章之說曰篇中主於言孝之道而未詳及於孝之節文此因篇終而舉言其略也死生主於愛敬送死主於哀戚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經文以言事親之常此章及上章以補言事親之變也以送死爲事親之終事故獨列言之以終篇焉耳